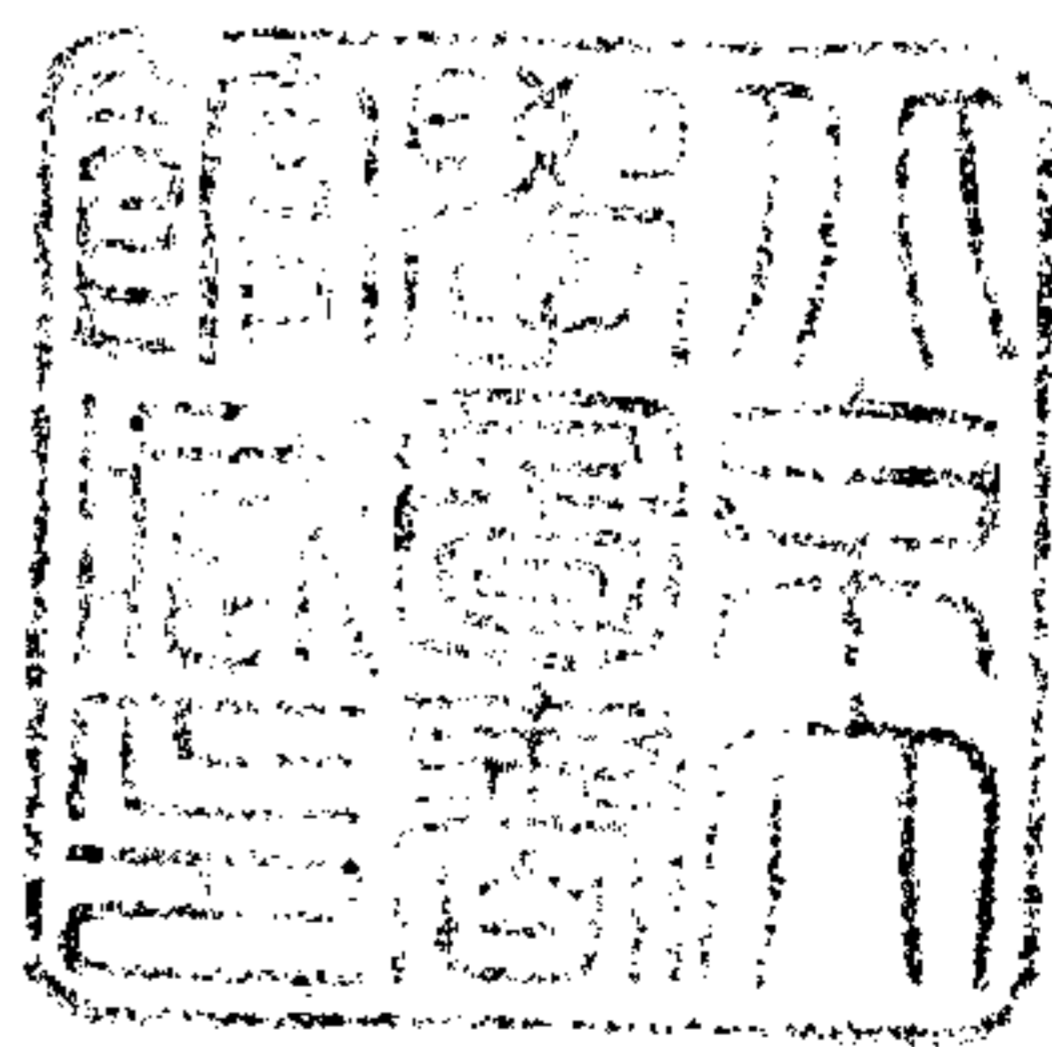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一三・子部・雜家類

七修類稿五十一卷〔明〕郎瑛撰……………一

七修續稿七卷〔明〕郎瑛撰……………三四五

古言二卷〔明〕鄭曉撰……………三九一

芝園外集二十四卷〔明〕張時徹撰……………四四九

稽古緒論二卷〔明〕趙時春撰……………六八九

七修類稿序

夫徑載道史載事以闡洩人史宜昭  
典斯明聖之述作標準百世者也然其管  
極於宏綱要領而纖微膚末未悉焉故親  
翰探觚之士或撫而足問據其衷臆自託  
於釋官野之以見志要於君子之多機  
庸有助焉公畜德者而不廢也抗岸士節  
生瑛積學待問而不遇著七修類稿若  
千卷寓閩諸縉紳為梓其傳予取而覽  
焉其言則天地之高保明

國家之典故研窮彙理辨證古今掇諸文  
而拾其遺括事納而章其蹟以至奇怪詭  
譎之事無不采錄雖推伍孟陳巨細畢舉  
然類聚條分離而不越於稽其善與非擴  
聞學釋疑惑維世教以昭勸戒有風人之  
意焉且考按詳明德著後博議論之

鹽有度其究心良必勤矣詎不足以輔翼

徑史訂證事理耶吾聞家萬志好古遇

奇書異帙輒購求之宜傾貲罔悞故學富

而家日貧幽憂抑鬱惟典籍是適雖至廢

空而投誦不輟其種績之富有自裁太史

公編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殆生之謂

矣使生遭際亨嘉脫穎入彀以自表見則

後世必憫焉白首矣美能周旋簡策立

言肆瀆典俱著於無窮哉若其而拙乃

其二作歟嘉賞之休因其清而序之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

政司左布政使福清希齋陳仕賢撰



七修類彙目錄第一  
天地類

經星牛女

星驗

生平奇見

五星聚

紫微垣

陽奇陰耦

六十甲子

吳山第泉

水氣天地

歲月陽名

潮汐

七修類彙目錄第二  
天地類

抗宋官考

抗宋祀典考

抗宋勳臣官宅考

抗宋官署考

雪花六出

淮水

鎮青門

風水

紅雨黑雨

夏雨

龍治水

太湖名考

歷代帝王建都

三吳

金山水

黍稷稻粱和

邊方天文不同

羅刹江

八公山

星隕石

三苗三楚三河

月巖

抗非泉

月謔

四時風

岐山精緻

小滿芒種

河說

海浦

三伏

海水酸苦

西湖兩堤十二橋

曆書沿革

白浪縣

七修類彙目錄第三  
類



歲年

節中氣候

月建

雨夾雪

鮮集氣候

天目山

小孤山沒

牛山

杭地考

七修類彙目錄第四  
天地類

四夷無乾象

高麗朝鮮畧

杭四潛邸

天狗星

吳楚娶婦

杭城門名考

年數君數

竊皮

杭城來歷

虎林考

安南建廢考

十二生肖

風雷雨電四像

水高於山

錢樹開花

四雲四星

上任忌正五九月

西湖帝王宅

天開眼

鳩

如此江山亭

庚申甲子

吳江長橋

王孫不識天文

浙省歌括

瓊花園

蝗

七修類彙目錄第五  
天地類

日本畧

曆法

二臺異草

鐘鼓節

浦沈洛迦山

黑雲蕩日大水合京

空平洞

星宿異名

生剋制化

潮候歌

天文不可曉處

錢塘

易時

木冰

双投橋

玉山十刹

風雷異

七元暗金日

虹蜺  
七修類彙目錄第六  
天地類

天竺寺 三十六雨 求雨晴漢文

止雨文 東花園 支干

長城褒節 鍾山氣色 湖水灌城

地震厲陰 列子論天 錢氏杭門名

七修類彙目錄第七

國事類 側微知實 聖誕 紅羅幃

子時食 不生人物 江東籤語

伽藍琰 蛇蟠纓帽 象簡龍衣

皇陵碑 朱氏世德碑 世祖像泪

七修類彙目錄第八

國事類 元末擾亂 方國珍始末畧 張昶

沈萬三秀 張士誠始末畧 陳友諒始末畧

韓山童 徐壽輝 劉福通

倪文俊 芝蔴李 明玉珍

元亡 生負巾服

七修類彙目錄第九

國事類

周張二仙 本朝取天下先後 妄稱林兒

滁陽王 二楊真淺 山後諸州

仁庶聖學 議親功臣 國初文臣生封武臣見奏

毛老人 劉成 寧主

茶法 大明年數 印刷

衣服制 二祖 杭丁田

石龜 郭德成 御對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

國事類 藍玉北征 國初忠臣 建文忠臣

藍鈔 本朝定都 宸濠逆謀始終畧

彭趙二名 君知天象 二十四王

朱亮祖 天子動輿天合 義子

神詩 黃伯固疏文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一

國事類

靖難功 李陸 侑食樂章

本朝嶽鎮海濱碑 金書錢券文 天師印

陳遇 開尚書 制革

睭君天祐 潘石明 即位事文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二

國事類

本朝內官專權	楊鄧鍾山詩	羅良
西茶易馬	三保太監	蔡祭衣冠
四夷節	三謙	劉謹
帝王功臣	建文君	仁宗立
本朝封王	渡江取閩	封晏公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三		
國事類		
兩郭子興	黃蔡葉	英宗復位實錄
忠魂文現	郭國嬪	中國氣教盛
內官冠帽	狀元入閣	王保保
曹吉祥	韓成子光	劉朱貨財
霸州賊	黃臘	三無
開清河	徐劉先知	國初狀元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四		
國事類		
本朝科場	初起義兵功臣	太廟配享功臣
土地	南北巷	南都三墓
黃珖	石亨女效黨	散粥施藥
本朝內官忠能	土木之敗	平頭巾網巾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五		
義理類		
晉史烈女傳未當	喪天真	兄弟異姓

趙松雪不知大頭腦	順帝始末	義之子昂
邪正天賦	蛇報	四雪
命	陳子樞	推背圖
山水真假	織履	君臣難全
人中	人神尻神	人身陰陽
雪血色	手足心	師生爭名
二談不當入烈女傳	鬚髮	拾外生物
道家五炁	世道	人物生
惡伴	金生水	草木綠色
十八重地獄	傷寒傳足不傳手	夢
誌狀不脛	人名不同	名事相似
素問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六		
義理類		
葵	天地氣味	脾胃視听
人身小天地	土饅頭	墨磨人
荒親	名人無耻	三國與宋用人不同
稱名不雅	元祐黨碑	逆籍偽學
髮黑白	淵明非詩人	混堂
鄭顏鬼事	天命性情論	龍象
荀趙	伯顏子中傳	七哀詩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七		

義理類

生物

文淵詔

醫發不能補

書登雞易

吳情

虎狼亡

牛羊食草

家野禽

食鹹加渴食酸渴

利

刺紙

將術

求樂大典

氣類相感

父思神助

李易安

鄧攸弃子全姪

生死兩異

趙元隆

思禮堂記

往來書劄式

酒

拜

祀武稷不當

相又皆善

宋南北使臣禮

生死一定

元祐黨碑

自作挽詞

釋子

七

史陳脫王失傳

七修類義目錄第十八

義理類

樊樓

祭物

起復

降賊加官

太宗二箭

攻乎異端

回回教

荀爽褚淵

東明木錦庵

糖人

名物不當竊取

杜賈死牛酒

書契

財

燒金

元德秀死

奇物不可守

大常黃冠

岳劉之對

父子異姓

樂奏天人樂器起

七七義

門生弟子

韓項虎鬚

樊執敬

程不可知

文盛乃衰

說邪

玄武后

七修類義目錄第十九

辯證類

改元

湯泉

淡菜

老泉子贍號

名同人殊

紅葉詩

蝦蟆類毛頰

巾箱板

適怨清和

南濠誤紀

大夫松

歷代獄名

澄心堂紙

僧寺觀

重名美婦

錦瑟無端五十絃

篋篋

伯夷叔齊考

名諱壽堂

延陵碑

五公孫弘

八

蒙茶

公昉

州名稱訛

神燈

黃堂五馬

龍

蚕

七修類義目錄第二十

辯證類

陶詩記甲子

王昭君

換鵝經

兩水清琴

陽秋誤記

針毡

綸巾

七丈佛

茶旗鎗

曹操疑塚

沈玉二畫

稽康

阿瞞

雨具

黃楊雞長

赤脚科頭

美人稱姬

杭保叔烏龍



雞只午後	格言	方朔登贊
高氏書	漢唐事記	碧落碑
賈誼二太息	漢諱不諱	韓柳非寓言
三代交易專物	詩非蹈襲	著書人名
左氏博議	雁塔題名	周破胡
七修類彙目錄第二十一	辯證類	
玉樓玉環夜光	名字異	和靖能詩
藍縷	贅婿	夷齊衣葛
孟郊口吃	謔語出詩	美卷詞
名公詩病	陸放翁	寒林所吃耳菜
楊大年絕句	坐地席上	陶穀
袍笏	僧稱公	錢譜
蘭亭	落霞	史失何李事
宋高宗不欲恢復	末下誤書	同時姓名相同
宋詩禁	酒錢元倍	阿堵潦倒
襜褕子	楊鍊崖詩	馬夏畫
詩詔出處	飛來峯	章草
七十二候不同		
七修類彙目錄第二十二	辯證類	
宋陵遺略考	避諱	海紅花

考古圖	坡居差記	用字不同
蔡京詞	于陵耕釣記	小說
古今註	殿名	咬咀
蘇杭湖	宋駱詩	古字
西王母考	禹碑釋文	不能為人
孫皓答人不同	鎮海樓	女人纏足蟬髮
詩句偶同	端足大兩字	舍利
為紙		
七修類彙目錄第二十三	辯證類	
比干墓字	鍾馗	格古要論未備
樓閣	倫菴管仲	三傑四傑
聖賢髮須目	郭張不當錄	烏丸
陸子秋風	世說新語多謬	四皓考
舡	漢字會意錯	謔語解
銷金鍋	銅柱考	詩文託名
堂帽唐祭	夫子貌似楊虎	孔溪不知詩義
東窓事紀	三國宋江	秦漢書多同
黃陵琴濟瀆物		
七修類彙目錄第二十四	辯證類	
牧牛圖	飲器	書竹法

郎稱 表字不同 刀劍錄缺

雷宇 五株柳 一解一章

僧衣 舉子問試題 南北京東西都

唐雙名美人 霓裳羽衣曲考 孔叢子

韓文失處 晉春秋楚檣杙 旅勿二字

家語非孔安國所為六紫芝 文文山

五侯七貴 諺語始 郭四箭

稱相 記里鼓 時文石刻圖書起

俗言訛 渙鼓

七修類彙目錄第二十五 辯證類

帛罌果錢始 二疏叔姪 文衡山

押字 七賢過關姓名 李賀王樓事

白犬 訛名 誌失顧野王

佛考 武王追王明文 劉太保妾對

胡僧取殿 賈母 顏府多缺

愛妾換馬 多辯 夷堅論地獄

春登淫具 原基及蘇王 犁明

五稱呼 陶詩真偽 孟文三變

古語有本 兩參象辨才 泰山沒字碑

宋江原數 四本于杜三蘇李 換淮西碑

屠蘇酒 藍尾酒

七修類彙目錄第二十六 辯證類

子美不味父母 千字文 臘

賀知章 漢遺文 唐詩普字漢文章

方偶不產 貴妃生考 白楊

孟子不行三年喪 瓜田李下出處 杭音

老杜許蜀不真 潯陽三隱 呼鼠召鶴

隱語始 牛頭禪 蜻蜓螢火

衣火 太宗太子 隱仕不同

張仙 筒校水牌 元朝諱謚

西湖竹枝詞 文公能益 嘲李究

襦衫 夕陽 旅病詩

夫子禱卜 米字法貫休 守宮

一頓點心 仁和縣 玉堂

楊妃小字 九江碑二 三耳

玉蕊花

七修類彙目錄第二十七 辯證類

墨花 乾德 皮弦

安南非交趾 蠟梅 三官

西江月詞 甜酒灰酒 蘇小小考

嘯 朋友麻 放光石

忘子蠻子	元宵燈	張三影子野
毀碑營塔	宦官娶文妻子婿	陰火
方頭	歷代尺數	正音註差
名號甫	兩頭蛇	巾續冠帽
牛羊嘔東北道主		
七修類彙目錄第二十八		
辭證類		
曲語有本	二花蓋夫人	梅雨
肯鶴樓	奪胎換骨	朱紫正德
張司封	青衣泉考	集古錄碑字
共工考	偽墨文納	張顏書
易文別見	款乃	桂花四出
曹操不復姓	綠頭巾	杭石經并考
相從盡道休官去	欄杆	歐陽詹
翰墨全書人號	書經儀禮可全	周公瑾
劉徐紀錯	夢占	明皇遊月宮
仙亦不父	象膽	
七修類彙目錄二十九		
詩類		
各詩之始	中秋不見月	李詩有成
詩意同	各文之始	紅木樺花
鐵膽金甲	妾薄命	山農刺時

口占三詩	非荆公詩	改金陵起句
悼內詩	蜀僧漢翁詩	謝李味蝶
二高口誤	詩不類人	
七修類彙目錄第三十		
詩文類		
古人名切對	畫像贊	佛頂翁
景隆八教	古今詩同	歸光禪師
趙墓嚴堂詩	題昭君	角伎坐化
詩能叙實	子宿詩識	張翰詩
月中桂	上元詩	婦去來辭
哭文丞相詩	除夕元旦詞	秦黃詩識
菊莊警句		
七修類彙目錄第三十一		
詩文類		
和靖墓	語意相類	黃鶴樓詩
詩太露情	吳東升	秦少游女
一笑居士	徐伯齡	劍鶴聯句
佳句人先道	牡丹詩	切對
五步詩	洪遂初	詞非歐陽作
詩文似	陳脩	九僧詩
梅花詩	寶月堂詩	濟顛化緣疏
神仙太守	花間詞名	旌旗日暖說蛇動

雪詩

艷詞不可填

戒石銘

錢塘十詠

七修類彙目錄第三十二

詩文類

意殊句同

感慨詩

顏魯公詩

集句

化綿衣疏

茅請音詩

楊柳枝

楊太后宮詞

和杜秋興

古詩今對

凱風寒泉卷

詩異出處

張天錫

鳳山休署

東海題壁

箕詩改紅白

虎歌

東坡孤鴻詞

味蜻蜓

三五

七修類彙目錄第三十三

詩文類

重作栢梁體

巾詩

唐為晉諱

詩文論于肅敗是非

杜常娘

啄木

野牛蟬聲

左國幾

瞿宗吉

荆叔詩

和詩

于肅愍詩

胡玉諫女史詩

仟佰

詩字不穩

趙武孤兒事

七修類彙目錄第三十四

詩文類

婦人詩詞

評詩雅

南詞雜拘字韻

七修類稿 目錄

元末僧

更無箇是男兒

蘇賈詩似

沈園詩祖意

二僧詩累

述懷詞

釋疑字樣

仇山村

王張臨終詩

求益薄養一帖

蝦助詩

鹿麕伴

禪月大師

百篇試

七修類彙目錄第三十五

詩文類

事物自然對

李騫期

宋戴道詩

對句有本

馮來紅

狀元詩識

白鷗駕象歌行

對聯

人影詩詞

沈明德詩

常詩忘作者

呂洞賓詩

呂文互見

三詩一格

伊尹六就湯

杜律秋吳虞註差

東坡兩韻律詩

七修類彙目錄第三十六

詩文類

岳廟

美蓉詩

壽詩

水上打一棒

伯厚不知詩

廬山高明妃曲

吳賈相報祭文

義鳥

巴西

詩句重用

因詩得偶

俞徐辭薦

魏趙老態詩

燕于樓

袁柳庄

句意

七修類彙目錄第三十七

詩文類

九

詩文類

楊眉菴

孫侍兒

絨坐

士饅頭

味物詩

金山詩

理公岩碑

薛暨

布袋佛

詩句閑樂

般若庵

偽仙詩

桑大二詩

陳岳箕詩

洪武書目

菊花詩

塔下陳

七修類彙目錄第三十八  
詩文類

李杜

樂府

名同音律不同者

名異而詞調同者

句字可以增損者

明唐詩人暗合

宋徽宗益詩

楊少卿詩

祖述三拙

竿技詩

鄧字四音

掘塚歌

吾子行詩

白沙詩

七修類彙目錄第三十九  
詩文類

蘇若蘭詩

夾城八景詞

子昂探梅詩

甫似審言

武后制字

箕詩題蕉

廢圭詩

寫字義非

湯胤績

賦新月詩

七修類彙目錄第四十  
事物類

龍睛

捕魚法

神童對

陶懋學

張浩

娑羅琪樹

王孔多壽

子畏詩識

待友厚薄

聲音文字統

沈氏樂

鴛字誦經

顧陸李三子

沈陳兩進士

元鎮二香

文誰第一

武當殿像

胎語

鈞吻

肅愍之識

鬼神俱威

茄

陳節齋

崇嶽

士秉氣

七修類彙目錄第四十一  
事物類

古鏡

布刀

田布

契刀

錯刀

漢皮幣

漢白金三品

莫月鼎

廖瑩中

咸寧伯二識

鍾聲數珠

海市

古今金珠

夜竟

火魚

奇藍香

七修類彙目錄第四十二  
事物類

家語舊事不同

古圖書

七修類彙目錄第四十三  
物類

惡虫有数

鐵鑄老人

物隨氣以變

物理不可曉

狗寶馬黑

三揚

麒麟

蚊螢

蔣軛棗

聽非耳

饅頭青白團

肅愍忠誠愛才

和靖詩刻

賞題有数

忠靖三事

鰐魚

金魚

裙作益圖

水晶

萬綠枝頭紅點

物交之異

廷珪墨

虎

鹿猿

芝名

自然天成

六相

五色鹽

六和塔

姚廣孝

抗宋像

牡丹堆大

大聖墓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四

事物類

集福庵

獄具

王以山死

陳介像贊

仇武人

鴉鵲至理

兄弟兩得

夏池碑

俞鳴玉

肉屏風

張成善走

月方

料絲

十八學士卷

藥香法

浩辟避鬼

荷莊借譽

李西涯

納暮金

見龍

佛腹藏經

吳日章

朱暹

周錦

張即之

馬名

桃花

香海棠

牛搏虎

徐國華

放偷

劉車不來

鄒朱應儉

換骨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五

事物類

提舉宮觀

沈鳥兒

滾出來

李貞伯

酒乃天祿

蒙汗藥

江墳檜樹

高氏父子

插香蓋火

空燒骰子

虎拜土神

祈雨

義鷹

直熾三事

二形人

大書

三驗夢

鄭老遇仙

前輩之生

倭國物

五色水

不食四足物

祭江

劉太師

壁虱

書冊

總管部使

陳張飲食

金氏鸚哥

桃生

箕詩

剛邨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六

事物類

羊溝鷄宗

伯顏兀木

優鉢羅花

事合昨夢錄

太素脉

四兒

杭技者

牡丹只裝衣

崇明賊

鳴鳥

徽欽被擄畧

雀錫醴泉

人物有教 未見得與茶 張士誠

趙三舍 古人佩笏 趙千里盛

白九子 古器木棒 見美忘怒

七修類彙目錄第四十七

事物類

王華山樵 九仙靈夢 馮提學扇詩

楊墳 墨 天竺官音像

陵墳有教 楊墳 明天淵

王天碧 鄒願庵 宋后道服

琢齊言行畧 鳥詞非元 宋朝試錄

食用制不法 三元先兆 真如猫

三福建 十一

七修類彙目錄第四十八

奇詭類

魂不赴體 前知事蹟 夜叉

柴光 鼠報 死者復生

五通攝人 佛足生草 錢穀能飛

猪肉生字 參政夢 狐狸

沈氏魚 康節生死 懷馬果報

僧轉世 李林甫 佛光

耽詩成僻 五十三 托生

動石銀銖 武侯兵書 生老病死苦

聖汗 女鬚

七修類彙目錄第四十九

奇詭類

臭飲頭飛 五更啼 海觀杜撰

二命肆 王沂公生 十七字詩

苦井 排咲詩 諺語敬後詩

五空教 如玉遇鬼 馬王終事

三天 顏府群玉秀才 婚券相合

陳樞桶 姨夫錢 諺語至理

諸淪愛棺 太守對 異胎

豐李夢神 詩人無恥 中酒千金方

盜酒令 鴈君臣 換字詩

覓利太守 神木 白起

箕仙不可頻召 帝王淫亂 數兆於字

前定 白血無血

七修類彙目錄第五十

奇詭類

繫虎陰 左道 林同知

代死失火 種牙 喫苦稱冤

許吏部 竹米 周宣灵王

關幾場馬不休 天妃顯應 戲對

盜竊書 劉長生 三笑事

報應

荒年轉語

金有定數

蕭祖

事相同

人化虎

胡楊前定

掘地得人

不知昼

李迪二夢

異至

忠靖三異

鄭啞巴

二徐異識

修類彙目錄第五十一

八十九

宋吳亡

虎災

三韭三白

鵲橋

少保更筆對

孟家鬼術

蘇陳酒令

方陳報應

道號

菱荷妖

雷震人死

義娼

三脚猫

有無你我

判子詩

十三

拙稟初為備忘穠誦討論相知展轉錄出  
 昨承諸公刊之於闕愧罪不勝字有乙者  
 漏者魚魯者目錄不對而間斷失款者由  
 書者非人而刻非一時貧賤未能更也願  
 覽者情照而教焉  
 仁和郎瑛頓首告

七修類彙卷之一

杭仁和郎瑛仁寶

天地類

經生牛女

容齋隨筆辨鬼宿度河篇曰經星終古不動殊不思天是  
 動物經星即其體也蔡傳曰統地左旋一日一週而過一  
 度夜視可知矣但不似緯星過天各有年數牽牛織女七  
 夕渡河之說始於淮南子烏鵲填河而渡織女續齊諧誌  
 云七月牽牛嫁織女詩人後遂累累致詞殊不知淮南好  
 奇齊諧志惟皆不足信故杜老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  
 慶其東萬古末相望七夕誰見同可謂斷案矣又爾雅弁  
 荆楚記俱以河鼓為牽牛不知何據月令明白季春且牽  
 牛中仲秋昏牽牛中正指牛宿言也

星驗

嘗觀震澤長語云 國朝中台星常坼或以上下不交或  
 以本 朝不立宰相之故又曰北斗七星第四星常不明  
 不知何也予固不知天文常見其商巫咸謂第四星名天  
 權主時令也漢張衡又謂不明或變朝廷廢正樂今堯李  
 冬華雨暘不時歲歲有之却又今之樂果古之元聲乎大  
 常典樂之官不過脩跡而已果如阮咸信和芳者乎是可  
 知矣張衡又論中台主宗室今據正德以後安化寧王二  
 藩叛逆楚世子梟首又不應乎予聞正德初年慧星掃天



昌其後劉瑾一出首逐內閣自後臺諫九卿無不被禍  
非文之厄也乎

生平奇見

姚江楊安世無提學憲副也予嘗與論山川之奇語予曰  
吾平生奇見無出於四川雅州去州數十里石壁一帶上  
有筆峰長短數千下有深岩懸石數百皆五彩錦川文石  
青白紅紫粲爛奪目至此而精神為之恍惚也又雲南臨  
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顏洞嘉靖中蒙自縣丞顏宏所  
開也其地兩山夾峙水從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玉垂水  
中間然莫測人莫敢進灑放舟然火而入窮其至極然後  
知洞有三層迤邐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

天北卷一

八

八二

人高不知其幾何洞水出阿彌州下洞一龍仰附於洞前  
二足捧頭而下鱗角眼爪纖悉具備中洞獅象相峙於口  
內則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數若白鷺青魚黃雞拿  
紅卓圍種種色相宛然而鍾鼓石叩之聲切肖也入深觀  
音半身面如傅粉唇若點硃頭撫一髮左有青石淨瓶右  
有白石鸚鵡畫則石牀一張上下四柱菱花片壁即人間  
之拔步耳上洞一僧一道蹲踞相視若漁樵問答之狀極  
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耳又晉安進山四  
十里有玲瓏石樹二株一則綠餘紅花之莖一則青餘白  
花之李非若繪畫於壁者也予因疑洞中肖形之物多乃  
前代好事者為之揚曰若假斧鑿雖去數百年自然與天

生不同而觀音一面果當時顏色粧成並蒸於洞則  
本朝二百年矣近日方開豈能尚如初粧之色二樹之妙又  
果人為之耶因相語曰天地精華之氣中國萃人而邊夷  
發於山川也

五星聚

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高帝元年五星  
聚於東井客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當入秦以取天下矣  
已而果然唐玄宗開元三年八月五星聚箕尾占曰有德  
則慶無德則殃果開元治而天寶亂也宋太祖建隆三年  
十一月五星聚於奎占者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孫蕃  
昌後歷年果多予意開濶洛閩之學亦本於是洪武間

天北卷一

八

八三

五星亦聚奎觀歷書占必如宋驗也嘉靖二年五星聚  
於室當時予謂人曰室營室也其德石申皆指室為太廟  
吾知國家其必有事於清廟而光大其國乎至十五年大  
興土木九廟更新天下文明天道昭昭矣嗚呼自周至今  
二千八百餘年而五星會聚如此而一星獨犯一宿則多  
矣噫此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

紫微垣

紫乃赤黑相合而成天垣稱紫微者取二色水火相交之  
象水火相交萬物以之為生萬物以之為生是為萬物之  
主宰故垣具天樞星天皇帝星所以天子之冠亦謂之紫  
宸微者取至精之義耳

陽奇陰耦

陽為奇陰為耦。陽夜屬陰，晝得奇，夜得耦。奇單故曰得一，耦拆故夜得二。是以上半夜為今日，下半夜為明日，是夜得二也。

六十甲子

六十甲子之納音各書所論不同，有止以生炁而言，有兼律呂而言，然皆有理而求意深遠，不若輟耕錄所載。瑞桂堂之說，深為痛快。蓋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但辭欠明白，今增解其義以誌於左。夫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而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水遇土激則有音，故五與

十土之數也，乃為水音。火入水沃沸而有音，故一六水之數也，乃為火音。土經火煨而有音，故二七火之數也，乃為土音。所以金音九，四木音二，八土音五，十水音一，六火音二。七此不易之論。又支干之數，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則四也。是以甲子乙丑甲與子皆九數，乙與丑皆八數，揔計四字通得三十，有四除却三十成數，其四乃金也。故甲子乙丑納音為金。丙寅丁卯丙與寅皆七數，丁卯皆六數，揔計四字通得二十，有六除却二十成數，六乃水數也。火以水為音，故丙寅丁卯納音為火。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三三乃木數也。故納音為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乃火數也。上以

火為音，故庚午辛未納音為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有

土數也。水以土為音，故甲申乙酉納音為水。五行各舉一條，餘皆以此例起，皆可合矣。但海中金等語，甚不可曉。據輟耕錄所載星家之說，既在生屬，又指陰陽，牽強難從。先輩王志道以方隅言者，亦有難通之處。蓋勝於諸家，今亦增損使就明白。待博洽者更焉。謂天干乃氣之運，甲乙為始，丙丁為旺，戊巳為化，庚辛乃成，壬癸為終。所謂海中金者，甲乙氣之始，金始生而在子丑北方大水之位，故為海中金。爐中火者，丙丁氣之旺，又居寅卯長生之地，乃爐中之火，存而不息者也。戊巳氣之化，木化居東南辰巳之方，長養豐茂，其大林之木乎。庚辛氣之成，土成在午未南方常

行之地，故曰路傍土。壬癸氣之終，而為用，乃在申酉方肅殺之地，其用則刀劍金也。甲乙火始燃而居戌亥乾天之方，火至高而不為用，此山頭火也。丙丁水氣方旺在子丑坎方，其流不息，非澗下之水乎。戊巳土化在寅卯木盛之地，有遮防之義，若藩籬然，乃城頭土也。庚辛金氣既成，居辰巳之位，與申酉相得，金之正色如白鐵之金也。壬癸木氣之終，木終於午未南方火旺之地，泄氣太重，中空無用。楊柳木也。甲乙之水始生於申酉之方，長生之地，源源而來，非井泉水乎。丙丁土旺於戌亥之方，休息之所，不為用也。又居乾位至高，休息而無用，不生物者也。乃屋上土矣。戊巳火化火為至陽，包於子丑坎方至陰之下，陽為陰揜

震擊發聲乃霹靂火也庚辛木成於東方木旺之地常青  
不凋松柏木也壬癸水終而鍾於東南歸聚之慶奔赴不  
息長流者也甲乙金始生於午未火鄉火煨之金乃弱金  
也故為砂石金言細弱也丙申之火雖旺於申酉之方與  
艮宮相對艮山高峙此乃山下火也戊己木化在戌亥休  
息之地又得長生故為平地之木庚辛戊己成矣乃在子  
丑水土和合之中遂成粘和之土不能生育是壁土也  
壬癸金終而為用乃居寅卯之地方絕而始生為微薄乃  
金箔金也甲乙火始生乃燈也仍在辰巳巽風之方必須  
遮覆故為燈火也丙丁水旺南方午未之方天漢所經瑩  
明可見天河也戊己土化而在申酉坤方土得長生而坤

天地卷一

八

八六

方平易坦道也非大驛道路之土乎庚戌金已成矣成則  
為器乃居戌亥乾方乾為首在上之用故為首飾釵釧之  
金也壬癸木氣既終採伐為用居子丑水地水善利萬物  
者採伐而利物莫如桑柘矣甲乙之水始出者在寅卯  
之地艮山之下非大溪水乎丙丁之土雖為壯旺乃在巳  
火辰土之間燒煉成砂為砂中土也戊己化火升於午未  
陽明之處其光燿赫然天上之火也庚辛木氣既成在申  
酉西方石榴自西而至者乃西方木也木胎於酉而生子  
至多者榴也戊辰水之成到戌亥休息之地水之窟宅非  
大海水乎王志道正統間杭人而納音海中金等語決非  
遠人作以其有石榴木也

吳山第一泉

抗吳山之麓有大井乃吳越王時詔國師所鑿也其水  
深寒潔異於眾泉淳佑丁未大旱城中諸井皆竭獨藉此  
水安撫趙與憲奏為祠覆亭其上井口甚巨往往有窈  
抑者投於中出賦林紹興中大尉董德之作大木石板甃  
之而開六眼時夜聞井中有人叫你幾箇怕壞活人我幾  
箇幾時托生說歷元至今木石俱損仍多落井者弘治  
間參政周木復甃之而界五眼至今存焉

水氣天地

天氣也地質也地之上陽也故氣為地之下陰也故水為  
此陽無形而陰有跡也然氣復為水此陰陽原始及終之  
義也何以見之氣自卑而升上水出於山氣之化也水自  
高而趨下入於大海水歸本也蓋水氣一也氣為水之本  
水為氣之化氣鍾而水息矣水流而氣消矣盈天地間萬  
物由氣以成形由水以需養一化一歸一息一消天地之  
道耳

歲月陽名

歲陽歲名考之字義貼之太歲不可曉也故洪濬景以為  
不可強為之說郭景純亦曰未詳謂起於爾雅爾雅周公  
所著何陳氏世編司馬貞索隱皆收於天皇氏之下此宋  
景濂爾雅非周公之書明矣予又以文字起於倉頡大  
撓始作甲子何天皇之時即有此名是孰傳而孰信耶先

天地卷一

八

八七

儒以術雅略於漢時惑然也蓋淮南子天文訓中細解其義惟以月令為主支下配合而言又以子配癸不依次序不知何也亦恐未為太歲在某之意也郭洪二公以為是耶則當引以明之非耶則當據以測之豈當時皆未見之耶或始於洪烈解亦未可知所謂淮南亂言乘實是也今據其辭分其支干增什其義以俟博學者辨焉大歲在甲曰闕逢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而未通也在乙曰旃蒙者旃旃蒙言萬物萌動蒙甲而出也在丙曰柔兆柔輒也兆龜拆之兆言萬物生枝布葉也在丁曰強圉言萬物剛勝也在戊曰著雍戊在中央主和養萬物也在巳曰屠維言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章明萬

天地卷一

八

八

八

物畢生至秋而章明也在辛曰重光重再也光新也言萬物將就成孰而再新也在壬曰玄默言歲終包任萬物而深藏也在癸曰昭陽昭顯也言陽氣始萌萬物將顯也太歲在子曰困敦者困混也敦池也言陽氣昏混沌萬物無芽孽也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起而萬物無不順其性也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也在卯曰單閼單感也闕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也氣自止也在辰曰執徐執繫也徐舒也言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也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也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皆盛也在未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言陰欲化萬

物而炎氣漸和合也在申曰涿灘君大也灘脩也言萬物皆脩長其精氣也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言萬物皆將墜落也在戌曰閹茂閹諛也茂骨也言萬物皆蔽冒也在亥曰大淵猷淵者藏也猷者迎也言萬物終於亥大小深藏窳伏以迎也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曰畢乙曰橘丙曰脩丁曰閏戊曰厲巳曰則庚曰奎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皐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此鴻烈又無所解也但曆書謂太初十月為畢及左傳十月為良國語有至玄月之稱疑亦爾雅漢書也若夫以闕逢為焉蓬旃蒙為端蒙柔兆為游兆大

天地卷一

八

八

九

潮

荒落為芒落作噩為作鄂閹茂為掩茂重光與昭陽互相更易大淵猷與困敦彼此更換多書於太史公曆書此蓋少有義理歲久傳訛不足辨也

海潮之說有謂天河激湧謂洪地機倉張利真正日出海而衝擊謂虛海山為湧而濤隨謂海是皆穿鑿不根與海鱈出入謂山神能變化謂書者等耳至謂水隨月之盈虛謂海黃叔素月過天而潮應謂論元氣與地浮沉謂高麗水往從月之理謂海捕風捉影得此失彼則又難免管窺外編之辯獨揮塵錄所載燕肅海潮論較詳錄所載宣昭潮候說所見相同義亦明白但潮論字多差外潮說句

考泥之辨今併錄出刪其繁文什其字義註其訛處... 理者有可考焉雖然計其二文乃於東南二海漸江之潮... 消長晨夕之故似可謂得其旨矣但嶺外錄云欽廉之潮... 日止一潮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隨其長短之星... 不係月之盛衰廣西誌又載桂林府聖水巖則子時潮上... 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一大潮據此則二說又難通矣何... 也水固有東西南北之分元氣日月抑豈有二者哉故深... 遠難明者不若近易可見史氏伯璿一氣翕張之論大為... 有理但其曰氣即水之氣似亦未當余則隨辯於下其曰... 大小早晚之未得者余復推其所以故今先錄燕宣二論... 於前仍列史論并予一得之愚於底以俟博識

天地卷一

八

十

十一

燕肅曰大率元氣嘔吸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來潮順天... 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毋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 也月者太陰之精水屬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 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三時也 魄虛於兩... 弦上弦初八九息於朏月見西方朔月初見 魄虛於兩... 下弦廿二三息於朏月見東方朔月初見 魄虛於兩... 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 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 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 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 子位於是知潮當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半矣月... 在卯酉必盡矣或消息又必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時

明矣又曰四海潮平皆漸惟浙江漸至則巨如山岳奮如... 雷蓬何也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龔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 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矣若言岸勢逼則東溟自定海... 濤名焉 吞餘姚奉化二江名 併之浙江尤甚狹迫潮來... 不聞波濤有聲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蒸風庭 地名 為北... 望嘉興大山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 怖於上濶 為中... 婢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 沙渾南北巨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猛怒頭湧聲勢激射... 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天地卷一

八

十

十一

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朏... 消於朏魄而大小準焉月者陰精水之所生日為陽宗水... 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晝... 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 日見... 潮大 析木 寅日 析木 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 故潮大於餘日寒暑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 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縈于下... 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 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

史伯璿曰竊嘗上稽經典下採輿言似有以得其彷彿者... 而未敢自以為是也夫余氏候東南二海之潮平於東者

常先平於南者常後每於三時為差不知其所以有先後者殊不思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為長南水北來則為落是則潮之長必有北而南也然後知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者以此而已然猶未知潮之長必自北而南者又何故也以愚度之天以河圖示象於聖人聖人以易象示教於天下後世不信天與聖人尚誰信哉河圖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為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雖然潮特有形之物非有氣以運之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即水之氣耳此句當去之或云氣即天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則水為氣所擁而南奔是為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張張極復翕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北也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以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東已落東既落而北復生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區區愚見僅止於此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說不敢以臆決也無已則姑信與月相應之言可也惟潮大卯酉之月則終莫知其故愚亦不過由於一氣之運而已必深求其如何以質之則鑿矣

管見曰人與天地本同一體但形勢有大小之分耳即此

喻彼不辨自明此史氏一氣之說極為有理但其未就人身思之故曰大小早晚卯酉之月不得其說殊不思天地之大非絲絲縷縷之可符如水落三時之不同者是耳且夫天地之有水猶人之有血也水由氣以往來於地猶血之以氣往來於脉皆一氣之所致也故水有潮不潮者如人身之血有行脉不行脉者時刻之不寒者即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之不同者即春弦夏洪之道也日止於一朝或半月東流半月西者亦猶兩躡之與兩手遲速大小所見之不同也是脉雖皆由於一身而經絡所屬有異耳鑿以論其理可也深求所以徒弊精神豈特鑿也哉至於潮必東起者東乃生氣之方陰陽之氣始於此也有川之水

盡於東返本之義焉如人身之氣血必歸源於中焦亦起於寅時生氣之際也

七修類稿卷之二

天地類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杭州宋宮考

杭治自隋以來在鳳凰山下今萬松牌樓地也五代錢氏據有吳越即以州治擴而大之依山阜以為宮室其子城南門曰通越北門曰雙門雙門即雙門建炎三年高宗詔以為行宮至紹興元年十一月詔守臣徐康國營建宮殿復展大之徙州治於清波門內即今府前街德佑二年宋亡明年為至元十四年民間失火飛燼及宮室焚毀殆盡後十四年西僧楊理真伽言于朝即其基為佛寺五日興元即興元殿

家民日報國即舊報日尊勝塔即舊塔也日般若今城地小仙林塔後廢也元末張士誠據有杭城毀塔為城并四寺俱廢止存今之報國焉計其地南自勝果入路北則入城環至德作牌東沿河西至山崗自地至山隨其上下以為宮殿也詳見徐始豐宋行宮考崇不證以今之

杭州宋祀典考

園在壇今龍華寺西首社稷壇今慈雲嶺上太廟今察院依山故今巷東太乙宮今祖山寺西太乙宮今和靖菜北九宮貴神壇今菜市門外一里許籍田先農高拱等壇今天龍寺處海神大祀壇今菜市門外太平橋東景靈宮做漢原廟之制今寶笈觀北

杭宋勳臣即官宅考

張循王後府在清河坊裏故名楊和王所府今洪福橋對長春巷石街之太渠尚是舊開也劉郡王琦府與韓斬王世府相連皆在北司馬坊對劉居西韓居東也岳武穆王飛府今北司銀瓶娘子所連東卿監即官宅在井亭橋南七官宅在郭馭井省院官宅在開元宮前十官宅在睦親坊三官宅在潘閭巷

杭州宋官署考

左右丞相參政知樞密院僉書府俱在今南倉前大街口六部又在南一帶學士院今洋洋鋪處三省六房院今三橋子西樞密五房院今洪福橋西國史院安榮坊山上秘

天記卷二

書省今布政司地江蘇行省地御史臺一在清河坊裏南新街牌對一在今織造太常寺亦是局地宗正寺王牒所今察院地大理寺在車橋西司農寺將作軍器監俱在今侍郎府側臨安府貢院在錢塘門外禮部貢院在觀橋西渾儀臺太史局今至德觀後山國子監今北司門內五道之地武學即其街之東仁和縣今梅家橋錢塘縣今錢塘門內北太醫局今通江橋北惠民和濟局今官巷口北六部架閣庫今天水院橋後法物庫今梅家橋行用庫今鎮守府南驛今今跨浦橋南江岸北驛今魚橋南都亭驛今泥路西今今亦岸今使今已上官署各書與志相同而可指其處者特錄出以便人

知不同而疑似者則缺焉

雪花六出

雪花六出先儒以雪為水結地六為水故六出也雲間唐龍江以為春雪五出豈非水所結耶勿得其義不知水乃陰物陰盛極寒則成雪也地六為水之說非謬至春則陽和矣一時雖寒而成雪非至盛之時故散碎而不見其形質耳亦不特五出也

淮水

禹貢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蔡註引桑欽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陽州胎簪山禹自桐柏導之耳有宦客嘗親至其地語予曰胎簪在信陽州桐柏泉在桐柏縣今

天北卷二

八

八

三

信陽至桐柏百二十里地形較之胎簪低於桐柏百餘丈今止見桐柏二泉口各大夫餘泉湧流出然後過南陽城東北漸大而東會於泗沂也又按唐縣志云淮水在縣東南一百八十里禹貢導淮自桐柏者也今胎簪山絕無泉其源實出桐柏山北支通志畧亦曰淮水出唐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信陽夫揚人之親見又有志為證則禹貢自是而蔡註所引非也且水雖有伏流之說胎簪既低於桐柏百丈恐地厚不應如此而所見又祇是桐柏出泉不知桑欽當時何以知出胎簪也中都志又引風俗通曰淮廟在唐州廟前柳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今考風俗通無有實謬論也必以禹貢為是無疑

鎮青門

青州府城外羅北門曰鎮青俗曰馬異左轉數丈將抵門座之角人或持石擊地自遠至磚中則磚中若鷄棲之聲予舊聞之不信後親至地為之果然莫能辯其理也今城擊已成穴有司禁之

風水

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子咬死人此俗諺如是今果然又青州城俗名卧牛城以其形似也府官有邊姓者至則城必摧損其州城外有塔依城其名鎮風嘉靖間傳都以其窺內也微之日多大風

紅雨黑雨

正德三年吾杭已故都御史錢鉞家一夕天雨明日起視隣皆清水而本家則紅者也數日後錢氏為

朝廷所籍嘉靖八年夏抗城內外遠近皆下黑雨人有衣服

被其汚染者而後知予意紅雨即歷代所謂雨血災變兆

於錢氏可知其黑雨者禹貢導黑水於西海龍取此而下耶

夏雨

夏月雨驟而三時不同者蓋雨乃陰氣從地而生夏時陽氣盛極於外或有陰生即為消爍惟龍陽物也隨時以司雲從龍者陰氣附陽而升也升必降而為雨聖雅所謂蛟龍雨也龍各有域故雨輒也至於咫尺而分者此陽氣消陰之不盡俗謂過雲雨也餘時龍已潛陰陽常和雨之正也



龍治水

嘗聞老人相傳曆日所載龍多治水即雨少龍少即雨也又傳云夏潦則秋旱理也而甲申雜記記熙寧四年乙酉十一龍治水其年自春及秋皆大雨水今嘉靖丙申十二龍治水而雨水之多亦如熙寧冬則連晴二月也

太湖名考

太湖在蘇州其名不一禹貢曰震澤爾雅曰具區國語曰太湖吳越春秋曰笠澤周官職方氏曰五湖歷代帝王建都

歷代建都自三皇五帝世遠名訛又或再遷二三其名三代而下似易知也然亦名移今古書著予盾故東坡博學

亦差魏曹都鄴之筆茲特考之諸史各書一定者不待辨矣有證者證之不同者並註於下一覽可知此正統之大見也

伏羲都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都陳同上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也今山東兗州府

曲阜縣黃帝都承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承鹿故城在焉州今涿鹿之地少昊都曲阜同上顓帝都帝丘今

山東濮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都平陽府今山西平陽府

山西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山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崩都及冢書曰禹都陽

漢志曰陽翟乃受封避舜子之號商都亳同上後盤庚

都亦曰亳者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

近也祖乙遷景盤庚復遷于亳周都豐鎬即今陝西西安

府長安縣閔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

南詩曰之子有聲作邑於豐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

之蓋都豐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者洛陽即今河南府洛

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

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

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營洛邑

建明堂朝諸侯復還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

咸陽即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宮長信宮俱

在此也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說而復遷都長安東

漢都洛陽同上魏都洛陽同上諸書或曰長安曰醜曰許

昌曰鄴者水經註曰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醜為先人本

國許昌為漢之封居長安為西京遺迹鄴為王業本基故

號五都時一幸焉耳吳初居鎮江都武昌即今湖廣武昌府也後封建業即今南京應天府也蜀都城都即今四川成都府西晉都洛陽同上東晉都建康元帝東渡避愍帝

諱改建業為建康同上宋都建康同上晉齊都建康同上

梁都建康同上陳都建康同上元魏初居雲中即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同上北齊都鄴即今河南彰德

府西魏都長安長安同上閔中也後周都長安同上隋始

御長安以城狹小水鹹與蘇威高顯共議移去城北三  
里龍首山都焉後煬帝常徙都洛陽為巡幸故也唐都長  
安同上梁都汴即今河南開封府唐都汴同上晉都汴同  
上漢都汴同上周都汴同上宋都汴同上南宋都臨安即  
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即今北京順天府時至上都乃  
宣府之外之地大明都建康未樂開遷都於燕京即北京  
也

三吳

三吳水經謂吳興吳郡會稽通典謂吳興吳郡丹陽似有  
不同不知春秋之吳都蘇常之間故蘇有吳縣常有荆溪  
漢封之吳都會稽會稽縣在吳興之會稽縣在蘇州三國之吳初為會稽

太守封吳侯后建國之地非吳然以初統蘇常鎮杭嘉

湖最久也在秦之時置會稽郡漢武分湖州為丹陽郡順  
帝又統為吳郡三國又獨以湖為吳興總不脫一吳字也  
至於蘇杭嘉湖顯顯名吳者以吳名之日久又在於前三  
國之吳世既短而常鎮交晉唐又更為晉陵江都徐充  
等名不同故耳

金山水

嘉靖十八年七月間大水深沒揚州益場數十處而人民  
死者無算其日揚子江水下數十丈金山露其脚過日間  
揚州水宮正前日之洞時也始知隨風湧之而去揚也追  
思唐史記開元十四年潤州大風離江濤過金山遂沒瓜

步數日江水復平豈虛語哉

黍稷稻粱

以大者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為酒即今小米北  
方以之作酒者所謂黃米酒是也蓋小米有二種如稻有  
粳糯是耳黍是小米之糯者稷者五穀之長五穀不可通  
祭以長者該之故祭稷矣禮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一歲  
之中最先種者亦北方所有比黍少大較他穀則小耳紫  
黑色苞有毛開西呼糜冀州呼紫不其珍貴農家種之  
以備他穀之不熟即南方所謂烏山稻類稻粳糯總名若  
詩書所稱當依文解之如論語食夫稻則是粳也月令秣  
稻必齊則是糯也但字林云糯黏稻也當屬糯米梁即今

之粟也古不以粟為穀之名但粟厚乎殼故米之有粃殼  
者皆稱梁世有白梁黃梁之說爾雅翼云少種梁者以梁  
損地方而收穫少也今驗之粟果然又早稻夫米謂之黃  
秣乃出自占城又稱之占城稻蓋宋真宗聞其耐旱而  
早熟自占城而求種分給江淮兩浙擇田之高者種之耳  
邊方天文不同

嘗聞邊士云出塞遠去則北斗在南矣然不知去幾許昨  
讀胡文穆公北征錄始知出塞二月至地名長清塞見斗  
南矣予度當時師行多緩若車騎竟行恐不一月又交州  
過我生明之夕則月在天中骨利幹國日沒我羊脚熱時  
則日復東生矣是東西南北之極不與中國同然則佛氏

四大部州之說據此誠妄也

羅刹江

今人止知錢塘江風濤甚險故名為羅刹江不知其江之中舊有數石橫截江濤舟楫經此多為所壞因呼為羅刹石故江亦名之唐李建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正謂此也咸淳志曰五代開平中為湖沙漲沒今不知所

八公山

八公山有二焉一在鳳陽府壽州一在廬州府巢縣巢之山有安廟而壽之山有安臺石上人馬跡志皆載為淮南王修仙之地也意兩地相隔幾一千里當時何苦奔走二

天

八

八九

山以修煉耶不知巢邑者非也蓋因皆名八公而皆在於淮南遂以巢山亦立廟像志亦載之殊不知廬州至晉方名淮南而鳳陽漢初即謂之淮南矣或者反以巢山為是蓋據史稱安除國為九江郡之故即以今之九江至廬止隔一江至鳳陽二千里矣是連九江與廬為淮南又不知壽州素已名為九江郡也故項羽初封英布為九江王漢高改封淮南王今英布之墓與廟皆在壽焉豈今之九江也耶况淮南王傳中云廬江民反淮南吏卒擊破之則廬不在淮南可知

星隕石

每念陽氣之精上浮為星散而墮墜當無形也故每見星

隕時有聲而已恐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化為白石彭越有落星石或錄異等書好怪之訛耳然又念五石隕越千宋春秋亦訛之耶昨友俞御醫橋早朝偶尔星隕身側鏗然有聲在地尚觀視如硃砂小石惜人哄觀而不及取也

三苗三楚三河

三苗固堯時四夷之地在今日則中國也乃湖廣江鄂岳之三州故今三州人多猶姓是其遺種楚文王都鄂楚昭王都鄂楚考烈王都壽春故云三楚若曰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乃以此三地在楚之東西南故以是稱之耳三河唐堯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也

月巖

吾抗江干鳳凰山有石如片雲拔地高數丈亦奇峯也將巖有一竅天餘名曰月巖古今名人遊賞題咏亦多焉惟中秋之月穿竅而出十四十六日則外此竅矣餘月左斜予嘗聞之而未信嘉靖戊戌同友特觀之果然

抗井泉

抗地近江泉水皆鹹唐李泌為抗刺史特開六井引西湖之水以利民魏五代宋時又濬大井沈公井然皆在西北蓋宋以前抗惟西北乃陸也今東南之地多沙塲所漲者嘗因思之今抗豈下數千百井哉皆清冽佳味而切近於江者亦不聞鹹焉又豈志書之妄哉莫得其理嘉靖巳亥浙西半歲無雨井泉俱竭惟吳山郭發井泉自石壁流

出究如平日而他井之至深者惟可薄取之多味酸然後  
悟其甘唐以來地日漸高鹹惟潤下土且滲之則井水俱  
淡矣至此而取及於本性者

月諺

俗云月而仰水漸長月而次水無滴蓋月有九行青白赤  
黑各二道皆出入於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  
則為陽道不中而過北則為陰道行陽道則早行陰道則  
潦月借日為光月生時如仰九是行陰道矣如弓絃之樣  
是行陽道矣故知早潦者以此

四時風

四方之風爾雅釋其名而埤雅解其義矣四時之風子見

三北未三

八

八二

有言之者予以春之風自下而上升上紙為因之以起夏之  
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  
以隕冬之風着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也

假山精緻

近日富貴家之疊假山是山雖成也自不能如真山之有  
生氣春夏且多蛇虺而月夜不可樂也予聞宋宮之良岳  
其萬歲山之大洞皆築以椎黃燼其石蓋雄黃則辟蛇虺  
燼非能致雲霧若天少陰山遂滄鬱如深山窮谷矣故不  
數年而勝真山矣李德裕平泉亦然

滿芒種

小滿芒種已解之於後矣又累因人問二十四氣有小暑

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何以有小滿而無大滿也又見  
簞曝偶談解二氣皆指麥言然應春難於人人而刊行於  
書誤人大矣因復辨之於此夫寒暑以時令言雪水以天  
地言此以芒種易大滿者因時物萌人事以立義也蓋有  
芒之種上穀至此已長人當效勤矣節物至此時小得盈  
滿意故以芒種易大滿耳若偶談謂天氣小滿而來未熟  
然則下候又何云麥秋至耶又謂種之有芒者麥也然則  
穀非有芒者乎又曰稻過是而不可種矣真亂說顧子  
予友也惜遠不及面言

河說

每聞河決之害因念節孝先生徐積復河之說未嘗不扼

三北未三

八

八二

腕三嘆惜其當時既不能用今日又無人舉之也先生之  
言大畧欲復故道不計目前利害而為久遠之謀昨讀唐  
史薛平傳有曰平為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  
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  
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  
易以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壩田七百頃於河南  
自是滑人永無水患亦知先生之言之驗也因筆之藁以  
告有志者

海嘯

野史載至正戊子年永嘉大風海舟吹上高坡十餘里水  
溢數十丈死者數千謂之海嘯也其後方國珍據海為寇

雙犯永嘉兵刃之下者無算正德七年七月秋餘姚大風海溢平陸數十里沿海多死者前數夜時人見海中多燈往來予以此亦可謂海嘯也後倭夷爭殺餘姚亦當其害夫水陰物兵陰象也其所以兆之者宜然

三伏

伏者藏也庚金伏於夏火之下故曰伏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該第五庚為末伏不知越之而立秋後初庚為末伏夫既秋矣又何謂之伏耶史記註以始皇置伏又云穆公以是占之馬迁尚疑其人亦此恐久而傳訛也

海水鹹苦

水味本淡而海水鹹苦者亢極而反之義蓋氣生水而水流至海會萃而極矣水極則反火乃為鹹苦然過土煎熬為鹽但鹹矣是藉土以制其太過耳

西湖兩堤十二橋

吾杭西湖之橋皆有名自南而北一曰映波二曰鎖澗三曰望山四曰壓堤五曰東浦六曰跨虹見臨此東坡所築之堤之橋自淨慈寺前直抵大佛頭者堤即所謂蘇堤所謂西湖六橋也其裏湖正德間知府楊孟英開復一帶西并亦築六橋向開於揚日南畔三橋可名為濬源濬復濬治開之地北畔三橋舊有水口吾築為橋可名為二龍流金涵玉與古西林斷橋共十四也又裏湖橫築以通靈隱

之堤乃淳祐間趙汝憲所築予意當稱趙堤今混以蘇非也揚岸則多近山陸不可名堤矣

曆書沿革

禮記疏云漢初舊執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前漢末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七十二候見於周公時訓後魏始載於曆國初曆其式與今不同有襲爵受封祭祀祈福求醫治病乘舡渡水於高獲險收斂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紀年由洪武元年前書具元年邇上只書甲子平行不用年號

白浪縣

毛翔登州老醫也自言土人捕魚海中去遠見有城府便

巖舟見城欹側半陷水中城樓上有榜曰青州白浪縣字猶可識水際腥膻膺膺無數見人亦不畏俯而撿之所得甚多婦語人復往不可尋王會篇良夷樂浪之夷也山海經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註今樂浪縣爾雅疏九夷二曰樂浪漢樂浪郡故朝鮮國所謂白浪即樂浪其人謬讀不可知或陵谷之變淪入於海耳

七修類稿卷之三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天地類

歲年

歲者說文曰木星以其歲行一次故曰歲而字之從步也律曆書名五星為五步是也年者說文曰穀熟也取其穀熟一番曰年故字從禾

節中氣候

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為節寅之半則為中

五日為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三候

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也

月建

月建

正月節戌時北斗之杓指於寅位之初雨水正月中氣斗杓戌時指寅位之中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名曰月建亦名斗建若遇閏月其月內無中氣戌時斗杓指於兩辰之間

雨夾雪

兩者氣之升而雲之致也雪者雨之凝而寒極之致也其雨雪相雜而下者雲有高低之故低成雨而高成雪也

氣候集解

夫七十二候呂不韋載於呂氏春秋漢儒入於禮記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於曆欲民皆知以驗氣序

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蓋以漢前之儒皆江北者也故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况陳澍之註多為謬說而康成達亦有訛處予因是廣取諸家之解并說文埤雅等書而又詢之農牧似得所歸然後并將二十四氣什之於彙以俟博識者鑒焉

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於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呂氏春秋曰東方屬木木火母也火氣溫故解凍蟄蟲始振蟄也振動也密藏之虫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冰陟升也魚當盛寒伏水底而

逐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而近水故曰負

兩法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後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為雨水矣獺祭

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獺獺之報本歲始而魚上遊則獺初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

圓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候鴈北月令漢書鴈知時之鳥熟歸塞北寒未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

既達候鴈自彭蠡而北矣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為泰

故草木萌生發動矣

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

爨為雷故曰驚蟄是蟄虫驚而出走矣挑始華呂氏春秋

挑菓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庚鳴庚亦作鷓黃鷓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章甫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詩曰黃鳥齊人謂之搏黍又謂之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鴛黑而黃又名鴛黃諺曰黃粟留黃鷓鷯見皆一種也鷹化為鳩鷹鷂也鷂鷂之為鳩即今之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又啄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飢如痴而化故名曰鷂鳩王制曰鳩化為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為鳩春時也以生有肅殺氣盛故鷂為感之而變耳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為鳩鳩復化為鷹如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田鼠若鴽為鴽鴽為鴽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天地卷三

八

八

三

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同義夏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間二氣而已方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為陽中而仲月之節為春分正陰陽適中故晝夜無長短云玄鳥至玄鳥燕也高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為雷至此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乃發聲矣乃者韻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註疏曰發猶出也始雷電陽光也四陽盛長值氣泄時而光生焉故曆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曰電者雷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電陰非也蓋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風為三月節此風獨異故也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斷角是也生於山崗子大而油者曰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岡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開年每一枝生十二葉開則十三葉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為白桐也田鼠化為鴽按爾雅註曰鼯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謂之田鼠本草素問曰鴽鴽也似鴽而小今說文註鴽曰鴽毋蓋青州呼鴽鴽為鴽毋也

天地卷三

八

八

四

氏曰鼠陰類鴽陽類陽氣盛故化為鴽蓋陰為陽所化也虹始見註虹虹蜺也詩所謂蜺蜺俗為之蜺也註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為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曜日自側視之則暈為虹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天地淫氣也虹為雉色赤白蜺為雌色青白然二字皆從虫說文曰似蜺蜺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水其首如駟恐天地間亦有此種物也但虹氣似之借名也穀雨三月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雨本去聲今風雨之雨在聲雨下之雨在

去聲也萍始生萍水草也與水相平故曰萍漂流隨風  
又曰漂曆解曰萍陰物靜以承陽也鳴鳩拂其羽鳩即鷹  
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本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  
使然也蓋當三月之時趨農急矣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  
刺上飛故俗稱布穀戴勝降于桑戴勝一名戴鴛爾雅註  
曰頭上有勝毛此時恒在于桑蓋蚕將生之候矣言降者  
重之若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節立字解見春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  
蝻鳴蝻蝻小虫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是也一  
名蝻蝻一名碩鼠一名穀齧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  
曰蝻蝻鳴丘嶺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夏小正三月穀則

鳴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  
泗不能渡谷穴不能復身走不能先人故說文稱施為五  
枝之鼠古今計又以蝻名鼯鼠可知蟬雅本草俱以為臭  
虫陸德明鄭康成以為蛙皆非也蝻出蚯蚓即地龍也  
一曰蝻曆解曰陰而屈者乘陽而伸見也王瓜生圖經云王  
瓜處處有之生平野田宅及墻垣葉似栝樓烏藥圖魚子  
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  
赤根似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一名落鴟瓜今藥中所用  
也禮記鄭玄註曰即草摯木草作摯陶隱居以辯其  
謂按摯自有本條殊不知王瓜亦有本條先儒當時如  
不檢書而設言者可笑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於此小得盈滿苦菜秀埤雅  
茶為苦菜毛詩曰誰為茶苦茶即茶也故謂是也鮑氏曰  
感火之氣而苦味成爾雅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菜而不  
實者謂之莢此苦菜宜言莢也蔡邕月令以謂苦曹菜非  
靡草死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草葶藶之屬禮記註曰草  
之枝葉而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強而立感  
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  
至陽而死麥秋至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  
則秋故云麥秋也

芒種五月節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法矣螳螂生螳螂  
草虫也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而食故又名

殺虫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曰芥虫以前二足如芥也  
尚名不一各隨其地而稱之深秋生于於林木間一穀百  
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是也鳴音始鳴鳴百  
勞也本草作博勞朱子孟註曰博勞惡聲之鳥蓋泉類也  
曹子建惡鳥論百勞以五月鳴其聲鳴然故以之立名  
似俗稱濁温故埤雅禽經註云伯勞不能翱翔直飛而已  
毛詩曰七月鳴鵙蓋周七月夏五月也又舌無聲諸書以  
為百舌鳥以其能反復其舌故名特註疏以為蝦蟇蓋蛙  
屬之舌尖向內故名之今辨其非者以其此時正鳴不知  
失考也易通卦驗卅鉛餘錄俱即名為蝦蟇無聲若以五  
月正鳴殊不知初旬見形後形亦歲矣陳氏曰螳螂鳴皆



陰類感微陰而或生或鳴反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無聲也

夏至五月中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於此皆假大而

至極也鹿角解鹿形小山獸也屬陽角支向前與黃牛

一同藥形大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與水牛一同夏至一

陰生感陰氣而鹿角解角退落也冬至一陽生感陽

氣而角解矣是夏至陽之極冬至陰之極也調謂始鳴

蟬始鳴今俗稱知蟬是也按蟬乃摠名鳴於夏者曰調即

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者是也蓋蟪蛄夏蟬故不知春秋

鳴於秋者曰寒蟪即楚辭所謂寒蟪也故風土記曰蟪蛄

鳴朝寒蟪鳴夕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俗

稱都了是也故埤雅各釋其義然此物生於盛陽感陰而

鳴半夏生半夏藥名右夏之半而生故名

小暑六月節說文曰暑熱也就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

小月中為大今則熱氣猶小也溫風至至極也溫熱之風

至此而極矣蟋蟀音率居壁一名蒼拱一名蜻蛚即今之

促織也禮記註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

月則遠飛而在野矣蓋蕭殺之氣初生則在穴感之深則

在野而聞鷹始擊禮記鷹擊擊搏擊也應氏曰殺氣未肅

擊猛之鳥始習於擊迎殺氣也

大暑六月中解見小暑腐草為螢曰卅良曰卅鳥日夜光

曰宵燭皆螢之別名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

為明也毛詩曰熠燿宵行另亦種也形如米虫尾亦有火

不言化者不復原形解見前土潤溽暑溽濕也土之氣

潤故蒸鬱而為濕暑俗稱溽熱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

暑之氣蒸鬱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春秋擊也物於此而擊斂也涼風

至禮記作西方凄清之風曰涼風溫變而涼氣始肅也周

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白露降大雨之後清涼風來

而天氣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

之白色也寒蟬鳴寒蟬爾雅曰寒蟬小而青紫者馬氏

曰物生於暑者其澤變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鷹乃祭鳥鷹義禽

也秋令萬金五行為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擊諸鳥

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為之者也不擊有胎之禽

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乃登

禾者穀連藁若之總名又稻秫苽梁之屬皆禾也成熟曰

登

白露八月節秋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雁

好作鴻來鴻大雁小自北而未南也不謂南鄉非其居耳

詳見雨水節下玄鳥歸玄鳥解見前此時自南而往北也

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群鳥養羞燕南子作三人以上為

衆三獸以上為群群者衆也禮記註曰羞者所美之食養

蓋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秋分八月中解見春分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也蟄虫坏墮戶淘瓦之泥曰坏細泥也按禮記註曰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墮塞之也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特凝結也鴻雁未賓馬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通書作未賓濱水際也亦通雀入大水為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此為黃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為蛤蓋寒風嚴肅多入於海變之為蛤此飛物化為潛物也蛤蚌屬此小者也荷有黃花草木皆

華於陽獨華於陰故言有梧桐之華者不言色而獨稱言者其色正應季秋土旺之時也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為霜矣周語曰駟見而隕霜豺祭獸也月令作豺乃祭獸以獸而祭天報本也方輔而祭秋金之華草木黃落色黃而播落也蟄虫咸俯淮南子咸

皆也俯垂頭也此時寒氣肅凜虫皆垂頭而不食矣以冬十月節立字解見前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始冰水始凝未至於堅也始凍土氣凝寒未至於拆雉入大不為蜃雉野鷄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註蜃為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類乎禮記之註曰蜃屬蚌雅又以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單螯

之條曰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為樓臺又嘗聞海中

蜃氣成樓垣竟龜經曰蜃大者為車輪島嶼月間吐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知此為蛤明矣况尔雅翼引周禮諸家辨蜃為蛤甚明禮記之註以謂雉由於蛇化之說故以雉子為蜃雅既曰似蛇而大腹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之一曰狀似鱗龍有耳有角則亦開而識之不若本草章龜經為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音曰雉入于淮為蜃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為寒氣所薄故疑而為雪小者未盛之辭虹藏不見禮記註曰陰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

不通不通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為冬也

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鶴鳴不鳴禽經曰鶴殺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闔死方休古人取為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音義亦然埋雅云黃黑色故名為褐據此本陽鳥感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方言似鷄冬無毛

晝夜鳴即寒號虫陳皓與方氏亦曰求旦之鳥皆非也夜既鳴何謂不鳴耶卅鉛錄作馬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鳴鳴詩註作渴且虎始交虎猛獸故本草曰能避惡魅今感微陽氣益甚也故相與而交焉從出焉本草謂之尋寶理馬雅也鄭康成蔡邕高誘皆云馬雅况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與本草同但陳皓註為香草附和者即以為

零陵香殊不知寒陵香自生於三月也

冬至十一月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六陰寒極

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說見鹿角解下水泉

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耳

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則大矣雁北鄉

鄉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雁將避熱而回今則鄉北飛之至

立春後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鵲始巢喜鵲也鵲巢

之門每向太歲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

氣鵲遂可為巢知所向也雉維維文明之禽陽鳥也雉

鳴雉之同鳴也感於陽而後有聲

大寒十二月中解前鷄乳乳有也馬氏曰鷄木畜麗於陽

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鳥厲疾征伐也殺伐之鳥乃

鷹雁之屬至此而猛厲迅疾也水澤腹堅陳氏曰水之初

凝水而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

天目山

杭山之未能餘杭之天目山也晉郭璞有詩曰天目山前

兩乳長龍飛鳳舞列鏡塘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未出

帝王後至宋之高宗中興建都於杭乃詩之驗矣及度宗

甲戌天目偶崩京城騷動時有遷蹕之議當時亦有作一

詩云天目山前水噴錢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稜

月未必遷蹕說果非未幾宋鼎果移此固天地之大數亦

有關於山川之氣耳近嘉靖己亥六月天目亦崩小角出

蛇數千衝巖二州水過二十里損人物不可勝計吾杭

可憂也哉

小姑山沒

正德十四年四月江西大雨小姑平陷於鄱陽湖遂不知

其處而一隴來脉之山盡皆崩之水溢城中丈餘城外沿

江之地澎湃而盡馮去矣人民死者不可勝計水退後沙

場積有死者黑龍一條蛟二十餘條明年寧王叛逆為其

死者衆也予以此水之大蛟之死特為之兆耳

牛山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歐陽子口環滁皆山也予親至

二地牛山乃一崗石小山全無土木恐當時亦難以養木

滁州四望無際止西有琅琊不知孟子歐陽何以云然

杭地考

三代時杭為吳越荆蠻之地東南沿海陸少而水多也故

大佛之頭為秦皇東遊攬舟之石官巷口乃官澗口羊埧

頭乃洋埧頭也至漢封吳王濞於此史稱煮海富國其人

輕悍則知非今之都會而絕良之民矣隋方築城胥山即

猶在城外西北鑿石為棧道東南江海陸地一衣帶耳

坊曰立子胥廟於江上尚經又云江塘去縣南五里言縣

彼時在錢塘門正此數耳李紳西陵詩曰猶瞻五相胥山

布又曰五相相前多白浪是也至唐中宗景龍四年沙方

漸漲地方平坦而州之司馬始開沙河

漸漲地方平坦而州之司馬始開沙河

宋瑋也至五代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鉄幢遂為通衢去  
山已三里矣經諸及紹興間沙又漲遂遂如今日云

天也未日

八

八

七修類稿卷之四

天地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四夷無乾象

經星既按華夏四夷則屬何星果有四大部州說耶

高麗朝鮮本末畧

高麗出自夫餘之種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  
高其姓也在遼東之東地名紇升骨城南連朝鮮漢武滅  
朝鮮分地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以高麗為玄菟屬  
縣至晉末嘉時四郡反為高麗所有其王高璉遷居樂浪  
改名平壤城至隋去句字唐太宗伐之遂為屬邑置都護

天也未日

八

八

焉唐末五代中原多事復自立為君後周同光元年使韓  
申來尚姓高氏長典中則稱權知國事王建史失其傳是  
王氏代高氏之位也王漸拓地又遷都岳松宋祖時來朝  
端拱以後不復入貢元豐中王徽主國每慕中華復來脩  
好遣臣國子肄業求九經問佛法嘗誦華嚴經祝曰願生  
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遍呼國中至京師者  
問之畧皆夢中所見乃自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  
之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  
焰似蓮丹闕迴月華如水洩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  
終宵漏滴殘子孫世承亦朝貢於遼金元洪武二年其主  
王顯表賀即位湯以金印封高麗王二十五年其主荒淫

衆推侍郎李成柱主國事更名曰且詔從其自爲復請國號詔更朝鮮

杭四潛邸

杭城佑聖觀乃宋孝宗潛邸開元宮寧宗潛邸後爲理宗端孝公主之第龍翔宮理宗潛邸舊在後市街元至元中遷之於城西北隅宗陽宮度宗潛邸也

天狗星

元至正六年司天臺奏稱天狗星墜地始於楚終於吳邇及於齊趙諸地但不及於兩廣當血食人間五千日也見林時雲南王案山忽生小赤犬無數群吠於野占者曰此天狗墜地有大軍覆焉載見註又父老傳太祖登極後每

天狗星

八

二

日市曹殺人之處夜有一大白犬食血予意徐壽輝歸山童陳友諒明王珍倪文俊輩俱起湖湘而南直吳中尤盛焉其後山陝填蜀四方俱有甲兵之禍惟福建兩廣王師到即出降以是占之則占驗人傳之說詎不信夫

吳楚娶婦

吳人娶婦欲長美觀瞻也楚人欲矮善哺備工也然地脉相接而風俗不同大抵吳奢楚儉故致如此吾友王蔭伯戲作娶婦辭嘲之其辭云楚人娶婦何喧喧高堂十日排酒楚親戚回頭小姑起傳道新人短而喜低小腰身解嘲兒春粮擔水不知疲西家老翁長吳楚吳人娶婦長者愛纒籠前引扶入門新人長大媒人尊金馬丁東步搖轉春

吳人生活楚一生醜惡何其苦乃知長短亦有命不係生身係生土意可哂也

杭城門名更革

東城五門曰候潮曰永昌舊名新門曰清泰舊名崇新曰慶春舊名東新曰良山舊名西城四門曰錢湖舊名湖曰清波舊名門曰湧金舊名曰錢塘舊名二門曰鳳山舊名曰北城二門曰天宗舊名

年數君數

按春秋玄命苞堯元年甲辰至洪武之戊申凡三千七百

天龍卷四

八

三

二十一年神聖少按大運紹統自伏羲至胡元除僭號不載外帶吳魏遼金閏位正統至我皇明混一區宇君天下者共二百八十二君

騶虞

載堯鼠璞云騶虞非獸也本歐公引賈誼新書騶乃文王囿名虞則虞人之官之說文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騶從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之決以不食生不踐生爲無有也不知永樂二年周王收于鈞州山獲騶虞梁公潛有詩今載於文衡宣德四年滁州來安石固山有二騶虞守臣獻於朝群臣皆賦咏之

予觀夏元言賦序有曰倪首虎身白質黑章修尾

不食生不噉生與埋雅所云白虎黑文尾三倍身相同則  
嚙厚果有之矣噉瑞虞惟見味於周時至我朝復兩見  
之鳴乎盛哉

杭城東歷

杭城創於隋之楊素週止三十六里斯時蓋吳山東南皆  
江而西北尚是石之棧道後至五代錢鏐則又新築  
羅城於外自泰望山在吐有門曰龍山東巨於江干其門  
曰保德旋至湖市夾城巷口今其門曰北關西泊於  
錢塘湖西直上而南週七十餘里宋建炎間但增築內城於鳳凰山  
下而已因宮殿也元禁天下修城以示天下一統自是內

外城日為居民所平或存或無互相淪沒至正十九年張

士誠據有浙西復併修築自良山至螺絲以東則視舊城

拓開二里而終市河於內自候潮至鳳山以西則縮地入

二里而截鳳山於外北則北舊則拓視新為縮泄湖水為

隍而城焉漸然一新不復知有內外矣計其數週六萬四  
千二十尺高三十尺厚四十尺而殺其上見城國朝因之  
遂不復改故報國寺宋宮址也正圍於外羅城之內稱蓋

法察院前為城頭則正舊城之基矣湖市曰夾城或曰楊  
城內外各設城則外城直環於彼也生於斯者可不知焉

虎林考

按虎林乃杭山名即今祖山寺之山也不知者以為

舊名後世改虎為武嘗自以為虎林人也知其為山者又  
不知其改虎之義今據數說而訂正之使人易知庶不貽  
笑於外方宋樓攻愧詩云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毋

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有以從來有龍必有

珠此雖培塿千山餘四朝聞見錄云虎林即靈隱山因避

唐諱改為武林陽正質又謂錢氏有國時此山在郭外異

虎出焉故名吳音承訛轉虎為武耳據三說惟揚為是四

朝最非若以避諱易而為武則漢志已名為武林山唐帝

雖始祖名虎而亦不在此論矣即以為靈隱者蓋靈隱原

名武林八人已深而吳音又易於訛遂以此山亦稱之為

武林也樓詩亦不知改武之義故指為培塿為靈隱千山

之餘耳如今人見此山獨於城中則曰祖山之意又考安

元歐輿地誌云武林山錢塘泉所出顧夷吾山川記又云

錢塘泉自南徂東臨浙江一派謂之靈隱浦即冷泉亭下

之水此可見武林山自是靈隱而虎林之地又何有泉之

出耶今誌取淳熙志斷為史非城內之山彼自正言靈隱  
者也差收入虎林之下

安南建康考

安南即古駱越之地秦屬象郡在歷代俱為郡縣至梁貞  
明中土豪田承美據土始為化外互有強者爭襲而宋時  
則有丁黎李陳四姓黎為最強宋乾德中多為其擾元至  
元二十六年方心服獻物納貢國初其主陳日烱率先

歸附賜安南之官傳至陳日焜焜為黎季犛所弑季犛  
上表竄氏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春詐稱陳氏絕嗣春  
甥末權署國事

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遁至京師愬其事季犛因  
表請迎添平還其國 朝廷乃遣使護送歸其境季犛伏  
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  
張輔沐晟等往討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犛及春等  
獻俘于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人咸稱為季犛殺盡無可  
繼承金請復古郡縣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置府十七州  
四十七縣百五十七衛諸司皆備焉時永樂六年春也功  
求樂九年作後七年九年又叛輔復往平之見洪熙

九年又叛

朝廷復討平之宣德二年春交趾復叛守帥奏請益兵  
朝廷命安遠侯柳升將七萬人以往命兵部尚書李慶參  
贊軍事凡勅慶凡六鄉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  
數其最所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帥行慶  
與同卧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  
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頗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  
鏞言於慶曰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謫詐不  
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況重書數數戒  
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行之公宜速入言之時  
慶強起抱病與升言升唯唯而已中賢無戒慎意明日前

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  
軍阻不前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  
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鬪眾亂聚  
被執寇大呼官軍降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  
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安字志靜豐城人年四十二鏞字叔  
振錢塘人年三十四時吏部侍郎陳洽武進主事李宗昉  
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等亦死之文集見陳人志又  
有諒山知府易先諒江知府劉子輔廬陵人黎利攻城  
皆陷劉獨偪兵死守食盡自經一子一妾先劉死亦東里  
政平知府何忠罵賊不屈從容賦詩死見水東交趾知縣  
吳敵亦拒敵死見錄其後黎利亦困遣人進前安南王三

世嫡孫高表乞立辭甚懇

朝廷以為  
文廟誅討本末陳後今既在焉姑從之後數年復為黎利  
所篡 朝廷又欲加兵會利遣使來貢謝罪請  
命因立為安南王貢獻不絕嘉靖間久不入貢其下莫登  
庸又篡之十八年 朝廷議將征之遣兵部尚書毛伯温  
先往喻焉遂伏罪革其王爵云  
十二生肖  
地之肖屬十二物人言取不全者予以庶物豈止十二  
不全者予舊以地支在下各取其足爪於陰陽上分之  
如子雖屬陽上四刻以昨夜之陰下四刻今日之陽鼠前  
足四爪象陰後是五爪象陽故也丑屬陰牛蹄分也寅屬

陽虎有五爪卯屬陰兔缺唇且四爪也衣稿陽乃龍五爪  
已陰蛇舌分也午屬火馬蹄圓也未鴉陰羊蹄分也申猴  
五爪酉鷄四爪也戌狗五爪也亥猪蹄分也此或庶幾焉  
予又思蛇兔且取唇舌他物之足爪亦豈無如十二物者  
伏夫十二支固屬陰陽皆於時位上見之易卦取象亦然  
也惟理義之存焉耳如子為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  
藏迹也午為陽極顯明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也丑為陰  
也俯而慈愛生焉以牛配之牛有抵牾未為陽也仰而秉  
禮行焉以羊配之羊有跪乳寅為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  
之虎性暴也申為三陰陰勝則默以猴配之猴性默也日  
生東而有西酉之鷄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兔此陰陽交感

元龍卷四

八

八

之義故曰卯酉為日月之私門今兔抵雄毛則成孕鷄合  
踏而無形皆感而不交者也故卯酉屬鷄兔辰巳陽起而  
動作龍為盛此次之故龍蛇配焉龍蛇變化之物也戌亥  
陰斂而潛寂狗司夜猪鎮靜故狗猪配焉狗猪持守之物  
也私憶如此未見出書姑存於藁

### 風雷雨電四像

風雷雨電四者陰陽之氣而已然而變化不測則固有神  
寓於其間亦何肯形惟異如今之塑者耶予嘗思得之勉  
強以為之解風雷在天天乃乾焉乾則配屬戌亥也是以  
風伯之首像大雷公之首像豕雨為水水者坎也坎為中  
男故兩師之像似士子雷取象於震震則巽之對也故有

雷公龍母之稱巽為長女其像婦人而已四神取義如此  
不知道家又別有說乎

### 水高於山

北征錄云濶濶海子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濶望之  
杳無泮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  
之物莫平於水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  
竟不可曉明日

太宗語之曰朕每歸語人少有信者汝等今見方信此水  
周圍千里幹難隨响凡七河注其中名曰玄冥池予憶或  
者地形遠近高卑不同故見之異也否則誠為異理故錄  
出之

元龍卷四

八

八

### 鑲樹開花

予友烏鎮王天雨為橫州州判嘗云橫之馴象衙前  
殷貫家有盆樹一株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  
石楠質理細厚問於主人曰此鑲樹也每遇丁卯年則花  
開四瓣紫色如瑞香較少圓耳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  
草氣吾父生時花今復二次矣予以謔以事難成者則曰  
須鑲樹開花然則果有此樹耶

### 四雲四星

草莽曰山雲魚鱗曰水雲烟氣曰旱雲水波曰雨雲瑞星  
曰景星妖星曰彗星流星曰飛星有吉有凶首也又有  
星隨星色大小占以名之也前出呂氏春秋後出隋書諸



志

上仁忌正五九月

今官府到任每忌正五九月遠見南史術家皆無所擄予  
意三月之建乃寅午戌也寅午戌為火臣音為商商屬金  
恐火之尅於金故忌之未知是否記此以俟傳識

西湖帝王宅

吾杭西湖山水之秀甲天下杭人之英俊乃所孕毓故湖  
酒而于肅際公被戮湖水平堤而狀元出予嘗往來於中  
賦語人曰此湖四山圍合東逼於城有能填湖作地開移  
城郭面江背山以城中為明堂阜亭五雲山為其左右  
填帝王之居也昨讀慎府燕談五代時果有術者說錢錫

錢錫

曰若填湖為宅可王千年此地不過百年也錢曰豈有千  
年帝王者哉因知古亦有如予言者哉因憶使錫如術者  
之言則錢氏或絕而繼王者遂因其地而久焉是亦謂之  
千年也筆之以俟變遷

天開眼

馬浩瀾洪杭詩人也最善南詞有花影集行世於予為志  
年交嘗言少時夜行忽聞空中若有聲舉頭觀之青天  
中如瓜皮船一條甚色蒼黃隨開隨合明發聞人言昨夕天  
開眼此或然也予因對曰天乃陽氣所就此正欠缺之際  
故見其本體之色理當隨合否則不足為天矣若地之裂  
則質也故不能然俗稱開眼何謬哉馬首肯久之今復聞

有天開眼思曩時論十五載矣馬君不可起也志之

鳩

予嘗至山東沂州偶見一鳩羽毛皆灰白色咳之且詢土  
人曰鳩蒼班者此何異也土人曰此地惟有一色尚白勝  
者不知其有蒼班後至臨淄見皆果然而聲亦小異是知  
物不可以不見者為奇耳

如此江山亭

抗城舊有如此江山亭在吳山天望觀 國初蓋陵張光  
弼嘗酌酒賦詩亭中相繼作者併為一卷後遺落於吾里  
景隆觀道士史志中處予少年亦嘗見於其徒前有數詩  
後有嘉禾周陽跋語語多感慨復周匝因而錄之惜未

全也

人七

全也其跋曰如此江山者何有所感而言也不費詞而無  
窮之感係焉使倒言之曰江山如此則直致之詞無他感  
興矣昔嘗有亭而為是名遐想作亭之人何如其為人哉  
必宋亡遺民有為而作越若千載登斯亭而觴咏者為一  
笑居二處張景光弼子時元社既羣羶胡之遺汚我江  
山者前之日如此今日不如此矣宋故即未淪於元此  
江山也淪之後如江山何若士之為此遊一俯仰間何如  
其為感也作亭者之感尚淺遊者為益深也遊後又無亭  
矣而同遊之客與追和者今亦皆遊地下矣惟詩卷存獨  
居七名章章然他或僅附驥耳予不自知其他日亦僅附  
否耶

庚申甲子

修仙家崇尚庚申甲子者蓋甲為陽木而主生應肝魂也  
庚為陽金而主殺應肺魄也仙家欲煉氣為純陽而魂魄  
常存於舍故守之也且甲子在六旬為始庚申在六旬為  
終修煉家以此為要日而外冊亦用之也

吳江長橋

輟耕錄載吳江長橋始於泰定乙丑僧從雅作也後九年  
守的斤海牙作鉅閣以奉觀音極言其後大又見宋鄭毅  
夫詩曰三百欄杆鎖畫橋行人波上踏瓊瑤插天蟠蜃玉  
腰潤跨海鯨鯢金背高亦言其壯麗以今視之一庸匠可  
為也然是橋不過泄淞江之水於太湖何必如此之壯麗

元龜本

八

八三

也此的斤虜奴之不仁耳舊橋洞凡七十有二今止五十  
四也但思未橋之先不知水勢何以導之

王孫不識天文

宋王應麟厚齋博學雜文高出一時所著有玉海因學紀  
間等書可謂無書不讀者也然於天文似不知者觀其論  
三星在天以為其說有二毛氏以為參鄭氏以為心不能  
定論殊不知參乃兩肩雙足三為心則七星也心則三而  
已又曰三國之時月犯心星昭烈死是蜀為正統他日  
或守心而魏文祖又不同也亦不能斷殊不知三國時立  
二十八宿各有分地就同犯星宿所犯之日又各所按也  
如五湖亂華之時而熒惑不見魏臣紛紛莫決在浩以

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庚與午皆主泰辛為酉夷今

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泰矣諸人笑之後泰中果旱明年  
姚興死使知當時犯心守心之日即蜀魏行事必能占之  
及於月落參橫之解自言未嘗考參之出入以定月落是  
何言耶及宋孫奕季昭作示兒編亦可謂博學者矣觀其  
言曰二十八宿以四方為名者惟東壁東井南箕北斗  
不知二十八宿之斗乃南斗也北斗乃紫微垣數又解井  
在參東故稱棟殊不知參宿中有玉井星此井星又在玉  
井之東故名如室如壁相連而一義者壁居室之東故名  
東壁箕與斗相連共名漢津箕在斗南故名南箕北斗彼  
以箕斗是人日用之器相對而言故云箕南斗北可笑可

元龜本

八

八三

笑嗚呼若二人者何獨不究於是耶

浙省歌話

浙省十一府七十二縣一州成化間分縣後共七十六矣  
蓋台分太平湖分孝豐金分湯溪有演成歌括如指諸掌  
歌云杭九嘉湖七台嚴皆六邑寧衢與溫五紹金八處十  
可謂捷徑矣

瓊花園

齊東野語載瓊花園惟揚州后土祠有之絕類聚八仙但色  
微黃而香宋仁宗嘗時嘗移植禁苑逾年遂死載還復  
敷榮焉後惟宦者陳源取孫枝接於八仙根上至今流傳  
杭楮家堂瓊花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予考爾雅本草

諸書不載惟揚州誌曰唐所植也至正間枯死意唐至元殆數百年顯顯於世而至正迄今無二百歲不惟瓊花傳而聚八仙亦不知何似者且杭誌修於咸淳再修於洪武宜其近於二書也而瓊花園亦不見載嘗疑其二書偽言也昨偶至楮堂一土地祠見古碑一通然後知祠名通聖即瓊花園之地春秋時即慶忌宅基神乃楮遂良九世孫楮堂之緘綾錦由於此神始之也因知二志失收詳在

爾雅以蝗有四種子所見者灰黃二色大率於苗之心葉根節盡食之或者四種寓於二色不可知也終飛即交數日產子如麥門冬後數日中出如黑蟻子八十一枚即鑽

入地中詩註螽斯一產八十一子是也其子入地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遇臘雪大則入地至深坡詩遺埋入地應千尺是也其飛止跳躍所何群往無一反逆者渡水則後脚前脚由然若繩索之狀一縣之地或食其半或食一角有相隣而不食者有踰山渡河以食者殆若真有神役也傳以謂戰死之士冤魂所化理或然也淮南子又謂魚子之變非也蓋此物畏水而旱則生所以雪大滌入於地浙上亦嘗飛來亦嘗下子明年絕不生者江南水田也豈有魚子畏水者哉

七修類稿四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五

天地類

日本畧

日本國通鑑前編以為吳亡子孫入海為倭故倭自云吳大化後也墨談以為倭國有徐福祠謂為福後故中國呼倭為徐倭似皆非也蓋仁山據國語寡人達王於角句東數言而推之非實有所本徐福云者諸書皆以福居檀夷二州號秦國但屬之於倭耳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厓僂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各不同多屬之於日本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入寇亦不

一開皇末徵間則遣人來求佛經學佛法開元雍熙間則遣人來從儒受經原由廣東而來由明越者則始於唐德宗時也洪武五年遣僧祖闡無逸往諭而後入貢功臣錄以為元年遣楊載考畧以為二年遣趙秩恐皆訛其年分蓋二年四年既貢則五年又何復遣二僧胡又因胡惟庸事著之祖闡以其國奸詐絕之末樂間三保太監招撫四夷復通嘗見

太祖與國初僧仁一初迭祖闡無逸之詩

太祖詩云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鸞豹盡來賓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倭夷當往至於善化凶人不負西來意等句一初詩云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

中選僧使奉詔直往東扶桑又云飄飄瓶錫舞九重  
四月開南風游龍雙迎浪花白天鷄一鳴東方紅

曆法

造曆之法雖以氣盈朔虛日月五星推布揆筭然非至精  
至神之人不能也故中星之定自堯至今亦差數度氣化  
推移天道玄遠難一一知之耳若夫授以成筭則中人  
為若輟耕錄所載之法因為要也但中人之資卒亦難解  
今取其易知者併予聞於靈臺者逐一書之於左然後知  
起年定閏定立春二十四氣特易易耳定年歌九年二月  
半便是正月一謂前九年二月十五日即今年正月初一  
日也共九十七箇半月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轉四  
天地卷五

十八周

定閏月歌要知來歲閏先筭冬至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  
差遲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如十一月二十二日冬  
至則本月尚多八日來年當閏八月如十一月小當閏七  
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  
定立春歌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甲子  
日子時立春則來年巳巳卯時立春其刻數以後節氣法  
推之  
節氣歌節氣與中氣但有半月隔若要仔細推兩時零五  
刻如正月甲子日子初初刻立春則巳卯日寅正一刻兩  
水餘皆做此

又歌云要知明歲之春分相衝對食謂前九年甲子日春  
分甲食丙子衝午即丙午日春分二十四氣亦做此○甲  
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巳食辛庚食壬辛食  
癸壬食甲癸食乙衝則子丑寅卯辰巳衝午未申酉戌亥

二臺異草

山東東阿縣季札掛劍之處今建臺焉其地生草一種能  
治人心疾蓋緣當時季子心許徐君劍也故曾璵有歌云  
至今神物不磨滅化為異草人爭貯異草何功爭貯之心  
疾不瘳須一茹又蘇州子陵釣臺之地無別草木盡白茅  
也蓋表其潔清之意子嘗登之亦有句云乾坤留節義草  
木顯清風亦指其事也然二草皆可謂之奇

鐘鼓節

天下晨昏鐘聲數固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必然不  
同自吾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  
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息越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遍  
換成一有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  
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換成一有八禁鼓一千二百三十  
聲為一通三千六百九十聲為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  
過為一通千擲為三通

蒲陀洛迦山

蒲陀洛迦山在定海縣東洋其山有善財岩并寺世以觀  
音所居天下善信人常走拜到彼時見善財或白鶯評每

每聞之昨讀元人張光弼詩有浦陀山一律引以至事  
佛事七晝夜祈見觀世音善財隨心應見大衆瞻仰無不  
慶讚詩曰丞相函香至此誠願深海水救群生慈悲謂可  
消諸惡征伐容符息大兵金色圓光開寶髻王毫妙相絡  
珠瓔手中示現揚枝露願先干戈作太平據此人言不誣  
也吾想觀音乃天地間幻身道誠致之人心趨向於此耳  
豈真在於普陀耶若然則賊舟時來寺之劫者何無神耶

黑雲蕩日大水入京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以後接連五日時有黑塊大  
小不一往來衝日早暮人皆見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  
之夕出京連雨西山水發湧入都城數尺房屋多倒沒死

天地卷五

八

八四

者無算直入皇城其年無災變者豈非人能勝天意也

空平洞

杭吳山玄妙觀有石洞懸於山麓規模夷爽而秀可坐十  
餘人苟加洗剔之功則妙矣嘗語姑蘇袁永之金陵顧懋  
涵曰可名其為空平近惟見其敗草莽泯然無迹詢之  
乃為過客遊賞觀主憚於迎送遂尔更造以掩予因嘆曰  
黃冠不識趣掩古徇時情芳洞心荒徑空幸舊日名

星宿異名

五星二十八宿皆有異名不可枚舉聊述知者一二集解  
其義錄出以俟知者木星故曰歲生張衡復名曰攝提曰  
重華曰應星紀星蓋以木乃東方之精春帝之子故用東

方之星宿名之耳惟火星止曰熒惑土星本曰鎮星張衡  
復名曰地候亦以土義名之耳金星既曰太白詩又曰居  
明曰長庚蓋以先日而見謂之居明後日而沒謂之長庚  
又昏見於西方西方庚位故名爾雅又謂明星亦此意也  
張衡云金乃白帝之子總有十三名曰太皞曰梁星以其  
位西也又曰將軍以其形最大也水星曰辰星北方屬水  
之故張衡又有數名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長於  
列宿救起於此也氏曰天根爾雅解曰角亢下繫於氐猶  
木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房曰天駟天關以  
主馬也國語曰農祥晨正以立春之日觀晨事也然房心  
尾三星總而名之曰大辰案左傳昭公十七年宋曰大辰

天地卷五

八

八五

之墟蓋以正屬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曰龍星明者以為  
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具體而言也故詩曰三星  
在天註心宿一名大火以三星之中者最明之故詩七月  
流火之註云大火西流是也箕星詩亦稱為南箕又箕斗  
總名曰漢津蓋箕乃龍尾斗為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  
牛星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中者日月五  
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荆楚人呼為擔鼓擔  
前也女星一名婁女婁女之卑者也以織婦女工之卑故  
名石氏又名婺女虛曰玄枵蓋玄乃黑色虛位正北故云  
枵之猶言耗也耗亦虛意又曰顓頊顓頊也亦以木  
德位北之意又曰北陸國語曰天鼈故左氏疏曰天鼈

榜別名也室星詩稱營室爾雅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  
宮室皆以營室為正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也壁曰  
東壁又營室東壁總名姬甫之口蓋以室壁四星相對四  
方如口之故姬甫亦名豕豕春秋襄公十八年歲在豕豕  
是也奎委爾雅曰降婁以奎主泝瀆之事故名降昴一名  
大梁一名西陸皆以焉西方之故別名旄頭以其主胡也  
又名番史記索隱曰番昴也畢星詩稱天畢爾雅謂之濁  
郭璞曰或呼為濁以星形名也參星中央參伐甘氏名鈇  
鉞主殺伐義也井名東井以其義也鬼為榆鬼以義名之  
也柳謂之味郭璞註曰味朱鳥之口也按左傳襄公九年  
味為鴉火疏曰柳謂之味味鳥口也又名鴉火蓋鴉鳥名  
也

生尅制化  
生尅制化古今所言然生尅化皆易見獨制字則難明蓋  
制者緣生中有尅尅中有用也凡生中有尅者謂如木生  
火火盛則木為灰炆火生土土盛則火被遏土生金金  
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必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

為阻滯蓋雖生而反忌此所謂生中有尅凡尅中有生  
謂如木尅土土尅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木尅水水尅  
則喜土尅是為擗節提防水尅火火盛則喜水尅是為既  
濟成功火尅金金盛則喜火尅是為鍛鍊全材金尅木是  
為斧斤斷削蓋因尅以為美此所為尅中有用故稱之曰  
制者乃一拘於生尅之中也

潮歌

浙江潮候四季不同今官府榜於亭牛齒行於世歌括載  
於書皆止得於春秋二時者也人皆不知予特編成三歌  
使渡江者庶無中流之嘆耳春秋書歌云午未未申寅  
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春秋一殷輪夏歌云午未未申  
寅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夏日要分明冬歌云午未未申  
寅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冬日行然此於潮候之  
時固一定也而冬夏日之長短又當意會而消息之如夏  
時之晝日未出前一刻半天日已明矣晚則日已入後一刻  
半天尚未曉皆屬乎晝也冬日反是

天文不可曉處

三代以前明星史官不可考也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有  
史佚至戰國時魯有梓謹鄭有裨竈宋有子高齊有甘德  
楚有唐昧趙有尹黃魏有石申後世諸家不傳何巫咸甘  
德石申三家者傳耶苟以三家圖驗又得陳卓著後世  
取之然陳卓所言群國出入度數正是訛者筆辨訛不

陳卓又何所取耶黃星出自巫咸赤星出自石申黑星出自其德今以三垣二十八宿不過三色不知當時諸人所定又何色耶且赤者大黃者次黑最微何三人各止得於一色而更不能兼一星耶王良造父同時之臣宦者宗人後世之稱而不知其德石申又何能先言之耶天市垣十一國名周以後有也何至咸之時豫可名耶皆理不究者安得如高允考五星會東井者質之

錢塘

錢塘之名按史記始皇浮江下冊陽至錢唐歷代地志亦有錢唐縣今至唐避國號始加土焉輟耕錄謂唐字從土誤矣至以為以錢易土築塘避錢湖之水等事抗志以辯

天地卷五

其說考之什文唐途也抗地五代以前路止西北一帶逼近於錢湖湖西故謂錢塘耳

易時

唐德宗因暮秋微寒謂侍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袍輿時不同欲遷一月群臣本吉甫等皆云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請降旨惟李程特以為月令玄宗所定恐不可易遂止元周公謹亦以正月未生七月正暑十月亦涼欲遲一月以為春夏秋冬方合時宜載之癸辛雜志予以德宗人君第欲像時隨語臣下吉甫公謹豈不學之士耶苟遲一月以定四時則飛灰落葉何以合律二十四氣真可如李賀所云旋相推矣殊不知三代始皇建朔雖各不同第以朝

觀會同凡事以此月為首春夏秋冬可易之耶月令呂不韋所定李程特以為玄宗此則不可曉也恐史傳不直故耳

木冰

木冰者雨及木而凝冰諺云木稼也洪範五行傳謂之木斤主兵甲范氏謂之木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君臣將執於兵之徵馬氏通考曰木冰者乃寒屬木而成冰妖不在木也冰花者乃冰有異而成花妖不在花也予意洪範傳范氏解恐若未當何休之註因後有沙隨者丘之事之故若通考雖得其理而未申明其義夫雨

二七卷五

也冰也成花疑木也皆氣以致之極陰之氣凌陽於木則木為受害故不在木與花五行之占木為少陽劉何謂貴臣卿大夫之象是也又諺云木生稼達官怕亦斯之意成化丙戌冬京都初霧下少頃草木皆白移時則枝柯皆玲瓏如花矣明春李又達公卒此非其驗與

雙投橋

吾杭西湖南入路曰長橋宋誌俗名雙投橋亦讀抄本西湖竹枝集元富春馬士順有詞曰與郎情重得郎容南北相看只兩峯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雙朶玉芙蓉註以常有情人雙投於橋故長橋名雙投

五山十刹

餘杭徑山錢塘靈隱淨慈寧波天童育王等寺為禪院  
 山錢塘中空湖州道場溫州江心金華雙林寧波雪竇  
 州國清福州雪峯建康靈谷蘇州萬壽虎丘為禪院十刹  
 又錢塘上竺下竺溫州能仁寧波白蓮等寺為教院五山  
 錢塘集慶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寧波寶陀紹興湖心蘇州  
 大善北寺松江延慶建康龙梯為教院十刹

風雷異

彭文憲公筆記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牆以西  
 地上有聲如雨雹然視之皆黃泥丸子堅淨如櫻桃大拾  
 取而破之中有硫黃氣自以為非親見不信也都公譚纂  
 云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農家誦經颺旛行者暑倦

置牛皮於旛下忽陰雲四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  
 向但見農家屋上竹針萬計皆長三寸許二書記之以為  
 異也夫天地間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為氣形而神寓焉形  
 滅而神復於氣矣人物鬼神或長或變其歸一也當其陽  
 氣奮激為陰所圍則逼迫迸發則成聲為疾風為迅雷  
 遇一物焉翕而成擊而碎其得而知之此雷震人物風移  
 樹木與此為土丸為竹針一也或曰土丸竹針故二氣變  
 化之妙之所成然則若如櫻桃皆長三寸是孰為而孰較  
 量之乎曰正陰陽之氣所為猶雨之成形大小相同一氣  
 布之也但其忽而形沒而聲此所以妙萬物而為神又曰  
 陰陽不測之謂神

七元暗金日

陰陽家七元暗金之日有事大忌犯之者果驗蓋七元甲  
 子共計四百二十年至弘治十七年乃禽星第七元甲子  
 矣是年雀宿直年算暗金日以星宿配五行陰陽以年各  
 日為是近陰陽家不知遂以本日起之則非也雖有通書  
 如無今以弘治十七年起逐年排定則後之甲子乃第一  
 元虛宿起矣又可逐年排之也書之於彙易於便覽

弘治十七年起

甲子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乙丑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丙寅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丁卯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戊辰年	虛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暗金
己巳年	危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暗金
庚午年	室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暗金
辛未年	壁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壬申年	奎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癸酉年	婁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甲戌年	胃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乙亥年	昴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丙子年	畢星直年	屬陰星	巳日是
丁丑年	觜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戊寅年	參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巳卯年	井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庚辰年	鬼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辛巳年	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壬午年	星宿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癸未年	張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暗金
甲申年	翼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乙酉年	軫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丙戌年	角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丁亥年	亢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戊子年	氏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天德卷五	房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巳丑年	心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庚寅年	尾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辛卯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壬辰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癸巳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甲午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乙未年	虛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丙申年	危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丁酉年	室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戊戌年	壁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庚子年	奎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辛丑年	婁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壬寅年	胃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癸卯年	昴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甲辰年	畢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乙巳年	觜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丙午年	參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丁未年	井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戊申年	鬼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己酉年	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庚戌年	星宿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天德卷五	張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辛亥年	翼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壬子年	軫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癸丑年	角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甲寅年	亢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乙卯年	氏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丙辰年	房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丁巳年	心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戊午年	尾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己未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庚申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壬戌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癸亥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人

虹蜺

淮南子曰虹淫氣也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陰陽不當交而交天地之淫氣也又曰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愚意朱子之說恐因淮南遂尔云然夫虹雖陰陽之氣非有微雨日光則不成此形也故曰日照雨滴而虹生今以水巽日中側而視之隨有虹蜺之象可見矣若謂之淫慝亦過也所以致後人解蠅螬在東莫之敢指為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而諱之莫敢指耳又朱子問虹蜺只是氣還有質否曰既能吸水吸酒是有形質只緣

三才卷三

八

散便無了如雷部之神斯言可謂至妙也蓋二氣之盛自然有神若揚升庵見虹之詩自以為明若刻畫近如咫尺得句云渴和下飲玉池水斜目橫分蒼嶺霞似有泥矣

七修類稿卷之六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天地類

天竺寺

白樂天題天竺寺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花發後臺見上界鍾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乃是題度州城外天竺寺今杭州府收入錢塘天竺寺謬也見蘇東坡詩集第二卷中

三十六雨

春秋說題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京房易候則曰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以為時若之應據說題記之一年止得二十八雨一月四雨則又為四十八雨矣或有差訛不同其數也姑俟知者請究

求雨求晴漢文

嘉靖壬午浙藩承大中丞蒼梧吳公廷舉之命督予註釋董仲舒求雨求晴二文務欲鮮其孝理所以然之故一時脫稿祇以為董子真可謂感於災異也後往往聞之宦客以二文嘗驗之南海驗之湖湘驗之南日隸矣因思亦嘗勞心於此檢稿遂錄于天地類稿中博雅文難通處因於原文未暇改正不贅

禾早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勝以水能令民禱社	出獨物社乃土地之神通家祀戶春為少陽其氣始於	生萬物故祭焉出白虎通家祀戶春為少陽其氣始於	之義漸出無伐名木無斬山林以春盛德在伐木暴巫	女曰觀而檢子又曰天而雨巫能接神故暴人之字曰男	人曰觀而檢子又曰天而雨巫能接神故暴人之字曰男	早從矣也似當口使女巫舞聚蛇八此乃龍馬又蛇何王	乃木之成數亦如求雨者也八日於邑之東門之外	四通之亥方八尺於東門外者春主寅卯辰其位為四	坊者取便觀雲氣也方植蒼繪八者為深青色東方青	亦云然八其神共工之共工以水行霸於義濼用帛故仲	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脯魚魚之經亦與雨出陶朱公養	龍五齊三酒之辨曰勝也乃玄味之木也水也清擇巫之清	酒好也周禮曰勝也乃玄味之木也水也清擇巫之清	天北表六	紫辯言利辭者以祝巫紫紫神之降依其體也故擇齋三	日服蒼衣亦取東色先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	昊天上帝不我吝言昊天上帝則猶望之以明也出詩曰	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放進清酒脯再拜	請雨雨幸大澍澍又澍澍者注也春牲也書曰以甲乙日	十千為蒼龍長八丈色蒼而尚木也居中央為小龍七合	龍為各長四丈八也於東方皆東向亦取春其間相去	八尺取小童八人者八義萬物初生故小童正長養皆	三日服青衣而舞之舞青方物初生故小童正長養皆	田畷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齋夫亦齋三日服青衣	雨則農無從而力田故立候於此詣里社通之於閭外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葬問者聚也於溝取水與出謂會今借為門問之問乃取	五蝦蟇錯置社中池蝦蟇能化水氣故謂之問而取	詩云龍變或化今注所以用之其數五者一名五龍故	早而後兩正交午之義亦方深八尺數亦五尺地說文	陰之義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	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三歲豕皆燔之於四通神宇	說文曰知特畜也穀性喜雨故詩曰有豕猶豸豸豸	置水其外開陽也復置北門云豕豕豸豸豸豸豸豸豸	置子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豕豕豸豸豸豸豸豸豸	死人骨埋之說取豕豸豸豸豸豸豸豸豸豸豸豸豸豸	天北表六	亦理陰之義也豕豸豸豸豸豸豸豸豸豸豸豸豸豸	橋之雍塞不行者道通利其水道伊不行者央	幸而得兩以猪一酒益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讀與同	財足者取其備足而巳茅草也亦無斬伐之禮天即此言得雨	白茅致其潔也母斯存餘賈也亦無斬伐之禮天即此言得雨	謝禮	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嗣家人祀灶	舉土功月令無土更於大浚井	術益以故曰汗以故旱苗示不復川	天赤七火赤也其神蚩尤故祭之	天赤七火赤也其神蚩尤故祭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赤雄雞赤火也玄酒且清酒膊脯祝齋三日祀前服衣也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六亦為也各長三丈五尺共三丈七尺南方皆南向為夏也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長盛故物用其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畜夫亦齋三日居四民司也利者也早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問外之溝取五蝦蟄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俱火數也深一尺取一義也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豕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祀上九春辭季夏禱山陵以助之山陵能令縣邑一徙市風俗通曰市小特以不置也日徒之者示民無生聖莫天於南門之外哀之故歷代所而南徒市禁屠俱一義也

夏令也五日季夏屬馬男子無得入市損陽而益陰也家人祝中雷土雷中雷也出尚書正義月令中央屬無與土功聚巫市傍為之結蓋為四通之坎於中央屬土故也植黃繒五黃土色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饒八珍淳因後禮有饒食乃飴米食也出周禮王蕭玄酒具清酒膊脯各令為祝齋三日衣黃色也皆如春詞以戊巳日十屬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各二丈五尺於大龍之半亦止於南方皆南向故南向也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農夫亦書為壯者祭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問外之溝取蝦蟄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祀於神農

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為黃龍又為大龍壯者舞之季立之為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者之也西方沾沾與與書不同或賸駕之誤不敢強解已上

秋暴至有疾人也事出至九日無舉火事也秋金成數蓋故頃時之義前釜器水之義龍生家人祠門祭門出文公為四通之坎於邑西門之外秋位西方九尺亦金植白繒九亦金數白西方其神大吳故於秋出月令氏也祭之桐木魚之以同秋木紉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屬金為大白龍一長九尺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前義如鯉

者九人老而無妻曰鰥則萬物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也故時用之出山堂考蝦蟄池方九尺深一尺俱於前他皆如前各名作舞龍六日成冬高水乃六之禱於名山以助之山川出雲者也又家人祀井祭井出文公語錄無壅水為四通之坎於邑北門之外時既為冬方六尺植黑繒六尺水數其神玄冥子乃水宮之臣少牌之祭之以黑狗子六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祭日屬水為大黑龍一長六尺水也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三丈前於北方皆北向之義其間相去六尺水也老者六人皆

祭三日衣黑衣而舞之一歲之祭亦終老者一義尉亦齊  
 日衣黑衣而立之則雨為之  
 棠池如春肥土四時皆以水必開一冬而川西其義也  
 而為之出紐有雲雨之與龍象也為之結蓋其上也  
 成而發之去四時皆以庚子之日  
 故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取陰陽和而後雨  
 夫欲載匿女子欲和而樂義神書神書也又曰開袖  
 山作神原本無此  
 春祭神原本無此  
 大旱則祭祭神原本無此  
 而祭神原本無此  
 止雨

兩大多令縣邑以土日故也水塞水賣  
 不能行絕道使不得通也  
 不得出入市也  
 縣令更畜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畜夫若吏三人以上祝  
 一人里正父老三一人以上祝一人其祝一人也  
 各衣時衣春青色秋白色只豚一羊也  
 而祝先再拜乃晚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日諾  
 敬進肥牲羊曰肥牲  
 無使陰滅陽即日水也  
 不順于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人

願止雨敢告于鼓鼓而無歌至罷而止凡止雨之大體子欲其藏而匿之故禁丈夫欲其和而樂也  
 閩閩水故蓋而開火  
 周衣朱衣赤幘言罷社而太陰也  
 出至於社下舖而罷申時二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星亦  
 止星乃陽精矣

東花園即宋之富景園也俗稱東花園者城之東下內有

石花池今園前民家之後尚存大池相傳舊矣孝宗嘗奉  
 太后幸此予考武林舊事紀事諸書皆同而吳廷輔覽勝  
 詩又以為宋姚妃居此非也今之姚園寺乃其所居蓋相  
 近因一園字之訛板兒巷名曰白花蛇散巷乃百花池上  
 巷也亦訛傳云爾且考慈雲寺舊名慈濟在富景園之北  
 觀此尤見大街處正是其園而池端是民家所有者也  
 支干  
 鄭樵大儒也解支干之名以為是皆假借獨已亥有義耳  
 辰午又曰未詳愚以皆可為假借既以甲本乙本魚  
 腸丙本魚尾丁本薑尾戊本武己本几庚南也辛被罪也  
 壬懷妊也癸草實也子人子也丑手扭也寅體也卯臚也

巳蛇屬也未木之滋也申持簡酉也戌與戌戚同意亥豕屬也愚按其說既多不據說文矣則辰乃日月星也又為星名午者牾也又有交布之義獨不可為假借乎巳亥既足蛇豕屬之雖正借之於時又不可為假借乎恨不生當時苟能問之必當有說若夫直解千支諸家不同史記曆律書已缺戊巳而說文多言於方位劉熙釋名又解戌為矜恤之類淮南鴻烈解申為呻嗜似皆未當意以生物隨時庶幾明白今則參考諸書訓什於左甲者拆也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乙言萬物初生曲孽而未伸也丙言萬物炳然著見丁言萬物壯實之形故邦國圖籍曰成丁戊茂也言物之茂盛故漢志曰孽茂

天地卷六

八

八

於戊是也巳紀也言物有形可紀識也庚堅強貌言物收斂而有實也辛言萬物方盛而見制故辛痛也壬妊也陰陽之交言物懷妊至子而萌也癸者冬時如土既平萬物可揆度也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丑紐也寒氣自屈曲也寅顛也陽氣欲出陰尚強而顛演於下郊者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辰伸也物皆舒伸而出巳巳也陽氣畢布已矣午午也陰陽交相愕而午也未昧也日中則昃陽向幽也申申束以成故晉志曰萬物之體皆成也酉就也萬物成熟成戒也萬物戒盡亥核也萬物收藏皆堅核也

長城義節

秦皇築長城起自臨洮至於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而後成焉至今賴之後人未嘗有感始皇者唐李相朱朴獻建都之議曰去已衰之衰就末王之王則衰卻形勢有四固之險轉輸之便宋李綱請都之鄭仲漁等增證其說必有計之上也後代不知抑亦因其人而不取歟嗚呼始皇致萬世之利而不知萃民怨於一身朱朴知建國之地而不知除強臣於當時是皆有益於後世論者當不以人而廢言可也

鍾山氣色

南京鍾山

太祖陵寢在焉雲氣山色一日之間青黃紫翠之不一人以

天地卷六

八

八

為氣旺所致又曰如漢高帝隱芒碭而上常有五色之雲予見沈約鍾山詩云發地多奇嶺于雲非一狀則知晉時已如此也

湖水灌城

宋狀元陳亮云杭西湖之水足以灌城非建都之地謂湖地高於城中三尺故也至今以為奇論予則以謂不然湖環二十里有餘城環將四十里矣况宋城南北比今尤長計地之大小雖有高下是可灌乎若以今日觀之湖與城中等矣蓋日久諸物為水火所毀者不知其幾矣塵土日積尤不可灌明也

地震屬陰

辰國雜誌載地震極大時最多然皆夜也予年七十吾杭地動凡三次推一次有聲亦皆夜時豈非地乃屬陰耶

列子論天

列子曰人終日在天中行止註曰自地以上皆天予意此句似有碍也人本在地上但登高之極方是天中故抱朴子曰自地以上四十里則乘剛氣而行此說方通

錢氏抗城門名

錢鏐時抗門十座城自南秦望山北抵夾城巷東亘江干西薄錢塘湖霍山范浦九七十里曰朝天門在吳山下今鎮海樓也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車門在望仙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在薦橋門外曰北土門在

天北巷六

一八

一八

一八

舊菜市門外曰益橋門在舊益橋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曰北關門在夾城巷曰寶德門在良山門外無星橋蓋特城垣南北展而東西縮故曰腰鼓城

類纂六卷終

七修類纂卷之七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國事類

側微知貴

至正間

仁祖淳皇帝一日坐東室簷下

太祖侍側有一道士長鬚朱衣排闥直入遽揖

仁祖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

仁祖聞言異之留之茶餅不顧而去及

太祖即位加進尊號適符其言於乎帝王之父豈無異相又

寧知道士非仙而特來前告耳

聖誕

太祖生時

陳太后夜夢一黃冠自西北來至合夾場於麥糠中取白藥

一丸置已掌中

太后視之漸長黃冠曰好物食之

太后應而吞之覺語

仁祖時口尚有香明日

太祖生測志補遺以為實事而非夢誤矣

紅羅幃

太祖龍飛之地舊有二郎廟一所當時

仁祖寓居其側

太祖生時隣里遠望火光燭天至曉視之廟徙東北百餘步矣

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

太祖忽有紅羅浮水上來遂用之以衣

太祖於是鄉人名其地為紅羅幃世皆傳之人嘗疑之予以

商之玄鳥周之火鳥載之史冊不為誣也而聖人之生要

自有異惜乎當時未奏收入實錄昨見泗志補遺載之甚

詳也

子時食

太祖初生不食久之有僧坐於門側

仁祖問焉僧曰至夜子時自能食也因入取茶為禮而僧不

見矣過夜半信然

不生人物

肝胎懸唐興靈蹟二鄉即

皇陵碑所謂鍾離之東鄉也前有光明山由舊嘗見五色後

有紅廟因獲紅羅故名今封神為都土地乃

太祖龍飛之地今方圓數丈不生草木而鳳陽一府亦少人

物豈非山川秀氣皆已鍾於前耶

江東叢語

太祖高皇帝初提兵渡江偶爾梳拆見江東神廟有木可代

將伐之祝請以神有籤類靈應願以問之

太祖寬容姑從其請乃得一辭云世間萬物皆有主非義一

毫君莫取總然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遂喜而不  
伐及車書混一為立廟南都是知天命所在鬼神已先知  
矣豈人為哉

伽藍琰

太祖在皇覺寺時天下兵亂寺僧散避

太祖祝伽藍以琰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

舊則以一陰一陽報祝畢以琰投地則雙陰也如此者三

復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何報我天乃欲我從雄而後昌

乎則琰如前祝投琰如前神既許之因抵濠城依滁陽王

實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一日也

蛇蟠纓帽

太祖收雞籠山將還和陽時解鞍假寐有小蛇緣背左右驚

告上視蛇有足類龍意其神也祝曰若神物入我帽纓蛇

隨入卒報和陽被賊攻遂急行未至三十里又報曰幕官

李善長敗賊矣因驚喜而忘蛇又乃脫帽視蛇居纓自若

乃引觴酌之蜿蜒升屋雷雨驟至竟莫知所之也帝王之

興每有龍見亦此類歟

象簡龍衣

高廟新成龍升之日建文即位

成祖以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蓋以叔不拜姪也建文命百官

議之給事龍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

地官中叙叔姪之情至今傳誦龔有一時啓沃之才不知



此乃宋祖與杜審言同宴福寧宮樂人史金箏之辭但更之耳彼云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蓋杜乃宋祖母舅

皇陵碑

自古帝王之興皆位逼勢敵有以成其私志漢祖雖微亦為泗上亭長豈特有如此

太祖不階尺土者耶夫起自庶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莫不誇張先世照耀將來至有妄認其始祖者也豈特有如此太祖特述其卑微者乎此可見天生豪傑上聖之資不可與常人等也瑛伏讀 御製集中

皇陵碑文未嘗不三嘆三頌而已惜世人止知其事而又未

知

太祖先已命臣下為文述亦詳矣仍以未稱而自撰此尤見聖壽之益聖也今故拜錄二文于左以示將來奉

天承運大建武功以有天下實由 祖宗積德所致茲歌撰

文詞臣考據弗周則紀載弗稱敢以上請於是 上手錄

大槩若曰朕幼時 皇考為朕言先世居句容朱家巷尔

祖先於宋季元初我時尚幼從父挈家渡淮開懇兵後荒田

因家泗州朕記不忘 皇考有四子長兄諱某生於津律

鎮仲兄諱某生於靈璧三兄諱某生於虹縣 皇考五十

居鍾離之東鄉而朕生焉十年後復遷鍾離之西鄉長兄

侍親仲兄三兄皆出贅既而復遷太平鄉之孤村庄歲甲

申 皇考及 皇妣陳氏俱下柩長兄與其子亦繼歿時

家甚貧謀葬無所同里劉大秀憫其孤苦與地一方以葬

皇考皇妣今之先陵是也葬既畢 朕輒然無托念二親為

吾年幼有疾嘗許釋氏遂請於仲兄師事沙門高彬於里

之皇覺寺鄰人汪氏助為之禮九月乙巳也是年蝗旱十

一月丁酉寺之主僧歲歎不足以供衆食俾各還其家

朕居寺時甫兩月未諳釋典惟此飢饉徬徨三思歸則無家

出則無學乃勉而游食四方南歷金斗西抵無錫北至穎

州崎嶇二載泗州盜起剽掠殺人時承平既久列郡騷動

仍還皇覺寺又四年穎濠斷黃有警濠城亦破 朕雜處

兵間與元兵相拒期年元兵敗去得其義兵三千人於定

遠遂立師之夜亮元將知樞密院事老張既遁得其民兵

男女七萬人攻遂元將參政野先乃移師淮州轉戰和陽

渡江擊采石撫太平定業建康將相協心賢能匡贊西平

陳友諒東剪張士誠南廓八閩百粵奉款中原順服兵進

幽燕元君棄宗社而去 朕以十五年間遂成大業仰惟

先陵奇秀所鍾雖治葬之時厄於貧窶衣食棺槨不能具

條頓 天地之祐 祖宗之福也今富有天下顧無以愜

人子之情茲欲落墳改葬慮山川靈氣使体魄不安益

增悲悼姑積土原封勢若峒阜樹以名木列以石人石獸

以脩山林之制而已謹獻陵曰

皇陵汝其據事直言無諱善長以 上手所錄付詞撰文

正善長等欽承明訓黽勉論次惟古先帝王若虞舜漢高祖皆起自側微以成德業之盛蓋天將降大任於聖明必先有以起之今皇上述二親之劬勞與夙昔之出處刻石以昭先烈俾後世子孫知積累之厚創業之難思以繼承無疆之基詩云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嗚呼盛哉謹拜手稽首而為之銘曰 皇矣上帝厥命焯焯監觀四方有道者昌惟今

天子奮跡田里叱風驅霆仗劍而起汝頡始兵蔓於濠梁淵潛時晦隴其施張元君既否紊亂政理命將出師反斂人紀貪殘污穢肆彼剽攘戰功敗劔賞罰無章猛士陰兵險平幸止總戎驚奔歸者如水滌和米闕形勢莫當江流浩

國事卷七

八

八

浩瞬息可航采石破領當塗風靡宣歙畏威恟忻喜經營建業實帝故鄉號令之行肅如秋霜乃代替王璣之彭蠡削平兩浙殪彼蛇豕闔廣既服百粵來王青齊獻款底平豫章師震幽燕君臣北徙空城盡開圖籍弗毀乃作禮樂乃垂衣裳重譯表獻大開明堂永懷上世原其本始句容族居川回山峙載渡淮海辟除榛荒或濠或泗莫廢弗常鍾離之鄉卜筮如此化家為國靈秀鍾美積善彌久天賜禎祥脩之於己惟德乃長浚河之原以達其委基岱之高以觀其上奉天理物君德是揚丕揚大業傳叙無疆贊勅相臣申命國史昭昭後昆受天之祉

又

孝子皇帝謹述洪武十六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 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頭皓首忽思往日艱辛况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為後世子孫之戒特述艱難以明昌運世代見之其辭曰昔我父王寓居是方農桑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災流行眷鴈罹殃皇考終而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逝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得與塋地鄰里惆悵忽伊鄭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殞無棺都被體惡裳浮掩三尺莫何有槩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携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心驚若在

國事卷七

八

八

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為我哭我為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躬與路哀慟進蒼汪氏老母為我籌畫遣子相送備禮祭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無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為計雲水颺颺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有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烟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踰仰岑崖崔嵬而倚壁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風鶴淚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若沸湯一浮雲乎又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攘攘予思親之心明著日遙瞻乎家邦已而既歸仍復恭于坐住三載而有雉者兆梁初起汝頡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

城深高城陞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既  
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過道而  
無已試與志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抑奮臂而  
相戕知者為我計畫且陰禱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  
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  
吉將就內而不妨即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劍少頃  
獲釋身體安摩從遇朝暮日夜戎行元氣討罪將士揚揚  
一獲不得再獲再獲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弃戈  
典鎗予脫侶隊馭馬空羶去遊南土氣舒而光唱農夫以  
入伍事奉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城敵野而盈岡率渡清  
流戍守滁揚恩親詢舊終日慷慨知仲妙之已逝獨存附

國朝卷七

八

馬與甥雙附馬引兒未接我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  
亦有知携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歿數載獨遺寡婦野持  
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聚會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  
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餉群雄並驅飲食不遑暫宿和  
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義是尚遂立建業四守閩防礪  
兵秣馬靜看頽頽群雄自為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  
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皇六師飛  
旗角亢勇者効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將平湖湘三苗盡  
服廣海入降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耀乎其疆西有  
乎伊洛崎嶇地險河湟入都胡而市不坊肆虎臣露鋒刃  
而燦若星芒已而長驅於并陘河山之內外民庶咸仰關

中一日即定市巷笙簧玄菟樂浪以歸披籍南蕃十有三  
國而宋王以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  
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鸞接乎銀漢欲厚陵之微堊卜者  
乃曰不可而地且蔽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蒸嘗  
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為此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  
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頓首  
再拜頌時時而未享

朱氏世德碑

瑛舊於先輩大臣家獲 朱氏世德碑一通乃我

太祖之手筆也 御製集中所缺近又見剪勝舊聞所載與  
此本有異因借校觀訛者辨之疑者存之各於其下什焉

國朝卷七

八

九

尚或字訛句漏謹依原文拜錄於左碑云本家舊開本朱  
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舊開本朱家巷在通德鄉上世  
以耒服勤農業五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  
次十一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舊開本胡氏生二子  
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配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  
二公初五公初十公九四人初一公娶王氏是為祖父母  
有二子長五一公次先考五四公諱世珍元籍陶金戶非  
土產市於他方以供歲賦舊開本無先祖初一公困於役  
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十有二歲先考  
才八歲先祖營家泗州置田產及卒家道日替由是五一  
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先考舊開本無因至鍾離同居

先伯父洎先考君性皆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色  
鄉里稱為世長先伯娶劉氏舊開本有子四人重一公重  
二公重三公皆生於盱眙次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  
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於五  
河其其季也先遷鍾離後成辰所生舊開本所先伯考有  
孫六人兵興未已舊開本未已相繼而作舊開本歿先兄重  
四公有子曰文政今為都督重六重七皆絕嗣曩者父母  
因某自幼多病捨入皇覺寺歲舊開本無歲甲申父母長兄俱  
喪次兄守家舊開本三兄出贅劉氏其托跡緇流舊開本  
二十四年舊開本二十四年二十四歲天下大亂諸兄皆  
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為舊開本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

國史

八

一八

滁舊開本又本和龍鳳三年率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君嘗  
言世為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日鄉土之思即訪求故鄉  
宗族之所居舊開本無居字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  
距城四十里舉族父母舊開本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  
與之叙長幼舊開本字有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  
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舊開本  
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高舊開本字祖墓泗州先考墓鍾離  
此朱氏之原委舊開本也爰自金陵太平駐師舊開本  
府為建臺之所也舊開本字實鄉鄰焉連歲征伐拓竟吳楚  
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  
丙辰降制贈舊開本

曾祖為資德大夫淮舊開本南等處舊開本中書省左舊開本  
右丞相舊開本上護軍司空吳國公

曾祖妣侯舊開本氏吳國夫人

先祖考為光祿舊開本大夫江西等處舊開本中書省右

丞相大尉舊開本吳國舊開本先相妣王氏

吳國夫人

先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章舊開本右丞相吳

國公

先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三月十一日舊開本祇詣

先舊開本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本者禮所

宜厚舊開本勉建事功匪由已能實先世靈長之澤

國史

八

一八

衍後昆宜得推舊開本三代並為上公以遂為子孫者

之至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先祖文積功累善天地舊開本之報舊開本茂於厥後舊開本

我舊開本子孫當體祖父之心舊開本德存仁舊開本以

求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備書于石舊開本

以傳信將末有所考焉

我

太祖既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成

惟元世祖其面髮為泪痕加汗塑工頗加修飾越宿則又

如故也

太祖聞知幸廟以手指曰嘉達子嘉達子汝胡人入主中國  
可謂幸矣今不革去者以尔亦一代之主  
朕今天命人歸俺有天下於汝子孫不加殺戮但驅還北則  
朕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矣汝何恨耶母再啼哭於是塑工  
明日遂奏世祖面無泪矣

七條類藻卷之八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元末擾亂

至正初伯顏變亂僞章江西遂有朱光卿廣東羅天麟陳  
積萬湖廣吳天保浙東方國珙相繼扇動又賈魯開河生  
民嗷嗷石人之事興則韓林兒徐壽輝芝蔴李三枝起而  
曼廷天下若福建陳友定懷慶周全臨川鄧忠安陸俞君  
正浙西張士誠陝西金花娘子江西歐道人襄陽莽張岳  
州潑張安慶雙刀趙濠州孫德崖紛紛不一皆東南之賊  
也長淮以北則山東又有王信陝西李思齊隴西李思道  
太原王保保汴梁元太子此多元之將臣亦各據地互相  
殺戮 天兵臨之或降或遁矣今以所知者畧述其本末  
事情書之於左不知者待博識者又補之焉庶或可以參  
考於國史也

方國珙始末畧

方國珙台州寧海人力能走及奔馬其居有山在中曰楊  
氏嘗有童謠曰楊氏青出賊精至正八年蔡亂頭割劫海  
商方乃為國宣力勦賊而總管焦昂納蔡之賂反黜其功  
方忿曰蔡能亂我不能耶遂與第國彰等叛至十六年降  
元為海道漕運萬戶羈縻而已十八年天兵取婺州自料  
非其敵也十九年降

太祖遂獻款書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于時向者因怨措誣逃死無所迫於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濠梁東渡江左據有形勢以制四方奮揚威武國珍向風慕義欲歸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獲愚猥加訓諭開其昏瞶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欲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效奔走然既入貢陰復泛海北通廓擴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為犄角至吳元年王師討姑蘇擁兵坐視太祖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惡其畧曰爾起事時元尚承平倡亂海隅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於西暮送款於北此豈大丈夫之為一也吾下

國珍表八

八

八二

發時鯨敵甚多豈暇與爾較勝爾遣子納降吾不逆詐數年之間運生兵隙二也近者浙之東西諸郡漸下爾陰畜異志胡吾虛實三也未有釁端先自猜忌四也易交輕悔五也廓擴帖木兒以曹操之奸旋為人敗吾中原已得其半爾泛海遠交聲言擊我以速怨尤六也彼若有事爾遠難抹彼若無事交疎禮薄禍亂由生七也爾兄弟無功於元坐要名爵跋扈萬端今歸我又不能保八也爾兵數出上帝好生遠天害民九也爾能盡驅温台慶元之民與吳勝負丈夫事也今復遣數舟徇偷鼠竊十也吾遣兵入浙張士誠將士盡皆降附爾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來匿其首也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於惡爾乃陰翳潛結遙為

聲援以詐交詐友自疑吾十二也爾乃擇交大國有一無二尚可以保全矣不報六月責國珍貢糧二十萬仍以書諭其畧曰汝初獻款謂杭城在耶米歸豈意挾詐張士信接境取爾甚易不敢加兵者吾方制之故爾安享三州爾却遣奸規我潛結陳友定今明告爾師下姑蘇耶取温台水陸並進爾早改過以小事大尚可保富貴也不然與我較一勝負亦大丈夫之為也不然揚帆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反為爾累舟中自敵國也宜慎思之國珍於是有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前賀荷

國珍表八

八

八三

主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於天地故一陳愚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材昧於學術適時多故起自海島非有父祖承籍之勢與眾馳逐又非有圖成望大之心必欲得湯武之君為之依附而已何者王師之渡江左寔電揮至於婺城遠近震驚是以遣子拜師歸心効順惟時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但無所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而主上推誠布公賜手札歸質子俾守城邑如錢鏐故事奉遵約束不敢有違豈意從子明善不戒邊疆擅搆罪得罪故不可解今日守疆之吏馳走飛報言天兵遠隔備聞之不勝駭愕惶惑失措遂俾守者奉迎王師然而未免浮海何也昔者孝子於其親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適與相類

自咎拾年之間非 主上無以至今一旦墮墜天下後世  
必有以議臣者敢冒斧鉞之誅遣子入侍伏望復全覆育  
之恩更加生成之賜容歸海島老死深淵使子姪輩得全  
餘生以聽驅策實為萬幸

太祖始怒其及復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汝外示歸誠中懷諂  
詐吾姑容之待汝自效豈意汝行不智愈肆奸究竟背前  
約致勞我師汝尚不歸命乃處于海上猶欲觀望成敗今  
辭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  
率衆來附悉從原宥不報九月命參政朱亮祖討之初亮  
祖至台方國瑛欲遁去會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瑛  
治兵為守城計國瑛始拒守然士卒懷懼我師攻擊國瑛

度不能守以巨艦載妻子夜走黃岩亮祖遂入城徇下仙  
居等縣進至黃岩國瑛燒殿宇民居遁海守將哈兒普路  
十月已巳亮祖進兵至温州陣於南城國瑛部將率兵拒  
戰敗之破其太平寨餘兵奔入城亮祖四面攻打曠時克  
之獲負外劉本易方明善先擊妻子遁去十一月亮祖率  
舟師襲敗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迨至楚明海口已丑又命  
湯和共討之和既至慶元國珍遁入海島國瑛及明善來  
降送之建康後洪武二年湯和降執國珍於海朝以之為  
廣西行省左丞但不之官食祿於 朝實錄之言也又元  
誠意伯曰  
臣感震華夷不能致者方國珍深入海島王保保遠去沙

漢惟二子未誅恐不然也

張昶

張昶仕元為戶部尚書以奉使來朝

太祖見其才敏晉用之累授參政昶外示誠款內懷陰計與  
楊憲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辯知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  
凡 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恒  
自以元臣失節謂不能無議已心者心常快快時廓擴帖  
木兒兵尚強元都未下昶竊語其所親曰吾若得歸元是  
所願也間使人上書頌功德勸  
太祖及時娛樂 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  
曰誠如聖見必有使之者

上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復勸

太祖嚴刑法重賦役多陳厲民之術欲

上失人心陰為元計 上皆不從昶不自安時元主謂昶已  
死贈昶官謚擢用其子會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  
長壽丑的等至京師

上釋之遣歸元昶乃陰托長壽丑的奉表於元且寓書其子

詢存亡會昶卧病憲往候偶于昶卧內得書表遂奏之

太祖命大都督府按問昶書八字於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  
北 上始惜其才猶欲存之及得其所書牘詞曰彼意叛  
矣是何故焉遂誅然此於大明實錄上得之於乎昶雖化  
我

太祖觀此亦姜維之志也又能於死生之際明焉豈非忠  
元者乎况其文成於國朝夏元古諸公寧無抑揚於中  
予觀元史未書和節畧見於劉基傳中故特錄出之

沈萬三秀

國初南都沈萬三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  
是其花園原在蘇州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

太祖常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

上曰朕有百萬軍汝能遍濟之乎對曰每一軍犒金一兩

上曰此雖汝至意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

太后苦諫彼固富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殺之得流雲

南其婿余十舍亦流潮州今聞二家子孫尚富富乃黜化

國事卷八

八

八

之術也詳近峯聞畧

張士誠始末畧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至正十三年與第士義士信士德

壯士李伯昇等攻陷泰州十四年僭王號周建元天佑十

五年據高郵十六年陷通州渡江遂陷蘇州以承天寺為

府遣兵陷湖常松江諸路七月攻破杭州丞相達識帖睦

爾畏遁或以苗軍揚完者勇猛有軍引其黨自嘉興擊賊

士誠然元軍尤殘虐也十七年太祖駐師金陵既與接

境雖常通書被其拘使遂用師京口溧陽等地互有勝負

三月命徐達攻常州擒其第士德母痛令士誠請和每歲

輸粟十萬金幣若干太祖初許之後復書數其開釁拘

我使臣之罪每歲要糧五十萬歸使等事士誠不報浙  
左承達識則請命於朝授士誠太尉遣參政周伯琦招諭  
之被其番吳至二十年闞士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

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特皆稱張吳王

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

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

太祖用其言始置之二十三年復據抗元因以第士信為平

章二十五年

太祖命遣徐達常遇春等水陸並進遂克泰州明年克高郵

興化又明年祭江告神大舉伐之數士誠之罪曰私販益

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守聚克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

國事卷八

八

八

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叅政趙璉

囚其待制孫撫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

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

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於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

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

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揚左相其罪六

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爾南臺大

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卻我邊民其罪八也

詔諭江南使常遇春等先攻湖州湖州既疲然後移兵姑

蘇秋攻湖州弁山水寨與五太子大戰遇春稍却薛顯率

舟師直前奮擊敗之五太子及宋暹呂珍等以舊節降五



太子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平地能躍丈餘又善沒水邏珍驍將也誠倚之至是奪氣繼而張天祺李伯昇亦降於是達軍直搗姑蘇十一月癸酉圍姑蘇達督軍攻菱門士誠出兵拒戰指揮副使茅成左脅中矢死之於是攻圍益急吳元年丁未太祖又以書諭士誠書畧曰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亦當革心順天以全身保族如漢竇融宋錢俶是也今尔能附順其福有餘無為困守孤城自取滅亡不報伯昇知其勢急使客請士誠門說降又不報六月士誠既被圍久欲突圍史戰規圍門少疎將奔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與圍又未决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把都率兵千餘助又自出兵

國事卷八

八

八

山塘為援陣少却遇春無王弼背曰軍中皆稱尔為猛將能取此乎弼遂揮雙斧往擊敵勢轉遇春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溺死沙盆潭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死有輿入城忽忽不出一日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榭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挑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九月城將破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城外雖多中傷柰城中木石俱盡達督將攻破葑門城遂陷時八月辛巳也達又遣李伯昇往諭士誠自經伯昇趙世維抱解昇出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起昇至中省竟自縊死

陳友諒本末畧

陳友諒沔陽漁人子也與其弟友仁友貴至正中聚眾剽

掠於村落官軍累討不能平率所聚往從羅田徐壽輝蓋徐初起紅巾其時甚盛國號天完友諒至使隸元帥倪文俊下友諒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機襲殺之遂奔其軍自稱平章十八年陷安慶守將余闕死之復陷龍興略奔瑞州時壽輝聞而欲徙都之友諒忌其未不利於已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為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入而閉門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徒擁虛器而已還以江州為都自稱漢王改元大義事權一歸於已遣將康泰等寇邵武等府又陷陷吉安撫州贛州襄陽等府信州則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聲大勢重統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挾壽輝率舟師

國事卷八

八

九

以行謀死壽輝於采石江中及未陷池州太平等府遂與天兵接戰連年互有勝負遣將張定邊陷安慶復犯建康太祖乃下令諸將曰觀其所為不滅不已尔等具厲士卒以從大將軍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翰林學士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奔武昌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未攻洪都有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未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戴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環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

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政乃遣使詣建  
康告急

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聞洪都至  
是凡八旬有五日開援兵至那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  
湖之康即山實正至廿三年七月也乃與書曰昨兵對泊  
豬磯嘗遣使齎往事不略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  
謀天下何有深讐自辛卯以未天下豪傑紛然並起英雄  
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淫虐之徒一掃而亡之  
相陰劉氏亦懼而往此公心腹人也部下諸將自此而夷  
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君耳何乃有相吞併公今又將舟師  
與吾較勝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使力驅騎兵未死城下

建康告急

八

八

一

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外逃亦正脩德勿作欺人之寇  
却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遂巡至於  
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  
軍威大震明日諸軍接戰至哺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  
百艘其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燔死遂不敢出然  
勢猶盛也又與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  
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棄者公犯  
池州吾不以爲憐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  
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  
我足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焉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  
奉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

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指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  
悖人心之所致也今乘尾大不掉之舟損兵弊甲遲遲與  
吾相持以公平日之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  
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也乎公早決之辛卯復燃舟大戰  
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  
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  
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壬戌友諒冒死突出將  
奔還武昌

太祖摩諸將邀擊之舟懸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  
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諸軍潰散實八月二十七日  
也其時擒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五年餘年十四

建康告急

八

八

二

定邊乘夜以小舟載文諒屍及子理徑趨武昌立理爲帝  
改元德壽二十四年天兵克武昌擒之悉平右陳氏始末  
如此我

太祖書辭如此陳亦可謂鯨敵也使劉伯溫不勸

上先伐之養勢有大欲一時克除亦難矣哉觀其初犯建康  
中下欲城降者有欲走據鍾山者及戰龍江石灰山功臣  
錄皆曰殺傷相當戰鄱湖則御州膠於沙灘韓成假帝授  
水使無金木補籠之日以決一勝岌岌乎殆哉然而天命  
有在固不能逃貫睛之流矢也耶

建康告急

至正十一年黃河決參議賈魯欲建不世之功首勸脫脫

丞相開河以復大禹故道山東連荒復集夫數十萬民恐已思亂矣而樂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因棗陽有男週歲暴長四尺儲腹如世所塑布袋和尚者遂倡言弥勒下生天下當亂又陰鑿一眼石人預埋當開河道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極者得之驚詫而倡亂矣河南江淮之民翕然從之劉福通等共尊山童為主然為官兵捕急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其子林兒逃之武安福通等揚朱華十五年攻破羅山舞陽葉縣又陷汝寧光息二州自礪山夾河迎林兒為帝號小明王以杜遵道等為丞相詐稱徽宗九世孫國號宋改元龍鳳偽詔畧曰蘊玉重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蓋

徐壽輝

徐壽輝又名貞鄴州羅田人生平以販布為業至正十一年天下已亂有瀏陽彭和尚能為術頌集眾念佛心欲為亂一日徐浴於蓋塘身起光芒眾乃驚異遂與麻城鄒普勝等倡為妖術立徐為主舉兵以紅巾為號據蘄水陷黃州稱國天完改元治平近遠響應於是遣徐明遠丁普朗

等盡陷湖廣之什七復遣項普等略徽饒諸州遂犯昱嶺入抗湖為董博雷所敗十三年詔平章卜顏帖木兒等合兵討壽輝於蘄壽輝遁去擒其偽將四百人十九年其將陳友諒迎壽輝於江州二十年為陳弒之然徐死矣其下友諒等大亂東南尤為盛也

劉福通

劉福通潁州妖人也至正十一年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和玉頭忠共鼓妖言立韓山童為帝紅巾為號眾至十萬陷汝寧等府以遵道為相已為平章後惡遵道專權搆殺之稱汴為京自稱太保性極殘忍所過以人為糧山東河北多為殘害林兒徒寄空名於上也又分其二道閔先生

破頭潘

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一路轉掠塞外攻陷上都焚燒宮闕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直趨關中陷興元鳳翔等府毛貴等陷山東皆十八年以後事也時福通為察罕帖木兒發諸道兵討之力不敵奉偽主遁安豐因是三道各自據地尋俱敗死後福通又復犯汴殺其守將竹貞出入淮汴至二十三年為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襲殺之

倪文俊

倪文俊黃州黃陂人世業漁其生之夕母夢白虎入室因多勇力號霸王至正十五年聚眾陷武昌漢陽等路迎斬州盜徐壽輝為主已為丞相然徐名雖君權實在倪也每

州多樂小冊晝夜疾行出人不意所致克捷擄威順王妻  
妃殺其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甄崇福遂陷荆鄂潭岳黃  
澗澧衡常德寶慶江慶洪吉等府十七年又陷峽州川岳  
諸郡然嬌恣暴銀撫下無恩欲謀殺壽輝不果自漢陽奔  
黃州未幾偽將陳友諒合兵陳因假以出迎伏兵城門襲  
殺之前一夕母復夢白虎死而文俊自見大星落舟前笑  
曰不知何大官人又死吾手嗚呼一盜之亂內應母夢上  
干天象况天子乎

芝蔴李

李二號芝蔴李蕭縣人至正十一年與趙均用彭早任亦  
燒香聚眾反攻陷徐州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十二年

國朝卷八

八

八二四

朝命脫脫討之攻破徐州李二遁後卒趙彭二人奔濠州  
先是定遠郭子興見汝穎兵起與孫德崖亦聚眾援濠州  
自稱元帥二人既至郭孫友死已事之繼而彭死均用遂  
專任郭不堪與下自往取濠州而均用尋往濟南假與宋  
將毛貴合襲殺毛貴進據益都其黨續繼祖自濠陽入益  
又殺均用後與阿部互相併殺俱滅

明王珍

明王珍隨州人長八尺重瞳方其首也為飛矢損右目  
時號明眼子至正十五年倪文俊陷沔陽遂為其將攻陷  
成都等府遂分兵守之後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繼  
而壽輝偽將陳友諒襲刺倪自為王年復矯徐命使王珍

會兵建康明憤陳之逆殺怒曰汝能為帝我不能耶遂發  
全蜀不與陳通二十一年陷嘉定略為李思齊敗之又明  
年陷雲南省治也金馬山使其特楊尚書守重慶文為帖  
木兒所敗退居於蜀自稱蜀國王號大夏改元天統居位  
六年為弟所殺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為小明主二十七  
年詔李思齊討之不果洪武初天兵破蜀母子俱降母召  
入宮明主與陳理命海舟發高麗飄飄然入於海矣

元亡

至正十二三年抗湖常不波十九年京都子規帝並載正  
史至廿二年順帝意猶哄大都城覆遂禁軍民畜猪信錄  
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餓鴉鳴端明殿作滅胡之聲帝命善

國朝卷八

八

八二五

射者終莫射中天兵既至柳林遲明帝召百官議戰守之  
計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嘆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  
至此非天之所以告朕我無罪耶命開建德門北去實  
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太祖聞君應昌馳書示以禍福  
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漢漢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  
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  
俊才婦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觀勝鳴呼杜  
鵲啼涼地氣自南而北尚知亂將作矣况至於燕乎抗  
湖三日不渡宋社燼矣况至二年之間之不波乎後乃歷  
歷多世豈非諸葛未姓而狐乃胡人哉觀其嘆泣長往蒼  
詩知消謫以順帝不亦狂乎野史記為中山王可執而縱

之非也

生員巾服

漢酈食其以儒冠見高帝註曰儒冠側冠也予意恐即今之生巾又讀禮記玉藻篇曰士練帶練帶即古之紳也又曰士服則素積蓋麻衣皂領袖下素裳是也今何帶易以繅素積易以藍衫近讀大明實錄然後知

太祖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令工部製式凡三易之自命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繅軟巾垂帶謂之襴衫又聞常親服試之至今裁於內府蓋無取於前朝之式及其以貢舉入監國初不變所服洪武末許戴遷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上問着藍

國書卷八

八

八

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圓領也

七修類稿卷之九

國事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周張二仙

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時有周顛仙者謁道左

上命登舟一語不發

上問友諒何如對曰前途覆舟又曰破一箇桶又一箇桶

上怒令推水中見其不溺而行於水面復召之同舟無何舟

果覆覆者驚駭得周而免又有鉢冠道人張中字景華者時亦從

太祖在舟友諒中流矢兩軍莫知也道人望氣語

國書卷九

八

八

上曰友諒死矣使

上作文誥祭陳軍遂為奪氣敗去見宋學吁二人皆仙也今

人但知劉伯溫金木相尅使

太祖避於午晴之說而不知二仙已先從

太祖於舟天時人事已際遇矣友諒雖勢大安能勝之

本朝取天下先後

至正壬辰閏三月一日

聖祖起兵濠州徇定遠攻泗州靈壁破元平章也先帖木兒

兵因取滁州六合率趙德勝耿再成禦却元師乘勢取和

州真州渡采石取太平集慶鎮江常州嚴州廣德長興寧

國宣州江陰徽州揚州池州建德婺源浦江宜興衢州蘭

親征婺州改為寧越府取諸暨紹興遂歸方氏温台  
慶元復池州征安慶拔慶州又降福寧州大戰龍灣破友  
諒之師復太平安慶因取信統親征九江走友諒又降  
建昌南昌龍泉袁瑞撫吉以及蕪黃興國沔陽苗將作梗  
吳兵來圍劉基撫定三衢天壁誓拔慶州南昌復而江右  
全友諒滅而武昌震陳理歸降常德荆州衡陽夷陵安陸  
襄陽鄖州南安後先歸附悉師淮東海安泰州通州高郵  
淮安濠泗廬徐宿州以次收降李文忠降杭州進取紹興  
華雲龍取嘉興而俞通海亦取太倉崇明嘉定崑山松江  
遂從徐達進圍蘇州士誠執而浙西寧國珍降而浙東定  
自此湯和南入閩中徐達師出長淮克沂州嶧州向青州

國事卷九

八

八

轉取濟南萊登以及東昌東平濟寧引而西上黃河取陳  
州汴梁河南虎牢陝州潼關鄧愈出襄陽亦攻克南陽唐  
鄧葉縣舞陽魯山汝寧隨州德安以及金商鄖陽均房楛  
諸州河南無兵引師而北檄諸將會於東昌薛顯通源傳  
友德馮宗異取衛輝廣平彰德懷慶澤潞平陽絳州拔臨  
清德州郭英進破通州元主北走徐達因克元都遣將徇  
下順德河澗保定真定以至平定州謀取山西而胡美何  
文輝入杉關取建寧撥定興化泉州汀州吳楨取福州湯  
和克延平而邵武漳州亦望風納款楊璟攻克永州寶慶  
道州桂陽常寧武岡全州移師靖江廖永忠朱亮祖自福  
州海道進取潮州惠州廣州陸仲亨胡通自贛州由南安

國事卷九

八

八

畧韶州南雄肇慶連州與永忠亮祖會于龍潭永忠馳  
海南海北九貢日南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自是沂河由  
肇慶德慶行定蒼梧鬱林潯貴永忠向南寧亮祖以兵會  
楊璟屯于象鼻山克靖江又降田州太平永忠亦取南寧  
柳州象州賓州降其平章阿思蘭兩廣入番班師還朝即  
命率師偕徐達北伐達已先自北平率常遇春郭英傅友  
德龔璘鄒破王保保遂取大原乘勝遣將取武州朔州大  
同宣府燕代復寧引而西破鹿臺由河中趨潼關師抵西  
安降王武踰龍州破任從攻進取鳳翔臨洮又降李思齊  
遂征平涼遇春還師北伐大破元也速之兵東畧全寧大  
興上都徐達亦督諸將復慶陽斬張良臣文忠經由馮代

國事卷九

八

三

宣尉宣撫安撫軍民指揮長官等司外而安南朝鮮南海西域等九十國皆奉表入貢而一統之業成焉其間武將持戈血戰之危謀臣出奇破敵之劇明良際遇之艱危積服馭之難與誦厥迹令人揚然嗟嗟者蓋天不寬中原覆

妄稱林兒

韓林兒世里起兵已載前卷聞當時傳乃瀛國公次子為韓內侍所養山童得以為子自稱徽宗九世孫也國號宋汝頡劉福通等各尊為小明王晉冀河南大半為其所有故太祖龍灣之捷諸將亦欲奉之為帝惟劉基以為彼牧豎爾不肯拜又龍飛紀略以

國事卷九

人

八四

太祖行移則稱其為皇帝聖旨自稱吳王令旨直至林兒死方建號稱年然予據朱氏世德碑言果承其正朔稱龍鳳年號受其官爵稱吳國公等語若是必惑於當時訛傳之事矣紀畧又比之更始劉盆子此已或非謂遲不建號比周文王以服事殷此則尤非也想國初臣下多一時武將

太祖既與之合又以先入之言為主未暇細詢至二十七年元既亡而林隨以死天之顯示可知矣

二揚真識

漢庶人因

成祖善而不當繼嗣遂有謀逆之念仁宗殘祚已每有輕之之意及定大遂移檄以誣夏忠靖等奸邪誤國特未出兵耳夏等入

謝罪

帝宗曰是假卿名以典兵耳命坐屏人語則楊文敏公首親征以社事可鑒數十言剴切之甚且曰兵貴神速遂兼程而進六師臨城始大驚出降罪人既得朝廷遣尚書陳山迎

駕山因進曰移師趙府一鼓可擒也文敏亦曰時不可失

上令楊文貞公草勅文貞曰事須有實鬼神可欺我與文敏

反覆辯其朝廷止一親叔當過厚而反入其罪

皇祖之靈安乎上不憚遠京過日召文貞曰

聖考與趙王最友愛當思保之道吾封群言差人賫去俟其自慶趙王得重書及言者章即日獻護衛上表謝恩自

國事卷九

人

八五

此上一待趙益厚嗚呼二府非文敏文貞言之懇懇則罪人何一時耶得而朝廷至親死於無辜親親之道安能盡耶

山後諸州

按大明實錄洪武二十二年五月遣使勅諭故元遼主阿

里失禮等於大寧等處立三衛焉以阿里失禮為大寧衛

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撒男答為溪福余衛

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

安畜牧觀此則長陵未許北虜時而山後諸州先皆為

其為矣况與之耶此亦當時之失計故於府之外所

為藩籬者止宣府耳而遼陽一帶不可通也

為藩籬者止宣府耳而遼陽一帶不可通也

滁陽王

至正壬辰汝穎兵起定遠郭子興拔濠梁據之時

太祖潛民間為訛言所逼懼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  
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子興子興親馳活之撫之  
麾下問召與語吳之取為親兵居數月子興謂曰汝單居  
當為汝婚子興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日夫人忽  
見憐惜謂曰方今兵亂正當收詔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  
不撫於家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子興悟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後子興南至河陽薨歸葬滁州洪武初定封  
滁陽王立廟於滁祀之又以其女為妃生蜀王豫王如意  
王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聖學卷九

八

八

上親 子興事實召太常丞張來儀諭使為文刻于廟石

中御

議親功臣

皇明祖訓所載合議親戚之家內係功臣五人魏國公徐信

國公湯曹國公李西平侯沐武定侯郭我

朝帝女下降后選庶人皆法二帝三王之道也然觀其所載

如此此可見其厚待五人矣

國初文臣受封武臣見在者

國初文臣受封將李善長以中書左丞封韓國公汪廣洋以

中書右丞封忠勤伯劉基以御史大夫封誠意伯後汪李

皆賜死絕封惟劉善長葉封武臣封公侯今在者惟中山

王徐吟寧王沐武定侯郭懷遠侯常鳴呼不數十年而功  
臣皆沒矣哉

仁廟聖學

野記載

仁廟資質甚美詞翰並精 聖學外尤喜舉茶每試錄至則  
票摘殺處以語官官極允當也又瑣綴錄載 仁廟和曾  
子榮着棋詩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  
曲路當知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  
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王公以詞  
意未備似勝曾詩予意曾詩惟第二句并結得體豈得如  
此詩句句有意趣也昨見褒談中載

聖學卷九

八

八

仁廟與王汝王一札乃欲學詩學表之事孜孜數百言甚為  
好學然後知野記之言不誣詩之所以妙也

劉成

劉成靈壁人從

太祖取金陵等處陞總管改海寧衛指揮征偽吳張士誠提  
兵往來浙西多有功焉後殺賊中流矢傷額而死 朝廷  
無報功之典今功臣錄中以為人思其功而立祠祀之今  
攷浙西之地無聞焉恐亦傳聞之事歟

寧王

寧獻王推高廟第十六子也封於大寧大寧即丞顏等三  
衛之地靖難師起與之協謀蓋燕時兵力不敵特藉大寧



胡將指揮兀良哈人馬以取中原耳

太宗登極寧王入見願以遷國入內地於是遂居南昌一以註書作畫為事以消朝廷相疑之心而大寧之地既無王府又無守將原得其兵之力也因棄與之矣正德末年寧王之孫宸濠叛逆賜死

毛老人

國初朝覲九州縣老人亦與焉其年

太祖問老人曰朕築室後湖為藏天下黃冊當作何向一人曰當東西相向早晚日色所晒庶無濕潤

太祖既喜問姓名曰毛某因賜酒飯

上曰汝言有理即托守之俾無鼠耗遂埋於其地以其姓收至今

國事卷九

八

八

八

雖有鼠而黃冊無恙弘治間郎中東莞鄒琛管冊於湖偶見一老人揖曰吾為朝廷守此百四十年一冊不為鼠傷未嘗蒙管冊諸公之賜恐非所以待有功耶言訖不見明日鄧具牲醪祀之至今為常

大明年數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甲日登極崩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九月

初十日建文繼統至四年六月十三日

成祖靖難火逃以建文之年併於洪武謂洪武三十五年也成祖是年七月初壹日即位崩於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

仁宗即位於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崩於洪熙元年五月

月物四日

宣宗即位於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崩於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

英宗即位於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被擄於正統十四年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初六日

景皇帝即位至景泰七年十月十七日

英宗復位改元天順崩於八年正月十七日

憲宗即位於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崩於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孝宗即位於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崩於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日

國事卷九

八

八

武宗即位於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崩於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今上即位於正德十六年肆月二十二日

印制

漢唐宋印文多是小篆 國朝外國諸衙門者皆疊篆惟總兵者柳葉篆御璽王府之寶玉箸篆疊篆必九指取乾元用九之說惟曆日印文七疊取日月五星七政義也御史印文八疊取唐堂儀八印義也未知是否二品以上用

銀印三品以下共銅印御史者鐵印 朝廷璽共九顆在  
內尚寶監女官收掌用時尚寶司以揭帖赴內監取用也  
其文不同各有所用

奉天之寶禮天地

制誥之寶詔命用之

皇帝之寶詔敕聖

皇帝行寶詔用之

皇帝信寶詔用之

天子之寶詔用之

天子行寶詔用之

天子信寶詔用之

勅命之寶詔用之

茶法

洪武二十四年詔天下產茶之地歲有定額以建寧為上  
聽茶戶採進勿預有司茶名有四採春先春次春紫筍不  
得碾揉為大小龍團此抄本聖政記所載恐今不然也不  
預有司亦無所稽矣此真聖政較宋取茶之擾民天壤矣

一祖

宋太祖微時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見其骨相異常使畫  
工圖青巾褐裘之像於壁後開登極易以冠服今蘇郡西

天王堂土地絕肖我

太祖高皇帝見加公聞當時亦至其地而化主楊氏異焉遂

令塑工像之後聞人言像

太祖即以黃絹帳之於外不容人看意者尚當易之可也

抗丁田

洪武初年沈留公差自杭州赴京奏稱杭州市民不務生  
理專服美麗衣服出入公門結交官吏說事過錢壞法害  
民

太祖皇帝曰浙江等處及直隸府州市民着他見丁出錢買  
馬往北地當驛站故至今為丁田馬丁云

衣服制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  
上見朝臣衣服多取便易日至短窄有乖古制命禮部尚書

李源名等參酌時宜

俾有古義議凡官員衣服寬窄隨身  
文官自領至裔去地一十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  
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者民生員亦同惟袖過  
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去地五  
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僅出拳軍人去地七寸  
袖長手五寸袖椿七寸袖口僅出拳頰示中外嗚呼今婦  
人之衣如文官其裙如武職而男子之制迥殊於此是時  
制耶

郭德成

本朝功臣多不壽終驍騎郭德成終身以酒自污一日授  
某府都督懇辭上怒曰爾兄弟皆廢辭何說也德成泣

曰臣非草木不知 聖恩但臣願慢觥酒位高祿重事有  
失職却殺我也人所樂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  
上喜遂賜黃封白金一日既醉免冠 上見髮禿曰風酒漢  
髮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仰首曰猶厭其多欲盡剝光耳  
上默然既醒悔其觸諱遂盡剝披僧衣唱佛曲 上乃謂其  
妹寧妃曰前謂戲言今寔為之非風而何德成嘗見兄弟  
宣武威襄征鎮四方經時不回則曰虛名也好聽辛苦也  
好受曾如我樂也終亦以功名卒高人哉惜功臣不載

御對

太祖一日御奉天殿

太宗建文侍為因指立仗馬出對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

對曰雨打羊毛一片毡

太宗曰日照龍鱗萬點金占此則一委靡而一發揚成敗可

知矣

石龜

南京紫金山即古之鍾山蔣山也我

太祖高皇帝陵寢在焉葬之時掘土數尺見一石龜頸長數  
寸首足口目皆具今藏于 太廟久晴而腹下有水則  
雨久雨而腹下乾焉則晴其異如此

七修類稿九卷終

修類稿卷之十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藍玉北征

洪武二十年冬聞漠北復立脫古思帖木兒為主遣永昌  
侯藍玉討之玉得降人脫脫等言故元丞相哈喇章等亦  
遁入和林乞進兵共勦二十一年春遣定遠侯王弼等七  
將軍從征四月聞虜主在捕兒海兼程進至百眼井哨不  
見虜將還弼曰吾等深入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哉復進  
偵知虜營在海東八才里直簿其營始虜以我軍乏水草  
必不深入大軍忽至其酋大尉蠻子率眾拒戰被殺虜主

與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等遁去獲其次子地保奴妃

子等六十人及故太子妃公主吳王代王等三千六十人  
軍士男女八萬得寶璽金銀印圖書牌面百五十三車三

千輛馬駝牛羊十餘萬又破哈喇章營六月獻俘京師命  
有司給第餼養既而有言王嘗私元王妃

上怒曰此豈大將軍為耶元妃聞知惶懼自盡地保奴由是

有怨言因以遣使送琉球二十二年六月捏怯來等遣人  
受降知虜主至和林為也速失兒所害此實錄之畧也可

謂警凶報千古藍玉之功也惜玉後累立功以爵不負  
遂至謀逆誅或云謀於私妃并張尚書之譖皆非也

國初忠臣

太祖之得天下東征西伐四至風靡至有折將喪師之地不  
過一二惟陳友諒最為鯁敵殺畧相當故豫章有忠臣廟  
廬山有忠臣廟外此又有無廟者第二張士誠第三征西  
雖名曰寇賊征北雖曰元孽多因王保保也第四伐雲南  
梁王第五伐蜀夏主雖名為征伐亦若追捕而已至於按  
元都可謂不費一矢也若浙之金華處州亦沒重臣數人  
今逐一開出庶知各有所係也

趙德勝 李繼先 劉齊 許圭 趙德昭  
朱潛 牛海龍 張子明 張德山 夏茂成  
葉思成 趙天麟 徐明 葉琛已上壹拾肆人

諒園南昌文武諸臣與之戰死者 朝廷追念忠義命  
有司立廟南昌城中塑像歲時祀之

韓成 宋貴 王勝 陳兆先 李信  
姜潤 丁普郎 王鳳顯 程國勝 后明  
常性德 王德 王咬住 朱鼎 張志雄  
李志高 汪清 常德勝 鄭興 袁華  
昌文貴 金昶 陳冲 王喜先 汪澤  
丁字 遠德山 羅世榮 史德勝 徐公楠  
劉義 陳弼 裴軫 王理 王仁  
曹信已上三十六人

國初癸卯歲四月偽漢陳友諒以重兵自武昌來圍洪都

又守將大都督朱文正遣使告急請援七月 上親帥諸  
名將統舟師二十萬往討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  
我師過于康郎山歷戊子巳丑庚寅等日連與大戰是時  
諸臣皆奮擊其間多效死者友諒既滅中書省以死事之  
臣列進遂封贈勳爵有差建忠臣祠於康郎山設像其中  
命有司歲時祭之

朱文遜 俞廷玉 賀典隆 葉琛 葉  
張德勝 吳昇 吳晟 楊興 孟良  
劉齊 陳海 曾高 曾粹中  
許瑗 馮 貴 朱華 趙中

右通廿有二人亦因陳氏而死者時事不一俱見實錄功  
臣錄龍飛紀畧

俞通海 楊國興 劉聚 李覺  
王國寶 茅成 廖永安 桑世傑  
歐智大 周成 李慶庚 耿君用  
耿瑞 王成 劉成  
右通十有五人因張氏而死者事實亦見三書也  
江興祖 朱顯忠 曾貴 費成  
州何文忠

右五人征蜀而死者時事見功臣錄

陳壽國既凌	子光	劉益	霍
楊廣	李清	李實	何應龍
馮周顯	武慰	鄧瑜	孫虎
朱原	杜榮	張燿	孫斌
劉廣	龐英	孫興祖	李傑
右通二十七人	征西征北而死者	時事不一	不能備述俱
見前二錄	趙狂	周旺	李恭
狄崇	徐榮	王生	吳雲
右通八人	伐雲南而死者	時事不一	不能備述俱見功臣
錄二忠錄也	胡大海	王愷	高子玉
耿再成	孫炎	嚴德	周迪
西胡深	林遇	關敏	宋國典
右通十五人	各地死者	時事不一	不能備述俱亦見前
三書			

建文間死節之士予得諸文廟榜示奸惡官員姓名二紙及傳於文獻者共百廿四人隨名攷事旧有私抄一帙後為兵火所失今思周武應天順人夷齊其死首陽兩不相妨况文廟嘗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練子寧在朕當用之昭廟又曰若方孝孺皆忠臣也乃肆赦宥其子孫至天順間雖建庶人亦宥之善善惡惡亦難捨也又思楊文懿公嘗請輯建文中事謂不可滅則是史逸之矣今謹錄其名氏官籍於左有未知者缺之待博識者補焉

齊泰	張昂	黃子澄	方孝孺	謝貴
馬宣	朱鑑	曾濬	彭聚	孫
泰都指揮	耿炳文	俞通	莊得	都指揮
楚智	周是	鄭華	黃觀	王叔英
王良	高魏	王長	黃鉞	鄒公
瑾	王禎	陳道	劉	王省
練安	侯泰	郭任	黃	王
胡昭	卓敬	茅大	胡	閔
戴德	盧原	韓	高	

翔 御 史 人	董 盾 御 史	王 度 歸 善 人	巨 敬 平 京 人	崇 剛 揚 州 人	鄭 公 智 寧 州 人	鄭 恕 何 州 人	謝 昇	周 璵 諸 城 人	黃 彥 清 目 子 博 士	高 不 危	李 堅 武	牛 景 先	張 純 富 平 人	徐 輝 祖 國 公	李 堅 武	馬 人 附 耿 清 直 隸 人	龔 泰 給 事 中	陳 性 善 山 陰 人	李 堅 武	安 人 附 耿 清 直 隸 人	樓 璉 侍 講 人	劉 真 合 肥 人	何 福 都 督 俞 逢 辰	燕 人 附 耿 清 直 隸 人	王 維 波 知 府 人	周 縉 武 昌 人	高 賢 寧 陽	才 人 秀 徐 宗 實 尚 書 人	劉 璟 青 田 人	吳 惟 原	陳 應 宗 林 珏 人	鄒 君 默 貴 縣 人	曾 廷 瑞	呂 賢	俞 瑱 松 陽 人	高 孫 志 貴 縣 人	吳 高	上 萬	孫 鎮 合 配 人	宋 瑄 指 定 人	陳 暉 州 人	袁 宇	魏 澤 海 州 人	孫 崇 理 少 卿 人	王 祿 金 華 人	錢 片	東 湖 樵 者 王 公 隱 東 陽 人	陳 忠 都 主 事 人	石 撰 定	朱 景 長 史 人	廖 應 龍 右 庶 子 人	陳 忠 都 主 事 人	石 撰 定	鹽 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朝頒鹽於民而歲收其鈔故曰鹽鈔今鹽不頒而徵銀如故何燕泉先生嘗論祖宗良法不得推行如鹽鈔一事今徵銀又不停止無一人言者可慨也予以何非可言者耶不言利國也吾之書利名也燕泉亦有是哉

本朝定都

太祖建都南京金碧峯和尚君之見客野

成祖遷都北京李至剛尚書右之見野

宸濠逆謀始終畧

宸濠江右寧王名也乃婢妾馮針兒生於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是夜其祖靖王夢大咬傷一家明發鳴鳴寢殺王心疑之忽生濠王曰此必妖孽也命為渝死其子以他

女代而藏之至八月詭言別妾生男即位後信任群小恣淫父妾賄結朝拜權要擠陷本省官員誣害本宗叔姪羅織各王金銀招集四方流賊劫掠官民財產上下敢怒不敢言又有術士李自然等每稱八字好當為天子於是心事益橫科道久聞至正德十五年四月御史蕭惟華交章亥之朝差三堂往看濠俱仍定計以衆官謝生日酒時借言有旨而後發逆時巡撫都御史孫遂請看濠旨兵備副使許達大爭罵之當為所殺遂禁三司傳檄列郡收各衙門印章偽授文武官職集兵四萬餘號稱十萬十七日命內官余欽率賊人吳十三等出為先鋒往攻九江南康一時皆破遂進攻安慶為兵備都司楊銳指揮崔文死禦不

克七月一日濠處分內事已定祭旗同妃自督兵出湖併  
 攻安慶卜之湖神不吉縱火而去不知提督汀贛都御史  
 王守仁十五日豐城聞變急回駐節與知府伍文定協謀  
 起兵激以忠義檄傳列郡期於七月十四日會兵臨江樟  
 樹十九日襲破賊之西山攻破二十日五更七門發兵一  
 鼓而進賊巢遂為壑粉矣濠聞回舟黃石磯恤然自嘆猶  
 以金賞將士二十四日遣承奉劉吉等率賊交兵於東湖  
 官兵伴敗誘之至八字橋四面合擊二十六日妃子輜重  
 同時溺水濠為知縣王冕所擒偽大師致仕都御史李仕  
 實國師舉人劉養正等以次就縛溺水斬戮者不可勝計  
 二十七日追勦餘黨官軍凱旋自謀叛至終不過五十餘  
 人

彭趙二名

日生靈死者十萬餘追憶濠生當戊戌非大乎咬傷一家  
 則濠生時殘害石城弋陽各府致親叔姪禁錮死後連及  
 親王二三十人非咬傷一家者乎至言八字好者乃八字  
 惱為受死之地黃石磯者王失基矣雖濠之惡貫滿盈理  
 自族滅亦豈非其大數哉

太祖本紀與各書云  
 太祖初至濠寓滁陽王郭子興麾下時徐寇有趙彭二人為  
 元軍所敗率敗入濠濠帥又有俞魯潘孫德四人皆為  
 彭趙所服俱與趙厚也獨郭則與彭合四人恃趙擒王囚  
 之

太祖聞之挺身率衆劫王出諸書皆不書彭趙之名蓋彭名  
 早住趙名均用趙稱勇義王彭稱魯淮王後彭為趙併趙  
 殺毛貴據有益都不久復為毛黨殺之

君知天象

洪熙間星變 上召輔臣問知否俱對不知 上曰天命  
 之矣嘆息而起明日召楊士奇蹇義諭曰二十年為詭間  
 心甚艱危賴 皇考仁明得至今日吾去世後誰復知吾  
 三人者 楊士奇 蹇義 諭月晏駕成化間星變亦召輔臣問識否  
 對以國家有禁不知 上曰禁外人大臣豈可不知據是  
 則本

朝人君必皆習知天象

國事卷十

八

八九

二十四王

太祖二十四子生母五人長懿文太子標第二秦愍王樸封  
 西安第三晉恭王桐封太原第四燕王棣原封北平今入  
 繼大統第五周王橐封開封  
 高后所生也第六楚王楸封武昌第七齊王檉封青州廢第  
 八潭王梓第九魯荒王榘封兗州第十蜀王椿封成都第  
 十一代王桂封大同第十八谷王穗封宣州 第二十二  
 唐王棖封南陽第二十三郢王棟封安陸絕第二十四伊  
 王榘封洛陽  
 皇妃所生也第十一湘獻王栢封荊州第十三肅王榘封甘  
 肅第十九韓王松封安東第二十藩王模封潞州

皇貴妃所生也第十四遼王禕封荊州第十五慶王 封寧

夏第十七岷王棟封寶慶

皇貴人所生也第十六寧王推封大寧遷江西今絕第二十

一安王楹封安州

皇美人所生也右天潢王牒之教人子得於顧尚書公魯府所刻牒文以

高后止生 成祖與周王因其不同故錄之

朱亮祖

末嘉侯朱亮祖功臣錄以其在廣東所為不法番禺知縣

上其事 上以功臣但罷職居江寧縣後為病卒子進先

父卒 御製文集則曰使鎮嶺南擅權貪取歸不服責

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葬已責之地觀此一節則錄

有不實者矣

天子動與天合

嘗聞南京國子監將成

高祖空中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監中多蜈蚣不可居遂

命左首山可喚為鷄鳴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

劉三吾圖所居山水來看圖上

太祖笑曰何用許多但突兀處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夕

為雷所震突兀處悉平如前猫老人使為土地遂至今無

鼠真可為與天合也此與光武之米合 宋祖命王審琦

飲酒一同是知創茶之君非常也

太祖義子

聞

太祖初取天下有養子十餘人或為其至親或因其年稚或

見其幼勇俱使從其姓名得其要地遂使同將官守之今

見於史者如朱文遜守太平而死朱文剛守處州而死朱

文進則未見其下落名特載於龍飛紀畧朱文忠後復姓

為李文忠乃甥也朱文輝朱文英後皆復姓為何文輝亦

英因其幼而撫成者也朱馮規後亦復姓為徐司馬惟朱

文政實錄功臣錄俱未明白據朱氏世德碑乃姪也世亦

以為義子非也

神詩

洪武五年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奏稱近督取材木於

建昌此古岩衆見岩上黃衣人歌曰龍蟠虎踞勢岩堯赤

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餘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

如鍾

太祖以為不當信也嗚呼視天書封禪者遠矣

黃伯固疏文

閩人黃鞏字伯固正德已郊為武選郎中時

朝廷有旨南巡江西寧藩蓄逆已久上不以為憂也大臣科

道文章不聽黃以其事出邊將江彬之誘因疏六事今錄

其文不惟見黃之文行真為可傳而

武宗一時之事可悉知也其畧曰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謹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者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為至急者為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

一而已動不可慎乎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

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志

圖豈米一

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勤講之臣職在革心於是乎不

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

老客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

聖學惟新

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

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

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

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

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

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

以達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

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

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

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大帥鎮國公遠近

傳聞莫不驚疑以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

此柰

宗廟社稷何夫

圖豈米一

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

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

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

不可得者切為

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古人尚曰同遊于佚罔淫于樂

周公告成王母淫于觀二侯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日書巡者貳拾玖皆譏也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在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壹夫壹婦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以休自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

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侵職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

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旣夫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其

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簞弄威權貪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

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以養亂之

道也彬外挾邊師內擁兵權駢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有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故伏望

陛下大奮剛乾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爲姦邪小人迷

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憂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弟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百建儲章疏通其檢出宣示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

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詔

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其晉意為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出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賞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有餘除名陸震死羣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遺第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可謂萬死而不悔也

聖明其晉意為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出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賞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有餘除名陸震死羣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遺第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可謂萬死而不悔也

七修類稿卷之十

七修類稿卷之十

國事類 靖難功 抗仁和郎瑛仁寶著

太祖初封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時姚廣孝預白成祖曰殿下能討臣輔左當使殿下戴一白帽王字上於是奏討之及至藩又告曰浙東表瑛即柳天下相法第一乞假以其名隸尺籍勾取到燕使相之瑛因極道天表之盛曰髯過麻必登大寶為二十年太平

天子後建文間 朝廷多大防燕燕亦遂巡未舉指揮張王進曰安可束手待縛遂奪九門殺三司一鼓而兵出矣是

知 成祖之有天下始於姚定於張也然非姚則不前非張則不決非張則不驟豈非天意有在而致此三人之言耶

李陸 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崖李公俛首不語蓋與劉厚也後劉公徙謝公廷被斥回日李公祖道戲呼劉曰當日出

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及後呂公柙斥回之日陸公完亦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予不知何日得行呂曰汝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等君劉言可謂刀劍呂言可謂藥石

脩食樂章

脩食樂章

脩食樂章

脩食樂章

國朝祭天地郊廟朝會樂章板行於世惟竹食樂章未  
之故錄於左乃洪武十五年三月禮部尚書陶凱所作也  
其文見於

皇明實錄者樂惟九奏見於 龍飛紀畧者又多平定天下  
之舞用士三十二人左執干右秉戚旌飾盛服辭該一十  
二句又有撫安四夷之舞用東西南北之夷各四人服色  
依其方樂辭該六句又有車書會同之舞亦用士三十二  
人分為四行左執籥右秉翟辭亦十二句也予聞樂成凱  
進之日

帝命協律者歌之因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  
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淮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  
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  
隊舞諸殿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章  
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一切流俗詭說淫蕩之樂悉  
屏去之然則樂中又何以雜其百戲隆舞承應者耶予嘗  
考之龍飛紀畧以樂定於洪武四年實錄乃十五年計此  
必後更去隊舞

太祀聖德之純王道之備於此樂可謂盡善盡美矣今止錄  
其九奏第一奏炎精開運之曲曰炎精開運篤生

聖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帝河清海晏物阜民康威加夷狄德  
被戎菴八珍有薦九執馨香波鍾鎖宮徵洋洋怡神養  
壽理陰願陽保茲遐福地久天長二奏皇風之曲曰皇風

聖教宣時和景象明紫宸開繡筵龍袞耀朝金爐裊  
祥烟濟濟公與侯被服麗且鮮列坐視丹袞磬折在周旋  
羔豚升華俎玉饌充方圓初筵奏南風繼歌慶載篇瑤觴  
欣載舉拜舞禮弗愆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三奏皇明

之曲曰赫赫上帝眷我 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枝榮厥本  
伊何育德春宮厥枝伊何蕃邦以寧慶延百世澤被群生  
及時為樂天祿是庸千秋萬歲永觀厥成四奏天道傳之  
曲曰馬負圖兮天道傳龜呈書兮人文宣義豈封兮禹疇  
叙皇極建兮合自然綿綿曆數歸

明主祥麟在郊儀鳳舞九夷入貢康衢謠聖子神孫繩祖武  
垂拱無為邁前古五奏振皇綱之曲曰周南咏麟趾卷阿

歌鳳凰藹藹稱多士為禎振皇綱赫赫我明德尊踰漢宋  
唐百揆脩廢績公輔理陰陽我冠正襟珮都俞在高堂坐  
令八紘內熙熙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疇見豐穰獻禮過  
三爵勸娛良未央六奏金陵之曲曰鍾山蟠蒼龍石城距  
金虎千年王氣都于今歸

聖主六代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水無休誰言天塹分南北  
英雄豈但強曹劉我  
昔在濠梁屋神遊天錫真人服手提三尺渡江來詞臣早  
獻金陵曲歌金陵進 瓊饌諧八音繼三歎請觀漢祖用兵  
特為嘗馮異澤沈飯七奏長陽之曲曰長楊曳綠黃鳥和  
鳴 首呈鮮紫燕輕盈千花氾露日麗風清及時為樂芳

鑄在庭音嘒嘒絲絲冷冷玉振金聲各奏爾能儲儲國  
老載勸載對明德惟馨之聖經唐風示戒永保嘉聲無  
已太康哲人是聽八奏芳醴之曲曰夏王厭芳醴商湯遠  
色聲聖人示深戒千春垂令名惟

皇登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晏不遑餐布德綠群生天庖具豐  
膳鼎饗事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遐齡達人悟茲理恒  
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熙哉天道行九奏駕六龍之曲曰  
日麗中天漏下運公卿待宴多令儀蕭韶九奏觴九獻爐  
香細逐祥風吹群臣舞臨

天顏喜歲熟民康長若此六龍回駕風樓深寶扇齊開扶王  
几景星呈瑞慶雲多兩曜增輝四序和

聖人道大如天地歲歲年年柰樂何

本朝嶽鎮海瀆碑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  
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  
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  
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  
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  
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  
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  
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借差今

命依古制定九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  
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  
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  
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  
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  
順於禮為常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制各各神號  
開列于後

一五嶽稱東嶽太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  
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之神中鎮霍山之神  
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巫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  
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  
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司毋得  
致祭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成其分當正  
故茲詔示咸使聞知嗚呼以我

太祖所以高出百代見理之切夫豈群下之意可及哉予嘗  
親至東鎮碑下其碑高可三丈書乃詹孟舉之楷考之於

時洪武三年六月頒刻巡想天下之碑亦必如是耳

金書鈔券文

太祖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鑄以鈔券下禮官議其制有秦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取為式禮官議其制序其質鈔其形如瓦高一尺濶二尺左右二塊面鐫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濶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鈔契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群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

國書卷二

八

八六

未盡賓服以其宣謀効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捲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項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聽勤勞既又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職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論及子孫世世為國良臣豈不偉歟實錄

天師印

洪武二十四年真人張宇奏以前代嘗給正一玄壇傳籙之印今授二品銀印止可施於表箋又移而於符籙不便乞更別授遂與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用六品者也昨會真人府知印云府摠四印六品者銅鑄二品銀印則英宗朝因使拜表回鑿有驗鑄金易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自道陵傳下者則玉印一枚其文乃陽平治都功印雲篆也道陵起乃至弘治間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另破一顆賜之至於累朝所賜或金或銀或牙皆圖書也

陳遇

國書卷二

八

八七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温州太祖渡江御史素元薦之上致書徵之與語大悅俾典戎務谷以機密授供奉不受後又拜學士中書左丞弘文館大學士太常卿禮部尚書皆辭又賜金銀段疋等物亦不受高廟三幸其第引入內賜坐宴滌浴病則賜醫沒年七十二而終上召三哀悼賜以棺帛當時在廷以為公卿無此寵遇予以陳乃忠於元者故不受職資為第畏死而為太祖致之此元史所以不收也

開尚書

國朝開尚書濟字來學河南睢州柘城縣和樂村人選充河南府學訓導洪武五年取入京為國子助教尋養病回十四年後六部舉有王佐才

太祖復督乃父蒙同濟至京賜詩一首云春有携孫出洛陽

輪蹄馥郁野花香崎函古道行商逐熒澤荒城叔段邦暨

夜蒸城忠李愬風天赤壁助周郎老人閣景心懷稽首送

瞻拜上蒼濟至除刑部尚書代父麻詩云金陵王氣起淮

陽四海俄聞德澤香鶴髮自應歸鳳闕眉眉誰復釣魚邦

夔龍禮樂趨朝士魏虎威儀執戟郎恩雨滿門思報德吾

皇萬壽祝穹蒼一日濟從

太祖遊金水橋

太祖忽然墮淚問濟曰朕為何如此濟奏云過金橋倚金欄

看金魚憶金妃墜金淚

上執濟手云縮手過金橋有事不相饒濟對曰臣無虧心事

不怕 帝皇刀而 朝廷制度禮樂錢糧賦役多所建立

後為詹徽事死於非命嗚呼惜哉其詩御製集中無矣止

有論開家孫來京初

制革

明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

講侍讀學士直學士等官洪武九年定品級十八年革承

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未登極之前乙巳歲立國子學

以許存仁為博士四年陞學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

為之存仁名元金華諡之子也洪武九年以諸行中書省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猶失尊 朝廷詔丞相等更名遂置承宣布政司是年俾內外職九年為滿三年錄行事之實考績於京

國初各處社稷等壇原定行禮以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

亞獻十四年命以文臣通行 國初期年之服俱要守制

後吏部奏言祖父母伯叔兄弟俱有期年若欲守制或一

人連遭數喪道路隔遠則君官日少矣除父母承重外俱

革之 國初宗人府初名宗正院以親王一人掌其譜系

成祖革去以勳戚領之今或一經歷 國初諸王皆有護衛

地方有變即統兵以禦 又得開閣

延賢亦 國初一歲一朝觀至二十九年方定以三年為

期 聖君天祐

至正十二年三月

太祖方入濠依郭子興起兵七月徐壽輝自嚴表破杭州時

董博霄從江浙平章征安豐之勢欲攻濠 適開抗陷而

急回九月丞相脫脫督諸路兵以討徐州之賊徐復而賊

奔於濠方命賈魯追攻而賈病死朝復趣脫脫還京夫安

豐徐濠皆陸地也 擄霄智將脫脫國帥濠中烏合之衆勢

力極小移兵攻之其太山之巖郊矣至於十五年閏月郭  
子孫勝王孫德惟素仇一旦相攻於和湯

太祖郭將也送友出和而為孫象所適中鎗隊馬忽得友人  
橫馬而呼乘繼而又為孫弟鑽頸加害則張姓者復象存  
以待其報焉夫中鎗隊馬鑽頸加害死項更矣一旦而復  
走之嗚呼始從雄也朝不加兵及其危也人為解之是豈  
人謀之所致哉天之所以君我

皇明故使元之將相周章阻悞相識倏過自尔扶植智者於  
斯可以知一統之兆矣

潘原明

潘原明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蓋徒元兵圍高郵士誠

原明等十八人突圍出後為偽吳平章守吾抗至正丙午

太祖命李文忠攻抗原明遣員外方彛送款狀求曰嬰城固

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某自念起身

草野叨任省樞非心恭于華實志存于匡定豈意邦國

殄滅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機民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

靈百餘萬比年物故二三人既入於職方當薄草於天澤

謹將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凡得兵二十

萬馬六百匹仍受浙省平章至洪武三年止命食其祿不

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十四年天兵平雲南以原明署

布政使司事後卒極還賜葬于鐘山之陰岷亦史所未載

事嘗聞於先達文今見於實錄特記於右他書原明

即位事文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

太祖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

洪武告祭吳天上帝皇祇祝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

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

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紛爭惟

臣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采右水寨查子海牙方山

陸寨陳也先袁州歐普祥江州陳友諒澤州王信新淦鄧

克明龍泉彭時中荊州姜玉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

豐劉福通潁州熊天瑞福建陳友定平江王世明洸州李

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益州老保等偃兵

息民各歸田里今地幅圓二萬餘里諸臣下皆曰生民無

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於鍾

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上帝皇祇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簡在帝心尚享

先是日壬戌以來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朔日霽粵三日

省性雲陰悉歛日光皎潔既行禮天宇廓清星緯昭朗眾

皆欣悅禮成遂即位于郊壇南備儀法衆從丞相率百官

北面行禮呼萬歲者三禮畢

太祖率世子暨諸子奉神主詣四廟追尊四代

祖考妣為皇帝后奉上玉寶玉冊冊曰孝玄孫嗣

皇帝朱某稽首頓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



傳之於子孫子孫今有天下者追尊其祖考以古今通義也其遇天下兵起躬環甲冑調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廣皆

祖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諸臣庶推尊為 皇帝先世

考妣未有稱號謹上

皇高祖考尊號曰 玄皇帝廟號 德祖

皇高祖妣曰 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

皇曾祖妣曰 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 裕皇帝廟號 熙祖

皇祖妣王氏曰 裕皇后

皇考尊號曰 淳皇帝廟號 仁祖

皇妣陳氏曰 淳皇后伏惟神明在上鑒此孝思

太祖受朝賀畢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冊寶立

妣馬氏為 皇后立世子

標為 皇太子

皇后冊曰天眷我家啓運興王出自衡門奄有四海為君為

后可不慎歟

君以仁政慎於在位撫黎庶而統萬邦

后以懿德慎於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咨爾

馬氏同勤勞於開創之時為家成國內助良多今以金冊寶

文立爾為

皇后其敬乃職耿光後世於戲慎戒之

皇太子冊曰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在焉

朕起自田野與群稚角逐戡定禍亂就功於多難之間今基

業已成命爾

標為皇太子於戲爾生王宮為首嗣天意所屬茲正位東宮

其敬天惟謹且撫軍監國爾之職也六師兆民立以仁信

恩威懷服其心用末罔於邦家尚戒慎之以李善長徐達

為左右丞相諸功臣進爵遷秩有差

國事卷二 八十三

國事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本朝內官專權

內官專權自古為然 本朝宣德前無也 正統間王振大  
順間曹吉祥成化間汪直弘治間李廣正德間劉瑾然年  
久害大惟王振也蓋 英廟幼冲即已擅柄第為 張太  
后所制盛極致有土木之變車駕蒙塵天下騷動矣固國  
家之大數亦振之釀成而勢移人主故也曹李雖權傾一  
時九卿執政者尚未俯首但敢怒不敢言耳而汪直一時  
公卿多為屈膝故有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

國事類

之謂致人之死尚寡焉劉瑾則又假公成私查錢糧完勘  
合動輒抄拿而又訪察羅織文臣往往罰米枷號有錢則  
生無錢則死矣內官一差即要萬兩謝恩上下交征也一  
日朝罷 見御道上一紙取視乃假名檄文欲誅瑾者瑾  
即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午門外跪問天暑死者數十人  
餘又下獄後王振死於土木汪直下獄死李自服毒死曹  
劉俱謀逆死後之人當為之戒也

楊鄧鍾山詩

太祖初召會稽楊庶夫見令賦鍾山詩庶夫援筆立就曰鍾  
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  
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岳低願效菲

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

太祖曰此詩值一千貫今日庶幾放姑賜五百貫過日涂  
人鄧伯言見亦命賦鍾山詩庶幾呈中一聯云鰲足立四  
極鍾山蟠一龍 上大喜以手拍案高誦之鄧以為怒  
驚死於墀下扶出東華門始甦然二人後俱以布衣卒

羅良

羅良字彥溫福建汀州長汀人至正四年漳州賊李志甫  
圍漳城守將戰敗良乃傾家募兵從江浙平章百花討平  
之論功為最奏授長汀尉十一年龍溪獄囚反殺元帥月  
魯帖木兒掠財焚舍良以兵擒之帥府版署漳浦主簿繼  
而賊吳仲海等殺千戶福良陷南勝等縣良又平之鎮將

國事類

舉授南劍土翼千戶是年夏天完將詹天驥陷龍岩等地  
逼取帥府郡縣印綬良裒所部兵巷戰折天驥等三人殺  
賊無算帥府上其功以良署新翼萬戶十三年福賊康子  
政圍逼省城官軍莫敢當帥憲兩府以禮致良良遂募兵  
千人沿海夜進直抵城下與賊死戰入城夜復引敢死士  
縋城殺賊營往返數日賊見藥箭驚曰漳州羅萬戶軍何  
以至此各散去圍解奏授印符俾長萬夫十四年泉州安  
溪賊李大等焚柳營江陷長泰等縣良潛濟江出不意四  
出追殺一賊莫能竄繼又南勝賊夏山虎攻漳聲勢甚急  
良率兵出戰賊之長泰龍溪賊相繼生發良皆平之州守  
遂引同攝州事無綏其民十八年南勝賊李國祥挾潮賊

王猛虎等陷南紹定府良悉平朝以良為漳州總管子  
 實業萬戶二十年天完將林國庸又收漳之近縣良  
 遣府判柴十二等掩擊之敗去一時龍岩諸縣皆復二十  
 一年漳浦賊陳世民自比秦王陷漳浦近地勢甚盛良遣  
 同知劉君玉萬戶帖木兒海牙等水陸並進擊世民走潮  
 賊衆自殺其首請降遂以功拜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兼守  
 漳州二十三年湖賊金榮殺江西省平章榮列不花據城  
 為叛良遣同知劉文遠入湖諭之賊畏良威德盡獻所獲  
 印符湖之蚤艘出沒海嶼恭掠尤甚良檄同知劉君玉以  
 舟師禦之賊懼威城近海外番夷仰良政化亦浮驛聽命  
 朝廷嘉其功轉資政大夫陞本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司  
 都元帥仍守漳州尋命與江西右丞迭理必實合兵復潮  
 湖賊陳國珍搆合紅巾以拒良大發兵遣同知劉君玉率  
 都事鄭衍等軍民職官數千人兵數萬分道水陸齊進俾  
 將張德趙璋戰沒軍士憤激連拔其砦三十迨至朝陽國  
 珍因奔入海良伏兵襲殺之先是梅州偽指揮蘭與潮  
 賊椅角良板授義士侯召鄉率鄉兵要截賊道執其帥以  
 降良每擊賊專以設伏取勝藥弩控敵遠近畏其名為政  
 節用養士不吝民有控愬覈情剖理庭無留獄定賦必均  
 課農必慎漳始置屯田而無府署每歲漳泉鎮將率兵耕  
 獲歲終更代甚為民病良奏立萬戶府置千百長選吏給  
 印分田賜牛入耕出戰軍無多取人無遠輸食足兵強有

流未者必撫而衣食之故繼亂世漳則熙怡民樂為之用  
 各盡其力也每歲又遣僚佐具舟由海運糧抵遼東以給  
 行在官軍貢方物以資國用舉朝嘆異元主嘉其忠解衣  
 賜之特授光祿大夫進封晉國公先是二十二年陳友定  
 為福參政復汀州遂有據福之志威迫平章燕只不花所  
 收郡縣倉庫悉為家資不順者輒加殺戮威振閩中至二  
 十五年復敗我  
 太祖將胡深元以有功加陞平章遂發兵諸郡遠近獻城以  
 成竊據獨良卓然不屈梗於漳州慨然嘆曰噫賊乃人為  
 乎遂以書責之曰足下為參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是  
 乃職耳可以功而自恣邪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也可以  
 威而迫之邪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  
 矣今郡邑之長君命也固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職君授也  
 固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而為家資驅官僚而為臣妾  
 口言為國心實私家跬步之際真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  
 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今又竊據全閩背逆無道不為  
 君誅將不為天誅乎有定大怒益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  
 則終享富貴不降則唯類無遺良使三千人操強弓毒矢  
 伏於江東險處以俟之且誡之曰但有他警甚勿輕移勝  
 地一夜有定以兵千餘人攻海倉寨伴言奪海州趨潮直  
 下警至千夫長張石古等遠良節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  
 渡柳營江士卒驚駭星散良迎戰於馬岐山敗績任遂

城連攻旬月守城士卒日夜不得休息矢石殆盡約滿可三日之需皆伐葉木拆廬舍以代之父老請曰江南道絕天子萬里孤城無援破在朝夕况國朝之事又已去矣元帥守此欲為誰邪良曰天子命我守此土當與此土共存亡豈可以畏死而貪生舍義以從賊哉下令示以死守先時有百夫長廬積者因行軍失律良以法誅之其子善徵驍勇復置之幕下使領北城兵因引賊入良與巷戰而死其夫人陳氏名德金字怡清良繼室也聞良戰死即投後園三尺魚池殉節伏自盡初有定攻城甚急良謂陳氏曰國亡身死理之正也有定兵強難以角勝若未吾義不可屈必與決戰而死又曰勇者不顧身忠者不念家今

海內之盜殺其父而子其子戮其夫而妻其妻吾死汝可無死矣陳氏泣對曰婦人之義有死而已夫既能與國共存亡我必能與夫同生死及是良死其弟屯田萬戶羅三亦罵賊不絕口死良長子安賓將兵救父衆散亦自刎壯士從良死者百餘人有定義良忠節不掠其後却人哀陳氏之死相與舟送于綠江之濱呼為烈婦家噫良以一介之民不俟王師惟以義起二十年而至公爵武畧固已多也耶其行政為國勢當亂離雖文人學士世臣名將有不能廢者良則優為則其天分之高忠誠之才為何如哉速以部將遺其節制潛納賊兵遂至戰死乃天亡也而妻與弟守義罵賊寧亦死一門忠烈又為何如哉余讀

史不收閩誌又畧故特詳考焉其大綱畧為立傳以激厲夫不忠不義不烈者

西茶易馬考

洪武四年正月詔陝西漢中府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孀種採取每十分官取八分然後以百斤作為一包為引以解有司收貯候西番易馬後又令四川保寧等府亦照陝西取納二十三年因私茶之弊更定其法而於甘肅洮河西寧各設茶馬司以川陝軍人歲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謂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民間所蓄不得過一月之用多皆官買私易者籍其園仍制金牌牌額篆文曰

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而州必里把總等處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百匹等族牌一百五十四面納馬三千五百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斤下馬五十斤十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賞牌前去調聚各番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一匹自是洮河西寧一帶諸番所以茶馬騶磨而元降萬戶把冊授以平涼千戶其部落悉編軍民號為土達又立哈密為忠順王復統諸番自為保障則祖宗有年之間其肅西程之憂無矣自正統十四年北虜寇陝土達被掠邊方多事軍大不充止將漢中府歲辦之數并巡獲私茶不過四五萬斤以易馬其于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始

案之地又為吐魯番所奪慶未定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西番使還城池須閉絕其貢易蓋以彼欲茶不得則發腫病死矣欲廢香不得則蛇蟲為毒禾麥無矣殊不知貢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安得不救也狀遂常舉兵擾我其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而茶亦為其所掠也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撫調各番志復茶法華夷共稱未奉金牌不敢辦納以蓋彼既恐其相欺而此則商販無禁坐得收利特假是以為之詞耳故尚書霍諂有曰必須遣間諜告諸戎曰中國所以閉絕絕妨非爾諸戎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故閉絕制其死命予則又曰仍當請其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販無使

國書卷三

八

八

七

有侵至於轉輸如舊用軍計地轉達不使有長役之苦叔買之價比民少增致使有樂趨之勤其斯為典復又遠之計也或者曰方今西番侵擾邊民自宜拯救之不暇又復興此迂遠之事乎予則曰制服西戎之術孰有過於茶馬之一法何也自唐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有茶易虜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充旄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之害中國得馬實為我利之大非惟馬政軍需之資而駕馭西番不敢擾我邊境矣計之得者孰過於此哉

三保太監

末樂丁亥命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賞賜宣諭今人以為三保太監下洋不知鄭和舊名三保

靖惟內臣有功者若王牙舊名石

祭祭衣冠

洪武初

太祖命禮部製

德祖玄皇帝 玄皇后

熙祖恒皇帝 恒皇后

懿祖裕皇帝 裕皇后 袞冕冠服令

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

祖陵祭衣冠告曰嗚呼昔日

列祖立命是方積德深長致天昭監福垂後嗣今也子孫繁衍宅於宇內以統黎黎深思

國書卷三

八

八

八

皇考生前歲月之間思念

列祖音容孫常切記已有年矣嗚呼以萬幾之冗未獲躬請拜掃今特遣玄孫

皇太子以持牲醴之奠請

陵修繕敬祭衣冠以伸孝思神其監之今泗州之

陵是也然 國初迷失每遣官止於泗州城西湖河壩望

祭後老軍朱貴請闕畫圖貼說指其所在然後於其地為

陵乃建

德熙懿三祖之廟而衣冠之墓似在朱貴未言之先傳言沙

漲難識也

四夷館

四夷館有八曰西八曰鞞鞞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  
蕃曰緬甸曰石夷末樂所設也

三謙

國朝有三謙皆名人也國初有余謙在翰林宣廟時有虞謙  
都御史英廟時有于謙肅愍公也

劉瑾

正德初年劉瑾等專權文職受害之至雙溪雜記載其初  
橫之日九卿戶書韓文為首劾瑾不法事內應有司禮太  
監王岳等外助有閣老劉健等事理可謂周密至矣且王  
岳亦上所信奏入岳云當從眾官之議 上允會  
天晚明日發矣奈閣老李西涯世其謀瑾等遂號訴岳等

國書表上

八

八九

交通害我明日奴婢不能見天顏矣哀號須今夜拿岳等  
東宮親在 上不得已領之瑾遂傳旨夜捕岳等自此司  
禮兩概盡屬八黨今人讀之以為事機之失毫厘之間憤  
憤以罪西涯殊不知西涯之罪固不能逃但正德初年慧  
星掃文昌已兆文臣受害特假此逆賊耳噫國家大數也

帝王功臣廟

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  
王漢高祖尤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詔以歷代名  
從祀風后方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  
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  
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

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穆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  
問關 朝廷去元世祖  
併木華黎等五人

建文君

太祖一夕夢二龍闔殿中黃勝而白負明日見建文  
成祖同殿建文着白心知後必不協且見建文頭顱頗偏便  
縊之具戒曰必嬰大難乃發靖難師臨城君視一刀一庶際有  
勅曰欲生懷牒為僧密地去不然自盡遂焚宮去  
道出東南似當時齊恭黃子登知之而傳於人故

文廟靖官之日以為匿於僧錄治南洲以他事禁錮之齊恭  
追至廣德不及被擒 今錢塘東明寺土人相傳建文  
曾居於此至今其廡如樓非常人家所造後自川歷滇故

國書表上

八

九十

沐春之傳云常使人護衛往來於西平侯第晟之家  
特 朝廷差湖州尚書嚴震往交趾相見於晟家嚴思不  
言恐禍及身言之不義也一夕自縊死明日建文逃焉及  
老遁至嶺南橫州壽佛寺屈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  
者千數橫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善廣亦從受浮屠法  
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手筆也  
里手鏡一日作詩  
曰讀罷楞嚴磬懶敲吟看黃屋住團瓢南來瘴嶺千尋險  
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袈龍袍百  
官侍從知何地惟有群鳥早晚朝  
遂為人覺奔往田  
州土官慶自明為建文君官司震愕因啓將若何答曰吾  
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因送赴京號為老佛至長安門賦

詩進 朝廷詩云牢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

乾坤有象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淡

雲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渚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

休出君

英宗使舊中官吳亮最親幸者使審之建文見亮即曰汝非

吳亮邪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肉於地汝伏地飽

食之何謂不是邪亮伴為不知以復命遂取進西內出

又云在湖湘直入巡按之門坐地自陳巡按則曰我與汝

無名分矣因執而送京又云在河南某寺因寺僧為盜官

司未捕園寺將屠之建文特書黃布擲之曰 皇帝聖

旨令衆軍散官執而問之得實送之京二說見孤 恐皆非

也崩日閣下議以神宗之謚

西山樹碑曰天下大法師之墓出 朝廷不從野出 竟葬

仁宗立

仁宗柔順好文而漢王則英勇精於孤矢

成祖每喜漢王左右窺見則諧

仁宗者又至矣故有立儲未決之意問之解縉縉以立嫡以

長又好聖孫二語定之縉後為漢王 然既立 仁宗使

之番守南京矣中心不悅封漢王於雲南不肯行改青州

又不行惟欲南還遂順之

祖又暗使尚書胡濙出使訪之故立齊閑錄載胡嘗曰

使外頗行 聖諭曰八言東宮多失德南京可多住幾

日試觀何如胡竟以仁明數事上之至十四年漢王私造

兵器備用輿服等事露削護衛封之樂安然後召

仁宗至北京行在蓄德錄以解縉題虎詩云虎為百獸尊誰

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因是 文皇感動而

召之誤矣

本朝封王

漢封諸王惟嫡世襲其爵餘同庶人但免其役而已唐亦

惟世其嫡中葉以來爵亦寄虛名也宋封爵止於皇子其

子子孫不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為環衛官却許應試至

有年深德之尊者仍嗣封王本

朝王爵封及二代子孫六世尚得為校尉餘有祿親親之恩

可謂隆矣不知數世之後尾大難掉故韓王一脈一府之

錢穀不足支也成化弘治間宗室有請立宗學者有願辭

祿入試者誠高見也惜不能從嗚呼羽士克奉常蔭資補

外任此獨不可乎

波江取閱

至正十七年 天兵既取建業命將四出攻取京口毗

陵浙西等處時毗陵乃張士城之將張德為守徐達屢戰

不利

太祖聞而親率馮勝等十人往援皆扮為商賈暗藏軍器

順流而下侍江風况作舟為顛覆

太祖惶懼乞神忽見紅袍者拖舟轉仰沙上

太祖曰救我者何神默開曰晏公也又曰有舡可濟視之

江下果有一舟來

太祖呼之即過以渡開至半江舟人執利刃示

太祖曰汝等何處客人知吾名否

太祖微笑而鄧愈應聲曰稍江毋送死耶我等圖大事者

汝欲富貴當降以去舟人曰汝非朱官人乎愈曰然舟人

遂拜曰吾輩江中剽掠昨夜聞人呼我弟兄明晚有朱官

人來授汝一生富貴今何知其豪傑也遂呼舡尾避者一

十餘人皆拜之問其姓名一為張赫後封航一為朱壽後封勳

劫臣錄不知悞言也又吳四年二月湯和既定方氏欲由

海道勝兵取福建遇藍面漁翁曰子勿殺吾指子攻之

路一宿倏抵福城降至崇安陳友定遣寧武戰和大敗參

軍胡琛為亂軍所殺和正無計問而漁翁又至曰明日子

與沐英捭次出戰明日湯詐敗繼之沐英夾攻寧武死友

定開門為和雲梯攻陷平關不過一月也嗚呼前之渡江

神之救護

聖君如彼後之取閩神之助引名臣如此平治一統豈非

皆天之所為耶

封晏公

國初江岸常崩蓋猪婆龍於下搜抉故也以其與國同音

嫁禍於龍

朝廷又以與元同音下旨令捕盡然岸崩如故有老漢過

曰當以多猪為解以釣之約之而力不能起老漢他日又

曰四足爬土石為力爾當以甕通其底貫釣緡而下之甕

畢其項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

已而果然衆曰此鼃也老漢曰鼃之大者能食人即世之

所謂猪婆龍汝等吾告

天子江岸可成也衆問姓名曰晏姓倏爾不見後岸成

太祖悟曰昔救我於覆舟為云晏公遂封其為神霄玉府

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予以爾雅翼曰鼃狀如守

宮長一二丈背尾有鱗如鎧力最首捷善攻碕岸正符此

也又知晏公之封本朝

十四

也又知晏公之封本朝



七修類稿卷之十三

抗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兩郭子興

國朝追封滁陽王郭子興乃

太祖初起兵之外父定遠人也功臣郭子興則封鞏昌侯者

也其弟英亦以開國功封武定侯今子孫世襲事實見功

臣錄

黃蔡葉

初張士誠委第士信為丞相守杭後復令潘元明取第回

姑蘇謀國時士信專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得新然三人黃

國事類

書生蔡葉醫吳星士也吳中因作十七辭丞相做事葉專

用黃蔡葉一夜西風起乾癟至吳元年九月初八日癸未

是日西風大將軍徐達攻破姑蘇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

然後知其為識也

英宗復位實錄

景泰八年正月 上有疾免朝數日百官問安太監興

安曰徒問不能為社稷計於是十一日科道奏立東宮十

二日禮部會群臣又奏旨意不允云十七日出視朝也十

四日諸衙門又皆會議學士商輅主筆請復立茂陵本具

十六日進待十七日面懇時閣下召石亨會本亨則曰

上面有病且休激他蓋十三日 上召亨於榻前而受代行

郊壇之禮故知其重也時亨意以復立東宮不若請

太上皇復位會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合謀同扣太常卿許

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矣蓋昌之徐元

玉軌亨等從其言是月十四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日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

謀必在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已陰達有

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

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形軌象亟下拊軌等昔

日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踴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

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內

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

國事類

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兵

矣歸耶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享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

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

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驟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

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鑰遂有貞取鑰投水甯弁軌等莫知

所為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呼行軌顧謂曰事當濟

不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軍家扣不應

俄聞城中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

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

城中黯然無燈火軌等入見

太上皇帝燭出謂軌曰爾等何為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未及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

前掖  
上皇登舉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照明星月輝光

上皇顧謂有貞等鄉為誰各對其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通福

車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在舉前者武士以推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補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升座鍾鼓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國朝卷三

八

八三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做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

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又旨拿于謙王文棄市商輅為民

餘人從編戎伍以其迎立外藩之故嗚呼當時君臣多無

復立英宗之意故日錄曰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欲取

襄王楊記會請立儲之疏都御史蕭惟貞改更建元良為

更擇可知矣但圖富貴小人因眾推感之際平日為于謙

掌兵而不得遂私遂駕柩於公曰王子以差人迎立并害

亨等乘機激以除之不知亨等遂成其謀釀成其禍故楊

記為當日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日錄曰王文之謀其實

未發此為實也又漢雜記又以于謙之死固有貞之策而

李賢陰助之此則過矣予嘗得讀揚御史瑄記陳閣老道

辨冤疏李學士昏天順日錄祝通判允明蘇林小記因

畧以為前文中則全取小記蓋諸篇則言其前後事情復

位無如小記之詳也餘見后

忠魂又現

御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揚州而死節為建

正統間白日現形於察院親與某御史相接談其死事浙

江按察使王良亦因

文廟登極而死即者正德戊寅夜亦現形遂立廟祀之嗚呼

忠魂義魄千古不滅於此可見事詳載於忠錄

郭國燦

八

八四

郭國燦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賢而能文

宣宗聞而召至官二旬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復書楚聲以

自哀其辭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

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予之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

是則可悼也又嘗幸一大臣家見其幼女甚都遂賜札命

長入宮後進宮不數日卒噫才質易得福壽難全信哉

中國氣數盛

北虜自古為患獨我

朝不維無納幣結親之事

宣宗時真可謂漠南無王庭矣正統時也先雖強橫時擄

而終則送還弘治間火篩擄邊矣終為我師所殲嘉靖

有言囊又有中國人王三皆極驍勇者也古囊四次入元

中國盛衰視夷狄之強弱也夷狄有人而猶且如此則

國家氣數之厚可見矣

內官冠帽

今太監之冠帽即高麗王之制也聞國初高麗未服

人祖令內侍戴之而給使令於高麗使者之前使歸舉國降

狀元入閣

本朝有八十年為龍首者六十矣而入閣者止胡文穆公

廣曹文忠公魯陳芳洲公循商文教公格彭文憲公時謝

木齋公百費鵝湖公宏顧味齋公昇臣八人而已可以為

難矣較宋人味曰聖朝龍首四十二身到黃扉止六人則

又過矣雖然此數也又不在於功業文章論

王保保

太祖混一之後語諸將曰當今誰為好漢衆以開平常公對

帝曰是北鄙能掌王保保者耶蓋當時惟保保不服每來擾

邊 帝固激之云耳草木子云元末西北尚耳晏然惟太

原則有王保保也天兵至太原保保不支遁世若知保保

之名元史順帝紀中累稱擴廓帖木兒之勇竟未降於

太祖綱目亦然疑其即是人也然讀功臣錄每傳有云擴廓

帖木兒與王保保連兵有云為倚角之勢龍飛紀畧或猶

書連書皆如二人惟清溪暇筆中辨以為擴廓即保保以

其世代為王故云王保保也然思保保何義考史又無其

傳心終疑之因而細查至正廿七八年太原乃擴廓所署

則保保即擴廓也保保者當時尊稱之辭如史稱天兵取

益都路平章政事保保降草木子稱順帝居應昌

帝遣李保保也襲之又聞金陵旗首衛指揮王其者乃其

裔也其元史不列傳者意其曾殺詔使不受君命當入逆

臣傳然終於臣節不降我朝則又似忠義也况遠去沙

漠不知所終矣王華川難於筆也歟

曹吉祥

武昭伯曹欽太監曹吉祥姪也吉祥在宣德正統中屢領

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者欽一旦恃功復

莫宗功既陞伯魯虎而翼矣憑意凌人錦衣衛指揮遠泉與

寇都御史不勝其過而少裁抑之天順辛巳七月二日遂

反前一日

朝廷命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征西欽以是日精兵已

出已領達官入變事可成也幸達官中馬亮夜報恭順侯

吳謹謹告孫鏗進本達

上得不啓門五鼓欽橫殺於街舉火攻門也朝臣多避走

遠寇二公省被殺戮李閣老賢被執得不死比大明孫鏗

會出征官大戰於四牌樓至暮乃平恭順亦戰死京師時

有詩云曹奴此日發願狂寇遠諸公死亦當

叩頭如大吠謂李尚書鑽項似牽羊謂王萬安叩首稱  
叔恭順恭順當亮戰一坊寄與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  
見吾

皇予以詩固祇取笑於一時未足與論幸而得馬亮之報孫  
鏗領兵未行元惡不旋踵而就戮以固宗社之靈也不然  
變起倉卒流血

廟堂豈特朝臣之逃匿哉

韓成于光

韓成虹縣人從

太祖征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之時賊衆圍上不解群將計  
無所出成進計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

國書卷三

八

八七

遂服龍袍冠冕與上表同對賊衆投水賊因是解後封

成為高陽王祠祀康郎山焉于光南陽人從

太祖征伐有功封指揮同知後鎮鞏昌地陝西元將王保保襲

蘭州光以兵援之被執使至城下呼兵出降光大呼曰我

不幸受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遂被害事聞

上為震驚遣官祭以少牢今開配享功臣廟未知果否昔漢

祖被圍滎陽時信詐楚出降而外與韓成之事一也唐

劉感戍涇州被薛仁果所執使至城下約降感大呼曰賊

大仇秦王領兵至矣遂被害于光之事同也然韓成得封

侯血食子孫受爵而信無聞焉感贈公得謚子孫受爵

光於數事未有也吁剖符分封拔劍論功漢於功臣悉矣

何當時無一人之言紀信在地立廟追贈享祀  
聖朝報功之典至矣何於于光無贈焉二者皆失矣

劉朱貨財

正德間前有中官劉瑾後有指揮朱寧皆擅主權及籍家  
資劉瑾者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  
萬錠銀八百萬又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寶石二十  
金甲二金鈎三千五百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  
金銀湯盥五百盥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官牌五百  
金牌三袞衣四八瓜金龍盔甲三千五百琴一玉珪印一顆  
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  
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朱寧者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

國書卷三

八

八八

兩銀二千四百九十九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  
銀十匣金銀湯盥四百金首飾五百一箱珍珠二匣金  
銀臺盞四百二十付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縷環四箱珍珠  
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一對  
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  
闊屏五十三扛蘇七扛胡椒三千五百石香椒三十扛  
反足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二百二十扛鋤器磁器三  
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尊又三十扛祖妣祿一尊銅鐵獅子  
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  
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於乎胡  
椒八百斤珊瑚七尺高以其為修著之史冊以金較之未

知孰多孰寡此非生民膏血邪

霸州賊

正德五年九月霸州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謀逆太監劉瑾門下瑾敗遂糾賊衆流劫地方後又增入楊虎趙錄趙風劉惠等共二十五名分為二十八營共有人馬一十七萬五千各授偽官張打奉天征討元帥旗幟上以金書聯對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於老營以大紅綵段書英雄吞海岳氣勢轉乾坤攻破州縣幾二百殺死總兵馮禎參將王杲都指揮王保濟濟潘種同知郁采指揮知縣羅取數十員姦姪婦女磔剋殘不可言也所過獄囚即放為助庫藏兵甲即取為用又

國事卷三

八十九

每題詩各地有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又有幾回月下敲金鐙多少英雄喪膽寒之句大畧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多在河南湖廣而劉惠趙錄楊虎多在河北山東彼叢間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絕時七年冬矣楊虎劉六劉七為水滄死齊彥名陣亡劉惠射傷自焚獨趙錄變僧逃至江夏生擒嗚呼擾亂六省延踰二年豈非數也哉然不立官拒止此其賊也歟詳載守溪長語

黃蠟

嘗聞本朝閣老王濟之長語載黃蠟一事洪武末樂時歲用三萬斤景泰天順時加八萬五千斤成化以後一十二萬斤矣後曰其餘可知乃有惜之之意予讀之亦喟然以

為當國慮者可無救弊之術哉及見容齋三筆紀宋真宗時用蠟三十萬斤孝宗時又倍之不知當時用蠟何故如此之多本朝之用又三分之一也呼嗚財者國之命脉川如泥沙此宋之日入卑弱國雖有人江山無寸尺之復也噫

三無

唐明皇天生知音故一時臣下多有精律呂者如黃幡綽亦能之嘗見羯鼓錄內載其曲至德宗時往往亦多能人杜鴻漸帥西川每於暇日與僚從宴觴驛樓命家僮作樂或致西山諸鳥齊鳴或致山羊俯仰如鼓節奏朱泚為太常待漏光定寺間塔上風鈴而知姑洗編鐘取置僧堂令太

國事卷三

八十

常作樂而聲應又侍帝觀樂指琵琶者曰大逆指主筆者曰寇遊虜墓已而按之一已逆父至繼一過數日而卒嗚呼今之太常果誰能哉若閩人李文利雜著元聲一書恐亦踵劉恕外紀長孫無忌隋志李氏春秋之故迹歟不然依其所著而作樂果能致百獸率舞之事歟是何太常之不從也今日可謂無樂矣古人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宮中又有起居註善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者也今史官雖設而不使日錄一朝宴駕則取諸司奏牘而以年月編次且不全也復收拾於四方名目而已且愛惡竄改於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但紀歷官而已是可得其實乎今日是無史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天下之兵不

百萬京師二十萬有餘可謂足矣然一方有警即調京軍大同榆林每每殺戮大臣專事姑息較古人以數千而摧敵提數萬而所向無前者大不侔也今日可謂無兵矣偶因言樂而併此二事論之

開漕河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舟楫不通九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運至德州始入衛河永樂初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欲開此河以濟濟寧州往北旱站未嘗為漕運也後阿城宋尚書禮因潘言之引端遂上疏欲疏鑿此地復導山東諸泉滙於南旺三湖古大末樂十年公又復上河運之疏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

歸善堂

八

八十一

陳瑄亦疏鑿淮揚一帶自此南北達會通矣可謂天地間大功國家大利無窮之大業也然而論功當以宋公第一後以微過

朝廷見疏故西厓諸公常有詩吊焉正德間始建祠於分水龍王廟側即宋公用鄉民白老人之謀於此築閘處也今人只傳平江伯之功而不知宋公之始開故揭之詩曰

張公澤

徐劉先知

國初金華劉日新推太祖命當為帝王後登極召之與官對曰不願問欲富乎亦曰不願第欲求一符以遊天下

太祖遂寫詩於手扇曰有一老古叟曾中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願賜金金不受特此一握扇天下橫行走遊數年回語妻曰復命當死京師妻晉使勿行曰數也遂往南都因請蓋王之命曰當封也但封後某日有大難果是日因謀逆被擒連及日新以其推知故也上問汝知已命乎對以盡今日遂殺之又徐天明不知何籍洪武間因奏國家灾祥之數

國朝卷三

八

八十二

太祖曰汝知自手對曰臣死於緋衣小兒之手帝即故令一老千戶押出斬之斬後方知千戶之名裴嬰乃非衣小兒矣皆可謂神也

修類彙卷之十四

國事類

本朝科場

枕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一篇限五百字四書義

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三百字連至第三場時

務策一道務直述不尚文藻一千字以上三場之後騎觀

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

講解詳審以鄉試會試之式也殿試亦止策一篇却是時

務其時取士各省四十名廣西或十名南直隸一百名不

知何年定以今格然而刊試錄亦尚與今不同前後序文

周禮卷四

有三四篇者經義一題或刊二文者末樂十年錄有城場

五篇者亦中魁選又殿試一二甲選部為三甲選縣佐今

則皆異於前矣

初起義兵功臣

續綱目所載從我

太祖初起義兵渡江者十人中山王徐達鄭國公馮國用平

章政使邵榮信國公湯和鄂國公常遇春衛國公鄧愈長

興侯耿君用楚國公廖永安文臣太師李善長參議毛勝

方渡江而附者一人魏國公俞通海外甥一人曹國公李

文忠義子一人西平侯沐英

大廟配享功臣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和王鄧愈

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右六公洪武初追封賜諡魏國

公俞通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

泗國公耿昇成永義侯桑世傑右六公洪武末復追封賜

諡皆配享

太祖者也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少師姚廣

孝已上四公永樂初追封賜諡皆配享

成祖者也

土地

太祖常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柰坐已滿回觀惟有土

神之几

國事卷四

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或因對飲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

慶

帝因出對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人成大

邦大國大明君 帝甚喜散後酒主復移土神上坐是

夜夢神曰

皇帝命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

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官矣然後知

太祖為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南北卷

國初會試多中南人故名臣多出南人觀建文死節之士可

知矣餘冬序錄以為洪武元年定南北山三色卷以取士

恐不然也予見三朝聖諭錄載

仁宗時楊文貞公奏分南北卷及寒義等議定各處額

上

宮車晏駕

宮宗行之

南都二墓

京師城中不許有墓雖古者發之

太祖一日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笑問何為也口香

夫為國死為忠臣吾子為父死為孝子天下婦人好夫好

子無出我右故笑之

太祖曰汝夫在何所婦人以手指之此去數十步遂不見明

國朝雜考

八

八

日

太祖命有司往示之惟草木森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晉

卜壺之墓遂命掩之孝陵城西門內有吳孫權墓築城者

奏欲去之詔曰孫權亦好漢子晉為門主遂止

黃瑛

憲宗皇帝在東宮

景皇帝有子曰見濟奸臣黃瑛具奏請立為皇太子

上 院命禮部會多官議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本署名吏

部尚書王躬有難色不得已亦署名上如所請於是出

憲宗就沂邸大臣皆進官受賞獨得所賜元寶頌足嘆曰此

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也吾儕媿死也時景泰三年五

月八日之事

英宗復辟

憲宗復正位東宮瑛已死祭棺梟首詳載廣夫

景皇帝病不可起奏請早建元良後又請復東宮即

憲宗也故程學士礪序文云少保嘗奏立之文刺史漫抄亦

日後

憲宗見有請立章疏遂復于官并官其子但以易太子錮南

宮為于公之罪理宜誅之殊不知易太子乃黃瑛之發衆

官迫於

景帝而何文淵首出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之

詔語于公亦難於言矣南宮之錮又豈當時不出於

國朝雜考

八

八

帝出於少保况

英宗未回時亦自言得回處閒足矣既回而揖遜讓位父之

然後

英宗退處南宮豈國有二君理耶又曰當時實欲迎襄王殊

不觀迎襄之意自是王文觀又曰于之死非徐害之不觀

英宗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相顧未對有貞前曰若不

置謙等於死地今日之事為無名則此一言而公遂遇害

果非徐耶又曰迎復出自張石夫文刺史亦蘇人也何不

見蘇林小記耶嗚呼私心一萌欲掩人過遂致顛倒是非

使天下彰彰者猶將隻手掩護多見其不知量也予著黃

瑛之事并辯漫抄亂言黃乃廣西思明府土官之弟都指



揮使也因坐死罪故為此舉遂得釋復官

石亨姦黨

英宗皇帝光復寶位改元天順武清侯石亨等誣大學士王文大司馬于謙等迎伐之罪都給事中王鎮等亦皆吹形至有誓不同朝之語而精功不傳余得其彈文條錄於冊所以著小人同惡之罪亦若道命錄之傳也刑科等科都給事中王鎮等謹奏為奸臣謀為不軌等事嘗謂皆主負恩者人臣之首惡大逆不道者王法所必誅舊典甚明常刑罔赦切照犯人王文于謙俱以小人濫膺重任一以不學無術之庸才而司台輔貌實陋而心實險一以舞文弄法之小智而與奸推言實清而行實濁不思保義王家却

國朝卷四

八

八五

乃肆為奸究交結權宦挾

天子以令群臣對立黨私引亮邪以充庶位內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為之腹心外則內閣陳循江淵蕭鐸商輅等同其黨惡附和黃竑之邪議易立儲君逢迎

人主之非心廢黜汪后公據名器酬平時賄賂之私強立刑誅鉗實官之口臺諫多為之鷹犬忠義咸畏其擠排數年以未內外顯官皆出其門奔競成風誦諛充位君子無以安其位而行其道小人得以遂其志而售其好遂使人主但知有于謙而不知有

朝廷忠良解體士義痛心流毒生靈貽殃兆庶至於谷徵屢

見構巧辭以粉飾太平災異迭臻獻諛言以熒惑聖聽誠國家之巨蠹一代之奸雄乃者

不顧

宗社之重惟務身家之謀陰結異圖包藏凶禍欲召外藩繼位紊亂宗枝事雖傳聞信實顯著人心涵湧中外危疑仰荷

皇上俯從群臣之請入定大難禍機未發元惡就擒安宗社於幾危成國家於再造臣民欣忭日月增光萬萬年太平之福皆基於此矣臣等切聞春秋之法治奸惡毋分於存殛誅亂臣必嚴其黨與且如上文之黨固非一人而少卿

國朝卷四

八

八六

古鑄參議丁澄為甚于謙之黨亦非一人而侍郎項文曜都御史蔣琳為首又如尚書俞士悅邪妄深為慘酷殘忍侍郎王儒雖有小才貪淫狡詐不行罷黜安示將來况當撥亂反正之時命德討罪之日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勇昭日月之明乞將王文于謙王誠舒良等明正典刑榜示天下其陳循等并奸惡古鑄等誅其二一以示至公餘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錄庶得亂臣賊子無以効其尤義上仁人得以伸其氣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職言路與此奸黨誓不同朝昧死上言伏乞

聖斷革其奏 聞此正月十九日也嗚呼冤哉 散粥施藥

嘉靖二十年起 朝廷每歲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九  
六千囊粥則人給一杓可三五口供也藥則衣金者有  
并符篆湯方各一紙銀伍分銅錢十五文共貯綾錦計價  
三錢惠下之心甚矣

本朝內官忠能

洪武間雲哥南粵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冀其  
因隙以發未幾胡誅

上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觀之車駕當西出公聞慮

上及揭奔衝暉道勒馬啣以言氣喘舌駛不能達

上怒不敬左右搗地亂下公垂死忍痛指賊第

上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胡第而觀之見其內伏壯士於

屏帷間數匝亟還則罪人就縛時召公則息絕矣遂贈官

賜葬地於鍾山之西至今春秋祭焉又沐敬建文朝太監

從未樂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猶未已也故

四 上詈之曰反變敢爾敬仰視日固不知誰是反變

上怒命曳斬之顏色不動

上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之又阮安交趾人清介

善謀尤長於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

部及塞楊村驛諸河九語諸役一受成筭而已後為治張

秋河道卒平生賜予悉上之又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已

已虜騎薄都城廷議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

已虜騎薄都城廷議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

慶死爾敢有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始終也天順間東宮典

局郎覃吉廣西人讀書識大體

憲宗嘗賜東宮五莊吉告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

以莊為徒為左右利而已東宮嘗念高里經吉至殿下駭

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誓吉跪曰得無念經乎曰否吾

緣讀孝經見畏如此懷恩不知何許人成化間御史林俊

劾季曉

詔下獄且不測恩叩頭極言救解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誅我不然彼何知官中事以硯擲

之不中復扑以筆脫帽俯伏不起

上命扶出至東華門遇鎮撫曰若等諂梁芳傾俊俊死若等

不得獨生章璋以寶石得幸

上命其傳旨進錦衣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獄極武臣之美

選也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對曰非敢違命恐遭法也都御史王公恕發上

疏切直恩每陰扶之免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官指內臣

為刀鋸之餘太監覃昌等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等本刑

餘之人何怒為之也又常隨何非餘抗人性儉素好讀書

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見

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為

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欽偶起如廁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戲之又帶酒汚  
官人拆遂持爪候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傳露得脫明日  
上疏隨被

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  
疏古今無道合比于惟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之句又蕭  
敬閩人知累

朝制度而且勤學善書私治問當國甚傑時宜正德間內臣  
用事蕭不與其黨以至景泰間與安劉亦俱可取

土木之敗

正統間有宦官王振專權上下受害災異迭見丁卯戊辰  
年浙江紹興山移地動白毛龜生陝西二慶山崩一慶有

聖書

八九

聲叫三日移數里皆不敢詳奏又黃河改流東向海沒千  
家南京之燬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生荆棘高尺  
餘方始下詔則四方盜起矣至己巳七月八日以後胡虜  
入寇之報一日數次振乃不與人謀而遂挾

天子親征九卿科道上章留之不從連夜傳旨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似無備文武大臣匆匆隨  
焉初至龍虎臺扎營一鼓即虛驚眾以為不祥明日過居

庸閣建牙象未集上人心愈疑又明日過懷未又二日過

宣府日去一日非風即雨聲息愈急人情洶洶大臣七奏

班師皆不報亦王振主之也時虜遁道成國公率五萬  
兵迎之奈公有勇無謀冒入鵝兒嶺寇則兩翼夾攻殺之

殆盡時方移營土木近水草也蓋此山舊有泉流入渾  
未嘗乾涸至此適涸軍士二日無水掘地至二丈不得  
見不行亦退圍我軍因而擄營南就渾河行未三里寇見  
之遂群謀而衝我軍頗頗無一人執戈相與枕藉任胡騎  
蹴踏之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曠尚書竟不  
知死所也蓋此虜臨敵必待人動而後來衝使我師堅壁  
未必如此速奈何天絕其水耶幸而胡虜貪利不專於殺  
二千餘萬人傷者半而死者三之一驟馬衣甲器械盡為  
胡所得豈偶然耶時八月十五日

平頭巾網巾

今里老所製黑漆方巾乃楊惟禎入見

聖書

八一

太祖時所戴

上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下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  
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 旨召道上

命為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裹之也

至今二物未為定制前世之所無

二卷

太祖國初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舍人衛  
居武官子弟以宣使李謙女子中領馬書則侍從夜則直  
宿以為心腹登極後總兵官家眷俱要京中居住謂同寮  
童兒者雖若寵之實防之也

國初狀元

國家洪武元年乃戊申以辰戌丑未論為殿試則當在庚戌是也故蘇州錢氏世譜庚戌安大全為狀元姑蘇誌又以為金壽殊不知當時求才之急一年二三開科也如乙丑之榜吾杭花倫又有丁顯是春秋二次矣且或每年或間一年亦不可知登科錄以為自四年始則為辛亥而非子午卯酉之期是國初不可以今日論也洪武丁丑福州人陳郊知天文傳臚之日私語同輩曰今歲狀元必不利唱名乃郊

太祖以其榜中皆南人誅考官劉三吾等并郊後復別取乃比人韓克忠為首楊升庵在本朝極博者亦以韓為辛

未與許觀一年而二狀元且不知陳事蓋世遠難知故耳

七修類稿卷之十五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義理類

晉史列女傳未當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慙德故修晉史雖出於臣下夫豈不過目哉其列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閨之禮者四人焉餘或識明才瞻不過一事一藝之美雖陶侃周顛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曰烈可乎王渾妻鍾琰已載之於後實可耻之甚王凝之妻謝道韞每不樂夫致謝安責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客談不勝則遣婢白之欲為小郎解圍後雖為夫報讐被擄又不聞其死節諸豈婦人事耶

喪天貞

予友劉知縣一日敝衣草履獨行遇諸塗予戲曰衣者身之章母乃褻乎劉曰子不知予當官時有不可對妻言者此豈謂之無耻耶汝真林下之人而任天貞也予不覺悚然敬其言之誠自以言之不及耳後見非徒集有詩寄陳傳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直喪盡得浮名因憶張詠尚耳如此益高劉言之不欺嗚呼仕路喪天直從來可知也其不喪者幾人哉

兄弟異性

諸葛亮弟兄各仕一國亮與謹共族而誕又遠矣况當立之時自足立業非若文文山之弟文壁漢文既同胞而同仕於宋知州壁一旦降元曾不思凡何所為而我立於其朝可乎有譏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借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以為詩史以此詩亦未得也夫人視文山死節似難而不知彼視之易耳弟乃無耻不知忠義而苟生又何難哉不知者以壁與文山乃再從予見文山寄壁之詩曰親喪君所盡猶子是吾鬼故後文壁壁子史繫文山之子也若張世傑乃流陽人張弘範易州人金將張柔之子也但世傑曾從柔戍墨

談以為弟兄誤矣果如文山同胞則兄難弟難之句其於匡山之時庶幾也

趙松雪不知大頭腦

趙松雪有十高之稱惜乎失身仕元每每因畫為詩人所譏至於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此元世祖命松雪作諷留夢炎者今亦為人譏子昂誤矣予但曰此二句耶唐太宗之評魏武乃所以自狀之說昨觀其逸民古詩一章則好德之心未忘也谿上之詩曰錦纜牙牆非昨夢鳳蕭龍管是誰家其有傷感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大頭腦處悲夫

順帝始末

順帝乃宋恭帝所生元明宗取為養子詳宋書既立為帝幽徙文宗之后放殺文宗之子自文后不立已子而立順帝則順帝所為可謂逆天不仁罪不容誅矣然而復宋之仇絕元之統冥移暗奪世主沙漠昌大趙脉天報宋家亦何厚耶至於失國君雖不明史氏有言風憲為不捕之猶將帥乃及噬之犬是亦天之所以陰使也殂於應昌荒符以西江寺梁為棺隨為我

義之子昂

余嘗觀義之諫殷浩北伐書喜其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畧又嘗見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說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而忠諫不淺一則朝廷不能大用留心翰墨一則累於翰墨而年老遂已義之豈可以清談者目哉子昂豈可以書畫者例哉是皆以其小而掩其大耳故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義之之凌也又以山陰書扇事為圖尤可笑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經濟之學詎不信夫惜子昂第失其大節耳

邪正天賦非至親可移

夫人莫不欲其族屬貴盛又莫不欲族屬之為天子也宋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第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第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第肇移書力勸之此皆以第諫兄又何說耶唐朱全忠既已滅唐其兄全昱厲聲曰朱三汝本礪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節節度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司馬昭初弑高貴鄉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屍慟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則不肯就道執陳留王之手歔歔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臨終遺命亦自謂

義集三

八四

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第諫兄可謂邪正不類矣後之朱全昱司馬孚弟姪為帝已為皇族富貴人孰不願者反能仗義大言引過自責其視助惡不忠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能使之然也故雖骨肉不倫耳

蛇報

世傳方正學之祖燕時其父夜夢老人告曰吾族久居於此幸待迂而發土明日掘土得蛇窟而蛇不可數計一時書捕死焉時正學之母有妊見有黑氣一道入座其後正學先生之滅族以為蛇托生而報之耳又言先生之舌似蛇左可笑也昨見江湖紀聞云吳珍帥蜀時以殺金坪叢

恐奸寇匿中將焚時忽老嫗携子藪門告曰聞制置

焚山此軍令也不敢阻但母子久居頤少從容遷去否則亦必滅尔族吳叱之竟焚明日岩下死大小蛇各一然火焰時中見黑氣一陣從東南去適制置子婦正產產即曦也予意方之傳言或即吳之事也否則何其傳之相似耶或殺蛇事有而黑氣之說無也且許旌陽為誅鱗而得仙正學之父為殺蛇而得正學是報之善也况先生一死令名千古誅夷一節反以為蛇之報耶又當時齊黃輩之誅夷抑又何為之而報之耶此必好異小說家或佛氏之徒故為是言以愚民耳豈理也哉若吳職為逆而族以為蛇報此或一道也

四雪

善集五

八五

揚國忠嘗以沉香為閣檀香為欄檻射香和泥為壁至壯冊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珠簾暮捲西山雨謂之四雨詩也予又以揚之四香乃三真而一假借花之香也王之四雨既借於花孰不可者惟紅雨似實於朱蕉又出於花之外也如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穆之落梅香雪浣蒼苔東坡之卧海棠泥汚臙脂雪楊廷秀之木犀雪花四出剪鵝黃是皆真以花為雪而雪且各色也園林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為亭可謂清標之至陋揚之香而過王之四雨矣

命

夫貴賤壽夭固命矣聞沈石田周與同郡盧知縣鍾年朔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意者沈雖無官而清名勝之矣吾執吳參議鼎與徐憲副之子懋亦同年月日時旣貴而子亦中舉徐於二者不獨皆無亦未見其有勝者意又或時刻前後之不倫也第於每會試三四百名進士未嘗有一人同者豈天下之廣讀書者之多更無可同者乎是命真不足信也不足信則顯顯推而驗之者又何歟前定之數又何歟噫此造化之妙不可通測比比而測焉非造化矣推而極之造化亦莫得而自知聖人所以罕言也

陳子樞

元四明陳子樞作通鑑續編書

義理卷五

八

八六

宋太祖廢周主為鄭王舊書周微末周主為鄭王雷忽震几子樞厲聲曰

老天便打折陳樞之臂亦不換矣翼日又夢至一殿中有

衣黃如王者起坐謂子樞曰朕何負卿乃云朕為篡耶子

樞心知為

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耶死史貴直筆也後陳為我

太祖所戮人以為報予以

太祖戮之非報於廢字也報於元字也夫臣之逐君非廢而

何雷聲之震偶相值耳苟有是夢

宋祖亦自知愧又何能假

太祖之手而戮之耶然則

唐太宗之托夢溫公又何曾有所廢耶且續編末論宋亡而

借邵子皇帝王伯之數為元會運世之說以謂大元混一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年號曰元豈非世復為元之數乎夫經世之元十二會之名也胡元之元取大元乾元之義今以宋為末世元為皇初謂冬復為春世復為元詭譎張大謬妄牽合謂之直筆可乎不知中華夷狄之道得罪名教何如哉

太祖驅胡而清華政其所以當誅也

推背圖

推背圖傳唐李淳風作也予嘗於萬都憲五溪屢見之杳難明驗因而告日記憶宋禁識書犯者曰衆藝祖特以此書紊其次而雜書之傳數百本於人間使傳者惜其先後

義理卷五

八

八七

不復可驗遂為棄之此或是歟五溪曰得矣可以告同類不觀可也

山水真假

予嘗笑人見好畫曰逼真山水及見真山水曰儼然一幅畫也是不知孰真而孰偽耶昨讀杜詩題蜀道畫圖有曰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是又以畫為真矣又讀曾吉父詩云斷崖常偃樹小雨郭熙山豈非又以真者為否乎屢此古今胥可笑也

織屨

韓非子云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綺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而越人跣行

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子以此耶齊王好羊而抱琴於王門顏淵遇三帝而非其所尚所謂鄧林之木植於培塿之丘則悖矣荆山之璞產於瓦礫之場則非矣士之不過豈非命歟

君臣難全

聖宗石表

宋高宗時可謂有臣無君此中原之不可復也金世宗時可謂有君無臣此治功之不能成也觀於全史可知

人中

人居天地之中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藉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藉人以五味口受之此完居中故云若曰人有九竅自人中而上皆雙自人中而下皆單故云此則

義卷五

八

八

八

九

可名為數中矣

人神况神

人神逐日流行於四肢百骸而獨不在耳目者蓋耳目以司視聽神明出入之所也故不係於衆人頭法天是法地死者尾氖也居脊骨之窮任一身之重而當百骸之中法乎人者所以獨取此

人身陰陽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有首而無尾也陰數二四六八十是有尾而無首也故人身陽會於首而不至足陰會於足而不至首也

豎血色

聖者雨水之凝結之成形則從金矣是生氣盛而見母也反本也故血色白血為陰而傷水坎之體陽也氣動而血行陰乘陽矣故色赤去體久而黑亦反本之義也

手足心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也故狐之應心而悅不痒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氣腎屬水水性靜也故狐之心畏懼而怕痒也

師生爭名

語林云馬融弄彈天不合召鄭玄令一弄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據屐在水上融果令人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上下水上據木此必死

義卷五

八

八

九

矣遂罷遣子崇其師於弟子何忌才如此馬融又安得為大儒耶因思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書顏魯公學秦草不成而為真書世豈知其然哉此為弟子忌師故也夫二子才氣既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欲別成一藝以自名嗚呼世不古也自非大聖賢孰無爭忌之歟哉

二瑛不當取入列女傳

曰

蔡琰也女也初適衛仲道為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曹操贖歸音綠都尉董祀不特再醮而已也雖天生知音能辨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道何係於四德哉所謂大本已失鍾琰孫也適王渾生濟渾嘗與之同坐齊



庭而渾曰生子如此足慰矣談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  
生子不翅如此參軍渾躬淪也誅心欲淪何其淫也不滿  
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婦人何貴於此哉二  
瑛收入列女傳是故顯其醜也

鬚髮

人之鬚髮血之餘也各有所屬髮乃太陽之毛也太陽屬  
心火火炎止故上生眉乃少陽之毛少陽屬肝木木多傍  
枝故側生鬚乃陽明之毛陽明屬腎水水流下故下生少  
年而黑者血色黑中則變白者白氣色也老盡白者血耗  
而氣存之時矣

胎郊生物

善書卷五

八

八十

九禽郊生郊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生  
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走耳

道家五炁

道家有東方九炁木德星君西方七炁金德星君南方三  
炁火德星君北方五炁水德星君中央一炁土德星君此  
庚子數也以納音五行之子就天干上數起遇庚字在  
幾即其位也如壬子木自壬數遇庚第九故東方九炁也  
甲子金自甲數遇庚第七故西方七炁也戊子火自戊數  
遇庚第三故南方三炁也丙子水自丙數遇庚第五故北  
方五炁也庚子土就得第一故中央一炁也庚乃金金為  
受氣之始故五方之炁以數加焉

富貴易滿道義難行近惟科目取人舉業日盛而經學  
也人心尤入於利故賄賂公行而禮幣無誌銘太甚而史  
書非諛諛日盛而風俗簿在上者好古矯俗不能保其位  
在下者特立操行不能存其身直欲痛哭流涕也王文憲  
公詩云後世求才術最踈三年三日央榮枯意欲復古治  
尚漢取士可也

人物生

人物之生大戴禮以物得生數故鼠孕一月猫二月狗三  
月猪四月猿五月生也人得成數故十月生也牛馬雖十  
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數論與淮南所載主日主辰穿鑿之  
說似差勝之予又以為鹿乃六月而虎七月生者抑豈生  
數也耶道理難窮此聖人常示人當然而不示人所以然  
也

善書卷三

八

八二

惡俗

舊聞温州樂清近海丐戶多有弟兄合取一妻以其易於  
養贍也弘治間為上司治以大罪而絕近聞湖廣地方多  
有子方十餘歲即為娶年長之妻其父先與婦合生子則  
以為孫也故每每父年二十時有子已十餘歲矣

予意此皆山海島夷之俗由胡元以未未變  
也為撫巡有司者奏以大罪嚴禁其俗方可

金生水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為難明蓋五金何能生水殊不知金為氣母在天為星在地為石星為氣之精石為氣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故有雨之夜星不見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為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為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為首也

草木綠色

予嘗見畫者以青黃之色和而成綠然後知木色本青今草木俱綠者草木因出於土則生養混融而綠矣

十八重地獄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

義理卷五

八上

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塵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一耳識界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夫十八界即十八重也佛氏以即心是佛在行為業皆目前者也今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即地獄世所謂十八重地獄者非此而何若以為真有若另有他說恐皆非也六根六塵六入識界又解見楞嚴經

傷寒傳足不傳手

嘗言傷寒傳足不傳手予思人身血氣晝夜循環豈有止行足而不行手者况風寒之中人先入榮衛及見有解者曰足三陰三陽其行於身也長故受邪多手三陰三陽

行於身也短故受邪少是以傳足不傳手也又觀此事難知口傷寒五日後漸變神昏十日如醉人此熱傳手少陰心經心充疑之及後讀瑣言曰傷寒者乃冬時感寒即病之名也冬乃坎水用事其氣嚴寒凜冽水冰地凍在時則足太陽少陰正司其令觸骨之者則二經受病其吹則足少陽厥陰繼冬而司春令而亦受傷何也蓋風木之令起於大寒節正當十二月中至春分後方行溫令故風寒亦能傷之正之六經主於夏秋故不傷之然後痛快明白此節應所以為醫傷寒之師而有的本諸書之妙也

夢

諸書論夢惟李太白潛書謂為鬼遊心濁乃當蓋鬼乃陽

義理卷五

八十三

氣也主於情而動於外故人日用因物以遷夜而寐為魂觸於物因想者因而形矣蓋觀其老而夢也所歷皆少壯之事豈非魂為少陽之氣也哉若曰人之神也神為一身之主宰出即人死故曰屍解而神遊若列子謂神遇指在內者言如夢寒渴是也

誌狀不備

胡文定之作龜山誌銘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何處之言勉齊為文公之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不足為輕重哉抑二先生之尊敬不在於一時哉又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必書耶抑又以乃兄不當在弟子列耶端不可測三公

意

人名不同

雉朝飛樂府解影古今註俱曰齊犢沐子作也別書又稱  
牧犢子寒食之事左傳以為介之推琴操以為介子綏說  
死諸書皆曰介子推二名俱不知孰是也括書質諸博雅

名事相似

漢王祥孝母卧冰得魚晉王延亦為母欲魚扣冰而哭忽  
魚躍出水上漢洛陽大雪令以衣被除雪入見其高卧又

美善十五

八十四

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大雪而孫令還椽排雪見定  
絕穀夫二人皆孝母求魚於冰名音又似矣胡之字又渾  
於表名因雪而令定人求見可謂切相肖者也今世止知  
王祥表安之事故括出之

素問

素問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為即全元起所著猶非隋唐  
文也惟馬廷烈向近之又無此等義語宋聶吉甫云既非  
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斷然以為淮南王之作予  
意鴻列解中內篇文義實似之矣但淮南好名之士即欲  
藉岐黃以成名特不可曰述也平或者醫卜未焚當時必  
有此黃問答之書安得文之以成耳不然陰陽五行之理

學思固得人身百骸之微非聖不知其致疾之由死生  
之故明然纖悉此淮南解性命道理處必竊素問而證其  
奇環處乃蘇飛等為之也故宋潛溪以淮南出入儒墨不  
純正止是也且淮南七十二候與素問註皆多符藥禁五  
物攻麥秋至為小暑至較呂氏春秋不同則王冰當時亦  
知素問出淮南也岐黃之文至於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  
今世則黃帝時果末世耶又曰以酒為漿以妄為常則儀  
狄是生其前而彼時人已皆偽耶精微論中羅素雄黃禁  
服篇中軟血而受則羅與軟血豈當時事耶予故以為岐  
黃問答而淮南文成之者耳

美善十五

人

八十三

枕仁和即瑛仁寶著

義理類

葬

葬一也有古之人不如今者有華之不如胡者何也今之葬者不衾棺槨之外雖富貴之極者不以一物為殉古人之葬多殉金玉銅器故後必為人所發殘其骸骨至今尚爾傷哉中國葬且封其園堂一見知胡人之葬務乎實其地望之則曰陵墓在焉過時雖子孫亦不知其處也父之相化為土發掘之事何有

天地氣味

天以五氣生萬物氣無臭味故風雨霜露自天降者皆無味也地以五味養萬物味具形質故地生者皆有味焉

脾胃視聽

東桓以脾胃為主蓋胃受水穀脾氣運動而後腐熟水穀化生血氣人資以生也故凡人獲脾胃壯盛則百病不生悠悠壽考矣予又思之脾胃屬土土動則生如畝畝必假耕耘而後堪於種植眼非屬脾開眼則脈動脈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四肢屬脾寤則四肢動而脾應之而亦動故晝能飲食夜寐則不能也是知脾胃相資當以運動為功用耳川溪以腎水為主蓋腎水足而血氣盛則病不生也然血氣之用多寓於視聽何也經曰心為血主而肝則藏之

肺為氣主而腎則納之然肝竅目也肺竅耳也目之司視乃血為之用耳之司聽乃氣為之用周章萬變皆本於目焉予又思之始人之氣血之盛則視聽功用男子八八六十四歲女人七七四十九歲氣血既衰耳目之聰明減矣積日又久氣血涸矣故人至上壽雖無疾病亦死修仙家欲絕耳目之欲有所山也豈非息耳目所以養腎水耶知此則李主脾胃脾胃為動朱主腎水腎水當靜動靜雖曰循環又必靜為之主蓋氣血勝而脾胃則壯脾胃雖壯而氣血生覺難矣

人身一小天地

傳云人身一小天地天形圓而在上人之首圓應之地形

善道卷六 八 二 方而在下人之足方應之四時運於表四肢應於外也五行靈於裏五臟應於內也至以一節言之人身之肝位在右而脾却見於左手若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而分野又在南方人身之脾位在左而脾却見於右手若南斗六星二十五度而分野又在北方靈樞邪容篇亦嘗言之但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臟似亦少差予今特舉其要也

士饅頭

續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謂總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木此

墨磨人

宋有言燕李廷珪墨不用但玩之而已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將磨子後東坡見昌言墓木曰木將拱矣墨固無恙予以與留與他人樂少年同意

荒親

吾杭有荒親之禮詢之四方皆同蓋以父母死不得成親而於喪死之日即講親迎之禮有至親沒而祭家人舉哀以為者予以此必胡元之俗流至于今夫父母之死人子不欲生之時也而且停哀忍痛以講此歡樂之事此豈有人心者哉作備者不持肆諸市朝矣昨觀所見集中亦如予論則知宋以未有之因仍苟且多為惜財之小而忘大義奈何詩禮之家亦如是耶嗚呼斯舉也何代禁耶

義舉卷六

名人無耻

文天祥在燕京時欲為黃冠去國南官王績翁欲合謝昌元等十人請保什之世祖亦有然意留夢炎曰不可天祥備出復召號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寢其事我

太宗渡江靖難之時廷臣胡廣金幼孜胡儼解縉楊士奇衡府紀善周是修同約死節明日惟是修諸國子監尊經閣下縉為他日士奇為之作傳與其子曰何使同尊翁死以傳何人作也嗚呼衆固可責矣若晉揚數言尤為無耻之甚讀書明大義至此尚爾云之天理人心安在哉

三國與宋用人不同

人才之盛莫三國與宋也皆不能成功者三國人才大小

各盡角立而不下故至衰敗之後方混而一宋有人而不用用而不專專而從為小人所間總謂不能盡人之才故必至失國嗚呼非數也耶

稱名不雅

古人婢妾之名或以玉具或以花柳或以清奇之物各義命之隨其意也若李庚之婢曰却要潘杭之妾曰解愁甚不雅耳士君子忌之

元祐黨碑偽學逆籍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偽學逆籍作惡於韓仇胄頒行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哉惜史

義舉卷六

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考參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誠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尚俟熟史者證之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軾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鼎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元祐

黃履補張商英 蔣之奇元社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廷 姚勳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高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觀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元社 岑象求 周昂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東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餗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葵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門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鄂 朱光裔 蘇嘉 龔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元社

尹材 葉仲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祐

李新 衡鈞 充公適 洪伯樂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岫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疇

郭執中 萬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末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鄉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右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鄒忠臣 种師叔 韓治 都旼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綽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昂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俠 許克輔 楊肱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溥恪

黃才 曹盥 侯顯道 周導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彦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懷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修民

王賜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趙克	張恕	陳
洪芻	周諤	蕭利	趙鉞	滕
江洵	方適	許端鄉	李昭	何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元巳	符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
王飛	趙希夷	任潘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冰	王庭臣	吉師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上
李嘉亮	李玟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表	竇鉞	趙約	黃鄉從	馮說
曾肅	蘇舜民	楊侖	梁彌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侖	關守
王綏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怙	王化臣	符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	留正	王蘭
周必大	留正	王蘭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	徐誼	彭龜年
薛叔似	章頴	鄭
林大中	黃山	黃黼
孫逢吉	侍	何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	吳祖儉	葉適
項安世	李	沈有開
游仲瀛	吳	李祥
趙汝證	趙汝談	陳峴
汪	孫元卿	袁
田澹	度	張體仁
黃灝	周	南
孟浩	趙	鞏
武臣三人		
皇甫斌	范仲壬	張致遠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朝端	張道林
蔣仲	徐	蔡元定
髮黑白		呂祖泰

人之髮白有遲速者世以多思慮者早白蓋以髮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蔭也故謝超宗入獄而髮白周興嗣成書而髮白然予所見有年齒雖同而勞苦安逸迥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不在思慮所致也每詢其人多在父母之傳流近又見鎮江丁氏一族家多顯宦少長盡皆白髮此顧愷之對簡文曰松柏之姿蒲柳之質自不同耳言雖近於諛上是或一道也予已論鬚髮矣此又餘意

淵明非詩人

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咏簞瓢之樂也以公之學在經術中乘予又以公非曰經術自性理

雜錄卷六

九

中來夫飲酒第五首膾炙人口者也嘗往來胷中若有所得其好者夫以第一句結廬在人境似靜中有動第二句而無車馬喧似動中有靜三四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心境混融處也五句採菊東籬下是潛心求一六句悠然見南山是得一之徵矣七八句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乃至和允溢表裏盎然九句此中有真意所立卓爾十句欲辨已忘言正末由也已可見陶公心坎渾然無少查滓所以吐詞即理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

混堂

混堂天下有之抗最下焉有好事者借喻為記頗得箴規義錄以告不知耻者記云吳俗斃大石為池窮幕以磚

後為巨釜令與池通轆轤引水穴壁而貯焉一人專執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湯名曰混堂榜其門則曰香水男子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死者納一錢於主人皆得入澡焉旦及暮袒裼裸裎而來者不可勝計苟躡之則泥滓可掬臭其體穢氣不可聞為士者每亦浴之彼豈不知其污耶迷於其稱耶習於俗而不之惟耶抑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死者果不相免耶抑經其浴者目不見鼻不聞耶嗚呼趨其熱而已也便去薪沃釜與溝瀆之水何殊焉人孰趨之哉人孰趨之哉

鄭頴思事

惟誕之事多矣有不可以理格者孔子所以不言今可窮

雜錄卷六

八

者試言其一二事予舊讀鄭畋事以為傳記惟誕之言不足信也及見頴畿之事意其正史所書耳目所屬去當時不遠亦豈妄言哉因格其理將以質之人人適府頴邵二泉先生學史到學檢有頴氏之條斷事與愚見同也因錄其事與邵說并區區之見於左唐鄭畋之父亞未達時族遊諸處留妻與婢在一觀中將產忽聞空中語曰汝出觀外母汗吾清境不然殺汝也妻曰婦人無歸望聖者憫念及五鼓分娘乃殮道旁乃殮於牆外亞婦以酒酌之夜夢妻曰余命未盡為神殺也去十里有寺一僧可五十能活之當拜三哀祈亞不以為信次夕又如此於是移寺果見此僧初見亦喜亞告之初不顧曰我凡人豈知幽冥事



乎亞懇再三僧怒擊之其辱不去父之僧乃許曰待吾入定尋訪之夜半起謂曰事請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歸三鼓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曰身已壞此即魂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婉如生平但惡明處數年妻乃別去曰數盡矣故世傳收為鬼生剝剝顏令兒幾感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顏仆稱幾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愿不爾至也旒乃解及還其婦愛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合乃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義理未六

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晉書類邵子曰人死而復蘇者有之幾蘇矣能夢而不能言父之復死何也魂魄合而為人離散則死若幾者殆陰復而陽不復歟不然則其周旋不舍者何物也邪是則顏幾既為陰復而鄭妻之復豈非其陽魂邪其所以惡明者猶在陰類故也

天命性情論

先輩吳美中瓚以米薯喻天命蓋以上動下靜運轉不已則米穀四出如萬物之生也隨地之高下污潔之處而投焉則如人之有富貴貧賤者矣又以燈油喻性情以油為氣而燈心為質燈焰乃精神也及其照物則為才能其然

者性也燈滅而燼落魄降也烟氣上騰魂升也由言清濁燈心有肥細乃資質之美惡耳此乃以粗喻精質為至理人亦易曉也故錄之

龍象

夫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以其有義禮而名器存焉嘗見龍王祠而有勅封者龍雖靈物亦獸也象固至馴豈可以人禮待之今龍襲之以衣冠加之以玉號而象則食之以二品之料加之以指揮之稱較之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之意不有異乎賤名器無義禮其矣若

太祖於四海四瀆止封某海某瀆之神何其正大苟為禮官者建議於廟堂可也

荀勗

予嘗謂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而借寇兵也卿獨不思李斯之為人也又宋祖曰大開洞門正合我心少有私曲人皆見之獨不思負世宗何曲如之人不見耶

伯顏子中傳

伯顏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因家焉繼進賢人勿謂其通大義稍長無所嗜好惟耽讀典籍籍手不釋卷從釣臺身薄習進士業四以春秋經領江西鄉舉受龍興路東湖書院山長改建昌路儒學教授壬辰兵興省臣以便宜授贛州路知事陞經歷時參政全普廢撒里哈海亦

守顛以伯頰學行醇正議論激烈可與有為以為都事戊戌陳友諒陷江西遣兵圍贛參政命伯頰率壯士百人出救援兵於隣郡將行誓衆曰苟為有全之計者願受不測之誅至夜三鼓奮躍突圍而出圍兵追不及乃招募丁壯於龍南安遠寧都之間遠近響應值天濤雨敵勢益滋蔓向義之士往往或於飛語轉相煽動合而復散伯頰知事不就乃往南雄方宣布天子德意以為集義之策而南雄亦降矣衆四掠市里伯頰正衣冠端坐僧寺禪榻衆駭視不敢犯見其渠領則陳大義以拒之所與俱百人者屠戮擄獲殆盡既而顛亦陷全海二叅政死之伯頰知無可為之機遂間道入閩江西右丞章公完者表為分省員外郎

三

八

三

八

朝廷方搜求博學老成之士江西布政使沈本立聞伯頰造從事張希頰訓導胡以中以禮來徵語之曰爾偕進賢知縣親造其廬若不起爾毋來見也伯頰聞使者將至慨然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先一夕具牲醴作七哀詩祭其先與昔時共事死節之士復手書短歌一篇寄別熊劍以

三

八

八

八

於所學歎

七哀詩

有客有客何憂憂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苑屋終夜泣血知者誰燕雲茫茫幾萬里羽翮鏖蓋孤飛遲嗚呼我生兮亂中遺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後我祖我父金月精高曾累世皆簪纓歲維丁郊兮吾以生於赫當代何休明讀書願繼祖父聲白頭今日俱無成我思永訣非沽名生死逆順由中精神之聽之和且平嗚呼祖考俯體假蓬豆失薦我之責我毋我毋何不展腹我鞠我徒辛勤毋氏泝善宜壽考兒不良兮負母身有維新兮酒既醉我毋式享母悲辛焉

母兮母兮遠適相會黃泉在今夕

我師我師心休休教我育我靡不周四舉濫叨感師德卜

年苟活貽師羞酒既陳方師奠止一觴我莫涕泗流嗚呼

我師兮母我惡舍生取義未為慕

我友我友全公海公愛我我兮人誰與同惟公高節兮

寰宇其空百戰一死兮偉哉英雄嗚呼我公我公兮斯酒

斯酌我冤我冤兮惟公是託

我子我子嬌且癡去住存沒兮予莫汝知汝既死兮骨當

朽汝苟活兮終來歸嗚呼汝長兮母我議父不慈兮時不

利

鳴兮鳴兮置汝已十年汝不遠兮汝心斯堅用汝今日兮

誰我冤一觴進汝兮神冤安然嗚呼鳴兮果不我誤骨

速朽兮肉速腐 右伯頰子中之傳與詩予因館於宗主

萬五溪先生之門五溪進賢人也得觀

國初進賢諸公私抄詩文讀至子中傳慨元史既未載也而

此或又失千古無聞矣遂錄於稿嗚呼讀子中七哀詩寧

不酸鼻借其替有口前之不死銓選無杜稷奇也嗚呼太

學生亦死之也以此度子中是不知子中者遂為畧改數

句以明子中之心而傳之者齊陰丁之翰嗚呼無之翰為

文以傳天下不知如子中者幾矣

七修類彙十六卷終

七修類彙卷之十七

義理類

生物

萬物之生本乎天故動植之物其體皆圓土石之成形也

具乎地故多方此地之骨肉也

三代而下稱治世莫如文景今觀文帝之世三十六詔景

帝之世二十五詔而其除租賜爵務農憂恤者三之一焉

則其史稱與民休息可知嗚呼此後世之所不及也

醫書不能補

義書

巢氏病源一書論證論理可謂意到而辭暢者矣予嘗惜

其當時元方不附方藥使再具之體用俱全是書真不可

及也圖繪寶鑑但紀歷代善畫名人及言平日一家之長

師景人也矣予以為再添言所以方盡其意如董源則曰

山是茂 皴水是索水松是瓜離之類言馬遠則曰山是

大斧劈蕪丁頭鼠尾松是車輪蝴蝶水是闌水則二人之

規矩已寓目前而後之觀其畫者亦易矣雖欲補之必得

自擅其術記多識多方可也予嘗以畫語姑蘇周臣馮表

以畫語吾杭孫鈍吾姪惜其相與嘆息而已噫

書畫難易

予嘗問能書之人真草孰難咸以正書難也蓋以真難

正草可... 然文稱張長史始同顏魯公學正書... 而學草此可知矣又嘗問友... 曰書易予曰何以見之彼以... 書雖學其書者亦可... 知以書耶予戲曰可以教矣蓋畫記載吳道子學書於... 也

異情

唐玄宗於兄弟而友愛同於一帳則未聞孝養者何也華歆與管寧同原相友之厚者則其志趣必一也何善惡之不倫子路剛強彌子瑕以色悅人者同為婿友不知何以

義舉

八

八二

相處

虎傷亡

人為虎食魂從於虎字書謂之虎傷亡解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兇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於前以為使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否則為虎燠機徒費獵心也及虎為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在皆夜叫擲以為無復望虎食人矣若為其復讐然予將信將疑昨見說郭所收東坡之老僧化虎事與昔所聞相符不覺嘆曰俵哉果死不認屍而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既被虎食矣死反為虎之殺幸而虎斃又從而號哭之何其愚耶不自疚耶嗚呼小人竭財俯首以附權貴為之鷹犬以備指揮却乃張皇聲

勢殘人害物一旦冰山既崩怡悅無措無復有望友情死而悲痛不悟其非豈非虎之傷亡歟豈非虎之傷亡歟

牛羊食草

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洗羊食如燒意以二物皆畜類而草食者也何相反之如是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倉而廩厚有蒼生之象焉聞死而殷懃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殺伐故羊色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焉見死而無懼亦喜殺之性也二物稟性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異是性故草木之茂枯者生殺之氣致然耳豈此以伺轉物若子

家野禽

義舉

八

八三

九家禽鷄鴨之類不能飛野禽即能飛者家禽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氣之多故凝滯而不飛野禽雌雄皆抱伏故飛

食鹹加渴食酸止渴

渴者緣心火熾而腎水涸也腎氣盛而心氣平則不渴矣食鹹則加渴者鹹走腎而瀉腎瀉腎則水愈涸况鹹能補心補心則火愈熾故加渴也食酸則止渴者酸走肝而瀉肝瀉肝則火不熾况酸能益肺益肺則水自生故止渴也

利

古人以誠意正心觀人今觀人於利上明白者可謂君子矣予嘗耳數友利心一發則雖父子兄弟素厚朋友即

心而不顧嗚呼哀哉末世何人心之不古耶

刺紙

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紙二寸間有一二葉箋可謂異矣而書東摺拍亦不過一二寸耳今之用紙非表白錄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六寸闊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為之不敬嗚呼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厘之價可謂恭矜天物奢亦極矣資暇集中以唐門狀競用善紙嘆其巧語而謂補正平生於今日如何予以使李濟翁生於今日不知又如何詆辯也

將術

為將者多不善終雖岳武穆然天道好生成生罪也術數

義理卷

之高者終罔得吉故京房郭璞不得其先泄其化機神不容也

永樂大典

成祖命胡廣王洪等編成一書名曰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其表文嘗見於禪精雋中然亦不叙中之事實徒具望洋之嘆而已嗚呼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間亦不可得矣大典動以萬計安能使世傳也哉

氣類相感

予嘗見屠兒殺猪者眼似猪割羊者眼似羊以其日夕與同此物氣類相感所至也故嬰兒尤類乳母面貌可知

後漢書載挹婁國人宄君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塗膏於身以禦風雨此人之所以似獸也

父思神助

吾母少未讀書頗信佛法歸吾父時見同類誦觀音經心甚愛之然以不識字為恨心恒欲念之每一沓葉徒悶而退一夕夢金衣大僧合掌問曰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問舉此二句數次覺時似有得焉明發看視此經不復齟齬隨口如注矣自是書亦可通人盡異之予則以為心久靜則慧生况朝夕心思所致本體之明胡弗為之助也但二句固即本經而其義又似釋氏禪教此亦不可知耳果真有所謂佛耶

義理卷

本易安

趙明誠字德甫清獻公中子也著金石錄一千卷其妻李易安又文婦中傑出者亦能博古窮奇文詞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諸書皆曰與夫同志故相親相愛之極予觀其叙金石錄後誠然也但不知胡為有再醮張汝舟一事嗚呼去蔡琰幾何哉此色之移人雖中郎不克

鄧攸弃子全姪

弃子全姪中興書以其子至慕追及攸復繫子於樹予意子姪皆幼勢難兩全故弃子而全姪今既追及則不惟可與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劉涓子以為無是事此喜談全姪而甚之之辭當也然考之本傳及當時之人之言皆同

則又實有是情嗚呼可與同行而又繫之樹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無竟何天道無知哉意晉之好名至此極矣

生死兩異

淮南子載齊人乘舟遇風波而恐死不暇久之自投水中東晉時太白犯少微處士戴逵憂其必當後隱者謝敷卒予以齊人非不貪生也畏死而反忘其生達非不畏死也以理之必至於死一可謂求生不生一可謂求死不死又元人鄭王字子美順帝召為翰林待制辭而不仕天兵入徽州時要致之自曰吾豈事二姓者邪遂縊而死方回字萬里仕宋為嚴州守宋末降元為總管皆歎人也

義理

八

八

六

予以鄭既不受元爵正當仕我

朝却死於元此可謂當生不生方乃宋臣其心仕虜此可謂當死不死

趙元隆

趙元隆仕元為廣西行中書省都事以才智聞於時吳元年王師圍末末守鄧姓者自盡先三月閻桂元隆謂平章曰公宜與城存亡吾昔與鄧公同事長荷知遇今不死期効寸尺之功六月王師入西門元隆守伏波聞城破引刀自盡事定男宗嶽收遺骨歸劉三吾有詩吊云白頭從事紫微垣一死能令我道完赴水何慙泪點叟裴乃竟在伏波門他年作傳須朋友此日承宗有弟昆誰使

甄侯諸將吏皆能為國報君恩今元史未收予聞知補人者

思禮堂記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為吾鄉府尹陳彥成撰思禮堂記發明墓祭之禮甚當人情但亦未深考於書也其曰周禮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殊不知周禮冢人凡祭於墓為尸則墓祭之禮周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殊不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塚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塚則春秋以來有之矣况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度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今為錄其文并少辯之使士人知有所

義理

八

八

七

歸也記曰夫禮也者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而為之節文儀則者也然時有不同或制有未備故三王不相襲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後之議禮者此其的歟墓而藏廟而祭者周禮也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也漢之時乃有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先儒因其不見於三代而以為非禮不能無惑焉且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焉廟焉孰有而孰無也且人子之於親食焉則若見於羹入其門則若見其坐於寢視其杯棬而不能舉視其琴瑟書冊而不相越矧於體魄之所在而可劫不之思漫不之省乎且古之祭者廟以

貌之尸以象之裸將以求之陰薰蒸以求之陽其禮嚴  
周家具而人行之今之祭能然否乎然墓之祭亦三代  
所當益而後世之所不可損者其不可拂人情而廢不行  
也明矣記成陳乃買鴻臚少卿唐泰碑於其子將磨去其  
文而刻此記有某進士見之以手撫碑曰其薄若此耶若  
再磨則不堪矣陳聞而止之買他石以刻焉此人亦善諷  
諫者歟

往來書劄式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  
拜非實議定凡致書於尊者云端肅奉書卷則端肅奉復  
平交者則曰奉書奉復上之與下則曰書寄書答嗚呼今

書表七

八

八

八

上之與下大字如批判狀下之事上豈特再拜而已哉

酒

醪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醕薄酒  
也酌音酒也曰醴曰醕白酒也曰醪曰醕造酒也買之曰  
沽當肆曰醴釀之再亦曰醕漉酒曰醕酒之清曰醕厚曰  
醕相飲曰醕相強曰浮飲盡曰醕使酒曰醕甚亂曰營飲  
而營赤曰醕病酒曰醒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  
酢徵酌而醉曰醕出錢共飲曰醕賜民共飲曰醕不醉而  
怒曰醕

拜

拜之議多矣諸書辯取不同今揭其所常行易曉者以

示吾子孫平衛曰拜謂簪折頭與腰平如衡也即今揖耳  
下衛曰稽首即今之躬身至地頓首者頭叩地也稽顙者  
頭至地也太甲之拜手稽首者揖而頭至地之久也雅拜  
者先下一膝即今之拜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褒報拜者  
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之拜者古人兩膝齊屈如  
今之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掌以受顙也肅拜者兩  
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如今之婦人叩頭者今之婦  
人之拜以為始於武后不見出處惟史記後周天元命  
婦為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也據此則婦人古亦不伏  
地拜非始於唐也

祀武穆不當

書表七

八

八

九

宋太學即今之按察司武穆王宅亦其地也故銀瓶之井  
存焉而太學宋時上地即以穆王主之度宗朝吹元陳文  
龍初入太學時夢土神請交代至德祐末神乃遺書請代  
已而文龍為北兵縛至抗而卒夫宋未亡時岳已早去而  
不奉其正朔今北司左街之廟猶將伯顏與岳王同祀一  
祠岳豈堪與讐人共哉累欲舉於當道不果今識於此後  
有識者必更焉

相反皆善

孔子不欲盜泉而吳隱之飲貪泉李廣不擊刀斗而程不  
識擊刀斗皆古聖賢名將也何相反之如是蓋伯夷之非  
其君不仕伊尹之何事非君各得其當在人品之何如耳

宋南北使臣禮

嘗錄得北使來宋朝時每初見宴於垂拱殿賜金帶一條  
二十兩靴馬鞍轡折銀五十兩銀沙羅五十兩各色綾絹  
一有五十疋明日折牲餼各色羅綾三十疋又明日與伴  
使遊天竺賜沉香三十兩齋筵等物四日浙江亭觀潮宴  
五日王津園射宴自到闕至辭 朝大使密賜一千四百  
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遇  
聖壽節至者其正宴自舉盃起至終席共四十三盃酒每一  
盃奏一品樂又有雜劇三百有人水陸珍羞不可言也今  
忘其書昨見松漠記聞則曰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  
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

義卷七

八

八

十

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  
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  
二石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  
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麵  
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嗚呼南之待北如此之厚  
則北人安得不動心來也北之待南如此之薄不知當時  
何無念媿之心求其事勢想不得不然也不知財就竭而  
國就滅必然者矣寧不卧薪嘗膽日思所以報雪乎却乃  
宴於湖山京哉予故錄出不特使知當時南北相  
禮耳

生死一定

生死一定當死雖神醫莫治否則錯治亦無事也國初蘇

人著乾孫文武雙全以至陟陝律數醫藥靡不精究治人  
不特用藥喜怒頓挫皆能愈疾蓋術至神巧矣一日曰今  
年六氣滯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然必在秋後後因挽弓  
而致死血過日病作亟命子煎大黃四兩子以太多戒半  
且加別藥飲之不下而添病知之曰亦無傷我當明年死  
已而果然吾姪慶亦善醫嘗告予曰不知孰先死予以子  
較我年小無病又能導引服食又何以此問耶一日出治  
人在轎偶診曰予病矣回當服藥至家不一時而卒豈非  
命乎故聖賢亦無上壽

元祐黨碑

義卷七

八

八

十

廣西融州真仙岩多碑刻元祐黨碑亦在焉  
本朝胡文穆公為廣魚事時碎之此文穆自載於已集諒  
不誣也何德祐航海時畀此物以行當時更無一人止之  
者宋所以亡也

自作挽詞

夫至死之際而猶能自作挽詞亦偉矣若淵明之歌詞三  
章了達此理不待言也秦少游雖多哀怨楚之情然其  
實踐不得不然故東坡亦謂其能齊生死了物我耳漁隱  
叢話以坡言為過惟淵明可當殊不思陶在放達之時秦  
當遂迫之日言安能不爾耶予故嘗以吳蒼謫循州臨終  
自挽之詞哀尤過秦亦可謂達但視其能措辭說理否耳



能則過人遠矣使秦吳當官之日亦能如陶辭爵隱去則臨終之辭亦必有可觀者

釋子

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為實非名口敗子殊不知乃是釋草之稗蓋似苗而非苗也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是也

史陳脫王失傳

宣德二年交趾復叛九月

朝廷遣安遠侯柳升等伐之選其才且賢者文臣禮部儀制

郎中豐城史安祠祭主事錢塘陳鏞等二十餘人同行後

升等敗死寇呼官軍降即不殺而史陳二公曰見危授命

義舉

八

八

遂死十月十八日也後交趾守帥以死節者奏聞

朝廷皆褒贈而史陳守帥不知未聞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

而有司以無官狀不可質竟泯滅其節詳見陳文獻又正統十

四年秋慶州賊人葉宗流哨聚馮公嶺漸侵府縣浙江都

指揮脫綱按察司僉事王晟往征之俱死節焉處人至今

能言其戰勝而勇死之狀者天下未知也景泰中給事中

葉盛御史林廷舉奏立祠以祀之不果行亦至泯沒嗚呼

使四公之子孫有高官大爵者吾知其葉林之奏必行而

楊東里之文為證矣噫人心果無忠孝者耶果專於勢利

也耶此特予所知者耳天下無實而享大名者及又不知

其幾耶

七脩類彙卷十七終

七脩類彙卷之十八

義理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樊樓

唐朱泚亂逼少卿樊系草詔草成明日仰藥死

國朝方孝孺不肯草靖難之詔次召侍讀樓璉璉入草受命

歸遂自縊死此蓋一時畏害終心有不安者以固過其

不忠者較之段方二公不有間乎蓋筆已屈矣

祭物

古人祭奠物薄而意識獨取其馨香特鮮之味以薦之焉

故九歌以謂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左傳曰澗溪

善類

八

八

召泚之毛蘋蘩蒹藻之菜而已漢以耒則有斗酒隻鷄之

說矣今之祭物衆矣名亦二文因紀於左以見時之不同

也黍曰薌合稷曰明安稻曰嘉蔬梁曰薌箕牛曰蜃栗羊

曰柔毛豕曰剛鬣兔曰明視豚曰膾肥大曰羹獻雉曰醢

趾雞曰翰音鵝曰舒鴈脯曰尹祭鮮魚曰脰祭彘魚曰商

祭

起復

喪制未終 朝廷奪情起復勉其任用故曰起復今乃懸

以服闋為起復悞矣

降賊加官

宋有閩賊廖恩降後官為右班殿直嘗供脚色云並無公私

過犯時以為笑予意實為士羞也後又海寇鄭廣朝命官  
知福之延祥兵嘗為群僚所輕廣故作詩有曰衆官做官  
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之句事載小說傳之至今夫宋  
固仁厚流為姑息此不兢於敵而為賊侮之事也本  
朝賊降必誅此 唐宋之所以不及也雖然今之士夫無公  
私之犯而不愧鄭廣者又幾人哉

太宗二箭

聞見雜錄載宋祖寵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死  
勸晉王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耒則飲上遂命  
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之如故又鉄圍山叢談載  
花蕊夫人入宮幸之晉王諫而未黜一日與宋祖獵於苑

事類彙編

八

八二

中亦射殺之二事皆宋人所書諒不誣也夫太宗固為社  
稷是矣而難於太祖受諫如此割愛忍情曉人當如是耶  
傳位必遵柱后之言太祖之心何心哉晉王之傳又可苛  
也哉必竟晉王死於二箭天道未必無報也

攻乎異端

荷亭辯論侍御盧格著也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義治  
辭則廢民攻之是也擊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謂擊去異  
端斯言也已昨見宋儒孫奕示見編內有此說其解尤明  
白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示由也已之已已止也  
謂簡而明也

回回教

回回祖國世史正綱以為天食一統志以為默啜那國據  
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  
中國乃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  
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惑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  
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雖至親友之  
貧者多莫尚義他人不問矣彼於同郡人貧月有給養之  
數他方來者亦有助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在或亡彼之  
薄葬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道之  
下不論也嘗讀救國雜記言其教祖之詩曰僧言佛子在  
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  
風其高又如此

義理彙編

八

八三

荀爽褚淵

士大夫而無節義若捷之於市矣况能為人而斥耶漢荀  
爽自作女誡而欲女之再醮意其必知女之不能節也女  
卒自縊以全婦道出烈女傳豈知子莫如父哉宋褚淵手誦器  
識見重名流一旦黨齊背宋致弟焯炫之非而子恨不仕  
淵豈不知忠義者利祿之心勝也嗚呼色與位人之所  
好也不特不從其父一則致其死一則致其非人性之不  
同固如此矣第爽淵不知何面目終日於家庭耶

東明木綿庵

賈似道齋僧而得木綿庵三字蔡京遇毛女而得東明二  
字豈知皆就死之所嗚呼其人能變其志可也明白告其

死庶或動心焉耳否則安用其報哉是知天之生好臣  
大數之不可移也

糖人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也今以糖成男女  
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幾於食人乎

名物不當竊取

文人墨士每欲鐫名於山水秀麗因情也至有剗人之名  
而鐫已者則可惡也若閩人某去唐磨崖碑刻而自書忠  
孝廉節殊不知後世不見古刻是欲彰名而又得罪名也  
又有見一木石之奇遂取去之者若某洞白石觀音為某  
取者是也殊不知在山林則為公玩而可久在人家則

義理卷八

八

八

四

為私物而易廢醒酒石今安在耶此皆小人之私者也若  
終南山小白石之詩而不名者何其高耶事見詩

杜賈死牛酒

杜子美死牛炙白酒見唐詩賈島死牛肉酒見唐詩嗚呼二  
公食無珍羞可知矣人何必食前方丈哉

書契

世凡交易契有合同恐人心之不古也如  
朝廷之有符信然而有義存焉耳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  
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御右然左契受之義也據此則  
左為受物右為獻物者之取矣嗚呼一事之微古亦有輕  
重之義乎

財

古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二邊  
之幣郊廟耶有群臣之賜其國乏而民窮也今讀史華  
錄夢梁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天下一統  
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問千金之家不過一  
二是皆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之財此則何也  
愚竊論之藩府太多中官太積而文職多貪何以見之韓  
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糧平涼一府不能供也司禮尚  
本監一宦寺之死銀貨動有數萬之進

朝廷所不進者又不可計進士一旦居要地遂過數十年之  
財王迨至九卿不可言也雖然文職尚有廉者若夫今日

義理卷八

八

八

五

費出無度聞之寒心當國者宜思何以啓沃

燒金

宋史張永德傳云嘗唯陽時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瘞之  
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求五兩即置萬中焚之成金自是  
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求藥法生曰君當大  
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為悍屯下蔡淮民中有  
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唯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  
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為此又龍川畧志載子瞻從事扶  
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  
之將不能為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為正當傳也是時陳希  
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

何也僧曰會道畏其行方不能不為耳貧道嘗以方授人  
輕有為之耶死者有遺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傳公慎勿  
以授人如陳邨者也後偶與陳希亮談圖作語及此僧所  
以陳固求子瞻授之悔曰其不惜方惜負此僧未幾陳以  
賊敗去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後謫黃州陳子懽在黃  
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懽曰吾父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  
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灘而死義甥孫沈某弟兄二人其弟  
為人煨銀以給食日亦未足也不數年置有室廬妻奴設  
肆肄弟兄俱於肆以交易又數年身有羅綺動有銀器往  
來有顯者詢異於昔日人言得燒金之術假煨工以遮人  
耳目子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死家隨以廢其父一日

義理卷八

八

八

其一書告子曰吾見得此足衣食今獻之於翁少丐錢穀  
可乎予因益信張永德陳仲亮之事召醫姪姪素語之姪  
曰沈與北司前其人同為今亦同棄世矣嗚呼晏子有言  
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永德得方未必不沒官也而東坡  
遭謗遭謫爰窮途而病死者亦或曾試此耶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處一室值大雨水七日不  
通餒死中書舍人盧載為誄文曰誰為府君大必啗肉誰  
為府君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餓死空谷丁川晦載之於芝  
田錄以為美事予意盧子不當以二畜比之正史傳中之  
贊何其優耶然其清貧固也但卒於家不聞退居安陸此

又不知何從來

奇物不可守

書盡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  
譜畫譜博古考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漫毀有  
不存一自家而言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  
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為  
子孫可常守也

大常黃冠

嘗讀周禮天子大祀大宗伯主禮大司樂主樂皆明德新  
民之士聖賢之徒也所以肅度有職感格上帝受侑神人  
者在是豈惟集事完禮文而已哉今樂既作於神樂觀之

義理卷八

八

八

徒而贊相行禮者又皆太常之黃冠天朝大禮  
大樂付於斯人甚非序和情文之道也神安可以格耶

岳劉之對

宋張浚問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  
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卿瓊素不相下一旦  
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眾浚曰  
揚沂中張俊何如飛曰張宜撫飛舊帥也暴而寡謀沂中  
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  
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愚豈以得軍為念哉我  
太祖嘗欲用揚為相以問劉某某曰屬有相才無相器  
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焉今憲不然

致乎

帝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又曰胡惟庸

如基曰此小犢將償轅而破羶矣

帝曰吾知相無以愈於先生者基曰臣非不知臣疾惡太甚

又不耐繁為之且孤大恩夫謀事於人正欲人之有言也

今不惟言之不從而反憎疾焉後雖事驗而武藝誠意先

已為之解官矣豈魏公不曰忠而

太祖不英明耶問之憂而無一是焉則問者自以為愧而直

言之難受不覺其忤也嗚呼古人尚且問且不能受言

使無從而直言安望其以理之是非而是焉耶予於二事

信哉直道難容於世

父子異性  
愚嘗讀朱子語錄中載東坡之子過范梈夫之子温皆出

而棄經往之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予思本朝

兵部尚書茹瑺衡州衡山人也  
太宗入靖內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鑄

由冬而春陽之所由生陽生而後有天故冬至祀天神祀

天神而用黃鍾九變之樂蓋天為陽之尊黃鍾九十九為

陽之極故黃鍾子月之律也人死魂歸於土四時祀人鬼

而用太簇八變之樂者蓋人生於寅太簇寅月之律又宮

五之位屬土始終於此奏之則魂與音發動故降也又樂

之降神者蓋紫微垣在子而角應之太微垣在卯酉而宮

徵應之天市垣在辰而羽應之故奏數音之氣發動於三

垣宜乎天神之降也祝歌為樂之起止者祝之形仰而數

象東震發宣之義震為雷雷主聲所以起樂也歌之形為

虎而伏虎為金獸應秋也虎亦主聲今伏而無聲若陽氣

之收歛衰謝矣其背之齟齬氣不暢也所以止樂也金石

為樂之始終者八音之中惟金石有自然之音不假人為

故所以為樂之始終條理耳

七七義  
世以死者七日為受罪之時遂作佛事以解穰此固妄誕

之論然傳藥之來既久遠邇相同亦必有故問其人不知  
也常思以為虞祭有七之義此亦未通後讀論衡訂鬼篇  
有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病死甲乙之鬼  
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如驗之以甲乙日  
病者死期常在庚辛之日也予以是思之此則五行相剋  
之理如木日鬼金為之殺金日鬼非火為之殺乎推之七  
七之說亦是此理以其相剋之期故為之穰解遂延增妄

誕之說也然亦未知王論何從生予推之者何如姑識之以俟明理君子

門生弟子

范傳業者為弟子弟子復傳於人為門生故史記曰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為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韓項亮懿

伊川先生曰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予以楚圍漢於彭城漢追羽垓下信常在之也或以誑之或以待之信不能獨當一面如雲長之取顏良是可知矣觀羽初敗秦兵而諸侯不敢仰視其勇可知矣信豈羽之敵哉若論智謀羽或不

善書卷六

八

八

一

不如信也懿拒亮於上却按兵不敢動後至鹵城為賈詡嗤笑一交兵間則又喪其將軍張郃觀其受巾幘之辱嘆孔明為奇才懿豈亮之敵耶此又智勇俱不如者噫若四人者豈必待其親相交戰而後知其高下哉耶此已可觀矣至如孟氏莊子二人俱常遊於齊也胡乃不相遇而一辨以觀其勝負一則以實而實天下之虛一則以虛而虛天下之實是實可惜也歎

樊執敬

樊公執敬字時中獨航其號世為郟人至正間為浙江參知政事十二年徐壽輝自徽犯浙西公宿衛於省省吏次第引去公獨披甲上馬率衛兵不百急出與賊戰從者止

之公曰吾守封疆去之非義也至省口遇遁將以孤兵且散控馮首返公怒以刀斫其人遂躍逆賊於天水橋恭戰以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公死二月姚園寺僧雪率杭人立祠於天水院歲時祭焉揚鉄崖時為文紀之又嘗見公觀潮詩於霏雪錄中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來然其詩雖未工而公平生之志亦可見矣然公死節史以錄之但不如此之悉

聖不可知

士非天分之高則知識不遠非學問之功則義理不明大凡學藝初則勉強勉強則有迹人因得以及之也事熟則

善書卷六

八

八

十一

精精則巧巧則神若師曠之音輸子之工養由基之射皆熟而神生焉聖人之於天理亦至精至熟神妙不測人豈可得而知哉此孟子曰聖人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文盛乃衰

古人云詩盛於唐乃衰於唐也字盛於晉乃衰於晉也蓋以詩雖至唐而警拔間里之人不知矣字雖至晉而神變巧媚之態極矣其於明白古拙何有哉今抗之舉筆之文可謂盛矣然究其實則皆錄諸書藻麗之語貨近時之巧時文讀不過二三冊遂高舉而奪魁矣嗚呼此豈非其衰耶而於古人讀經讀史之學何如哉雖然邵子天人之言曰也由天道也由人意今辨此者亦氣運使之然也本

涯又云文章固閑氣運亦係習尚非人力所能挽回在言哉

說郭

陶南村作說郭百卷蓋微曾慥之類說而為者然類說剛取精到而說郭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學海可也揚文貞公士奇尚不取其書史會要水東日記曰如見輟耕錄淫褻之事尤可鄙也余則曰說郭不獨淫褻而鄙俚無稽者亦有之但輟耕多抄舊書如廣客談通本錄為已作是其下也孫大雅謂書木葉而成者偽言也似書史為至當者

立武后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見太史奏女主當昌民間祕記又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有天下太宗因疑左武將軍李君羨誅之李淳風又奏臣仰觀爰察其人已在宮中如是之明白矣至永徽五年拜武昭儀明年欲立為后意時才去先朝方十餘年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雖皆極口切諫何無一言及占傳之事并先帝欲誅之意非以為先時朝廷開不宣泄則民間又傳有祕記而無忌等又圖之元老宜其舊知者矣以為當時不可顯白則未立之時正可以足證之也諸公無一言之及此然后知為唐室之數也

三修類纂十八卷終

七修類纂卷之十九

辯證類

改元

上古無年號不過紀甲子而已世以始於文帝後元年不知後元由前有元年故稱後也如景帝則又有中元後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年方為有號之初而劉氏據封禪書得禹改元辨以年號之起實在元昂其前皆有司追補以足武帝之始又據元封改元始有明詔為證而夾添鄭氏亦以為是予以既為元封改元始有明詔則當以元封為始又何為年號之起實在元昂然則元符因得

白麟而稱元光因見長星而稱又何不可乎至於元封有詔偶爾因是年巡邊封禪之後大頒天下故曰以十月為元封不當據此即以為始若以其前有司補稱則末年復如文景後元一二年文不可以補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該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時因封禪後又加中元二字猶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即以為改元明繫以中元另起錯矣觀范史於祭祀志內載本年封禪後赦天下之詔曰以天下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尚冠建武於首可知也夫大抵一帝止是一號最為有理但遇事遇瑞遂屢易之豈如本朝高出上古

湯泉

湯泉在處有之惟溫熱不同皆有硫黃之氣書載驪山者無腥焉人皆祖博物志凡水出石硫黃者溫予考草石硫黃出東海牧羊山谷中及太山河西山礬石液也然則於地之泉何所係耶而湯泉之地又出於三山之外也就而言之予又親見巢縣湯泉與河流止隔尺許豈石黃所流之水氣不通於彼歟唐子西以謂自是水性一種如人吹氣則寒呵氣則熱予意人氣之有溫涼如天之氣然也豈人之津液亦有寒熱者耶不可驟論明矣昨讀耿仲南黔山山黃香溪泉記有曰泉蓋硫砂所發好事者汲以澄砂入藥茗溪魚隱亦曰黃山是朱砂泉春時色紅以此復思本草有土硫黃出溪澗中多腥臭在處有之然則泉既有腥安知澄之無黃也隔咫尺而寒熱所分者此地脈所來之源不同其溫熱相去者黃之於地有多寡而源之來也有遠近耳以此論之蘇子詩謂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豈非因一石字及有無腥者惑之歟若驪山之無腥者李賀詩云華清宮中礬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此又黃之出於魯也又聞出硫黃之地泉反不熱此則氣既泄之於外而地脈又或不通於泉也若謂諸泉可以洗人瘡疥益人顏色以昔人詩有誰知馬上腰金客先去塵顏換玉顏之說又謂始皇被神女唾生瘡入湯立愈殊不知詩乃好事者之為而始皇事實妄誕而本草溫湯之下又不收也吾嘗親浴溫泉冀日瘡發於背故本草以諸風疾在

皮膚者可浴浴乾當大虛德宜即補養餘則不可輕入諸瘡非瘋也近時燕泉何先生友以神女之事出於本草今併書之

淡菜

杭人食蚌肉為之食淡菜予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淡為啖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昌黎集載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竟不能通後見黃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蟹戶蓋以蚌肉乃取珠人所嘗食者耳賤之如菜也其義始通後讀較耕錄益知又有為蟹戶則孔奏之字亦訛書者予若改為啖食之啖則又為改金銀車者乎

老泉為子瞻號

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人所共稱也而崇少蘊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而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蘇蘇同時當不謬也

名同人殊



嘗見南越伏波廟一碑以伏波將軍姓路氏心且疑之後  
 讀前漢書武帝時有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始知馬  
 援討交趾亦南越地也今世止知馬援也若三國魏將夏  
 侯惇亦討伏波將軍不因南越者衆也彼如徐穉子下陳  
 蕃之榻而周瑒亦下陳蕃之榻穉子則見於本傳而周瑒  
 事見於陳蕃傳中亦兩人而一事世止知徐穉也又赤松  
 子神農時雨師乃張良從之游者事見劉向之說苑晉黃  
 初平叱石者因易姓為赤松子見葛洪神仙傳今金華赤  
 松觀乃其升仙地也今人止知張良之言又葛洪煉丹於  
 羅浮山成仙晉咸和時人葛璜一名仙翁亦煉丹而成仙  
 者梁大同時人今人即以葛洪為仙翁也又漢明帝時葉  
 錄著元

令王喬乃飛鳥者也周時王子喬次笙者也神山傳曰蜀  
 人王喬食肉芝者也史記封禪書註緱氏仙人庵王喬健  
 為武陽人亦四人同名而皆仙世止知葉令王喬因註之

紅葉詩

紅葉題詩凡有五焉本事詩云顧况在洛乘閒與三詩友  
 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裡年年不  
 見春耶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亦題葉放於上流  
 詩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  
 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餘日客來苑中又於水上得葉詩  
 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念情自嗟不及  
 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雲溪友議云明皇時號國寵盛

宮女咸怨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  
 早春耶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聞而和之即前四句  
 無後復出之事又盧渥應舉拾紅葉於御溝置之巾笥及  
 宣宗省放宮人而盧娶其一官人偶觀紅葉呼嗟曰當時  
 偶題不意即君收藏遂為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  
 日閑殷勤付紅葉好去到人間北唐詩云池上李茵嘗  
 遊苑中見御溝紅葉題詩曰與玉溪編事云侯繼圖秋  
 日登大慈寺樓倚闌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欵愁娥  
 為鬱心中事擲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  
 不書昏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入盡解相思  
 死談數以為難出多書止則一事傳記者有異耳予逐書

細考

細考意此必三事也雲溪友議第一段即本事詩之紀也  
 名既同矣雖有舊寵新恩二句韻脚又是焉知記者非忘  
 之而自補之耶若李茵者即盧渥之事此北唐瑣言之差  
 記而事故畧焉不然何其詩之同邪侯繼圖詩既不同於  
 二人事亦大異豈可曰題葉而即以為一事目之也况雲  
 溪友議一書而紀二事豈有差之理邪但後之小說流紅  
 記又訛而為于祐之事言多鄙妄此則可笑

蝦蟆類毛穎

韓昌黎答柳州食蝦蟆詩大類毛穎傳其曰雖蒙勾踐  
 禮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鼎年執強執敗抗此尤其似者也  
 吳人多喜食之至春時鼓吹蒲野無賴男子取以為生

一第... 反文內

價亦不照此詩末云而君復何為耳食此篆豹是好此味者不獨吳人然也

巾箱板

今人以小板書冊為巾箱板以其可置於巾箱也不知起於南齊衡陽王鈞

適然清和

李商隱錦瑟詩中二聯蘇子謂藏適然清和四字嘗舉所以告歐陽也後人不知遂以蘇公自得之見然古今樂志曰錦瑟之為器也其柱如絃數其聲有適然清和之音

南濠誤紀

姑蘇少卿都南濠傳學好古著述滿家一時人物所不

及也文跋中有記宋思陵宸翰一條誤以王倫為王文正

公旦之弟也一時不思文正乃真宗時相年齒之遠豈至

高宗耶此白壁微瑕於予有忘年之愛故為正救之忠臣

耳

大夫松

大夫松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者按史記云封其樹為五大夫後人不解謂松封大夫者五株且唐陸贄作禁中松詩云不羨五株封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與新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有辨之者尚未明白獨雲谷雜記引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何其快哉予又思今上虞有五大夫里必當時有此一等之

爵者居焉

歷代獄名

夏曰均臺又曰念室殷曰動止曰姜里周曰園土曰稽晉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盧曰都傳曰寺互曰靖室徒行晉曰黃沙魏曰司空總名曰寰扉園墻

澄心堂紙

澄心堂紙陳后山以謂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見之而言之得如此真也但在宋時亦罕觀劉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予嘗見一幅堅白則同但差厚耳及宋板所揭六帖之紙亦似之又覺差少黑也世以此紙為宋物殊不知

辨疑考九

八七

澄心堂乃南唐烈祖徐之誥金陵燕居之名今南畿志作矣宋時即誤以為知誥之子元宗所造詩文發原以為後主所造皆非也故后山叢談辨之今徽州志又以為出於彼地與李廷圭墨為二絕則設之尤甚矣諒后山宋人且嘗見之辨為烈祖所造無疑惜歐陽公亦曰但不知出處

僧寺觀

漢明帝聞西天竺國有號為僧者知往過未來之事遣蔡愔等訪之惜見摩騰乃要歸漢後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則中國漸有僧也至於五胡石符之世則又大漫矣然摩騰初來合於鴻臚寺蓋待納四夷賓客之館故秦名典客者即是也白馬馱經並藏於是後明帝於東都城門外另

之精舍以處摩騰與經遂名曰白馬寺此僧寺之所由始  
若夫止以寺名非可專於佛也葉夢得石林燕語以白馬  
寺即漢鴻臚舊館但改鴻臚為白馬耳故後世浮屠之居  
曰寺此非也堂堂漢朝更不能創一佛寺而即以符納四  
夷之館為之耶又觀之名有三一曰藏書所漢巢觀是也  
一曰游觀處謝玄暉賦屬王觀是也一曰高可望帝內  
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本高觀始然亦  
非專於老也至宋徽宗專尚老氏宣和元年因降手詔盡  
改天下之寺曰宮改院曰觀改僧曰德士改尼曰女德又  
盡廢鐃鼓之類納之官府此又不可不知也

重名美婦

漢有飛燕唐寶曆中亦有飛燕與元稹私者崔鶯鶯與張  
浩私者李鶯鶯鄭述古通者沈真真韓真卿通者謝真真  
山谷贈詩者費昉昉建封娶者閔昉昉

錦瑟無端五十弦

錦瑟詩王濬生作也續筆解云說者以錦瑟為令狐丞相  
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弦所起然既舉其名  
而復引諸書明箜篌之義似將以箜篌為錦瑟也且言起  
於漢武後雖能引史記封禪書之說亦不能引世本五十  
弦起於伏羲知尾而不知首可哂也况五十弦之義一無  
所解按琴瑟中論曰朱襄氏使士達制為五弦之瑟鼓搜  
判為十五弦舜益之為二十三又有二十七之說以理考

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弦十五弦小瑟也二十五弦中瑟  
也五十弦大瑟也彼謂二十三二十七者然三於五聲為  
不足七於五聲為有餘豈非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  
耶觀此則弦之多寡有自矣若錦瑟云者即大瑟之謂也  
故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弦五十但無端二字似  
乎不通俟知詩者詳焉

箜篌

箜篌本師延為空國之候八所製故名之也後出桑間濮上  
師消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因命淫樂為鄭  
衛焉故釋名曰靡靡之樂樂府錄亦曰空侯乃鄭衛  
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候訛而為箜篌是也應

侯暉

侯暉漢武令樂人侯暉所製也杜佑因曰因  
樂人之注非師延所作非也蓋春秋時已有之矣其形似  
瑟而小其弦有七用木燧彈之揚狀元慎得其器  
於蜀左史李芝山詩音傳云侯暉損瑟之二弦加箏之力  
弦為二十三弦其音多擊其聲多糜又曰至宋大晟樂改  
為十四弦引李知幾之詩為證此必然也嗚呼其器久無  
其音絕傳今有之惜未見耳予又考古辭公無渡河隋昔  
昔益多彈此器唐李憑景為妙手故楊詩云本是空侯樂  
今為蜀國弦新聲晉師發舊譜李憑傳

伯夷叔齊

嘗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

齊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謚也胡明仲以為彼以  
去國隱居終身又誰為之謚哉如伯達仲忽名也巳子以  
既為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何謂哉或者死後人謚之  
耳蓋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安心好靜曰夷廢可加也惜  
少陽篇不知是何書也后又見孔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  
氏名初字子朝詩外傳曰

### 名諸壽堂

生稱名死稱諱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壽堂等記則曰  
公名某作誌名神道碑則曰公諱某今人不察於是凡遇  
人則請問曰尊諱谷人者曰諱某又稱人之母曰壽堂以  
謂崇敬殊不知其基祭祀之處乃壽堂也按陸士衡挽歌  
云壽堂延颺註曰壽堂祭祀處也言既死於祭祀之處  
獨相處颺聽耳林述有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  
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觀此可  
知矣今皆背義而言可發一笑

### 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為  
孔子書學古編以為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  
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  
字是漢久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昔君子字作季子顯見  
其謬蓋漢器蜀郡洗郡郡字半片正是此君字也歐陽公  
金石錄又以為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

推其歲月蹤跡南不踰楚之故復引張從申疑記云借石  
埋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榻以傳是開元以前已有本矣予  
按歐陽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書借孔子  
以欺世此泰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  
謂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矣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  
君子此可證為古有據此則子行敦古可信之言又是也  
但陶集無此讚戴逵文集知今非全集也

###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為孟嘗君見泰昭王一在中山為  
參乘言司馬喜相求其一在越斷髮為王騎其一為漢  
平津侯其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見於度延一傳

### 蒙茶

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薜謂之蒙茶士大夫珍貴而  
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飲又乏香氣而茶經  
之所不載蒙頂茶四川雅州即古蒙山郡其圖經云  
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輿勝覽一統志土產  
俱載蒙頂茶是氏容話亦言雅州也白樂天琴茶行云李  
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餅沃於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  
真文彥博有謝人惠蒙頂茶謝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  
雲液勝醍醐吳中復亦有詩云我聞蒙頂之顛多秀嶺惡  
草不生生菽茗今少有者蓋地既遠而蒙山有五峯最高  
曰上清方產以茶且常有瑞雲影相現多虎豹龍蛇人亦

宰到故也但茶經品之於次若山東之蒙山乃論語所謂東蒙主耳

公昉

程濟之事已載於奇譚類矣乃朝邑志之言予以志或紀惟近時之事可妄傳耶况以革除遺事中相同暇見後漢公昉碑亦曰公昉過真人服神藥後移意萬里即到又知鳥獸語則知程事不誣且漢人刻之金石惟恐後人之不信也然其得神藥即能如此是不假修為而亦數也夫

州名稱訛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之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甚其難遂俱以嚴稱循習之訛已可辨

笑也宋宣和間方臘作亂又遂改睦州為嚴州至今不知其義尤為可笑故宋俞元德有詩曰千載英風想子陵釣臺綠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難與州名總誤稱此已見於他書奈無此詩之明白也又如蘇州因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於江邊之山遂名胥山吳王又築臺於山上人亦稱為胥臺也吳既國滅臺亦無矣人又稱之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及稱臺亦曰孤胥臺奈何吳人稱胥為蘇訛孤為姑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郡為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為蘇也故蘇志志姑蘇山曰舊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訛如蘇之匠門因于將墓故名見人稱將為匠今改別名矣

神燈

草木子載聖燈神曰天下山之六處往往有之故數峨眉衡山巨廬等處謂山之精英之氣發之為光惟耳予意此固理也故傳有聖燈岩之名然時有神祠之地每每亦多見何也蓋兵死之人牛馬之血皆足為燐豈有生也亦末而死也者英靈之氣又不可成光焰耶但彼之聖燈為常十之九也此燈為變十之一耳

黃堂五馬

孫觀又續曰蘇郡太守之堂數因失火以雌黃金而覆之故曰黃堂後天下盡稱之非也天子之居曰黃闈三公曰黃閣給事曰黃扉太守曰黃堂觀續道齋閑覽云漢時

朝臣出為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

易乾卦六爻皆取龍為象蓋陽物也坤雅云龍卵生陽物也具九九之數戴禮說文皆以龍為鱗虫之長古今所言不過如此昨見伊川語錄謂龍為陰物出則溫氣蒸然成雲又曰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常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

中龍能湧水入寺取卵又曰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愚意龍為神物變化不測如筆談所紀彭蠡一事甚明恐茅山所有即古人之豢龍非真龍也乃其形

相似者若以為陰物恐必不然不知何據也曰獸類曰胎  
生證之諸書不同予意傳云龍生九子為某為某此亦獸  
之類歟故本草收入獸部至於胎生則本草有龍胞龍胎  
之物陶隱居自以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生者也不  
然大儒語之耶抑傳寫者誤之耶錄俟博物君子

蠶

皇圖要記曰伏羲化蚕為絲又黃帝四妃西陵氏始養蚕  
為絲而于寶搜神記以為古有遠征者女思父語所養之  
馬曰若得父婦吾將嫁汝後馬迎父歸見女輒怒父殺馬  
曝皮庭中忽卷女飛去下於桑間化蠶故乘異集載蜀中  
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蚕也予意化蚕

蠶

之說荒唐而西陵氏養蚕者為是但世遠不可稽也若于  
寶所記但因馬頭娘一事遂駕空而神其說所謂馬頭娘  
者本荀子蠶賦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一句又荀子嘗為  
蘭陵王或世訛而為馬明王也此于寶乘異皆因言以成  
訛耳但蚕乃馬精所化故古人禁原蚕恐傷馬也白蠶蚕  
擦馬齒馬即不食可見矣欲祀其神古者后妃享先蚕先  
蚕天駟也非馬之精而何漢舊儀又曰蚕神苑蠶婦人寓  
氏公主據此則始於西陵氏可知故世以蚕為婦人之業  
也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

枕仁和郎瑛仁寶著

辯證類

陶詩絕甲子

五臣註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  
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  
亦以為然也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  
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  
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  
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末禪宋之前二十年內輒  
有耻事二姓而所作即題甲子以自異哉矧詩中又無標

辨證類

晉年號者所題甲子偶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  
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玄篡位繼而劉裕  
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為晉實則非也故恭  
帝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  
本所其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  
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復安常  
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後之詩亦  
紀甲子耳後因全忠篡唐亦遂以為有淵明之志蔡說  
謬矣惜思悅尚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  
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即題甲子而宋初元嘉之作如集沙  
公亦題王統軍反不題甲子何邪至於述酒籥內豫章抗

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泪抱中嘆平生去舊京正指宋道恭帝之義又何不題甲子邪蓋偶尔題之後人偶尔類之豈陶公之意邪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王昭君

昭君名嬪初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漢元帝時呼韓來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年不見御猜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以前漢匈奴傳之言也西京雜紀乃云帝常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嬪不肯後匈奴求美人為閼氏上於是按圖以昭君行按前漢書作於班固雜紀乃葛稚川者也稚川自以雜記即劉歆之漢書而班固所取不盡二萬許言及小異者錄成以書餘則固已

辨註卷三

八

八二

全取為漢書矣觀此則非小異理當相同或班史不載可也今既載之當以班史為是蓋班則漢人而葛乃晉人也亦或傳寫之訛不可知惜其葛言一出而後世論者抵據雜記之言而不知昭君之實也就如雜記所言又當時畫工人皆止知毛延壽一人而不知同時有劉向陳敞龔寬揚杜樊青等俱棄世此又樂府解題所載

換鵝經

義之書經換鵝事張漢雲各雜記辨之甚明但文多而難備錄蓋以義之兩次事也今予畧其辨直著其義于左一書道德經是偶悅山陰道士之鵝求市不得因為之寫換也此出傳中所謂寫畢欣然籠為而歸一書黃庭經亦山

陰道士好黃庭又知義之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一翰出張君房俱綠以寫經換鵝故後人指為一事辭之紛也獨李太白於右軍詩曰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羅籠鶻去何曾別主人又送賀賓客歸越詩鏡湖秋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可知矣至若衍極之論固精恐白不至如此悞也

兩水清琴

冰清古琴有見二處其一岳珂程史所載為大曆三年三月三日雷氏斲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其一周公瑾雲烟過眼所載為唐開成中郭亮製建中靖國修未知孰

辨註卷十

八

八三

是

陽秋誤記

宋葛常之作韻語陽秋好慶固多然以三國吳人曹弗與錯認為曹霸誤矣又謂高適作送人赴越上詩即用張翰尊鱸故事被人譏非其地解曰漢地里志吳縣隸今會稽殊不知高適既錯而陽秋之解亦錯也蘇松常鎮四府秦漢名為會稽郡非越之會稽也以為今之會稽可乎但春秋時因越併吳蘇松嘗一名為越矣然終不可易其又名之越况在於唐時可用暫稱之名也乎高因古書中有會稽三吳之稱遂不考而用之葛又不特錯為之解且又不知蘇松真嘗稱越來如知之必以併越解之矣

針毡

世皆以人性不堪處如坐針毡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毡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綸巾

綸字世人皆知兩音一曰綸一曰閑而不知其故也蓋綸巾韻同而音近詩法所忌也故讀曰閑皮日休有白綸巾下髮如絲之句有一本註作閑想始於此韻會雖有兩收皆引釋於倫字之下而無一字及閑字義且閑字仍註龍春切則依舊當為倫字矣其所以二收正因韻書起於沈約若說文止於一收為可知矣

七丈佛

集異紀載隋開皇中并州釋子澄空鑄鐵佛高七十尺三鑄捨身而後成轉世為李高造平等閣以覆鐵佛以其異也嘗聞于友孫惟讓光云過真定見銅佛有高七丈者其寺名龍興按真定即古并州龍興寺一統志以為宋建閣名大悲予意寺閣之名或後所易志言宋建亦恐訛也但佛之銅鐵何不同耶豈澄空自是一佛而鑄後復有所修耶

茶旗鎗

世傳烹茶有一橫一豎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茶塵也謂茶之始生而嫩者為一鎗較大而展為一旗過此則

不堪矣葉清臣煮茶述曰粉鎗末旗鎗以初生如針

白毫破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此與世傳之說不同亦如

塵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不知歐陽公新茶詩曰鄙哉穀

雨鎗與旗王荆公又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

者二公以雀舌為旗鎗耳世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

認作旗鎗非是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

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十長或二公又

一有別論亦未可知姑記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壘人

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

必有一塚差若屍陶九成以為此言詩之斧鉞也予則以

為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

豈真在於疑塚哉多故以疑人耳然始為疑塚者孔林

沈王二畫

弘治間長洲沈啓南周富而能詩又以畫馳名其畫山石

自坡脚直上脈絡形勢疊疊如疊成之狀而無活潤之態

予謂之假山石四明王廷直亦以畫名東南其畫樹木

多著烟靄之態勢如潑墨而無四面枝幹叢生疎密之

予謂之鍋焦片初學效之猶恐刻鵠畫虎然二子住處

多少其一節也



嵇康

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請於司馬昭欲助毋丘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羞也使以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為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阿瞞

人但知阿瞞為曹操小字昨讀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內一條以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中路見兵攢耀日驚懼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為兵死鬼矣又羯鼓錄內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為阿瞞始知

雨具

今人以蓋笠之類為雨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雨具二字其來尚矣

黃楊難長

諸木中黃楊為難長故諺有之曰三年長一寸雷驚縮一尺蓋寓言也埤雅云黃楊木性堅難長俗言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是但言俗說亦不經見然東坡詩云園中草木應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豈閏年之說自有所據耶

赤腳科頭

盧仝婢子赤腳想不避人韓昌黎寄詩曰一婢赤腳老

嵩溫庭筠醉歌又曰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脚秃春苦梁張長史慣科頭杜子美歌曰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李頎又贈曰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

美人稱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為名故周人稱王姬伯姬周姓也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為通稱以虞美人為虞姬戚夫人為戚姬政和間帝女下嫁曰帝姬嘗白蔡魯公欲改正之不果予初讀之亦謂是也諦思真可為燕語也夫姬固周姓亦謂婦人美稱韻會之釋也毛詩又曰彼美淑姬師古曰周貴於魯國之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國姓而後世傳訛則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

連稱之辭獨用一姜字稱婦人可乎

杭保叔烏龍

咸平中僧未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遂名塔曰保叔今人以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訛傳又罪雪錄以為保所塔不知何據黑龍潭在安榮坊天晴時水色碧綠將雨則先一日變黑故名今訛為烏龍潭似二地矣前出誌書後出宋御史林采文集

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寧為雞口莫為牛後舊國策作雞尸牛從而沈有中取之鮑彪校註則曰秦稱牛後者蓋故以惡語侵韓欲昭侯怒而從之耳愚謂口後音順當時鄙語

如此亦非秦所故為也若果如國策則秦言合從者又言牛從哉當以史記為是

格言

貴莫貴於為聖賢富莫富於畜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右格言八句世皆不知誰為之者得其一者或不知其二也前四句乃陸梭山之言後四句乃方蛟峯續之者今併書之故尤不知為誰耳

方朔畫贊

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也昔人論顏書惟此與中興頌最為奇偉惜中興頌在歐陽公集古時已無

卷二

八

八

原刻今併補本亦鮮畫像贊雖流於世世多寶之自今觀之字有大小模糊亦補本損者耳又其文與文選所載有二字不同選本棄俗登仙碑曰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碑曰神友予意木板易於翻刻因亦多訛石則堅久考訂必正就使重刻亦不差也况木板石刻字之大小已殊而訛之難易自別就友與交字固二義無異世與俗二字豈可並哉當以碑為是

高氏書

歐陽文忠公金石錄曰余集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顯德凡千餘卷其名臣顯達下至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予以歐陽好古不戒老米而金

石錄亦可謂滄海蠅耳也衛夫人王逸少之師學書者知之但少碑刻布流於世歐陽之不收者何耶豈書法之不足取耶否則如刀劒錄之缺于將鏤鄒甚為缺典按高氏唐參軍房璘之妻衛夫人名鏤字茂漸晉汝陰太守李鉅妻并註于右

漢唐事記

漢葭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載文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令不對更問畷夫畷夫事對於是進畷夫為令令退為畷夫與今史文迥異又唐白敏中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五宰相竄嶺外公承是一年究者皆復位與史云白因李進復乃抵之善惡不同如此予以前當依碑蓋公事也

卷三

八

九

史或訛後當依史私碑也或有說

碧落碑

絳州興龍宮有碧落石像背刻其篆文世傳為碧落碑也其篆李璿之以為陳惟王書李漢以為黃公譔書五總志以為一在澤州立於佛龕之西黃公譔為妣立石以表孝此或非也何後世不傳而諸書不言耶抑亦為孝子事耶或為黃公訛也洛中紀異乃云文成有二道士來請刻之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推而破戶惟見二白鶴飛去篆刻宛然今世未知其詳但云道士寫畢化鶴而去又曰李陽冰臥看二日毀其佳者數字噴此後世見其字之美懋而神其說者歟按歐陽集古錄亦以此說尤怪不足為信又

無幾字之言意碑字必損於歐陽之後故後於歐陽者  
 增李陽冰之事也况陽冰豈忌善者哉就使誠有道士學  
 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耶又且有化鳥之妄元吾子行學  
 古編已辯為陽冰之書蓋唐人能篆者無出陽冰之右子  
 行又曰字雖多有不法法處而自有神氣今讀其字果於  
 難識昨獲楷書者一通乃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鄭承  
 規所立豈非亦因其字之難辨而復書耶今附錄于左以  
 俟好古者得有以考焉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祥  
 哀子李訓誼謨衡極在疚寘懷糜所永言報德思字  
 良因字一立大道天尊逮待真像粵若稽古觀觀遂初真  
 宰真乎得一混字一表於冲字一玄之又玄蹟超言像之  
 辨卷三  
 域惟恍惟惚理冥視聽之端是以峒字一順風勞乎靡索  
 汾陽御字一宵然自喪曠矣哉道之韻也其寄於寥廓之  
 場焉至於玉笈宣徽琅函吐秘方字一神闕蒙穀靈遊倏  
 忽九陔導飛廉而從敦園俯仰六合戴列星而乘雲氣固  
 亦字一章逸軌聆嚮孤風淳化其際幽契無爽伏以先妃  
 含直載德克懋台華正位藩開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乎  
 箴訓故紘緼得肅案盛無違大當叶曜中闈以睦况倚字  
 字分其之澤徙居側字一之規義越人倫恩深振古重以  
 凝神道域抗志澄源淮館儀山參鴻寶之靈術字一壇敷  
 數暢微言之盛範儒玄蕪洞真俗兩該德冠卅儀事高壇  
 貞豈圖昊天字一積善無微咎罰亦鍾茶蓼俄集訓等

經過陳感切風枝泣血攀跪自期頌頌祇奉嚴訓慈慈備  
 隆倫存視息字一移氣亭几延宗覽瞻望長遠創字一徒深  
 寄哀何地所以貪逮餘漏祈福玄字一寫真容庶幾終古  
 而土木非可久之致鑄鑄為誨盜之光肅奉冲規國輝貞  
 質醉容伊穆玄儀有煇金真字一疑金門之易奔琳華揚  
 彩若字一房之可觀覓棠交映歛駕字一帝晨飾翠雲之字  
 字香童散朱陵之馥載彤受戰式展字一折以此勝因上  
 資神理伏願栖真碧落飛字一黃庭謁群帝於天閑携列  
 仙於雲路融心懸解宅芙蓉帶夷注儀降以洞煥指乾坤而  
 齊極介茲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未播熊章之烈術該  
 自勵莫申字一鳥之志孔明在鑒匪曰道遐昌言字  
 辨卷三  
 庶斯無枝昔人銜哀罔極鈇斬騰聲字一克勸義切張  
 憑之誅至德興思痛深陸機之賦况清輝懋範宛若前字  
 字瞻言景字一敢忘刻紀餘魂弱喘情不逮文董託真歎  
 直書心事音儀日遠風烈空傳字一慕終天何及  
 右碧落碑又有無缺字者恐則近時翻刻筆法不逮古遠  
 矣  
 賈誼一太息  
 賈生治安策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今  
 以史考之少一太息意新書內則俱載之亦分為各篇又  
 不似史之撮其要後復逐篇對以史文惟銅布一篇史未  
 曾取疑即是不然何以日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漢書恭讀

漢以火德從所勝故洛字改從維而國號漢字又何不已耶劉字為卯金刀故作剛卯行金刀而國姓說文何以無劉字正有卯金田鎰字耶此皆不可曉

韓柳非寓言

韓文載石鼎聯句稱道士軒轅彌明人以昌黎自托見其奇崛高古也予讀姓氏急就編有軒轅彌明名且曰有軒轅集又宋張南軒守靜江時有奏疏曰臣所領州有堯山為一境之望上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如文載李赤傳人以柳州寓言譏朝時人以文為戲然呂山吳汝璆家有李赤詩集數章又讀唐詩品彙亦載李赤詩短叙以李後

辨証卷三

八

八

五

為測鬼所惑而終據此則二文實有是事矣

三代交易專物

古今人言三代交易皆曰以有易無不曰抱布買絲則曰以粟易械器然而益鉄論錯弊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則知三代之時亦有專使之物矣此亦論錢較者所當知

詩非踏襲

子美詩有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云巫山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陶淵明詩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韋應物亦有采菊露未晞舉頭見南山又東坡續麗人行首四句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

曉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薩天錫題揚妃病齒詩則

云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扶殘粧清歌妙舞一時靜燕語鶯啼空斷腸但畧少變其文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見錄於詩話美則以為點鐵化金刺刺以為蹈襲古詩附會譏誚殊為可厭予畧錄數首於右以見陶杜並特符白帝點化而應物天錫固竊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為詩曰咏及前賢更勿疑迺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誦人詩多往往為已得也若夫黃魯直點南十絕則又不在此例故欲逐首取裁白詩詩選所謂樂天多於效荷山谷巧於剪裁是也又范廖嘗在宜州問魯直曰君何累用白句魯直曰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為何人詩故阻兩御山尉廳偶然遇

辨証卷三

八

八

五

事信手書爾廖復以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點鉄化金如此快耶夫御山尉廳之詩固然而點南十絕豈亦忘之為得也歟又黃公之可笑

著書人名

事物紀原序文以為作者逸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但不知何時人也出雲谷夢梁錄無刻本故亦不知作者乃錢塘吳自牧作出南濠吳元人也三十六般家書金剛經乃朱靈隱寺僧莫庵道開集蘇轍蘇詩夢游錄則宋耐得翁撰一春常費買花錢風入松之詞則宋干國寶作出武井亢倉子宜城人王士源作出南濠天寶遺事琢州人王僧成作見錄史記播裕先生出南濠孫也

左氏傳議

東萊呂成公初娶後一月不出閨人謂其色荒也及出  
成左氏傳議一帖今之為師者皆以此警愓余則疑之蓋  
一月三十日今傳議不下八九十篇一日將幾篇耶况又  
言精選則其他尚多古人雖力勤而亦恐不若是之奇也  
後乃于金陵鬻書者得一全帙總二十五卷百六十八篇  
前有有序謂為諸生課試之文而作紙板皆佳信舊書也  
則知不傳已久宜乎人言若是

鴈塔題名

鴈塔者以雙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塵鴈建塔於上在  
唐慈恩寺中無疑故杜老有登慈恩寺塔詩至於題名之

辨疑卷二十一

八

八

八

乙

說一云常肇及第偶爾題名寺塔遂為故事一云張莒本  
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則  
一也故宋制進士及第必賜名於桂籍堂擬唐慈恩之題  
耳昨讀載植鼠璞以謂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九  
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於新進士也據此予  
恐題名止於進士之說因宋擬唐題名慈恩之故後遂成  
其訛耶不然載植之說抑偽言耶

周破胡

毀即墨與阿大夫者乃佞臣周破胡出烈女傳

類彙二十卷終

七修類彙卷之二十一

杭仁和郎瑛仁齋著述

辯證類

王樓王環夜光

唐宗所御琵琶名曰王環又楊貴妃小名曰王環李賀  
作白王樓記道家以兩肩為王樓故坡詩云凍合王樓寒  
起粟又列仙傳以王母所居有王樓十二熒火一名夜光  
淮南子以月名夜光輟耕錄載薄木片染流黃此火者為  
夜光奴鄒陽傳又有夜光之壁胸齧照諸書皆以為虫  
名即蚯蚓也漢書又為縣名此皆同名者也

名字異

辨疑卷二十一

八

八

乙

古人名字不載之史而雜出諸書餘冬序錄備矣然未考  
異者二人漢高父名端一名執嘉漢章帝名煜字執嘉帝  
世名端字執嘉唐宰相曹參字子敬傳物字敬伯史記  
和靖能棋

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擔糞  
與着棋耳其鄙賤之如此愚謂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  
是始疑之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碁幄下眠看酒  
恰中則是碁幄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  
南通詩云跌宕情懷每事同十年曹社醉春風彈弓園圃  
陰森下棋子聽堂寂靜中是着棋一事亦與之同通翁乃  
擔糞者耶

藍縷

今人以衣蔽者為藍縷老杜詩曰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  
摧續仙傳又作縷縷

贅塔

今之贅塔者甚為非禮然亦行之已久賈誼治安策曰商  
君遺禮義棄仁恩弁心於進取行之二歲泰俗曰敗故秦  
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秦時已為之矣然  
史記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塔也則又遠矣

夷齊衣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  
山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之言者多矣採葛以為衣則諸  
雜錄卷三

本之所無也此亦故事之未聞

孟郊口吃

韓十八答楊子書中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是亦有  
周昌鄧艾之病

諺語出詩

世傳日出事還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但存方寸地  
留與子孫耕往往形諸言語莫知所來殊不知第一句蓋  
武元衡被刺時前夜之詩以為識也其詩云坐久喧暫息  
樓臺惟月明無因住清景且出事還生第二三句是曹鄴  
咏李斯者也詩云一車致三駁本齒行地速不知駕御難  
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能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

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錄第四五句乃宋賀正  
詩也詩曰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  
孫耕又若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首首花難見面前一  
句亦是古樂府三叟之詩後二句施肩吾之詩也特揭之  
於豪

芙蓉詞

有菩薩蠻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泣露嬌  
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景  
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迪之詞也不知季迪  
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纔  
芳馬末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

雜錄卷三

採寂寞橫塘強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月  
朦朦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  
雜錄一冊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者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  
耳季迪名啓姑蘇人 國初編修元史擢戶部侍郎與揚  
基張羽徐貴為吳下詩宗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竹屋詞  
一卷行世

名公詩病

詩評云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不知太白七言絕句每  
是地名何也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母嘗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

名也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志故曉嘆一篇書憤之律足見其情至於臨終一絕云死後無知前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此亦有三躍渡河之態史稱天才豪邁正似其詩也但惜為韓化曹之客耳此詩本集亦無

寒林所究耳朶

寒林者夷狄棄苑之地今借而為鬼魂依棲之所究耳朶夷狄之主宮室也是為要地今耳為人之要地借用於耳者云然

楊大年絕句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雜纂三

八

八四

此詩為楊大年生數歲未語一日登樓觸首遂吟是作西清詩話又辯非楊億之詩乃太白榜峯頂寺詩也予意太白之詩前二句夜宿峯頂寺手可捫星辰已與揚不同而其集中亦不見載及考揚之言行錄亦無但古今人相同一二句者往往有之不可即定為一人者也

坐地席上

古無筵椅席地而坐故坐字從土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君子獨塞草而坐是也今方言曰坐地亦原於古之意歟古無卓燕飲即設於席上席上即地上之席也至於祭先故曰置之豆間之地今飲以卓稱曰席上亦一原於古之意歟此禮失求之野信乎

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資講談而稱賞之予見諸書所載穢德頗眾累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彥護後也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為婿已可惟矣晉身因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出空頭勅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獻詩錢徽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耻可知又出使淫婦而有奸姻緣之聞卧病思金鍾而有乞與金鍾病眼明之詩至欺待詔使書密旨以取良馬此何等人也史稱過名望者巧言以詆之嗚呼一身之間世之極惡無耻備焉士亦何貴於文雅哉

袍笏

禮記曰袍必有表註曰襲衣也又輿服志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如范睢綈袍之類其來遠矣事物紀原以為始於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為始於隋大業皆不知始也笏手板也其制有二上圓下方上推下方如今道士所執其來亦遠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社禋冕擗笏歷代所有續事始以為周之前以有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齒文士以竹但空言耳紀聞以為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此又不知何據也噫馮鏗輩故不足深責王厚齋號稱博學亦何至此

僧稱公

今之僧名以上字為姓下字為名人稱之則以下字加公字并言人徒惡其稱之尊也殊不知其來遠矣晉惠遠

人皆稱遠公東坡卧游錄載道一遇雪從都下東還送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云云則知今日之斯稱不足笑也

錢譜

清波雜誌載錢譜十卷乃宋紹聖間李孝美所著由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而後修成者也周秦之後之錢之品樣悉為具之文昌雜錄又記史思明鑄順天錢之事世無知者說郭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說郭乃元陶九成所緝不知何以直至

國朝末樂通寶登古人先知抑後人補之耶必有說也予意好事者哀較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國法法法增入十布契刀之類萃之為一書亦制度之美也不亦善乎

辨証卷十一

八六二

蘭亭

隸帖定武本今不可得矣聞其石在金華一士人家當道曾取觀之以筆法不類遂還其主予嘗聞詹仲和論右軍書隸帖事云書後復書數百本終不及當日者此言或過又曰別帖文牘之類並無一紙可比者余亦曰或過音者別帖激行數字事又不文若寸錦片玉雖為可貴玩之易盡蘭亭既文而長真若文錦百丈展玩之間無不滿意也昨偶讀宋思陵翰墨志亦有此論遂書

落霞

落霞乃鳥也余舊嘗於內臣養戶處見之形如鶯歌少十遍體緋羽瑩雪叢說以為飛蛾慢矣又曰鷺野鴨蓋因雲

鴨逐飛蛾欲食故曰齊飛此又強解可笑然王勃序文世以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今奇句取讀困學紀聞乃知更信焉射賦落霞與芝蓋齊飛揚柳共春旗一色之句也

史失何李事

賈挺才言作史見此人事幾主歷幾任有何建立有何長可錄今漢史刑法書云蕭何作律九章本傳不言固作史之法唐李邕傳不言能書此豈可畧

宋高宗不欲恢復

吾邑尚書胡未清世寧嘗有時論一篇以宋高宗恢復不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予嘗以為此億度之

辨証卷十一

八

八七

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昨讀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是仁后徽宗妃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后不能却為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誓吾目乃升車既歸因是問問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絕啜茶遽索去后詢其報德謾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滌朱仙謁足矣那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無得矣此可謂胡公之實德也又考終欽宗在虜宋止遣巫及一迎而不終請亦



可疑

未下誤書

陸機曰千里尊羹未下盞啟人皆以尊羹不戒於盞啟之意也東坡之詩亦曰每憐尊菜下盞鼓又曰肯將盞啟下尊羹殊不知未下末下也當時誤寫未字并千里皆蘇州地名出因今呼蘇人為盞鼓蘇乃吳羹誠有為也又如頡羹乃頡川地名出因今呼蘇人為盞鼓予聞河南某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想郎是也今人以漢祖因嫂不與之羹故以其名封訛也

同時姓名相同

召平有三人一為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為去聲陳勝狗廣

陵者見項一為齊王相者皆戰國時人漢武帝王

褒朱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褒武昌太守朱買臣

章帝時貢禹高祖時亦有謁者貢禹張禹字子文安昌侯

又一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

丞萬年子也一陳咸汝人成哀間尚書出曾孫陳寵傳一

王莽右將軍出燕刺王旦傳一王莽篡漢者也此皆漢時

人也又晉時有吳降將孫秀見賈充傳又趙王倫有嬖人

孫秀見陶侃傳晉武帝之舅名王愷與石崇爭侈安帝時

又有丹陽尹王愷武帝時有劉毅晉末又有一劉毅晉末

紀有彭城內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為將者以皆晉

人也若夫姓名相同而世不同者如董仲舒王珪不可枚

舉若前數人因其同世錄出令人可以別白若隋筆所紀父子公孫名字相同則誠可惡又不足論也

宋詩禁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而謂彌遠也本用劉屏山汴京郎事詩曰空嗟覆鷓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傳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之句又教臞庵陶孫為大學生時以時痛趙忠定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為陶孫所作韓侂胄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是以禁此諸家傳記之說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當時李

孝知為言官與曾極有舉欲坐罪無由會江湖集中有極

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

為極詩并効之予意刊集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於効也

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即嫁陶孫之意聞之不

深察爾

酒錢元俗

風俗溺人難於變也尚矣胡元亂華我

國家一洗其弊宜盡革之然予嘗觀紀元諸事之書多有同

於今時者畧述一二以見因襲之風難變也如設酒則每

卓五菓五按五蔬菜湯食非五則七酒行無筭另置酒卓

於兩楹之間排列壹盞馬孟今之所謂孟及把盞尊卑行跪

禮但元進爵之時多一半晚耳此酒之事事同也如取錢之言初見官府曰拜見錢白手取人曰撒花錢逢節送禮曰追節錢管一事而索錢曰常例錢迎送諸事曰人情錢覓得錢多曰得手但公事錢多因論訴而命名則與今不同也又如全真教曰蓮教回回教尼姑教亦元時之所尚者

阿堵潦倒

阿堵當時方言若今之這裏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特試之以錢繞床使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顧愷之每畫人成多不點睛謂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間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眼為阿堵每以語人人尚疑之昨見雲谷雜記又引殷

雅恭世

八

八十

浩見佛經曰理亦應阿堵上桓温同謝安王坦之登新亭大陳兵衛欲於座上害安安舉目遍歷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援此為證其義尤明可知當時之方言也又潦倒乃醜籍也後人以為不偶誤矣如史云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此非醜籍潦倒士耶又北史崔瞻傳云容止醜籍者為潦倒也可見矣

樵子

樵子魏程曉詩云今世樵子觸熱到人家謂不曉事之意

楊鍊崖詩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庶夫號鍊崖博學能文山陰人

也元季張士誠開宏文館固延致之庶夫心知其異圖也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吐唾一日朝廷頒酒於士誠庶夫以指罵塵卓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至天朝革命又令近臣促入京師廉夫托疾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縊死其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為傍人取次裁二詩事熟誦人口然考其具廷臣所作之傳則廉夫於士誠處未嘗到也曾獻五論弁復書在詆所用非人洪武三年正月又嘗至京師有疾回與此不同或者廷

辨疑世

八

八二

臣之傳尚當信也其號鐵崖初居吾杭鐵冶嶺後號鐵笛至松江得真冶所製鐵笛因二詩弁識

馬夏畫

太宗嘗言夏珪馬遠之畫乃殘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今馬夏成堂大軸亦少見矣所見者孤峯獨樹果無重山疊木曲拆之妙真可謂至言如中州集無全首好者

詩詔出處

水東日記所錄皇宋第十六龍飛之詩以為不知何人所作宋遺事所引虞集草詔語不著出處一則閩儒余應筆一則錢塘瞿宗吉詩話

飛來峯

枕飛來峯在兩山之最秀者其名因晉咸和元年西天竺慧理登山嘆曰此是中天竺靈鷲之小峯不知何年飛來至今名之記憶說郭中不知何書所載以為越王時飛來不知何據也又有人作一對云飛峯一動不如一靜念佛求人不如求己亦佳飛峯之說恐亦荒唐后世又於峯洞中多鑄佛像以鎮慮復飛去此尤荒唐之甚也

章草

章草者漢元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繼而杜操皇象張芝始變草法以書此章故曰章草宋羅頌常言之急就章矣世因不知急就章而併此情然况教說混淆莫之辨正今畧為明之張懷瓘書斷曰建中初杜操善草書章帝喜

辨證卷十一

八十一

之令上表亦作草書故曰章草又謂蕭子雲曰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篆法非也又引王愔以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隋漸以行是也據此則自相疑惑謂之書斷可乎近世又以法帖首千文辰宿等八十四字以為漢章帝所書遂為章草然黃山谷米元章俱辨為謬明矣復曰可通於草奏者即懷瓘意也不知何據哉且章帝喜杜書今之草表庶有可通豈一際章奏可草哉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者當在草書先若章帝者但謂之草又曰本無章名因漢杜操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曰為今卷首偶章草便以為章帝書謬矣此雖似明白猶未纖

悉其善何也本無章名以下即前二說不必辨矣其曰分波磔者為章草蓋由杜操皇象張芝方草書急就後世黃之本傳焉黃多波磔今以分波磔者即曰章草使張杜之本亦傳未可即以波磔者名之也觀法帖張書可知矣其曰猶古隸之生今正書蓋史游取蒼頡篇中正字作急就章正字者古真書也秦人王仲次以古書方廣加少波磔是為八分而皇象特少變八分而草之耳故多波磔故曰解散隸體觀姜白石書譜亦曰學草者先取法於皇象張芝則結體平正然後效右軍之變化奇崛豈非尚在草書之先耶其謬加章帝名者又可謂之章草耶如此則章草方明而書之未歷亦庶幾也

辨證卷十一

八十二

七十二候不同

嘗解七十二候於天地類矣其文載於管子淮南子夏小正汲冢書呂氏春秋經傳通解與今曆互各小有不同或文殊而事同或意殊而理一或因引解他事而說一二字未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迥有不同處或古呂令果與今之不同耶錄之以備博識參考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杜冊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亦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虫坯戶下有景天華

七修類稿二十一卷終

執仁和郎瑛仁寶著

辯證類

宋陵遺骸考

宋陵遺骸事輟耕錄載唐王潛林景職為收諸陵之骨而葬之其事績必實蓋因丙子元兵下江南戊寅年發陵則庶事章創而妖覘肆惡各人著傳之明白也惟辨其詩之相同或傳訛為二及東青樹之不可移於東嘉也又引癸辛載志云至元乙酉揚髡發宋諸陵以理宗之首倒懸三日而失之陶則辯其丙子至乙酉將十載則版圖已定法制已明安得有此不知雜志言發陵乃托他人占地為名

辨証卷三

八

八乙

因發諸陵取寶若唐林二人所收之骨未必皆真而羅陵使所收必多也蓋羅即在其地而唐林倩人此可知矣予又嘗讀宋學士文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松攝揚理真如與丞相桑哥表裏為姦明年乙酉正月請奏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塔於杭之故宮後理宗頂以為飲器

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劉丞相宜國公李善本遣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大都督府守臣吳勉索飲於西僧沒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廢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正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骨遂命

藏諸窟穴據此則又决有斯事意其發則發葬自葬葬於東嘉者無也而羅之火化者必多為理宗之首亦必然矣但輟耕以二傳不紀歲月與雜志不同疑以為無近墨談因鎮塔事查考諸書之年月辨以周草窓正當宋末元初之人紀之必真此則甚為有理且二傳傳聞而成抄錄於陶又或錯書未可知也况僧名各書亦自不同者抑亦謂可疑耶但托人占地而發陵與奏請者實異然年月却又相同此則必不疑矣英骨化骨事予之所見或者决然

避諱

避諱之說有幾臣下避君上之諱理也如漢祖諱邦舊史以邦為國魏文帝諱昭以昭君為明君唐祖諱虎以武為

辨証卷三

八

八二

虎已矣又凡言虎率改為猛獸可乎或去一字如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止稱師淵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署預為山藥已矣或拆其一字如晉高祖諱敬瑭拆敬字為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祖諱攄勾鈎苟皆避之仁宗諱禎真責徵俱避之隨筆中載有五十字之避之說是何理耶子孫避祖考之諱理也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九言長處悉曰脩蘇子瞻祖諱序故以叙為序可也而范曄以父名恭而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以至劉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之此可謂不近人情不知韓

文許勢秉饑之請矣後人避前賢之諱亦理也如元禎改陽城驛為避賢驛可矣鄭誠改浩然亭為孟亭已覺有碍以至皇后家諱借王父之諱亦欲避之如則天后父名非改華州為秦州章憲太后父名通改通判為同判朱温父名誠以其類戊改戊巳為武巳揚行審父名德與夫同音而於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真可笑而可尤

雜家類

八

八

海紅花

世俗每云紛紛不靖為海紅花今人不惟不知紛紛不靖之意亦未知海紅花吾友王蔭伯家有一本即山茶花也但朵小而花瓣不大放開其葉與花叢雜遂於不見枝幹真可謂紛紛不靖也自十二月開至二月故劉勰在詩云小院猶寒未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又世傳一種寶珠花亦肖山茶但花極紅而葉極綠間雜甚可愛也殊不知亦山茶也故古詩有淺為王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則知今寶珠乃都勝粉紅者為王茗大朵為山茶小朵為海紅矣若格物論所載其名尚多然耳目所接不過四種觀其論曰皆粉紅色是

百揚詩卷於丹銘亦曰未詳為何花

考古圖

鐵圍山叢談載考古圖乃李公麟伯時所著今考古圖乃呂大臨者意元豐至元祐年既不遠大臨亦非盜人之名者况有蔡條之序可證或另有一書不可知

坡居差記

深雪偶談紀東坡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為之買宅坡卜吉入居有日後同邵行聞老嫗之哭而問之嫗曰百年之宅因子不肖一旦售人吾今日遷徙故泣也遂焚券還之然既曰卜吉入居矣何又曰今遷徙耶耶使上文言差坡翁故不識賣主矣邵不識耶邵或不識其老嫗矣不識其居

雜家類

八

八

耶且邵又推扉而見老嫗何茫然亦答坡問其泣而問耶前後文義乖錯言非遺逸事必紀俱無疑

用字不同

古之列國制字各有不同古之治經各有師承或尊其師之所傳或因其地之所傳以成一家之學故字有不同也如伏羲一人也而繫辭世紀作包犧漢律歷志作炮犧通歷作庖犧左昭公十七年注莊子大宗師揚子問道班固東都賦皆作伏羲楊雄傳作宓犧後蔡邕張衡傳作羲皇荀子成相作伏戲前漢作宓戲嗚呼一辭也漢五行志作為嵬孔光傳作嗚呼董賢傳禮記大學並作於戲詩烈文作於乎如萱草一物也毛詩用設字韓詩外傳稱康虞生

論用萱字阮籍詠懷詩用萱字說文用蕙葳蕤此三字至  
於後世俗儒往往訓釋又差者秦昌朝字譜故云紫五  
之俗言語不同歷時既久則有不通曉者毋足怪也評  
慎說文之後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字書愈廣率皆  
兼載俗書讀其書者往往不知本始惟觀許慎說文解字  
可以槩見

蔡京詞

予舊讀說郛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八十一年任  
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王殿幾度宜麻  
只因貪寵恋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意無此調亦不成話况  
蔡死時止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為之也後見宣和遺

雜記卷二

八

八五

事載京之事亦有此詞乃西江月也較之小說者反是後  
月餘而京卒亦可謂識也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  
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  
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

釣齊澤耕富春訛

予讀漢嚴光傳曰披羊裘釣齊澤中後不屈歸耕富春山  
今以釣臺在富春恐非也故嘗考其事起於梁顧野王輿  
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平可坐十人名為  
釣壇成於唐梁肅釣臺碑曰過富春訪先生遺跡則釣臺  
在焉宋范仲淹立祠祀之後人遂名今聞其地兩石對峙  
自水至石數十丈高也野王所志不言兩臺對峙而曰石

平可坐十人是止一處耳則左右之石將孰是耶梁范二  
公又因野王之志而為碑為祠矣殊不知此野王不深思  
考索急欲崇尚高節遂以其地似臺之石而志焉故宋程  
準有詩云高臺豈是釣魚處要與人問學避名正此意也  
又嘗考宋之庶輔云孫公守是邦首疑范文正既為先生  
立祠而碑刻不著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儒  
所為紀於頽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吏登  
山巔求之深谷豁然開為平疇有泉注之六旱不枯袤二  
百畝史所謂耕於富春山者即此也詰其主名則為勢家  
所有公欲損公帑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咄嘆元  
黃縉有記云是時齊為郡而非國遺跡漫不可考據是二

辨註卷三

八

八六

小說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  
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  
間闔閭真之本之起亦曰 太祖太宗真宗四帝仁宗  
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育女無愁恨能撥  
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  
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流也又非如吹之小說

古今註

幼惟知崔豹古今註後知伏虔亦有而日華子又推廣崔  
註者亦同名張顯又有古今訓故釋書文多不同

假名 假名多取尊崇字樣然光武時車駕入洛幸却飛致馬度  
行罪銅柱唐太宗宴五品於飛霜若非似殿

吹咀

本章序例上吹咀二字乃是粗末中吹去細末令均故字  
從口謂吹亦未當不若今細切之如吹咀吹者之調和也  
其文亦易晚臣禹錫等看詳吹咀即上文細切之義與唐  
註商量斟酌胥失之矣序例中又謂有合味之意亦非以  
蓋又不與韓文合英咀準同也

蘇杭湖

諺曰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解者以湖

蘇杭湖

八

七

不逮於杭是矣又解蘇在杭前乃因樂天之詩曰雲川  
殊冷僻茂花艷大繁雄維有錢塘郡開正商中之故予  
以諺語因欲押韻故先蘇而後杭解者以白詩證之錯矣  
殊不思諺非唐時語也杭在唐尚僻在一隅未顯何可相  
並蘇自春秋以未顯顯於吳越杭惟入宋以後繁華最盛  
則蘇又不可及也觀蘇杭舊聞舊事可知矣若以錢糧論  
之則蘇十倍於杭以又當知

宋駱詩

杭靈隱寺驚頌贊岩巖之詩乃唐駱賓王集中所載然有  
二字不同不能別其為誰所作獨劉文安定公之集云  
初起二句乃宋詩宋吟之而又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續

以終篇之問大駭明發求見則遁矣是知一首二人成  
故所繫焉世所傳誦者如狀然太平廣記又載宋之問於  
靈隱夜吟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潮不知何人有識者曰此駱賓王也似此駱則二句矣予  
又見一書云之問正吟遇老僧於殿灯之間應聲成之後  
知賓王據後二書兩人皆相見矣平日素知不應又有何  
人之問及劉文安之說也若只文安廣記之說後世又不  
傳略之為僧也詩亦未必各繫之也書侯博識

古字

古字多矣不及錄出但如崧烟針巷栖笋飢个等字世每  
以為各筆者不知反是古字

西王母考

八

八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  
其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其象王母奉仙  
挑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偽書也  
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為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  
是以彼此傳會如此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口下謂之  
四荒賈誼新書修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梁叟北  
中密都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其則王母  
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真人姓胡母其實無此婦人  
也不然則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謂之婦人乎又嘗考  
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

毋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蓋荒裔之國多與鳥獸遊處而奇形怪狀或有是未聞有所謂仙桃瑤觴矣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三母宮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為辨而反欲躋之祀典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徃徃引用不置蓋亦未之考也乎

禹碑釋文

禹碑什文揚敷元靖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據游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識二公皆未什之似雖有人心之靈萬里相符之妙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聞而明紀聞亦偽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

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什之耳如較廬山紫霄峰刻法帖禹書亦皆不類是所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字欠什及以以二字揚曰非古文語似矣予意揚什為父族充非古文語蓋忘家即父族矣不若依舊則形象庶幾耳故擬其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書之於左仍以二公所什各註於下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非禹

碑及翻刻來歷自有尚書顧東橋太守李彭山諸說在焉承帝曰嗟翺輔佐鄰水揚州降陽與流俱發揚日登鳥獸交日行流俱參身若陽日與流俱發揚日而日明癸日揚日俱與以日此揚日志家宿岳而楚庭智營形折心罔弗來日往來平定華山秦衡宗疏

事案勞錫日錫日仲裡羸塞昏徒南濱日衍日亨日衣制食倫萬國道日錫日寧甯日舞末日奔不能為人

今人嘲不生子曰不能為人不知漢時已有是語樊噲傳荒侯家舍人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實非荒侯子

孫皓荅人不同

十三國春秋云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濟問孫皓聞君在吳剝人面剝人足有之乎皓曰人臣失禮於君者則如是濟時伸足局下矍然收之晉史綱目俱同獨少微鑑又改王濟為賈充剝人面為鑿人目人臣弑君不忠者則如是

伸足收之則無也以是論之荅賈充甚當而濟足事微對君或不坐史之不同如是以此之謂未可盡信也歟

鎮海接

吾抗之撫接即五代時吳越錢王之所建也名朝天門者蓋瞻望於上以禮沐京故名之也後元改為拱北子昂有拱北接詩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王公改名來遠術者張乘遂曰三日內主有哀喪之事至期王公之母暴卒劉公又以曆日紙邊坐罪王公乃延接問故接曰來字似喪字形遠字似衰字形也况遠字二點相續乃決點也公命接易之改名曰鎮海由其地也今不知者以成化間火過而改名非也



女人纏足蟬髮

女人纏足起於後唐後主宮人宿娘蟬髮始於魏帝宮人莫瓊樹

詩句偶同

琵琶記內白樂天詩句已有見家門戶重重閉春色綠何得入來唐薛惟翰詩春女怨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見家門戶尋常閉春色因何入得來金石錄世勳帝為詩有果物戲人人戲物為風乘我我乘風同時黃諷題齊物堂亦云果蝶夢周周夢蝶為風乘我我乘風是皆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端疋大兩一字

今人凡以布帛一疋為一端殊不知一端則半疋也按左傳繫錦二兩註云二疋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疋也二兩二疋矣藥方中大兩今之三兩也蓋隋合三兩稱一大兩一字者即錢文之一字蓋二分半也

舍利

舍利子每每聞人曰某處殿某處塔有之又曰雖有之欲去耶去乃神物也予隣有比丘尼庵天順中一尼坐化焚時燒出此物云如大虱又云試以童男女髮即可引綴於上皆不知果否今據數說於左霏雪錄以佛之遺骨通名舍利光明經云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其難得者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又云有三種白

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因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佛舍利鎚擊不碎弟子舍利鎚即碎也龍舒心經又云舍利子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名之或曰舍利鶯鳥之眼故稱云

諸說似皆得其一支龍舒經之言或因舍利之名故云予意舍利不過是釋家脩真煉攝心精氣所結成者如石中之水晶木中之膏液仙家之聖胎爾鎚擊不碎孫樞曾試之欲去即去恐非也因未之見故據數說于右

紙鳶

紙鳶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為宮中之戲者韞而紀原以韓信為陳希造放以量未央宮之遠近又曰侯景攻

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鳶藏詔於中以達擇軍二說俱不見史且無理焉線之高下豈可計地之遠近羊侃又何必令小兒放之放之而帝為之墜又可必在於援地耶其為李業所始無疑俗曰鴿子者鴿乃擊鳥飛不

玉蕊即瓊花

雍錄辯梔子花即玉蕊花改之為山礬者王荆公以其花葉可以染黃不借簪而成色之故野客叢書又載揚州后土廟玉蕊花序文序文以玉蕊即瓊花也改之為瓊花者

宋王元之之更也予意瓊花在宋極名之勝今作書與序者又皆宋人必不差矣使果一種則梔子江南到處有之胡為至貴而揚州者名傳今古耶及考楊志謂瓊花或云唐植今雍錄亦以玉蕊唐惟長安一株元白等賦詩貴重又曰花白心黃三四月間開時芬芳滿野高可數丈意即今之梔子千葉者耶但花大樹高如粉團爾不然何二書相符後世不傳惜江南不伐之為薪即折之為色未能文護使高大也况生於陝移於楊汴在彼亦自為奇矣但齊東野語以色微黃似與雍錄一樹鞦韆玉刻成小有間也昨見宋各瓊花真似野八仙但多一頭九朵簇成者然不知孰是

才謹卷下

十三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三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辯證類

比于墓字

比于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啟比于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為孔子書諒今亡矣見舊榻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為古筆無疑秦觀以為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有贊曰夫子疾止爰詔作銘似又不比于墓實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諒升庵不認其先聖所墓墓前有柯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于之墓

雜錄三

一八

一八

一八

啟比于墓

嘯堂集古錄銅盤銘

右	左	後	前	左	右
萬	世	同	之	道	泉
茲	焉	是	寶	寧	寶

汝帖銅盤銘

釋同前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鍾馗

鍾馗起於明皇之夢唐逸史所載也予嘗讀北史有堯暉本名鍾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訛而捉鬼事起於字也昨見宣和畫譜什道門云六朝古碣得於墟墓間者上有鍾馗字似非開元時也按此正合其時葵字之訛恐如薛仁貴碑實名禮而傳寫之謬又如十八學士之類歟存疑以俟博古

格古要論堂再增考

格古要論一書洪武間創於雲間曹明仲天順間增於吉水王功載考攷似亦博矣偶爾檢閱不無滄海遺珠之嘆若琴論後當入古笙管淳化帖後當攷譜系一卷珍寶門

雜錄

欠楚毋綠聖鏡異石類欠大理仙姑異木欠如藍香古銅中欠古鏡布刀等錢雜考欠剛卯紙論欠藏經箋且珍寶後當設一羽皮如狐貉孔雀翡翠豹兕之類而文房門豈可不論矣元書刻至於博古圖中之器各省誌內之刻又考之必有所增也

儂儂

俗云儂儂演義謂幹辦集事之稱海篇訓儂字曰健而不德據是二說皆狡猾能事意也然未見其出處昨讀五代史劉銖傳有曰諸君可謂儂儂兒則知未亦遠矣

倫扁管仲

管子載齊桓公讀書堂上倫扁釋椎鑿問公曰所讀何言

公曰聖人之言扁曰古人糟粕耳公曰輪人安得議乎有  
說生無說死扁曰以臣事觀之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  
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古之人死矣  
君所請者糟粕耳又韓詩外傳載楚成王讀書殿上倫扁  
作而問曰君所讀何書成王曰先聖之書扁曰以臣輪言  
之規為圓矩為方此可付乎子孫若夫合三木而為一  
乎心動乎體不可得而傳也則凡所傳糟粕耳然一文不  
同而義則一但楚成齊桓夫知孰是予意非子尚近韓則  
漢人也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疾甚矣不幸不起  
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何如云云蓋管仲遂  
卒此管子書之言也劉向說苑又曰鮑叔死管仲舉上衽  
而哭之泣如雨下後者曰非君臣父子也仲曰非子所知  
以管子所載則鮑叔死在仲後而說苑又言鮑叔前死矣  
予意尚當從管子蓋劉向傳聞之言也

三作四傑

世知張良蕭韓為三傑而不知唐丞相宋景張說太子少  
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詩時號三傑宋程顥為  
鄆縣簿張山甫為武功簿朱光庭為萬年簿閔中號為三  
傑世知王楊盧駱為四傑而不知宋之韓范富歐亦號四  
傑見范文正集序

聖賢錄目

國朝何侍郎孟冬餘序錄載黃伯固曰偶考聖像無髻作

宗廟小影為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髻髻而天下王侯  
不以此少其敬予嘗讀其書文非此意而伯固之言不知  
何在但孔譜中吾夫子四十二表形容盡矣髻多如此而  
獨不言者得無疑乎或伯固之言有據也又讀朱子文集  
見其答林德夫劉季章等書云今左目已不可治又頗侵  
右目矣又曰左目已育右目亦漸昏數日矣紛紛言左目  
失明屢多也今年譜但言有足疾而不言目疾此誠闕典  
也大聖之儀形寧有不知可以想像之耶至於建中靖  
國間例復舊官山谷有詩十首其一為東坡云陽城論事  
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更真學士喚取儆州稷  
髮翁則知坡老無髮髮矣又其妹戲坡曰欲扣齒牙無處  
辨髮末三

覓只聞毛裏有聲傳則多鬚矣因亦附記耳

郭張不當錄

滌陽王之子其雖同

太祖取和州而戰汝張天佑亦同

太祖取和陽太平分築其城敗元太子平章等然彼時滌陽  
尚在為主事屬滌陽郭張并我

太祖不過俱在其麾下耳二人無一事而長命於

太祖也何可入功臣錄中

烏丸

詩曰無感我悅兮無使尫音也吐爾雅曰尫術也然尫字  
今俗讀龍字非也唐武后時藥王帝善俊有犬名烏丸蓋

黑狗也元稹詩致光詩皆有烏丸語今人以張然殺奴事  
得犬之力遂以拜犬為烏龍耶馬龍字尤可笑可笑

憶子秋風

蘇抗呼痴人為憶平讀子累見人又或書狀賦二字雖知  
書如抗徐伯齡亦以憶字為是予考玉篇象書無憶賦二  
字獨賦精字說文云馬行乞而韻會云病也癡也凡痴賦  
字皆作賦獨海篇載憶賦二字亦曰義同賦字是知憶賦  
皆俗字也皆聞小引云阿憶雨落走進至來又讀程泰  
之演蕃露鄭辭字毅夫守江陵作楚樂亭記有頌云我是  
蘇州監本歎與爺祝壽獻梓材近來身筋知人事雨落還  
歸屋裏來又知亦有未歷又俗以干人云打秋風予累思

不得其義偶於友人處見米誥札有此二字風乃豐熱之  
豐然後知二字有理而未歷亦遠

世說新語記事多謬

蘇峻之亂因庾亮輕下詔徵之既而下石頭朝廷傾覆亮  
奔溫嶠嶠勸亮見陶侃蓋時起義兵而衆推侃為盟主也  
侃意正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猶豫不敢此事重出其一日  
溫云溪狗我所悉知卿但見之因而陶亮瘦貌丰姿神爽  
遂改觀欬宴終日一日卿但逢拜餘無他也陶見之不覺  
仕然殊不思陶乃尚事功而厭清談飲有限而鄙時流者  
豈丰姿神爽便能改欲誅之意且得歡宴終日耶又使暹拜  
保無他死亦天子以下一人此言輕可語之耶陶傳自云

庾謂拜謝陶曰元規乃拜士行耶此足以見其實也况二  
條自相矛盾若望蔡是謝悛居官地名著為悛之小字悛  
之小字末婢也王敦與錢鳳謀逆夜為王允之所聞允之  
吐被酣睡記為王右軍者紛紛不一又如劉尹撫王長史  
昔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王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  
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文俱重出此類尤甚但此書以清  
談奇詭尚穎敏之事為主故多取於晉者似不作可也

四皓考

按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居園中  
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  
故號夏黃公用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

元道號曰霸上先生却欠綺里季皇甫謐高士傳載綺里  
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四人詳矣然索隱亦引陳留志則園  
公又欠名黃公更廣曰廣勤志又以黃公姓黃蘇州志又  
載用里先生宅在大湖中今包山有用里村是其處也予  
以索隱既引陳留志欠園公之名失為也廓與廣同姓黃  
非崔文義順也用里既稱太伯之後必蘇人或寓居於軹  
也或者又疑此四人為無有以其能隱於秦者漢初一書  
即肯末耶是張良假之者也後不言之可知矣予又意不  
應各書詳載如此而齊東野語復辨如彼東觀餘論又辨  
園當作園最詳則尚當有之也又北齊徐伯珍第四人  
首相對亦號四皓

船

舟之名多矣未聞有舟之神名梁簡文船神記謂名鴻耳此力錄又呼為孟公孟姥右有輯灌丞印輯灌舟官名

漢字會意

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云意猶言頻煩世以尊重會之偃蹇相如子虛賦掉指橋以偃蹇兮註曰委曲貌世以不得意會之皆誤矣乾沒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師古曰乾音干遂以財貨干人而沒之又以干心沒也言也殊不知射利成敗故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也陰重周仁傳其人陰重不泄謂暗密性重而不泄人言或以為陰囊重大而不泄可笑可笑

雜考

八

八

八

諺語解

攪踏取桔棹取水之義上以手攪而入下以脚踏而出謂其轉轉不散亂也借人之難理會意通篇每篇云行至貌借為人鄙猥粗塗意也拿字聲聲二字雖海篇亦不載今俗字集上有之謂作事軒昂太過之意予有雜字一冊乃朱刻也似此等語皆出宋時故山谷集中有莫列其音聲上聲首餘音傷塔音僮報音叙充仲音雷音游音等字多謂蜀語也義皆如今時之解但傷垂胃物不觸也海篇亦曰惡也不知何意措大為秀才者以其舉擯公道也

銷金鍋

言杭州西湖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則遊人仕女風船簪

日費萬金盛之至矣時人目為銷金鍋相傳到今然未見其出處也昨見一竹枝詞乃元人上統熊進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語詞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

銅柱考

銅柱漢馬援所立在跋趾開今石塔其下唐南蠻傳云明皇時詔何履光定南詔取安寧城及藍井復立馬援銅柱又史云元和中馬摠為安南都護又建二銅柱於故處著唐德以表伏波之裔五代史云天福間楚馬希範平群蠻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共四次也太平御覽俞益期牋曰馬文淵昔立銅柱於林邑遺兵數十號曰馬流今

雜考

八

八

柱沒海中賴此民以識故處據此則今所有必何履光馬摠者也故云復立故處希範者又在溪州矣若今大理府者乃錢柱也每歲民帖金以邀福故似銅此蒙氏所立又嘗聞有識云銅柱折交人滅此必指伏波所立之地耳

詩文托名

昔宋太史景濂辨廣仁公勸四箴乃王遵實之之作但西山愛此四銘特揭座右自趙松雪誤言為西山之作世遂成訛也辨證甚悉今西山集第二十卷中果自言其所以奈何一訛之後雖名人學士不復知也如杜律虞註乃元李京口進士張伯誠所註今山西所刻七言註解黃海亭

後跋已悉之矣剪灯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乃瞿宗吉撰也觀其詞氣不類可知矣香奩集鄒襄者非揚廉夫乃韓致光之詩然三者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刊誤亦到今尚有未知者

堂帽唐祭

今之紗帽即唐之軟巾

朝制但用硬盔列於廟堂謂之堂帽對私小而言非唐帽也唐則稱巾耳宗廟之路曰唐謂設祭於廟之中道故云唐祭非堂祭也

夫子貌似陽虎

子畏于匡註以貌似陽虎欠註貌之所以似者夫子如蒙

魃虎亦如蒙魃故也緯書以為非貌似陽虎陽虎家臣顏

高後為孔子弟子因御車於前匡人見而欲誅之恐非也

孔溪不知詩義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大雪會飲歐文忠席上有酒樽

缺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之詩孔溪談苑以為似尋

關也且引韓昌黎赴燕裴度詩為證殊不知韓詩亦有誤

意如曰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正見清時乃可窮勝事

也又如白樂天雪讌有豈知閩鄉獄中有凍死囚杜子美

雲安倍諸公宴有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皆具樂以天

下之情是孔溪不知作詩之義也

東窓事犯

岳武穆文何立開鄴都世皆以為假設之事乃為武穆  
泄寃也予嘗見元之平陽孔文仲有東窓事犯樂府詩之  
金人傑有東窓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兼衣仙詩樂府  
小說不能記憶矣與今所傳大畧相似張詩有引云宋押  
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峯構幹恍惚人引至陰司  
見秦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窓事犯矣復命後因即樂官  
學道脫骨今在蘇州玄妙觀為兼衣仙也據此數人實有  
是事可知矣否則何鑄子孫世為青育而羅汝楫之子鄂  
州一拜岳廟即不起豈非其證歟洋洋赫赫如此大事果  
無報歟若夷堅志載何仙無押衙之說恐或遺之也

三國宋江演義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  
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昨於舊書肆中得抄本  
錄鬼簿乃元大梁鍾繼先作載元宋傳記之名而於二書  
之事尤多據此尤見原亦有跡因而增益編成之耳

秦漢書多同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  
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  
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  
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  
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稱曰

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  
 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  
 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  
 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  
 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洪容  
 齋讀而疑之以管氏既自為書必不誤也何二子之語相  
 似因而載之三筆欲細考也元人鄭元祐以賈誼新書多  
 同大戴之篇意古或有是言予嘗記憶所知者荀子勸學  
 篇與大戴之勸學前句俱同或句有先後字有多寡乃大  
 戴刊誤也禮論與史記禮書後段同樂論與樂記互有詳  
 畧內中三年問即禮記之所載也哀公篇前半段即大戴  
 禮記卷三十一  
 八十一

哀公五義章也大戴三本一篇是截荀子禮論中之一段  
 天地者生之本也五有言而史記又截五有言之後禮豈  
 不至哉以下作自己極言禮之損益為禮書之結禮經聘  
 義後子貢問比德於王一 段亦荀子之所有禮有禮運家  
 語亦有之始則俱同而中後則未詳於禮也大戴曾子大  
 孝篇與小戴祭義同禮察篇與小戴經解篇同且又重出  
 於賈誼治安策文王官人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  
 新書保傳前一段千六百言無一字之不同大戴中則大  
 戴增益三公三少之事末段胎教幾二十言又无也但其  
 中大戴說巾車之處新書却說懸狐之禮此則不同也  
 大戴摠為一篇而新書各條分之家語執轡篇言人物

七修類稿 卷三三

生數一段又與鴻烈解地形訓大戴易本命數百言相  
 列子黃帝篇言海上之人好鷗一段與呂覽精喻篇海  
 之人好鷗者全類戰國策楚宣王與群臣問谷狐假虎威  
 一事與新序並同但其後二十餘言不同二者所同皆不  
 下二百餘言予嘗反覆思惟立著書者故剽竊耶抑傳記  
 者或不真耶非也二戴之於禮記彼此明取刪削定為禮  
 經其餘立言之士皆賢聖之流一時義理所同彼此先後  
 傳聞其書原無刻本故於立言之時因其事理之同遂取  
 人之善以為善或呈之於君父或成之為私書未必欲布  
 之人人也後世各得而傳焉遂見其同似於諸子百家偶  
 有數句數百言之同者正是如此耳此又不能盡述

黃陵琴濟瀆物  
 四川黃陵廟有一琴殆如朽木匣於神前傳以為魯般所  
 造人指扶之輒能自行表姪許郎中云此即運瓶之  
 術蓋道流假此以神施捨耳理或然也河南濟瀆廟神人  
 有假貨貨財物者隨禱即出水而予家曾親得之如期  
 還納復沉於水靈異甚驗也昨見都公譚蒸云乃伏機耳  
 洪武間山西張姓者曾做其制為之以為客說亦巧術  
 者作以顯神傳流至今耳予思二事誠為有理惟者有之  
 不常也今久而能然豈非其術乎

七修類稿二十三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四

抗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辨證類

牧牛圖

世傳畫有牧牛圖乃仙筆也日見一牛食草欄外而夜宿欄內殊無指實聞之者或疑或罔亦無定見不知此畫乃南唐後主所有敵於宋太宗太宗詢之群臣皆莫知也獨僧贊寧曰此海南珠脂和色畫之則夜見沃焦山石磨色畫之則晝見各一牛也出雜說此畫必有矣但沃焦山人不可到而珠亦無脂恐一時取辨應對云爾惜當時太宗不再根求昨讀丘至綱俊林機要其言似皆戲術要其至

理亦若近是故聞人亦嘗試驗之彼云牛圖之畫乃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沃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於日中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有理焉蓋蚌珠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沃布於日月之下待其乾焉則受此之精於墨矣各以時見或有之也予亦惜珠沃難得未試耳書此以待辨博

飲器

飲器常昭以為押盃晉灼以為虎子之屬顏師古曰匈奴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是飲酒之器也予意二字原出張騫傳其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蓋明人得布按耶今之盃盃虎子便溺之器故顏說為是也近時人又

以貯酒之器謂之急須亦止為一飲字訛之殊不知古人以溺器為急須乃應急而須待之者反又不知其義可矣又枝梧謂不能主也聖之小莊者枝梧故項羽斬宋義諸將莫能枝梧是也今人以推調哄人曰交吾乃音同而字義不同也

書竹一法

韻語陽秋嘗曰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草書訣張僧繇點曳所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筆法於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然即近代論之如戴進呂紀周臣畫亦神品未見其能書也第宋元以未惟善畫竹者必能書若東坡與可仲圭仲昭是也故子昂有詩

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知八法通本

朝王綬亦曰畫竹之法籀如篆如草如真如隸二言信諸

郎稱

予嘗因己姓之少而思古之名人稱郎者衆矣因畧具于左備記問之一也漢鄧通為黃頭郎吳周瑜稱周郎晉桓冲名買得郎謝道韞稱夫王疑之為王郎何晏稱粉郎何郎王僧辯稱鮑泉為王郎潘岳曰潘郎檀郎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敷曰江郎劉顯甫曰劉郎劉禹錫自稱劉郎洪顏協曰顏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邢邵呼衣冠條曰清郎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沈約曰沈郎隋滕穆王曰楊郎

鼎曰宇文三郎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崔徽名縉  
元結名漫郎錢起曰錢郎安祿山稱李林甫曰早郎程  
元振曰十郎蕭悅曰蕭郎蕭嵩與梁武帝亦曰蕭郎五代  
王審知曰白馬三郎後唐稱石敬瑭曰石郎王溥呼子祐  
為二郎王安石小字雒郎謝湔稱柳渾曰宅南柳郎朱熹  
小名沈郎徐憲人稱曰鳩郎楊延昭善戰虜人呼為六郎

表字不同

國朝大學士解縉江右人也詩文字畫迥出一時有李白  
風才任公亨泰作其文集序曰薦紳其字也揚公士奇作  
墓碣名曰字大紳世人皆曰名縉字縉紳嘗見其圖書亦  
然此不知何說豈相訛一至於書金石刻耶

刀劍錄缺

陸羽景之作刀劍錄以其刀劍小事記者不詳遂使精奇  
埋沒故特記之甚悉自予觀之遺漏甚多顯顯名世若舜  
之吳刀周之赤刀魯之孟勞魏文帝之百辟刀六名  
雲室  
含章  
清剛揚文  
質素龍鱗其於劍也周之銀錡吳之屬鏤楚之干將鎮鉞  
越王所帶者步光區冶所鑄者五柄鉞鉞巨關  
魚鱗魏之  
飛景流采華鋌張華所得之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著人  
耳目不可缺也以至列子之三劍含光承影  
辟影孫權之六劍  
白蛇紫電碎邪唐武庫之四刀  
長刀短刀紛紛種種豈特  
過半哉噫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明矣

雷字

史記漢景帝後三年十二月晦而徐廣註曰一作晝又作  
圖未詳墨談云疑雷雷字之誤十二月晦日而雷紀異也  
此說固是但不知雷字古文非誤也惜徐廣亦不識耳近  
時所刻古字便覽收亦廣矣然止得雷雷雷雷雷雷五字又  
未有前字也

五株柳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非也且五  
柳非彭澤時所栽用之誤矣又引茗溪漁隱論沈彬不當  
用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之句以予論之沈  
之用事固似有碍若陶公既號五柳又曾為彭令人品詩  
章高出千古用以美縣令亦自穩當何謂五柳非為今時

藝苑雌黃

所裁也若欲刻舟求劍是非作詩之法祇是論理耳此東  
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

解一章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於樂今樂府數句後則曰一解又  
數句曰二解如此言者蓋即古人之一段義終則於瑟上  
解一柱馬也又一段則又解一柱馬耳詩之曰一章幾章  
者蓋說文音上成章十者數之終詩畢亦樂之一終也故  
曰一章

僧衣

僧着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衣  
黃故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云苾芻元是黑衣郎當代深

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發墨本來面目見馨香又薩天錫  
贈欣笑隱詩云客遇鐘鳴飯僧披御賜衣正謂是也今制  
禪僧衣揭講僧衣紅瑜伽僧也衣葱白

舉子問試題

予嘗疑宋時舉子秋試皆得詣考官而問題意若程史所  
載沛然雨字頭者是也何其不禁之如是後知唐制禮部  
試詩賦題不皆有出處也或以已意立之故舉子皆許進  
問謂之上請至宋亦循故事景祐中始詔出題必在經史  
禁其上請耳

南北京東西都

京都二字皆大也總也之訓左傳及帝王世紀皆以天子  
之居曰京曰都但東西南北曰京都者蓋天下以洛陽為  
中土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為東都宋都汴洛陽在西  
故以為西都南京應天府宋真宗時建其名以其在汴之  
南北京大名府仁宗建也以其在汴之北今我  
朝之稱南北者又自以二都之地相去云之耳

唐雙名美人

元稹妾名鶯鶯張祐妾名燕燕柳將軍愛妓名真真張建  
封舞妓名野鴨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端灼灼惜惜錢塘  
楊氏曰愛愛武氏曰賽賽范氏曰燕燕天寶中貴人妾曰  
盈盈大曆中才人張紅紅薛瑒瑒楊虞卿者英英不知唐  
時何以要取雙名耳

霓裳羽衣曲考

霓裳羽衣曲舞不傳於世久矣雖學士知音之流亦徒求  
想像而已予以讀過詩書有闕斯曲者會萃成文述註于  
左其舞律呂節奏廢亦可知過半矣按明皇遊月中見仙  
女素衣奏樂極妙記其音歸而制之魚樵閑淡云與羅公  
歸詩註與葉法善遊會西涼節度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  
調相符遂合二者而製名為霓裳羽衣碧鷄漫志云為劍  
皇用楊中云用月中所聞為勸其音屬黃鍾其調屬商前  
十每番十人迭奏而音極清高由齊東野語難得人須是傾  
於其舞服之飾樂天詩曰虹裳霞披步搖冠鈿音繁

珮珊珊奏曲之數白詩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騞  
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遍吹鶴曲中長引聲但漫志云十二

未故棄而不傳然周草窓述之真有注雲落水之意非人  
問曲也齊東野語予因摘出以告知音者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八世孫孔鮒撰也嘉祐中宋咸註之咸  
叙鮒不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  
已之事為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已著書賦附於卷末  
為之連叢上下篇本朝宋學士景濂辨為即咸偽作蓋以  
子思孔子相去甚遠疑無問答予據關里誌云子思曾子

弟子逮事仲尼則亦或有其言也其曰偽書則無疑矣何也文非西京一也漢唐之志不載止見於中興書目二也其言先世俱稱子上子高子順於已之篇言已多矣復曰子魚名鮒甲陳人似非一氣自已當云者三也其中論行夏之時與仁者樂山等語皆牽強之辭使當時朱子以為然耶寧不即取夫子之言肯復為之解乎四也以子思年十六至宋為宋樂翔之徒圖之遂作中庸考子思魯謬公欲用為相不受適衛不仕及魯教授其徒數百疑此時作中庸也况十六亦非作書之時或者依於史記謂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之二句遂不各句分解而謬從之五也末後叙世一篇尤為謬亂以孔安國為孔茂所生孔驩又

辨其書

八

八七

加為孔仲驩六也夫孔臧漢武時人孔季彥後漢安帝時人臧何知數世之後事七也予又以為偽固為矣或者非臧所為其註豈生子和之處以為孔氏子孫所作之書故不稱名而稱字然則歷稱其生某者又何如耶且孔喜字仲和亦非子和苟有心偽為亦必考其譜志况臧亦名人學士未必苟且如此必朱子以後之人為之也但其書論說高遠不雜奇怪子上以前之言似有聖賢氣象子順以後之言似多縱橫之家必亦善為書者之作歟

韓文失處

韓文明水賦曰明為君德因所以名焉予嘗讀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則是因取

日月故曰明非取義於君德也又與馮宿論文書曰子雲豈與老子爭彊而已乎取侯芭以太玄勝周易夫老子猶龍而道德五千言無往而不可取今許其人過老子書似周易則不惟不知揚子是亦不知老子也讀墨子又曰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夫賢賢乃子夏也四科乃門人所分亦非孔子以此為進褒又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為孔墨必挽而同之可乎是猶以孟子與荀子同道者及與孟尚書云秦城漢興且百年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夫漢惠帝四年除挾書之律矣上溯高帝元年總十餘年耳其不考亦甚矣雖然豈非因文之盛而不暇深思以致此耶石守道有曰吏部原道原仁原

辨其書

八

八八

毀行難佛骨表評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晉春秋楚構机

謂一日併得之也金華宋景濂王子充直以為子行所作然無據也予考漢唐晉宋之史書目未載焉此則子行所著無疑

旅忽二字

舊讀季氏旅於泰山之註曰旅祭名及旅酬下為上註曰旅衆也以為旅字必有二訓後見韻譜方知祭名之旅當從示旅酬之旅却從方蓋因增韻中誤起遂傳寫訛而為一又忽然在後是忽焉也故

本朝頒書說孔子世家高宗石經省作焉字此雖非若蘇之  
之差而同文之責者亦所當知

家語非孔安國所為

予嘗疑孔衍序家語乃孔壁所藏安國所為其後王肅序  
之充詳何無一言之及孔壁事其曰元封時吾仕京師云  
却又是安國言語何已為序之而又以吾為安國疑必  
有訛字也後聞何燕泉先生改註家語意其必已改正明  
自得而讀之其於缺畧者補之舊註之庸陋者易之而他  
書所載為家語者則又別為外篇可謂深有功於聖門矣  
然吾之所疑彼猶在焉又未嘗不扼腕而三嘆焉昨見魯  
齋王文憲公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

雜家類

八

八

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書割裂織成之耳然後知其所  
序若是而孔衍之序意亦王肅自為也故已序遠不言在  
孔壁事耳惜燕泉未見王考徒為悵悵有力者梓其文附  
於何序之後使後人有所考云餘意見事物類

六紫芝

唐元德秀字紫芝魯山令也宋趙師秀字紫芝溫州詩人  
也同時又有俞紫芝字秀老亦詩人俞紫芝字無本少遊  
蕩字說者元蔣惠字季和號紫芝山人俞和字子和號紫  
芝生同時皆能書者也然六人皆以紫芝或為名為字為  
號而又皆以秀和成意人多誤記故錄出

文文山

墨談辨文山公嘗為相也死日續綱目止書少保樞密使  
信國公者程學士據黃文獻公番禺客語好異之過辨證  
紛紛措少證公自書丙子正月十八日午時拜相之詩尤  
為親切墨談又據文傳補遺引公祭妻之文則歐陽夫人  
死於公之前據續綱目收公屍事則夫人又似死於公後  
不能的從予細考而思之景炎二年公與夫人為追兵所  
迫至空坑夫人與佛生柳娘環娘皆為俘虜至燕留東宮  
公死之日夫人得令旨收屍後隨公主下嫁逮太德七年  
得公主懿旨還鄉臨終時問浣婢索舊香囊曰此落齒時  
得之父母者持祭文曰此得之丞相者吾死懸之心前將  
以見吾父母吾夫於地下為無愧也此上出指南不獨如

雜家類

八

八

是紛紛事蹟年月日時可證但夫人既陷而公被執音信  
無傳不應哭妻祭文又得至於夫人矣予意公與夫人間  
閔阻難之時必已同約死節矣特先書以與夫人使勵其  
志若自為之贊亦前寫其衣帶之間此更墨談之欠考是  
則前乃續綱目之非後則續綱目之是若論善集云張千  
使焚公屍囊骨曰什  
公子事真朔說也

五侯七貴

五侯七貴人知其為漢世者然不知其人也多誤以金日  
彈十世內侍或以張安世七世顯宦名為七貴又以王元  
才王益才王顯才王仲才王季才此弟兄五人為五侯耳  
殊不知皆后氏之族西京者也元才五人乃光武所

族東京者也潘岳西京賦曰窺七貴於漢庭註云並后也  
也度亮又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蓋指呂后高帝上官后  
霍后趙后孝成丁后孝懷七族耳五侯則成帝之舅  
五人同日封侯乃王譚侯阿王商侯都王立侯紅陽王根  
侯王逢時侯也

諺語始

今諺謂臨產曰坐草起自晉也陳仲弓為太丘長出捕盜  
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治之又罵人王八賊蓋五代  
王建行八素盜驢賊私益人罵王八賊也今鄙人微薄者  
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霍出長史任宣謂禹曰樂成小  
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至矣火伴出古樂府出門見火

雜錄

伴火伴始驚忙打草驚蛇乃南唐王魯為當塗令日營資  
產部人訴主簿貪污魯曰汝雖打草吾以驚蛇不快活桑  
維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又  
有疾曰不快見三國華佗傳阿誰見龐統傳遠水不救近  
火乃梁杜朔周之言走是上計見南史王敬則傳有告敬  
則曰三十六策走是上計煖房見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  
煖房未經紀因唐滕王蔣王好聚歛太宗賜諸王救曰  
滕叔將兄自能經紀好物不在多晉武帝宴賦詩學士  
朱輩止成一聯自言好物不在多宋張循王以銀鑄成一  
繆名曰沒奈何五代唐明宗將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  
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當代我金逆亮制失靴極長

於便輦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謂之  
下稍元新官出京有應盤纏者同去就與常事謂之箭  
頭宣和間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錯到底林商  
為耐性廉令承皆貪一日宴會令承皆舞而動手射回  
身而已令問之林曰長官林府皆動手射再動手百姓可  
活耶此取銀動手之起也五代唐明宗責王建曰汝為節  
度使不作賭好事不長進亦出世說新語今罵人口雜種  
出晉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有身出漢元帝與王政君  
一幸有身

郭四箭

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之戰  
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吳兄弟侍

雜錄

上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塔窓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  
之箭貫其顛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  
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載云有言英之箭者傳信錄又  
誤以其子吳之箭殊不知觀  
太祖聞友諒死喜甚曰郭二兄弟一箭勝十萬師功何可當  
是矣蓋子吳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  
太祖每稱郭四者英也且友諒之死兩軍莫知鉄冠道人望  
氣而後知之語  
上作文望空以祭陳軍奪氣於時方敗去因移日未知英箭  
英亦不大居功故人不知也魯定公傳中明載

稱相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擇出書之羨惡亦可見也袁盎目申屠嘉為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商以貌稱其漢相程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佖為宗稱李隆皆曰真宰相令狐綯為相其子怙勢人稱為白衣宰相盧懷慎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關立本為丹青宰相姚崇為救時宰相蘇味道為模稜宰相李邦彥為梁子宰相梁陶弘景山中宰相蘇瓌蘇頌贊曰再世賢相開掛曰盲宰相楊再思痴宰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荃相蔡確

記里鼓

曰三旨宰相寇準為真相李綱為中興首相王欽若項有死曰瘦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公相貫曰媪相梁師成內侍擅寵為大尉人目之曰隱相宋慧林道人權寵伴宰相孔顛嘆為黑宰相魏野亦稱白衣宰相

本朝嘗以記里鼓出題試士多有不知為何物者知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此近墨談以揚鉄崖記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即以爲制度又無時與人也殊不知唐元和間金忠義作宋天聖間內侍廬道隆又造之制見三又有候風地動儀漢張衡造本朝水運渾儀仿視圖亦衡造造花漏水秤天聖中燕肅造北海上瀛州門指南車起於周

公人所共知然漢張衡後魏郭明善燕肅俱嘗為之制觀錄又開元有灯漏沙漏此則不知何人所造制見何書因記里鼓併諸巧器拈出苟欲為者可考焉

時文石刻圖書起

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抗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題學考卷也圖書古人皆以銅鑄至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盡崇處州燈明石果溫潤可愛也

俗言訛

朱時指賊人曰白日鬼見誕設者亦曰白日鬼出刻文又三佛齊國來朝貢時跪於殿陛先撒金錢花以真珠龍腦

謂之撒花蓋胡人至重禮也後北兵犯闕索民財與之謂之撒花錢以重禮媚胡耳出刻文今人不知二事所來以謂空手得錢謂之白入已反以鬼字為訛以謂如化緣一類謂之撒化錢反以花字為訛皆以聰明逆之也又木格閣板謂之鬼背鬼陸德明禮記什文註閣板度字九毀反毀與鬼音相近音少訛即為鬼字也故閣板之鬼背鬼常用此度字乖角不曉事意故婦詩曰親朋頓乖角是也今人反以為聰明意錯矣

漁鼓

漁鼓起於宋名通同卸修類聚二十四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辨證類

面帛根墨看果紙錢

人死以紙覆面小說以為起於春秋吳王夫差臨終曰吾無面目見子胥為我以帛冒之此說恐非只是生人不忍見死者之意今包筭謂之根墨瓶者因夷齊餓死後恐其魂飢而設五穀之囊故禮記曰重生道也流於商者果乃五代周祖灵前雕香為之形色與真無異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以紙為之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並寶果錢實起於此也併記之

二疏叔姪

漢二疏受乃孺兄元之子今時所謂叔姪也傳中初亦明白後即以父子連稱是古人直稱謂子之意殊不知姪本妻兄弟之子女今以兄弟之子為姪取字林音義呼之唐以後事也韻會辯明矣今人不知其義又見小鑑各書因訛書為父子遂以為真不知受為廣之從子也

文衡山

蘇人文林弘治間為温州太守子名徵明嘉靖間翰林侍詔皆名士也原籍衡山人故父子皆寫衡山如韓子昌黎意耳今人只以父子何為同號殊不知父自號交木也押字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府文移人間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用花押代名於文故范石湖有解其故於省職者唐書殷卿陟署名自謂如五朵雲時號郇公五雲體程史等益杆有押字則又非起於唐而晉已有之石林燕語說王荆公押石字作園常不圓容齋五筆載熙寧中柳應辰嘗押字盈丈刻于浯溪等處使人莫識何字以惟取名實應辰二字也已又王魯齋栢有古貴人押字碑跋其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為不失製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諸人莫不飄蕩傾歎亦因可以見當時之人物世變據此則押字必以名也而變化機巧則出於其人大抵破真為草取其便書若柳

之惟王之歪亦異也

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意九釋揭入官者皆以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偽故京都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藏頓苟知所本則當以名庶不乖古義云

七賢過閔姓名

七賢過閔人多謂唐人元唐愚士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閭蹇駟駘馬襟山特瀛州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夫蘇州之士講學謀國未聞有七賢之名又未聞駟駘蹇駟牛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廣川書傳以謂李白李頎之徒浩然裴母潘裴迪司馬承禎出閔訪王維國初夏節



見古圖謂開元冬李白張九齡王維張說鄭虔李華孟浩  
然同遊洛南之龍門遇雪而凌圖之夫李白天寶間方未  
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與數人不同書傳以承禎騎  
牛考史承禎方士取其隱也安有騎牛之放耶二說雖有  
虞邵庵孟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濕七人圖裡一人存之句  
然自註與記又不同人是殆多非唐矣蓋春秋有七人唐  
有七愛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宋常稱賢也惟晉竹林諸  
人稱賢耳又考王戎嘗乘小馬也山濤乘驢劉伶乘鹿車  
餘則乘馬正符七人之勝鹿車後或訛畫為牛也且接維  
鳥帽者晉人所戴唐則巾矣而元曹文貞公伯敬集又有  
七子圖詩曰清潭飄逸事凌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  
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此一證也書以俟傳識

李賀王樓事

李商隱傳賀曰長吉將死忽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板  
若霹靂古文者召長吉長吉不能讀鄰下榻叩頭不顧往  
緋衣笑曰帝成白玉樓召君為紀天上差樂不苦也旁人  
見之先輩已辨其無此理也然無所據昨見宣室巷志載  
賀卒毋夢賀曰上帝遷都白瑤宮作疑虛殿命其與文士  
董參樂章今為神仙頭母母以為念據是必義山特借此  
一夢和其辭駭人耳目以見賀之臨終自異也不然何  
事而言之不同耶好惟者因以傳之世不察也且韓吏  
部終時亦夢覓語小君曰夢金甲神人持戟瞋目曰睚眦

骨稅國世為韓仇吾欲討之而未能韓谷頓從遂終使遂  
義山又一李賀事矣達者必自理會

白大

宋人杜修妻薛氏為白大所姦杜知黠妻大復負去山中  
生子人形而有白毛後為盜殺今世謂白大成精罵人狗  
種者亦或是歟

訛名

馬氏手錄嘗辨揚州道中琉璃王家乃漢劉厲王家也今  
聞湖州近城村鄉有言妙喜頭者予聞而疑問其土人皆  
曰然究其所以不知也及問其地乃曰臨溪有廟豈非廟  
許者邪仁和七都有橋曰鴨彈予意當時取名必曰壓瀾

亦訛之也

誌失顧野王

淞江華亭縣林鄉乃梁顧野王所居之地今寶林寺是  
也尚像野王為伽藍硯池之水早清中綠晚則黑亦奇也  
野王所栽剔牙松死方升年根尚存梁碑少刻趙子昂碑  
記異事甚詳惜南畿志止於古蹟中載顧亭林云有公祠  
池松碑石皆不錄出人物內又欠收野王名字真缺典也

佛考

人知佛法之入中國始於漢明遣人迎迦葉摩騰竺法蘭  
二僧并帶來四十二章經也傳燈錄載釋迦生於周昭王  
二十四年此固可擬為虛然周書紀異亦云昭王二十二

年什氏生金履祥因之修八通鑑前編但似差歲月耳及讀列子有西極化人未穆王事之於中天之臺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異而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據此正接昭王禦寇又非喻言也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師古曰今之佛像也是知佛入中國周秦前漢已有彼時但以為異後漢盛之而崇其道至晉唐又譯其語以為文大起浮屠寺羽翼其教矣至於釋迦生日以今四月八日亦非也蓋周正建子今夏正當為二月八日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肅宋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然不過以語孟及泰誓武成之文夷齊虞芮仲連曹操之事其誰適從愚讀太史公伯夷傳有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此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事實執此則諸公論說可以盡廢嗚呼紛紛千古考索無人簪橫吾前迷而不見惜哉

劉太保妄對

元世祖一日問劉太保秉忠曰朕家天下當復誰繼劉曰西方之人世祖以八思麻西人有佐命功遂尊為帝師使天下極其崇奉死葬王禮朝復立一人蓋欲陰損西人之福故元之有帝師重佛氏此也予嘗聞見此說最為可笑歷數天命豈容以一人而蓋一方之人耶殊不知自此京

初鳳陽鳳陽正在西也非我

太祖為西方之人耶及後紅頭虫之對固應元末之紅巾朱姓又非紅之色耶惜秉忠不知大義不能如李淳風之對太宗曰天命人豈能違不足計耳世祖嘗曰秉忠占事之未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不知西人是耶否耶抑世祖尊而能消耶武氏定數莫得而除

胡僧取殿

夷堅續志載理宗一夕夢二僧曰二十年後還小僧此殿覺問宰相馬廷鸞馬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後必立夷狄於殿下稱藩耳上命紀之馬遂立碑志以宋殿元是寺基殊不知宋宮原是錢王宮殿但後而大之夢僧取殿者正

後為五寺之基

後為五寺之基見天番僧楊璉真伽主其地是其驗也德佑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為寺逆數至於理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賈母

賈似道之母諸家小說言之不一或云外婢夜宿賈門收而姦生似道或云賈涉在鳳口遇洗衣婦人挑而從之因別買於其夫或云涉為萬安丞時與嬖婢通生似道至言嫡不容其母賣為石匠之妻諸書所同也然其形容恣類甚為慚惶予意其母為人家之婢必然惡賴之事因似道而故加之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不然何其紛紛取讀府多缺

韻府群玉乃元陰勁絃父子所纂收事甚少若太平廣記所載奇怪隱僻者多未錄也故姚江村為序故用紅羅梅屋與重光子遇角花月一字之響登太清樓而問長睿諸人扣銅刻拂文壁之談之二事以見群玉未收暗以譏之吾抗先輩徐延之曾欲補之以為非十卷不可昨見續編乃青田包瑜所緝已四十卷矣然於二事亦未收則知遺者尚多也且於群玉重出并無謂者幾半矣凡例猶曰若人常讀之書常談之事則畧之誠可笑也嗚呼殷氏纂之非禹三十載而包氏幾四十年不能使為全書是纂者之非人耶抑造物者因不欲耶雖然蓄書多而有志年少者補之特易

雜著卷五

愛妾換馬

愛妾換馬事見異聞錄云酒徒鮑生以妓易外第常生紫叱撥彼此吟咏三更忽有長髯者賦曰彼夫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挑天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務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未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者曰妾及庭砌立當軒堦望新恩悞非吾偶也恣舊王疑借人乘之亦散綠驄意已忘於一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疑脂長壽又曰是知事有典祿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為無矣此以軼群之足為貴矣買笑之思既盡有類焉焉披

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唐人張佑又有詩曰粉閣香銷紫旆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双眉綠却愛桃花兩頰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趨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長嘶兩意同陳標人因詩賦之美知其事而不知其出處也予意異聞錄乃唐陳翰所編古樂府中已有梁簡文愛妾換馬辭註又曰古辭淮南王作則知非唐事矣恐無此事如樂府升天行西鳥夜飛等曲借喻明之者唐人好奇遂假借其事逞已才以賦之不然長髯紫衣惟誕幽頭之說何其駭異哉後人又不考而吟咏焉訛以傳訛也異聞錄且無木刻今見他集其事又不全也予特錄其全詩并辨所以若南唐相嚴續與給事中唐鏞較呼盧而辨正茲

多辯

以愛妾易通天犀帶實有之者至今傳為笑柄  
菽園雜記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其給事忌之劾以激厲風俗之勵不從力問罪法司吏亦不能明夙厲勉勵古字皆不從力又後有兵科給事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答之明日吏不執韻書以進給事報顏遣之蓋識俗字不識古字也予以奏本

夷堅論地獄

世間果報之事此善善惡惡天道好還者也若夷堅志言陰獄果報最多難以盡辯且以許願一條論之輕故細類

之獄既曰佛經傳記之所無故立巧名可信之乎許類語  
答一卒罰二十劫以掌陰獄彭汝礪剛介廉直但性刻而  
罰五百劫而為判官使故殺一人一家謀反弑衆者不知  
又為何鬼乎又曰不忠不孝如朱溫輩尚在第十七獄則  
自古及今不忠孝者亦多矣恐地府人衆亦難於容乎且  
聞為閻王則得以治人之罪而有祿位矣志曰但免受罪  
與鬼神均受飢苦然則何謂生而正直者死為閻王乎又  
江湖紀聞云謝枋得為閻王遇故人林淮甚愁林曰君何  
苦謝曰為鬼官可乎若是則閻王亦不必為矣真可發一  
笑吾先子嘗與箕仙有親友問曰若仙乎鬼乎先子曰還  
是鬼問有地獄否連書無也此又可謂真證無地獄

藝文志

八

八

九

春畫淫具

漢成帝畫紂踞妲已而坐為長夜之樂於屏春畫殆始於  
此也後世以紂為春畫悞矣胡元娼夫詹俊子為淫亂之  
物實為具也時稱紂作奇巧以樂婦人奇巧器也蓋以  
紂為不道以淫惡歸之耳夫二事非人所為錄出示人欲  
知惡有所歸否則皆謂紂為之也此人所以不可為惡也

原基及蘇王

基有三焉圖基博物志雖曰始於堯之授子而皮日休原  
奕則辨明始於戰國無疑象基雖見於太平御覽為周武  
王所創然其名曰象戲又前日月星辰之名非今之象基  
明矣幽州錄載唐岑順于陝州夜見車馬步卒之移攝地

得古塚有金象局并子或者始於此乎故唐以後方顯又  
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下燕則闢象基是以象為基勢而  
分陣闢則象基之名亦或始於戰國之來乎彈基始於劉  
向因漢成帝惡蹴鞠之勞作以猷之其制義則備於柳子  
厚序基今不傳矣所傳者前之二種然一藝之事皆有妙  
存於間以為易耶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為難耶往往小人  
精絕故荆公東坡非不敏荆公基將敗則隨手歛之  
隨東坡自云余素不解基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皆  
闔戶無人獨聞基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欣然欲學終不能  
也王之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  
奩收黑白一秤何處有虧成蘇之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

藝文志

八

八

一

喜余以以皆不得其妙不能不為是言耶如窮其趣者則  
有虎穴得子人皆驚靜算江山千里近之辭矣然又當知  
王乃圖基故有黑白之稱蘇乃象基故遠聞其聲耳

犁明

徐廣曰犁猶比也此至天明也諸言犁明者將明時也呂  
靜曰犁結也程大昌曰諸犁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  
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  
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予以惟程  
說最是但犁犁字考之韻會等書古不通用惟黎犁通用  
蓋犁耕也田器也恐以犁字誤刻

五稱呼

近世稱呼各有所始予以所知者記之親家者五代李愚代馮道為相而惡道每指其所失謂劉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昫蓋道之親家也阿奢奢集韻擗作爹也唐世初乳媪之夫曰阿奢奢懷貞聚常后乳媪王氏每有奏自稱皇后阿奢足下者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為履着之每視履悲曰足下足下之名方始下走者在下趨走之人蕭望之曰下走持歸延陵之鼻是也稱妻曰賤累漢書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者註累謂妻子家屬

陶詩真偽

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人以謂江淹者韓子蒼辯其江淹

雜擬似陶詩耳但開徑望三益江淹不類予以為此句固不類而前說種苗後結桑麻陶公亦不如此雜止江詩通篇一字不差豈江竊陶者耶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問未使一篇東瀾以為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為之殊不知乃宋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巨眼者自能辨之

孟文三變

孟子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韓子曰牛羊遂而已矣王臨川曰牛羊蕃而已矣文雖三出義一而已豈孟不及於韓王亦如風草之喻也哉茁壯自佳

古語有本

諸葛孔明有曰非澹薄無以成趣非寧靜無以致遠孫思邈有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淮南子主術訓曰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是知二賢之言皆有所本

兩參寥辨才

宋有杭州僧參寥唐亦有道士參寥見孟浩然集唐有藏蘭亭僧辨才宋亦有高僧辨才隱天竺見淮海集

泰山沒字碑

泰山有沒字碑秦始皇所建今日石表又曰碑套俗曰神主石予意謂石表者以理裁之而已謂碑套者理或然也按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德

封禪書

議封禪望祭山川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又作琅耶臺登之罘及東觀碣石東上會稽皆刻石頌德載之史記未嘗有無文之碑也云云六集七碑皆獨此泰山正封禪望祭之地復立無字石耶史傳封禪有金冊石函金泥王檢此非其石函乎况金泥其文王為之檢可無石套之理乎今史載封禪而無文可知矣且始皇立石頌德數名後世安知不如晉人一樹於山一沉於水始恐磨滅而復為一套之理乎非封禪文之套則頌德碑之套無疑且思倦遊錄載唐諸陵無碑獨乾陵西南隅有無字碑然獨乾陵欲表識之耶殆恐亦碑套耳今益都揚太守盧觀見其寺移一無字古碑不意中復有隸文之石外乃套耳然後知碑為

隋時所刻是古八真石套事矣惜近時仕宦題詩云真  
惟無題字秦王不好書可笑

宋江原數

史稱宋江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莫抗而伏瑛擊討方  
臘周公謹載其名贊於癸辛雜志羅貫中演為小說有若  
天行道之言今揚子濟寧之地皆為立廟據是逆料當時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異於他賊也但貫中  
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綱添地殺七十二人之名又鼎  
及八腿為赤髮鬼一直撞為雙鎗將以至淫辭詭行飾說  
眩巧聳動人之耳目是雖足以溺人而傳父失其實也名  
矣今持書其當時之名三十六於左

宋江原數

一八

一三

宋江 晁蓋 吳用 盧俊義 閔勝

史進 柴進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劉唐 張青 燕青 孫立 張順

張橫 呼延綽 李俊 花榮 秦明

李逵 雷橫 戴宗 索超 楊志

楊雄 董平 解珍 解寶 朱仝

穆橫 石秀 徐寧 李英 花和尚

武松

四李杜三蘇李

李國杜喬漢高帝李雲杜愛同上李膺杜密同上李白杜甫唐宗  
蘇在李陵時人蘇味道李嶠唐宗蘇在李義德唐宗是皆司

時共稱其名者人或知一而不知其二也

換泚西碑事不同

韓文公平淮西碑當時謂事不實命闕去之救段文昌別  
撰舊史文公傳行狀神道碑及新史吳元濟傳皆謂李愬  
妻唐安公主女也碑辭多歸裴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居第  
一故其妻出入禁中訴碑不實遂斷去別撰而李商隱讀  
韓碑詩亦有說之天子言其私之勺然而羅隱有說石孝  
忠推碑殺吏之事甚悉丁用晦芝田錄又曰元和中有還  
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囚至曰碑中  
只言裴度功不遂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初段  
韓詳卷廿五 一八

又昌別撰與羅說同

一八

一四

又昌別撰與羅說同余謂推碑之事顯而訴碑之事幽何  
國史等乃遺其顯明而錄其幽隱不可知者邪况殺吏以  
致帝問且賜孝忠烈士號當時豈有不知無乃執筆者謂  
婦言為私而卒論近公故頽倒去取以為韓公諱耶

屠蘇酒

屠蘇本古庵名也當從广字頭故魏張揖作廣雅什庵以  
此屠蘇二字今以為孫思邈之庵名誤矣孫公特書此二  
字於已庵未必是此屠蘇二字解之者又因思邈庵出辟  
疫之藥遂曰屠蘇是氣蘇醒人魂尤可笑也其藥予嘗記  
三因方上有之今日酒名者思邈以屠蘇庵之藥與人作  
酒之故耳藥用大黃配以楸桂似即崔宣月令所載元日

進椒酒意也故屠蘇酒亦從少至長而飲之用大黃者  
聞山東一家五百餘口數百年無傷寒疫症每歲三伏日  
取葶藶一束陰乾連冬至日為末元旦五更寒調人各一  
匙以飲酒亦從少起據葶藶亦大黃意也孫公必有神見  
今錄方於左

大黃 桔梗 白木 桂各一兩八錢

烏頭二錢 菝葜一兩二錢

右對為散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至泥  
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從少  
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

藍尾酒

藍尾

人

八十五

藍尾二字洪容齋引白樂天之詩及燕語等言以解二字  
俱無下落雖得後飲之意祇為末座飲之在後也自又曰  
唐人亦不能曉殊不知不識其事當求其字藍澱也說文  
云澱滓塗也滓塗者渾濁也據此則藍尾酒乃酒之濁脚  
如畫壺酒之類故有尾字之義知此則樂天三五藍尾酒  
一標膠牙錫巖蓋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錫則少蘊  
所謂酒巡匝末俱通矣

修類彙二十五卷終

七修類彙卷之二十六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于美不味父母名

詩話嘗云杜子美父名閑詩中多用閑字母名海棠故  
不味海棠子思杜詩中如曾閃朱旗北斗閑始知戲蝶遊  
閑慢何嘗思諱至如花卉多矣而于美皆無所味焉豈獨  
海棠也哉或者偶爾不賦之也善乎東坡有云少陵為爾  
牽詩典可是無心賦海棠盡之矣

千字文

玉溪清話云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

辨證卷十六

八

成文或又云武帝欲學書命散鐵石選二王千文召周興  
嗣次韻二說不同然皆武帝時事也似當以前說為是舊  
聞詹仲和云在蘇常某家見唐刻千字文一帙儼然鍾繇  
筆法但子昂後跋以為東坡書不知何也余又以淳化帖  
上千文亦類鍾繇其王著因海鹹河澹等字以為草草誤  
指漢章帝之書則米南宮黃長睿辯之明矣其揚公談苑  
云勅員外郎某人撰勅字是梁字余意戒勅雖與於漢至  
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坡不得稱勅此非勅字一也  
况前無武帝說話用勅字亦無謂且梁字既通草書又似  
勅字必然傳寫之訛二也據此則揚公之言可信無疑余  
又云武帝既命周興嗣以成文矣又何云次韻殊不知當

時蕭子範有千字文一卷武帝集成千文故云若重字者  
女慕貞潔與紈扇圓潔同潔字吳枋野乘云宜改造清貞  
予意清字亦有夙與溫清矣不若改為貞烈人以華在張  
東海看出非也布射遼丸之遼當作僚蓋宜僚非此遼也  
並皆佳妙從上文對讀來當作並佳皆妙庶幾文理方通  
或者初時三字皆不錯亂後或刊駕之訛遂至如此惜今  
若文徵明亦未改正至若閩中所刊童蒙之本所差尤多  
固非養蒙之道此等未足為辯也

臘

臘字說文曰冬至後三戌為臘臘祭諸神也月令曰獵也  
以田獵所得禽獸為祭祭邑獨斷曰漢祭曰臘臘合也合

辨註卷三

八

八二

祭諸神也按數義皆祭之名歲終以報本者今以十二月  
為臘月者正以說文謂冬至後第三戌為臘也蓋此月有  
臘祭是以名之耳然必於戌者為何漢以火德王火終於  
戌故歲終之祭於戌日惜許慎不註其義註其事殊不知  
臘祭各從本朝帝德如宋亦以火王祭之日亦用戌若以  
金王者則當以丑日水土王者則當以辰日故唐開元定  
禮後用辰日臘祭也木王者則當以未日皆此德之終之  
時也若曰唐以土德盛衰於丑故丑月為之臘月非矣

賀知章

賀知章舉進士為太常博士遷禮部尚書而兼學士因事左遷  
太子賓客時東宮官每夕滯有書壁望禮者帝見之題曰

聽其自安書者去知章不安又病遂乞湖為道士時八十  
六矣夫官既被逐垂老又病去尤有所乞豈二疏之流耶  
唐史列之隱逸何也不過因請為道士而明皇詩送以高  
之唐詩紀事亦云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請為道士捨宅  
為觀據此是殆夢中語耳捨宅為黃冠猶不真也豈可不  
審其來歷遂以為高耶

漢遺文

予嘗因當道命註解求雨求晴二文而有感焉夫二文當  
時一知仲舒之作一尚未知其人祇以文似穿鑿亦或仲  
舒為之也今見春秋繁露所載而後疑什世以柳子編西  
漢文章只據文選固多遺軼予謂古文苑亦收拾未盡若

辨註卷三

八

八三

仲舒日食祝等文是也又王褒祭金馬碧鷄文雖嘗見於  
學齋佔畢而亦錄之不全不知又何也今謹錄於左乃見  
於後漢西南夷傳者文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祭金  
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  
來漢德無疆庶平唐虞澤配三皇

唐詩晉字漢文章

嘗言唐詩晉字漢文章此特舉其大畧究而言之文章與  
時高下後代自不及前如風草之說是也漢豈能及先秦  
耶字書變入草法晉空能書者眾矣二王相繼盛於一時  
故足稱許至如篆隸雖曰二王僧虔能解較之秦漢古意  
遠不及也故有書學自羲之壞了之說唐以詩取士故盛



於唐又得李杜為之大宗若較晉魏諸人古選之雅又不可得矣至若宋之理學真歷代之不及若止三事論之則宋之南詞元之北樂府亦足以配言耳

方隅不產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鶴此則禽獸顯著名者皆風氣使然若北無蜈蚣南無蝎之類不可枚舉也

楊貴妃生考

貴妃外傳以妃原係弘農華陰人後徙蒲州未樂之獨頭村父玄琰蜀州司戶正史傳亦曰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蒲州之未樂乃相同者而廣西省誌又載妃乃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

辨証卷三十六

八

八四

為女時楊玄琰為長史又從康求為女携至京進入壽王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據此則妃乃玄琰養女不知當時何據作傳豈述即唐人而為國家諱耶藥史外傳可謂悉矣當直書之亦未知者豈宋廣西正當夏賊之擾而圖志之未有耶不然何其詳而有所擬耶豈鑿空杜撰漫無因耶舊唐書失之必矣

白楊

洛陽志載北邙山多植白楊予以北邙古公卿墓地也今哀挽故用之白楊如柳而葉圓

孟子不行三年喪

吾師許竹厓仁曰孟子勸人行三年之喪而于其身則不

能無疑焉其書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嬴文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肯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夫以美魯未幾而即反於齊止羸方暇而始可以問則其未嘗終喪於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於葬魯之後更無餘罅乃至在途止羸而可問耶余謂此說誠獨見也然亦萬章之徒文有未善故為孟子之病耳不然何足以為孟子李泰伯問之當又作一非也

瓜田李下出處

君子防未然不虞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食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人皆知瓜田李

辨証卷三十六

八

八五

下二句不知誰作左克明收之古樂府亦曰古辭不知乃陳思王之辭也惜編曹集者又失中間四句殊無血脉被之管絃亦不成調也

杭音

城中語音好於他郡蓋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與汴音頗相似如呼玉為玉噉呼一撒為一齧撒呼百零香為百齧零香茲皆汴音也唯江干人言語躁動為杭人之舊音教諭張傑嘗戲曰高宗南渡止帶得一百齧字過來亦是謂也審方音者不可不知

老杜許蜀不真

杜工部甫詠懷古詩云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

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温公作通鑑不以  
正統與蜀唯此詩許之其曰幸曰崩曰翠華曰玉殿皆以  
天子與之也張註謂若秦皇之筆信矣老杜豈直詩人而  
已哉然字窺二字尚有未滿蓋主者一家一國之稱窺者  
睥睨覬覦之意也天子有征無戰况窺竊云乎昭烈加兵  
于吳尚斬壯謬之罪非無名之師也愚意欲以漢字易蜀  
以帝易主以征易窺庶乎名正言順而於聲律亦不乖也

尋陽三隱

梁昭明撰淵明傳有曰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  
劉遺民亦遁匡山與淵明同號尋陽三隱然不知何如人  
考之晉史二人又皆無傳昨讀碧湖雜記始知其詳今緝

辨正卷三六

八

八六

其要以明之續之嘗為撫軍參軍淵明每呼為周椽雖隱  
廬山亦從州守遊為之講禮校書故集中有示周祖謝三  
即詩譏其馬隊非講禮之句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  
也常為柴桑令故集中有和酬劉柴桑詩也

呼鼠召鶴

世有能呼鼠召鶴者予嘗求之乃以蠟黃和生漆假以書  
符焚之則群鼠自至蓋鼠性喜其氣也又見儲冰祛疑曰  
用銀煮黑犬皮又羽流召鶴國朝經書自有南嶽符呪依  
法行之則來祛疑又曰用活鷄血書符呪字皆從反犬與  
經書不同予想左道流傳自各有異如祈雨之術或五雷  
或清微或用女人或用童子或用飛禽種種不可記也

隱語始

隱語之興起自東方朔口無毛聲整整見益高之謂舍人  
事傳後遂有許碑重立之碑陰也見前箱今人所知惟以  
起於黃絹幼婦外孫蓬白之事耳轉而為謎謎即隱語也  
但句多而文不雅乃見於鮑照集中井字謎是其祖也至  
宋蘇黃極盛金章宗又刊本以行

牛頭禪

今之牛頭禪即古之犢鼻禪也其來最遠史記列傳云相  
如身自着犢鼻禪常昭曰以三尺布為之形如犢鼻自漢  
已有之矣然猶未也二儀實錄云西戎以皮為之夏后氏  
以來用絹長至于膝漢晉名犢鼻北齊則與袴長短相似

辨正卷三六

八

八七

考犢鼻之名是則起于西戎變于三代而折中于北朝孰  
可謂小人之服而不出于古耶

蜻蜓熒火

蜻蜓貼水飛時以尾醮水中杜詩所謂點水蜻蜓款款飛  
是也然不知點水者乃生子也既遺水中青鮪魚食之腹  
脹孕垂啞母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名曰蝦蟇虫及脫始為  
蜻蜓此西湖舟子所言腐草為螢月令古今註皆然然米  
中細垂尾亦熒熒久而生翼飛去此則毛詩熠燿宵行者  
是也又嘗見朽木變作蟬者半截尚是木也移時即全  
變矣此格物者亦所當知

衣火

余里人王宗海一日會宴於友人朱來鳳家宗海指身之絨衣曰昔在京都一夕其衣遍流星燦燦有微聲過日亦然客皆駭之又見黃門張靜之文集載云某新製綾衣偶因婢妾拂指間火星隨衣飛地未知何也予後讀博物志戰聞死場人馬血積年久化為燐觸着人衣便有光拂試隨散無數有細聲如炒豈唯靜住良久乃滅始知前日欠學之故張亦未見其書也

太宗太子

予嘗疑曆代太宗多有慙德世主多出偏宮就有一二正宮所生又或不肖人莫知所以後聞亞卿何先生孟春以為前星不正故應如此仰觀紫微垣未見其斜也或者天

辨証卷三六

遠小差難明耳至於太宗尚無所解書以俟知者

隱仕不同

續宋論曰宋祖幼從夾馬營前陳學究後得趙普因語謀大事語及陳陳懼走不知所終談圃又曰後太宗即位召為左司諫一夕醉死意談圃近時或得之也

張仙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也蜀主孟昶羨丰儀善獵善彈弓乾德三年蜀亡掖庭花蓋夫人隨輦入宋宮夫人心嘗憶昶悒悒不敢言因自畫昶像以祀復作言於眾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詰其姓遂假張仙蜀人歷言其成仙之後之神

處故宮中多因奉以求子者遂蔓延民間翌日宋祖命夫人作蜀亡詩蓋因有疑於張仙夫人則答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因亦自見其情也嗚呼假神祀昶詩不懼禍花蓋亦可謂鍾情義者張仙名遠宵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直有張仙也

簡板水牌

俗以長形薄板塗布油粉謂之簡板以其易去錯字而省紙官府用之名曰水牌蓋取水能去污而復清借義事畢去字而復用耳然寫字恐其磨滅必自後而前反讀其文予意元朝行移文書正是自後而前乃蒙古字也今非昔

辨証卷三六

而效之事有暗合恐亦不可

元朝諱謚

元主質而無文諱多不忌故君臣同名者衆後雖有諱法之禁不過臨文缺其點畫謚必死而後定不過一二字以稱生前善惡要之二事暗合於禮足見嘉也豈如宋室一字而有數十字之避唐時生加美謚至多謾言肖泰皇之所為可哂也此則禮失求之野耳亦新莽井田之事乎至國朝則又大過於元君臣無敢同名臨文止缺點畫必死而謚字多取舊不尚虛文可謂約中之道矣

西湖竹枝詞

竹枝詞本夜郎之音起於劉朗州謫子夜歌之變臨實有

風人騷子之遺意故揚庶夫云製竹枝詞者不猶愈於今之樂府乎吾杭西湖有竹枝詞一帙乃庶夫為倡一時詩人和者惜無刻本予祖母之姑亦有一詞於上昨見瞿存齋詩話論其二章用意甚佳惜不知姓氏今補其姓氏于右其詩云春暉堂上挽即衣別即問即何日歸黃金臺高倘回首南高峯頂白雲飛又云官河遶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即恩才重妾身輕前乃卅五李介石字守道作後乃富春吳復字見心作其人間傳誦雲歸沙嶼白日出水城黃乃吳之警句也

文公能盡

予嘗以文公先生因道學之大遂掩其詩與字也不然詩字傳世亦過人遠矣不知先生之又能盡也昨見熙紹五年親傳已像今刻徽州筆法衣摺深得道子家數又歐文說林逋亦能盡皆傳誌所不載也

嘲學究

近世嘲學究云我若有道路不做糊孫王本秦檜之詩也秦蓋微時為童子師仰束修自給故有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糊孫王後以申王致仕申屬猴也故年隆山以為詩識

繡衫

生員之服自宋至我國初皆白衣也至洪武壬午二十四年方命易此玉色故

宋時朝生員十七字詩云聖駕臨辟雍諸生盡鞠躬頭為身上白米重又世說以白接籬即今之繡衫正謂是耳俗言白衣秀士又士子出身後則曰脫白掛綠正謂是也然白色非吉服豈士子所宜哉

國事類矣

夕陽

宋景文公筆記辯夕陽為山之西以今人用夕陽為斜日悞矣蓋據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之說殊不知夕陽名之山西固是然所以得山西之名者亦由暮乃見日故也爾雅之註亦然今必指山西為夕陽恐亦不通當隨其語意為訓可也如詩曰度其夕陽只當作山西如劉琨詩云夕陽忽西流則當為斜日矣

旅病詩

庚溪詩話載一詩云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塵埋床下履風動架頭巾以為病僧題戶者有部使見而憐之遂言于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寮以養病僧謂唐以前僧病無安養之所故耳予以庚溪不知何據既以為僧則不以家為計而以蘭若乃安居之地矣何有於思鄉邪韓柳俱言其徒千人况皆有祖有師法派亦如吾人又安謂無人問疾今之僧帽乃私制也理本無帽又何得有架頭巾耶且延壽寮未見載於書冊此必病旅之詩無疑

夫子禱卜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矣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觀此二條則論語之谷何其渾而簡莊子之谷遂馳驟矣此或南華老人假之之言也使夫子實有是言則聖人之所謂卜者如此而論語之所謂禱者可知矣

米字法貫休

米字宕逸可愛近多效之原米法貫休也有石刻彌勒贊可證說林中以貫休字學米非也貫休五代人詳詩文妻

守宮

守宮即蝮蛇蜥蜴爾雅云蝮蛇蜥蜴蜥蜴蝮蛇守宮

辨義卷六

八

八十二

註曰轉相訓解是知乃一種耳亦如龍生九子類也故說文云在壁曰蝮蛇在草曰蜥蜴若守宮因其義而名之博物志曰取蜥蜴以草脂和珠砂食之待舐赤搗膏以點宮人之臂則終身不滅遇男合即滅故曰守宮觀此可知如其能食蝎故名蝎虎以其能祈雨又名龍子之類守宮之法墨客揮犀以為東方朔進於武帝此或然也又曰以其能守鑰能知宮人有異志淫心者則吐血汗衣此則非也

一頓點心

世說云有人伺人祀祠主人問之何為答曰欲喫一頓食耳及改齋謾錄云唐時鄭修家人備夫人之晨饌夫人顧

婦曰未及餐耳止可點心是知二諺皆有自來也今則以渾為一句

仁和縣

仁和初無五代錢鏐始割錢塘塩官二縣之地為錢江宋太平興國中改仁和至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駐蹕升仁和為首縣

玉堂

三輔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谷永傳損抑椒房玉堂之盛寵註玉堂嬖幸之舍李尋傳曰久汙玉堂是知實嬖幸之處乃漢殿名故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符詔者有直廡殿側故曰署元豐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名

辨義卷六

八

八十三

翰院故翰院亦名玉堂繡右纂編謾言翰院亦名玉堂之署無着落矣又曰後避諱直曰玉堂尤非也但唐中書省亦曰玉堂註楚蘭臺之宮亦有玉堂中註此玉玉堂東漢講授之宮亦曰玉堂註併揭之

楊妃小字

楊妃小字外傳諸書皆曰玉環鶴林玉露載唐狄昌詩曰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鸞與幸蜀歸地下阿鸞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阿鸞又似妃之小字况狄昌唐人必知之真作秋歸詩李商隱詩又曰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處碧桃開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阿鸞阿鸞

九江碑工

元祐黨人之碑碑工長安民不肯鑄名於石載於正史

江碑工不肯刻碑者往往於傳記中見人惜其不知名何

燕泉叙錄亦然也昨觀揮塵錄得之而揮塵錄又無板者

因錄出示人九江碑工仲寧刻字甚工魯直題居曰珠玉

坊崇寧詔刊元祐黨人碑仲寧對太守曰小人家貧因開

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

下手守義之從其請

三耳

張君房坐說載三耳秀才事謂陰官晉方以事懇上元夫

人不允聞陽世柳慎善文遂追令為表既而獲命喜曰子

何願對曰欲聰明也乃取一耳置其額額癢搔出一耳時

號三耳秀才又太平廣記載之但易晉方為唐張審通上

元夫人為太山府君事意俱同予意此特一事而傳焉之

訛不然何其事之同耶

辨証卷三十六

八

八

八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七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證類

墨花

古有墨竹墨梅而無墨花墨花始自北宋汴人尹白

世不生墨花者黑為水色母道也母但陰育於中故不見

乾德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古未有也趙韓王從旁贊

諛不已盧多遜曰此偽蜀魯有此號帝大驚遽令檢視果

然予意宋祖既知即當改也夫何至四年之冬見鏡有乾

德四年鑄字復驚以問宰相臣竇儀奏曰蜀少主之號遂又

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何其健忘或者一事而誤記之耶

歸田錄又以竇儀為陶穀

皮弦

嘗聞開元中有賀申智善琵琶以石為槽以鷓鴣觔作弦

用鍊撥彈之至今傳以為異不知宋仁宗時杜彬又過於

賀以皮為弦促節清音響徹林木故歐陽有詩憶曰坐中

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彬死世莫傳夫絲不

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漸近自然也皮去鷓鴣觔尤遠而能獨

步巧思亦何所致也宜其未有而來歐公之憶也近時有

能反手彈者皆以為異憶亦一矣

安南非交趾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七

安南一地諸書以為即漢儋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交趾日南九真所謂南越也按一統志九郡已屬廣東瓊  
崖等州今尚自有一國安南甯自是一地矣但不知自漢  
至隋或稱交州或稱交趾至唐方改為安南都護府宋復  
稱交趾豈非因郡有交趾縣而然耶抑古有其名而然耶  
故宋後諸書載夷國姓名皆言交趾然按太史公曰南至  
交趾日月所照莫不抵屬言南極也又王制云南方曰蠻  
雕題交趾有不火者也獨蠻記亦然山海經曰交脛以國  
人交脛故也郭璞曰脚脛曲戾相交故謂之交趾今據安  
南乃漢唐郡縣其人百骸飲食與華無異唐姜公輔實愛  
州所生何嘗有交脛等說此必非古所謂交趾明矣或傳

辨証卷三七

八

八二

安南有播流山環數百里皆如鏡園不可攀躋中有土田  
惟一窺可入而嘗自塞之人物古樸不與外人通疑此或  
謂古交趾又不可知書此以俟后考其國與廣  
見天地類

蠟梅

蠟梅原名黃梅故王安國熙寧間尚味黃梅詩至元祐中  
蘇黃以其色酷似密脾故命為蠟梅而范石湖梅譜又云  
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而香又近之故云梅入譜若近  
以付子為鸚鵡菊亦以葉梗似菊而花又同時也

三官

世有三元三官天地水府之說此理也蓋天氣主生木為  
生候地氣主成金為成候水氣主化水為化候其用司於

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故曰三元元大也兩間之用執  
大於此三元正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

西江月詞

程學士敏政哀緝宋遺民錄一書末卷辯宋瀛國公之事  
亦既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輟耕錄西江月詞尚未解明其  
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  
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  
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為真武之降筆程以為劉秉中  
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祐封為瀛國  
公時至順帝至正十五年我

辨証卷三七

八

八三

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九九八十年之數是知乾坤已  
定九九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龍蛇繼  
馬是

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即位乙巳伐元都至丙午元亡豈非龍  
蛇繼馬耶古月一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去北矣當初指望  
獲生涯此寧宗之后甕吉刺氏不立已子而取順帝是無  
生涯矣程註云元主皆娶甕吉刺氏為后而此云指望甕  
生涯蓋陰寓順帝非甕吉刺氏所出之意也  
予考之元惟七主娶弘吉刺氏餘皆他姓且弘吉非甕吉  
不知程何所據今姑依之以解死在西江月下獨言順帝  
此殆於應昌猝取西江寺梁為棺之驗耳胡不通解而注  
一句又似非是今補之而瀛國公之事明矣

甜酒灰酒

三山老人語錄言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為證予則以為非好甜酒此言比酒如蜜之好喫耳子美退之之善飲者也豈好甜酒耶古人止言醇醪非甜也故樂天詩云量大厭甜酒才高笑小詩是矣又嘗見一詩云古人好灰酒引陸魯望酒滴灰香似去年予則以為灰酒甚不堪人亦未然也且陸詩上句曰小爐低幌還遮掩意連屬來似酒滴於爐中有灰香耳然題乃初冬之絕句又似之昨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南容太守王元遂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相合為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飲之風味頓奇遂有長篇曰小槽真珠太森嚴其厨玉交

辨註卷七

人

八四

專甘醇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一家春據此果是用灰又不特用乾灰乃石灰耳予以二酒相和味且不正燕之石灰苦裂何好之有羅王相飲以為風味頓奇或者二人之性自偏也陸飲灰酒或亦性之使然耶

蘇小小考

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塘名娼一南齊人郭茂倩所編樂府解題下已註明矣故古辭有蘇小小歌及白樂天劉夢得詩稱之者春渚紀聞所載司馬才竹事並是南齊之蘇小小也一是宋人乃見於武林紀事其書無刻板其事隱微今錄以明之蘇小小錢塘名娼也谷色俊麗頗工詩詞其

姓名昉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相與甚洽款遇二年不敏口益貧昉奴周給之使篤于業遂棲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昉奴未能落籍不得偕行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弟一命送昉奴為言昉奴有妹小小俊秀善吟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塘有宗人為錢塘倅托召昉奴領其物倅為召之有蒼頭至云昉奴於一月前已抱病歿小小亦為於潛縣官緝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回覆此亡姊昉奴之事汝誘商人一百疋何以償之小小回覆此亡姊昉奴之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恩昉奴在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語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

辨註卷七

人

八五

戶未仕之日姊昉奴周給後中科授官去父昉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而卒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卷外有伊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小自謂不識院判何人乃拆書惟一詩曰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和之辭不能倅強之責以官緝罪名不得已和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繪事無倅大喜盡以所寄與之力為作主命小小歸院判與偕老焉按此曰太學曰錢塘詩曰還似大蘇無則可知矣又有元遺山所作虞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



營營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挿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詞既說鶯鶯燕燕之後此蓋是趙司戶小小也今人止知是蘇小小不知是何時人輟耕既備載數事辯以為南齊人矣又不知有宋蘇小小故復載虞美人之詞也一本小小又作小娟蓋抄之者之誤殊不觀所寄之詩若是小娟則音拗矣何不另換一句况又有虞美人之詞之可證春渚紀聞又載小小之墓在錢塘縣解舍之後蓋縣原在錢塘門邊去湖上西陵橋不遠故古辭有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樹下之句此則南齊小小之墓必在西湖上西陵橋故油餅車之事俱在湖上若以托仲才之夢有妾本錢塘江上住之句即云在江干差矣元人張光弼有蘇小小墓詩云

辨疑卷二十七

八

六

香骨沉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烟好花好月年年潮落潮生更可憐註墳在嘉興縣前今為民家所占既曰縣治又曰西陵亦不知而渾言此必宋小小墳耳何也趙不敏乃吳人安知不住嘉興院判既取小小而終老可知矣此特光弼不知有二而差言予既辨其人復辨其墓以正輟耕之不足

嘯

嘯說文曰吹聲也詩註曰蹙口而出聲嘯旨曰氣激於舌而清謂之嘯漢書曰嘯噉也楚歌聲據此數意似長吁嗟之狀悲歌之情而難於形容也故阮籍曰於聲則未譜今具數事證之可知也漆至之女倚柱而嘯隣婦曰何嘯

之悲也劉越石為胡所圍登樓長嘯胡騎聞之皆妻然長嘆越炳乞渡紅人不許炳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世有不知者即以笑為嘯可笑也

朋友麻

魯齋王文憲公稱嘗議朋友之服以吾夫子不立正服乃以義起為心喪也又引程子曰當以情之厚薄處之未有的從後以儀禮有朋友麻三字復求之得鄭康成曰朋友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因之攷證諸書定為白布深衣加緦之經帶冠加絛武謂攝之於衰也又曰勉齋黃先生考之尤詳其書進之於朝然魯齋所攷止是康成之一言勉齋所定又未見其書予以孔子嘗春孟武伯

辨疑卷二十七

八

七

曰同寮有相友之義昔者魏叔閑天太類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魏叔死四人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聖人之言豈非有服之證乎又晦庵孫敬夫曰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又非魯齋之議之證乎

放光石

峨嵋匡廬五基山皆有放光石清晨映日而有光五色自下而上有佛面在上者則僧人以為佛光既是佛光何待日而方明非則不明其不神可知矣是知其山之石蘊于上者皆放光之石也嘗有人掘其石置諸日中有五色光非日石則不明也此陰氣召陽而光彩自絢亦山川靈

氣也若奇恠類中所記皆自空中所現此又非是石也  
峒志中已載此矣但前一段論山川有光處又不明言  
此石尚疑惑也

### 唵子蠻子

北人重厚體壯實而大謂有台輔之相尊美之稱北音呼  
台為唵故曰唵子與午之世之言也南人相貌鄙薄體輕  
浮其皆類乎厮役故稱奴婢為蠻子自夏商之世已言之

### 元宵燈

上元張燈諸書皆以為沿漢祀太乙自昏到明今其遺事  
容齋三筆既辨史記無此文尚未得其實事物紀原又引  
僧史略以西域十二月三十乃漢正月望日彼地謂之大

辛丑年三月

八

八

八九

神變故漢明令燒燈表佛今乃遺事夫事既無據時日尤  
非不足信也春明退朝錄以為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  
有山燈詩以為起自南朝予以此雖燈作未知何時之燈  
之味也不若顯顯唐書嚴挺之傳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  
年正月望日胡人婆施請然千燈因施門禁帝御安福門  
縱觀晝夜不息繼而帝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夜勅金  
吾弛禁前後各一日看燈則是始於睿宗成於玄宗無疑  
至宋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宇義安令開封府  
更增十七十八兩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三易十八  
者聞

太祖初建南都盛為綵樓招徠天下富商以寶國本元宵放

燈多至十餘日後約中定今五日耳

### 張三影子野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也高齋詩話以其詩有浮萍斷處見  
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以句工而人目  
為張三影也后山詩話又改後二影謂簾幕捲花影墮絮  
輕無影人皆不知何以不同不知初客謂子野曰人皆謂  
公張三中蓋能道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也公曰我張三  
影也遂舉後山者言之但原辭尚多數字因詞也後高齋  
因子野有前詩三影者亦佳遂著之二收較之似不如公  
自舉者又見石林詩話云子野能文章樂府至老不衰居  
錢塘年八十餘猶蓄聲妓東坡有聞其買妾時八十五詩

辨証卷二十七

八

八九

以戲之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鬢眉蒼詩人老去鶯  
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蔭江南刺史已無  
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全篇用張姓故事  
乃戲言耳若歐陽公誌墓之子野乃博州人偶然同時同  
名同字也故誌之所言迥不與三影為人同也前乃天聖  
八年進士後乃天聖三年進士

### 毀碑營塔

元楊奐真伽胡僧禿賊也毀碑刻以為浮圖萬世唾罵殊  
不知宋天聖中有姜遵守求與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碑  
譬為浮圖此中國讀儒書者也不知其心何見此尤可恠  
松胡僧也

宦官娶妻養義子義婿

元順帝時中官趙伯顏不花乃擒契丹之士時年已踰三十妻子具矣憐其才而止刑其勢為奄人命為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妻乃與之共處然唐李輔國特娶元擢女漢曹騰有養子曹嵩而秦趙高有養義女贅其婿閹樂閹樂後弒二世是中官之有妻婿并養子養女始自四人焉後皆效之亦陋矣治世所無也

陰火

予一夕見地中有如燭煤者數十以火視之乃日間所食海蝦殼也異之莫得其理又嘗聞東坡遊金山寺二鼓見江心炬火燭天棲鳥皆驚故有偃然歸卧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之句後聞習海事者鹹水夜動則有光影響松前二事亦未深得也昨讀王子年拾遺記云南海之上有浮玉山岬金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滴火不滅乃陰火也始知東坡亦欠讀書窮格而蝦殼豈非海水之餘氣乎

方頭

今人言不通時宜而無顧忌者曰方頭舊見輟耕錄引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縑白紵衣今讀陸魯望苦雨之詩又曰有頭強方心強直撐柱頽風不量力觀二詩之意方頭亦為好稱若以為惡語是末世之人論也  
歷代尺數  
禮記以手布為尺淮南子以十二粟為一寸說苑以一粟

為一分其源之來也莫適從王海諸書俱起自周尺為主以較各代之數豈非以制度至周而備耶殊不思大禹聲律身度所制十寸為尺理之必然况諸書又同此國朝之所尚焉若周制既短書各異言今則起自夏代未備者考以補之不同者遂註於下然其文姑依其舊比周幾何也蓋長短之數以夏較周可以意會否則布筭少差相去遠矣

夏十寸為尺通鑑外紀商周八寸為尺外紀而周尺與漢尺比周尺四分漢官尺比周尺三分七毫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三國吳蜀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毫後魏前尺比周一尺

二寸七釐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分一釐後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田父王尺世說田父尺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後晉比周一尺六分二釐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表尺比周一尺二分陳尺同後晉東魏比周一尺五寸八毫後周王尺比周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市尺與後魏後尺同隋開皇官尺後周市尺開皇所造水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以前多銅為尺唐尺與古玉尺同貞觀中武延秀為太常卿以奇玉開元尺而失之其迹猶存所定得六之五耳開元尺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五代世短多相應龔志亦無考也惟周王卦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有奇及宋景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胡瑗樂書黍尺比周一尺七

分司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五分器圖義諸書皆  
泛論似當時未元尺傳聞至大志無考焉

正音註差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不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  
問君從何處來此賀知章詩也註曰衰字出四支韻殊不  
知此詩乃用古韻來字有讀為蓬字者若楚辭山鬼篇天  
路險難兮獨後來音回字與危為同協皆四支韻之詩也  
註者不知反以為灰字韻者差用衰字且吳才老韻補辯  
明十灰古通於四支可知矣若今人不知韓文此日足可  
惜皆是古韻以為跳用各韻俱矣故才老嘗曰元和聖德  
詩與此日足可惜詩俱用一韻

名號甫

漢書高帝紀曰為謁爰盜傳曰上謁顏師古註曰為謁者  
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上謁若今通名  
也據此則為謁似今脚色手本而上謁似今之拜帖矣及  
見刊誤亦以上謁為投刺予意師古李涪皆以已意註之  
蓋謁字之義告也白也請見也數訓而已况古無文刺惟  
書竹簡故陳時虞荔尚云未有版刺無客拜謁何以謁  
便可為投刺耶但紫微雜記中載彌衡題名於紙投刺公  
侯此則可為投刺之始也圖書古未有別號軒亭之名自  
唐李泌端居室始表德用甫字者起自荆公當時附勢者  
多效之故有表德甫連甫花書畫帶圈之說然甫字亦止

用於字內後人於字之下復用一甫字或換寫作父字其  
義固通但亦是畫蛇添足之誦云

兩頭蛇

世言有見兩頭蛇者必死自叔微理後不聞有見之者弘  
治間餘杭方萬初過新嶺因倦少憩樹下見兩頭蛇白頸者  
長尺餘蛇于路左須臾出兩頭蛇蛇而去竟亦無恙  
余聞之往來曾中謂古人之所言果妄耶抑方之所見非  
此蛇耶遂考本草白頸蛇止言最毒不云能化蛇及考  
兩頭蛇下云大如指一頭無口目兩頭俱能進退出會稽  
乃越王弓弦所化又見嶺表志以為嶺外長有之言形狀  
進退與本草同愈疑以為果如二書所云則見而死者亦

中幘冠帽

多何又未之聞耶且無蛇蝮之化之說後讀宋張文潛所  
著明道雜志方知所以志云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  
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如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蛇  
蛻所化無甚大者其大者不過如大蛇蛻行不類蛇宛轉  
甚鈍又謂之山蛻觀此則二書所言皆山蛻也正方之所  
見者也但弓弦進退之說乃妄耳若真兩頭蛇自是怪物  
或世所無有則見之者必亦恠矣

近世士夫私居多用巾易帽以為古雅而貧賤者則以易  
辨亦皆戴巾以為可笑不知古者士夫冠屨人中也按儀  
禮二十成人士冠屨人中漢書曰卑賤者所服傳子曰古

賤者服也故曰庖人綠巾士人戴之起於漢末若郭林宗折角巾表紹戰敗幅巾渡河晉輕浮則有接羅漉酒之稱矣蔡邕獨斷曰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故王莽頭禿乃施巾時人云王莽禿幘施屋是皆包巾故方言覆髮謂之幘也然六經之中止言冠如虞人以皮冠野老以黃冠漢高祖紀曰帝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又有通天進賢方山等稱今人戴冠而不復加以巾人反為繫此尤可笑也但古冠皆如今之獬豸忠靖之流非道士之冠耳若夫帽則上古衣毛帽皮則帽名之始後世雜戴私君服也元則胡人專尚之中國之人多戴大帽大帽亦羗人服也至用絲羅馬尾則又近代之易

辨証類

八十四

牛羊眠東北道主

世人皆知陶侃荖母之地乃老人所指牛羊眠處也而不知羊眠者乃章得象母陳氏嘗聞建州一城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白羊眠處鳩鳩啼章家墳是也又世人止知東道主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之言鄭在故不知有北道主云出光武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鄭七措語座容此吾南道主人

七修類彙二十七卷終

七修類彙卷之二十八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辯証類

曲語有本

捫蝨新話王元澤詞曰露晞向曉簾幙風輕小院閒畫翠逕鶯來驚下亂紅鋪綉倚危墻望高榭海棠帶雨胭脂透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捲遊宴風光滿日好景良辰誰共携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調寄倦尋芳慢今曲中簾幙風柔庭幙畫未海棠帶雨臙脂瘦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本諸此

辨証類

八乙

二花蓋夫人

前蜀王建晚年納徐耕二女長為嬭聖賢妃次為順聖淑妃後賢妃生王衍淑妃號花蕊夫人二妃遊燕汙亂亡國後乃隨行入唐半途遇害後蜀孟昶亦有花蕊夫人乃作宮詞者國亡乃隨昶入宋後為太宗射死亦姓徐或曰淑園雜記又云墓在閩之崇安者乃南唐宮人選入宋宮太祖號為小花蓋予考二人最明若是則有三矣但就便入宋死亦未必發葬閩地恐崇安之墓為訛不知陸公何據也閩地彼時雖屬南唐亦遭受降唐自多事閩復奪於吳越獻表世宗未必王氏宮人民間女子曾為李煜選也

梅雨

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又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人莫適從予意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觀杜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為南京則蜀中梅在四月矣柳于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覺晚春此于厚嶺外之作則又知南粵之梅兩三月矣東坡吳中詩曰三旬過又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趁風又坪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點敗人衣服予嘗亦戲為詩曰千里殊風百里俗也知天地不不同江南五月黃梅點人在魚鹽水滷中是知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此

雜錄卷二十八 八二

黃鶴樓

嘗言李白因崔灑題黃鶴樓詩既工遂有恨不搥碎之說故不再題而去遂題鳳凰臺以擬之今集中又有望黃鶴樓古詩一首意謂前說矣然細讀之乃是題黃鶴山者樓固因山而得名不應無一句到樓字上此必刊題之訛不然何有從灑題詩在上頭之句耶又揚齊賢之註但遇黃鶴樓處或註鄂州或註徽州又曰在邠州不知何也下文復云因山得名又似一矣

奪胎換骨

冷齋夜話載山谷曰不易其意而造其說謂之換骨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覺軀復引樂天醉貌如霜葉舞

紅不是春至東坡則曰兒童嬉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謂奪胎予以山谷之言曰是而覺範引證則非矣蓋東坡變樂天之辭正是換骨如陳無已挽南豐云五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乃變老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發江河萬古流皆此類也若安石即草云靜憇鳴午乃取唐詩一鳴鳴午寂紅梅云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春即吳元獻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此乃奪胎也山谷之言但加數字尤見明白則覺範亦不錯認如造字上加別字形字上加復字可矣

宋樂正德

紀年之號必擇正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即不用也如淳熙之淳先用此純字人有言純字有屯字在傍遂不用也

有因時事而用好字眼者如國朝天順之類是也必不可重用古今不易之道若用先朝字眼有故而然如唐德宗以建中與元之亂因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為不可及也故改元為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至宋孝宗即用以為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若宋樂正德乃宋時方臘遺事和井南唐賊張遇賢年號也而正德亦宋時西夏賊之年號也宋不知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憶此即劉豫之母謚慈憲宋理宗生母亦謚慈憲之事歟

張司封

錢唐江干張司封廟宋太宗朝進士仁宗景祐中出為兩浙運司名夏字伯起雍州人也正史作兵部郎由前為兵部郎也舊碑作張太常山後嘉祐又有功而贈為太常少卿也宋祠典作工部百員外訛也俗呼司封以其有功授司封郎中也其稱謂不同如此按四朝聞見錄云杭州江岸率多薪土潮水衝激不過三歲輒壞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湖既成杭人德之慶曆中立廟於堤上嘉祐十年又因功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其額曰昭貺今廟中之碑作真宗時出為運使治塘天聖間石塘又壞運使田公知府楊公率僚屬祠公堤上功成贈太常官封寧江侯則慶曆年也至大觀改

辨証卷三八

八

八四

元封安濟不知何擬予意葉紹翁之作四朝錄尚近當時所考必精今廟之文恐亦傳訛且真宗時司封既築何數年之後田公楊公又為築之慨曰石塘復壞於天聖何至慶曆之時方稱有功朝命贈官封爵時之相去又遠矣若夫四朝錄以為作堤十二里碑文曰四千六百四十丈此則量約之數同也但江塘有三十里之遠而二文皆不言所修之處予意必自司封廟地下至慶春門蓋今自候潮門內以北一帶街坊土地皆安濟之廟必當時沿江小民亦各立祠以祀蓋此街原係堤且慶春以北又為新塘乃國朝之築而錢氏之築想皆通塘之地矣或歲久而中之一改已壞乃為昭貺之再築除舊者或修或增不至大壞而

為功之易耳予嘗見杭志祀典於昭貺之下欠載碑文碑留心以考之故畧言於右

青衣泉考

杭吳山重陽庵有泉曰青衣洞泉臨安志杭州府志皆以為唐開成間道士韓道古遇青衣童子入洞故名按洞宋為寧壽觀之地韓侂胄鑿山為園作為流觴曲水自青衣下注於壑十有二折瀨於閣古堂前即名泉為閱古見說故當時言官論侂胄有剗造亭館震驚大廟之山蓋宋太廟正當泉下之山也又考陸放翁閱古泉記則記中但言泉之甘寒清冽鋪叙地景無青衣之事也又曰泉壁有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鑑元八分書而癸辛雜志載為元年六

辨証卷三八

八

八五

月南嶽道士邢令錢塘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俱不言道士韓道古事也作記時寧宗嘉泰參年予意青衣之事必見於嘉泰之後咸淳之前故陸記無而臨安志有也今二志以為開成非矣而洞記以為見於大德丁酉亦非也予又恐韓閱古訛而為韓道古未可知若夫建庵之日必開成年間鑿石之字可證矣但恐名非重陽至大德間始有重陽之名故石壁又有廣微子書大重陽庵字微元時天今庵記曰韓之建庵無歲月是考之不精未知有八分題名之石刻故泛云耳惜八分之刻歲久石長今不明白如末後諸葛鑑元書止有元書二字可嘆

集古錄碑字

歐陽公集古錄中載後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前碑考云孔子十九代孫官至河東太守惜其正當名字處而磨滅不可知也後碑考云宣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字德讓歷郡諸曹吏惜名磨滅不知也碑在孔林中予以先聖宗譜考之十九代孫河東太守名震字元上二十代孫郡曹吏字德讓名謙也都尉君名留正孔震之弟不知歐公當時每碑或考或論皆有下落此何不借孔譜以考之耳今為補之不知二碑今尚在孔林否

共工考

嘗讀董子禱雨文中其神共工意共工惡臣舜所流也何以主水後見淮南子原道篇曰共工與高辛爭帝不勝遂

辨証卷二十八

八

八六

昔於淵註謂共工以霸力行水於義農之間者也杜預曰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而律書顛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兵家有共工水害顛頊擒之之說又史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戮之據此則因其受水之瑞能振滔之死即以之為水神也故後世言之者以為名在義農之間是矣非堯典方鳩僝功者乃舜所流耳其戮之者曰女媧曰高辛曰顛頊不同世遠事微紀之錯也其曰為神者豈有天人弗祐以害天下者可祀之耶此董子所以不純也

偽墨文納

烏賊魚暴乾俗呼鱧脯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年而自脫跡奸詐之徒或以書券也又龜尿磨墨寫字於木板可進寸許雖水洗斧削亦不磨滅文納出西域似細艾又松樹皮上綠衣亦名艾納以之和合諸香焚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亦奸人假以為仙者皆以二物給人

張顏書

張旭雖以草書名世予嘗見有郎官石之楷也楷字無出顏柳雖有骨似疎脫少勁拔且書體一例魯公之書予所見者東方朔像贊與金天王廟題名皆大字也一則莊偉一則俊拔小字如干祿帖與麻姑壇記干祿則持重舒和壇記則適遼緊潔似非一手所出意者傳模鐫刻之有

辨証卷二十八

八

八七

工拙耳及觀多寶座位等碑則筆意又迥不同把翫久之筆畫形體雖有粗細大小而帖帖有法愈看愈佳此公之書百世不可及也殆如公之為人雖所遇不同無一毫之邪媚正歐公云杜濟之碑雖不書名殆非魯公不能也正謂是耳

易文別見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李肅遠運命論曰何以正人曰義易曰履虎尾愬愬終吉呂氏慎大篇曰愬愬履虎尾終吉

歛乃

歛嘆聲也亦作歛本哀音收灰隊二韻亦讀作上聲歛按



說文無襖音也乃即俗之通子春秋傳以為難辭王安石謂繼事之辭也而說文亦無謂音會二字連綿讀之是掉無相應之聲柳子厚詩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是也後人因柳集中有註字云一本作襖謂遂即音欸為襖音乃為雷不知彼註自謂別本作襖謂非謂欸乃當音襖雷也黃山谷不加深考從而實之欸乃且湖中節歌之聲元結有欸乃曲已一錯也其甥洪駒父又辯曰柳子欸雷一聲山水綠而世俗乃分欸乃為二字誤矣見冷齋尤為可笑不知此欸字為何字也維海篇雜字中亦無也又按劉銳文集有湖中雷通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暖迺深峽裏九次山有湖南欸乃歌則知二字有音無文者特柳子用此二

雜錄卷二十八

字後人註之毛晃增入韻中故數子之意皆同而用字自異是數字不妨並行特用其音意耳韻會已少辯之矣

桂花四出  
諸花皆五出蓋土之生物五為成數也嚴桂止四出者秋已屬金西方金之成數又四也故桂金色而四出開於秋也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曹意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識緯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史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實事

綠頭巾

吳人稱人妻有淫者為綠頭巾今樂人朝制以碧綠之中裝頭意人言擬之此也原唐史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裝碧綠巾以辱之隨所犯之重輕以定日數吳人遂以着此服為耻意今吳人罵人妻有淫行者曰綠頭巾及樂人朝制以碧綠之中裝頭皆此意從來但及思當時李封何以欲用綠巾及見春秋時有貨妻女求食者謂之娼夫以綠巾裹頭以別貴賤然後從知來以遠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則深於樂人耳

杭石經井考

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洞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初西禿楊璉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疊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學為西湖書院碑閣俱廢  
國朝改為仁和學後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弄致焉歲深零落臨卧草莽間而龜跌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吳訥屬郡收緝凡得百片其之大成毀後兩廡已為不全之器矣然向微申屠公之力此物安知其所耶蓋亦輟耕錄中唐義士之流也惜無所考不能

雜錄卷二十八

八九

一第... 4 反...

備述其人耳又有高宗自製欽堯舜湯武孔顏曾孟贊并書仍小書七十二賢贊李龍眠圖像今與石經並存唯泰泰檜之文侍御磨去之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

杭州府學之廡至於歷代石經漢有蔡邕隸書傳稱六經止是易書公羊禮記論語說此石在洛陽太學門外魏

有邯鄲淳所書三體石經予意此亦恐訛蓋淳乃漢順帝時人作曹娥碑時年必二三十矣至魏文帝已百數十年

魏畧載淳為博士恐又一人否則或梁鍾繇等書晉惠帝時侍中裴頠修學書經刻石皆在洛陽貞觀時太宗

命唐元度書九經訓釋是名九經字樣文宗時高重為祭酒與鄭覃復刻九經皆在長安國學也後蜀孟昶時孫逢

辨註卷十八

八

八

吉等五人書刻七經周易爾雅毛詩尚於益都宋嘉祐中楊南仲章友直篆書六經於國學至高宗之刻共八次也丹鉛論以邕書為第二熹平四年事初刻在靈帝光和六年予意既無書者姓名年分又倒恐亦非也

相逢盡道休官去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仕路多誦之不知唐人詩也韋州寄靈徹詩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林計五老巖前必共聞徹奉酬云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欄杆

欄杆有三義木之欄杆人所知若曹植詩曰月落參橫北斗欄杆欄杆橫斜貌也又長恨歌曰玉容寂寞淚欄杆欄杆眼眶也故韻書有眼眶之訓

歐陽詹

論語陽秋曰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為慈孝寔隆及觀國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將死割髮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痛亦卒斷為不孝而續談亦以為未孝余讀其文集詩有發太原寄所思正其妓矣至於樂津店絕句有所恨二章是男女之色皆好之者念其為人素必如韓之言始一時之徧蔽使之然也韓非同

辨註卷十八

八

八

榜相好之故故亦曰今其死矣而非若他人之辭死於何症何所也孟簡又有惜之之說明矣苟讀其書求其為人徧於情義之篤者故韓公之言亦不誣

翰墨全書人號

翰墨全書大德間劉應李所編多取近代宋末詩文篇章之下多書字與號為顯者可知餘無姓名猶不具也因以所知者或名或字以其世所行者書之於彙以便檢閱羅翁庵頌羅存齋州羅此庵點羅止之趙趙紫芝秀趙章泉蕃章義若暢章懶庵中徐毅齋橋徐山民徐思叔得徐師川山戴石屏復戴東臯才韓潤泉晚韓南澗魯魯泰山幾曾梅野觀王初寮中王仲至字王盧

溪頃王教授蘭王耀軒實王從周名師道字無陳后山名師道字無

即却衣之陳簡齋名與義陳野雲名與義陳覺民方秋厓名與義

北山名與義張芸叟名與義張文潛名與義張無垢名與義張商英名與義

黃知命名與義黃白石名與義黃寅庵名與義黃通老名與義

汪浮溪名與義汪龍溪名與義汪玉山名與義姜梅山名與義姜白石名與義

轉庵名與義潘邠老名與義蕭千巖名與義蕭梅坡名與義朱蒲山名與義游唐林

游寒巖游伯莊名與義尤梁溪名與義杜小山李梅亭任斯庵

鄧中齋名與義彭虛寮名與義劉溪翁名與義劉伯龍名與義劉篁嶸名與義劉龍

洲名與義劉後村名與義劉季孫名與義劉良佐名與義孫花翁名與義孫南

雙洲名與義馮雙溪名與義袁遜翁名與義謝無逸名與義馮古洲名與義馬碧梧名與義

梅和勝名與義鄭定名與義武允蹈名與義阮梅峯名與義林可山名與義

辨註卷三

八

八十三

書札可全

今書經多錯簡脫文謂非古文也宋三朝志載雍熙中目

本僧喬然入貢云國中有古五經歐陽公日本刀歌云

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傳中國舉

世無人識古文歐言未必無據又一統志宋樂中沅州御

史劉有年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是儀禮亦未亡也不知當

時尚堂無一人表章傳之今日無一人奏以取之豈古人

求逸書之意耶予問人曰不知豈所載皆非耶

周公謹

元人周密公謹居齊之東作書曰齊東野語後來杭居癸

辛街書名癸辛雜識泗水出山東魚縣源泗水潛夫又嘗

其識各有意也紀之

劉徐紀錯

剪勝舊聞載劉伯溫泛西湖望有天子氣於吳頭楚尾及

見張士誠夜登虎丘又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復過濠

謁郭子興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告曰後十年當為天子我當輔

之拂衣去按劉伯溫行狀誌銘功臣錄則見士誠以下俱

無也至正十九年天兵纒下處州命孫炎為守炎三請伯

溫方見然後間道謁

太祖於金陵遂相輔焉後惟為母喪一回非見而識之久而

辨註卷三

八

八十三

復仕也舊聞又云徐中山王追及順帝特縱而去之郭濂

陽有五子亦謬也徐常二帥既定山東會兵臨清則順帝

已集宮嬪儀行矣濂陽三子自載廟碑非讀書多而以耳

聞者述此野史所以誤人也

夢占

高宗夢傳說武王夢九齡孔子夢奠於兩楹文中子曰至

人無夢則經傳之言非歟夫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隨

物而應無因迂也偶夢焉神靈啓之也故無夢者無眾人

因想之夢日所擾之者也周禮有六夢之占漢藝文志七

畧雜占以夢為大洪容齋曰今妄術如林夢學始絕非也

由晉樂廣因想之說興而夢之理明矣夢之理明而不必

於上也故至晉以後絕焉

明皇遊月宮

唐明皇遊月宮異聞錄以為同申天師唐逸史以為同羅公遠集異紀以為同葉法善其中遊事又小不同羅公遠多擲文化銀橋之事集異記載所遊過潞州幽怪錄又為過廣陵似此諸所不同要非親切之言真實之事好奇者之所為也或一時宮人傳訛之事耳

仙亦不父

予觀仙家之事如丁令威返家而人民已非王質觀棊而伐柯已爛則時刻已過百年矣然人之所以慕神仙者以其能長生久世今須臾過百年若七八十年是過數千年

辨証卷之八

八

八二四

矣則其處世亦若人之光陰也後亦散去與人同亦何貴哉

象膽

舊聞象膽春在前左膊夏在前右膊秋則後之左膊而冬則後之右膊近會仕宦於廣西者云土官嘗殺象享客其膽不應四時四膊也予心疑其豈肉具十二生肖各因其月分而以膽附耶因考埤雅舊說固具又云亦隨月轉在諸肉如正月屬寅在虎肉也則與宦客所言相同此理也舊說為謬

七修類稿二十八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九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各詩之始

四言古詩如舜典之歌已其始矣今但以三百篇而下論之漢有常孟一篇雖入諸選其辭多誹怨而無優柔不迫之意若晉淵明停雲茂先勵志等作當為最古者也後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幾乎故子西曰退之不能作也蓋此意模擬太深未免蹈襲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贊文體世道日降文句難古苟非辭意渾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五言古詩源於漢之蘇李流於魏之曹劉乃其冠也汪洋乎兩

評卷之九

八

八乙

晉靖節最為高古元嘉以後雖有三謝諸人漸為鏤刻迨唐陳子昂出一掃陳隋之弊所謂上遏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直至考亭夫子又得其雅正之純也楊仲弘曰五言詩或興起或賦起或比起須要意深辭溫感慨傷思者貴乎感動人情閑適寫景者貴乎雅淡悠揚如古詩十九首是也嗚呼豈易能哉七言古詩唐詩品彙高漫史詩話皆云雖起於漢武栢梁之作而甯戚南山歌已備其體矣意商歌後雖七言首二句三言已非古詩之體蓋歌行可以長短句七言古詩恐當一律成文始於漢武無疑也若以商歌為是則薤露等篇亦可以入矣但選中有雜一二歌字者不知何也惟品彙最高辭古雖似古詩而

終贅一歌字者則多入長短句矣故詩法辨體入韓公河  
之水於七言不知劉履又斷為此楚語也絕句之法揚伯  
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摩詰效顧  
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甚揚言大畧如此而不考梁  
簡文夜望單鴈則已有七言絕但少耳又按詩法源流云  
絕句者截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

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絕中四句皆不對者則  
絕前後各兩句也故唐人稱絕句為律詩觀李漢編昌黎  
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是也周伯弼曰絕句以第三句為  
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此又其法也歌  
行等作詩林辯體云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

詩卷五

八

二

樂章及繞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  
未必盡可被於管絃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  
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  
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蟄曰吟委曲盡情曰  
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  
怒曰怨雖其名各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  
李杜太白則多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此又所當知也  
律詩雖始於唐亦由梁陳以來駢儷之漸不若古體之高  
遠太抵律詩拘於定體詩至此而古意微矣雖然對偶音  
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但至於換句拘體之類又律之變  
斯為下矣揚仲弘云凡作律詩起處要平直承處要春容

結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  
俗字俗意俗語俗韻可謂至妙之言也排律雖始於唐其  
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之間  
儷句尤多大抵止於五言七言則絕少矣不當鍊句鍛字  
大致工巧只要抒情陳意通篇貫徹若老杜贈韋左丞等  
作前後不對處也有此極其佳者也

中秋不見月

永樂中秋 上方開宴賞月月為雲掩召學士解縉賦詩  
遂口占風落梅一闕其詞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  
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

詩卷五

八

三

八萬三千修月斧暗處生明缺處補不知七寶何以修合  
成孤光洞徹乾坤萬萬古三秋正中夜當年佳期不擬嫦娥  
悞酒杯狼籍燭無輝天上人間隔風雨玉女莫乘鸞仙  
人休伐樹天柱不可登虹橋在何處帝閣悠悠叫無路吾  
欲斬蝮蛙磔其兔坐令天宇絕纖塵世上青霄紫如故黃  
金為節玉為輅縹緲鸞車爛無數水晶簾外河漢橫冰壺  
影裏笙歌度雲旗盡下飛玄武青鳥嚙書報王母但期歲  
歲奉宸遊來看霓裳羽衣舞 上益喜同縉飲過夜半月  
復明明 上大笑曰子才真可謂奪天手段也蓋既以其  
天才又歌有坐令天宇絕纖塵等句今集止載後歌而雜  
儒者多也

學詩有成

國朝羅環江右人也自習舉子業至登科不知何謂之詩後考庶吉士學士試以秋宮然默然無以答通問同考者同考對以韻脚起結聯對如此然後即作一詩云獨倚欄杆強笑歌香肌消瘦怯春羅羞將舊恨題紅葉添得新愁上翠娥雨過玉堦秋色靜月明青瑣夜凉多平生不識春風面天地無情奈老何主試者語之曰爾後必能詩已而果然即此詩有別才亦可知也

詩意同

予嘗見一勢利之人因即瓶花而作一絕云白白紅紅室蒲春祇將顏色媚時人不知根蒂綠無幾獨藉瓶鬢在弄

註卷三九

八

八四

神昨讀郭元振集有味雲絕句曰聚散虛空去復還野人閑處倚筇看不知身是無根物蔽月遮星作萬端予意此詩郭亦當時或譏武氏故與瓶花同意耳

各文之始

詔勅制誥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類三代無名秦李斯始議命為制令為詔至漢高祖有太子勅武帝有責揚僕勅誥雖本於湯誥布告令於四方者也與詔同義然聖經不與後世文辭同故辨體取春秋傳文為式今乃告身之誥是也夫四體自唐以後多用四六殊不知制誥雖可而詔勅必須直言皆貴乎典雅溫潤理不可僻而語不可巧也策義有二在漢若治安賢良在宋若臣事民

政類今之奏疏故說文曰謀問而答之謂之對策則今之科場者是也呂東萊分之為二類是矣辨體載制策而遺對策恐未盡也至於冊立皇后太子晉宋九錫文冊蓋冊策通用古以竹簡書乃用此冊字其文則又上與下之言也表者白也以情旨表白於外漢則散文唐以後用四六矣真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又忌大露文必簡潔精緻也文章緣起曰露布始於賈洪為馮超代曹操予考漢桓時地因數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註謂不封則是漢時已有其名至魏以後專為軍書本義露於耳目布之四海也若元魏戰捷欲聞於天下乃書帛建于漆竿之上名為露布文心雕龍又曰露板皆因其名而巧於用義

詩卷三十九

八

八五

耳檄者激也始於張儀為檄楚相辭意則暴彼罪惡揚已威武論天時人事使忠義憤發亦軍書也檄銘頌贊體皆韻語而義各不同檄者規戒之辭如箴之療疾銘者名器自警贊者稱揚贊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代惟贊始於漢之班固辨體論之詳矣文則欲其瞻麗宏肆而有雍容起伏之態記者紀也禹貢顧命義固記祖未有名也戴記學記文選又不載焉以非後世文辭同也故以韓柳為祖記其日月人事後略為議論而已與志無遠焉序者次序其事也始於詩書之有序故金石例曰序典籍之所以作也後世贈送讌集等作是也論者議也昭明文選以其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美

惡一日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意恐過為之  
 分善乎劉勰曰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  
 辨史則與贊辭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說者釋也  
 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祖於夫子說卦許慎說文  
 盧學士曰說須出自己之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贍為上  
 若陸機文賦以為說焯焯而譎狂豈知言哉解之義則近  
 於說矣而原於唐原者推原也辨者辨折也一則由於易  
 之原始及終之訓一則由於孟子好辨之答故有是名文  
 體則皆以退之五原辨諱等作必須理明義精曲折詳盡  
 有開世教之大者可名之也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  
 書曰奏劄曰奏狀曰奏議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故謂之

詩卷三

八

八

八

七

封事臣告君之辭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碑文固目中之  
 一而其辭則要核實風軌所謂氣流墨中聲動簡外可也  
 傳則載一人之事創自馬遷體亦不同如遷之作荀孟不  
 正言而及諸子范曄之傳黃憲無事迹而言語形容此體  
 之變也至韓作毛穎又變體之變此在作者之筆也行狀  
 則實紀一人之事為死者求誌之辭也埋銘墓誌墓表墓  
 碣皆一類也銘誌則埋於土表碣則樹於外述其世系歲  
 月名字爵里學行履歷恐陵谷變遷故也然在土者文簡  
 在外者稍詳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漢晉來有之矣誄  
 辭哀辭祭文亦一類也皆生者悼惜死者之情隨作者起  
 義而已誄始於魯哀公之於孔子哀始於張茂先之於

武祭文則孟德於橋玄也辭貴親切真實情溢於言可也  
 若禱神之文則又當為悔過遷善之語題跋漢晉諸集亦  
 載惟唐韓柳有讀其書某文題宋歐曾又有跋語其意不  
 大相遠故文鑑文類總曰題跋其義不可墮人巢白其辭  
 貴乎簡健峭拔尤甚於題也辭賦一例古賦辨體辨之  
 精矣予不贅焉

紅木樺詩

木樺花本草諸書皆言白蓋黃香謝無逸詩曰白雪凝酥  
 點嫩黃于武陵曰夜揉黃雪作秋光則知晉以來同也小  
 爾雅又云丹桂者何哉後見四明舊誌有大紅樺因與人  
 言聞吾杭錢塘學中舊曾亦有一本今讀話腴載宋高廟

詩卷三

八

八

七

時象山史本家木樺忽變紅色因獻闕下高廟畫為扇面  
 作詩以賜從臣詩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霏霏照林丹  
 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然誌中又載詩云月  
 宮移得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  
 一點為君開觀其辭意又似當時臣下之詠者誌收或訛  
 又曰自是四方爭傳史本以孫枝接也吾杭或亦當時所  
 傳顏魯公集有謝人青桂花詩此尤異耳

鐵膽金甲

山房隨筆載陸秀夫挽張世傑詩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  
 雲中金甲神惜其全篇不傳又註二句故實云為焚張之  
 屍其膽如斗而不化須臾雲中見金甲神人曰我關係不

小身後出必恢復也殊不思陸死於張之先也不知此何詩也妄載如此

妾薄命

元豐間曾鞏薦后山有道德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館命未下而曾卒后山感其知已不願出他人門下作妾薄命二首以自擬其一曰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看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其二曰葉落風不起山深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無所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評卷九

八

八

篇曲盡相知不倍之義形於言外誠騷雅意也故詩話中多以二詩為首唱予竊以前之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後之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恐四句不足盡相知之義耶較掛劍之情者何如耶既曰相知又何必計其知否此於理或少有倍耶抑止因薦舉而其言如此耶果后山之詩惟東坡黃山谷可知之耶

山農刺時

王冕字元章號山農元末人也身長多髯少明經不偶即焚書讀舌兵法戴高帽披綠蓑着長齒屐擊木劍行歌於市人以為狂士之負材氣者爭與之遊嘗遊京城名貴側自平生嗜畫梅畫成未嘗無詩也有詩云我家洗硯池頭

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或以是詩刺時欲執之一夕遁後太祖物色得冕因與糲飯蔬羹山農且談且食上喜曰可與共大事授諮議參軍一夕暴卒應制作絕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今竹齋集中未刻昨見蒲菴禪師復見心題其梅花一歌亦奇特也因舉其槩同錄歌云會稽王冕高頰頰愛梅自號梅花仙豪來寫遍羅浮雪千樹脫巾大叫成花顛有時百金閒買東山屐有時一壺獨酌西湖船暮校梅花譜朝誦梅花篇水邊籬落兒孤韻恍然悟得華光禪我昔識公蓬萊古城下卧雲草閣秋蕭灑短衣迎客懶梳頭只把梅花索高價不數楊

評卷九

八

八九

浦之每評湯叔雅筆精妙奪造化神坐使良工盡驚詫平生放浪禮法疎開口每欲談孫吳一時騎牛入燕市真目恠殺黃髯鬚地老天荒公已死留得清名傳畫史南宮侍郎鐵石腸愛公梅花入骨髓示我萬玉圖繁花爛無比香度禹陵風影落鏡湖水開圖看花良可吁咸平樹老無遺株詩魂有此招不返高風誰起孤山連接復見心亦元臣名來復字見心入國朝畏法而斃其首觀此歌則知其膏次矣

口占三詩

餘杭符楫弘治間貢士也未第時拿舟下杭城過士豪之難而亂其美舟被留焉然豪聞為秀才則曰請作詩行符



口占云備是餘杭符秀才家間有事出鄉來撐船推子進  
無識總是豪難忒佔開笑而什之舊又聞汝水有放生池  
官府禁人採捕有士子垂釣於中為邏者送之有司意非  
士人欲試之釣者口占曰投却長竿捲却絲手携簑笠賦  
新詩如今刺史清過水不是漁人下釣時釋之又唐李涉  
過九江遇盜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豪首云若是李  
涉久聞詩名願一篇足矣涉口占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  
豪客夜相聞他時不用多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然三事  
一意而詩之高下特不同耳

非荆公詩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

試卷五

生真偽有誰知諸書引者皆以為荆公之詩臨川集不載  
不知何人者也以格律論之亦必宋人耳

改子陵起句韻

宋人題嚴子陵詩曰一着羊裘便有心羊裘豈是釣魚人  
當時只着蓑衣去江水茫茫何處尋鐔冠徐延之伯齡以  
人字為非韻改作一着羊裘用意深羊裘豈是釣魚心然  
韻雖不錯用意終不似前

悼內詩

吾杭蕭愍于公悼夫人董氏詩十一首其第二首頗佳詩  
云世緣情愛總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疏廣未能辭漢主  
孟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幙通霄雨花謝離闌暮地風欲

冤音容在何處九原無路辨西東崑山張和字節之天順  
間官浙江憲副時龍妾新亡亦有悼詩云桃葉歌殘思不  
勝西風吹淚結紅冰樂天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  
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  
送薰香半臂綾後詩尤勝於前二作皆膾炙於世錄之

蜀僧漁翁詩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居湖山有蜀僧徘徊其側賈問汝何  
為也對曰詩僧賈見湖中漁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  
字為韻僧應口曰籃裏無魚少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  
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此詩草木子之所紀惜  
不原其意以申之予故復錄以足其意也僧敢徘徊賈側

詩卷五

是蓋隱於僧而有為為之者作詩非諷乎第一句是言朝  
廷乏人二句是擬已可用三四句是欲仕而又恐蒙蔽不  
知耳今直述其辭而不言其蘊藉之意亦何膾炙人口然  
其書亦多好詩惜事為國忌者不刻

謝李咏蝶

謝無逸有咏蝶詩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  
又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可為形容蝴蝶  
盡矣遂稱為謝蝴蝶自後李商隱竊其義而變之曰蘆花  
堆有白柳絮可能温句雖工而不妙矣此可謂絕唱之後  
不當再道李豈不能煉句者哉

詩不類入

昔人云山林之詩與堂閣者不同以其素習而出言自類也故有粉牆人看之論耳樂天富貴酒色可為至矣而人品天資又非尋常之士詩有塵宇常滿饒餘常少盈兼伴本甚藍縷更愁不出房其可矣也意此若予之事而予未嘗有比言何耶

二高詩誤

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此詩見高適集中唐詩紀事又入於高力士下人以力士無集因一高字誤入殊不知力士曾貶承州五溪其地也况假柯古叙力士事證亦有詠蘇之作高適但往還於山陝四

詩卷十九

八

八

川未嘗至湖湘間此必力士之詩無疑達夫集中收者友為高字傳訛也且適集斤作薺尤非題既味薺又可復云但力士集中終作都此或適集終字尚是也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

詩文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古人名切對

三語掾阮瞻一字師蕭楚才白雲子張良東方朔

南城威晉文公清白吏楊田舍翁公輸子魯寧馨兒

獨眼龍李克用兩脚狐楊再關西夫子楊江左夷吾青錢

學士張白鑷侍郎童山中宰相陶弘江上丈人渡子風流

宰相謝安跋扈將軍梁四明狂客韋知三紅秀才應和

畫像贊

揚誠齋贊張功父像云香火齋被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

八

乙

帶詩書步武瓊瑤又何儒也門有珠履坐有桃李一何佳

公子也冰如雪食瑀碎月魄又何窮詩客也約齋子方內

歟方外歟風流歟窮愁歟老夫不知君其問諸白鷗予觀

此贊似東坡贊王定國之作按功父名磁號約齋循王諸

孫也有文才能詩嘗植梅花三百餘本構堂於中扁曰玉

照余嘗見玉照堂梅品一則

佛頂菊

元人謝伯理居松之泖湖富而好禮構光祿亭為宴樂之所九日會友於其間有園丁以佛頂菊花方開獻之筵間求詩衆為賦之時峽笛道人楊蔗夫在座走筆云蓮社淵明手自栽頭顱終不惹塵埃東離若為摩挲看西域親曾

受記來妙色盡從枝上發慧香直奔腦門開明年九月重陽節再托摩耶聖母胎座客顧仲瑛奉觴稱曰先生之作誠可謂虎穴得子矣以今觀之恐亦句句字字未必盡當况格律亦自卑耶

景隆八發

少同王蔭伯讀書景隆父之閱事命名王述其義遂名景隆八發蓋以可發笑者八事耳然其辭隨義抑揚譏誚道士以為戲謔之音以發其懽愉憤歎之志客過而笑曰君子遊心如是哉有勃然色變者曰果王者無戲言乎王因告其虛車無庸覆甌將來予病時文而假之鳴豈知召舉起怒文之害也歟當投之水火予則曰彼哉笑之者也癡

詩文卷三

人前不得說夢其怒之者乎所謂不笑則罵之是矣且杖生七發以無為有君之八發假有成無是皆註玄思於筆端闡才華於漢藻所謂文者也忍棄之耶去年過姑蘇與都南濠論賓戲等文因誦以質以告其客尤之情都曰其諸作之苗裔乎其騷人發憤之言乎其子雲譎恠之意乎復喟曰文雖近狎義則通微毛穎初成裴晉公亦以為不可以文為戲文之妙者也為我寄王子又曰事因戲警名以文傳景隆道士之幸也安知不猶佛印之傳哉時道士聞之請予述其顛末并錄八發為珠庭勸遂書 無拘殿賦黃冠不淨寶殿無拘脞三清之幽境為百戲之所都藏闔探帖打馬投壺博錢者錯處抹牌者同區棍斧不冠拳

兮無糲或歌或舞或笑或呼或笑或呼或笑或呼於前楹或尸寢於後厨斯則平日之所為也若夫朱夏司權溽暑當塗招搖市井和以屠沽抱長席而至止泛短水之醜爾乃以瓦為枕以棺為鋪逍遙乎風涼從容乎日晡忽聞嘯於梁上弄傀儡於東隅者也至於萬物告成三冬來輪無門不掩有墻可踰官府為堆蓋之所隣舍為過米之衢噫嗚呼呼名雖蕭散實則汚瀦蓋無傷於道士空見笑於吾儒大笑堂記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為道韓子曰小笑之則小悅大笑之則大悅蓋莫貴於笑亦莫貴於大笑矣有道士居景隆人好譁之構室焉高而不刺密而不狹輕而不露以于賓客故又謂之堂然至其堂者莫不有笑焉啜其茶

詩文卷三

則破悶飲其酒則解醒對其食則噴案他日有客持觴過從尸而祝之把酒其壽余曰此所謂樂然後笑者也眾以為笑酒酣而答之罵曰狗道士余曰以竹鞭犬真可謂笑矣眾乃大笑遂為之記 銷鉛井銘銀廣之傍 銀廣以用故 米樹之下 以米樹名也 有井焉井之西隙地丈餘可客三五道士嘗具飲洗番鉛之錢 銷鉛列哥窰之盤 盤則蘇州之核 疏則捷橋之笋 客有善為酒戲者飲一杯則下其球井中以為樂郡治西湖為杭民之勝賞故錢帛咸於湖費焉因號曰銷金鍋余謂茲井曰銷鉛可也復銘之曰井之泉清且涼井上之客迂且狂嗚呼釀井之水方其母長 叱石壇誌叱石壇者牧羊之易也景

隆之觀有廣除焉隆然而高而夷承殿之趾若墮  
形道士好殖羊之性羣於地走而若愛之聚而若  
之飽焉而卧以嬉壯者魁而肥瘠者瘠而瘦乳者小而圓  
老者昂而峭尪者俯而伏望之纍纍然白石之奇塊也叱  
而起則羊焉道士初平之流也故擬而名之他日客至其  
廬見其羨焉曰美耶羊耶而狗口是落耶道士曰是石也  
客曰汝石叱不休必聞於冥道且鑿鐵灌汝腸腸其爛矣  
寧石羨乎道士懼明日石盡徙壇復如故云 轉身路辭  
景隆之路法盤谷窈而深方往而復如行羊腸在平陸繚  
繞縈紆穿九曲長蛇深蟄寒蛟縮欲走嗟如縛在足規行  
矩步如有束乍向東趨又朝北一身宛轉回顧多番使頭

詩卷三十一

八

八四

圓脚步蹉黃昏月黑不可過雙手捫壁空摩挲又似盤庚  
石鼓歌一句信屈牙相磨道士道士可奈何願君後世為  
田螺 警夢樓說無名子夜讀書景隆之岑樓夢游華胥  
瓊宮玉宇神君仙人遊而嬉焉忽若然而悟曰是非響磬  
廊耶將西子之魂徑行過也何其聲之若也審而視之童  
子執燭而來也復就寢夢化蝴蝶天桃治杏冷艷穠馥羽  
而揚焉忽轟然而醒曰是非黃鶴樓耶將謫仙之靈來地  
碎也何其聲之轟也縮而觀之道人煮茶而至也明日驗  
其樓而覆則板軒而後右行則板輅而左乃悲而歌曰  
斯樓板胡磁碎些截道人頭有長劍此道士懼無名子曰  
古有警枕是余之願也勿緝 煉藥爐特昔林君復隱於

孤山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道士子棲於景隆以酒為妻以  
狗為子故其消煩滌妄能守其教者凡以酒也是酒在吾  
儒則為狂藥在道士乃長進藥也名其爐曰煉藥爐斯為  
稱情贊曰其寒不冰其炎不爭其高不亢其滿不盈消磨  
火性出入風情遠而颯之若仙翁之丹竈迫而察之乃障  
愁之長城青樓珠箔能墮於天際琅函玉笈能守乎至誠  
不知者以為陷人之地知者以為葬道士之坑也歟 方  
便樹頌宮中塗厠苦而難入荒穢不治惟民所止何陋如  
之如惡惡臭天乃降祥惟隲有柔方便之路黃絹幼婦繞  
樹三匝或得其桶矢聲鏗鏗聲在樹間苟求其故不見  
其處右九文惟序余成餘皆王作也王名一槐今為負外

詩卷三十一

八

八五

古今詩同  
予一日江干被雨暮歸適值潮至塘路嶮崎轎上得四句  
云暮色連江色潮聲雜雨聲行人歸思急辛苦問前程昨  
讀唐詩紀事比立尼海印有舟夜云水色連天色風聲雜  
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魂驚舉棹雲先到移舟月逐行  
續吟詩句罷猶見遠山橫豈知前三句皆同文可謂預先  
偷也  
韜光禪師  
韜光禪師莫詳族里唐穆宗時結茅於杭州靈隱寺西峯  
與鳥巢布衣為友刺史白居易重其道嘗具饌餼之以詩

邀云白屋炊香飯羶不入家瀝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  
青芥除黃葉紅蕒帶紫芽命師來伴喫齋罷一甌茶師答  
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枕石眠不辭栽松陪玉勒  
惟能飲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  
市不堪飛錫到恐鶻鶻轉畫樓前其高致如此至今巷以  
師名求樂初提錫張絡遊巷一絕云躡齋捫蘿上翠嶺綠  
雲深處扣柴扉老僧解誦香山句鶻落松花滿客衣詩今  
猶在也

趙慕庵臺詩

宋趙清獻公之墓在衢州城東常有人題詩於地之驛曰  
千夫荷擔出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  
詩卷三十一 八六

從清獻墓前過漢嚴子陵釣臺在富陽江之涯有過臺而  
味者曰君為利名隱我為利名來差見先生面黃昏過釣  
臺予以乘扁舟者過清獻之墓必不愧用膏血者又不可  
語以扁舟此詩不免意圖語病若自知為利名而夜過釣  
臺則尚德之心深矣

題昭君

予嘗擬為昭君辭帝語云愛妾一身執若惜取沙場萬骨  
哉妾聞昔殷高宗以圖得傳說而中興今陛下以圖得妾  
而外靖為妾之計得自擬於古賢臣自以意亦少可後誦  
高季迪明妃詞云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不須憐願  
石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可謂閉門造車出門

撤

角妓坐化

角妓鄒妙端色藝絕人名出教坊右風流之士咸修飾以  
求狎晚年色衰遂慕閒寂及死伴為坐化有作詩以挽之  
者云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圓寂竟端然超昇已出康平  
巷解脫還登般若船具足神通由此日廣修方便在當年  
莫言柳翠燒衣事功德誰分孰後先傳播一時

詩能叙實

聶大年先生讀楊應夫詩集有云文章五采鳳凰雛酒債  
詩豪膽氣龐白髮草玄揚子宅紅粧檀板謝家湖金鈎夢  
遠天星墜鐵笛聲寒海月孤知爾有靈還不死滄桑更變

詩卷三十一

八

八

問麻姑蓋應夫母夢金鈎入懷而生別號鐵笛道人晚年  
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理家蓄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  
花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迎致大  
年之作極臻其妙善能用事而叙其實今集中無也

子宿詩識

吾友吳維新昂正德丁丑進士初任臨淮知縣同年給事  
中汪應軫子宿送行詩曰青年縣尹延陵子掛劍豐城牛  
斗間車馬風塵今日始乾坤身世幾人間家分吳越一江  
水官隔淮河萬里山歌罷驪駒人已遠夕陽芳草對愁顏  
不數月汪殿知泗州果然官止隔於淮河豈非識乎

張翰詩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固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  
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  
里方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王贊運使  
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瀾烟深根有餘因想  
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為尊鱸贊之言謂翰度時不可有  
為故飄然遠去實非為鱸也至東坡三贊贊則曰浮世功  
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為尊鱸  
也自賢其說又高一著矣然又嘗見蟬精雋載一詩云黃  
大東門事已非華亭鶴淚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  
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更  
說尊鱸美但在淞江水亦肥惜不知姓氏此過二詩而兼

得之矣

月中桂

淞江管訥字時敏末樂中官楚府長史詠月中桂詩云上  
界誰將此樹栽廣寒高處古香來根從天地分時種花在  
山河影裏開玉兔守株依舊關青鸞啣子下瑤臺不知斫  
盡吳剛斧天上浮雲幾變迴菊莊以為此詩雖若可觀不  
免犯重起既云栽又云根從天地分時種當改根為枝種  
為長易此二字殊覺辭理予又以為上界與天上亦覺重  
也

上元詩

魯南豐有錢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詩云月明如畫露華

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  
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  
顏猶入少年叢又云金鞍馳騁屬兒曹夜半喧闐意氣豪  
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眾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  
倚朱欄送目勞自笑低心逐年少祇尋前事熱霜毫僧惠  
洪覺範亦有京師上元詩云及時膏雨已闌珊黃道春泥  
曉未乾白面郎敲金鐙過紅粧人揭綉簾看管絃沸月喧  
和氣燈火燒空奪夜寒咫尺鳳樓開雉扇玉皇仙仗紫雲  
端按覺範江西筠州人姓彭氏嘗妄誕著其叔彭淵才之  
說以為曾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今以三詩較  
之高下固已殊矣且覺範首聯為僧而有此言無耻甚矣

詩卷三十

八九

較之唐僧但願鴉生四掌驚着雙裙之說此尤可責宜其  
坐罪還俗也殊不知南豐文名重於詩名固為之掩耳猶  
張子野賀方回以長短句馳名之故且如明月滿街流水  
遠華燈入望眾星高又曰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  
東風夫豈不能詩者乎人倚朱欄送目勞併上句看乃見  
其妙謂遊冶屬意者不勝其注想而恨夫夜之短也惜其  
詩雖工巧格律卑弱此論方虛谷亦略言之惜未詳言如  
此明白也

歸去來辭

朱文公云歸去一篇其詞義夷曠蕭散雖托楚聲而無尤  
怨切覺之病實用賦義而中亦兼此此千古之確論矣又

曰首云歸去來兮中又云歸去來兮了無端緒疑為二篇  
 此文公或一時未盡看破也李格非所謂沛然肺腑中流  
 出彼何較其端緒首尾者耶余細觀之亦有端緒共有五  
 段每段換韻自然純古人不覺之所謂擬洞庭鈞天而不  
 澹霓裳羽衣而不綺者也今逐段錄出註之於左歸去來  
 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  
 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  
 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  
 之熹微此第一段十二句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  
 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此第二  
 八句三十二言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  
 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此第三段十二句七十歸  
 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滄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馬求悅  
 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  
 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  
 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此第四  
 句一百零八言乃及復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  
 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  
 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此第五

八句五十六言

哭文丞相詩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蒞日忠  
 如蜀將斬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  
 史官編不盡老夫何淚寫新詩此作論多人口久矣但文  
 山集與輟耕錄作徐世隆史鑑與風化錄作王磐然二人  
 皆元學士無文集可查國史傳中又不載也

除夕元旦詞

庠序沈明德宜嘗賦吾杭除夕元旦且懋懋花二詞道盡中  
 人以下之家之風俗誠足解頰錄以遺好事者除夕云鑼  
 鼓兒童聲聒耳傍早閉門掛起新簾子炮仗滿街驚耗鬼

詩卷三十

松柴燒在烏盆裏駕就神茶并鬻墨細馬送神多着同興  
 紙分歲酒闌扶醉起闔門一夜齊歡喜元旦云接得龜神  
 天未曉炮仗喧喧雞開門早新精鍾地先掛了大紅春帖  
 銷金好爐燒蒼木香繚繞黃紙神牌上寫天尊號燒得紙  
 灰都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

秦黃詩議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淮之高郵人與蘇黃齊名嘗於夢中  
 作好事近一詞云山露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  
 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掛晴碧醉卧古  
 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後以事謫藤州竟死於藤此詞其  
 識乎少游同時有賀鑄字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悼之云紫

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  
院綺窓珠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暮彩筆空題斷  
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山谷有詩云少游醉卧石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道江  
南斷腸句祇今惟有賀方回秦詞世人少知予嘗親見其  
墨跡後有近代劉菊莊題云名並蘇黃學更優一詞遺墨  
至今留無人喚醒藤州變淮水淮山總是愁亦不勝其感  
概因憶賀黃二作併書之以見少游固竟沒於貶所而山  
谷尤於成樓之死尤艱哉嗚呼味詩之日孰知又為少游  
之後者耶

菊莊警句

吾鄉劉泰字士身號菊莊詩鳴一時有菊莊集行於世亦  
未見其工也嘗聞二絕可謂警拔持括出之題秋鷺云紫  
陌曾聽駐馬蹄王孫金彈杏花西秋聲不似春聲好莫戀  
斜陽儘意啼益識不知止者又作秋茹詩有云傍葉依花  
紫實圓天生佳味壓肥鮮如何秋晚無人採老在涼風白  
露邊時無知己者

七修類稿三十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一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和靖墓

宋林處士和靖隱居吾杭西湖之孤山以梅為妻以鶴為  
子朝廷錫以粟帛古今高其梅詩清高莫比者也近時宦  
遊於杭者或妾或女死者即葬其地取其山名近且秀焉  
故壘壘於林墓之先後有士人題壁云太乙宮前處士家  
此宋之西宮于今換作宮人斜想因孤嶼人清絕故使桃花  
犯命耶

語意相類

輟耕錄有詩云天遣魔軍殺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  
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又嘗聞詩有云中原不可  
生強盜強盜總生不可除一盜既除群盜起功臣皆是盜  
根株二詩語意相類後義尤佳但前首第三句即第二句  
意予欲易為不平原是難平者後首第二句背理予欲易  
強盜總生大盜俱廢幾尤覺精采

黃鶴樓詩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  
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  
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此崔顥味黃鶴樓之詩也  
舊云李太白讀此不敢再題故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



題詩在上頭之說遂過鳳凰臺而成詩云鳳凰臺上鳳凰  
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  
安不見使人愁人謂格律氣勢未易甲乙誠哉斯言予又  
以李題鸚鵡洲之詩其格律模擬殆猶過之惜第二聯氣  
少弱耳詩云鸚鵡東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  
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  
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予嘗又論諸  
詩古人不以短釘為工如鸚鵡洲對漢陽樹白鷺洲對青  
天外超然不為律縛此氣昌而有餘意也

詩太露情

白樂天寄李郎中一絕云往年江外拋桃葉近歲樓中別  
柳枝寂寞春來一盃酒此情惟有李君知註云桃葉陳結  
之柳枝樊素二愛妓也夫以李郎中與二妓同道且言知  
已李何如人耶

吳東昇

吳東昇杭百夫長也頗善辭翰年八十臨終作詩曰囑付  
兒孫送我終衣衾棺柩莫豐隆停喪止可經旬外出殯須  
行徑路中念我行藏無大過請僧超度有何功掘坑埋了  
平生願休信山家吉與凶武弁有此可謂難得矣乃杭前  
衛人

秦少游女

宋靖康間有女子為金虜所俘自稱秦學士女道中題詩  
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者悽然曾有擬  
作秦女行者今併人文忘之又甚悽然

笑居士

浙省負外郎張光弼名昱蓋陵人元末政壞遂棄官不仕  
以詩酒自適號一笑居士有春日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  
芭蕉長過石欄杆只消幾度春騰醉看春光到牡丹蓋  
寓時事也今集中亦無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  
負外墓足矣後果如其言海昌胡虛白作詩以弔云二仙  
坊裏張負外頭白相逢只論詩今日過門君不見小樓春  
雨燕歸遲西子湖頭碧草春天留山水莖詩人老逋泉下

詩卷三十一

應相見為說梅花易得真二仙坊在杭之壽安坊西即今  
之花市也

徐伯齡

徐伯齡字延之號籀冠子錢塘人也性穎敏每書一目終  
身但疎蕩不拘小節對客每踈足蓬頭夏月非惟袒楊裸  
袒而內衣亦不繫也故夫慕名而來者一見後即倦與往  
還然其博學高志又嘗敬焉平生精於音律尤善琴所著  
有大音正譜十卷醉桃佳趣二十卷香臺集註三卷彈精  
雋二十卷舊雨堂稿若干卷張天錫曾為作傳膾炙人口  
今無後矣予有手書容膝齋一銘亦得箴規之體惜為好  
事者取去今尚能記其辭銘曰粵惟文命土階茅庭

受辛瑤臺摘星斯室斗許僅容膝肱既非藻稅庸使丹楹  
形無勞役耳無哇聲心遠境靜氣和神寧目對皇墳願吾  
德馨噫金谷平泉匪吾之行廣厦萬間付之公卿慎訪終  
始敢識斯銘

劍鶴聯詩

余幼時得抄本劍鶴聯句因沒前後不知其名乃云范文  
正公仲淹在海陵時與歐靜滕宗諒劍鶴聯句皆屬對森  
嚴造語雅健當時已為難得寶元二年石曼卿與滕集於  
闕下始得其備乃用唐措法書以附九華書堂厥後代為  
名人題跋近讀歐文忠公外集內載此詩乃知歐非歐靜  
也參之范集又無意或范集失收耳蓋滕乃范之相好同

詩卷三十一

八

八四

年二本俱曰仲淹曼卿真宗時已死何謂寶元年書是知  
歐靜則說也况詩比舊為多故特錄於葦而註於下句下  
人名一二不同姑仍舊耳劍鶴句曰聖人制神兵以定天  
下厄范蚩尤發靈機干將構雄績歐寧齋天地開鑿冶陰  
陽關滕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歐炎炎崑崗焚歐本作涵  
涵洪河孽雷霆助意氣日月淪精鬼滕神氣不在大錯  
落就三尺直淬靈溪泉橫磨太山歐作石歐雌雄威並  
立晝夜光相射范提携風雲生指顧煙塵寂滕堅剛正人  
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夏鼎臚魁世所適滕又若引吳  
刀犀象謂抄本謂無隔滕抄本原無世所適滕又若引吳  
本截波虬尾滑脫浪鯨牙直頰水挂斷崖歐本作皎月垂

孤隙歐河角起詩芒歐雲罅露秋碧范曉鐔  
星斗躔歐夜匣龍蛇飛宅歐舞酣霰雪回彈俊球  
琳擊滕鮮搖雪水光膩刮湘江歐木作色青蛟渴雨瘦素  
虺蟠霜瘡歐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喪影嚮倭  
黨摧肝膈歐一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周王奉天討商郊  
千里赤楚子揚軍聲秦抄本作師萬首白范祥輝貫吳越  
殺氣橫燕易歐為君斬巨貉四極可指畫為君决長雲三  
辰乃歐作煥赫范無使化猿翁辱我為幻惑無使暴虎人  
屈我衆雙敵滕尊嚴漢冠候非作冕左右舜干戚歐功成  
不可留延平空霹靂范鶴聯句曰上清歐非作降靈氣鍾  
此千年禽范幽閒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岳湛有仙姿鈞

詩卷三十一

八

八五

韶無俗音范目流泉客珠翅重羽人衿滕毛滋月華淡頂  
粹霞光深歐騰漢雪千仞歐作照溪霜半尋范織咏研青  
鐵修脛雕碧琳歐巖抄本作栖小鷄樹澤飲甲牛歐騰鸞鳳  
自增篋燕雀徒商參范獨翹聳瓊枝群舞傾瑶林歐病餘  
護露零歐本作慶警歐作松風吟滕靜燕鸚鵡言高笑范  
鴛鴦范金精冷澄徹玉格寒蕭森潔白不自持腥羶非林  
無所任滕稻梁不得已歐虱胡為侵范風流超綺素雅淡  
絕規箴歐天池憶鵬遊雲羅傷鴈歐本作沉滕相親長道情  
偶見消煩襟范西漢惜馮唐華皓欲投簪歐南朝仰衛玠  
清疏疑不禁滕端如方直巨處群誠足欽介若庶退士驚  
秋猶在陰范幾謂鷹隼鷲羈俄見臨還喘見鷹貪弋繳

終就擒或本止日驚胡頭清霄垠飄飄滄  
海尋此二句無乘軒乃一芥空籠仍萬金片雲伴遙影  
冥越煙岑范長颺送逸嚮亭亭出霜砧蓬瀛忽往來桑田  
成古今歐願下震舜歐本作庭鼓舞薰風范二篇共六  
十二韻歐最為多也

任句人先道

予友虞子匡元良質美年少志學有過人處雖補弟子負  
不屑於時義也予契且敬每有作輒過商議或為易數字  
則首肯焉多即揮去曰非已作也可盜名乎一日次韻題  
人之扇有聯云瓦樽頻泛綠銀燭短燒紅予嘆賞久之既  
而觀因話錄有三紅秀才應子和詩曰兩岸夕陽紅風過

詩文卷三十一

八六

落花紅蠟炬短燒紅遂驚且笑始知所謂好句人先得達  
者所見畧同也

牡丹詩

牡丹色奪衆花譜以為花王也吟咏必須天香國色四字  
唐人用之已多後人不復再用不知非四字不能稱此花  
也吾友金茂之珊苦吟學杜常有二聯云色疑傾國罕香  
憶自天來又云信知國內真無色浪說天邊別有香可謂  
善用四字者也如元夕詩必須用鳳釐鰲山方稱王禹玉  
應制詩以諸人皆用而已則曰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  
上駕山來此為絕唱金亦效此之變化也

切對

余與王蔭伯一槐同窓最久少時同出迎送每途間必得  
自然一對以較勝負今皆忘之尚記一二如里仁坊鄉義  
巷三义路十字街火燒榛風縹栗癸辛街子午谷一德格  
天五經掃地夏雨分牛脊秋風貫驢耳死人頭邊有活鬼  
強將手下無弱兵臨叩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屋  
簷下天燧樓板上地鋪可謂天生切對也

五步詩

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內  
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逐應口而出除夜云  
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迴氣色  
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上稱賞授

詩文卷三十一

八七

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為王涯者殊失考索也予嘗又  
思此詩亦如柳公推應詔韻邊城賜衣適時之作無復停  
思文宗遂有子建七步爾乃三焉之說恐三步五步之時  
句亦未能盡耶

洪遂初

洪春字遂初正統間府學茂才也有詩名題韓信云若使  
英雄早見機奇謀肯立漢邦基囊沙破敵功雖大躡足封  
齊事已非既已無心從蒯徹何緣執手教陳豨未央宮裏  
當時事千載令人淚濕衣一日接身使戲嘲同舍二絕云  
不是青雲不致身自嗟無學父因循七年米帳今朝算落  
得儒巾博奕巾同舍怒而使再拜有詩不告師長也又云落

得儒巾博吏巾只緣造物不由人雨窓昨夜成癡夢彷彿  
詩魂到八閩衆閑笑而散且不省其意以為心病也既三  
日身使謁先聖首命說書果以不合黜為福建省掾既至  
左相集諸曹散荔枝遂初獻詩曰五月閩南荔子丹摘來  
宜薦水晶盤色欺鶴頂霞新染光奪龍精露未乾曾得漢  
皇陪上苑又隨星騎貢長安紫微垣底分嘗屢頓覺瓊漿  
溢盛寒左相為之嘆嘗留以教諸公子既而期滿赴  
京襄城聞之亦請作西賓甚相得也幾欲奏保教職一日  
偶至書院中見案上一帙觀之乃春畫也每幅有詩多  
淫言狎語遂為逐客抗序入 國初無詩人而遂初為首  
唱有玉岑集行世前詩俱無也

詩卷三十一

八八

詞非歐陽作

王銍默記歐陽文忠公私通甥女事為此降官事亦詳  
矣而錢氏私誌又述其自作之詞曰江南柳葉小未成陰  
人為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  
閑抱琵琶尋堂上簾錢堂下走恁時已留心何况到如今  
蓋甥女依公時方七歲故也予意公因甥女無依領回方  
七歲公何便有此心况此詞後一拍全似他人之說公者  
但事之有無未可與辯詞非公為決然也或者錢世昭因  
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抵之如落第士子作醉蓬萊以  
嘲公也讀者理推

詩文似

舊云韓詩似文杜文似詩予謂韋應物律詩似古劉長卿  
古詩似律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固一病也然亦因性  
所便習而使之耳

陳脩

世傳梁顛八十登第洪容齋隨筆辨明其生年致仕之歲  
甚為明白謝表之嚙好事者為之也鶴林王露與氏族同載  
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脩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  
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官人施氏嫁之時  
人戲曰新人若問即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此則可謂真  
少太公之七年矣清暇錄又謂詹義登科後解嘲曰讀盡  
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逢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

詩卷三十一

八九

前二十三清波雜誌又以謂閩人韓南未知孰是

九憎詩

宋時詩僧最多如祕演惟儼參寥善權輩皆與歐蘇蔡黃  
石曼卿友善故名重一時又有九僧者同出一時歐陽公  
嘗慕之云集已亡温公詩話止載其名考其詩皆學賈島  
周賀故談釋子者以九人為倡流奎律髓中多載其詩今  
皆擇詩一首并地以補其集以見九僧之名也劔南希畫  
送可倫赴廣西轉運使君見招云別語畏殘漏心懸瘴  
海邊回期無定日去路極遙天苦霧沉山郭寒沙漲隱出  
幾消尋使府清語廢閑眠金華保進早秋閑寄字昭云窓  
虛花草明微覺早涼生深院無人語長松滴雨聲詩來樺

外得愁入靜中平遠念西林下相思合慰情南越文兆宿  
 西山精舍云西山乘宿與靜稱裝寥心一徑杉松老三更  
 兩雪深草堂僧語息雲閣磬聲沉未遂長棲此雙峯曉待  
 尋天台行肇郊居吟云靜室蕙孤捲幽光墜露多徑寒杉  
 影轉牕脫雪聲過茗味淡泉合鍾香竹窮和遙懷起深夕  
 舊寺隔滄波貴城惟風吊長禪師云霜鍾侵漏急相吊晚  
 悲濃海客傳遺偈林僧寫病容漱泉流落葉定口集鳴蛩  
 回首雲門望殘陽下遠峯淮南惠崇訪楊雲卿淮上別墅  
 云地近得頻到相携向野亭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望  
 久人收釣吟餘鶴振翎不愁歸路晚明月上前汀江南宇  
 昭幽居即事云掃苔人迹外漸老喜深藏路僻閑行遠春

詩卷三二

晴晝睡長餘花留暮蝶幽草懸殘湯靜日空林下孤禪念  
 石霜峨眉懷古寺居寄簡長云雪苑東山寺山深少往還  
 紅塵無夢想白日自安閑杖履苔痕上香燈樹影間何須  
 更飛錫歸隱沃洲山沃洲簡長送僧南歸云漸老念卿國  
 先歸獨羨君吳山全接漢江樹半截雲振錫林煙漸添旆  
 澗月分重樓上方定孤枕雪中聞

柳社詩

冽冽北風吹倒人乾坤無地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  
 信江南別有春我家流魂池邊水朵朵開來點墨痕不要  
 枝頭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右二詩世傳為王元章作

也故予於其傳亦載後絕然考竹閣集又無後得止庵馬  
 大參抄本一畫前乃  
 太祖之作後乃劉伯溫之作一時事也蓋伯溫西  
 太祖有疑而召至時正梅開於雪  
 太祖前作固有意焉而劉之詩尤明白其心事於是  
 君臣相好如故也

寶月堂詩

人生自是人間月客亦天邊寄此身彼此虛空無着處誰  
 歎是主復誰賓此詩乃元人梁隆吉者而同時許獻臣集  
 中亦有之此必二人友善一時不知何人誤寫後人因而

詩卷三二

誤刊也如春水滿泗澤一首乃顧長庚詩亦誤編入陶彭  
 澤集中此亦類耳

濟顛化緣疏

佛首一尊身光萬國歷四朝之文物滿三世之因緣獨露  
 半肩光掩身中之月全彰衆相毫分額上之珠一舉首一  
 低頭只此便是彌陀佛或揚眉或蹙歎何處更參慈世尊  
 氣象清新規模宏大雪霜凌灑風雨洗磨屋勢壓頭人難  
 住足神鬼近將於悲泣幡華莫稱於莊嚴雖憑後學維持  
 實賴衆人着力欲更新好寧免經營卸斧般斤日下指揮  
 於風動明珠大具目前立望於雲齊豁開歡喜善門便是  
 菩提徑路雕甍畫棟山光搖翡翠之寒風鐸雲窓湖水倒

琉璃之碧民間有慶皇極無疆右濟顛之疏為大佛者也  
濟顛乃聖僧宋時累顯聖於吾杭湖山間至今相傳之事  
甚眾有傳記一本流於世又有小石像於淨慈羅漢堂此  
疏墨跡見存西湖大佛寺大佛即始皇纜舟之石是也

神仙太守

華亭張東海 人品詩字成化間一時之望休致既早子  
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以其為神仙太  
守而張嘗制十絕以答之見其無仙并跋朱子托名鄒訢  
為戲耳又有長短句一篇意尤高古皆予家所藏今文集  
中無也因錄詩三首并歌于藁庶不沒東海人品正大而  
才思不凡也詩云歸休太守似神仙布被蒙頭日夜眠却

詩卷三二

八

八二二

惟門前來熱客馬蹄踏破紫芝煙古今何處有神仙鶴駕  
鸞驂總浪傳莫信空同柳道士刀圭入口亦徒然歐陽自  
號無仙子卓識真知冠古今弱水蓬萊在何處愚夫白骨  
紫苔深歌曰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  
船書被人笑道癡愚書也書寒不堪穿饑不堪煮收拾許  
多何用處况而今白髮蒼顏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那  
得工夫再看渠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真腹在  
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

花間詞名

歸國遙 酒泉子 定西番 河瀆神 遼方怨  
思帝鄉 蕃女怨 荷葉盃 上行盃 思越人

三字令

竹枝

河傳

摘得新

離別難

相見歡

醉公子

感恩多

滿宮花

蝴蝶兒

贊成功

西溪子

中興樂

接賢賓

贊浦子

文冠子

甘州遍

紗窓恨

柳含煙

月宮春

戀情深

賀明朝

右三十二詞乃花間集之名也草堂  
詩餘諸本之所無今作詞者不惟不填此調亦不知有此  
名耳予故於二十四卷中已言花間集為詞家之祖今復  
特錄其名以見之則南詞始於唐也無疑

旌旗日煖龍蛇動

杜子美早朝詩有旌旗日煖龍蛇動虞伯生註龍蛇動謂  
旌旗上雉尾也惟日煖故旗影動耳予以古者交龍為旌

詩卷三三

八

八三三

折羽而註於旂竿之首曰旌今日煖則旌旗飛揚其上見  
龍蛇之動也以雉尾什之又以為影恐非

雪詩

元末張雨字伯雨號句曲外史錢塘黃冠也有詩字名予  
嘗於一士大夫家見袖軸一卷外史首有山居雪霽詩一律  
後多名筆次韻今止記憶數首是皆無集可觀者錄之于  
左并書姓氏爵里外史詩曰日光玉潔千峰立映雪時晴  
一氣凝當畫壚亭催掃巷花寒漁艇借收水松皮石裂號  
鱗鼠窓隙塵消撲凍蠅青出菜芽渾可愛倩誰春餽捲紅  
綾張著自京來抗和曰窈窕阿人跡斷隱居學道自神  
凝若頭鶴下松無雪石底龍蟠水不冰釀酒春瓶豐勝乳

抄書雲笈細如蠅多君肯念還京客為織春袍柿蒂綾黃  
縉走筆和曰雪中乘興真奇事無柰舟膠水始疑朝士白  
頭慚獨步仙人赤脚教層冰招來盡是鷄群鶴趨附空懸  
馬尾繩夜久松龕同擁毳絕勝傑值有青綾俞友仁追和  
曰湖上千峰盡失青湖光十里未消凝吟詩細嚼梅花藥  
煮茗潛敲澗壑冰東郭忍寒行似鶴南屏痴醉坐如蠅相  
過內相知乘興盛服猶披舊賜綾蕭字仲舉先晉寧人父  
官於杭因家錢塘官至學士縉字縉卿義烏人官至學士  
俞字文輔仁和人國初會元也

艷詞不可填

昔僧秀閔西與黃山谷曰作詩無害惟艷歌小詞可罷之

詩卷三十一

八 一四

山谷笑曰殆空中語耳終墮此惡道耶師曰若是以邪言  
蕩人淫心使彼由汝犯法恐不止墮惡道而已黃自此不  
作艷詞予嘗思此甚為有理惟詞曲儘說情思非若詩之  
蘊籍悠揚也如柳耆卿晝夜樂一詞云秀香家住桃花徑  
笑神仙終堪並層波細剪明眸膩玉圓搓素頸愛把歌喉  
當筵逞過天邊亂雲愁疑言語似嬌鶯一聲聲堪聽雕芳  
飲散簾幙靜擁香衾歡心稱金燼鸞影青烟鳳帳燭搖紅  
影無限狂心乘酒興這歡娛漸入佳境猶自怨隣鷄道秋  
宵不永此雖贈妓真可謂狎語淫言矣宜戒之

戒石銘

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頌令箴於天下州邑其文二十四

句見官板形至宋太宗刪繁擇取不附俸爾祿民膏民脂  
民易虐上天難欺一十六字頒行天下至高宗紹興間復  
以黃庭所書命州縣長吏刻銘座右古本朝則立於甬道  
也至元癸巳吾浙浙西別有四句古本有昭監國有明法爾  
畏爾謹以中刑罰

錢塘十詠

友人家得錢塘十景詩句法似國初人者然題目以錢塘  
名詩中用樟亭柳橋又似唐宋人考考之舊誌亦無實昔  
賢之所遺也特錄於葦蕩後人可治崇而為誌

東海潮歌

紺霧彤霞爛不收海門東望浪花浮超騰渤澥三千界照

詩卷三十一

八 一五

耀闊浮四百州賜谷神龍同變化古岡鳴鳳自喧秋近來  
誰有賓王句試與重登鷲嶺樓

西湖夜月

碧波瓊浸玉芙蓉十里金波夜欲終如殿裏素娥春睡醒鏡  
中西子晚粧濃羽衣入夢來孤鶴唳以笛驚心起卧龍欲問  
蟾宮乞靈藥朗吟飛過兩高峰

雲石樵歌

雲山深處有遺民學不逢時且負薪新扣角何須歌白石爛  
柯聊且避紅塵母能忍痛思曾子妻却羞貧棄買臣郊藪  
安能隱鱗鳳

皇家結網近來頻

冷泉猿嘯

冷泉亭下北山階曾見雌雄共引元憤聽山僧朝說法能  
隨木客夜吟詩松坡日暖人遊後苦忘帳風寒鶴怨時惆悵  
遺音無處覓竹溪啼老野棠枝

浙江秋濤

怒挾西風勢未休滔滔何處覓安流青山隔岸分吳越白  
浪排空逼斗牛鉄箭有靈來昨日車遺恨已千秋晚來  
試倚樟亭立楓葉蘆花滿眼愁

北關夜市

地遠那聞禁鼓敲依稀風景似元安綺羅香泛花間市燈  
火光分柳外橋行客醉窺沽酒幔童笑逐賣錫簫太平

詩卷三十一

八

八

氣象今猶古佇聽民間五袴謠

孤山霽雪

雪後孤山擁畫圖天開霽色炫冰光三竿曉日消殘凍一  
脉春泉入裏湖放鶴山童籠未啓梅野客杖先扶就中  
風味誰能識活火烹香付茗爐

兩峯白雲

西子湖西兩翠岑高連雲氣易晴陰荒唐不入裏王夢變  
化能為傳說霖常馮遊人千里目頻回孝子百年心幾番  
僧寺黃昏後更礙鐘聲出遠林

九里孤松

曾向林間構小窓卧看蒼翠擁旌旗雄聲絕似聞三峽秀

色何須攬九江自與竹梅諧約不隨荷桂入新腔  
樹抄悠揚處疑是盤空白鶴雙

六橋烟柳

綠暗青濃乍有無曉鶯啼罷尚藏烏隨風不入五侯宅帶  
雨半遮西子湖舞徹細腰曾擲楚困酣嬌眼欲傾吳蘇公  
舊日經行處夾道低迎鵲尾鑪

詩卷三十一

八

八十七

頌卷三十一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二

詩文類

意殊句同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唐崔道融題班婕妤曰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題秋  
扇後不敢怨春風曹勣題庭艸曰庭艸根自淺造化無遺  
功低回一寸心不敢怨春風元陳自堂題春風曰着柳成  
新綠吹花作故紅衰頰與華髮不敢怨春風三詩句意相  
似而工拙自異首詩婉轉含蘊着題說到不怨處第二詩  
婉轉亦工似無蘊藉矣第三詩直致全無唐人氣味若曰  
元詩巧而成唐晚風信乎哉

感慨詩

嘗記劉後村詩云刮膜良方直萬金國醫曾費一人心誰  
知鬢髮携籃者也有育人間點鍼又高駢詩云鍊汞燒銀  
二十年至今身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  
得仙二作立意相同借喻婉轉感嘆不遇深矣

顏魯公詩

宋李無悔東坡友也有讀顏魯公碑詩云平生肝膽衛長  
城至死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有好詩名  
予以詩字改書字尤得其實

集句

集句起於宋荆公曼卿可謂絕唱予幼時嘗見襄府紀善

長樂戴天錫維壽所著羣珠摘粹板鏤浙藩皆集唐宋元  
人之詩為律對偶親切渾然天成亦可影響王石今板毀  
矣不知海內尚存否又吾沈沈獲德行有集古宮詞梅花  
等詩今行於世似不及於戴然讀之亦有宛然天成全無  
斧鑿痕者後聞沈有集古樂式分門摘句先已排定起聯  
結句但臨時咏何事即攢成之耳但不知戴亦如此否耶  
今特錄戴二律用書於左以見其工緻題諸葛孔明像云  
鐵馬雲騅久絕塵溫飛稱吾稱魏已紛紛曾南半生艱苦  
思興漢元吳一段清真盡屬君陸龜自願勤勞甘百戰揚  
莫將成敗論三分元吳晴窗駕罷出師表陳象目斷西  
南日暮雲元吳秋闈云久病情懷偶自如元王挑燈細讀

寄來書

月隨簷牙人睡

風生荷葉酒醒初

碧落香銷蘭露秋

寄來書元戴天錫蒼茫嶺海三年別朱元彷彿塵埃數字餘東  
月隨簷牙人睡周美風生荷葉酒醒初林碧落香銷蘭露秋分  
想殘宵夢吳商夢裡頻頻却見渠王碧落香銷蘭露秋分  
那堪獨上樓元用之伯常清風未許同携手譚用好月  
憂李玉顏自古為身累歐陽畫向丹青也合羞花觀  
此真可謂化腐成奇豈直雕蟲小技而已耶予每每羨之  
嘗集五言者亦庶幾也至於七言長篇似亦難工嘗因顏  
都憲璘寄命集句遂以四律贈之人謂畫出一東橋也蓋  
顏言峻行直豪傑之士每輕爵求養又忤當道而為其劾  
於瑛獨有相知之雅焉故四首皆實事也今亦錄于左海

一第 1123 册 頁 5 反 下

內文章伯如公有幾人直辭才不世爽氣見殊倫處士禰  
 衡俊居官召伯隣高名前後事直取性情真唐杜甫  
 大帝念深分閩杜甫殷憂遣使臣李嘉祐白雲常滿目杜甫落  
 日恐行人韻上疏乞骸骨杜甫高堂有老親岑參終能成大孝  
 王若用意始知神杜甫達人輕祿位魏際遇復清朝柳道  
 具錦無停織杜甫寒松竟後凋杜甫本心如日月黃山谷來往任  
 風潮杜甫應笑靈均恨許何須強問鴉相望東橋別杜甫  
 物蒼茫感暮天孟浩酒闌更鼓起王仲夜久燭花偏杜甫別  
 路千餘里杜甫從今又一年劉長卿虎頭金粟影杜甫懷德自潛  
 然杜甫又李憲長崧祥分巡山西時四年之寇一日擒絕  
 朝廷有金帛之賜焉亦贈四律次第其事云戎馬交馳際杜甫  
 詩卷三三  
 瘡痍府庫貧杜甫關河三晉路杜甫門戶幾憂辛杜甫殺氣  
 橫千里杜甫烽烟望五津杜甫那堪正漂泊杜甫回首一傷神  
 杜甫冠屨動西垠張華殷憂遣使臣李嘉祐十年不解甲杜甫何日  
 小康杜甫復說前後徒言隔王維驅馳喪我真杜甫還聞獻士卒杜甫  
 餘孽尚紛綸杜甫飛檄佇文雄杜甫登壇拜總戎杜甫犒兵隨拒  
 後杜甫諸將指揮中杜甫王帳初鳴鼓杜甫天山早掛弓杜甫  
 擊輦歌至世杜甫天地荷成功杜甫文武成功後杜甫崇恩  
 降紫宸杜甫辭榮光披錦繡杜甫賜予出金銀杜甫安石名高晉杜甫  
 廉頗出將頻杜甫無由覩雄畧杜甫聊爾一呻吟杜甫  
 化綿衣杜甫  
 吳天祐江西豐城人寄食於杭東塘陳廷彩家冬無衣絮

其子蒙調之曰能作疏文當為化主乃作疏曰伏以捉衿  
 露肘誰憐子夏之貧冬暖號寒可免昌黎之嘆含羞在已  
 貽笑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如鳩身常苦飢寒頗  
 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溫飽愧非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  
 識而書頗能讀然寒不能衣而飢不能食灞橋踏雪難堪  
 手足之凌兢剡水乘舟無奈身心之顛掉鄴侯萬卷亦徒  
 耳范叔一寒如此哉幸托身依桑柘之鄉而長者擅絲綿  
 之利深筐大箔價輕千鎰之黃金溫重柔綿色瑩三冬之  
 白雪眼見之而忽熱心欲之而難言既民胞物與之同然  
 豈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為道誼之交勉爾求人  
 不覺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奈他千載歲寒高誼難忘  
 詩卷三三  
 服之於膺而佩之於背衆輕易舉與不傷惠而取不傷庶  
 袁安免僵卧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郊祀若肯結緣秀士  
 也勝布施山僧十謁朱門何畏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頓  
 回幽谷之陽春遍告斯文圖成善事謹疏陳氏父子遂勸  
 習舉子業為之占籍仁和後膺甲子鄉薦而陳氏之門自  
 是無枯之跡矣  
 茅浦普詩  
 鄧縣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  
 聖今為百世師故里尚存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  
 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辭此鄧縣孟子祠碑詩也乃  
 建文時泰興茅浦所作詩字大芳後死節靖難觀結句已

可占知為人今世止知其字雖誌亦然聞碑已剝去年號  
餘字似亦有損吾友曹進十過而錄回予特置藁

楊柳枝

楊柳枝即古折楊柳枝義之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  
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  
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楊子江頭烟景迷隋家宮  
樹拂金堤嗟峨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樓又韓琮云  
昌樂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晉和疑云萬枝枯稿  
怨亡隋似吊吳臺各自垂是也後白居易有愛妓樊素善  
歌小蠻善舞故嘗謂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  
高邁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辭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

詩卷三十三

八

五

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  
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辭帝問誰製永豐在何處左右具  
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因命  
使取二枝值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一章  
云一樹飄殘委泥土雙枝榮耀值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  
柳宿光中添兩星故後盧貞等和其題曰一樹依依在永  
豐兩枝飛去杳無踪王皇曾採人問曲應逐歌聲入九重  
劉禹錫曰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  
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此自是為白氏楊柳枝而作也  
今人渾為一題莫知其故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辯也不  
然樂天之前已有其詩可知矣及唐人咏此題極多偶爾

記憶因錄出其韻者置之于左庶可以見先賢用意之  
工拙也劉禹錫詩云花萼樓前初折時美人樓上聞腰枝  
如今拋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城外西風吹酒旗行  
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官別離白居  
易曰紅板橋邊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  
定萬樹千條各自垂韓琮曰枝闔纖腰葉闔眉春來無處  
不成絲霸陵原是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温庭筠曰陌  
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黃金毵短人多折已恨  
東風不展眉楊巨源曰江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  
枝惟有東風最相惜慙慙更向手中吹然當時傳誦惟劉  
白為最而晚唐薛能又謂劉白之句雖有才思以太拘僻

詩卷三十三

八

六

且宮商不高遂作十九首以壓之今亦舉一韻者二首以  
見工拙潭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靜絮相隨青樓一樹無  
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又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是章句  
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其妄自尊大  
如此以今較之豈能追劉白醞籍之萬一耶又古有折楊  
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嘗一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節  
折楊柳雖是古辭則似近於唐人意矣

楊太后宮詞

瑞日曛曛散曉紅乾元萬國珮丁東紫宸比使班絕退百  
辟同趨德壽宮元宵時兩賞宮梅茶請光堯壽聖來醉裏  
君王扶上輦鑾輿半仗點燈回柳枝挾兩握新綠桃蕊含

風破小紅天上春光偏得早差巖宮殿五雲中溶溶太液  
碧波翻雲外梅臺日月照漢宮三十六為分和氣到  
人間脫窓生白已鶯啼啼在宮花第幾枝煙斷獸爐香未  
歇曲房朱戶夢回時一簾小雨怯春寒禁禦深沉白晝間  
滿地落花紅不掃黃鸝枝上語綿蠻上林花木正芳菲內  
裏爭傳御製詞春賦新翻入宮調羨人羣唱捧瑤卮海棠  
花裏奏琵琶沉碧深邊醉九霞禁禦融融春日靜五雲深  
護帝王家後院深沉景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柔翠華經歲  
無遊幸多少亭臺廢不脩天申聖節禮非常躬率群臣上  
壽觴天子捧盤仍再拜侍中宣達近龍床水殿鈎簾四面  
風荷花簇錦照人紅吾皇一曲薰絃罷萬俗泠泠解愠中

詩文卷三十三

八七

繞堤翠柳忘憂草夾岸紅葵安石榴御水一溝清徹底晚  
涼時泛小龍舟薰風宮殿日長時靜運天機一局碁國手  
人人饒處着須知聖筭出新奇宮殿鈎簾看水晶時當庚  
伏熾炎蒸翰林學士知誰直今日傳宣與賜水雲影低涵  
栢子池秋聲輕度萬年枝要知玉宇涼多少正在觀書一  
夜時瑣窓宮漏滴銅壺午夜驚回落井梧風逝樂聲來玉  
宇日移花影上金鋪涼生水殿樂聲遊鈎得金鱗上御鈎  
聖德至仁元不殺指揮皆放小池頭涼秋結束闌尖新宣  
入毬場尚未明一朵紅雲黃蓋底千官下馬起若聲秋高  
風動角弓鳴臂健常嫌斗力輕玉陛終傳看御箭中心雙  
中謝恩聲思賢愛賢通商宗右武崇節治道隆總隨推綱

求治理群臣臧否疏屏風用入論理見宸衷賞罰刑威合  
至公天下監師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家傳筆法學光  
堯聖草真行說兩朝天縱自然成一体謾誇虎步與龍跳  
泛索坤寧日一羊自從正位控辭章好生躬儉超千古風  
化宮嬪只淡粧擊鞠由來豈作嬉不忘鞍馬是神機捧韁  
絕尾施新巧背打星毬一點飛官槐映日翠陰濃薄暑應  
難到九重御近賜衣爭試巧絲絲新樣起盤龍角黍水盤  
姪何裝酒闌昌歎泛瑤觴近臣誇賜金書劄御侍爭傳佩  
帶香一朵榴花插鬢鴉君王長得笑時誇內家衫子新翻  
出淺色新裁艾虎紗縑帳深深四面垂清和天氣漏聲遲  
中宮閣裏催繅繭要趁親蚕作五絲歲歲登麥熟時安

詩文卷三十三

八八

令中使視却圻歸來奏罷天顏悅喜阜吾民鼓玉徽小樣  
盤龍集翠裘金羈緩控五花騮綉旗開殿鈎天奏御捧先  
過第一籌右詞予家所藏後有洪武已未凌雲漢跋云  
宮詞五十首乃寧宗后所撰理宗所書有印幸未坤寧祕  
玩六字與臣杜思模刻六字今亡二十首他日得其全  
補之按宋史楊后涉書史知古今此詞為后所作無疑但  
理宗子書母詩不應用祕玩圖書而幸字或是辛字理宗  
或是寧宗也後人錄訛凌氏亦欠暖明耳今併錄之於藁  
嗚呼此詩在元已亡其半今不錄出淹沒必矣并記凌雲  
翰字彥神錢塘人住湖市元之貢士也

和杜秋興

子美秋興八首誠冠絕古今之句世言和者祇不自知  
徒取效顰之詩余友四明洪貫字唯如嘗為崇化令素以  
吟咏自誇晚年致政群友戲曰汝能和杜秋興則吾輩當  
傾囊為君一醉也洪一夜吟成人咸以為句格切肖真有  
神助不免於無病呻吟之誚實出人人也因錄於左庶不  
泯其才其一葉落千山瘦蓋林峯失如劍列森森海沙郭  
索饑呈穢庭砌蟬嘶出侯陰弟妹存亡千里月江湖風雨  
十年心無端觸目傷懷事况復頻添夢後砧其二劔閣西  
連鳥道斜上皇今喜到中華題情詩寄清中葉賣卜人看  
海上槎霜冷玉樓思舊帳月明胡騎泣寒笳秋來懷抱偏  
難遣城上芙蓉又着花其三歲月能消幾句棊白頭空作

楚囚悲廟堂籌策非吾望湖海疎狂似舊時三輔關中圖  
未解六龍天上駕遠遼荒石公戰骨知多少精爽誰無故里  
思其四金殿籠香繞博山鑾輿隱隱出花間卅青口照棋  
麟閣鐘鼓聲嚴虎豹開海山有鑿枿聖治華夷無路動天  
顏五雲影裏燕開處幾憶地踰哈到從班其五山川震蕩日  
無暉盡道將軍智力微暫寄古嶠函聲鼓息又聞河洛戰塵  
飛于今世事知誰在老我人情與俗違江上草堂風雨惡  
飯盤端不待魚肥其六西風吹浪打船頭白露寒凋玉樹  
秋金甲寶刀千騎老紫薇更閣幾人愁閑河夢逐燕前燕  
烟水情忘海上鷗王燦近來消瘦強携書劍客南州其  
七文皇身建救時功凶裔咸歸覆海中西幸鸞輿悲險道

東還龍旆逐羶風一身貧  
頭將白三月天山火尚紅江  
畔秋雲無限思強歌巴曲  
巴翁其八御溝流水帶殘  
粉黛三千映月破寒矚凋  
一秀草野禽飛上萬年枝將軍  
善報降王死河漢星看織  
移御慶秋來頻到闕分明龍  
袞玉端垂

古詩今對

山陰正郎高居賢其一日會於友人金茂之家言嘗出  
差雲貴聞其地絕不知詩因遇秀才即試一對以占  
之時值暮春則曰馬踏紅塵風力軟眾果無對者  
今思自亦莫對全曰吾有一對惜乃古詩高以為戲  
全曰鷄鳴紫陌曙光寒豈非天生對乎眾客撫掌

金嘗有乾坤聖世空搔首久亦未對予以雲雨坐  
山在斷腸對之又全謀生徒一對曰人間自古無  
仙骨池上于今有鳳毛皆舊詩今對天生而成昔  
人有云天下無做不得者文字惟有對不得者對  
觀今高全二君之句又可見世未嘗無無對者之  
事也

風寒泉卷

錢塘和士端才能博雅嘗為縣佐好書畫余家世契幼時  
見所藏有王維川圖錢選草蟲圖戴進春曉圖皆冠絕  
古今名筆并此輩云正已水天一色成東別墅其名十愛  
其二予忘之矣却以而十圖入於仁寶之父大亨大亨

沒而亡不知所嘉靖癸未仁寶復獲此四圖然皆散碎零  
落仍以裝潢併為一軸粘滌樓題其首曰凱風寒泉以寓  
有賢外孫之意俾余跋之予以各圖雖天地間尤物人得  
人失公世玩好復何計焉蓋此四圖又皆當時名公巨卿  
注意發揚特為士端者故若陰有鬼神呵護之復歸仁寶  
嗚呼郁沒而即守之即失而今復之殆五十年餘矣舊圖  
宛然豈非神人獅子之類歟於乎郁氏子孫微矣而仁寶  
方以文章名世故不復於郁而復於即又非荆璞和氏之  
遇也歟噫物固有數也余自幼見至今三百甲子而復得  
題名其末亦數也感嘆再三書以入吾仁寶芸閣右跋乃  
憲副徐汝容先生之筆曰滌樓者吾師侍御粘美中之號

詩卷三十一  
其卷之詩文皆一特名公所作其事之奇不能盡述也故  
錄其跋云

詩異出處

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  
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是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却  
洛京居首外聖朝賢相復書誰世多誦頌聯而不知作者  
舊嘗聞乃宋劉昌言上蒙正之詩也事文類聚又云張虞  
登進士第一題興國寺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  
鳳凰池有六續云君看姚燮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  
果知言未知孰是意張無謂詩亦未可知

張天錫

張錫字天錫別號海觀錢塘人也天順壬午領鄉薦春闈  
不偶授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教諭天資俊拔下筆成  
文誠八義七必之才也其家放飄地則鯨吞海吸而青樓  
紅粉名公鉅卿爭相迎迓近無不知其名者惜未大成  
而卒至今人傳之家嘗有竹數竿作亭其間名曰醫俗因  
記之以頌於亭然其文雖近謔亦足致理今舉此可知其  
餘也記云余退閒之志既不可醫乃挂冠神武門幾二十  
撰既而作老圃於家種竹管數十個皆着鞭持節因作小  
亭於其間為柱六覆以茅取窮朴之意坐於是亭則清聲  
戛玉鑿耳之喧囂幽香細細鑿鼻之銅臭柯葉如翠鑿目  
之蚤樓荀供茶饌鑿口之垂涎虛心動節又可以鑿夫自

詩卷三十一  
滿而失守者因取坡老詩名之曰鑿俗亭噫自非聖人貌  
無病病非六淫醫非盧扁病各有醫故醫貪夫以財醫誇  
夫以權醫好名之人以美譽醫好色之人以美女而總醫  
諸俗則必於此亭焉世有高梁畫棟而主人則俗者何不  
一過此亭然盧醫不自醫何也不能醫泉石膏肅吁觀於  
此文則麒麟植沒字碑可同也哉

鳳山休暑

貫雲石元功臣阿里海涯之孫名小雲石海涯號酸齋生  
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及長折節讀書遂仕為翰林侍讀  
學士後稱疾還江南賣藥於吾杭人無識者嘗休著鳳凰  
山有詩云路隔蒼苔卒未遍泉花如髮玉濛濛蛟浮海近

雲窓濕致怯山寒葛帳空高枕不知秋水開門忽見暮  
帆東物華萬態俱忘我北望惟心一寸紅又臨終作辭世  
云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  
海天明月一般圓洞花幽草乃妾名也予舊有其集詩不  
滿百前律所未載也今北山樓雲庵乃藏修之所

東海題壁

華亭張東海汝弼雅善作草書詩有高致雖歷官粉署而  
聲華籍甚玉署不能容遂出守南安南安小郡也以張故  
為名邦朝

觀至京師因訪於學士之宅學士方有客且輕郡守之名却  
而不見不知其為張也東海題其壁有始知東閣先生貴

詩卷三三

八

八一三

不放南安太守叅之句拂袖而去學士出見之懊悔弗及  
明日追之已行矣

箕詩改紅白

嘗有人召仙請作梅花詩仙箕遂寫王質亭亭清且幽其  
人云要紅梅者即承曰着些顏色點枝頭轉童睡起朦朧  
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鷄冠花詩亦如此改其詩  
云鷄冠本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為五更貪報曉  
至今由帶一頭霜

虎歌

弘治初錢塘安溪山多虎患縣令徇人捕之一日而獲三  
虎縣令獻於鎮守鎮守府喜加以美言益火之然令實貪墨者

焉時有府辯俞鳴玉善譚賦作詩嘲曰虎告使君聽我歌  
使君比我殺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亦  
得詩人之意焉

東坡孤鴻詞

東坡在黃州作卜筮于山谷以為不喫烟火人語至今傳  
誦其詞云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  
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  
寂寞沙汀冷一本作沙汀冷予謂句則極精托意深遠似不  
可以易解也後見詞學堂錄解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  
時也幽人不待志也獨往來無功也驚鴻賢人無所自遂  
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

詩卷三三

八

八一四

肯棲不偷安於高位也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以為得音  
但意鴻不木棲今日揀盡寒枝未免背理不若易枝為蘆  
耳每語人上以予為是昨讀野客叢書方知所以乃東  
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惠有温都監文頗有姿色年十六  
而不肯聘人聞坡至相隣温謂人曰此吾婿也一夜坡吟  
咏間其女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窓則女踰垣而去坡物色  
得其詳正呼王說為媒適有過海之事此議火寢其女不  
久卒葬於沙灘之側坡回聞之悵然故為此詞也又隋李  
元操有鴻詩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中似亦有木棲矣  
自悔讀書不多也然又思東坡之事已矣朱子解易亦曰

鴻不木棲或得平柯則可以安今詩止用一枝字然碑理  
耶叢書無刻板錄之

詠晴艇

王振鵬元世祖時人善詩畫仁宗賜號孤雲處士予幼時  
見有晴艇詩畫絹於里中旌德觀誠妙筆也詩有黍離之  
哀想宋季之遺黎其卷多人題識今亡矣今以記憶者  
錄之於左其自題晴艇詩曰露涼芳草晚風吹紗翼輕明  
水影歌莫使臨平山下去眼晴雙眩碧琉璃末二句意其  
寫圖之時必伯顏駐師皋亭蟻碑之日不忍故國垂亡而  
虞時之規杭得詩人之地也故和者雲間張耳云翠華銷  
盡屬秦火四翼低飛兩眼歌秋水菰花搖落久也愁點碎  
詩卷三三

碧琉璃嘉禾周昇之晴艇偷眼藕花風滿地胡蘆遠美宮  
怨入孤臣詩畫裏百年遺墨酒啼紅張世鳴云花落清明  
陣陣風臨平山下舊行宮晴艇不管興和廢猶掠殘香覓  
怨紅平湖滿寔云不隨沙鳥度凉風款款孤飛過舊宮十  
里湖山依舊在野蓮無主向誰紅仁和夏時云晚起胡塵  
張滿天眼愁側視嚇腥膻飛來小影風蒲外紅藕花開不  
及前仁和劉邦彥云舞風點水得人憐轉盼雙晴碧玉圓  
莫向臨平山下過藕花風景不如前

七修類稿卷三十三卷然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三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詞文類

重作栢梁體

唐景龍四年正月五日中午宗移杖蓬萊宮御大明殿會吐  
蕃騎馬之戲因重為栢梁體聯句一首詩云大明御寓臨  
萬方對顧歎內政翊陶唐唐皇驚鳴鳳舞何平陽長安秦  
樓魯館沐恩光安樂無心為子輒求即太平雄才七步謝  
陳王重狂當熊讓華愧前芳上官司銓管恩可忘吏部  
隄文江學海思濟航鄭萬邦考績臣所詳武平  
著你不休出中腸鄭推豪屏跡肅嚴霜大鑄

詩卷三三

非開嶽造明堂

所作大匠玉醴由來獻壽觴吐蕃舍人鳴

呼此中宗所以點籌於后也栢梁之作君與臣下而已未  
聞后與公主昭容可與也太宗作宮詞使虞世南和之而  
虞尚以體非雅正不奉詔今君臣后妃外及夷人雜然磨  
酬銛不為惟不知當時何無世南者也

巾詩

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焉以巾易帽四方效之然巾本古  
冠服也一時變更自覺駭異况販夫走卒亦有戴之者以  
其價廉易辨而耳殊可惡也於時予有俚語四句以詠人  
人俚曰忽出街衢不奈有今時人物古衣冠望塵走俗人  
心厭况又庸人戴一般友人孫體時一日戴巾來訪恐予



謂之途中預構一絕予見而方笑孫對曰予亦有巾之詩  
君聞之乎遂吟曰江城二月暖融融折角紗巾透柳風不  
是風流學江左年來塞馬不生踪二人相對一笑孫善詩  
字雜作尤佳一時有聲場屋惜不能一第而卒

唐為晉諱

晉史中台星折時以為大異張華詩應其禍唐太宗詠司  
馬彪續誌却云政宣竹律知時平玉條備豈非唐為晉諱  
耶

詩文論于蕭愨是非

竊論程尊敬作于蕭愨旌功錄叙有曰當 景帝之不豫  
也公與廷臣上疏請復 憲廟于東宮期必得請乃已疏

詳卷三十一

八

二

再上至闕門而石亨等以是夕奉迎 英廟于南宮復位  
改元用大學士徐有貞策即誣公等以大逆下之獄給事  
中王鎮等為之 廷劾至言臣等與于其誓不同朝左都  
御史蕭維禎等為之 廷鞠則謂于其等意欲迎立外藩  
以危宗社奏上 英廟持之而有貞進曰此非今日之事  
為無名由是議決蓋國史所書炳如日星而天下之所共  
聞者也嗚呼自昔權奸將有所不利于忠勲之臣則必內  
置腹心外張羽翼蛇盤鬼附相與無間而後得以逞焉若  
漢太尉李固之死梁冀宋丞相趙汝愚之死韓侂胄與蕭  
愨公之死石亨一也夫以胡廣京鏜執政而馬融為之草  
奏李冰為之疏詆司刑之臣又相與文致之而后衣冠之

禍成故竊以為蕭愨公之死雖出于亨而主于柄臣之心  
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禍之罪則通于  
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亦豈可緘然而自異于孔氏之  
家法哉此段可謂得當時事情之實而斷之明決也李空  
同為于公祠堂記有曰予觀今人論蕭愨公事未嘗不酸  
鼻流涕焉蓋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  
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  
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豈不思勇士不忘死  
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  
將軍彘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嗚呼難  
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遠智歟而賊酋

詳卷三十一

八

三

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 天  
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  
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  
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賜言曰豈不聞社稷為  
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與且 太子之  
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  
膺怒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  
獨咎予也嗚呼傷乎傷乎此段可謂既能明于之功與心  
又能推原致禍反覆變化文益奇而公益崇讀之真有酸  
鼻也不知文刺史漫抄云錮南宮易 太子為公之罪予  
以辯之矣觀類近時鄭 繼之詩又曰雖重獲罪於社稷功

不小不知何罪戾耶可笑可笑

杜苜娘

高髻雲鬟新樣粧春風一曲杜苜娘司空慣見海閒事惱  
斷蘇州刺史腸此詩唐宋遺史以為劉禹錫罷蘇州過杜  
鴻漸飲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驚問之曰即中席上  
與司空詩因遣某來問何詩答以前詩唐詩紀事亦曰禹  
錫赴吳臺揚州大司馬陸鴻漸命妓侍宴類聚又以爲韋  
應物過鴻漸之事予意劉禹錫韋應物皆爲郎中皆刺史  
蘇州但鴻漸未嘗爲司空且大曆四年死矣韋在蘇州乃  
貞元間去杜死口廿餘年劉在蘇州元和間又遠矣韋劉  
且不論决非鴻漸必然考之元和間杜佑爲淮南節度正

詩卷三三

八

人四

揚州之地工部侍郎之陞也必誤爲杜鴻漸否則爲白  
樂天正與韋劉同時又皆狎浪詩酒者也

啄木

啄木本名鴛也俗稱啄木異物誌謂大如雀喙與足皆皆  
青已今所見相符但形大於雀而時有紅嘴者及見王元  
之詩曰淮南啄木大如鴉頂似仙鶴堆丹砂則形色又異  
之矣後讀爾雅翼方知有兩種大者頂有紅毛謂之山啄  
木然以青色者爲主故內經載青綠之羽蟲是也魏野咏  
曰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馬道曰不顧泥凡及惟貪得  
食多乃一戒貪而一言材亦各寓意之不同皆得詩人規  
諷之情

荷樓詩

野牛蟬聲

宋方圭好以詩譏人一日宋庠宴客於平山堂圭談詩不  
已偶見野牛沈水挨癢宋因曰野牛恃力狂挨癢有客對  
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圭幾與毆不义圭有連坐之禍又宦  
客陸某出言無忌一日與客同宴偶聞蟬使客咏之客  
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梁莫倚高枝縱繁響  
也應回首顧螳螂自是其人少戢後乃善終予思近多此

詩卷三三

八

人五

輩不以陸爲法方爲戒鮮不仆也

左国幾

開封舉人左国幾妹夫不憐其妹取妓以充後房一日妓  
逃而左作詩去嘲之詩云桃葉歌殘事可傷家池莫養野  
鴛鴦閉門連日春容減仍對無鹽老孟光世傳誦之予以  
詩則妙矣乃狎語也在左爲之不當

瞿宗吉

吾杭元末瞿存齋先生名佑字宗吉生值兵火流於四明  
姑蘇明春秋濬貫經史百家入  
國朝爲仁和山長歷宜陽臨安二學尋取相藩藩屏有過先  
生以輔導失職坐繫錦衣獄罪寘保安爲民太師英國張

公輔起以教讀家塾晚回錢瑤以既卒所著有通鑑集覽  
鐫誤香墨集剪燈新話樂府遺音歸田詩話興觀詩順承  
稿存齋遺稿詠物詩屏山佳趣集全稿餘清曲譜皆見存  
者聞尚有天機雲錦遊藝錄大藏搜奇學海遺珠不可復  
得也予家又有香墨續味香墨新味各一百首皆親筆有  
亭觀此則所失尤多也昨因當道欲得先生事實書集詢  
之子孫悉悉十止二三誌銘亦亡之矣因述其梗槩又嘗  
聞芝草事一律云過却春光獨掩門洗愁漫有酒盈樽孤  
燈照石心多感一劍橫空氣尚存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  
中夜舞劉琨平生家國繫懷抱濕盡青衫總淚痕讀此亦  
知先生也噫

荆叔詩

唐詩正聲載荆叔題慈恩寺塔詩云漢國山河在秦陵草  
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予嘗以此詩於塔無相涉  
後聞終南山有小白石處刻一詩足有唐風字乃晉體深  
五七分惜無名也傳其句又是前詩及讀唐詩紀事而此  
詩亦曰題塔又係於無名之下但又註曰不知何人題名  
荆叔予復疑之因考姓氏諸書並無荆叔之名而紀事可  
謂收唐人能詩者盡矣所以復註如此此特好事者偽名  
偶無此詩於塔高棟不考而遂編入於正聲必矣昨會史  
乾用云親見此詩於慈恩塔果小白石字刻如前所聞在  
塔之頂並無人名然後方知前詩必題終南者好事者

移於塔如孟東野味黃薇之石今移於史給事家也

和詩

今人但知和詩不知義有三焉依韻和之謂之次韻或用  
其題而韻字同出一韻謂之和韻如張文潛離黃州詩而  
和杜老王華宮詩是也用彼之韻不拘先後謂之用韻如  
退之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然唐以前亦未聞也必有  
賡焉意興而已觀文選何劭張華二陸三謝諸人贈答是  
可知矣就使子美不過如是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  
此外更何求杜則曰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送韋迢  
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迢則曰相憶無南鴈何時有  
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惟元白二公多有

次韻陸皮則盛之矣至宋蘇黃輩唱一廢十甚則全集如  
蘇和陶是也嗟夫詩以道性情一拘韻脚縱有高義或不  
能用况短於才者乎且如東坡天縱在惠州寄鄧道士詩  
即次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上韻時事尚不同也庶或可  
展其才然拘之即有工拙草云今朝郡齋冷或憶山陰客  
湘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  
滿空山何處尋行跡蘇曰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  
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  
人空飛本無跡觀此二詩已覺有性勉之別至於韋結二  
句先輩以為非復言語思索可到出自天然若有神助然  
則蘇結安能及之

于肅愍詩

于肅愍公謙為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遇惡客劫舟遍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亦不忍取去及還朝並無一物餽送自作一詩云手帕磨姑及線香本省民用及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卿閭話短長噫此人之不可及而後功業之如天也

胡王詠女史詩

國初海寧胡虛白號斗南王統間錢塘王致道號蘭楚皆一時詩人集未見也嘗見其詠女史之詩今各錄其一題者二首餘可知也胡題揚妃教鸚鵡念心經詩云春寒卯酒睡初醒咲倚東窗小玉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

讀卷三

八

八

念心經王題揚妃云禁苑養驕兒兒嬌母命危窶斜山路險不似在官時胡題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玉笛吹殘步障風狂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鴻王云主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違身為金谷土魂作彩雲飛冲雅規刺皆有詩人餘意

仟佰

前漢食貨誌曰亡農夫之苦有仟陌之得顏註仟謂千錢佰謂百錢文字音義又曰仟謂千人之長佰謂百人之長此仟佰說錢說人漢誌元帝紀曰出入仟陌師古曰仟陌田間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陌此仟陌又從字矣然漢誌又曰商君壞井田開仟佰而陳勝傳蒼曰蹠足行伍倪仰

仟陌則說田廛又從人說人廛又從阜考之韻會仟字下仟佰之得通作仟陌字下市中街亦曰陌通作佰則是古字從人從阜通用之也昨讀玉篇於人部則載錢於行伍之仟佰於阜部則載田之仟陌似較韻會又明白

詩字不穩

鄭谷咏鷓鴣曰兩昏青草湖邊過嘗讀埤雅鷓鴣最惡濕天陰即以木葉被身安有兩昏時而尚於青草湖邊飛耶又如林逋之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鈞軒對則佳矣不知鷓鴣未嘗木棲也雍陶咏鷓鴣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在當時馮明道輩舉此為陶警句予以易過行立二字儘有理趣蓋行於青草必是鷓鴣矣立傍白蓮魚安

讀卷三

八

九

知是鷓鴣否則人遠視亦未知為鷓鴣而行動魚不知耶又如張仲達之滄海最深處鱸魚何得歸嘴脚何長也李商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弦五十弦自有故也豈謂無端辯類已言矣此皆顯名之詩礙理有如此詩豈易作耶

趙武孤兒事

予嘗辨明趙武之事苟不見春秋二傳史記諸文於前觀者以前日之言為主一時尚疑特併錄於左  
史記晉世家曰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盾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

史記趙世家曰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  
 提鵠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之三年賈為司寇  
 乃治靈公之賊衛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  
 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  
 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  
 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  
 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擅  
 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  
 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  
 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  
 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

詩卷三十三

八

八

兒絳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  
 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  
 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  
 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  
 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即程  
 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  
 之隨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  
 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  
 為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  
 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召趙氏孤  
 兒匿之宮中名曰武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

諸將而見趙孤諸將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  
 命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  
 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  
 武田邑如故

春秋經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曰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  
 為亂欒卻為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趙氏畜于公宮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宜孟之忠而  
 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天  
 豈無辟王顛前誓以兇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  
 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詩卷三十三

八

八

胡傳曰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譖於晉侯曰原屏將  
 為亂欒卻為微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  
 君曰成季之勳宜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  
 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卻害之也  
 劉向新序邵子經世曆皆據史記趙世家書之元金仁山  
 前編又復踵修二三大儒因襲承訛遂為定論世惟知屠  
 岸賈之殺趙氏而程嬰匿孤復雙也後又編為戲文人第  
 以為實事殊不知信史不如信經通其信諸儒遠者之傳  
 孰若信聖人近者之言哉豈惟牴牾者為可換而辭言不折  
 衷於聖人可乎春秋既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胡傳據  
 左氏之言以註之未聞有屠岸賈之事也若以馬遷趙世

家之說為信則事在晉景公之三年已誅趙括趙同趙嬰  
齊而立武矣安得至十七年世家文又誅同括而立武  
耶且景公十七年正魯成公之八年左氏之言正附夫子  
之經晉世家為可信矣然則三年之事非妄乎或者止書  
誅趙同趙括春秋左傳豈應又併趙朔滅之而有立  
武之事耶立武之事晉世家未喻年趙世家至於十五年  
之父馬迂亦自矛盾也諸儒獨擬趙世家之言而不參會  
於晉世家是以錯耳以趙世家論之既曰岸賈不聽韓厥  
之言不請景公之命然則韓厥不可告君乎其後韓厥對  
君曰吾君獨滅趙宗似又景公知之也縱使景公不知成  
公之姊匿於宮岸賈聞產索於宮事變周章景公獨可不  
知乎苟權臣矯命上下無敢誰何固有之矣然則背戾於  
聖經差錯於年分不惟與左氏之牴牾而本傳於理於情  
亦自牴牾也或者曰金仁山不有二事之說汪德輔不有  
不足信之語予不多贅乎予曰仁山既疑為二事則當折  
其岸賈所滅之趙非趙朔之族同括之殺不當復稱立武  
庶幾不背聖經與傳也德輔既云與經相戾不足信又不  
能辭其所以之非以告諸人人嗚呼是非頗謬於聖人馬  
迂於此徵諸

七修類稿三十三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四

抗仁和郎英仁寶著述

詩文類

婦人詩詞

昔於雜錄中見席信道中有抗婦金麗卿之詩家住錢塘  
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平生慣占清涼國豈料人間有  
暑途豐城道中又有詩婦余叔柔浪淘沙詞雨溜風鈴滴  
滴丁丁釀成一枕別離情可惜當年陶學士孤負郵亭  
邊鴈帶秋聲音信難憑花鬢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  
晚菊滿寒城夫麗卿之識林和靖蘇東坡則已不能有出  
門擁蔽其面矣叔柔可惜於陶學士其意果何在耶可笑

可笑

評詩難

晏元獻喜論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  
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方善言富貴殊不知樂  
天以道此二句非富貴語是看人富貴者也故魯直矯之  
曰不如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好予以老覺  
之聯固不如笙歌者矣而笙歌燈火之說為看人富貴亦  
求之深遠魯直矯之二句恐亦僧堂道院之所有耶元獻  
何不自思已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可笑  
至於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富貴氣象形容  
盡矣

南詞雜拘字韻

樂府古體起自上古韻既不拘文或多音於而其來歷又看樂府詩章等書可考也南詞似多起於唐也如千秋歲荔枝香因貴妃誕日長生殿奏新曲二闕未有名適南方進荔枝遂以二詞名之念奴嬌名娼也故連昌宮詞有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河濫堆禽名也聲最羨玄宗一取其聲一取其名各以製曲菩薩蠻大中初女蠻入貢瓔絡被體號菩薩蠻遂製此也春光好因羯鼓催花花開而製惜未通知其祖於唐者蓋明皇知音律之故而後知音之臣因各祖之故竹間集名為填詞之祖而所集者自温飛卿而下十八人耳宋陸放翁又云晚唐詩格卑陋

詩卷三十四

八二

而長短句獨精巧後世莫及正指此也又如隨筆之辯伊涼州曲皆出於唐亦其一證然照字依韻名曰填詞今一詞之名雖同而文有多寡韻有平仄不同者不可辯明正無樂府詩章之書證之耳如康伯可之作應天長詠閨情云管絃喧綉陌燈火照塵香舊勝斷蕭娘愁歸路緩彫鸞獨自歸來凭欄情緒 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鱗鴻寄紉素枕前淚窓外雨翠幕冷夜涼虛度未應信此度相思寸腸千縷又曰管絃綉陌燈火画橋塵香舊時歸路腸斷蕭娘舊日風簾映朱戶鶯能舞花解語念後約頓成輕負緩彫鸞獨自歸來凭欄情緒 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鱗鴻

寄紉素枕前淚窓外雨翠幕冷夜涼虛度未應信此屬相思寸腸千縷然後篇比前多二十字矣葉少蘊之作念奴嬌詠中秋云洞庭波冷望冰輪初轉滄江浩浩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一聲吹破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過酒闌歌罷一舸意味難道 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嘆佳期難到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闌傾倒醉酌青樽嫦娥應笑猶似向來好廣寒宮殿為余聊借蓬島又曰洞庭波冷望冰輪初轉滄海沉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吹破層陰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深酒闌歌罷至今驚怒龍吟 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會難尋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闌重臨醉倒清樽嫦娥應笑猶有向來

詩卷三十四

八三

心廣寒宮殿為余聊借瓊林既換韻又換字矣此皆不知孰是原本孰乃非調豈非無祖詞以證之耶至於憶秦娥諸人所作皆仄韻者而孫夫人又有平韻者水龍吟本是首句六字第二句七字也如秦少游贈妓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綉轂雕鞍驟陳同甫春恨云開花深處層樓回簾半捲東風軟蘇東坡詠笛云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而陸放翁春遊摩訶池者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晚而首句乃七字第二句又六字矣柳梢青初起三句皆四字也皆用平韻如秦少游春景云豈知平沙吳王故苑柳衰烟斜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激處 陽關門外 軟紅牆頭紅粉深院誰家

周美成佳人云有箇人人海棠標韻飛燕輕盈酒暈潮紅  
羞娥疑綠一笑生志為伊入恨熏心更說甚巫山楚雲  
斗帳香銷紗窓月分着意溫存而李易安春晚者子規啼  
血可憐又是春歸節滿院東風海棠鋪綉梨花飛雪  
丁香露泣殘枝謝不比愁腸寸結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  
干風月此乃首句四字第二第三總成八字又是仄韻也  
至於瞿宗吉之辨漁家傲本頭句第二字皆仄聲起而揚  
復初凌雲漢乃用平聲起觀樂府似此不一若以周德清  
謂句字可以增損者論又非其名此或南詞北曲之不同  
也以予論之南詞但要音律和諧或不或仄俱可也二句  
合作一句一句分成二句者則句法雖不同字數不差妙

詩卷三十四

八

八四

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耳頭句不拘正如律詩之起亦然  
但多少數字似不可也况至於多少二三十字者若若歐  
陽公春暮摸魚兒捲綉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  
小池閑立殘粧淺向晚來紋如縠凝遠月恨人去寂寂風  
枕孤難宿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草露兩兩長相逐  
雙眉促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况伊家年少多  
情未已難拘束那看更趁良景追尋甚處垂楊曲佳期過  
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屏雲去時祝此則前拍第二句  
第三句多一字後拍第五句又少一字而前拍更字當是  
韻佳期過盡盡字是韻今皆無之恐決不可不入選者或  
是也故少蘊之念奴嬌或可而康之應天長原註十九句

則前闕決非夫歐之應天長又少似康不知何也

元末僧

嘗記元僧有詩云百丈巖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  
僧脚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又一云殘年節禮送紛  
紛盡是蒙門與富門惟有老僧塔下雪始終不見草鞋痕  
予以當時忻笑隱恩斷江無無極皆著名斯時要如二詩  
落魄高遠夫豈可到惜忘其名也繼而入我

天朝又若術斯道即姚成莫大功勳濶天淵超然入道關仲

猷勤無逸一如初皆化夷臣服其餘防季潭禪止庵洽南

洲復見心仁一初祿天然道竺隱羅夢堂輩或以詩文名

世或以輔藩有功十大高僧之說豈虛語哉不知亡國之

詩卷三十四

八

八五

時何至生人如此之多或曰此輩原非僧流入

天朝畏法而見之雖然今之時亦少若人也

更無一箇是男兒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軍皆解甲更  
無一箇是男兒世傳此詩乃花藥夫人蜀亡輦入後宮宋  
祖問而作者傳記雜編又載為前蜀王衍降唐時與聖太  
子作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街壁牽牛繫鼓旗二十萬軍  
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既皆蜀亡之作其辭又類正史  
不載者也當存疑以俟

蘇賈詩似

東坡梨花絕曰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



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賈似道寒食絕口寒食家  
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  
幾箇知然二詩同意而皆然但賈賊知人生無幾故乃就  
樂寫嶺不知兢兢報國非可以此意比也蘇詩予意既曰  
梨花淡白又曰一株雪恐重言相犯且不見咏梨花之好  
不若易梨花淡白為桃花爛熳更佳

沈園詩祖意

宋陸放翁沈園詩益因前室唐氏而作事具歸田詩話詩  
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  
曾是驚鴻照影來又云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  
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踪一泫然讀比夢瑣言唐江  
詩卷三四 八六

淮間有妓徐月英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  
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似陸詩之  
意本此

二僧詩累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庵皆有志事  
業者也遭時不偶遂鬚首而肆力於詩云故一初嘗云或  
從事於文墨非以廢道沾名蓋有不得已也止庵曰詩豈  
吾事耶資齋馮焉耳觀此可知矣入

國朝皆被詔至京後官僧司一初題翡翠云見說炎州造翠  
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為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  
止庵有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

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  
開窓戶不燒香晚風只有溪南柳又畏蟬聲鬧夕陽皆為  
太祖見之謂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謂我法網密耶謂德祥曰  
汝詩熱時無處乘涼以我刑法太嚴耶又謂六月由淺三  
年未長謂我立國規模小而不能興禮樂耶頻掃地不燒  
香是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却不肯為善耶皆罪之而不善  
終

述懷詞

成化間仁和教諭聶大年以詩書名世人來乞書多以東  
坡行香子馬晉滿庭芳應之二詞一言不必深求問學一  
言仕宦亦勞皆不如隱逸之樂也後聶召至京修史而死  
詩文卷三四 八七

貧不能斂似若預為已言者然二詞亦果痛快今錄之藁  
行香子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  
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  
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做箇閑人對一張琴一壺  
酒一溪雲滿庭芳云雪漬疎髯霜侵衰髮去年猶勝今年  
一回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除非是月下花前  
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  
又凄然想山翁野史正爾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  
下林邊如何好是松江上閒了釣魚船馬晉字孟昭仕國  
初是下人也

釋疑字樣

一字有二音不同而所指多程語誠不可不識也故王篇之前以為奇字特錄出示人謂指迷也余惟或二字俱要換音者或只換一字音者他書所載倍多王篇惜不能記憶也今以知者補王篇之不足錄之藁而尚俟日益之耳

星宿八宿是也番禺州名款乃中歌聲瀧水雙

德慶府萬侯高奇骨句讀句音句讀點但免五世親汨羅音

博羅縣名一音泮音河音減音歌音蜀音肩音頃音沒音突音漢音可汗音漢音唐音

音漢羅音江音名音一音泮音河音減音歌音蜀音肩音頃音沒音突音漢音可汗音漢音唐音

虜國閔氏奴妻也音角里音結音理音四音龜音茲音立音曹大家音

王已上玉篇者月支音肉音身音毒音天音魯般音下音樊於期

烏毒露音卿食其音下音寧馨兒聲音去音僕射音夜音姑射音

益無射下音淳池河名音馱音疆場音盟津音國土音

詩宋卷三四

陶甄音堅音又音增繳音下音抱鼓敷音琅邪音下音邪谷耶音

繪巾音上音繪二音儀樽音上音率更上音盤殮音下音孫矛盾音

切黃能下音奈委音蛇音移音於音戲音鳴音呼音尸解音下音般若音

惹釋衆生音上音釋落魄音託音隱音几音野音燒音去音母音仞音

賈見今音濟音龍音允音趙音奪音方音與音趙音縣音名音糊音塗音突音遠音去音聲音

除縣南音龍音允音趙音奪音方音與音趙音縣音名音糊音塗音突音遠音去音聲音

遠市涯音牙音詞音押音些音楚音息音小音切音秋音軒音胡音痛音額音也音關音

切赤弱音奴音料音切音尿音宿音留音潘音秀音相音宅音地音壁音掘音囊音尺音讓音

與臣射音讓音揖音厭音下音引葉音推音手音日音亡音慮音上音倒景音下音耐可音

能上音詠讓音亦音詠音也音郎音罷音下音相父音陶音隆音準音下音休告音下音耐可音

朶音阿誰音上音齊葉音密音扶音服音陶音曲音逆音下音睡皆音下音耐可音

墨尿康居音下音函谷音

仇山村  
山村先生仇遠字仁近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博通經史賸有詩聲惜未見其集以行世也至元中薦為溧陽教諭轉寶慶路教授不赴改將仕郎杭州路總管府知事致仕就家錢塘今西城脚下尚有遺趾在焉年八十卒塋錢塘北山棲霞嶺予在抄本中見其閒居十味因錄於藁

詩云  
昔前紫蔓金絲草籬壁紅垂錦帶花梓澤平泉易鋪歇春留富貴與詩家  
樹隔殘鐘遠欲無野雲漠漠雨疏疏飛蚊盡逐南風去父子燈前共讀書

仰屋著書無筆力閉門覓句費心機不如花下冥冥坐靜看蜻蜓蛺蝶飛  
鶯花常曲舊時遊老去閒情已五休却笑東風無檢束又隨飛絮過南樓  
鳥爵喧秋未肯棲狂風吹樹影離披屋邊尚有斜陽在更看山人一局碁  
風挾濃雲起砲車拍窓雨脚亂如麻山中茅屋應安穩不問溪聲送落花  
新竹脩脩綠覆牆讀書門戶亦陰涼道人清福不肯受却入西山看夕陽  
翠袖佳人倚暮寒雙禽踏破王欄杆空山月落春風換點

詩宋卷三四

作羅浮夢裏看

茶甌紗帽慣迎賓不是詩人即道人細雨斜風君莫出綠  
陰門外有紅塵

珠簾玉柵綺羅聚猶有承平京洛風飲罷歸來遊騎少一  
庭明月夜方中

王張臨終詩

嘉靖丙午秋杭友王時雨謝張文東冰卒王布衣而張貢

士張方三十餘而王則七十矣然皆以詩鳴時計其才學

王不逮張遠甚臨終王有三律張亦有三絕王則近理而

張浪言也豈非又在於素養而不可論其才學錄以喻吾

徒王詩云青鏡看餘醜愈羞瘦形真類活骷髏有書數卷

兒堪讀無力千鈞德可修生際太平今七秩好還造化近

新秋瓦棺衣紙山人事寄語漁郎莫笑尤南北東西走市

閨獨慙無補在人間三春花鳥湖山麗二雅風情日月閒

塵海遊魚今又古庭槐戰蟻去仍還平生心事明如鏡便

對閻君也好顏三度饑年一病身二毛疎落不勝貧誰聞

玉食層霄客獨念茅蘆薄命人推枕未尋深竹木酌泉聊

與淨埃塵靜原世故真蕉鹿強倚蓬牕獨自吟張詩云寄

謝親朋兒女曹歡娛然恨一時消從今結束歸家去水自

深兮山自高有身有累負沉痾何似飛禽入網羅幸得脫

然高舉外小兒造化奈吾何吾是蓬萊一散仙塵緣不斷

枉牽然追思三十三年事雲在青山月在天

東坡詩集卷二

予書室之外有燕樂堂期類講學宴飲則於此焉因見序

錄述古人薄養之言少為增損配以古人求益之事揭二

紙於壁一以代求益之告一以免薄奉之罪今錄置藁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

彈吾文有不善應時改定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

僕自以才不過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

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邪又任昉為王儉主簿

儉出已作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予定

吾文由是敬好終身吾嘗嘆此二事達者之言每對客曰

為笑談今世俗相承所作詩文或為人所詆訶雖未形之

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嗚呼今人一善而倖倖自得

視此不有愧哉予嘗願學而人不屑教故特書之客座以

代夫求益之告也○晉陸納為吳風太守至姑孰辭桓溫

因問溫公酒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

肉不過十醬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後伺溫問

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忻然納

之時王坦之刁爨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秤客主

驚愕納徐曰公飲酒三升納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

餘溼溫又賓客並嘆其率素又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

郡牧則官皆客至未嘗不飲或三行五行酒沽於市菓止

梨栗有止脯菓人皆不相非也嗟夫此事吾子奉已待賓

之瀟深有取焉今人少薄遂以為鄙不知此何益也且日  
用不細吾故備錄一通於燕樂堂或大賓見之亦不罪予  
之薄奉也

蝦助詩

層濤濡沫綴蝦行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成紅玉脆天  
風寒結紫雲腥霞衣褪色脂流滑瓊縷烹香酒力醒疑是  
楚江萍實老誤隨潮汐落蒼溟右蝦助詩乃元薩天錫作  
也薩詩予家所藏可為全矣亦失此律况膾炙人口特書  
之

鹿麋

昔王荆公創字學而為東坡問以鹿麋二字之義遂不能

答殊不知麋字說文鹿行超遠也假借為粗細之粗乃古  
文也奔字說文走也從三牛者亦古文蓋古文雖曰出於  
蒼頡而其時不過觀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迹以成文六  
書之義少也其後列國各為制字又自不同觀通志引證  
一代殊文諸國殊文可知矣故鄭樵曰先儒以義理說文  
字者徒勞心力耳是古字可以義理會耶荆公號識古文  
不能答此則又何耶

禪月大師

僧貫休俗姓姜氏字德隱號禪月大師金華蘭谿人生於  
唐末以特得名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  
驤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菜子

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  
時萬戶侯王語之曰詩則美矣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  
見師喟然曰州不可添詩亦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之不  
可飛耶遂杖鋤去之至富春申屠山大樵寺之南誅茅棲  
息後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 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  
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萬山 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  
景巴歛陳貢愧非才自慚林藪龍 七卷然亦善繪本教之  
達遇之甚厚終於蜀也有西岳佳 類世傳篆書亦不合法  
像唯羅漢最著多作古恠之貌不 者少也  
也近世止知不肯改詩之事餘

百篇試

唐有日試百篇宋太平興國五年趙國昌應百篇科自陳  
求試上親出五言四句曰松風 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  
春池兩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為五篇率四韻至晚僅成  
數十首特賜及第紺珠所載如此中吳紀聞却作孫奭時  
號曰孫百篇不知何也

類稿二十四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五

詩文類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事物自然對

江陵縣勞勞亭都人遊可對陶穀化化陶以粗紙供濕  
復抄二世號棋為木野狐以六婦可對茶名草大虫唐茶  
藏人畏羊曰笑髯主簿循曰以咏參軍亦皆自然可對也

李騫期

劉越石扶風歌有云惟有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  
罪漢武不見明李騫期陵耶子耶官耶

宋戴遺詩

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  
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龍蛇鳳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  
物也惜為杭守張公取去今留字士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  
知遺落多矣予家又藏公與公九靈寄答古詩各十首考  
之九靈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詩集皆無之且書乃當時吳  
德基而題跋則王華川揭少誼胡仲仲輩而又裝潢成軸  
襲以文錦安知又不為他人之取乎苟或敗壞千古理沒  
特錄置於藁則又傳述一世可彰者衆矣亦慊收藏者之

宋詩云

眉入山林已失山林性玄道亦何為使之仍遺病熱

亦不舒攻上風逾勁僅存氣半以養此一朝命命豈復  
吾乘化共歸盡方州羅夾巷下且寓幾姓大運既如斯何  
須苦心競但我逆旅中百感日勿文橫交橫復焉如驩然且  
孤味○山中有玄鹿西行正欲飲眾草吐芳滋朝夕樂我  
饑偃仰青石間和鳴靈渚麋何誰施網罟生致來軒墀赴  
蹈絕湯火奮觸無完肌亦知二八地問父安豈其宜 恐棲  
長林庶可免禍機禍機既弗脫死生一任之唯思石床前  
有薇與雲齊即當謝羈絆采采不知疲窘束勢方固安能  
遂吾私○昨日非今日明朝更今朝事變來如雲斯須無  
根苗紛採不可遏冰溢火復誰三人壽蹤金石剝削當亦銷  
所以古達士心冥萬物交流口口不受雲迴騰任成濤况當

詩集卷五

八

八

二

九春時一青發新若好鳥從去木來飛鳴羽翹翹中借律呂  
音聽之比咸韶盎然太和內虛息秋毫吾身且并忘誰  
復慕蟬貂○洛陽有名園奇肥洩春和椅旋向人傾嬌麗  
明綺羅曾未挾日間飄雲隨一風沙豈惟花獨然撫躬良自  
嗟昔年髮如漆轉盼已半皤此身元無根寧不隨歲化東  
衢西巷間逝者日苦多唯有山上石亘古終不磨况亦有  
時泐尚何恤其他我年踰半日來日知幾何誰家有美酒  
鼓缶共高歌有酒不高歌銅仙將見何○盈盈白面生騎  
馬出重關鉄衣何嶮嶮寶刀綴雙環左右千貔貅綉旗隨  
風翻自云將家子執節征日繼常從大將軍三箭定天山  
飄搖意氣得秦華欲成吞車加取震駭之嗒嗒咸長嘆

章句生棄擲同糞丸我固孱弱軀久服章甫冠世間紛擾  
徒如何學神仙為恐壽命促汲汲求長年中開龍虎鼎烹  
煨日月魂迴復存一氣去入無窮門日瞻九霄上白鶴來  
翩翩崗颺吹弗休跬步不可前迅景若流火顛髮白被有  
鬼啼丹臺下令人心鼻酸禹書或飯牛海風管引船羸劉  
有遺輒皎若明鏡然吾身無百年先後終凋殘幸有一寸  
心萬世能長存○華齡事舩翰志可移南山學染血色絲  
織成鳳與鸞如何中歲論厭讀仍厭觀豈為血氣衰惡此  
葩藻繁至人抱太素直溯羲皇前一塵不可浣白王為肺  
肝方知始學謬中夜發哀嘆瞢瞢夸毗子反謂為迂頑驅  
雲駕飛濤欲使歸筆端憐之不敢嗔再拜相與言床頭有

詩卷三五

八三

周易時時宜細看○誰家有高樓朱戶凌雲開綺帳結流  
蘇衆色何蕤蕤朝庭舞趙女夕譙歌吳姬笳簫雜琴瑟其  
音愴以悲自謂永世樂千秋長若斯豈知旋踵間樓毀人  
亦隨荒烟壓白草寒蟄向人啼盛衰固不常居安可忘危  
感予夜不寐冥冥起遐思鶉衣坐西軒浩然千古懷○我  
坐我不憚我行我悽辛我生七尺軀不樂復何因成童即  
窮經豈因墮白紛為是動中懷有浹沾衣襟犬馬齒未衰  
但當日加勤一息能契道何須浪云云年當四五十所愧  
在無聞於此苟不憂可復名為人是非姑置之取琴彈秋  
雲琴中有至和忘悲以懽忻所傷至已乖何能飽吾神

戴詩云

結廬在窮巷藝藿仍種葵謂將究安宅何意逢亂離三  
去復還隣室無一遺我屋雖僅存糞粹葵亦衰海田既遭  
變井邑還日非扶杖一行游歷覽多所悲本不居市屨悔  
之將何追○庭前兩奇樹常有好奇容色年年遇雪霜誰謂  
寒當易道喪涉千載親友誼日薄既貴乃忘賤歲晏孰堪  
託厭此里中居行行至徐國不見新相知惟聞古時迹古  
有延陵子施恩死逾博一朝協心許寶劍非所惜此事難  
再逢吾行復何適○辭家獨行邁捐軀遠從戎已謂勳可  
建如何志無終主將東南征桓桓震群雄苟秉先登羽即  
定一舉功自非陳力徒亦可備折衝制勝兩楹內設奇尊  
俎中獸尚憚為犧人豈昧藏弓况復已多賢何能奮薄躬

詩卷三五

八四

○東州有一士與世亦殊論借問何所殊守賤與安貧好  
爵吾不貴至寶吾不珎聘幣照閭里視之若浮雲灌木荒  
繞舍辭蘿深擁門豈忘其靡麗苟得非所欣舉世少知者  
我獨慕其人時時往見之聊用瑩心神願言携壺約長與  
爾為隣○窮居寡人力繞屋荒草莽紛紛集鳥雀窳窳絕  
輪鞅病夫亦何為呼兒具藤杖時復林野中披榛獨來往  
田父荷鋤至相與飲真賞寧知雨露深但說桑麻長人生  
適意爾何事臨時網○少小秉微尚將心在六經冉冉年  
歲遲乃與塵事冥入秋多佳日何以陶我情園蔬親可摘  
新穀亦既升命室釀美酒一壺聊復傾兒女戲我側親戚  
還令并此事已云樂吾生豈無成俯仰百年內忽如流電

家飛瓊扶上紫香車玉簪墜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  
又黃魯直題水仙亦是此意凌波仙子生塵襪波上盈盈  
步微月被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奇熱絕然三詩同一  
機軸工巧畧異

狀元詩識

黎狀元淳初膺鄉薦至京師將禮部會試時盤礴間聞  
酒樓上有婦人喚其名舉頭視之則角妓也乃知為同輩  
所啐于是登樓吟曰千里遨遊赴帝京忽聞樓上喚黎  
淳狀元自是天生定先遣嫦娥報我名已而果然

白鵝駕象歌行

唐有舞馬祿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時又有儀賜以緋  
詩卷三五 八六

衣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坐側儀忽擲號裂衣溫叱殺  
之此世皆知也若宋亡崖山時有白鵝見幼主崩哀鳴躡  
躡竟墜水死元有駕象

大袞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爰下國初林卿子羽有義象行弘  
濟間主事張廷實有白鵝歌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舞馬  
繼後亦有伍象行云有象有象來大都大江欲渡心咨且  
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眾象俱象如勸之拜怒鼻觸  
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鋪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垂  
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眾官束手莫敢屠侍衛傳宣呼壯  
士披甲各執丈二受象戰久不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正  
每巡幸象常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

原缺

第一〇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頁 五

豈能紫泥函封載玉璽萬樂乖擁群龍趨玉璽歸沙漠龍  
亦歸湖所以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為枯嗟爾食祿人空  
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  
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索爾何污天子垂衣治萬世  
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白  
鵬歌云君不見瀛南秦吉了餓死不首蠻夷立又不見唐  
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喉嗟爾白鵬急主難委質翻配  
三忠傳憶昔海黃鸞四塞天狗如雷墮東北三辰鏖戰日  
無輝伏屍百里海盡赤六軍披靡可奈何雲從飛龍赴碧  
波白鵬籠中起踟躕恨不搥劍揮長戈劍欲截斷秦政首  
戈欲鑄絕宣慰願請回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揮一帚皇

詩卷三五

八

七

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吾心悲聳身直翅輕一躑竟與  
金籠飽鯨鯢為虎白鵬乃羽族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則  
中拉脇奴禽獸之心人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筭來何如  
嗟此禽羽衣縞裳奪霜雪忠肝義膽鸞鳳首只今茫茫海  
天角魂逐三忠戲冥漠千秋化作精衛翔悲鳴直待滄溟  
涸

對聯

吏部許尚書讚乃導亦吏尚書也已先為戶部尚書兄詔  
亦嘗為南戶尚書也吾友俞子木為作一對云父冢宰子  
冢宰秉一代之銓衡兄司徒弟司徒總兩京之會計又友  
陳敏之木天台人也受徽州歙縣訓導書一聯於衙曰四

萬八千丈山中仙客三百六十重灘上閑官一則不可移  
步一則天生切對

人影詩詞

嘗聞近時有味人影一詩膾炙人口予意佳固佳矣然格  
律卑下不免有沾皮帶骨之誚昨讀詞學筌蹄有揚樵雲  
一詞尤佳也今併錄之於彙以見人才之高下如此詩云  
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同靜坐每  
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將暝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  
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待時明詞云只道空烟又疑流水  
依依却是行雲了然相對又是夢紛紛半面春風圖畫黃  
金在難鑄昭君溪橋斷梅花晴雪端的白三分 真真難

詩卷三五

八

八

喚醒三年抽藕織得榴裙甚徘徊窺鏡交翼鸞文一片飛  
花來去并刀快剪取情紋無情處分明着眼強半帶春醺

沈明德詩

弘治初杭庠生沈明德宣嗜酒能文尤工於詩畫蕭散不  
羈視功名如敝屣也一時當道重之嘗以課試不完童學  
憲副吳原明因其疎于經學且重聽命賦耳聾詩且限韻  
焉因草書耳聾二字於水板沈望見耳脚帶長以為打字  
也亟奔去復召喻以作詩遂口占云紅塵飛滿舊青衫貧  
病年來笑更煎四十無聞聾亦順半生多事老何堪山蟬  
一任鳴方歇穴蟻從教闢正酣兀坐無言心似水對人袖  
手倦清談後應真授安慶府學訓導以內艱起復之京竟



能之已千之音初曰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  
觀其志而知其德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用衆曰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孟子曰楚大夫  
欲其子之齊語也使齊人傳之此呂氏本前人語也本生  
曰華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劉子期論曰萬人彎  
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盡數曰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  
其火則止矣董子曰湯湯止沸不如釜底去薪又曰父不  
能傳之於子臣不能入之於君韓子曰使道而可傳則人  
孰不傳之於其子使道而可獻則人孰不獻之於其君此  
後人本呂氏語也

三詩一格

詩卷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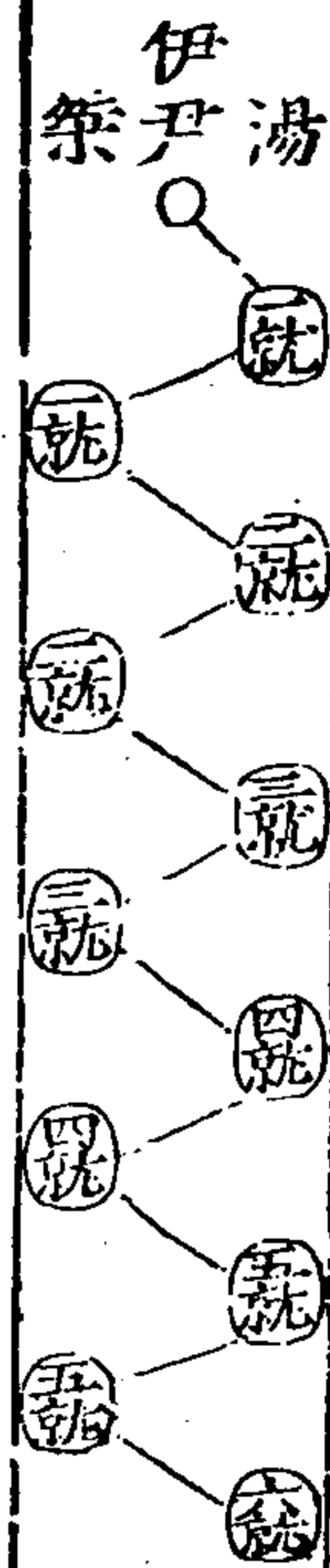
直元間詩人裴交泰長門怨絕句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  
衣濕透淚還流一種峨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宮愁後章  
孝標對月詩云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至於  
李商隱龍池詩云夜半讌歸宮涌永薛王沉醉壽王醒題  
意不同而俱一格也

伊尹六就湯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五就之事不可考荷  
以軻書為實錄則於湯不止五就其實六也蓋伊尹之就  
桀者湯進之也則是先就湯後就桀及復者五然後相湯  
而伐之此則其六就也若言五就湯則四就桀矣孟子皆  
云五者蓋不言其終意伐桀之一就耳柳子厚伊尹五就

原缺

然替細觀之亦自可見恐未能盡復圖于左此蓋伊尹出  
處之大節不可苟也



杜律履註差處

予嘗讀杜詩秋興八首虞註之謬者半焉似皆穿鑿隨正  
註下今錄之於後

王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  
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

詩系三五

八

八十一

勳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虞註公因感此而自嘆留夔州已經兩秋故云叢菊之  
開皆我嘗感而揮淚矣然下峽孤舟則猶帶此一繫

我故園之心也他日言向日一繫言始終心在故園  
而身滯舟中繫身即所以繫心也

愚意公居蜀見秋來江山之景如此蕭森則不勝其可

悲故計其歲月則已見菊開兩度而他日見之感物  
思舊亦必隨淚矣今孤舟一繫於此不可以去而故  
園則在心中矣其不堪何如哉中四句正指江山二  
字事舊註似失其意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此  
望京華德祿實下三聲淚奉

使塵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遠伏枕山樓粉蝶隱悲筇請看  
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虞註嘗聞峽中猿啼三聲客淚自墮今我在此則實聞

之而下淚矣嘗聞張鷟八月乘槎奉使今秋我不得  
歸則八月乘槎之事或虛矣我雖檢校工部員外郎  
而與尚書省入直之香爐相遠遠者以病之故但聞  
此城樓之上雉堞之間筋聲隱隱為可悲也不特此  
耳適間方見日斜即今請看石上之月已映荻花而  
明光陰代禪如此其速豈不猶可惜哉

愚意公自南而望北當作南斗峽中猿甚哀聽其啼時  
真實可以三聲而下淚張鷟窮河源作奉使乘槎至

詩系三五

八

八十一

蜀今我無故而至蜀則我之奉使也亦塵隨焉八月

之槎耳昔也畫省香爐相從入直今相違而伏枕於  
此但聞山城樓上之粉蝶隱藏悲筇而已兩句皆在  
望字上來也末二句是照前落日時已望京華而石

上藤蘿之月猶在望也常自乘涼今條爾已映於洲  
渚蘆荻之花秋氣蕭瑟通篇悲惋實處遠隱又是篇  
中之目

崔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  
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綉柱圍黃鶴錦纜牙樯起白鷗回首  
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虞註明皇女愛五王嘗自宮中穿夾城至花萼相輝樓

同寢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子遊幸之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萼樓中之簾柱皆盤黃鸝宛轉之形珠則織綉則畫也苑外江中御舟常驚白鷗飛起以錦纜牙檣之華彩也若此皆歌舞之地今則焚蕩殘毀令人回首良可憐惜也然神京地里又在秦中終非天下所能及也我安得而不思歸耶

愚意明皇友愛起花並相輝之樓穿夾城以幸其上通御氣通天子之氣也而內一不修納壽王之妃召祿山之禍漁陽報至則芙蓉苑遺幸之地忽已入邊塞之愁矣此二句一意直下公在蜀故因及幸蜀之萌

詩卷三十五

八

八十五

其初也樓上何所有則珠簾綉柱圍繞焚香之金鸞苑中何所有則錦纜牙檣驚起在水之白鷗今而豪華蕩盡回首可憐不知此秦中乃自古帝王之都可不保其基業哉舊註不知其肯意之所在而黃鸝白鷗之解尤為穿鑿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魚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蒲地一漁翁

虞註乃謂劍關秦塞造天之高惟一鳥道所以不易遠以見此池之景唯順流下峽則江湖蒲地任我漁翁之漂泊亦豈不令人感嘆乎

愚意中四句在眼中之物也今日不修武帝之備徒見虛夜月動秋風而已菰米沉雲蓮房墜粉感嘆深矣關塞及天之高唯飛鳥往來人不得而至之而江湖蒲地俱有兵戈只我若一漁翁而已何不歸依耶唯字一字正見深惜長安之意舊註牽強反失本旨

東坡兩韻律

清波雜誌載東坡留題南康寺重湖軒詩曰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塵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蘇自以律詩可用兩韻引李城之送唐子方兩押山難字為証今人遂為口食予以坡詩必信手塗抹而僧特寶之故言如此未必當時有

詩卷三十五

八

八十四

岐也苟如僧言只漏無字庶幾可耳况此又非古韻若李詩既是律矣豈可兩押韻耶若曹道七哀詩有泗况諧依四韻王粲有舉原安三韻子美夔府咏懷律律重用經船字退之咏筓重用根字皆有之若律則不然也

七 續修四庫全書 二十五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六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岳廟

宋徽武穆王祠天下有五在鄂者乃王開國之地在杭者王墓之地在湯陰者父母之鄉懃者立功之地而朱仙鎮者功之極而憤之所不能忘皆著祀典報王亦宜今其錄乃吾友汪仲蘇子卿所編心亦勞矣近為當道所刻惜去其詩文將半予有一跋亦在逐中今并贅於此嘗考王少狂飲帝戒而遂絕較之終曹瞞而不談兵者一忠一奸薰蕕判也王刻像行温清禮平君布素死之日無餘貲其與

詩卷三十六

八

八乙

絕裾窮奢者何如好色人情也故至死弗克斷震姬王能却交驩之名殊勇殊過之死後有武昌老嫗之哭足可比方孔明也夫為將而具五善足矣王之行聖人之道大賢以上事也豈特忠哉列古名將有餘論矣寃蓋非一日也

芙蓉詩

予名生員不出應試有年矣嘉靖甲申將遊南都有事於學宮適值葉教諭相新至召而言曰汝能作詩則行否則當受吾教不許也遂指亭前芙蓉為題予書一絕呈之名花不鬪豔陽粧自向儒宮醉晚陽莫道秋容顏色淡野梅凌雪有天香葉知有為故意復曰我欲題折枝者予不得已憤而口占天香國色美丰姿祇是西風颭墜枝今日悲

秋人見汝有何奇句動吾師葉笑而放之逾二年乃于素題芙蓉扇面偶感前事書曰莫向芙蓉怨不平風塵從古困儒生當年錯性淮陰少自是王孫未有名他日乃父見之謂予曰汝尚記憶前事耶予曰非也一偶然耳因出酒命酌痛飲而罷

壽詩

抗劉菊莊泰成化癸巳六月適當六十同時詩人皆以詩祝今併錄之於左以俟後人觀覽庶知一時人物之文學也自壽云落落乾坤六十翁蒼顏寧復舊時紅蒐羅經史有餘力補報君親無寸功舌在未應鳩計拙眼高渾覺馬群空藕花池檻新涼好且對妻孥試碧筒友人甬東徐叔

詩卷三十六

八

八二

勉恕以詩祝云隱君志高尚今代巢與由種菊滿籬下嘯傲天地秋一壺時復醉此外非所求雙鬢颯已白偃指甲子周大塊假以文慨然法前修君壽不可量浩浩滄海流但固金石操毋為身後憂勾章沃昌言昌云玄圃千年桃已熟搖搖珠樹濃陰綠紫綃旖旎散晴云翠館參差咽寒玉芙蓉畫屏清晝長傳山初試麒麟香一聲白鶴南飛翔追逐神仙爭頡頏東道主人茂陵客金縷瓊觴薦瑤席碧闌十二藕風涼歲歲酣歌樂無極天台謝仲昭昭云火龍呵雲成五色輕綃剪出秋蟬翼涼颭蕩暑天沉沉南極回光射東壁菊莊老人詩中豪飄飄不是紅塵客燃黎爨羨劉更生傳學遠過楊執戟瑤池昨夜來青禽慇懃為報群

仙臨紅麟擘脯玉絲脆紫檀蔬火金爐深薰絃不彈供奉  
 曲橫笛交奏雙龍音烏痴兔嬾日月緩定應為子留光陰  
 江陰下華伯榮云碧空無雲凡秋毫壽星光與文星高菊  
 莊行年今六十胸蟠萬卷一布袍門生如雲上堂賀鳥程  
 遠致王克醪碧筒倒注若吞海薦以雪藕蕪冰爽後五百  
 歲摩金狄世同薊子誰同曹天光老眼不錯視長生特地  
 留詩豪濟南陶希文元素云六十方稱壽神完氣亦完少  
 陵詩價重太白酒觴寬紫曳藤杖杖班裁筍籜冠願君為  
 砥柱學海障狂瀾吳興張子靜淵云春秋六十老斯文名  
 重東南獨出群照夜青藜天使下延年丹藥地仙分才高  
 鸚鵡鋒難敵臉暈桃花酒易醺願作湖山風月主一巾白

詩卷三十六

八

三

髮恁紛紛郡人張天錫錫云德化于今詩亦化收拾聲名  
 老林下盃邀明月豈為賓天與清風豈須價莊前種蒲南  
 陽菊飲泉采花亦自足人間意茲假明珠真有金錢萬萬  
 斛一週花甲等閑過滄葉幾閱人海波耳順何須更加洗  
 倚欄閒聽濯纓歌沈惟遠寧云花甲循還喜一週竭來海  
 屋又添籌半生曠達陶元亮八句風流秦少游香麝碧雲  
 浮綺席酒掙紅浪溢金甌願祈壽算岡陵固與子湖山共  
 倡酬莫仲璵璠云銀瓶蒲貽洞庭春數為先生慶六旬壽  
 域天開週甲子文章夜現燭星辰清新珠玉今詩伯瀟酒  
 衣冠古逸民昭代由來重儒術白頭行看載蒲輪馬廷簡  
 迪云目如巖電貌如童獨止少詞壇氣尚雄聖仰宣尼方耳

願賢翁伯玉已心融青藜燈下書頻校黃菊樽前酒不空  
 天意未容夫子老要傳詩法擅江東劉邦彥英云大隱居  
 城市聲光不可歸英靈鍾間氣論議邁時髦詩得陰和細  
 騷兼和宋豪百編同雅健一字重華褒妙趣江山助狂歌  
 鬼形迥霜空飛俊鶴塵匣出蒙曹音古薰絃奏才長雪爾  
 線尋僧未入社對客懶題糕訪古登雲嶠懷人隔海濤乾  
 坤容傲睨風月屬遊遨夜閣青藜火秋園白苧袍襟期時  
 自負志節老彌操短屐閒招鶴長竿欲釣鰲不知雙鬢改  
 祇為寸心勞有子能臨帖無管豈憂方菊莊聊寄寓花甲  
 忽週遭廣額非凡相長眉是壽毫安期初餽菓方朔預偷  
 堯正好傳食玉毋煩論伐毛人材何落落歲月自滔滔樂

詩卷三十六

八

四

尖居清世陶然付濁醪斯文端有相南極一星高陸士稱  
 昂云秀鍾靈氣應長更白髮卿賢獨老成樞世才名蓮並  
 瑞出塵丰度鶴同清重煩海客分桃實幾約山翁泛菊英  
 華誕喜聞週甲子頌歌叨厠魯諸生陸有私抄詩話一冊  
 載壽詩尚多也

水上打一棒

正統間處州葉宗劉謀逆杭點民兵有生員之父亦在點  
 中其子往訴於府府主不為之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  
 一棒蓋以俗云空無用也主聞其言而不知其情祇以惡  
 語嘲之即喚轉詢焉生員直告其故遂曰汝能賦此當免  
 其後耳因口占曰丈七琅玕杖碧流一聲驚破楚天秋千

條素練開還合高嶺明珠散  
收鷗鷺盡飛紅蓼岫蒼蒼  
齊起白蘋洲想應此處無魚  
釣起網收綸別下鈎守遂除  
之

伯厚不知詩

宋韓持國味雪詩云衣上六花飛  
不好畝間盈尺是吾心  
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  
麥深宋王伯厚以為雪詩無出  
其右予以此真村學究之詩也  
俗云宋頭巾耳而王伯厚不知  
詩亦可知矣此但取其有憂國  
愛民之意豈詩也哉又伯厚取  
朱新仲味昭君詩於困學紀聞  
中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然義  
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  
色如花心糞土噫此伯厚亦不  
善論而取之也使昭君知此不  
待其單于死而請也亦不必其  
請而自盡矣

廬山高明妃曲

石林詩話云歐陽棐求張子厚書  
乃翁廬山高明妃曲藏於家以公  
平日自喜此三詩也嘗被酒語  
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  
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  
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前篇則  
子美亦不能也及觀名臣言行錄  
又云公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  
可及瑟琶前引韓愈不可及  
杜甫可及後引李白不可及  
杜甫可及其與石林所記不同  
予論廬山高全似太白前引類  
杜後引類韓當以石林所記為  
是但歐公自不當為前引則子  
美亦不能此或斐乃過羨乃翁  
之辭亦憂得誤紀之耶若名臣  
錄所紀廬山

高豈似韓耶二引既不擬李又雜太白之名何也此必其傳聞也

吳賈相報祭文

吳潛號履齋宋理宗朝相也賈似道入相令言官劾吳安  
置循州又令循守劉宗申毒死履齋似道後亦貶循州宰  
執陳宜中等咸欲置賈於死令鄭虎臣押送至漳之木綿  
庵而為虎臣鎚死之漳守趙介如乃賈之門人時為祭殮  
文曰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天乎人乎  
莫得而詢有餘不盡之意至矣至矣然二事之詳見山房  
隨筆武林紀事但隨筆祭文缺後二句而宋史以吳為預  
知風雷作而死亦非也蓋吳作辭世詩時空中偶然雷震  
耳

義鳥

聞見錄載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食之甚勤  
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即在獄數日已不堪鸚  
鵡遭閑累年奈何商遂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  
鸚鵡必於林間曰郎無恙幸寄聲幸寄聲又金時安撫使  
田琢少從軍塞外君有雙燕為巢土人欲捕之田曲全護  
一日飛止坐隅都無驚畏巧語移時不去田思明日秋社  
燕當歸矣此殆為留別言也因作詩贈云幾年塞外歷崎  
危誰為鳥衣亦此飛朝向燕窠知有為暮投第舍重相依  
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

應先去我何歸遂細書為蟻九繫其足後八年田為潞州判官此燕飛鳴公辭米止硯屏田端視即前燕也蟻九尚在遂畫圖作序一時名人皆有詩賦嗚呼禽鳥微物一加愛養遂致不捨士之負義背恩曾二鳥之不如昔人歎古道益遠交情醜朝歡暮怨雲遷移予亦感而筆之也

巴西

山谷懷荆公再次西太乙宮韻之詩第二首云發羨不如放麕樂羊終愧巴西欲問老翁歸處帝鄉無路雲迷任天社解山谷之意謂惠卿之忍正如樂羊荆公之過與西巴同又言末句神宗崩公亦薨從其在天非謬邪所能間予觀山谷所和四詩皆指荆公不若東坡之和之妙也此首

善矣三六

八

七

以惠卿比樂羊固可而以秦西巴擬荆公恐為不當荆公直刻拘耳豈仁也哉任復謂說和不能間亦益山谷不善之意山谷或止以帝鄉之踏雲亦不迷也藝苑雌黃又為山谷解倒用西巴引退之差參瓏玲為証予意虛字倒用尚可理推至於人名恐未穩也山谷此詩只是有病

詩句重用

唐人許渾常將已詩重用此雖一病夫豈不能再作固欲如是耶第可意句遂不復改耳但有可用不可用處自當慎之也今錄數聯以明之庶便檢閱亦足使人易知也如京口寄友人用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為頸聯矣至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復用二句為領聯皆寄

人者也又如呈郭少府巡潯有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用此二句皆因水也此則可以同用至於送僧歸桂州靈岩寺云楚客送僧歸桂陽海門帆勢極瀟湘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春思長他日和浙西從事劉三復送僧南歸亦用此四句但以桂陽易故鄉二字予以浙西復南去恐不可用瀟湘耶至以蜂窠對麝香訪戴對依劉處極多似亦不切若王灣江南意二聯俱同但易首尾此即其可意句而不復改也

因詩得偶

國初王句字子宣作宮詞有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鮮元

善矣三六

八

八

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遂以妹妻之此與宋趙德麟二十八字詩句事意俱同也

俞徐辭薦

富陽俞膺字古章肥遯丘園名聞湖海宦遊於浙者必得其文為美正統間藩臬諸公先後封章薦舉不起兵和州亦嘗薦之先生以詩辭云青雲有路念緇袍迢遞和州薦剡勞下乘難追千里馬虛名恐誤九方臯稽康自信趨時懶以室誰云索價高總使陽和動鄉律秋風雙鬢已蕭騷又同時寧波徐恕字勉仁亦以文鳴不膺國召後家吾杭有藝說譬喻為學甚悉今忘之也予嘗謂俞詩徐文近亦有之而人品或無二子也故當時有富陽俞甬東徐翩翩

文采雙明珠之譽予故表而出之

尚書老態詩

魏驥浙江紹興蕭山人正統初為司訓矍然若不勝衣者一日會酒友家座有柳莊先生因相曰公異日必至極品衆皆掩口自亦以表諷之也後因教導有功漸陞至少卿直抵吏部尚書然質直而好吟不以工拙為計老態一詩至今傳之人口以其鄙而謔也詩云漸覺年來老病磨兩肩酸痛脊梁跬耳聾眼暗牙根蛀腿軟腰疼鼻淚多臙毒頭瘋時又舉痔瘡疝氣不能和更蕪酒積微微發三歲孩童長若何予嘗文聞趙松雪老態一詩則視此超出九天矣然亦不見集中今錄出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

詩卷三十六

八

九

飛眼雪生鬚扶藜每籍過眉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澹常淹移床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非身處老境不能言之如此真切悲夫

燕子樓

燕子樓聆聆之事人皆知也而燕子樓集人未知也知其集者或未見其詩也見其詩者或未知聆聆之終故予少見陳彥升詩之起結云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在水邊頭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夜休不知何謂水邊與樂天之意今始知樓在徐州西北水滸至今猶有迹焉聆聆念建封而不下樓者十年樂天贈詩曰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聆聆讀之悲泣曰自公薨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

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始我公清節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飲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聆聆得詩後快快旬日不食而卒臨終但云兒童不識冲天物謾把青泥汗雪毫方知陳結之意聆聆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却松栢鎖愁烟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消一十年皆如此類予嘗過其地見燕飛鳴有感賦詩曰燕子樓前燕子飛舊巢還在主人非樓中聆聆樓前燕肯向他人樓上居聆不獨鍾情意氣且知義理可謂妓妾中傑出者姓閔

詩卷三十六

八

一

或曰許

表柳莊

柳莊表珙字廷玉元菊村先生士元之子自幼勵精儒業九流百氏之書靡不涉究嘗遊歷湖海間遇異僧別古崖於補陀洛伽山一見而奇之因授以相人之術珙必以術顯珙自是决人貴賤壽夭禍福休咎如指諸掌凡求相者聽其語言觀其形象然後斷以吉凶雖達貴人遇之不以禮則拂袖而去

大宗在潛邸遣使召見珙凝神竹思稽首而言曰殿下龍形鳳姿天廣地濶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三肘若肉印之狀實蒼生真主也辭還賜資殊厚越三年上誕曆



天籙萬幾之暇因感珙言之驗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適以特禮已而得請展省先登壽七十六以疾卒姚少師廣孝嘗贈詩云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何似相心優凌烟閣上丹青裡未必人人盡虎頭此詩正似荀子所謂相形不如論心之義此亦未必無為也

句意

有如此江蓋言如此江水流而不返也將無同謂不同也將是乃晉人發語也如淵明詩將非遐齡具是矣

詩卷三十六

八

八十一

詩卷三十六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七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揚眉卷

國初吳下詩人稱高楊張徐揚名基字孟載眉菴號也家吳縣天平山南幼穎悟絕人弱冠工文詞名動公卿會稽楊庶夫相見戲以所號鑊笛為題使其賦歌對曰不惟能歌尤且切效老鍊體翌日誠似庶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徑荒矣今老鍊當讓子一頭地故當時有老楊小楊之稱此事舊聞於人未見其歌其集亦少也今獲抄本錄歌以識歌曰鐵崖道人吹鐵笛宮徵合嚼太古音一聲吹破混

詩卷三十七

八

一

沌竅一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闥形庭跪獻丹宸歲問君何以得此曲妙諧律呂可以召陽而呼陰都將春秋一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天之竅價重雙南金掉頭玉署不肯入直入弁峯絕頂俯瞰東溟深玉網正統著高論唾彼傳癖燕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使者徵球琳貝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朶之青瑤岑莫邪老鐵作龍乳丹山鳳舞江蛟吟勗哉宗彥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吹一聲振我清白祖大鳴盛世載摩挲財解溫南風琴

孫侍州

孫侍州將軍婢也將軍

雲懷遠人也貌黑而驍勇絕

人癸巳調

太祖千濠每軍騎前行所  
擒殺之庚子守太平偽  
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  
急雲奮身大呼縛盡解  
吾主敵也曷不趨降賊  
死罵賊不少變雲妻却  
氏會家人泣曰城且破  
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  
死侍兒孫氏瘞部尸抱  
啼孫至九江恐兒遇害  
詠卷三十七

師伐偽漢漢敗孫脫身  
走宿陶穴中明日出江  
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  
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  
人語聲呼之逢父老號  
二月達

上所上聞雲兒呼入見  
上上亦泣宜兒於膝曰  
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  
揮僉事洪武七年借孫  
史事像父加以衣冠合

宋景濂為其誌閣老李西

忠且勇矣使無侍兒則  
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  
陸敵兵不敢逼主將不  
鎗刀痕太平城中三千  
盡絕罵賊如狗狗不信  
生作他人臣部夫人赴  
身姓孫收屍墓母抱兒  
漁姥死生已分歸蒼旻  
墳亂兵爭舟不得渡墮  
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  
摩膝置泣復嘆雲汝不  
一拜拜君王恩忠臣節  
世竟不朽下可為河嶽  
室史嗟我欲賦豈有筆  
婢一朝城陷主人沒忍  
登天陞襲主之爵顯主  
花之忠部之節亂離之  
其事詳見功臣錄但錄  
狨坐

石林燕語曰狨坐不知  
始於何時唐以前猶未  
施用不知

子美已有詩贈鄭廣文云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毡則煖坐唐已有之安知不施於與馬也

土饅頭

續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謂總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本此

咏物詩

咏物之詩即古賦物之體之變也如荀子蚕賦箴賦之類說者以為起於唐末如雍陶鷺鷥鄭谷鷓鴣殊不知元白已前蓋已有之如子美咏黑白二鷹之類是矣宋元以下作者多矣然其親切有蘊者亦足比方前人格律雖早亦

詩卷三七

八

八四

詩之一種也謹錄明人之詩數首於左以啓好事者蘇平綉鞋云幾日深閨綉得成着來便却可人情半灣羅襪凌波小兩瓣金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掃花偶濕蒼苔露晒向窓前趁晚晴首腐云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澹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胡斗南雙孔笛云混池難分濁與清鑿開空翠太分明有聲本自無聲出二氣還從一氣生碧海夜寒龍並語瑤臺月白鳳諧鳴依稀黃鶴樓中聽吹落梅花雪蒲城萍云重重疊疊砌魚鱗根蒂渾無半寸深偏為太陽渡水面可容明月印波心千層浪打依然聚幾陣

風吹不肯沉多少錦鱗截世底交人無計下鈎尋楊基新柳云濃如烟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裊裊陰漸軟已無憔悴色未長先有別離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稍頭覺夜深惆悵隋宮千萬樹淡烟疎雨正沉沉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平橋知是巴山雪盡消紅雨落花來滾滾綠烟芳草去迢迢元湘已沒鷗邊渡湓浦新添鷺外朝向晚漁郎走相報大家齊上木蘭桡戴九靈插蕙婦云青秋蒙頭作野粧輕移蓮步水雲鄉裙香映蝶隨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紫東暖烟青蒲地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難調羞殺揚鞭馬上即夏元吉人影云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靜坐每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將

詩卷三七

八

八五

暝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待時明沈彥博織手云曾見花稍揀俏枝宛如春筍露參差金釵欲溜輕扶鬢寶鑑重臨淡掃眉雙送鞦韆扶索處半揜羅袖賭關時香腮悶托聞嘶馬忙揭朱簾認阿誰朱靜菴梅花燈籠云寶篋織出巧玲瓏孕孕分明效化工薄暮高挑照歸路蒲街疎影月朦朧丁文煥釘靴云行過落花香鑿齒步回芳草軟埋頭惜忘其全首

金山詩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籠籠艾萬古江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櫂過妨僧定

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二詩乃唐人張佑  
孫魴者也皆號絕唱而青瑣集尚以雖為警聯亦可移於  
南康之落星末嘉之江心予則以為首起既以言出金山  
就可移彼此謂無過中尋有過亦刻矣但孫詩似誇則不  
當也若以濤驚濺佛身言山不應如此之低此痴人前又  
不可說夢第同時李翱亦有詩而後四句全同孫句不知  
當時何意向之若是李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  
縣倒影鐘磬隔叢塵過櫓妨僧夢驚滿濺佛身誰言題韻  
處流響更無人此則可笑而人反不知而未譏也又聞  
本朝莆田黃謙自來未聞有次張詩之韻者彼獨和之且  
又不及此尤可笑若宋梅聖俞之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

詩卷三七

八

八

八

分吳登之花木江心地樓臺水面山亦可謂警句

理公岩碑

周伯琦元之饒人工其草篆隸而篆尤精也元人無出其  
右世行其六書正譌說文字原至正十六年嘗為吾浙泰  
知政事杭志失收元史作十七年訛也尋除江浙行省左  
丞然以十七年招諭張士誠為其留用未拜後士誠為武  
寧王縛見

太祖伯琦逮繫於後

太祖問誰也對曰元江浙行省參政周某蘇志作  
饒介之非

帝曰元君寄汝一方重任乃資賊亂耶遂與偽吳司徒呂  
伯昇同棄市剪勝舊聞又云醉以三日酬其功而殺之元

史又謂回鄱陽尋卒恐皆非也夫既為張用之文張豈可  
以邀耶又何有有功於

國朝耶昨與中書葉中夫遊於飛來峯之陰偶得其篆記  
一篇攀羅附木剔洗而錄之遂知飛峯石像之所出亦可  
補杭志之所缺也嗚呼自元季至今殆二百年矣一旦顯  
世亦數也哉且筆法之妙為周之最意予既知則搨者衆  
也今已少剝或至損列則公之書又沒於世因記其事并  
錄其文於藁文曰理公岩晉高僧慧理師嘗燕寂焉在錢  
塘虎林山天竺招提之東南玲瓏幽邃竹樹岑蔚至正九  
年上人慧首來居觀堂起廢緝敝爰開是窟窈窕繚複霏  
如堂皇雲湧雪積發泄靈蘊後七年左丞綏寧楊公之第

詩卷三七

八

八

七

元帥伯顏清暇遊憩挾奇樂靜捐金庀工載鑿岩石刻十  
佛并補陀大士像金碧炳赫恍躋西土冀徼福惠壽我重  
親利我軍旅冰什氛沄求莫方嶽巖之異勝誕增於昔為  
虎林之奇觀寔首公執行精慤有以致之居毗號曰菩薩  
蓋非誇益天竹和尚父若師臘以八十與首同志徵文示  
父乃篆諸石浙省參知政事番陽周伯琦伯溫記并書

薛登

唐伎薛濤字洪度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  
梧示之曰庭除一梧桐從耳餘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  
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韋臯鎮蜀召令  
侍酒賦詩因入樂籍元末建安暨氏女十歲能詩人令賦

野花云多情樵牧頻餐鬢無主蜂鷲任宿房識者知後不  
繫此即濤父愀然之事務皆果然豈非詩言志而心之聲  
也歟然濤非暨比也故元微之有詩贈云錦江膩滑峨眉  
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  
紛紛辭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  
蒲花發五雲高以此則唐人重濤之才可知矣有洪度集  
一卷行世

布袋佛

五代僧貫休畫彌勒佛而宋坦坦居士贊曰即此布袋非  
此布袋不屬聖凡不立行解凡几騰騰處處在在柱杖挑  
來賜與君天上人間更無外岳珂七歲亦有贊曰行也布

詩集三七

八

八

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二贊較之岳誠神童之  
言而坦坦者就本宗之道而云也至聞我

太祖私遊一寺亦見有題其詩曰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  
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因畫誅僧  
噫此固借以喻當時之政之嚴太露圭角宜其受禍苟以  
前之岳贊之意而微諷之又何不可

詩句關樂

古人經文一字不苟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鼓瑟又吹笙  
也蓋瑟之一音古今以為難和必吹笙以和之又若如  
墳如麓古人比之兄弟之相和夫他音豈皆不和而獨以  
墳麓言者他音一音各為一節惟墳麓二音同為一節蓋

同氣也夫司馬韓公邦奇號為知樂其言亦然

般若庵

太平府般若庵

太祖既渡江微行於庵欲借一宿僧異而問其爵里姓名乃  
題詩於壁曰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  
識英雄主只故噉噉問姓名後登極聞詩已無有旨鑰僧  
至京將殺之既曰予詩何去之僧曰御製後謹有吾故師  
四句在焉問曰何詩僧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常恐  
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毫光射斗牛 上笑什之

偽仙詩

池州青羊宮石刻一律嘉靖間都御史劉大謨所刻其跋

詩集三七

八

八

云是刻如雷電鬼神變幻莫測却又不失六書矩度信非  
異人不能九龍主人宜加呵護若為鷲車羽輪輦去寧不  
或承其蓋哉世傳詩為陳搏所書也其詩云仙境閑尋採  
藥翁草堂留語數霄同虛傳山下雲深處直與人間路不  
通泉引藕花來洞口月將松影過溪東求名心在閑難遣  
明日馬蹄塵土中後款曰三清道丈玉皇舉人太和子書  
以予論之此好奇而未仕者為之也觀首云仙境閑尋末  
又曰求名心在閑難遣明日馬蹄塵土中仙尚有此言耶  
况書名特神其號尤可知矣但字體異常不知書者隨風  
傳誦若謂不失六書矩度數語劉蓋欲欺世人不知世有  
識者所笑多也至如虛傳來影數字因傳為此字未必真

是也榻之靈魄徒汚紙墨見者自能別之

孫大詩

世傳晉杭少保于公題桑曰一年一度伐枝柯萬木叢中  
苦最多為國為民皆是汝却交桃李聽笙歌題大曰護主  
有恩當食肉却啣枯骨腦饑腸于今多少閒狼虎無益於  
民盡食羊意二詩不類于公本集之句予問之先輩則曰  
聞有親筆於其家蓋句雖俚而意則尚也似其為人或不  
經意而云者若手帕磨菰之詩亦然或曰大詩乃先正李  
時勉者未知孰是

陳岳箕詩

金陵士友某一日召仙得詩云風露淒涼雨過天窓疎有

詩卷二十七

月到床前夜深不作紅塵夢註得南華四十篇又云強胡  
擾擾我提兵血戰中原恨未平大厦已斜支一木豈期長  
脚恨蒼生某請書名則曰我二人前陳搏後岳飛一仙遊  
一屈死生死雖不同然彼之清風我之精忠今日同歸於  
不死矣偶同過此某又問今秦檜亦托生否又書詩云自  
古奸忠同一死奸忠死後各留名奸忠總在斯文斷焉有  
來生與再生擬此雖非陳岳二公觀其詩文明爽氣健且  
有理致是亦文名之七歟

洪武書目

痛三綱淪而九法斃無以新耳目而示勸懲首作大誥三  
編欲戒後代人君臣民之愚知作資世道訓以禮樂不懶

於中成書曰大明集禮倣周禮而為治天下之宋綱條

司職掌曰大明律曰大明令所以立世法也曰洪武禮制

曰禮儀定式所以詳世禮也清教錄所以戒僧道也大明

一統曆所以欽天道也定字義書曰洪武正韻後以未當

命劉三吾重編曰韻會定正念農勞而命戶部計田之數

以為文武俸數作省食簡要錄見功臣器用諭制命翰林

院考漢唐宋封爵之數編稽制錄編立代宗室諸王善惡

者以類曰未鑑錄後又有昭鑒錄編立代為臣善惡可以

勸戒者曰世臣總錄訂正蔡氏書傳名曰書傳會選取大

禹所叙箕子所陳有益治道者作洪範註紀天下道路者

書曰寰宇通衢載文武官屬體統及簽書案牘次第軍士

詩卷二十七

月粮宿衛屯田者曰政要錄自叙得之之艱難與更胡俗  
書曰祖訓錄又欲貽孫謀以昭燕翼成書曰皇明祖訓言  
喪服者曰孝慈錄取五經四書敬天忠君孝親而成者曰  
精誠錄集歷代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名曰存心錄  
編漢唐宋火異應於戶下皆名曰省躬錄以致道德有註  
論語有解諸經元史有纂三哉  
正心無一事不加之意也創業之君所以難歟

菊花詩

清暇錄載黃巢下第有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  
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嘗聞我  
亦有咏菊花詩百花發我笑我笑後都駭殺要與

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人看二詩彼此一意成則為明而敗則為黃也予則以香氣透長安不過欲竊據之意滿紙盡帶甲擾亂一番也巢之反果在於秋天兵敗士誠友諒與得大都之日皆在八九月西風起時穿金甲豈非為帝即是乃二詩之識耳

塔下陳

弘治間海寧塔下陳玉善畫山水其父五十忽欲讀書坐閉一室晝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詩人嘗題賈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焚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意亦佳也擬此人不用功耳

詩卷三十七

八

八二

修類卷三十七卷終

七修類卷三十八

詩文類

李杜

古人論李杜無優劣故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燭萬丈長此在後世觀之也王屠陽秋皆輕議曰杜豈白所能望耶殊不知當觀其彼此自言可知矣杜言李曰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李白斗酒詩百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似皆重其才也李言杜曰醉別復幾日登臨偏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為問因何大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似不過平谷而少幾

詩卷三十八

八

八一

之也意當時李豪雋而才敏杜質朴而才鈍相會若有低昂也然則底於成也同歸於極焉細而論之則有一勉然一自然之分耳

樂府

予不知音律故詞亦不善每見古人所作有同名而異調者有異名而同辭者又有名同而句字可以增損者莫知謂何也後見元人周德清有作詞起例一書然後知當同當異者自有數調句字可以增損者亦有數調惜此書已少又雜記於衆詞名中一時檢閱亦難也今特錄出以便觀覽庶使如予者可考焉黃鍾水仙雙調水仙黃鍾寒兒越調寒兒仙呂端正正宮端正仙呂端正雙調秋神仙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駐京商調上京中呂調越調調中呂樂為南呂樂

已上名同而音律不同者

黃鍾詞三紅錦袍細紅絲樓春

詞靈壽杖前梁伴讀書秀村裡

指柳大石詞四歸塞北

蒙童兒即小石詞一青杏兒

金盞兒即中呂詞五紅綉鞋

即蘇武持節即羊山賣花聲

蘇武玄鶴鳴即天採茶歌

翠盤秋即入中宮雙調十詞

落梅風即壽鴈兒落

德勝令即陣陣

水仙子即

美酒即宴駙馬還朝

拜門即不慢金盞

詞調笑令即含禿兒

調詞一梧葉兒即秋

令要孩兒即合羅

已上名異而詞調同者

正宮端正好貨郎兒

後庭花青歌兒南呂詞三草池春

鷓鴣兒

黃鍾尾 中呂詞一雙調詞四新水令 折桂令

已上句字不拘可以增損者

明唐詩人暗合

國初王元章書懷王子充郡齊偶賦詩意相同而韻止差

其二可謂異矣及讀唐劉長卿餘干旅舍與張籍宿江上

館詩韻同意同真可謂巧也又皆奇作特錄於蒙元章詩

云世情多曲折客况自堪憐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章

肥燕地馬花老蜀山鶴冷淡無歸計蒼苔滿石田子充詩

云宦况真蕭索虛齋足自眠思親懷愛日閱史記疑年白

髮生愁後黃華立醉造風流陶靖節輸爾早歸田劉詩云

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

月初上隣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詩云楚

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

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

宋徽宗書詩

夏忠靖公咏徽廟墨竹曰寶殿無心論治安碧窓着意寫

琅玕枝枝葉葉真瀟灑爭奈金人不愛看此責徽宗之不君

也國初張來儀咏其折枝柱曰玉色官靴出內家天香濃浸

月中芭六宮總愛清涼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此責高宗之不

子也又亡其名姓者咏其石槿曰金風吹綻絳紗囊零落宜

種御墨香猶喜樹頭霜露少南枝有子殿秋光此言南渡



人有借之之意然三詩皆有合蓄後二詩琢句猶工

楊少卿詩

天順間南京大理少卿宜興楊公復每令家童於玄武湖  
墻取萍藻以食豚海虞夏思庵訥時握都察院章以其密  
迹聽事拒之楊作小詩送云太平隄下後湖邊不是君家  
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至今傳為笑  
柄鄙吳而予楊也予以思庵誠寬大而不吝使當時即寫  
此詩易以己名復送於楊楊何顏哉此正楊公代吳之作  
也其與鑽核較籌者何異哉况後湖

朝廷所禁今人反以抑吳豈以楊有能詩之名而然邪  
祖述工拙

詩卷三十八

人

人四

東坡洗兒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  
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吾杭先輩瞿存齋宗吉一  
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與月中  
錦賺得相如四壁空其意本東坡洗兒詩來然自慨不露  
圭角似過東坡又東坡白髮詩云人見白髮憂我見白髮  
喜多少少年人不見白髮死昨見說郭載一詩亦似過之  
勸君休鑷髮毛班髮到班時亦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西  
風吹送北邙山又宋淮南問帥夏貴降元後四年卒有人  
贈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  
前又有吊墓者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  
萬代名不朽此二詩亦雖本同一意而辭意婉轉深懇又

自谷妙也

竿伎詩

石林詩話載晏元獻題竿伎詩書於中書廳壁云百尺竿  
頭身裹身足騰跟掛駭傍人漠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  
亦未貧荆公他日復書一詩於後二賜也能言未識真誤  
將心許漢陰人枯樺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但記  
二詩不言所以予以二詩正見晏乃質實而王好更張者  
也二公心地即此占知矣又韓侂胄見弄傀儡為土偶負  
小兒者名為迎春使姪賦之姪曰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  
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俱為陌上塵韓不久  
禍作宋趙南仲以誅李全功見忌於鄭清臣史揆每左右

詩卷三十八

人

人五

之得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邊面赴鎮之日朝紳  
餞之適有呈竿伎者曹聖賦詩云又被鑼聲催上竿這春  
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交穩多少傍人冷眼看後師果  
敗皆詩識也然曹漢二首其辭皆有晏意但各用事不同  
韓詩題雖非竿伎義則一也然實得幾間之情惜不知名  
也故併及之

鄰字四音

鄰字一則肝切為贊一才何切為醴一祖管切為纂一祖  
九切為憤今因蕭何之封讀之者不同各執以爭是非殊  
不知四音皆是惟醴字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之邑替字  
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二音可加於蕭何餘非其宜

究而論之又惟讀醜字尤當也

掘塚歌

掘塚歌清江范德機作也范以閩州歌并此皆為風俗所興而閩州者因得上聞故著名史冊且為一代詩人不知掘塚歌則繆理大甚歌云昨日舊塚掘今朝新塚成塚前兩翁仲送舊還迎新舊魂未出新魂入舊魂還對新魂泣舊魂丁寧語新魂好地不用多子孫子孫綿綿如不絕曾孫不掘玄孫掘我今掘矣良可悲不知君掘又何時掘歌換中二句數字可也如曰好地還用好子孫子孫綿綿多頑劣曾孫不掘玄孫掘斯義方妙其閩州歌乃革男子繡

詩卷三十八

八

八

文之弊者予三十年前嘗見其地繡文之妙始知蓋亦有所傳云

吾子行詩

吾抗吾子行好古博學尤精律呂當時後世如趙子昂宋景濂輩無不稱仰者惜其死於非命其著述亦多詩則未嘗聞也予於舊抗誌中得其二首今錄示人則又惜死於無窮也柳枝詞云一逕梨花過雨霑日華浮動碧絲簾軒前插徧垂楊柳看舞春風入畫簷又谷沈堯道贈梨花云山中折花搖白雲一枝贈我寒食春簿簾隔晴不須捲恐隨蝴蝶飛成塵

白沙詩

世以陳白沙非知詩者而麓堂詩話載其題厓山大忠詞

之詩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世亂英雄終死國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為左袵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眾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宮又以謂深知聲律者殊不知昔之所傳非今之所刻蓋今選解其詩者祇欲導其道統不復以詞章為重故於近體有蘊籍者不錄却以似禪而難通者往往錄出解以已意人之見之莫能為其不知也如張帆海上回帆掛鍊橋掛起白蝦蟆跳上飛雲去又曰半酣發浩歌聲光真朗徹是身如虛空樂矣生滅滅不知蝦蟆跳飛雲是何所喻而生滅滅又何所解通本未可一二數也反於外傳隻句中儘有詩句如仲尼

詩卷三十八

八

八

不作周公憂天下誰嗟吾道衰又曰一春花鳥篇章廢萬里霄羽翼孤何嘗不佳此選詩者之過不思程朱何嘗不作近體誠可笑也大都白沙是任道豪傑惜流於禪若指刻集謂之詩教恐亦難也

七修類稿卷三十八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三十九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蘇若蘭織錦旋圖詩

幼聞秦寶滔之妻蘇若蘭有織錦旋圖詩言止八百而詩可讀數百首予以此特假文選技始玉連環錦纏枝之類與又聞成化間北海仇東之色界句分其圖成詩二百六十篇心雖異而猶未信也及見衍聖公藏本載唐則天氏記云可讀二百餘篇遂按圖求之止可初讀數首而已後見宋刻黃山谷序者云楊文公讀至五百餘篇題曰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

龍卷三十九

八

一

過寶連波擬是可讀千首矣予驚且嘆曰是何女子之慧哉殆鬼工耶抑仙才耶古今才子亦有是思也耶不可得而知也又二十年復得一本乃皇朝起宗和尚經禪之暇細繹是篇分為七圖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之詩至三千七百首星羅棋布燦然明白某王府從而刻之并具讀法然其文之故典人名古詩程語紛紜網結錯雜聯絡而音律暢協反復成章也已七言雖似牽強而三四六言宛若天成者多矣嗚呼蔡琰雀鶯不過一文婦耳世傳慕之非以其行也若蘭史載烈女文無可匹真天壤間之異人耳每詢士夫圖亦罕見况知其事者乎特序而志之於崇畧少抑揚使他日讀者亦默而識之也

夾城八景詞

吾杭市井夾城巷口其一也宋熙寧間其地有翰林侍講王希範洪號毅齋一時學士惟重之

朝廷亦尊寵焉疾也賜藥卒也賜棺惜四十二而終嘗以其地為八景作卜筮子八章成化間仁和教諭臨川聶大年亦有聲當時者又每題作臨江仙一章皆工緻也然王聶二集少刻板志收亦不全今錄於藁

夾城夜月

孤月泛江秋露下高城靜期着佳人夜不寐坐轉霜梧影吹徹紫鸞簫寶篆烟消鼎桂子飄香下廣寒銀漢秋波冷

陡門春漲

礮雪噴高崖雷嚮青天曉剛道吳晉駕海來勢壓滄溟小兩岬是漁舟濺亂飛春鳥須信神魚去不留五色祥雲繞

半道春紅

宿雨漲春流曉日紅千樹幾度尋芳載酒來自與春風遇弱水與桃源有路從教去不見西湖柳萬絲滿地飛風絮

西山晚翠

斜日照疎簾雨歇青山暮白鳥鳴邊一半開香靄和烟度樓上見平湖影隔青林霧吹斷鸞簫與未闌月照芙蓉露

花園啼鶯

旭日照花林鶯轉春風早一片紅雲暖不開無奈春聲攪乘興且閑遊莫待韶華老隨意飛紅點綠苔休着家僮掃

詩卷三十九

八

二

皇亭積雪

積玉映空青蓬島人問近珠璣花滿眼開縹渺仙臺影  
便欲踏青鸞直上三山頂鶴驚披雲看下方月白銀河冷

江橋暮雨

浙瀝帶秋烟兩岸蕪霞嚮何處漁舟暝未還隔浦聞清唱  
捺亂下枯槎一夜茗溪深天目應添翠色重回首看晴嶂

白蕩煙村

綠竹繞清流草舍人家遠幾處牛羊晚下來烟外聞鷄犬  
禾稼滿秋原路向桑麻轉簫鼓從教樂社神歲歲長相見  
已上王詞後聶詞也題同前

萬里碧霄雲散盡長天孤月流輝城陰空闊柝聲稀試登

詩卷三十九

八

八三

高處望露濕五銖衣○不見遼東華表鶴人民昔是今非  
驚鳥三匝正南飛銀河風露冷騎得彩鸞歸

西北城闌如鐵甕夜來春漲崩奔礪濤拍岸撼崑崙桃花  
三級浪何處覓桃源○彷彿鷗夷乘白馬潮頭日落雲昏

瀆祗川后亦消塊琴高騎赤鯉隨水到龍門

記得武林門外路兩餘芳草蒙茸杏花深巷酒旗風紫騮

嘶過處隨意數殘紅○有約玉人同載酒夕陽歸路西東

舞衫歌扇綉蕉籠昔遊成一夢仍問賣花翁

一抹夕陽亘遠樹分明翠歛西山蒼蒼松檜鎖禪關疎鐘

殘磬裏倦鳥亦知還○谷口樵蘇歸路晚六橋流水潺湲

行人指點有無間天風吹散盡露出豹文斑

芳園萬花圍繞處嬌紅晴點香泥金衣公子羽毛齊為蝶

春色好終日往來啼○記得早朝花底散金河草色殘

數聲只在御橋西東風回首處香霧滿長堤

昨夜孤峯如潑翠今朝玉立噴瓊瓊琪樹間琅玕蓬萊

塵世隔弱水竟漫漫○玉宇瓊臺千仞表群仙飛珮驟鸞

不知何處倚闌杆洞簫吹一曲鶴驚不勝寒

一葉漁舟吞暮景夜來江漲平橋蕪葭兩岸嚮蕭蕭水村

煙郭外隱隱見歸樵○鴻鴈欲歸愁翅濕誰憐萬里雲霄

空濛山色望中遙鍾聲何處寺白鳥沒林腰

北郭秋風禾黍熟牛羊晚食平田一村桑柘起寒烟田翁

邀社飲擊鼓更燒錢○處處鷄豚泥飲罷危盆濁酒如泉

詩卷三十九

八

八四

往來東陌與西阡雖言淳朴俗自有一山川

子昂探梅詩

予過演福寺僧房見趙魏公子昂親書探梅訪僧一絕句

云輕輕踏破白雪堆半為尋僧半探梅僧不逢芳梅未放

野猿笑我却空迴惜公松雪集中失載今寺已為墳地不

知此紙存亡也噫

甫似審言

揚萬里序杜審言集謂其祖孫詩句相似者數處不知尤

有極似者如日氣抱殘虹即日射江樓霧氣黃明年春色

倍還人即錦江春色還人來如八荒平物土即八荒開壽

感如伐鼓撞鐘海即撞鐘考感天下聞如去歲茲辰捧

玉床五更三點入鷓鴣行即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玉床

武后制字

唐史載武后制字十二而天聖地壘照日日月星風君思臣阮如廬載車年山正却無什文而後山叢談中又多塵初盤謔授生仁聖因因匪匪生七字及讀通志止是十八字而無君仁幼三字却又益以肅戴字重一正正字總計則又二十字矣書且不同六書本義亦以此壘字為武后星字似此增損書訛恐後人所傳之不一且天作而日作回並篆文也年作率正作亦亦有作正者授作授亦有作授者國作國亦有作國者地字籀文亦有作地者

詩卷三九

八

八五

箕詩題蕉

舊聞有人召箕仙赴詩以芭蕉一葉置袖扣之箕馮一詩云袖裏深藏一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窓雨欠滴瀟瀟一二聲可謂甚妙此必生以詩名世者可與八殺之詞類耳

廢主詩

梁簡文帝為侯景幽於永福省將崩詩云寶劍藏龍匣神龍逐陸居有意聊思句無情堪著書湘東王被害時詩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萬里終非封禪時北齊高歡後主為周滅時為詩曰龍樓絕行迹鳳闕求無因獨知明月夜遙想鄴城人李後主歸宋後念嬪妃散落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數日後下世楊溥為徐知誥通遷於江南時詩云烟疑楚岫愁千點雨洒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獨坐細思量宋徽宗在北時詩國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原何日事搔首賦車攻授老

詩卷三九

八

八六

汗城北西江又是秋中原心耿耿南北淚悠悠營膳思賢佐願情憶舊遊故宮禾黍通行役閔宗周又香香神京路八千宗桃鬲越已經年衰殘病渴那能久辛苦窮荒敢怨天右六主所味雖有高下皆非聞暮聲而問公私黜大臣而不知者甘於困辱而不能死社稷此帝王所以貴德而不貴才云

富字義非

教方伯英綠雪亭雜言儘有高論但論富字曰古人惟貴務農故富從田田從一曰者有田之入又貴食之者寡也理雖是而字義則非也蓋說文富曰備也廣韻曰豐於財也厚也禮記祭義註曰臣能世祿曰富未嘗以田字起義

而貴人口之寡真可笑也若負字則如教解蓋分貝則貧故說文云財分少也而教何一不證此

湯胤績

天順間錦衣指揮湯胤績信國公孫也志大言大武畧少可而詩文亦稱是徐武公李文達當國曲意承奉徐則以為狂生李見其有大志且通文墨亦重之也每自言士不脫穎而出何見其才使某獨當邊方一面必有可觀李因薦為參將守邊一日與友人正欲聞虜人牧馬城下遂勒兵出語友曰某擒此胡來飲不意胡人大至湯兵寡無援胡直前一箭而斃時人遂傳曰湯一面湯一箭數月後口外通州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騎從其盛來坐中室令免

畫案三九

八

八七

供具但索紙筆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吏候起寂然無聞開門惟見壁間一詩云手提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踐來頭似粉老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污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一時哄然人以湯素好怪而死亦有恠焉殊不知胤績素已用物多而取精洪矣又一旦卒然而死氣血壯盛精靈不散魂魄安能無此耶但鬼有形而詩有跡亦可為異也

賦新月詩

盧多遜當直宋祖命賦新月詩限用些子兒詩曰太液池邊玩月時好風吹動萬年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此見后山詩話錦繡萬花谷獨載其詩後二句云

誰家鏡匣參差露出楞瀛些子兒尤覺善狀王禹偁當直亦賦此限賦稍交韵詩曰禁鼓樓頭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稍誰家寶鏡初磨出玉匣參差蓋不交古人以為模多遜之句也殊不知二詩比自祖龍老杜塵匣元開鏡之句耳桐江詩話禹偁又作曹布蘊余忘年友處州王義中少時同余夜坐因新月語此二詩明日王呈一詩云風外空傳藥杵敲雲邊微見桂枝稍定疑今夜蟾蜍小含出明珠口未交余訝之以其他口必成大名惜為弟子員不父下世至今夢寐嘗思之

八

八八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龍睛

吳友參將萬民望乃祖寧波衛指揮也弘治間聞倭登岸因乘舟哨海夜半見二紅燈漾空而來以為倭船也遂彎弓射中其燈不知乃龍睛頃刻波濤洶湧出海軍舟俱沒焉至今逢此日則海中惡風大作遇陰雨之夜紅燈止見其一土人因知此龍記時厄之所致也跡其所居洞出海島春夏間洞傍龜螭蟠據集腥惡之氣不可近予嘗見行都紀事云武康鴉髻山龍洞塢每遇陰雨之夕有紅燈見焉

事物卷四

八

八七

相傳以為寶珠此非其龍乎

捕魚法

每見漁人貯螢火於猪胞縛其竅而置之網間或以小燈籠置網上夜以取魚必多得也以魚向明而來之故因記憶一書云胡狸毛置魚網四角取魚必得蓋魚見之如人見錦綉也又有云燕肉水族嗜之釣者多以此以火觀之此或有驗又墨客揮犀云向網念揭諦呪七遍則使漁人終日無獲且證其人為但皆未試耳噫二者生殺之情不同惟人自處

神童對

閩老李西涯學士程篁墩成化間各以神童舉於京方期

見適直隸貢嬾至焉

英宗即出一對試之云鏘鏘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瀟灑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西涯入相而經濟天下程則終於學士以文章名世然偶爾一對而終身事業見之也

陶懋學

直隸寶應縣成化丁酉貢士陶懋學善詩畫既不輕畫忤當道又不拘細行後竟以此連坐罷退余多見其畫可謂神品世誠重之有水墨水仙花自題絕句於上云此心不愛牡丹紅托跡梅花樹漆東大袖郎當霜雪冷也應回首藉天風予以此詩其懋學終身之識乎今寶應誌貢士題

事物卷四十一

八

八二

名中既無世遠人或不知識之

張浩

張浩桐鄉皂林人也身幹短而膂力絕人其地有舊潘庵庵前石獅重七百斤可持以行有二北僧在庵相撲浩旁觀竊笑之僧遂拳其浩浩應手擎僧足於空中問欲東耶西耶僧忙然稱師下拜漁舟數十取魚於浩門之灘浩斥之使去漁人不理而浩擲石破其舟衆漁起岸欲其償舟浩奪漁人之竿一拉而數十人為之墮水衆方呼咤適嘉興府同知伍公文定提兵東征聞之召見曰汝可與我吳將軍對乎吳蓋北人長大而多勇力乃巡檢之子伍取偕行者也浩諾之因命各負舟上鐵錨以試其力吳則雙手

舉起而浩則等以登岸伍又曰汝二人可相撲乎吳遂  
浩因氣阻舌出骨為之傷伍因曰吾欲用汝汝可喚家人  
來對曰止有祖母不可出也因召其外祖與銀壹拾兩命  
代養之後至開化殺賊甚衆賊懼以計創死然平日獲賊  
之馬數匹紀功受賞銀牌數面伍公後俱帶回與其家

婆羅樹

俗以月中挂為婆羅樹而歐陽味之亦曰伊洛多奇木婆  
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日宮生容齋隨筆引澄雖多  
由未親見徒使觀者尚疑故自云所謂七葉木未詳也殊  
不知七葉木即婆羅樹歐陽定力院七葉木詩與梅聖俞  
送韓文饒宰河南詩曰主簿堂前七葉樹皆是此耳蓋此

雜物卷四十一

八

八

木每枝生葉七片花如粟花酉陽雜俎云花開如蓮非也  
今南都弘濟寺前有二株大可二圍永樂間三保太監西  
洋帶回之種予友王水部曾得孫枝帶回今已把矣唐李  
邕作婆羅樹碑記有惡禽不集九草不庇東瘁則青郊若  
而歲不稔西茂則白歲泰而秋有成以今驗之婆羅樹  
而下無草矣惡鳥不集與瘁茂之事不知亦必有據云然  
又琪樹道經往往稱仙境之木而詩家亦用為仙樹故孫  
綽天台賦有琪樹璀璨而垂珠蔡隱丘亦寫山上天將近  
人間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是以人間無者也  
予觀山海經曰崑崙之墟北有珠樹琪樹而六朝事迹載  
寶林寺法堂前有琪樹梅摯有詩曰影昔金田潤香噴壁

一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則知實有是樹矣今乃稱  
奇頌異以二樹非人間所有豈非亦由多生植於仙佛之  
所好事者固神之耶

王孔多壽

成化間濟寧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嘗聞少鄉都玄敬  
云其人似四十者問其致壽則曰無他術但不食肉不知  
數不爭氣不妻妾日啖一餅而已近北京有孔無似者居  
良鄉

家事之四代矣自言四百歲聞御史金燦嘗暑天與之飲  
食見其食之無節遂至吐瀉予以二人必皆有術之士王  
言數事見其延壽之道此乃欺人也不然愚能言之如是

雜物卷四十一

八

四

手孔之妄啖而吐瀉亦故為是省御史窮究其術也

子畏詩識

唐寅字子畏吳縣人博學有逸才詩文多婉麗為人放浪不羈晚  
年漫不經思失之熱俗弘治間省試南都第一試禮部為市  
科目事逮繫而歸歸又緣故出其妻初為諸生時作悵悵詩  
云悵悵莫悵少時年百丈遊絲意惹牽何處逢春不悵悵何  
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  
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袖衣持針  
院門前豈非詩之識乎予嘗見其與文徵明一書其情悲慘  
其文炫然使得位成名當數為吳人第一惜身不換而遂致  
其落其私印有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之有龍虎榜中名第



隊裏醉千場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觀此可知  
待友厚薄

弘治初教職彭民望湖廣人也博學而老貧謁故友於京  
不遇回閑老李西涯以詩寄云斫地哀歌與未闌歸來長  
缺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木葉下時  
驕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首  
霜盤彭讀之潸然淚下西涯載之已集嘉靖末客有與成  
國公厚者然特與飲食而已予友俞院判見客衣敝寄詩  
云長安車馬自肥輕獨爾鶉衣冷不勝聞說孟嘗多好客  
好將心事托平生生成國聞詩特送衣一篋又陸參政孟昭  
嘗送客出門偶見丐者於道側公熟視令閹人引進語夫

事物卷四十一

八

五

人曰門外丐者絕似吾少時友某人令人問其姓名果其  
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貧如此乎遂令其浴易其  
衣與之共飲食者旬餘其人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  
為子置此矣室中器用俱備又遺米十石白金十兩語之  
曰聊以此為生毋浪費也吳人至今傳為勝事予以成國  
武人尚能義激與衣西涯身處禁院豈不能扶持一友哉  
彭必不與之厚亦有激而云也若參政公之事古今少其  
人嘗親自宦客見故親戚朋友貧賤者不能振拔及耶笑  
之是無仁義之心者哉噫

聲音文字統

聲音文字統計百冊國初餘姚古則趙先生撰也書學至

趙為極精趙成此書為至備作亦不易成也當時獻之於  
朝藏之木天正統間修書中官英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  
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錄數本立文莊見而恨之批書尾  
曰盜此者當身首異處予嘗聞之長老如此昨會侍御張  
鳳溪云同年蕪湖周少參易任温州通判時立綱之孫有  
事於周已送此書周不知其所以因古則問於中書謝大  
中謝人始信前聞不誣苟有少參相知勸其進之於  
朝此合浦之還珠也庶不負古則平生精力

沈氏藥

元末嘉興桐鄉縣後朱村徐通判素慕洞賓朝夕供禮一  
日疽發於背勢垂死猶扶起禮之如昔偶見淨水盂下白

事物卷四十一

八

六

紙一幅視之有詩云紛紛墓土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芝  
君主一斤臣四兩調和服下即平夷意其仙方然不知何  
物為黃金白玉乃召仙以大黄白芷為問仙曰然服之果  
驗後以之醫人無不效徐無子方竟傳婿沈氏至今沈以  
此治生數百里來貨藥者無虛日族大而分數十家惟嫡  
枝居大椿樹下者藥乃驗沈子嘗從吾友俞院判學嘗聞  
其藥今加川山甲當歸鬚金銀花矣然大黃既效以下為  
主不問陰陽之毒而投之恐亦有害者然源源往醫又獨  
於椿樹者驗豈非天固與之歟

馮字誦經

洪武中松江孫道明屠兒也每借人書坐肆中且閱且

密行楷字積寫千餘本也至今人家書本後有孫道明識  
字正統中蘇州有僧名道出人問所念佛經無不背誦惟  
華嚴經卷少卷闕亦如水注豈非性好而心靜所致

### 顧陸李三子

元末吳人顧阿英陸德原李鳴鳳皆富而好古亦能詩文  
至今有贈炙人口者一時名士咸與之遊名振東南顧有  
三十六亭館陸之治財者沈萬三秀也李管助

### 太祖軍糧二萬斛入

國朝顧制髮為僧陸為黃冠李挈妻子家資浮海去俱懼  
法而避之惜哉

### 沈陳兩進士

成化初仁和祥元沈繼先莆田陳音俱登黃甲魁書單思  
外務不知也沈嘗見人軒上鸞椽則曰山中有許多鸞木  
耶聞鸞聲則曰說何話耶予以此耶晉帝聞蛙而問公私  
者何異陳嘗訪人與者問所往則曰去去父於街不得其  
門與人竟歸陳步入見其妻曰汝何在是予以此耶此蘇  
劉孫回家子迎而曰汝亦來耶皆切對也不知其類悟獨  
在於內何也

### 元鎮二香

元末倪瓚字元鎮無錫人也性好潔有逸才詩畫似其人  
所居有清悶閣雲林堂多畜古書畫奇玩家亦富焉惜品  
高而不知時張士誠之弟士信聞其使使人送幣求畫元

鎮裂其絹素且罵之士信一日與諸文士遊太湖聞漁舟  
有安息香意必有異人急傍乃元鎮也士信即欲手刃賴  
諸文士勸止猶鞭背數十 國朝盡散其產奈何不過其  
稅而催科者集其室逃入蘆洲焚龍涎以自適因香被執  
囚於有司每傳食命獄卒舉案齊眉卒問其故不答旁曰  
恐汝唾沫及飯耳卒怒鎖之溺器之側衆雖為祈而免憤  
哽成疾今人以漁舟之香為祥止庵

### 太祖因得而誅以元鎮為

### 太祖授之廟中皆非也

### 文誰第一

太祖嘗問誠意伯當今文章誰為第一劉以宋景濂為對問

### 事類卷四十一

次則曰臣不敢多讓予竊以本

朝稱三先生為首乃宋劉方正學也故近刊三先生文為  
一冊此則論其國初可也然三人當又以劉為首宋次之  
方誠為正學之人恐文又不及二人矣宋雖富瞻博雅故  
當一代制作柰格弱語漫揚鍤厓之言誠是劉文既雅且  
深又况番心術數之學不屑屑於文者清溪暇筆不知劉  
有十書之多而云所作無幾又在宋下是未知二公者也

### 武當殿像

太微太和山玄武修真之地也以非玄武不足以當此山  
故曰武當今崇奉為宮殿觀祠者三十六為絕頂始銅為  
殿飾以黃金範金為像照耀上下皆我

太宗文皇帝之朔建也至若太和宮之聖像從官皆銀為之而飾以金神帥十人皆銅為之而鍍以金玉虛宮之聖像與從官者皆銅而金鍍之水火二堂以銀以銅各從其像其供器銀鍍金者十有四銅鍍金者二十有二此

憲宗皇帝之所範也一得於

太宗道宮碑文一得於

憲宗神像之記世人不知咸以武當金殿聖像種種皆黃金非也

胎語

河南開封府有丹客之婦懷娠甚巨動躍問似雙胎也丹客語婦曰若生二男當名虎四兒虎五兒一日欲出而天

事物卷四十一

八

八九

若雨狀謂妻曰晴履可耶抑雨具去可耶妻未答則腹中朗應無雨丹客驚懼曰汝何人則曰虎四兒也言未竟又聞聲曰雖不落也有幾點丹客曰汝又何人則曰虎五兒也自後凡有言無不驗一日謂丹客曰汝所為竟練不成必須爐如何置火如何候藥如何辦又曰如何如何乃毛也如何如何小點化如何如何大點化待吾母為之可也丹客遂如言行之火然硫黃偶客至門室既不深廣而容又不行其婦與二兒俱曰黃氣迫人奈何奈何至夜薰蒸死世今有小點化之術謂其傳也予則以為豈非天怒其泄故欲滅其口耶然亦不知何妖也

鈎吻

嘗聞黃精中有物切肖食之立死疑以人必不可食矣此妄言也後讀郁離子云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口口裂入肉肉潰名曰鈎吻無求美弗得而為形似所誤又疑此草固形如黃精安得取精者特雜以害人耶及遇取黃精者親言黃精苗青白葉似杏根似薑而長又一種與黃精同穴對待而生苗青黑葉似杏而尖處有鈎根切似黃精名曰鈎吻俗曰斷腸草真能殺人偶爾有之也取時即棄去而後知之真也因憶博物志曰太陽之草故曰黃精天老曰太陰之精名曰鈎吻是二物性不同矣且本艸云精味甘吻味辛又何同穴對待而生耶意者陽極陰生離間有陰之故陰則惡矣故殺人

事物卷四十一

八

八十一

蕭愍之識

正統間仁和林草布衣也乃少保于蕭愍之瓜葛初學書累欲于公授入中書科而未得一日于語曰明日欽考中書汝但措書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林如其言時閣下先生見之雖不滿其字之不善不敢言其不佳也遂置上等嗚呼于公忠猷才略著于史冊矣此細事之識亦過人遠矣

鬼神懼威

嘗聞嘉興有焦通判陝西人其叔焦三畜子病痘求救於城隍不應擊敗神額其妹乃王妃也一時頭痛難忍夜夢城隍告以兄擊額事妃曰兄過何為罪我耶城隍曰彼凶

很難近又盛都御史是調官古田時欲拆土地一祠夜夢神告曰予血食有年且無過失公何欲毀之盛愈以爲非遂拆之後夜神復托夢於鄉官某祈其并立某詰曰何不訴之盛公乎神曰彼威嚴難干也據此二事人有福祿行雖無禮鬼神亦懼况行其正者乎若今兩賜不特爲守令者未見能詰犯於神豈其心有私耶

茄

廣東茄子宿根二三年枝幹如樹以梯摘之直待樹老于少方伐焉北方之茄雖大非若廣之爲樹蓋茄種原出廣南也

陳節齋

事物卷四十一

八

八十一

女翁之姑丈陳節齋仁和人也少好學一日貨得書一冊自是厭穢之術動鄉里欲益人買賣則至其家或焚符馬於大門或易香爐於家堂則肆中人集如市矣或怒人薄已則往過飲食其家至夜門戶自開厨灶不寧矣正統即位詔至杭節齋見之謂所親曰似欲再做一遭皇帝景泰間京軍來勦處州葉賊杭人多畏其擾害但求符燒於門外者軍過並不肯進有指揮某素與之交欲避從征之役彼云汝第去至某地假以墜馬爲辭告於主帥必可歸指揮如其言果然常懸小像于室一日女夫同兄至其家妻留中饋陳婦見像上有墨畫二條驕問曰今日何人到此妻答以女夫第兄遂頓足曰無能爲矣爲矣當急辦後事

不旬日果卒卒之前夕召女翁其後事并付其書其後女夫之家雷聲常繞屋頂衆意蓄書故也因焚之遂絕

崇嘏

五代王衍時有臨邛女黃氏能詩托名崇嘏以詩謁蜀相周庠周庠收爲府掾明敏多才庠欲以女妻之嘏復以詩辭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未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暮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乃問其本末乃黃史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姥同居一貧如洗故時人羨其貞潔書入五國故事予以此黃女特爲才使而不知閨門之道者必不潔也無故而僞爲男子上詩一不潔也

事物卷四十一

八

八十二

服役爲吏周旋於男子之中二不潔也事歸而不能告求所願復以詩戲三不潔也何謂青松白壁之操耶故先輩云文章本是男兒事女子能詩也不高若國初蜀之保寧韓氏女者因孤遇明王珍之亂恐爲其掠也托名男子從軍往征雲南七年往返遇族叔而後明其事以歸此然後謂之貞潔所以收入國史

土乘氣

予嘗掘地出土而成坎矣後因無用復以其土築而實之則耗四之一矣深求其故蓋萬物藉氣以爲質一動則氣泄氣泄則質爲之損也

七修類稿四十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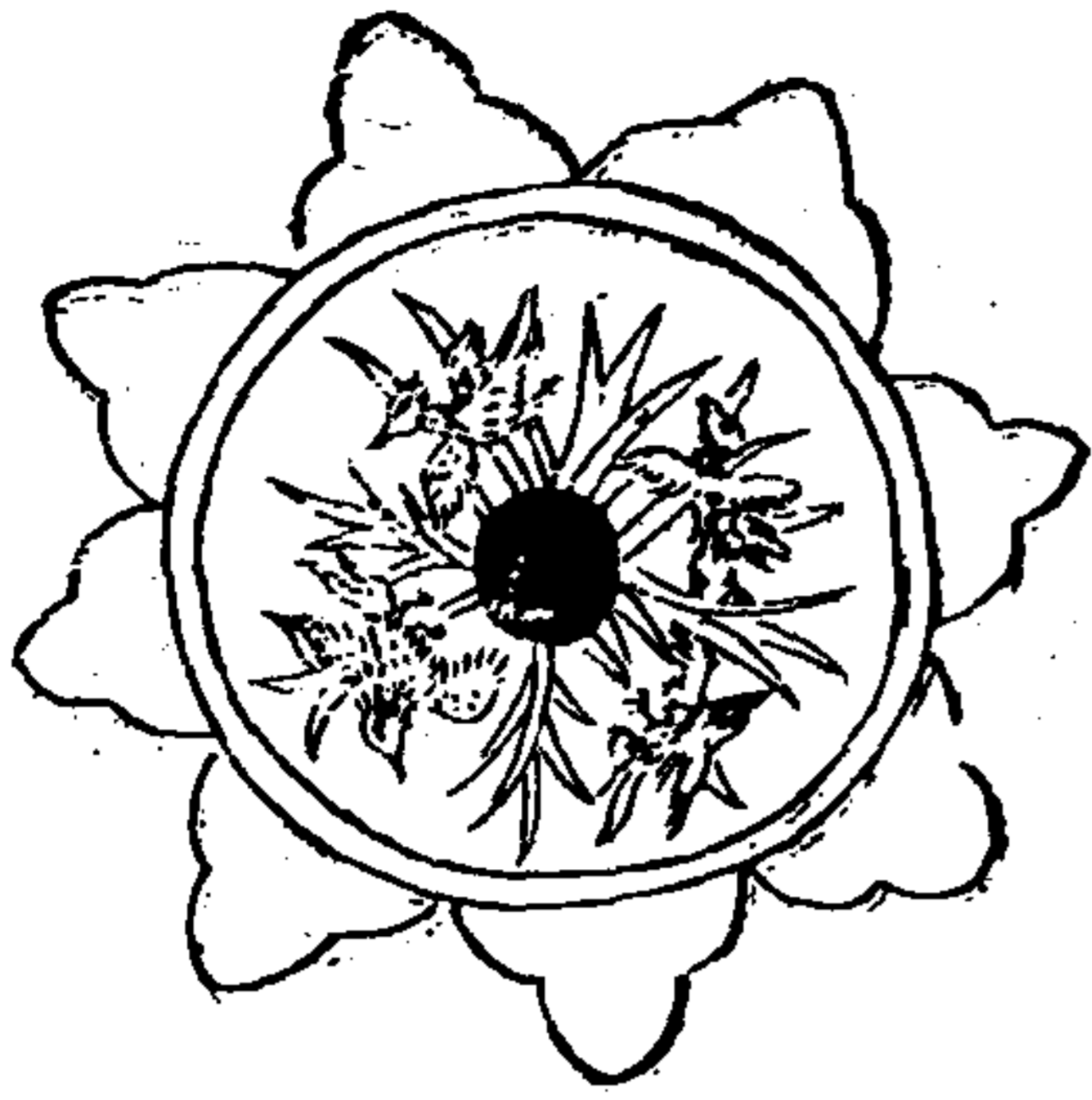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一

事物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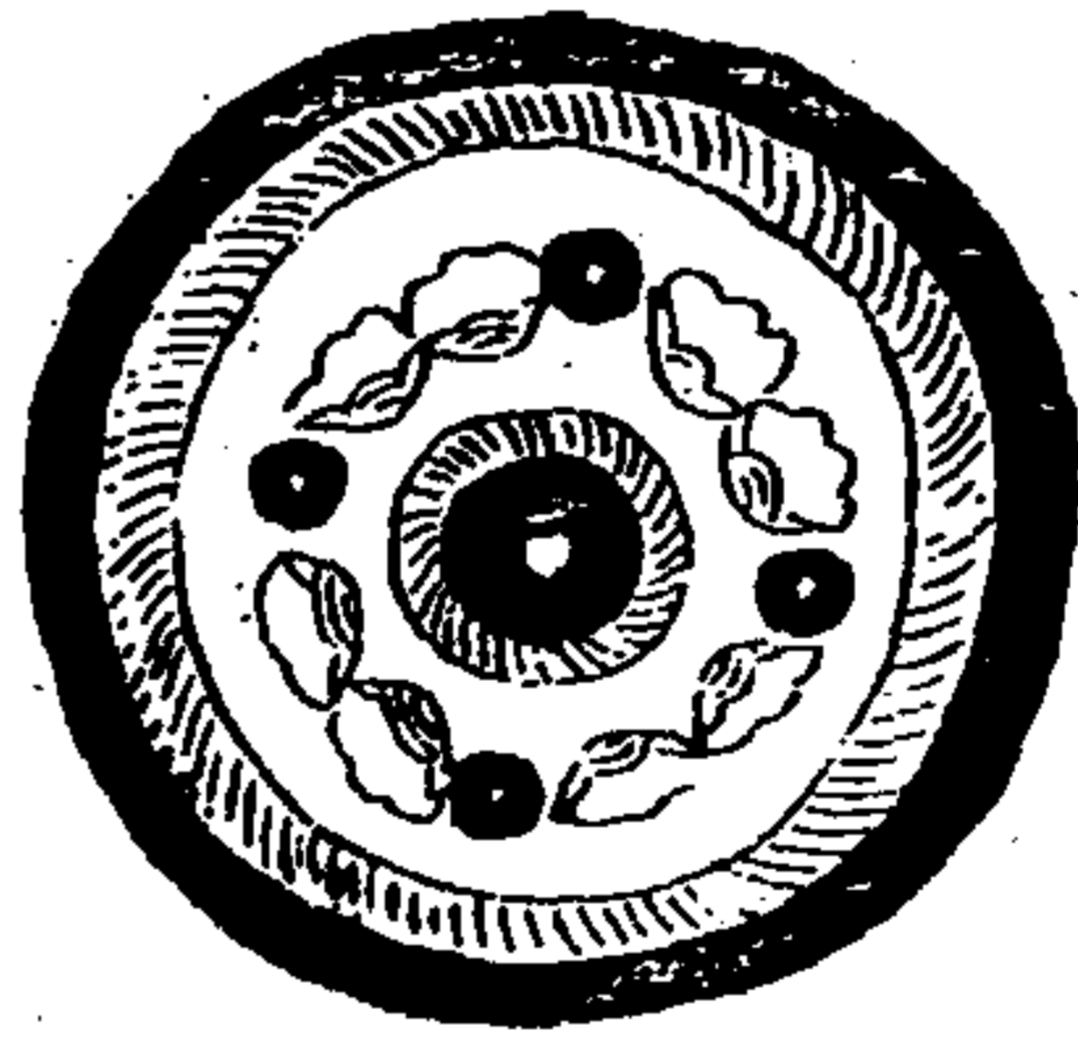
古鏡

杭仁和郎瑛仁齋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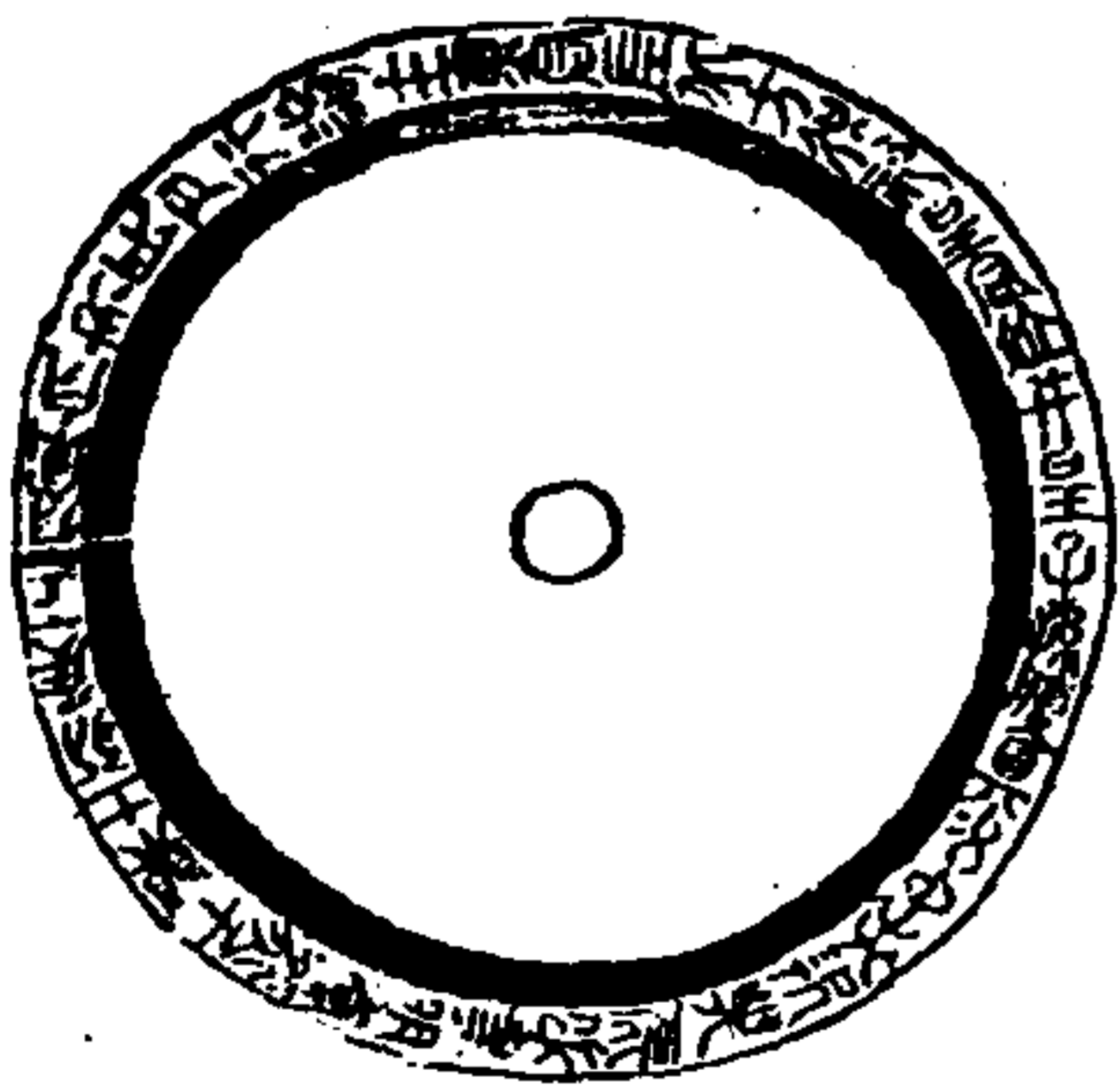
周穆王時有火絜鏡秦始皇有方鏡不知傳古圖考古圖格古要論俱無古鏡之說惟考古鏡有舞鏡鏡奩之收國朝杭人商販於汴自先君始在汴得古銅器最多歸即貨去先君謝世遺有四鉢等鏡一櫃昇瓶等器數十件鏡三十餘面余方五齡祖母崇信道佛不知古物價高多施以鑄錢器佛像今所有尚有數件每遐想而興嘆今以所愛之鏡如秦八角江心鏡黑漆古翡翠色者然猶在口性癖好古因漫誌之於左補考古之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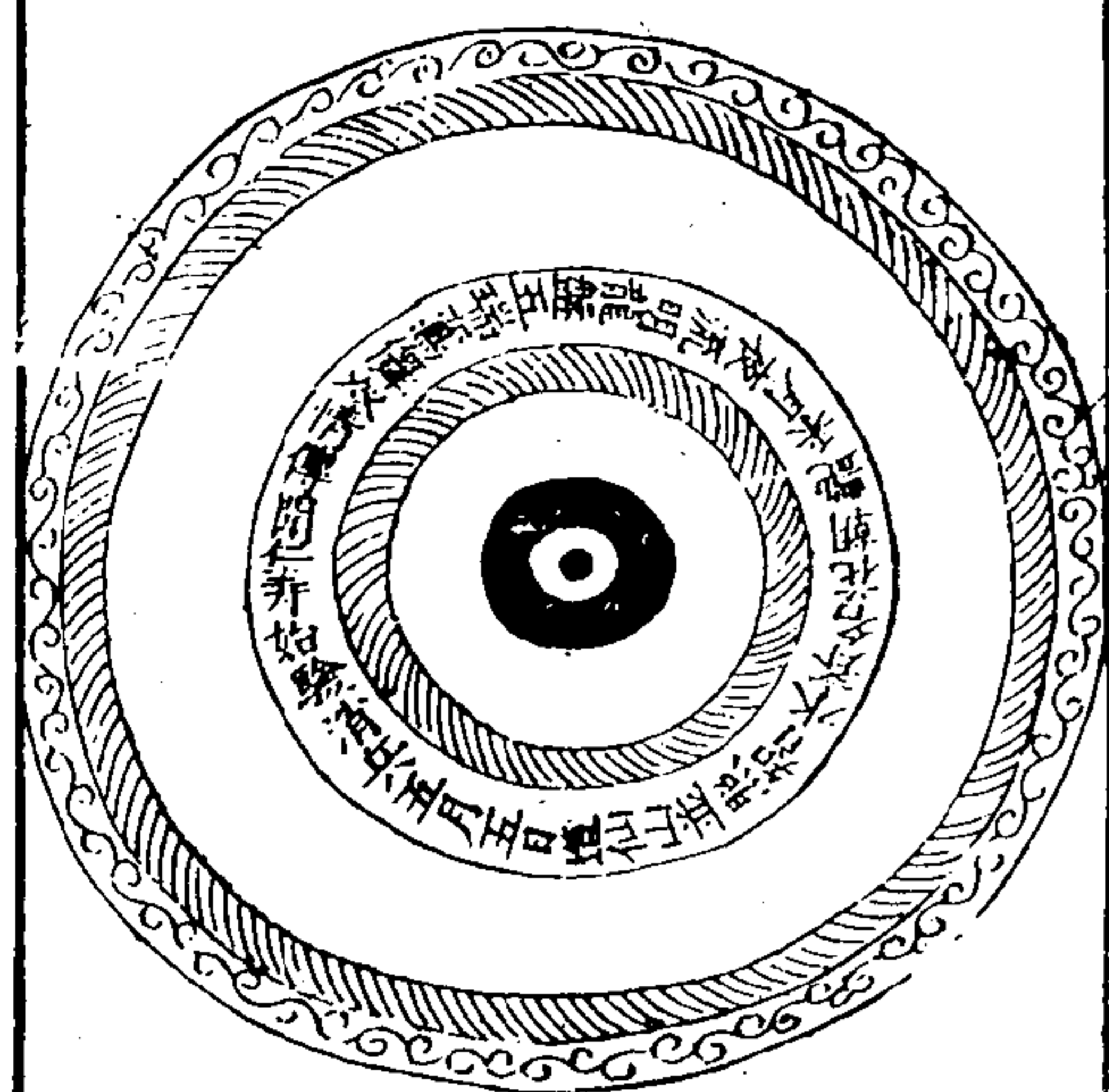
右鏡形八角大四寸厚可二分背則芝草飛鳥自造至的光顯影約擊之聲甚清細古音宛然與諸鏡不同得二面一則面有微班界其一角一則清如止水皆水銀古也良工嘗見云此正謂秦八角耳一送友人一為家奴所碎中即白金內外一色真可謂數千年物也



右鏡形將四寸邊圓而厚二分中則凹薄其半凡四層至的第二層四釘八蟲形如青堊瑩潤精過玉情其面微有蝕痕清明如水照予小至老未嘗一拂拭焉真可嘉可愛必出秦漢間黑漆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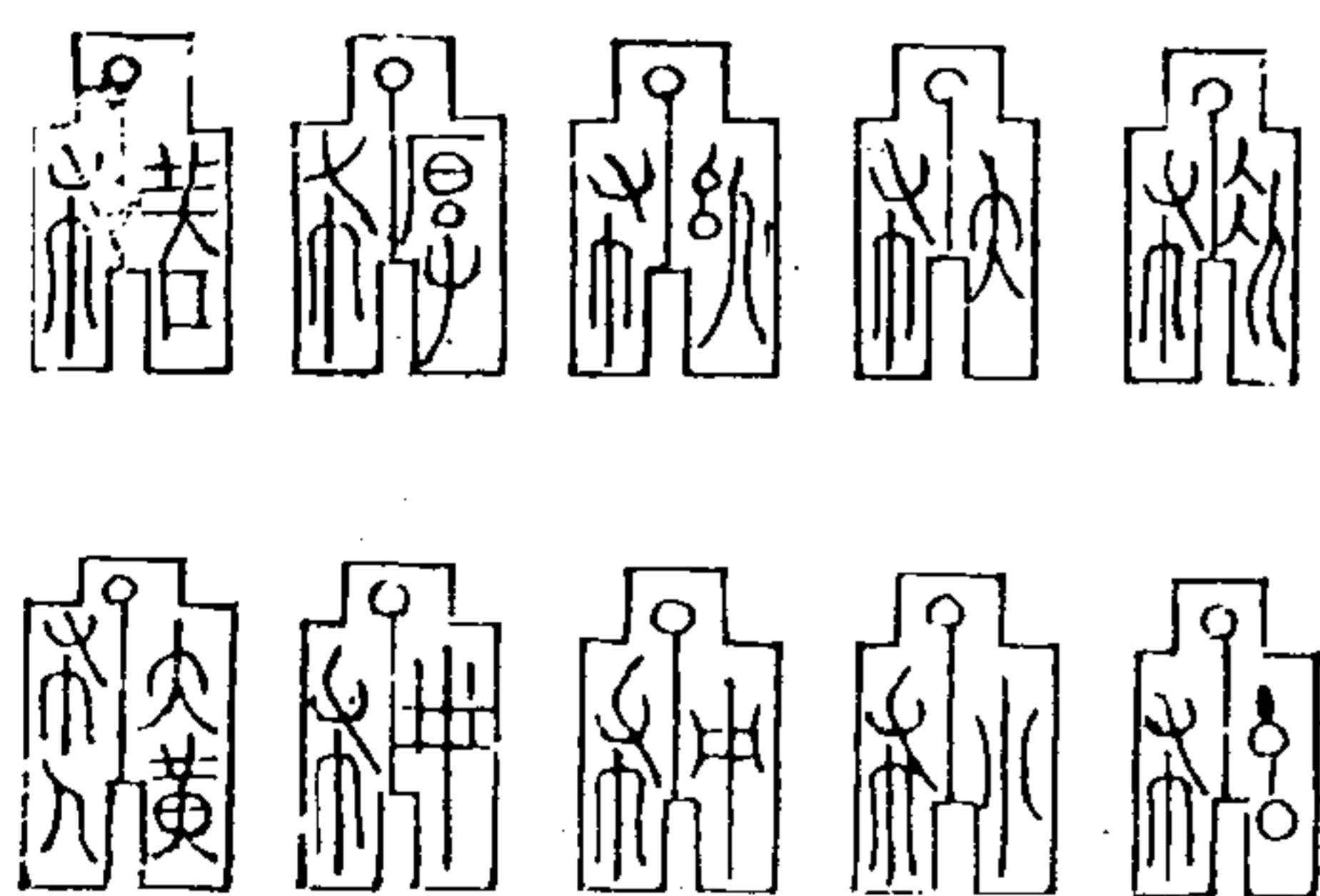
右鏡背篆文頗難識其中有的的外篆十二支間錯飛鳥  
其外篆此四十二字又其外環繞猛獸皆極細文獸之外  
又細文凡四層總徑八寸面雖蝕晦而明處尚可數髮背  
面皆翡翠之色艷艷可愛惜不可以開磨施之宗陽鐘內  
大抵秦漢間物也



五物卷四十二

右鏡厚八分徑尺餘自邊至內的凡七變文藻而第四層乃  
正書三十七字的極備諺云唐大鼻也真水銀古物背亦  
光采奪目面無纖毫班蝕死如新磨擬五月五日之文并  
鼻必揚子江心之鏡無疑况水族真有所謂盤龍飛動之  
勢今但模以一二形像而已今在友人王蔭伯家然其文  
載之東觀餘論但瑞作瑞舞作儻精作情黃長馨直以為  
唐鏡而不知江心鏡也唐以五月五日揚子江金山鼓鑄  
又曰辟邪鏡山在水中故曰仙山江水周流故曰智水云

### 布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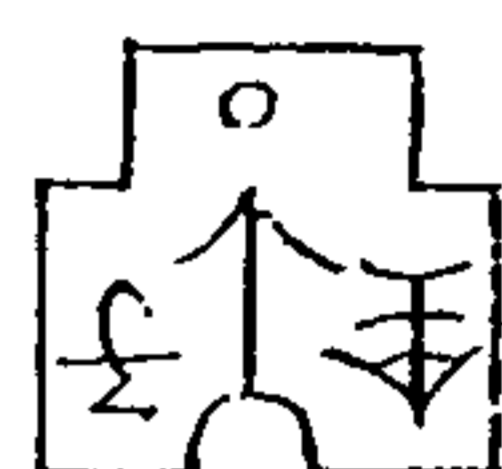
五物卷四十二

八

八日

右十布錢王莽鑄之  
大布小布莊布差布  
厚布幼布么布小布  
中布大黃布廣五分  
重十五銖

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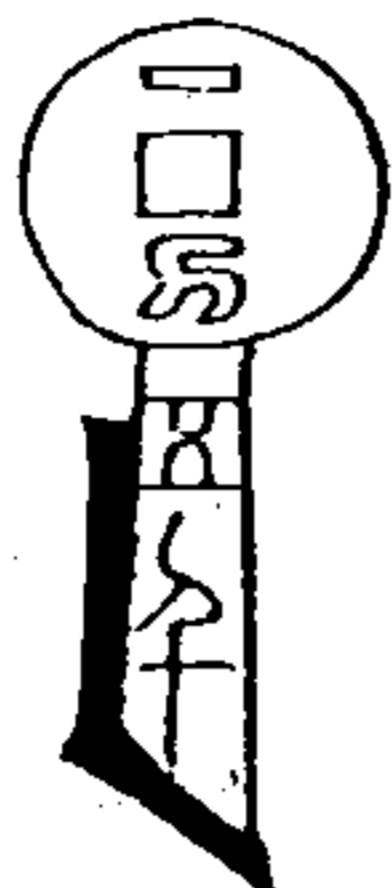
右田布錢長一寸七分有廣一寸足門廣六分

契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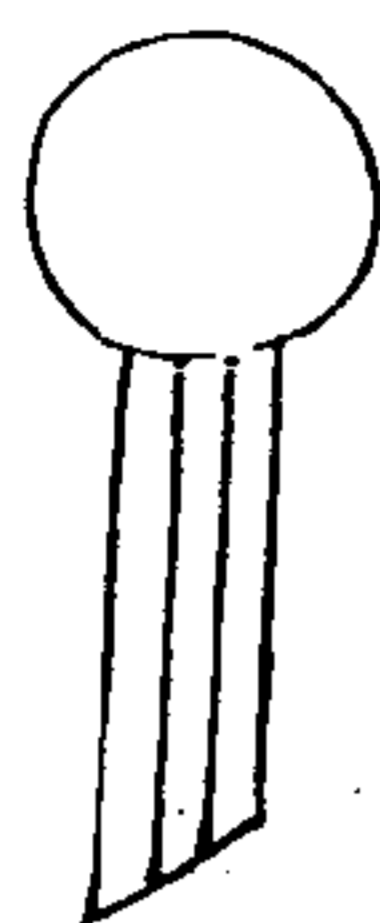


右古契刀王莽造環如錢一刀五百

錯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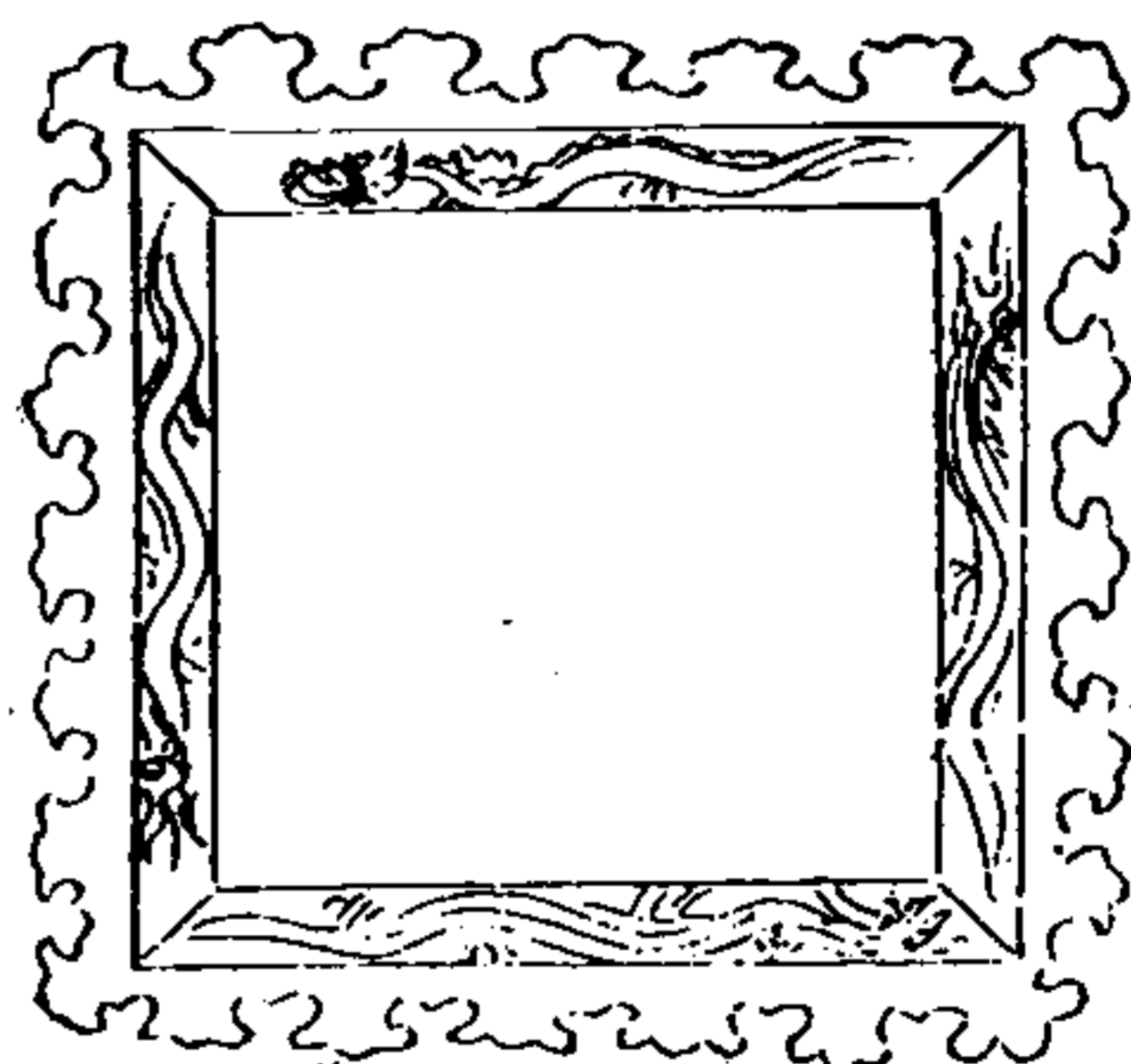


右錯刀以黃金錯其一刀直五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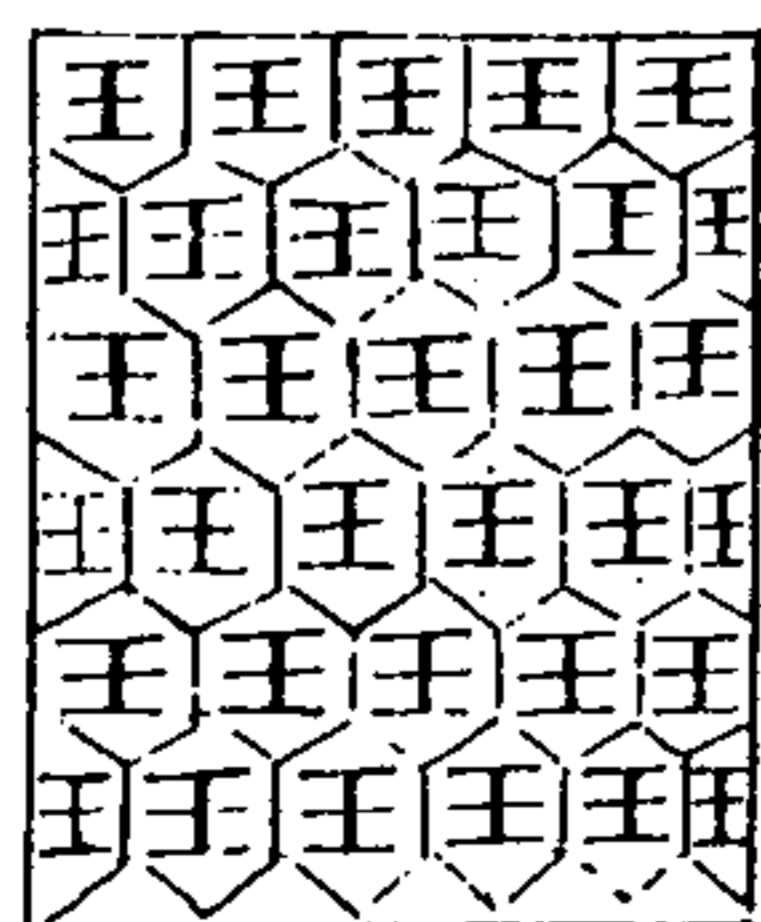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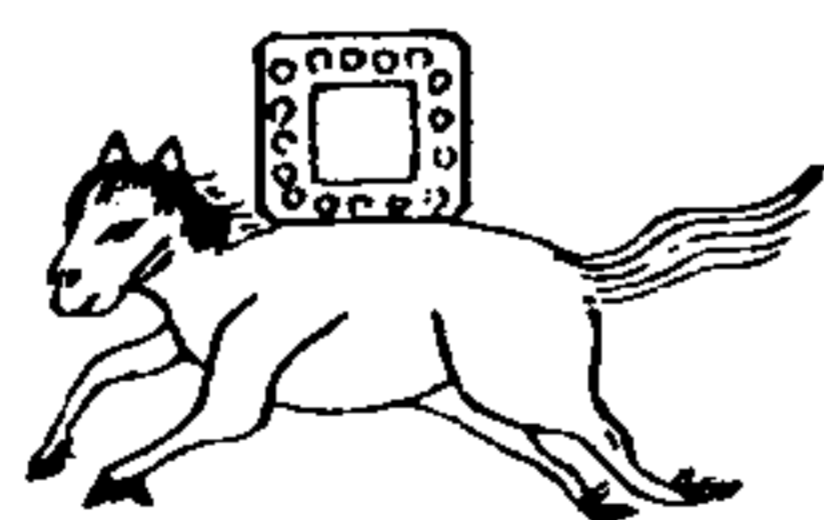
右大黃布刀十三分重七銖

漢皮幣



右皮幣漢武元符四年造以白鹿皮爲之存毛方尺緣飾金文繡以五采凡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得之而後行用四十萬

漢白金三品



右白金三品漢武元符四年鑄銀錫爲之以天用莫如龍圓之以象天其文龍重八兩用三千地用莫如馬方之以象地其文馬差小重六兩用五百人用莫如王楮者之以象人其文龜重四兩用三百

莫月昇

莫月昇元高士也聞其名不識其像與事嘉靖中朝廷遣使來吳訪取法書并得其像乃坐像也赤面少髮繫小道冠於腦後名人題贊甚多尾則先正宋學士之傳也文不載於學士集中因錄其畧於藁傳曰莫月昇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生而秀朗肌膚玉瑩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不利迺絕去世故從事禪觀之學胸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著道士服更名洞乙自號為月昇入青城山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鈇壁得王侍宸斬勘雷書乃亟往委身童僕會鄒病革將遣去月昇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嘆即以其書相授於是月昇召雷兩破鬼魅動

事物紀原

人

八七

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東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之月昇瞑目按劍呼雷神役之俄而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世祖至元已丑遣御史中丞崔或求異人於江南物色見帝帝詔近侍特果殺觴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庭帝為之改容賜以金繒月昇碎之以濟寒窶有旨俾掌道教月昇以年耄辭遂給驛南旋放於酒肉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颯颯起衣袖間陽狂不妄與人接然頗閱疾疢者有來告急或以蟹黃篆符與之或摘草木葉氣授之無不立愈故咸以真官稱嘗宿菴菴中道士中秋方宴有雲蔽月不解

道士如其所為急邀至席且謝過月昇以手指之雲散如洗有賣餅家積餅為物竊去月昇焚符頃刻斬御孫首投於前市魁娶婦道為白依精所攝月昇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颯颯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峯不知何以至此也歲庚申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搔首曰俟五事備可也夜半風雲雷電兩交作月昇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十九繼華奉遺屍葬于蘇之長洲陳公卿去舟霞道院三里又聞有像在崑山陸文量家

廖瑩中

廖瑩中字郡玉賈似道客此傳學能文賈之師潰待罪之

事物紀原

人

八八

日諸客皆去瑩中獨依之一日對飲泣別歸時語姬妾曰我從丞相情無間然今相必南行又曰吾平生不敢負人天地必能鑒之即服片腦死噫廖從數十年豈不知賈之負朝廷哉既無間然又豈不能盡言以規哉今日之死諒已亦不可免故死之耳大言欺妻妾人誰信哉不然亦輕死矣孰使從之謬哉癸辛雜誌特細記之予每見其題名湖山因感而跋出

威寧伯二識

威寧伯王公越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竟以內閣別紙賜寫後拜左都御史破威寧海子俘馘首虜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封威寧伯豈非欲卷飛騰之意與



一日忽思退休賦詩云歸去來兮歸去來下金難買約  
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綠醕有情憐我老  
黃花無主為誰開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  
幾竟以事敗徙陸安州安置遂符一夜化灰之速黃花無  
主之識譚纂以此詩乃紹興一僧之作人嫁之王耳殊不  
知當時翰苑某人有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恥隨郭隗上  
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少哉半世功名如隙  
過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  
朝王附正然聞其人雖尚推諷而非君子實文事武備者  
也故李西涯稱其議論英發迥傲虜情將士強弱皆在留  
中才智樂為之用也又詩雖粗亦有好句如世間惟有征

事物卷四十一

八

八九

夫若天下無如造塞塞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  
丹亦佳也

鍾聲數珠

鍾聲晨昏扣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蓋年有十二月二  
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借此義具楞伽  
經中菩薩問也

海市

登州海市世以為怪不知有可格之理第人礙於聞見之  
不廣故于理有難窮觀其所見之地有常而所見之物亦  
有常又獨見於春夏之時是可知也占云桑田變海安知  
海市之地原非城廓山林之所春夏之時地氣發生則

水下積久之物而不散者薰蒸以呈其象也故秋冬寒然  
無煙無霧之時又不然矣觀今所圖海市之形不過城廓  
山林而已豈有怪異也耶蘇人徐大參翊常云陝西郊野  
忽日起烟霧漸有人物車騎之形又聞淞江春霧時亦忽  
有樹木屋舍之形廣西象州山中雨後遍有象狀豈三方  
所見亦鬼恠也耶蓋陝乃古今戰場人馬所喪不知其幾  
象州山中乃出象之地死象亦不知其幾或積久散於地  
或新結氣空中遇天地縕縕則隨氣以見又安知淞江非  
古山林屋舍之所耶若戰場中夜時有燐有聲亦積氣之  
所至耳何足為恠

古今金珠

事物卷四十二

八

八十一

漢祖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問楚梁孝王臨死庫有黃金  
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與金五千斤次賞有差  
周勃賜金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漢時賞人用  
金如此之多則知天府所積尤多也今之賞有功而用於  
軍不過白而已賞者數十數百用者數千數萬尚常告乏  
矣且如劉謹朱寧所抄不過數萬而未聞黃金如此之多  
意者漢時惟宗廟朝廷筮筮車輅少加飾焉庶民無敢用  
也今之時朝廷宮室器皿服用無一不用而庶民亦漸擬  
之矣又至二教神佛像牌供具鍍裹所費不一此固尚有  
說焉至於珠也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張方  
劫帝西遷輦其珠百餘斛恐人內庫亦不如此雖宋元以

未亦未之聞此則非全有上下之耗也今天下且廣  
少耶是不可理詰耳

夜覺

古云聖人無夢愚人無夢予堂兄自言無夢甥婿陳郎中  
亦曰某一二年偶有一夢是知人之稟賦自各不同古人  
所言者常而今人無夢者特異耳又人魔寐而至起床開  
戶不知者尤異也聞寧藩為變之前年江西省城中人多  
如此及反之日一軍夜皆覺叫後者以有併逆徒被戮者  
豈非此輩俱魔寐而活者耶意此者多非富貴之人家  
人亦有是患者雖非起床開戶時有覺至一二時人不能  
要省因是常讀周礼秋官司寤氏謂主夜覺者疏云人有  
事物志四十一人

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杳然解正義恐非則知  
古患此者亦有之耳故嘗語人而得一奇方併錄於左  
治鬼魅魘人法

降香末一錢 麝香末三分 朱砂末三分

雄黃末三分 皂角末一錢 艾葉五錢

右藥用草紙包為長筒用尾二塊封在內點火留一頭出  
烟放在床上床下則夢魘鬼魅俱除也却忌婦人鴉大四  
眼

火魚

杭自嘉靖戊申未生有一種金鱗名曰火魚以色至赤故  
也人無有不好豕無有不畜籠已射利交相爭尚多者十

餘雖至壬子極矣予見而憂之語友曰洪範五行傳云魚  
陰類下人象也鱗甲兵之象也今赤色者火之象也况曰  
火魚其兵火之兆乎是年倭賊遂發寇台寧紹杭嘉興且  
抵南直隸沿海一帶殺官掠地人遺屠戮屋被火燒至處  
甚為慘刻

朝廷雖遣重臣武將以勦之勝敗常相半焉豈非其效耶  
至 年方平魚亦斬消煤氣數兆灾昭然也

奇藍香

奇藍香出占城等國誌書香書奇南二字星槎勝覽書棋  
楠二字問之人人不知也昨見潘希魯使交南得其因之  
所賜書物錄之於藁乃此奇藍二字想誌等書傳寫之訛  
也

人

八十一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二

事物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家語舊事不同

家語一書漢藝文志載二十七卷唐志載王肅註十卷近世四十四章舊乃王廣謀所註庸陋荒昧新得何侍郎更之已覺就正惜非全書何又作家語外集藏之未刻其故何序辯之詳矣昨讀王閣老齋震澤長語有曰一日至書市得王肅註本家語乃近世所無又曰以何侍郎之好古不可得余得之豈天欲未喪斯文歟予以何正求之而王得之則當即送於何使得以校所存之外集可也或何以

事物類

八

八

謝世今亦刻之可也否則再失萬古不復見矣又武林舊事作書者四水潛夫世不知何人余見齊東野語載王照堂梅品內云賞心樂事者予已載之武林舊事則舊事一書乃周公謹所輯也其曰四水潛夫即公謹之別號余已明於辨證矣或曰訛刻豈有不知而就木者耶其書共該十有二卷今杭郡所刻止得其半半在姑蘇袁飛卿家嘗欲借觀奈袁恐復失之使有好古者通求傳之又宋曾誕與鄒浩友善孟后之廢也誕三與浩書勸力諫不報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一篇以譏之識者以謂可比韓愈諫臣論世罕見侍郎劉五清有也

古圖書

書學之用大矣篆之微碣則文石鼓勒之昇彝則為款識摹之範金則為印章然非淺學所能辯也鼓文款識世遠磨滅不可得而見也可見者書冊之傳耳印章之篆與鼓文款識等也亦豈易能哉不學乎古安善于今柰嘯堂集錄之古印摹臨已非舊寫王順伯姜堯章吳思孟等印譜則又翻刻失真獨鄭燁吾衍舊本印式庶幾可見古人制度文字於千百年之下然亦可也予與員外郎王蔭伯自幼嗜古共得漢唐晉人圖書六十七枚每為如予者竊索而去茲特以所存者曾印下者釋文考時畧為印譜存之於彙倘遊心古學者將必取諸而欲致一藝之善者亦不為無補云

事物類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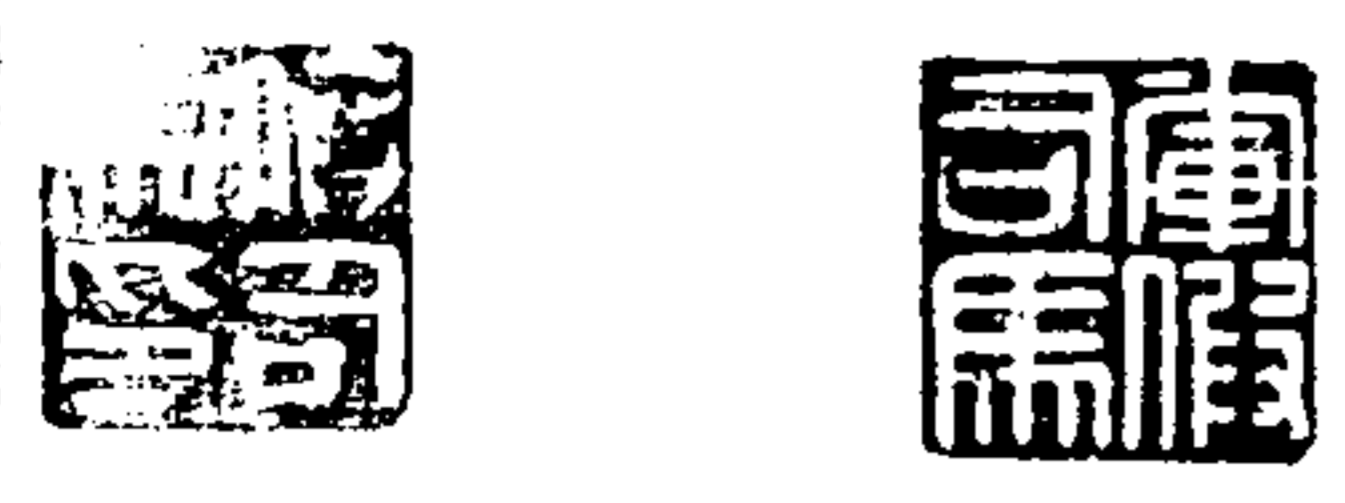
八



校音羽音丞印鼻紐後漢志有校羽縣乃漢物也名與羽字王順伯俱辯明此印王譜上多字頭與此不同彼篆是此與鄭燁漢印式相同形似差小則知此縣之印傳世多也中丞錢江樓愛而送之  
騎督之印魏晉第五品有騎督高貴卿公紀騎督敬琰魏志騎督徧將軍路蕃按晉武帝詔改騎督以上分為五等爵則騎督蓋子男爵也故印制得為塗金龜紐然王順伯漢唐印譜內亦有之乃



事物卷四十二



銅印鼻紐在漢官儀則千石至四百石之制而非塗金龜紐之貴也沈氏知所藏不知何也王順伯謂或倅非是文獻通考列之五品恐亦有誤此印文鑿成必軍中封拜趨急耳督字上叔字無點意印字下節無轉筆篆法制度漢魏物也正德間得之京市人碾其金紋畫中尚完然也

部曲將印文獻通考魏第七品有部曲督晉第八品有部曲將都尉司馬而部曲將無所考或位在部曲督之上而郡

中都尉司馬乃屬也此印得三皆銅印鼻紐一似鑿一似鑄一似刻似鑿者最古

軍假司馬漢志大將軍營五部軍司馬一人有軍假司馬為副貳梁鵠樂進皆為之王順伯印譜鄭宗晦漢印式吾子行學古編軍字上有轉筆而吾印獨右向假字人旁亦從右邊馬字一點係隸法俱不如此印古拙也假司馬印前漢班超以假司馬印使西域魏八品九品皆有假司馬又耿璠為



事物卷四十二



車將軍實憲為假司馬

營在太守丞印杜氏通典秦滅諸侯以某地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因之更郡守為太守王莽改太守曰大尹晉省郡丞唯丹陽不省宋梁以下復置隋改別駕治中煬帝罷之而置通守下至唐而郡丞廢此印蓋隋以上者營字不從自漢晉印文多借用臣字難識有為營丘者按漢志營陵註或曰營丘然字書丘為爪惟兵字從丘豈漢人忌丘字之文有相背之形而

借用兵字去其脚為丘即擬印則漢書營陵當誤而或曰者是也如楚王熊槐咀楚作熊相鄧艾古碑作鄧義讀艾為義帝幸上林令不能對喬夫對甚悉欲遷喬夫官蕩陰令碑作喬夫為上林令上林令為喬夫故歐公集古錄以正史氏

晉率善羌佰長通典西羌出自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衛山魏晉時亂關隴永嘉以後吐谷渾與焉晉時數百戶附於陰山屬晉亂遂吞併諸羌而有其地此

事物紀原十二



印或西附陰山時所假按蘇轍曰西戎弱則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而西戎亦將自托於中國而後安觀此印可知其勢矣漢匈奴傳各自置千長百長羗百長亦此百字從人漢志開阡陌阡陌之間隙勝養俛仰阡陌之中索隱曰謂千人百人之長也玉篇人部收阡陌阜部收阡陌急就章又作疆畔啜佰未犁

別部司馬漢志大將軍有校尉有軍司

人五

馬有軍侯有軍假司馬假侯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度尚傳抗徐為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又張超從朱雋征黃巾為別部司馬皆漢官王導為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上牋曰舍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閉羽張飛亦為別部司馬

太子率更令印杜氏通典曰秦官顏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漢魏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宋制銅印墨綬梁陳後魏并有之北齊領中府署掌

事物紀原十三



衛禁防漏刻鐘鼓隋掌伎樂漏刻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百官志曰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註曰主庶子舍人更直似光祿文獻通考後漢秩差次光祿勳中二千石太子率更令千石司馬昌徐右二印形式如釘其大頭刻文小頭作眼長一寸四分四面刻草獸一曰司馬昌一曰徐某文昏難辯此印極古微小太甚不知繫何處亦何處用也乃私印之又一變矣

長利印制匾而無紐孔亦隨形而

人六

匾前後直通蓋印式又一變矣長利必是字印其一面作二人形持蓋形如商器上款識博古圖內合祖孫丁觚今此文正似合孫形而其間有文如中字其仲孫姓乎

臣午古印稱臣者多兩面有文此印特一面朱文臣午亦名印也印式如長利印亦不知施於何處或貫之衣帶間取其輕便用之耳  
王疾已臣疾已此印兩面有文一燕姓一只名先用姓印後只用名然稱臣者



意用之章奏間如後人押字耳或通  
下用之如古人稱朕亦通用也

公孫弘印龜紐舊譜有公孫弘黃玉印

却是柳葉篆文此印篆文高古龜紐精

緻印跌四面皆如秦璽上重為文隱約

不甚明按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為孟嘗

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參乘言司馬

喜相求一在越斷髮為王騎一為漢平

津侯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

見於虞延一傳此印必後二人之物恐

前無此等印然二人又為平津者大分

蓋此得於臨淄平津淄川人也今印送

與松江曹即中嗣祭塚

王始昌臣始昌制式與疾已印同漢功

臣表有王始昌

董平聖龜紐文與紐皆古乃漢晉間人

名印也

韓輔白記碑和紐篆文平正白記者用

之書記者也紐中空半朽猶有子母形

漢印文此最佳山堂考索有韓輔白今

忘其在何處然漢印二名姓獨居右名

俱在左妨悞也却又不是銅色翡翠



艷艷可愛今為無少卿物矣

林循印龜紐篆文制混淪淳厚真漢

物也

淳于德龜紐春秋有淳于公戰國有淳

于髡漢有淳于意皆齊人也淳于德必

其族姓此印得之臨淄亦齊地也篆紐

法度一如林循印

公何中印鼻紐公何復姓也中名也左

傳魯公何藐此印篆文混厚制度精密

當是漢器亦得之臨淄蓋齊魯之間有

此姓名也

衛妹鼻紐衛字中韋不合法左一字從

女不可識此印篆文渾厚制度精密當

是漢印紐頂又有一層蓋妨倒用耳

徐望龜紐制度銅色絕古真漢人名印

也

公孫賈龜紐篆法古拙龜紐左顧漢人

朱文印式也毛寶放龜去而左顧後佩

之印乃左顧古人私印亦有如此者

秦循之印龜紐之字作朱文古人用意

亦巧取妍之濫觴也

○勝鼻紐前一字說文不載刻法制變



似六朝物

吳○私印鼻紐王僕之印鼻紐右二川

皆漢人名印也

常山南行唐陳壽印信漢書常山郡有

縣南行唐都尉治莽曰延億後漢書常

山國亦有南行唐此印當在東漢列字

文篆法帶真書可愛名印中具邑里漢

人已如此三行九字極小甚奇惜極糊

吾丘壽王覆斗紐六書統中魚款切佩

玉也象貫結之形山所間切象峰巒積

石之形今玉字正同而山字有省形漢

書地理志中山國有縣十四註曰高帝

郡景帝三年為國莽曰常山屬冀州應

劭曰中山故國此印文不知中山壽王

耶玉山壽王耶爵耶名耶按古篆中字

為淵字亦無淵山之理表姪諸廣居傳

雅又謂山字不當作山字因作辨語曰

中有又曰字之形山恐山字之變傳衍

平壽王佛乎王吾丘壽王當矣存之以

伺博識印紐亦未見精篆文鑿就似漢

初氣也此印得之京都市中硃砂古

周到日利右印式如長鑑印而孔特圓



事物紀原卷之三

八九



又不知貫於何處亦一變也惜文淺難

印 ○○○○三繩紐此印可看不可印黑

漆古文中結平亦不可識姑存其文

鈔版鋪四邊仍有線紋中分界路亦古

印一法也然字行刻界道自此始

軍司馬印紐即壽亭侯四連環者周禮

有軍司馬下大夫四人漢志大將軍下

自有軍司馬西域都護亦有司馬如前

漢揚敞給事大將軍幕府為軍司馬蓋

此印軍字頭與舊印譜上者不同彼倒

右此倒左也馬字中畫彼不通此通第

三點及觀紐印字文無毫髮之損班蝕

比諸印不同恐其偽鑄然銅色甚古非

可偽為

王慶之印鼻紐漢人名印也

夏侯登印鼻紐說文夔从久从頁从曰

曰兩手交吻是也此夏字脚作學字頭

古人篆法如此

徐○之印鼻紐右名印第二字不可識

良當瓦紐篆文類刻符紐制似鼻尾

兩闕之印碎和紐名印中空似亦開物

事物紀原卷之三

八九



孔○之印鼻紐漢人名印也篆法奇

第二字不可識

逢廣鼻紐逢字法異

馬○印馬後二字不能辨疑作回文

讀馬弘印史

○閱之印鼻紐第一字未辨

周賢私印鼻紐方正平直古印也

公孫賢印鼻紐篆法古而布置未當古

印亦有不善者為人竊去

賈常之印鼻紐此印可看疑賈常也唐

有賈常能詩宋有賈常善畫

趙高私印龜紐漢人名印非秦趙高惜

文少香

路章之印鼻紐路字有補空章字不是

法銅如殊漆

辟邪紐此印邊作欄復環以鳥獸形

其中方刻字文剝蝕難認視其形制六

朝物也

敏佳氏子達崔敏字子達唐元和間人

千牛備身整屋三原藍田尉揚州錄事

參軍許州臨穎汝州龍興令大子司議

郎歸永二州刺史柳子厚稱其藝篆



書學該七錄就此黃老恬於龍辱此印

一隻兩面亦無穿孔篆文明雅邃六書

也製趙簡便脫黃老也文用朱白法陰

陽也體有上下象圓方也敏蓋文行高

士宜其私印至今存而不泯耳

潘楊私印龜紐子母印式唐人之印也

成○諺印辟邪紐第二字乃倒左字紐

制極工淨得可愛子母印式唐人物也

字字疑巧字

涼儉印信辟邪紐平正簡易字兼真字

不下六朝品也子母式辟邪左潘其勢

欲動匠亦工矣

孟賞鼻紐孟字法新此印似隋唐間物

也

此印四角有竅印文不知何義似吉思

忠為四字或元虜之名也銅則鑠茶色

亦自可愛為人竊去特記憶篆此

和甫鼻紐此印篆法古勁而朱文似近

時之物體質瑩然玄色如玉又非百年

可得者必宋元之物也

七修類稿卷四十二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三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惡更有數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

英宗退文華殿召對問其大畧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

疏衆方駭異

上不悅駕起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已顛蹙度

肉紅腫矣人方知其適不能答者忍痛故也宋淳熙間史

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其高宗其小事史忽淚下王音問故

對曰因思感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明日御批史為侍

重刊卷四十三

八

八一

郎不知當時乃為蜈蚣醫頂不能忍疼淚也嗚呼均為惡

虫醫頂敬君者不諧而欺君家恩豈非數也哉

鐵鑄老人

正德間予同崇德一鄉老遊山至林隱寺憇之見荒地數

頃土人曰此欲送人召糧者問其地畝糧數之詳老人默

然半晌語予曰還鄉當載米幾何農夫幾人鐵器十具來

開此荒地幾年可富也其心甚執予曰鐵還再得一百斤

生者老人曰何用予曰此鑄你死老人默然

物隨氣以變化

萬物隨天地之氣以生殺變化之道寓焉若春夏之氣飛揚也故青虫化蝴蝶水虫化蜻蜓秋冬之氣降潛也故雀

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舉此則凡物可知故人欲順天地之氣以養焉

物理不可曉

揚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有一二不同夏月蚊虫

有同里之處彼無而此有有一家之屋左有而右無菓子

以毛疥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决不炮臘燭散心時以線

繫縛於下段後即不散也鷲與班鳩亦堪養馴但遇白露

必然飛去蝮蛇之膽隨日而轉故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

旬近尾熊之膽四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

右足諸物之膽附肝獨此二物可異也埤雅等書不言所

以豈聖人不欲示人哉不可理推深求之鑿矣

重刊卷四十三

八

八一

狗寶馬黑

今藥店醫人俱知牛黃羊哀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治翻

胃而牛黃狗寶治驚瀾也然牛黃常用易識羊哀形如濕

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見者亦罕余友人親得之

乃生於狗胞中其形質如鵝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

理數十層考之本草未收不知何所用而何人傳也又見

越冀集中云馬有馬黑在腎此尤不特罕見亦罕聞者又

不知何用

三楊

永樂宣德間揚榮楊溥揚士奇皆三木機軸皆有文學故事之名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於稱姓也故以東西南北別

之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揚濟州人荆古南鄭也故曰南揚榮固閩人住京師之東故曰東揚稱本朝名臣至今曰三揚問其東西南之屬不知也東揚正統五年死西揚八年南揚十一年

麒麟

末樂十二年榜萬刺國獻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國又獻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麟形略如鹿蹄及尾皆牛身有麟而額有角人以爲怪擊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庫今惟空皮麟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產一麒麟口吐火而聲如雷惜野人不知亦擊之死但雙角馬蹄後擡於省城人人知也是知麟亦常有但人不識多致死耳聞皆牛生也

蚊螢

滌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於夜隱隱見前途一物如金鏡輝輝有光始迫馬首由由然未去也意以爲崇不得已舉鞭擊之應手墜地視之乃一大螢耳又金文靖公北征錄中紀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予以螢光如鏡形雖大未爲害也蚊若蜻蜓可被其啞乎

蔣輓囊

仙家多言囊事故尹喜與老子西遊食王母王文之囊李少君對帝云臣遊海上食安期之棗大如瓜意皆誕言也然正德間崇德民人蔣輓素事鍾呂好植果木一日說有

老人過門曰我有棗枝可種也蔣受而植之逾時爲重木矣明年即生佳棗形色氣味浙地無可與比者肉且離核墜地即碎至今存焉人亦以爲仙種也

聽非耳

嘗讀埤雅等書牛有耳而聽以鼻龍無耳以角爲聰蓋牛耳無竅而龍既無耳此必然也草木子又曰龜雖有鼻而息以耳此古人未言

饅頭青白團

蠻地以人頭祭神諸君之征孟獲命以麵包肉爲人頭以祭謂之饅頭今訛而爲饅頭也古人寒食採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而爲青白團子乃此義耳

蕭愨忠誠愛才

于蕭愨公之子冕嘗曰吾父當國時徐武公有貞極其承敬吾父亦以其有才相得北京一日缺祭酒景皇帝問曰誰可父薦有貞上曰此人若做壞盡天下人才又曰汝亦有是言耶公汗流浹背神不寧者數日吾友沈知府南金嘗曰吾伯在京時每勸公安逸公曰嘗疏請骸骨奈不放何只是一腔血報朝廷耳又見水東日記云公卧室獨懸文山先生一像自贊于上觀此則公素心忠誠何如愛才何如徐之報也何如

和靖詩刻

世重宋板詩文以其字不差謬今刻不特謬而且遺落多

矣予因林和靖詩而嘆之借名止曰漫棠上下兩卷今分  
 為四卷舊題如送范寺丞世淹今改為送范仲淹寺丞者  
 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遺和運使陳學士遊靈隱等  
 古詩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見律絕多而遂以此為拾遺  
 可乎梅都官序文乃書名於先故後年月之下有一也字  
 乃文章也今皆削之而以年月贅其名且序中劫去幾字  
 是可為都官之文乎至如東坡之跋詩如東野不言塞書  
 以西臺差少骨蓋西臺乃南唐李建中今因不知李而改  
 為西施謬解遠矣又非可慚笑者乎摘句五言者有十三  
 聯七言有十七聯今皆無之則梅序謂百無一二今尤寡  
 矣嗚呼一書如此他書可知寧不尚古

通題有數  
 八五

成化辛丑科閣老山東劉珣西席乃餘姚王珣也一日使  
 其子送東於王曰三宗七制十一事亦可出乎王荅曰但  
 刻本常有之他日西席鄉里王華來訪見案間此東意或  
 為殿試之舉乎回即操筆過日果問此也遂為首選不知  
 劉為西席故先賣之豈意為他人所得吁觀此則東坡之  
 與李方叔正為切對豈非其數耶

忠靖二事

本朝尚書夏公元吉湖廣湘陰人也歷仕四朝秩列六鄉  
 功業不可枚舉且載於  
 國史矣特述其人不可及者二事以見其有休休之度焉

永樂間治水蘇松延儒講  
 治水又未成功潛奏於  
 朝有

旨令公覆奏公大驚即日邀  
 宗行親迎階下曰誠如先生之  
 言受益多也未幾薦葉於

朝宗行得後錢塘知縣公後奏續之日曰是葉促成也又

後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改都之故而主事蕭儀言尤峻

被誅後科道連名俱言

上曰遷都時朕與大臣議又方行彼時何不言也科道因併

劾大臣阿諛

大宗震怒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前辯對彼此紛然強質甚之

惡罵公獨奏曰御史言官給事中

朝廷耳目况應詔求言實臣等罪也傳

命再問如何公對如前然後

上命各回衙門辦事時議非公言則又有蕭儀之誅大壞

朝廷之法矣右二事皆公碑誌之無字特補之聞公純粹

天成寬而有制成人不厚守風俗多矣故揚文定序其文集

曰議大政務從寬大處從公屬取長略短揚文貞作神道碑

曰卒之日自朝臣以至士卒莫不流涕云

鱈魚

正德間蘇州白蓮橋漁人網得一物龜頭鮎尾四足如鴨

狀類小犬眼甚赤鱗甲采心具時以為怪而放去蘇人皆不

知

識都公紀之譚纂予意小鰐也蓋韓祠有陳堯佐所圖鰐形但足不同圖或後世翻刻有差况真臘風土記亦云鰐類龍無角蓋龍亦似大也鰐則埤雅本草所未載因具述于右

### 金魚

金魚不載於諸書鼠璞以為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蘇子美六和塔詩云公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南渡後則衆盛也據此始於宋生於杭今南北二京內臣有畜者又異於杭其紅真如血色然味比之鮓鯽也遠不及杭又有金鯽亦佳二魚雖有種生或曰食市中汚渠小紅虫則鮓之黑者變為金色矣程史又曰中

### 褶作畫圖

都有拳魚者能變魚色為金色問其故不肯言然予甥家一泓素無其種偶爾一日滿沼皆金鯽此又不知何故恐前二說非也  
輟耕錄云唐宋書畫引首拂首皆錦為標如克絲作等物也軸頭則用白玉碾花未開攢羅綺以為人物雜畫譜有褶作而繪事指蒙有帖名未之見也昨見楊妃上馬圖袖軸一卷真宋奇物絹素可四尺長上繪荷池樹石珊瑚寶貝下方則欄杆輦道前露半陛後露半臺界畫描染五采粧金已工緻而絢爛奪目矣復具二馬一十六人首乃明皇鞍轡俟妃執傘引導者三勇士執旌節者二人傳宣躬

謂者二人似中官也控御擁妃上馬者四人隨行而挾枕被者三人乃宮女也衣裳冠履環珮帶服皆色錦粘褶銷以金絲細花粉面眉目宛如生人而且帝極貴能妃盡麗容服役者瞻顧承磨之勢神氣飛動非筆意可到也至於二馬一青一白不知何毛粘成緩行躍勢真鬼工也惜歲久磨損似後人少加補綴耳紙尾有進士區德元歌行一篇歌曰溫泉試浴春風面承恩乍出昭陽殿侍兒控引紫絲韁扶近金鞍體猶倦三郎控轡不敢馳玉環欲上應遲遲凝眸回首碎心曲恨不比翼相追隨太常蹈舞催政急鞦韆花香仙仗集鳳靴鞦韆雲鬆錦袖弓彎馬仍立此時擬向何處遊意欲並轡相綢繆沉香牡丹開正好梨園

### 水晶

弟子多風流揭鐘擊鼓動絲竹緩舞霓裳羽衣曲千嬌百媚翠華低心醉情濃看不足曲江篋羽雉狐妖漁陽鐵騎棚兒驕六龍奔幸千乘窺峨嵋蜀道何崢嶸鬼坡一曲芳塵腐不如華萼樓前路半鈎羅襪紫香囊祇直行人百錢顧畫圓顏色如常年令人展玩心茫然當熊辭輦太賢淑至今青史遺芳傳  
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多年老水為水晶然日本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寶貨辨疑又載烏水晶則非水也明矣鐵圍山叢談載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崩出水晶以木匣貯進數百匣擬此自是石中所產

萬綠枝頭紅一點

皆聞

英廟召取天下畫工至京試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題諸人皆於花卉上粧點獨吾杭戴進畫茂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立一美婦於唇上有一點紅也

朝廷竟取畫美婦之工時以戴進不過為命竊意當時必以戴畫妙則妙矣然少春色之意古人以花比美人一點之紅切於題而脫出題情尤見良工心獨苦也且於動人處尤易是又云宋徽宗時工戰德壽事又題蝴蝶旁中家万里德壽蘇武牧羊卧草蝶中似後為

物交之異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鳩鵲暗交鴿鵲足交騰蛇聽交野鶻傳枝老鴉過氣鶴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鴛鴦交頸蝴蝶絡繹蟻蟻皆以鬚為鼻交亦在鬚也龍鵠莎鷄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雉交不再皆理之異耳九鳥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鴉為鴛則雌求雄也

廷珪墨

李廷珪之墨形製不一有圓餅龍蟠而劍脊者有四渾厚長劍脊而兩頭尖者又有如彈丸而龍蟠者皆用金泥但傳又糝糊或黃而無者矣原墨一料用玳瑁三兩玉屑一兩搗其萬杵而成故久而剛堅不壞用必先以水浸磨處

否則必損硯也

虎

唐裴旻終日射虎後見小虎則馬碎枋而弓矢俱墜老人曰君前所射者彪也周求昌中涪州多虎有一大虎逐虎而噬之錄奏曰檢瑞應圖乃首耳也據是則世間所見者皆彪大於彪者為首耳小於彪者方為虎也此則埤爾雅諸書所不載

鹿依

予嘗見友人家畜小鹿一雙雌者終身花黃雄至四年則前半身已玄後截尚小花也再十數年全身亦玄矣又遇兩都督後指揮云洪武間銀牌之鹿止一二而身則純白矣據是書曰百年為玄五百年為白非也又晉交王濟為橫州判官時

朝命取猿因知猿無通臂者小皆黑色而雄父則變倉勢與囊比滑而為雌矣遂與黑者交焉此又簡冊所不載

芝名

偶讀雜書得芝數本羣玉本草所無也記之於藥水芝亦曰玉芝也夜光芝句曲山之本止一株九實實陸世知如小兒手肥而紅者抱子及昌字記肉芝又云萬年蟾蜍手肥而紅者抱子及昌字記肉芝大夜規有光食一本開心五芝神芝皆謂之也螢火芝如一乳食七本可夜書也

自然天成

魚無耳而能聽，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筋而能縮，竟絲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六祖

六祖姓盧名慧能，新州人也。唐貞觀戊戌生，三歲聞誦金剛經，即能尋師。二十四歲傳五祖衣鉢，三十九祝髮，七十六而終。初至池州，受五祖道。再至廣州法性寺，繼至韶州曹溪寶林寺，末歸新州國恩寺。開元三年八月十三日，沒存尸神通廣大，莫能悉述。死時，廣韶新三州之官僚門徒爭迎，真身象莫央也。焚香禱曰：香指與師所歸焉。因香指曹溪遷龕，并衣鉢建塔事之。白光衝天三日，五代劉鋹迎衣鉢至廣，夫人觸之鉢墮地，修補不得，捨田數十頃贖罪。

黃巢至曹溪

黃巢至曹溪，雲霧晝晦，軍人失道，致恭乞哀而去。肉身香燻如漆，以手磨髮，髮如剝後二三日者，其衣一乃達磨所傳西域屈胸布緝綿花心織成者。其一唐玄宗所賜織成淡山水者，西天鉢一，非銅鐵木石，西天獲一，非革非木，不知何物也。貝葉經十七葉，字處如刀削，至元丙子為元兵割脇，拊指以驗真否。正德間提學副使衛有道以衣鉢等物惑世，焚之，嗚呼！生能降龍，死能伏亂，而反不能獲保已身，故解衣鉢，豈非其數乎？

五色鹽

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藍也。李白東坡之詩稱水晶鹽。八環慶之墟，鹽池所產如散子塊，瑩然明徹，非水晶。

秦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浙中白鹽是也。藥中取用青鹽，續漢書云：天竺國產黑藍黃藍道書，又有紫藍，謂戎藍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非五色鹽乎？

六和塔

錢塘六和塔在龍山，江許建。日宋開寶三年，高九級，五十餘丈，濶數十圍，蓋以鎮江潮也。後為方臘焚毀。紹興二十二年，僧智雲重造七層，高大雖減於前，亦兩浙之塔無出其右者。故李文清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嘆無緣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孫綽詩云：闌檻倚雲漢，身疑出上方。乾坤一指顧，吳越雨銷亡。白廷玉詩云：

開殿生妙香

開殿生妙香，金碧森貝楚。應真儼若生，倒飛青金蓮。今皆不存矣。想至元復遭兵火，故今光禪巍然，四圍損敗，中木焦痕尚存。惟內可盤旋而上也。然在下望者，精神亦為之恍惚。塔內四壁俱鑿佛像，有石刻吳道子宮音佑聖之像。金剛經三十二分，乃北宋富弼賈昌朝等各書一分。四十二章經乃南宋湯思退、虞允文等各書一章。宋名卿筆跡可半矣。亦奇物也。且聖帝不特筆妙，神靈處屢顯於達官，不能盡述。惜離城二十餘里，又在山顛，惟舟車過往勢難觀覽，知其悉者亦寡矣。

姚廣孝

僧姚廣孝，蘇之相城人也。家世醫藥，與同邑王光憲、虞世

交蓋王亦醫家也年長於姚學博行高

太祖嘗召官不拜姚素敬之姚幻名天禧雖家居晉醫私師

相城道士席應珙席乃通儒而多異術姚質敏盡行其傳

嘗白父曰某不樂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

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耶决欲出家遂入里

之如智庵改名道衍游學湖海刻意為詩文洪武四年詔

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儒姚以僧試禮部中不願

仕賜僧服還十五年

孝慈皇后喪親王各奏乞僧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之

遂見知成祖於潛邸自是日親後相之請難謀成賜名

封太子少師不拜惟章服受之仍為僧居慶壽寺故全關

有方面紅袍玉帶髡頂戴唐帽之像於寺後命賑飢蘇松

三謂王賓不見特屏騎突往賓見之一言不發但日和尚

誤矣誤矣姚漸而退臨終

上來顧之以手加額曰季潭或謂治在獄已久願赦之

朝命中使即出之拜姚牀下曰師不負某而某得餘生也

時幾八十矣有義子名繼

成祖念其功官為尚寶少鄉公所著詩文多不晉葉有道

餘錄專攻程朱者其友張洪嘗云少鄉於我至厚今無以

報但見道餘錄即焚之不使人惡之也故今亦不存止有

逃虛子一集行世謚恭靖配享

成祖國史諒有傳予特紀其所知云

抗宋像

岳武穆王像在王墳之裔處宋理宗并闡妃像在集慶寺  
揚和正像在民人揚悅家富鄭公像在公裔富炳家胡康  
侯像在公裔生員胡萬言家俱似刻木而和王者真舊物  
也二后像見前不贅

牡丹難大

牡丹盛於唐及於宋歐陽公作記曰大樹者極少蓋花  
乃草本而又難養故耳聞惟唐馬嵬驛者尚有正德間為  
魏國公移置假山前與樓相等後因朝禁假山拆謝死之  
又池州銅陵縣民人盛元之家有可繫馬者其屋亦尚宋  
造借予至其地不及一觀

大聖墓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週十里無禽鳥蛇鼠荆棘予詹聞  
未信友人林介山宦茲斯地問之果然予證以檀弓人之  
矣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葬而伯  
魚則夫子葬之也予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者哉以為葬  
聖人而後異則聞周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  
鳥之多哉西人相對默然

七修類稿四十三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四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集福菴

蘇城集福庵居尚書吳匏菴之北知州施膚菴之西弘治中

詔毀潘祠有司欲為匏菴後圃吳曰僧庵吾世隣也不忍其毀安忍為吾有耶有司復欲為膚庵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送我也有司述其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為匏菴耶亦辭之其菴竟存嘉靖初又有

詔毀知府伍疇中用價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用價佃之

事物類四十四

八

八

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且毛伍新結姻義時人追思往事因為謔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嗚呼以一菴之小而致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尚有說也近世猶有無影謀人寺觀者視此又寧不為之汗顏

獄具

桎梏木在手日桎梏也所以告天木在拳音拱刑統注日錄即帶也無金章也連于足以限後囚之步連制梏因之車也漢貫高章始定梏也交木為之始自後魏鐵索也今始長安畏也加束以交木為之始自後魏鐵制其杖尺筆楚刑曰縲縲繩也又曰縲係也縲長圍刀音歐刑人之刃也漢借指腿夾今之按指夾棍互接漢

正德間杭府造宋張忠烈憲之墓過時未完鎮巡督促方巖掘地又得于朋孫革誌銘委官王以山曰一墳尚為所害拜知此墓當終年從事土木家亦不可歸也王乃遂碎以棄至夜半王隣筆工某見有騎白馬者來問其家明晨王起於廳向空拜揖遜之以坐磨谷如接賓然唯唯以不敢自稱家人以其顯扶掖卧床不數日而就木後聞筆工之說是果于朋之禍耶抑王之自病而然耶白馬者何人而應接者何物不得而知也

王以山死

英廟每念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後傳神有客隱括其語題辭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知或赦爾再敢不敢古人有云蓋將死而靡憾也陳少卿音文學士也用心於內而於外多愚態弘治間與李西涯諸名公最善嘗傳神而衣服非制浼西涯贊之李曰其容甚尚其髮甚齊其貌則是其衣則非必湏蓬其髮更其衣陳師召之像庶幾雖然中之美不在於外之威歟二公之替

事物類四十四

八

八

陳嶽像贊

岳修撰正忠貞士也受知

英廟侃侃敢言嘗陳時政而忤太監曹吉祥總兵石亨遂謫甘肅

英廟每念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後傳神有客隱括其語題辭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知或赦爾再敢不敢古人有云蓋將死而靡憾也陳少卿音文學士也用心於內而於外多愚態弘治間與李西涯諸名公最善嘗傳神而衣服非制浼西涯贊之李曰其容甚尚其髮甚齊其貌則是其衣則非必湏蓬其髮更其衣陳師召之像庶幾雖然中之美不在於外之威歟二公之替



雖皆近譎而有至理存焉

仇武人

仇武人藍州人也

孝宗朝輸粟入京師西陵侯名稱善飲人有言武人可以為敵遂召與飲時初冬新醅方熟共有二缸對飲一缸盡西陵不復知人事矣武人暢懷自酌至曉復釐一缸世以武人有幻術此子聞於豐南禺者

鴉鵲至理

張東海明文集云主事過太樸分司濟寧幼子令僮升木取一鴉鵲雛母見而啄擢兵回遂至流血揮逐不去少頃其僕供茶於客鴉鵲復來逐又聚七鴉成群噪搏不已而幼

事物卷四四

八

八三

子畏之還雛乃散張以為江南鵲見取雛惟有哀噪竟日未聞搏入而不畏者此所謂南北方強異不同風氣致然故鵲亦同也予友施引之第理之嘗於園樹探取鴉雛鵲亦來啄施步入堂中喧叫竟日似有尋覓之狀施後於市井出遊露坐野行稠人之中忽下而啄焉或掠髮而飛擊焉如是者二月為其所傷者四五次予以此又知非因氣致不同也大抵禽鳥如人亦有靈愚而二子所遇偶乃鳥中之靈頓者耳

兄弟兩得

洪武中上虞張居傑任方伯其弟居儉亦任廣西提學副使俱有聲當時其父農人也每酒後必欲二子商榷弄色

庶為作樂居傑則正言以對父怒則奔走以避而居儉則應聲曰吾當與老父戲焉時人每稱居儉為非予每思之一則慰親以道守正不移一則順親之心權移小德可謂兩得之矣苟無居儉之應則父怒亦何消哉

夏池碑

成化間吾杭棘卿夏某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竊欲之乃自撰文為斷碑密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某年余家有碑以紀庭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池中亦可驗也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卒歸之隣竟坐誣罔夫身富貴而設法尤是貧賤得不為盜也耶

俞鳴玉

事物卷四四

八

八四

錢塘俞衡字鳴玉成化間人也善詩字多辨才然其性狙儉倉後弘治初投身入鎮守府為私房書手遂虎而翼起家巨富後竟因此坐罪敗家其未為書手時亦欲如富貴相海觀張錫作詩譏云輕羅細葛稱身裁今恐無憑換得來莫道此人窮盡了出門還要轎兒擡

肉屏風

杜馴者為杭州別駕過冬月則令魁肥婢妾駢立于前後自號曰肉屏風

張成善走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着

墻抱樹乃可耳凡封葵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籠中縮足而睡此亦或有理存焉聞之宦遊者云

月方

徐延之好劇談一日對客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曰何以言之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聊隨羣角方此古人之言非我杜撰歷舉如此者不一而足座中交辨之一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者鏡豈為方者乎徐曰子不讀書邪鏡不盡圓亦有方者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賈浪仙有方鏡詩且又名方諸况太白自比其明不言其形也主圓者辭窮而怒拂衣起去吾友王蔭伯之父雪村乃止之曰諸公豈相尼哉我為解之一月中方圓各止一事

事物紀原

八

八五

夜遇望則圓遇弦則方但圓者常全而方者常一隅耳遂為確論一座盡傾

料絲

料絲燈出於滇南以金齒衛者勝也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為屑煮腐如粉然必市北方天花菜點之方凝而後織之為絲織如絹狀上繪人物山水極品愛可愛價亦珍貴蓋以煮料成絲故為之料絲閣老李西涯以為絲絲書之千冊一時之誤耳此因地與中國相遠人不知也

十八學七卷

宜興吳尚書儼家巨富至尚書益甚其子滄州酷好書甚構藏名筆頗多一友家有宋官所藏唐人十八學士油畫

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吳之弟富亦匹兄惟粟帛是積清士常鄙之其弟一日語畫主曰十八學士果欲者酒半故意談畫眾復喧焉然後出所易以玩其兄驚且嘆曰今日方可與素之鄙俗扯平吳下至今傳為笑柄予曰此亦可謂愚也已其畫余曾一觀前以樹石參差縱放群馬或正或背橫立回身其狀不一共馬十一驢一僕從或控或掉解繮備鞍開戲而賭錢者亦其狀之一也中段學士七人欠身馬字看驚坐石攀柳觀書與醉脫衣服侍馬將行者各一人沼畔棕柳蔭鸞群鸞遊泳酒罇食壘童子伏侍執役者曲盡其妙後段荷花池館宴上學士八

事物紀原

八

八六

人倚坐笑談把盞也又傍林相語者二人望景者一人樂官七人則舉筆簫簫板琵琶篪篥鳳笙也沒後竹林一亭亭中皆學士衣服徽宗有詩於後云有唐良治咏康哉闕館延登經濟才雍泮育才今日盛彙征無復隱蒿萊余以此特北宋禁中之物南宋即留落人間故再無收題者且徽宗一詩綺素筆法自是可愛真入神品之物耳

藥香法

玄參半斤去塵土石器中水煮 甘松四兩去土 乳香二錢 沉香三錢 白檀三錢 沉香五錢 蘇合已上俱為末煉 獨後主已載香譜小有不同予得之內府簡而易錄以遺

如事者

浴肆避鬼

吾杭八字橋相傳多邪穢蠶於行客東有浴肆夜半即有  
湯一人獨行遇雨蓋有避雨傘下者其人意此必鬼也至  
橋上排之於水乃急走見浴肆有燈入避之頃一人淋漓  
而至且喘曰帶傘鬼擗我於河中幾為溺死矣兩人相語  
則皆畏矣又一人宵行無燈而微雨聞後有發聲回頭見  
一大頭身長二尺許佇立觀之頭亦隨立及行頭亦行及  
趨頭亦趨其人大恐亟馳至浴肆排闥直入未及掩門頭  
亦隨入此人幾落膽矣引燭觀之乃一小兒也蓋以大半  
障雨亦懼鬼故謹隨之耳是亦為錯者也向使此四人各  
散去不白則以為真鬼矣今之見鬼者可卒懼也哉

五物未白四

八

八七

菊莊借譽

菊莊劉士亨泰吾鄉詩人也人有問其姓字者則答曰夏  
少卿之俗友更不言其已姓同時有沈循與都憲錢鉞有  
屬人詢其名亦曰錢負外是我外兄有好事者為之語曰  
沈循只說錢負外劉泰常稱夏少卿呼借譽於人已為可  
耻况自稱之是所以來人之嘲也沈固俗物劉胡不自愧  
耶

李西涯

閣老李東陽別號西涯湖廣人也神童登第一甲弘治間  
文翰雄松一時士大夫多出其門入閣年又當  
武宗朝不能諫正人有投匿名詩云文章聲價斗山齊

食中書日已斜回首湘二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末句  
蓋以鳥語哥哥行不得也

納著金

晉建興中盜發漢霸陵及簿太后陵得金銀甚多詔收其  
餘燕泉以為收之是利共盜之發也當復納諸墓而封治  
之予以封治之義也復納金於墓則人既知而遺禍尤遠  
矣

見龍

世人見龍或掛或闕或經過或取水則必風雨交至雷電  
晦暝甚之敗屋拔木不過閃閃於雲烟中見其盤旋之勢  
耳欲觀全體不得也嘗聞都指揮李一之云正德間桃渚

五物未白四

八

八八

折海口淤泥中見一物如蜈蚣然盤曲跳躍奮震莫定大  
不可計也人皆視之頃刻雲氣相接風雨騰空而去然後  
知其為龍然於耳目角爪亦未明白耳吾友金茂之之父  
成化末客游廣東新會縣一日早潮方平一龍自空墜於  
沙場漁人各以所擔之木垂之至死官民群往觀之其高  
可人其長數十丈頭足鱗角宛然如畫但腹惟多紅色此  
可謂見之明也

佛腹藏經

杭永昌門外有梵宇曰正定其佛像大不盈丈小僅尺許  
繪塑之制皆極精巧一日與友裝齋開佛見小佛背木微  
露縫痕隨用簪發則木已啓而佛腹皆紙取而視之乃佛

楞嚴呪并書捨佛姓氏年號始知爲末物也紙甚堅白字極莊肅殊爲可愛予憶昔言曾以像中皆平生詩藁景德寺佛腹皆藏經金銀錢誠爲可信矣抑安知正定大佛之腹無金銀錢也耶

吳日章

成化時澉浦軍人吳日章善推星命江南以爲第一畧撫一二于左以見其術之精也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鞦韆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其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名書手有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乃會試出榜之明日病發而卒於旅邸有問其本身則

事物卷四四

八

八九

極推其未來子孫之貴賤逆推其至於父母之壽夭不可救藥夫命知貴賤壽夭亦奇矣至於斷其死之所以及終身過後之事情真亦可謂神矣哉

朱暹

朱暹餘杭人父故煥弟昌事母至孝家雖貧母欲之物必多方以悅其心一日母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弟晨起盥漱祝天含水絲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二婦三孫亦因以絲逾年復明杭俗春時四方多來遊於湖山其母聞之亦有登臨之念進因家貧不能倩有輿也則與昌以竹小椅昇往各寺每年必至數次奉母九十終家漸豐豫人以爲天報也此東浩陳廷彩之親予嘗聞之云

周錦

嘗聞舟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過舟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懼者也自言曾殺大小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聞者不能搏焉問其虎威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睛官而能威衆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勑也可爲帶底故名前頸骨三稜後頸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爲馬繮雖劣者可御因而記憶茅亭客話李吹口之言不誣也彼又云月暈虎交食狗必醉醉人虎多不食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捕時記其頭藉之

事物卷四四

八

八十一

處待其月黑而掘地尺許必有石子如琥珀者此乃虎目精魄淪入於地而成琥珀因此主瘰癧小兒驚癇之疾乃周之未言也併此觀之則知本草埋雅所載豈能如經歷之人之言之悉因紀於豪

張郎之

宋張郎之字温夫號樗寮子官至直秘閣原籍歷陽人南渡同母居於寧波鄞縣桃源鄉乃其葬地也宣德間爲盜所殺其體如生鬚長至腹盜見棺中止有繫腰玉絛環怒而棄屍山中爲野獸所傷後有義者葬之今書後多寫歷陽不忘祖也書史亦載於歷陽由其書也宋史亦不載

馬名

絕地 <small>是不翻羽</small> 行 <small>越影</small> 行 <small>踰輝</small> 並 <small>超光</small>	一形騰霧 <small>乘雲</small> 挾翼 <small>肉翅</small> 並 <small>周穆王者</small> 渠黃 <small>鷄斯</small>	驕驪 <small>翠麟</small> 乘黃 <small>飛黃</small> 騏驎 <small>驂馭</small>	驊騮 <small>綠耳</small> 赤驥 <small>白犧</small> 踰輪 <small>盜驪</small> 山子 <small>並古</small>	追風 <small>白兔</small> 躡景 <small>追電</small> 飛翮 <small>銅雀</small> 長龜 <small>並素</small>	浮雲 <small>赤電</small> 絕群 <small>逸驪</small> 紫燕 <small>綠璃</small> 龍子	麟駒 <small>絕塵</small> 並 <small>漢</small> 蕭梢 <small>龍文</small> 魚目 <small>汗血</small> 並 <small>漢</small>	的盧 <small>先主</small> 赤兔 <small>關羽</small> 飛兔 <small>出</small> 並 <small>良馬</small> 驪帆 <small>曹真</small> 皎雪 <small>騶</small>	疑霧 <small>懸光</small> 絕 <small>波</small> 騶 <small>飛霞</small> 驪 <small>騰霜</small> 白	發電 <small>赤</small> 流星 <small>駒</small> 翔麟 <small>紫</small> 奔虹 <small>青驪</small> 颯露 <small>紫</small> 乘	東時勒 <small>乘平</small> 金劉 <small>拳毛</small> 黑 <small>劉</small> 白蹄 <small>馬</small> 乘 <small>平</small> 如意 <small>騶</small> 唐 <small>德</small>	事類彙編 <small>四</small> 八十一	什伐赤 <small>乘平</small> 世 <small>九</small> 碧雲霞 <small>照夜白</small> 並 <small>明</small> 忽雷 <small>駁</small> 素	寶獅子 <small>乘平</small> 玉道 <small>道</small> 紫玉 <small>平山</small> 凌雲	飛香 <small>百花</small> 輦 <small>所進</small> 并 <small>血</small> 者 <small>自在</small> 將軍 <small>劉</small> 吾 <small>飛越</small> 峯 <small>又名</small>	撞倒山 <small>洪武</small>	桃花	桃花有四種 <small>埤雅</small> 等書未載常桃 <small>粉紅色</small> 緋桃 <small>大紅</small> 碧桃 <small>白色</small> 每枝中時有一二 <small>朵</small> 六瓣 <small>白桃</small> 比碧桃 <small>花又小</small> 亦白色 <small>花止五瓣</small> 蓋諸花 <small>五瓣</small> 惟玉蓋 <small>花六瓣</small>	香海棠	世謂海棠無香 <small>劉淵材</small> 五根 <small>此其一也</small> 昨讀墨客揮犀 <small>劉淵材</small> 聞李升 <small>辭昌州</small> 議者吐飯 <small>往詢</small> 棄之 <small>之故</small> 李 <small>驪</small> 問之
--	--	--	---	---	---	--	--	---	--	---	---------------------------	--	---	---	-----------------------	----	---	-----	---

劉曰昌州海棠獨香聞者傳笑予嘗見草木子云海棠惟昌州者香故號昌為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予意昌乃蜀郡海棠稱最於蜀者恐謂是也然又見沈立海棠記謂其香清酷不言其地似有可疑及觀宋真宗御製後苑雜花十章以海棠云清香逐颺飄又云遊蜂逐遠去又王元之題錢塘海棠云江東移植在錢塘手植庭花蒲縣香此又不特在昌州者乃知海棠之香如菊花有落不落者不可一槩論之也

牛搏虎

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及詢曰汝親見乎則又曰聞之人或曰某人親見也竟不得其

實昨誦

高皇帝文集中有記載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為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治矣因是

朝庭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嗚呼擬是則不惟牛果可以敵虎而九所畜之獸亦或有仁心以為主者古人豈欺人哉

徐國寧

錢唐徐國寧原為弟子員後累事為商生平雖留心詩書亦未擅名臨終以一絕別故人似可取也詩云醉餘拂袖青山去海鶴孤雲事事閑聞道神仙能久壽不知幾許在人間

放偷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備遇偷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寶貨為人所竊皆不加罪聞今揚州尚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街恐亦遺俗也

劉車不末

景泰間江西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遂有粉色學士解縉紳會間稱之曰今狀元又必屬子矣劉遂不遜解因語人

事物紀原

八

八十三

曰劉非遠大之器後果終於族吉士子家有其親筆詩文亦未見其大過人耳弘治間山西車相年十八中省元會試主考先生見其文字無傳註以為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開榜乃知是相他日車來見主考主考語曰足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當誦之車應曰傳註乃聖賢之糟粕也後有憐其少年而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末無何車果卒觀此則人之相人亦易易也

鄭朱庶儉

嘗聞天順間兵部尚書鄭堃初任陝西副使有聲於時寄一紅絨於父父封還以書責曰汝未能洗冤澤物而以此污我耶後堃益勵其操遂至極品都御史朱裳沙河人嘉

靖中為浙布政私君不畜奴僕親操井臼布衣糲飯而已人以為不可及也及父來任其苦節尤甚於子言動尚規子以庶謹是知二公之庶能成大器者固天之生才亦由於家教之嚴也

換骨

物多換骨如人之齒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蝦鱉之殼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龍象至六十年骨全而後換也

事物紀原

八

八一四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五

事物類

提舉某宮觀

嘗疑宋之宰臣致政者多曰提舉某宮觀若李忠定提舉洞霄宮是也不知某宮觀何為要提舉後讀石林燕語知宋致政者多留京師假銜提舉某宮觀蓋某宮觀朝廷有事者也見優禮大臣尚使御政其實無大政事耳自神宗以年高者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以天下宮觀之名而提舉

沈馬鬼

天順間杭有沈姓者畜一畫眉善叫能聞微客許以十金構之不與人莫不知也一早携至西湖偶爾腹痛坐臥於堤不可歸有識人箠捕匠過焉沈即免其歸以報之家人至則沈已無頭矣視之則箠捕刀殺之血光顯然遂執捕匠告於官捕匠既受刑就招云得馬貨人割頭棄之湖也然尋頭於湖父之不能得獄不成則官與沈俱懸賞以求一日有漁人兄弟持頭來受賞水腐莫辨因以成獄而捕匠秋決矣數年後有人見畫眉籠於蘇州驚疑而問其來歷主人曰此籠貨杭人某者其人報沈家沈氏子孫又疑而訪探其人某欺罔不服訟於官刑至就招問其頭置湖畔枯楊腹中取之果在焉官以此獄既明漁人之頭何來

因捕之加刑則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受賞故割頭以獻三人遂皆棄市嗚呼一鳥而至人命有五至今杭人以沈鳥兒為禍根云

滾出來

弘治間浙省提學副使西蜀吳伯通淳博而能約天下推為第一士子專取功夫時科場初學多不根作文為其罷出者衆群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龜龜蛟龍魚鱉生焉論乃一滾出來且皆難於措辭而論又涉於性理然取者無幾而其為吳琴焉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栢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鱉蛟龍滾出來聞者絕倒

李貞伯

太師李西涯東陽成化弘治間文章爵位天下為最一子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資時稱過父然每厄於科場輿情不憚而主試者多注意尋取或失或缺竟弗能中人皆知為命也遂賚志而沒西涯絕嗣嘗聞好聲妓西涯罪之特書其精舍之門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詩讀書秀才秀才子回見之即續書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礙理陰陽相公相公予以此足以占之不貴而天折也豈有父書之下亦可反諷之邪

酒乃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

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每命燕

太祖不樂一日酒酣舉盃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

酒乃天祿何惜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第試飲之審琦

不得已飲盡無苦自是侍燕即能飲退還私第則如初觀

此量實天定非演習而至余又嘗見南陽花客胡長子日

飲數百盃未辭疑其有術私詢其僕并同行者云素不能

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丸遂爾如是蓋信其天分也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騰麻死後復有藥解活予

則以為妄也昨讀周草窓癸辛雜志云回回國有藥名押

不廬者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

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儲之以備不虞又

齊東野語亦載草烏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後亦活也

又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花盜採花為末置人飲食中即

皆醉也攪是則蒙汗藥非妄

岳墳檜樹

西湖岳墳前植檜樹自根以上劈分為兩枝至稍全其生

中格以木所以示裂奸檜以報岳之死也乃天順間杭州

府同知馬偉為之耳

高氏父子

仁和高謙字士謙善畫竹星卜醫藥俱精國初為西湖書

院長後為杭州府學訓導再調吉安府受知者為

佐考滿授翰林編修洪武三十一年卒子明為上元教諭

靖難師至江遂挈家不知所終至鄉都御史李公昂題其

畫如右云嗚呼父可謂才士子可謂忠臣今世不知也

插香蓋火

插線香於爐灰實難入灰既易倒惟二頭俱燃滅却一頭

實其灰而插之庶易入不墜也圍爐而炭火烈時分開即

滅不分又熾惟用毛紙一幅置於火頭燒過灰存則火氣

不熄而四布矣雖皆小事亦自有法也

窑燒骰子及名

有宦客築魏州城得窑燒骰子數斗詢之士大夫莫識其故

予意骰子陳思王所製子建當時正都於許恐後世之豈

傳也故埋藏以需人間玩弄不料酒具易於溺人而自足

傳遠也列子曰博者射明瓊以中皮李洞詩曰六赤重新

擲印成明瓊六赤皆骰子古名

虎拜土神

仁和七都地名葛墩有土神廟荒落無主而敗壁四達正

德時王姓者設鄉校於此夜即寄宿一夕見虎入廟叩首

於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語人予適在其地也意

傳記云虎傷人必先於土神求之此以之謂歟否則王姓

者卧側胡不一噬而去也

祈雨

吾友吳惟可謹丁丑進士嘗與予言其祖宦遊某地時天



旱守延一法師祈雨師曰今天久旱非入龍湫驅龍則不可得闔郡官人當拜俟於湫慎不可驚呼我名也守疑且信之師至湫所焚符於下頃之乘龍而起遊咏湫面時雨如注諸官莫敢退父之守不得已呼其名令止則龍轟然掀法師於空中直逝而下雨即止也法師身落如裂帛期年其子痛父不得其死焚符入湫以誅龍偶見父乃藍面衛一宮門問其子何來子以意告之父曰汝快行吾術不精罰至如此汝切勿習之又曰某處延一道士祈雨其術名月字法用十五六歲女子共入密室雖線縫以紙封固守欲得雨之速任其所為惟見黑雲密布雷聲隱隱雨則無之勢將移目矣守乃令人密開紙縫以瞰之則道士

事物紀原

八

五

義鴈

鴈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采未見言其義處致於詩賦之咏亦或特憐其孤耳未聞言其義性與紀其義事也近見吾友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鴈置於中亭明年有鴈自天鳴亭鴈和之久而天鴈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此

其一也又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烟鼎除不祥一鴈偶為烟觸而下其家直以為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鴈飛鳴屋頂數日亦墜而死觀此二事又真為義鴈云

真蠟二事

真蠟國在占城之西南元成帝時遣求嘉周達觀招諭之往這一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理海物上產一一紀焉名曰真蠟風土紀予讀而有取其二事乃中國之難而深可喜者因錄於左以見其異記曰人家失盜疑此人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待沸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是盜則手腐爛否則如故蓋夷人有術如此又兩家交訟曲直難辯

事物紀原

八

六

則國宮之對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外則兩家親屬自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必得瘡癩咳嗽發熱之証有理者畧無纖事謂之天獄蓋土神之靈如此觀此則盜必少而無訟矣又何必刑政以禁之哉

二形人

傳奇雜記每載人有具男女二形者奸詐之徒往往欺人致訟予聞其事未見其人岸友蘇民詞取一妾下半月女形上半月則陰戶出陽勢矣然後知果有也昨讀玉曆通誌載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又知是亦造化之故之由也大書

正統間有神童能書大字起送至京

朝廷戲與丈餘紅羅使直書一字童疑思父之鋪地以筆直豎如羅長而後左側注以一點遂成卜字人皆駭焉天下傳之予嘗見叢談說宋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舉朝莫能答遂詔求善書大字者有僧請以沙布地為國字然後鈎臨在地張圖於上束氈為筆蘸墨倚肩滴沙而行成則脫袈裟漬墨為點因賜紫衣皆巧思也

二王驗夢

正德癸酉省試之年也吾友王蔭伯一槐元且夜夢家僮携三魚尾以進明發詢予解之予以三魚乃鮮字魚尾為丙也必下科有鮮字者同第焉王笑曰義如是深哉後果

事物紀原

八

八七

丙子年中而孰知巡按乃鮮文卿也又王才伯良俊初名良未第五年前同舍有張鸞者夢一老人持試錄示之見已名十二王名八十一也且王名下多增一字不知何意後二年王因名有相同之嫌加一俊字第時果與張同榜而名次則相友也二君與予至厚事皆親知蔭伯豈因予言而遂神其夢邪才伯豈因以夢而特易以雙名耶事皆前定莫能逃耳若觀高季迪誌夢一篇則終身與謝玄慰之歷官全出一定人可以外慕耶

鄭老遇仙

城南鄭老者家貧為人敲吹給喪事一日以事禱於城隍廟因假寐廟下恍惚中見執旗者入報曰呂洞賓來望也

乃驚拭目待之頃間見一黃冠豐體長髯者飄飄然至神前而揖徘徊乃出鄭曳其裾懇以求度黃冠曰貧道無能偶過神祠特入瞻仰何以度汝鄭曰先生非呂洞賓乎黃冠笑而頷之同行里許袖中出二果使食之鄭留其一復強食之乃前去鄭尋路而行覺非平日所遊者問於人則紹興矣于是大驚喜渡江而回家人已尋三日矣後八十餘歲而沒

前輩之生

徐延之特誕其父珙夢故人瞿宗吉求訪既覺而生延之後學問文章幾於宗吉而不得其精藪文進之父能五墨而沈明遠善繪神像絕藝也父亦夢其入門是父文進生

事物紀原

八

八

而戴氏之畫遂擅天下張天錫亦以禱於夫子廟而生後為一時才人此吾杭前輩之事也

倭國物

古有餞金而無泥金有貼金而無描金泥金有錢鏡而無水鏡有硬屏風而無軟屏風有剔紅而無縹霞彩漆皆起

日本

本朝因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描金洒金浙之寧波多倭國通使因與情熟言話而得之洒金尚不能如彼之圓故假倭扇亦寧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縹霞宣德間遣人至彼傳其法軟屏風也弘治間入貢來使送浙鎮守杭人遂能造鳥嘴木鏡嘉靖間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傳

五色水

吾杭正統丙子秋猶兒橋河水五色旬日方解不一月其地陳綱中省元始知秀氣因人而呈也家有薄田在於地名官塘正德戊寅塘水亦有五色其長數十丈後竟無祥予意水底必有寶耳

不食四足物

吳文徵明不食楊梅士人謂之自作詩以解嘲云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福予親戚家有僕自幼不食四足物者惟鷄魚之類不忌苟不知而少食之寒熱數日遍身起紫斑不能存坐予未信迫之令食已而果然此固非徵明同也必然是病耳又予表嫂終身不喫飯真為可笑

也

祭江

先君早年無字着心為善暑則施茶粥於途寒則施綿衣於貧者延醫拾藥三年埋遺骸二次一日憫溺江人召黃冠立醮壇於江陽第一山作祭江科儀誦經三宿用飯米二十石江燈數百施食冥衣遍薦九州亡魂當夜江東之人遙見燈影中若有人為移燈搬物之狀明早果西岸柳燈多移立於東岸沙地又有來遲而不得超按之鬼遂作祟於江干或擲沙石或附人體或空中攝物或夜半斗窺居民不可安生矣於是群不家中訴擾復壇如前始獲寧寂無何先君遂罹圖圈之外兩月方出予嘗因此則知齋

醮科儀鬼神攝召果有之也四不誠不備受天譴亦豈誣邪

劉太師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為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者四也傷寒死去三日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隨為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

聖朝早五

孝宗朝以為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其僊邪

壁虱

山西按察司去城不遠城外有中官之庄成化間看庄者每黃昏昧爽時見一物如小輪菌狀暮飛入城司獄司中晨則飛過庄山之後不知所向一日特踪跡其處見山穴中壁虱盈穴可三五石意虱不能飛也且殺之以試遂以沸湯灌死脫則輪菌之物無矣始信其虱之飛入獄中以咀人日則潛形山中也予嘗以北京多虱畏之者以床置室中央水春戴其足虱不能至矣然猶群聚於梁以下之觀此則入獄之事有之矣况物聚有神是亦可以飛也此

予聞之本省益商史二

書冊

印板筆談以為始於馮道秦鏤五經柳玘訓序又云嘗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蓋其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則群集皆有此然板本最易得而藏多但未免差訛故宋時試策以為井卦何以無象正為闕本落刻傳為笑柄我

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太幸也亦惜為福建書坊所壞蓋閩專以貨利為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刊卷數目錄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構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經亦效閩之

書坊

一

一

書坊只為省工本耳嗚呼亦火燔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為利而使古書不全為斯文之不幸不奏立一職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學官或當道於四者深曉而懲之可也

總管部使

正德間抗人宋祥醉飽乘馬偶爾傾跌死後或赴箕仙判事或負人身自言云在金陵總管部下言人禍福時中也予嘗笑其恠誕昨觀陸黃門錄庚已編有張文保壯年暴死亦為總管部使載靈異事甚悉因憶宋亦暴沒是蓋精氣未散遊魂往來偶值其總管而遂附焉在今日必無矣故無聞焉

陳張飲食

求樂中區波祭酒陳公敬宗極善飲酒

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軀雖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隨令內侍隨其後以視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此真可謂酒有別腸者也歐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凍大桶於廳側竊公所食如其物投中至暮酒漿物積漲溢滿桶公尚未已也予以食豈亦有別腸耶此固富貴者必異於人如此飲食亦問世而一見者也

金氏鸚鵡

邵氏聞見錄載宋有秦吉子能人言夷酋欲以錢拾萬貨之主人告吉子曰貧故貨汝吉子云我漢禽不願入蠻夷

事物紀原

一

一

因不食死又厓山宋亡時有白鸚鵡在籠見帝入水遂啣脚哀鳴竟與籠同墜水中予嘗疑此為誕然吾姐夫高鸚鵡一枚善曉人意客至未嘗不報也一日有客欲以高價易之主人特肯鸚鵡注目鸚鵡又觸籠而死擬此則前二事不誣見物之有過人者歟

桃生

雲貴廣西有云桃生者效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於中入食之則此物遂活於其腹害人至死而後已也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世有李壽翁為雷州推官得一方法妙云食在胃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丹下之即死云耳虞衡志云無而士嘗常病之也故揭

箕詩

嚴州建德縣俞憲副葵嘉靖戊子兵備四川云川之符都  
問有曹將軍家父合一僊自稱宋狀元河魁或懸筆空書  
或箕頭染翰談詩論文評書作畫往往有出人處雖三司  
亦與之唱酬如和俞之不寐詩云弛簾危俗慮觸景動幽  
思疎懶真如夢驚華易過時鶯隨喬木老燕梳落花悲惟  
有琴書趣閑庭晝覺遲又如和宿菴藥詩云春逗疎簾醉  
午風客懷吟思幾叢叢化機自運無言外生意都涵有象  
中日月東西成磨蟻人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俎男兒事  
何媿青山飲碧筒皆有佳聯有一僊憲自幼無父欲求其  
父像於僊僊曰待予探云明日畫一像送其衙家人識者

無不曰儼然也又同時浙省平湖縣鄉中亦有一僊禱事

有驗鄉人遂為立祠亦能作詩寫字欲求其作者不拘多  
少置卷于廟過口則墨迹遍還之也自稱為洞賓號天民人  
欲其顯聖則空中鶴鳴音樂自遠而至常見贈老年得子  
者詩云爭羨孤梅得遇春煖風殘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  
奇瑞點破紅蘿露十分似亦可取且二仙俱不道人禍福  
是以能父而動人也予意何者烏有之意也而魁實鬼之  
精也其曰天民者蓋亦妄誕自擬無名公之意耳其為靈  
鬼無疑過一二十年氣必散之近又聞有北人符祝請神  
至人家設素幔於中堂神至與人可言吞飲食如生人  
象皆見之但不見其面耳言語甚高已往事無不知之尤

為可駭者嗚呼陽明旺盛之世而有此等亦不當也

剛卯

漢有剛卯正月作而佩之按說文曰殺黠改大剛卯以逐  
精鬼者據此則如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按野  
客叢書曰剛者強也卯者刻也正月佩之尊國性也兼而  
論之乃欲尊王而辟邪爾故王莽傳曰正月剛卯金刀之  
利皆不得行據此是欲滅漢之意其制服度曰剛卯以正  
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用金或用桃著韋  
帶佩之今有玉在者其一而曰正月剛卯晉灼曰剛卯長  
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  
纓頭刻其四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文四

方赤青白黃四色是常帝令祝融以教變龍庶役剛瘳莫  
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固伏化茲靈  
矣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役剛瘳莫我敢當余嘗得一玉  
嚴卯然按大小及文却如晉說但疾日作瘦曰變化作變龍  
靈文作靈昌而字文皆有古法非今倍書也意者服乃漢  
人而所說與物不類何也思許叔仲曰大剛卯則知有小  
者也是服所言特為大者乃前漢之物其文之異或當時  
有省文者爾不然何後漢輿服志所說却與予所得者相  
昭合耶是晉之所註乃後漢之物予之所有小者也嚴非  
亦剛之意耶嗚呼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註者故各有  
異后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四十五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六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羊溝鷄宗

中華古今註謂羊喜舐觸垣墻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予以今人暗者為陰溝則明者為陽溝矣明白簡易不知中華子何以云此也或者古自如是耳雲南土產地輿誌書本箇子也而方言謂之鷄宗以其同鷄烹食至美之故予問之土人云生處蟻聚叢之蓋以味香甜也予意當作蟻從非鷄宗明矣

伯顏几木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嶺岡詩曰馬首經從嶺鳥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枝又兀木殺卒而妻其妻木有七首極利則枕之婦取將刺木木驚問故婦曰吾欲報夫仇木默然為別求夫遺去嗚呼狼子野心貪財好色本然也二虜之所以著名亦有是善

優鉢羅花

嘗聞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所不載意為幻言也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草為佛之名愚惑世道故以仙人栢為羅漢松三春柳為觀音柳獨脚蓮名觀音蓮葦子為菩提子大林檜為貧婆葉金蓮花為優鉢羅花然又聞北京禮部儀制司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

時四月初八至冬結如見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為此花昨讀岑嘉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則又知其實有此花其歌之序云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於天山之南其狀異於衆草勢龍從如冠弁凝然上聳生不傍引攢花中折駢葉外包異香盈叢秀色媚景其歌云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詭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公堂耻與衆草之為伍何亭亭而獨芳何不為人之所賞兮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竊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於君王

事合昨夢錄

宋康譽之撰昨夢錄者一時奇賞之事內云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三人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於兵書尤邃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頗相款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人楊從之穴漸小扶伏約入三四十步即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用土鷄大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人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人少常欲人來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鷄為黍意極歡語揚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

問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爭奪者不來也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則名士也老人肯引至此子必賢也吾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纈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眾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携金珠珍異之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指一家曰彼來亦不又有綺縠珠璣眾共焚之也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殊不關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揚謝而從之又戒曰來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徃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所有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第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擾則共入穴自

是聲問不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羣以務三主三楊不知所向也及紹興和好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揚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曰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君宜與侯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一所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顛還江南自此不復通開右夢錄之言也正德初友人馬二遊淞江遇方士盤桓日夕士曰予終南山人山內自一乾坤也所居之人服食與世不殊無是非爾我之心壽皆百數十歲動用俱備獨乏者蓋耳山西南有一

洞四川境也水湧難進欲入者必飛石於洞頂上有人問其由可則開水使進也山中有至人知天地國家之灾祥曰今朝廷有事令我輩十餘人出遊引好人去之耳子心亦善去彼至樂且壽如國初宋景濂方死數十年予嘉靖間又會賣藥徐翁與人談論如醉痴者但云人要在好處安身又云天下名山大川我無不至王陽明尚在終南山也擬此二人之言則陶之桃花源蘇之青城山實有之矣况宋公之死所傳不一行狀與菽園雜記云端坐死於夔府蓮花池山下守溪長語云縊死茂州一寺傳聞一夕為水沈去又今有塚在城都陽明智術高天下昨聞雷即中其

地親遇陽明當時伴死不可知二人之言或亦有諸今觀昨夢錄又符於二人特錄以傳好事  
太素脉  
弘治間妻外祖仲知縣彥輝病於四川宜賓縣醫有善太素脉者診公曰壽且八十時一鄉官在座亦求診之良久曰明年正月陞此月休矣已皆如言  
四鬼  
台州臨海縣有陳某者繼娶林氏性頗妬忽前室夢曰春奴有娠必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鬼春奴蓋前室之勝而四鬼則林所出也既產果男林竟淹死之未踰月四鬼左

一五二一子書卷四〇 反五

日得奇疾日就離體下蔽其面即莊生所謂贅疣也一日前室之兄過問兒疾林語其夢兄曰恐兒之為祟也試發土觀之奠且五閱月肌色如生時一礫掩其目遂去礫而改瘞之又修浮屠法以禳之後四兒竟以此疾殤衆以為果報也有老儒南郭子著文以喻如忌者四兒豈能為祟前室又豈能伸於冥漠執蓋聲和形和而氣和則天地之和至聲沴形沴而氣沴則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倭佛何益蓋婦人之忌者其聲形與氣靡有不沴者矣天地之沴枹應響答如此不亦可畏哉近世名公大賢多是之予以為非兒之為祟是也而曰天地之沴枹應響答如此可畏是亦有報應也夫天地之大報答如此之速則負

事物卷四六

八

八五

寬一念者寧又無所報耶一礫之掩正在兒目又非其證耶非也林氏之夢周禮所謂根於因想意春奴之娠或男必不利於四兒由其有此心也遂有此夢不然前室自宜愛護春奴安反報夢於林耶報於林亦宜愛護四兒矣豈有神於彼而不神於此耶初生之孩有何知覺特因一礫遂果以為祟也是知礫之掩目也目之贅疣也屍不朽而兒竟死也皆世之所有禍相植耳或欲警諸妬者不若必言其報庶幾愚民反有所信而戒也否則不必言故曰聖人不語怪

杭技者

杭天順間終堂有葉姓者左臂病瘋貨油善變棋高者下

者俱可與之對局而局終則葉必勝也四方能棋之仕過杭尋與之變終無一人能過者世稱葉折手嘉靖間又有陸姓多鬚者善雙陸與人賭錢有必勝之事杭人無敢與之對局因挾技遊四方歸家則囊有數百金矣世號陸鬚子有沈姓者善為四方之音雖釋道諸行缺舌之巧皆能言之凡遇別省郡客隨入其聲人莫知其為杭人也身頗長大時號沈長子然一藝言語之末亦至精而入神抗之多才如此不可泯也不善其名者為其宵人鯁子耳

牡丹與衰

每見人言牡丹能興衰人家予未之信後予姪家有紫色一本先兄謝世而花遂不開十五年後發蓋數十家甚

事物卷四六

八

六

喜將為燕賞正開為鎮守太監取焉豈非為渠榮耶友人王員外家二株甚盛每歲花有百朵正死之日正當開際蓋雖有而皆笑散不花據是非花之能興衰人因人之興衰而花則有神焉此故謂之花王也歐陽叙其品曰地反物為妖信矣哉

崇明賊

太倉之崇明縣負江阻海地俱沙場土豪世業私鹽避罪不逞之徒又業居之販鬻於蘇松常鎮四府獲利甚厚捕官莫敢誰何嘉靖己亥九月兵備憲副王肅庵召集漁舟并軍民人船統以捕官九賊之可通舟揖處咸分布焉欲困之也又使知州萬敏曉諭招集務得賊首秦燔黃良沈



惟良等數人盡掃其巢而後已閏三月巡江胡御史以兵  
又遣散賊謂船不可守人不堪聚益張其勢而橫出也明  
年四月兵備再舉比前督理尤嚴委州判石巍總任其事  
蓋石原籍平樂與猺獠為隣日事刀弩視賊箴如也至六  
月石聞又委倭李都司欲建功速不俟李至開舟自抵  
賊巢時賊出劫惟遺守巢者數百畏懼寂然石以為計也  
勿許登岸既而群賊畢集潮迅風烈舟為衝激附岸賊出  
蘆葦誘兵上岸賊遂順風縱火我舟惟本地漁船得脫餘  
焚溺殆盡而器械懼為賊取也死者無筭焉賊既勝遂朱  
書偽檄遍揭都城江淮奪運舟劫府庫肆無忌憚言者遂  
聞

事纂四六

人七

朝廷因救南都守備提解失事人員復勅都指揮湯益東  
總三省軍以勦之王兵備則戴罪殺賊於是撫操諸公召  
義勇鑄兵器日夜整頓除四府邊江知縣住防餘悉領兵  
戰守每府備銀穀各一萬餘又借役民間者數萬湯至一  
月惟遣人招降之賊初懼漸則倨末隨遣人以抄劫煙火  
迫於州城湯始以千人往獲三賊又半月撫操促其出師  
則沈首乘間來降賊追之乘勝直抵河口與我師相去無  
幾明日我師先發賊遂薄之湯則將游兵數十舫環而射  
之賊不支將入於海潮阻而不能進我師追及圍之數重  
砲石齊發頃刻殲賊於海不溺者誠其首一百三十又二  
旬勦其巢得賊百七十餘惟黃良親黨數百逸海去是役

也聞萬知州前以往諭三日沈惟良以降約為內應群賊  
自疑戰多不力天復助潮以阻故一鼓而殲之否則積已  
日久賊得為計處島為巢積穀為本兵至則逸於海解甲  
則復肆劫根蟠連絡寧無遺患之理耶且湯之不進猶王  
之羈守遣人招降亦猶胡之解兵石為禦之不當已致賊  
之蔓延今復視之以弱必尤招其悖慢此因承平日久人  
不堪戰不知此誠潢池赤子之盜數千之眾何足致年半  
之夕費三省之兵力哉雖然亦數也已亥五月太倉颶風  
大作水湧數丈屋木俱飛明年八月有大蟒死於賊巢豈  
非上天先示地坊之擾亂而後見賊之終於死耶

鴉鳥

事纂四六

人八

鴉毒鳥也鴉形大如鵝毛紫綠色頭長七八寸雉名運日  
雌名陰諧范成大曰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亦曰  
如鴉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惟食毒蛇并穉實遇蛇則鳴  
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碎啄蛇  
食山有鴉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人以銀瓜拾取著銀  
瓶中否則手爛墮以之瀝酒飲人即死也所謂鴉酒今以  
為鴉頂紅毛非也矢集于石石亦裂爾雅翼曰矢石即變  
為雉黃今諸書云雉黃治蛇毒有由然也

徽欽被擄畧

宋徽欽北虜事迹刊本則有宣和遺事抄本則有竊憤錄  
二書較之大事皆同惟虜人侮慢之辭醜污之事則竊憤

有之也至於虜地之險虜國之事風俗之異時序之乖則  
 宣和較錄為少矣二書皆無著書人名且遺事雖以宣和  
 為名而上集乃北宋之事下集則被擄之事首起如小說  
 院本之流是蓋當時之人著者也錄則竊遺事之下集造  
 飾其所多之事必宜政問遭辱之徒以發其胸中不逞之  
 氣而為之是不足觀也觀其年月地方死生大事俱同惟  
 多造飾之言可知矣故齊東野語辨南燼紀聞之事為無  
 有予意竊憤或即紀聞後人讀之而憤之故易此名也觀  
 周草窗歷辨之言阿計替之事似與相同故予特揭宋家  
 大事錄於左方使人瞬目可知其繁餘不必觀也靖康元  
 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汴城 三月初三日金人北  
 去 十一月十九日粘罕元帥并圍京城 二十五日京  
 城陷金人入城 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  
 營議和割地事 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帝  
 車駕詣軍前議事 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營 十  
 七日帝還宮 三月初三日拜幸虜營次早帝見太上皇  
 亦至虜 初四日至十五皇族后妃諸王陸續到營 十  
 六日粘罕命以青袍易帝服以常人女服易二后服侍衛  
 番奴以男女呼帝 十七日金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  
 十八日太上及帝二后乘馬北行 二十一日次黃河岸  
 二十二日入衛州 二十三日入懷州 二十四日至信  
 安縣 二十六日至徐州 二十七日至泉鎮 四月一

日過真定府 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見金主 六月二  
 日朱后死 六月十三日至安肅聽候 六月末移居  
 雲州 紹興二年鄭后崩 二帝移居五國城  
 紹興四年金主死孫完顏亶即位 五年移居西均從州  
 六月上皇崩於均州 是年又移少帝往源昌州  
 八年金人偽齊劉豫召少帝於源昌 本年十月九日少  
 帝復至燕京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煇翼府 十三年  
 賜帝居燕京之寺 十八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并后  
 自即位 紹興十五年徒少帝出城東田玉觀 二十年  
 復徙少帝入城囚於左院 二十二年春帝崩乃為虜奴  
 箭死馬足之下 年六十

宋學士杜鎬傳學有識一日甘露降於墳庄子弟喜而奔  
 告鎬味之慘然不樂子弟詢之鎬曰此非甘露雀餉也  
 吾其衰乎無何鎬死相繼八喪嘗讀宋三朝國史符瑞志  
 載咸平以來無歲無之至宋徽宗時尤甚予意甘露至和  
 之氣所感結者仁宗英宗時固可召焉而徽宗之際君身  
 政事乖戾至矣有何所感而然未得其肯又嘗讀唐書獨  
 狐及傳其露降于庭不父及卒今觀杜鎬之言世間多雀  
 餉也若徽宗獨孤及者是也雀餉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  
 如松脂嚼之膠舌甘露色微紅凝結如脂如珠馨香而有  
 酒味食之百竅皆爽也如醴泉有止味甘者有味甘而飲

之愈疾者若漢中元元左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痼疾皆愈  
惟此寒者不膠此方謂之醴泉若唐雲韶殿前穿井得耳  
泉止謂之甘泉耳

人物有數

正統中上木之難有軍人伴死於亂屍中得回後又陣死  
於豆腐閣上正德中指揮楊玉附逆瑾既敗為抄有妾獲  
幼女匿民間長乃絕色權勢爭取因鑒前事不與後嫁李  
白洲之子豈知李復坐宸濠之黨而此婦復發教坊司求  
樂間抄沒吾杭尚書方宦斤賣其產一爐為于肅愍家所  
得不意三十年後此爐復抄入官天順間內豎曹吉祥家  
有太湖石高幾三丈抄後置於草地富貴者莫敢取也嘉

靖中錦衣指揮孫綱附郭勳而掌比鎮撫事取之不义亦

少為時此萬物其外乎數也

未見得喫茶

種芝麻必夫婦同下其種秋時倍多否則結稀而不實也  
故倍云長老種芝麻未見得者以僧無婦耳種茶下子不  
可移植移植則不復生也故女子受聘謂之喫茶又聘以  
茶為禮者見其後一之義二稱皆諺亦有義存焉耳

張士城

國初張士誠竊據姑蘇較之一時僭偽者以小有間殺皆  
嗜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十九年降元則每  
歲運米十萬石於燕京及敗悔不順母而降語妻劉氏等

曰吾自應死汝曹奈何女曰自有處乃驅婦女上齊雲樓  
令養子衣寶舉火焚之自則經而未死為李伯升潘元紹  
昇入舟但閉目不語至南京自縊死呼兄弟妻孥俱不受  
辱較李重光之柔懦則過矣故耕餘錄載有弔詩母墳在  
盤門至今稱為娘娘墳

趙三舍

正統初俠客趙三舍寓杭自詭以故宋王孫常出譜牒示  
人真舊物也某藩鄉相與之周旋而於銀王高氏家尤密  
一日忽聚惡少并家人花回持搗夜半劫之倉卒問不于  
其家而于其鄰無得而回次日乃自往慰之俄有捧麵而  
過者誤墮於地其人咨嗟而去是夜復造為蓋壙麵者其

為識也傾囊而去明日趙復往為之聞於官仍携酒慰之

父之不能獲篤索益急邏者柴何敢號夜伏於城陰

樹上有盜牛者過其下擒之賊曰我即爹衣中之蚤耳今

有大盜懸賞以求之反不能捕耶何伴作不知賊曰盜高

氏者趙三舍也此人標掠江湖有日矣何不信訶之賊曰  
彼嘗約我懼吾妻曰汝私竊百金不過杖刺今若此雖染  
指首領不保矣是以不往何善而縱之明日尚猶豫蓋其  
家在褚堂頗嚴遂乃簡點悍者飾為亂會戒之汝輩往謾  
索錢彼家人必怒誘之出門則成擒矣仍使人要於路已  
而果然時孫原貞為方伯趙猶有與往見詭辯自解孫叱  
吏縛之收其贓所謂譜牒者亦他日所掠遂正其罪高氏

自此替矣

古人佩笏

笏囊起自張九齡因體弱使人持之不便進笏於囊予說  
說文曰笏古以為珮又淮南子道應訓曰解其劍而帶之  
笏似古亦有之矣

趙千里畫

嘗得趙千里畫便面帝后步入宮殿一人牽鹿二人函進  
珊瑚樹意此宋德壽宮慶壽圖也一小說中伶官進詞云  
玉帝來朝玉帝嫦娥捧獻嫦娥珊瑚者山呼也寓松祝意  
耳

白丸子

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成白丸子人貴之以其水異  
也本草序例云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藥力具用  
之有效如上黨人參川蜀當歸齊州半夏華州細辛則白  
丸子不獨水異半夏亦別也

古器木蟻

莊子曰純朴不殘孰為犧樽則古人亦有以木為之者國  
語晉語曰受命於朝受服於社註服宜社之肉盛以蠶器  
金漆江故家得祭器於土中皆蠶殼也其上畫饗養人物  
之形猶存蠶器蓋蠶殼也

見美忘怒

晉桓溫娶妾甚都嘗貯於中妻妬聞而率婢持刀往害之

妾正梳粧見其髮委地膚色玉耀遂擲刀前抱曰我見  
尚怜惜何況老奴唐李百藥夜入楊素內室被素併妾執  
之將斬見其裸袒俊秀玉色遂愛之曰汝能計當免百藥  
立就因併妾與之夫婦人妬忌丈夫執效怒欲難過不俟  
溫妻與素之勢力者也今見其美而反為之喜焉色之移  
人為何如噫

七修類稿四十六卷終

七修類稿

八

八四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七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王華山樵

金華府東陽縣東山末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盤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盡詩盡雖未過人亦不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屍懸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終莫知之予嘗見其歌及稱王姓者曰宗兄是必王其姓而建文朝忠臣也

太宗既御隱其名於深山觀其時在未樂終身披麻號曰性

事類四七

八

八

一

天然大呆子可以知其心事矣然難必其是否觀其詩可哀也因述其事錄歌於藁歌云七年艱難走關越日夜思親髮成空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掉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為君寫此轉妻側片雲零落何時還時或又號王華山樵

九仙靈夢

先達朱士容海弘治間任興化府同知其妻有姪求夢於九里湖夢一吏持文冊上堂則曰此舊科舉案也開板視之惟一魁字詳夢者皆以必生男子後當中魁已而果生

男遂名魁兒始弱冠日記千言皆以魁解目之矣年二十忽病將危自曰魁字二十魁吾其休矣不數日果死予義姪變求終身事得二句詩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予謂此貧賤耳今果然湖仙靈異最多此特知之真者

馮提學扇詩

弘治間姚江董學憲副馮公蘭有同年嘉禾侍郎屠某相遇錢塘屠談往與東郎中結奏事曰東已死於軍妻子流落予官尚未艾手繼而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只遺空石種相逢莫自誇高和一遍輸來一盞齋屠遂默然此亦善謂歟

事類四七

八

八

一

楊嶺

宋楊和王沂中三王之墓在湖州德清縣界於錢塘予嘗親至其地碑盡零落墓必發掘一庵一觀乃香火院也其道傍橋屋門壁柱礎皆巨石所成觀其規模亦大矣欲其為百世計耳聞國初蘇州有尚書楊翁乃其子孫而成化間有偽為尚書之裔來認者為土民沈昌題詩於館結有殷勤寄與賢公子曾見崇禛拜子儀之句遂去不復再至近於里人楊氏家見有高宗與王之札十有九孝宗者十有二與其子樞密者又八焉辭多軍旅之事間有問疾賜藥者其石刻誠有飛躍之狀難得之筆也墨跡恐其為本又有碑文譜像自云王之孫聞亦偽尚書之類歟

墨

後漢李尤墨硯銘云書契既造硯墨乃陳則是有書契即有墨矣予恐特有其名或煤炭之類耳不然何不見之於書史至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瑜糜墨二枚似方有墨也至於五代則專工而精緻矣蓋後梁南唐前後二蜀其主俱好文事各地置筆墨紙務之官故梁有張遇唐有李廷圭父子蜀有李仲宣皆著名當時傳流後世形製多圓而面則或龍或盤絲者迨宋之潘谷陳惟達所造亦不減諸人也世止知有李廷圭者由秦少遊有廷圭之墨潘谷拜之而顯耳今徽州出墨亦由廷圭家歛既已顯著地遂而榮焉

天竺觀音

杭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前澗有光視之得奇木詢人不識也因命匠者孔仁謙刻觀音大士像今俗云沉香非也墨談以像為元木取置燕之玉河鄉建寺名觀音以奉誌云匿井恐墨談所考多真如金陵志公泗州僧伽真身亦為取置北京慶壽寺為聖容殿可知矣其廣大靈感之號皆宋世所加因其靈異累朝所賜七民樂施龍章鳳輦珠貝金玉設珠紅一小殿尉以貯予幼時曾見大珠數顆珊瑚樹大小二株玻璃瓶蓋各一瑩冠一頂聞舊尚有玉觀音玉鐙諸異寶乃成化間為奸人王臣取去今併所見者亦無失然其香火之盛至今不替

墳塚有數

承天府

獻皇陵寢之地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墓今俗呼其地為天子岡夫荆鄂自春秋楚莊稱霸以來代有竊掘者然而未嘗埋玉我

朝曾封郢王及府而薨今則終於獻皇而生

今上豈非其數耶杭南山邵皇親墳之原基法因寺也寺後山壁有溫公篆易家人卦於上道勁可觀寺前通衢地名太子學也其寺乃五代錢文穆王所建歷世始五百餘年豈知數於肅靖庚子然而家人利女貞五爻聘納后妃之

吉占又地以太子名遂成威里之塚又非其數也耶

楊墳

天順間有楊墳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尤妙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真描寫之不如愈又愈鮮也世號楊倭漆所製器皿亦珍貴近時絕少人惟知其絕藝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

朝廷委以緝事理北鎮撫司事權傾中外意惟李閣老賢表指揮彬嘗得進言

上前去之惟吾而已於是括據表之數事奏之遂拿表彬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墳憤然曰

朝廷設科道欲其理究輔政於此不言可乎獨上疏論救遂

并擒楊下獄且逼其供為李閣老所嗾楊懼考死于獄乃誣達曰此實李教我但於此招實無證見不若會請多官廷鞫待我言之庶使李無辭矣明日達如其言奏

上會衆激李出閣於午門前聽對楊既環視左右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人如何得見李閣老實是門達教我也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尤見重於

上素得從輕楊亦免下獄矣嗚呼此與張說之謚元忠不殊說何人哉頃何人哉規當時科道何如哉是可以一藝者目哉此可見古人一藝成名者亦由聰明人品之所致豈近時主作者同哉

明天淵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鬚長數尺仕元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鬚長數尺仕元

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心而鬚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在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

吾亦任汝然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無煩惱留鬚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後承詔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乎挽袂裝近御床闌下彩雲明雉尾座中紅帶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醞醕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

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歹朱耶人言無德誦陶唐是謂朕無德雖則欲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

輒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玉筋雙垂圓弄松丹墀之下今兩蒲庵集行世亦可謂忠於元而得道者也惜元史不收

王天碧

仁和王天碧濛號雪村幼攻詩書有趙法里甲報吏名於有司藩司因辭而怒焉撥授颶州府架閣庫役既遠而冷也不得已就之一日因題馬一絕云一日行千里曾施汗血勞不知天廐外誰是九方臯書府門眾魚間府主見而問焉衆曰小吏王某筆也召而詢曰汝曾為第子負耶對以農民太守駭而試以南山晴雪之題雪村信筆呈云雪霽南山正坐衙瑩然相對兩無瑕瑞光曉布三千里和氣春生百鳥家未可擁爐傾竹葉且淚呵筆味梅花豐年有

象皆侯德五榜歌謔偏海涯太守大喜遂集府佐諸子弟

而館之命人代其吏事一日太守至於館見課簿有對曰

三箇半鍾鍾半酒半邊雙陸雙星又曰嫩竹似村姑遇節畧輕粉殘梅如老妓下梢猶帶餘香因擊節嘆曰有才如此不獲時位豈非命乎自是日得親幸名聞士夫逮

後滿歸杭杭運使聞而請代文移視太守猶敬之自以出入公門不雅堅辭以疾日與文士往來於湖山惜不及下詩而終有羨黎集傳世子一槐今為負外郎

鄒順庵

宗伯鄒順庵幹餘杭人在姓時父為春坊庶子英宗皇帝一夕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

也

上問廷臣唯幹父

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乃順應也

上喜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累拜至前職年七十力求致仕又五年始得歸仍勅所任月給俸二石與夫

四人所居置東西二院以貯歌舞日為樂焉自懸弧以至

易箚始終祿養亦有窮經白首而不得一粟者彼何人哉

宋后道服

宋高宗之母帝后今仁和學生員韋朝恩乃其裔也有譜

像松家方面豐頤鳳目龍顏衣冠乃道人者也有國忌

二行韋聞之祖先云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

事物卷四七

八

八七

將軍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終身松宮道服

也又云今阜亭山神道路乃后之墓處予考史則云攢之

求佑陵之西意此神道路或家廟耳度宗后全氏廣額鳳

眼雙眉入髮然所衣亦道服其像在新市人蘇琪家蘇

亦全之裔也國亡變姓擬蘇以祖父云此像乃后入北時

手寫以遺族者予考史后入燕為尼於正智寺而終則道

服正耳第行時何即畫此此必後傳之者也

琢齋先生言行畧

琢齋先生姓李氏諱璧字白夫廣西武緣人也弘治辛酉

舉鄉薦壬戌以乙榜教浙之蘭谿正德丙寅起復補署

仁和之教歷癸酉九載考績天曹以其才能授四川劍州

知州嘉靖甲午陞南京戶部員外弗及任而卒焉嗚呼先

生之在仁和最久瑛德其教之深而知其學行也今讀當

世大賢之文稱先生者又不少惜伏草莽不能盡知先生

兩任之政教獲先生之狀銘風聞子孫微矣董以所知者

述之於彙證諸名公之言俟知其悉而有力者傳焉嗚呼

昔歐陽公之作五代史閱負才立義之士沉淪下位恐致

泯沒遂為一行傳以傳之近代名臣言行錄布衣之士紀

為一例先生位已即官學有成書政有成績世有名言不

傳於史可乎因為言行畧

先生貌古心易學博行謹嘗以已心為嚴師有古人置黑

白子之事謂古禮不知如不學也窮心於三禮之經謂古

事物卷四七

八

八八

樂不知如無耳也特請太常以求禮器謂天文不知如不

識字也特拜靈臺即以學之以學宮石經載之誌而古所

遺也則諍留當道甘心受責以冠射之禮又廢士難成德

則勉論生徒時以習之以禮鍾鐃非其制則改作以復古

音以明生貧不可學學舍喚不可講則皆出已財以資之

葺之至於闢學正路構亭積書刊科貢之榜立題名之石

釋奠有議講鼓有銘鐃皆功餘細事罔非克慎厥職無愧

於師之道

先生好學能文而操行謙謹士林皆愛重之兄章尚書

端重不苟詭隨編交當世之士欲求超然遠覽惟古是程

者舍白夫吾誰與歸張布政



先生敏而好古嘗病鄉射儀節未備又以詩有燕享通用之樂而無聲譜爰自考定皆有成書可誦此非俗學之士所可為者見邵尚書寶李府君碑

孝哉先生敬其親及其所樹况其親乎夫然後可謂之子夫然後可謂之人見湛尚書若水敬止園記

白夫孝親悌兄極其純篤自筮仕以來直躬率士有古胡瑗之風鄉人自蜀者言劍州民戴太守如父母路遺馬策人不敢拾然此亦白夫之細耳白夫志溯伊洛道存明誠

見呂大卿補李氏家廟記先生之為人身小而量洪年少而學富貌質而心腴禮恭而氣直言溫而行方善下君子善處小人故君子愛而敬

之小人亦不得以非禮加之見鄭通判雜先生冠服之朴容止之莊言議之確坐久而神益定類古有道之士見都少卿穆送知劍州序

先生天分甚高篤厚而好古遇事確有定見講下士薰濡德化靡不心醉而悅服見陳府尹良器

鳥詞兆元

吾杭吏部侍郎李子陽曼號東崖少有文名未第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李與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入

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九二日乃去衆以此殆文明之兆歟東崖為詩慶之文采翩翩世

所稱講堂飛上正相宜定應覽德來千仞不似希夷借

校羨爾能知鴻鵠志備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明年下第春官祭卯冬抗西域人瑣愁堅以謁金門詞戲云人儼着畫船馬披上錦鞵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杯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師應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鑿殿已而甲辰廷對果魁天下一鳥一詞豈非先兆歟

宋朝試錄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數各朝不同載於文獻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復有黜者而禮部所取第一人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越衆抗聲自陳必得升等若奚春卿歐

陽公是也今節錄南宋二次殿試於左餘可槩想也北宋料不大遠進士凡五甲每甲名數不同大畧第一甲少也文公之科共二百三十人文山之科六百一人會試鎖院

二月十二日十八十九二十則試詩賦論策為三場二十二三三二十四又試經義論策為三場四月初三日御試策一道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

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十八日赴宴二十六日各賜錢一千七伯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

叙同年謁廟及至初五日也文山之科五月二十四日賜狀元及第六月一日期集所賜錢七日謝闕十三謁廟二

十九日賜宴與詩七月一日再賜小錄錢如前四日拜黃

印叙同年又在禮部也籍貫之下多添里分外氏小名  
字并科舉幾次則同也錄存紹興戊辰寶祐丙辰二科者  
豈非以其有朱晦庵文文山之故歟

食用製法

磁石引針蠟黃鮮漆物相生制有不期然而然者予嘗讀  
之傳記聞之長老或自己經驗者錄之於左以俟欲為其  
事者之便也鷄頭煮者以防風水浸之經月不壞生者一  
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年鷄鷓之膏塗刀末不  
綉杉木炭畫路則蠹蟻不敢過矣鹽酒蠟每一器十隻用  
皂筴半挺置中則經歲不壞好盥中用皂筴於中雖簞籠  
盛之無滷矣衣帛為漆所污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

事物紀原

八

八十一

却以少水溶開水膠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着  
即如米泔桐油亦然油污衣服用滑石末搽於上隔紙用  
火熨斗血則用蘿蔔嚼細旋擦即去絹紙畫上墨跡用燈  
草漬水洗可去山查子和水浮炭同盛過時色不變而肉  
不壞犀角羚羊角先鏽為片復以紙裹置人懷中久之出  
碾即為末也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  
鉢中搗之不粘而易成末矣碾兔絲子熬紙條數枚實其  
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先去皮毛炒之焦熟而後投於水  
內候浸透灑出暴日中微燥入搗臼應手糜碎艾葉柔軟  
不可着力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為末衣服梅蠶  
烏花處用梅樹老葉同擦洗即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

醋塗過夜明日水草一洗即新矣好香油浸生鱗魚雜盛  
暑中經月不變又蒸過乾冬菜同肉炒亦然不出氣煮酒  
脚塗靈璧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缸裂縫先用繩定置於  
烈日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却用好瀝清未摻松縫處令  
其融液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矣近用益生補  
亦妙橙橘藏綠豆中不損收臘月水雪水浸諸般青瓜果  
可又酸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極熱投酒則酸氣盡去墨  
污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隨一味搗爛揉少時水洗則去  
垢膩者用着蓬灰或蘿蔔且楷灰汁洗即去喂鷄鴨以土  
硫黃研細伴食即肥鷄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下  
卵不抱矣肥皂淹鉄索過時可斷白蘇淹銅過夜即爛用

事物紀原

八

八十二

染坊淋退灰晒乾埋葳黃瓜茄子冬月可用用好錫打錘  
子裝揀好完橄欖入罐重紙封蓋縫可至夏也木槿葉搽  
汁浸絲絡則不亂清水搽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以艾  
葉投燕巢不復來捕不可過楊子金山過不捕鼠矣蛙鳴  
聒耳以之麻楷磨碎順風撒去則禁駝糞烟可殺蚊虻壁  
虱槐樹生虫播鼓於下則盡落青石不可以蘆束置上築  
之必碎蘆簾益碑經露必有痕珠子不宜近鉄器柏木尸  
氣故婦人帶以吊喪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涸也晒乾  
葶藶為末炒猪腸不宜蓋鍋熟時少烹白酒脆美脆美  
三元先兆

弘治庚戌科南直隸錢福狀元新貴探花榜眼則廣東劉

存業也殿試未揭曉時斬以明瓊六枚禱於神前明早欲擲以决先後翼日適錢與譙至亦欲與擲明瓊斬不得已告以昨故錢喜曰當與子睹也下擲則錢乃六紅斬乃六綠二人皆喜後錢果為狀元斬為探花而劉則舊嘗有夢無福中狀元有福中榜眼是歲應之

真如貓

杭州城東真如寺弘治間有僧曰景福畜一貓日久馴熟每出誦經則以鎖匙付之於貓回時擊門呼其貓貓乃含匙出洞交主也或他人擊門無聲或聲非其僧求不應之此亦可為異也

三福建

韓世忠楊子之戰元木已破膽矣閩人王姓者教以土實舟射火箭遂得脫去至今人恨之矣德佑降表無人肯任閩人劉褒欲為之繼此行省稱賀表文實難於措筆也亦閩人陸威文曰禹貢之別九州冀為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辭若可聽意或有乖乎不憐宋而甘心於虜事誠可惡特亦偶然皆閩人也

萬安劉氏

昔蘇子作三槐堂記以忠貞積德而子孫世享其爵自以所聞所見而考之審矣子于萬安劉氏亦然也劉自永樂來有諱廣衡者為刑書于成化初子喬弘治間為湖廣布政孫王嘉靖間為刑部侍郎元孫唐若公今任

折之布政未艾也皆以進士至二品乙榜蒞職腰黃者不計焉然而起自有司者則民為之建生祠刻木石功德為之足紀也見歸安輝出臺院者則力為之効權奸捍逆藩死生為之不計也赴安慶之變義種種莫述自一事而言尚書公一語而活鄧茂七之非黨數千侍郎公兩督學政成就人材至今稱焉此亦傳之人而載之志矣嗚呼常情論之祿及四代世已少矣俱為大臣俱登俎豆尤其少者也至於蒞政之所子孫過其地而感德之民之孫子尚爾迎迓非德澤入人之深何能若是哉嗚呼天道至幽而難感劉氏之志行有孚焉則報之世祿之遠如彼夫人心至險而難孚劉氏之德澤有加焉則報之愛戴之久又如此天人交感之道何如哉噫予嘗聞其事矣得目其籍矣因亦有感焉筆之以為世勸

杭仁和郎瑛仁齋著述

奇譚類

魂不赴體

予嘗觀奇恠之事於諸家有全然非常理者固可謂異有深切於理者亦以奇恠記之豈非自惑於理歟如薛用弱記裴孝廉生魂馳鬼馬類世多有之聊述一事宛然如裴者復說其理以俟博學者正焉予友會稽朱朝儀袍語予曰父友三鄉某素公直見重鄉曲凡有不平者咸取決焉一夕歸過溪瀨瀨中步石子偶滑遂爾傾跌起即淋漓奔家至則門已閉固隙中見妻燈下紡績擊門高叫其妻會

奇譚類

八

莫之應私意曰吾豈死於溪耶今為鬼耶何幽顯之判如此耶復思鬼可潛身從隙入以試之隨到妻所遂擲弄剪刀拍妻之額妻驚駭叫兒口稱頭痛滅燈以寢某惶懼知已為鬼矣復出號泣走懇當境土神神曰汝素忠直可隨吾來至溪見形浮水面神令閉目推墮於溪遂覺之起視其地已非渡所屍流數里而天亦昧爽矣歸語其妻勿合夜事予謂陰精陽氣聚而成形陰血為魄氣陽為魂魂升魄降散則死矣當其未散之時或驚死誤死一旦竟離於魄奔走四出不知其為死也何也心震神馳不復根究雖同夢昧豈如偃卧安靜神清氣融自可以及其形耶抑或氣盛知死而不能反此却伴狂依附遂乃為崇世傳有鬼

者又非是耶然人則散去故世間有鬼處後却無之蓋於善終者無復言鬼蓋生時病以磨滅精靈死即魂散若三卿者一驚魂出生氣全在故乃如此使不復屍即所謂鬼矣此自然之理何必為異土神卒頌之說亦理所有蓋此具在祀典安有不當死而忠厚者神不救哉

前知事蹟

予觀書每見先知之事以為如山人之辨茶果康節知議後事心虛之說此則非一日也又思史稱鄧里之智足以知身後之事及漢滕公掘地得石柳有三千年見白日之說則三代以來已有數學事乃一定但習之者特先知耳因節畧數條併錄於左以見代皆有人人自不知耳隋煬

奇譚類

八

八二

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添燈棺帳遇風皆化為灰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為濠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後麻叔謀被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蒼漆燈煌煌啓棺其人如玉髮生過腹矣檢得一石銘其字為跡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堦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俟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俗棺葬於城西今大佛寺也記上出又衛先生大經解良人生而閉門讀書周知曆象壽終葬於解良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掘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

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浸水公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為泉賴逢馬御史遷我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記上誌又江南保大中秋日伏龜山福得一玉函長二尺濶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堊室於是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鷄出實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字皆小篆後後主國亡知之蓋後主丁酉年生辛酉年即位至甲戌年國破應前二句矣國破時曹彬按甲於城南潘美統兵於北城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鄰乃指吳越錢氏家道闕是無錢也錢王弘做小字虎子又甲戌年亦舉國以入觀皆驗也又高氏據

晉書卷八

八

八三

有荆南日於山庭鑿池得一石匣扁鑄甚固啓視中有篆銘云此去遇隆即歇至宋祖改元建隆國亡又沈彬即中袁州宜陽人卒之年自定堊地子孫發土至七尺有石片既啓下乃得石墓一所靈產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為之鑄鏡絕妙又得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雖開不堊埋漆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此上二事又宋祖築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申酉汴京不守及微欽比特非申酉年殊不知後杜充去東京之年乃巳酉也又嘉定中有厲伯韶者俗稱本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為其家看其先隴以今中衰者山祖穴向稍偏斜所至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為林某堊此千載谷食之心後學淺識不可輕改徐視石

與原土封微不同耳遂拚之此水東又至元十五年有所名狗兒者於杭北山橫衝橋壘土得一錢券云鴈門馬氏堊此後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此武林又國朝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巳耕而得之一云出巳土中知府令昇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璽為我復興此寓其時正乙亥府主南鄭虞廷璽也鄭意康節寓遂為建祠此出終錄今省志所載無前十七字事恐涉術數而諱也又正德駕崩大學士毛澄迎今上嘉靖之駕駕至藁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則毛乃弘治癸丑狀元耳又建文時程濟陝西朝邑人四川岷池教諭一日詣關上書

晉書卷八

八

八四

曰某年月日西北兵起國當有難朝廷欲誅之告曰請繫之以俟其時不驗誅之未晚也至靖難兵興適符其言遂釋出使為軍師護諸將北行同退比軍俄有徐州之捷捷後不知所之後人見其暮夜往祭徐州勒功之碑亦莫知所謂也後文廟過徐見豐碑問以何為者左右以前失利於此某人所立戰功次第統軍姓名者上大怒急令碎之復曰且錄碑中人名來至則碑已鏹拆錄其名則程濟之名正值鏹處而不可辯矣後太宗登極照名誅之程得逃難始知暮夜之祭乃禳之也予觀此事則知前之十一事者亦若人耳深知理數但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不可違也

夜叉

嘗聞杭醫吳景隆之妻產一子而青面無髮雙角夜叉之形產出將殺之遂被躍出窗外升屋而走吳集家人用布囊捕之播死予未信也後見吳樂開私抄中亦載此事始信為實蓋二吳厚友也

柴光

正德庚辰回新橋鄧副使家灶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如月之明照耀牆壁移置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日方止後亦無他事

鼠報

吳友主事張元吉庶祺嘗言家有一僕善捕鼠擒殺甚多一日睡熟微覺足痛以手捫之乃一鼠噬其指也擊之不去遂拿鼠投之亦不去痛極乃殺鼠劈口方脫傷已大重血流滿床庶矣明日遂為一瘡濃潰經月痛楚而死苟或為報應云

死者復生

吾杭佳家巷有漆匠杜鑑病死將月家人已置棺于野一日欲火之啓棺見屍不朽因細觀之棺中復有微熱但閉目不能言耳後竟月餘復生

五通攝人

餘姚郭姓民人新娶一婦過旬日適值元旦其婦粧飾出

堂欲拜公姑行至龜口倏然不見舉家四野尋覓不得後五日聞半死於山間家人往救問之但曰被二三人拖扶而去只從屋簷上過至則相合如醉夢中今偶日出予在林木中映下視其鞋紉裳襪皆已碎壞後或看守不嚴則又斷去矣不得已賣入於新建他家遂息人皆言五聖也

佛足生草

桐樹園祥符禪院新雕佛像未彩飾內一座足底生草如芝草上分二莖齊曲仰承二足其端如掌大色間黃白發生之巧渾然天成杭民爭往觀之侍御荆公淵聞而惡之召責其僧輩遂枯死

錢穀能飛

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貧遺空倉數十間一夕聞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散實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歸語予則表兄諸廷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眾曰錢飛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予始信蝴蝶滿死樹迨不虛誕

猪肉生字

吾杭嘉靖七年五月間官巷口屠兒李姓偶殺猪吳姓者買去未及烹第見油膜內字文隱隱起膜視之則油上如印成之書四行其色如密其大如首其文曰瀛官手壁兩身敵功在鷄魚則蕪矣初行五字第三行三字第三行五字不行二字共四行似前後尚有字焉乃及初殺分買而食

之矣此則親見者又聞嘉興正德間曾殺一猪背上三圈每圈中有王字一箇亦不知何說也

參政夢

吳友參政陸原博溥居主政時得寒疾一夕見二卒挾持而去至一大殿有主者我冠博帶據案麾曰此非所當攝二卒復引而退行見門樓一座門上有先輩詩接筆亦詩一首回遇姻屬孫知府安趨前揖問孫以今日至此春之孫遂為他卒扶去傍有大水漫漫心甚恐懼二卒隨推而下驚覺乃一夢也後家書至孫乃夢日死矣人以此非地獄之說耶陸正郎又夢侍飲王者一人飲畢王命盡賜席間金銀器皿陸辭之王曰爾不授當與爾一參政陸心自

奇譚卷四十八

八

八七

以此何人斯從者曰此

興獻帝遂醒後數年嘉靖入承大寶心恒以官必止於參政無何遷陝右參政赴任至靈寶憇息分司間見軟門有先輩數人詩章因味一絕書之聞黃河近遂有與視之明日疾作不可進矣即沒其地嗚呼陸豈知死在於參政耶題詩見水又知為死之日之事耶前定錄之說何謬耶人可以妄心求耶

狐狸

山東多狐狸而無胡絲嘗聞狐狸成精能變男女以惑人子嘉靖八年到山東以其事詢主人曰狐每夜半即潛入貧家破屋至卧榻中出口受人鼻息人覺聞其氣駭

曰打皮狐打皮狐然不知其去幾許矣如此久之便能縮形地不可進處亦能以進命又便能變化遂與民間男婦相滯亂各尋其雌雄以合且善攝其財物以益主其所私者死復移他室人亦不甚怪也有土工宋留暮遇一夫自言欲為人役話間隨宋至家出錢沽酒對飲醉後睡去乃一純黑狐也宋亦不驚破明發語宋曰汝無福吾之西關李其氏也李乃青州府吏其妻遂為所染又石槽城李堯儒官也祖母為其所染祖死母復被之家有獵犬時或見之遂吠以噬彼則跳躡於主身耳又張姓者乘車出西郭見一大追婦人飛來顧問婦人乞以附車遂犬自言某地人張遂載以去抵家復求假宿張不拒而遂同寢焉閱數

奇譚卷四十八

八

八

月自言我狐也今當去君明年此日見我於臨清某市張如期至其地見婦走索於市中喚之即下同至一酒館歡飲數日資以白金百兩告曰與汝緣數足矣再勿相從張回不知其所向觀此則商人取以為妾之事有之矣是皆見在之恠而臨淄一縣之民予親聞之也

沈氏魚

仁和四都民人沈浩父子橫法侵漁水利嘉靖戊子夏家人劈二魚已為四片烹將食之其魚踴躍出盤者三鄰里來觀猶自蜿蜒沈曰是何恠乃爾吾食之食無一月即罹水利之禍明年孰知長子又亡豈非天假魚以兆之耶

康節生死

邵氏聞見錄曰大父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蒲庭公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賦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久之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既長游學晉州山路馬失同墜深澗中馬死公所傷唯壞一帽熙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六月微疾一日晝卧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馬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相分別於一驛回視壁間大書千秋萬歲四字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通也後竟不起嘗於史傳中言上古聖人之生死多有如是意或荒唐今伯溫記其父安有妄耶此於傳中言行錄俱未載而聞見錄又無刊本故特錄出以見康節誠異人也此

古今一見之者也

懷馬果報

嘉興萬石長懷氏者家富賓客滿東南以石為庖池池闌為肘黃主翁歿已久隣有吳老人亦物故而尸不寒三日不敢殮及甦自言曰初有一獍卒押至法曹有官如王者傍執簿書人問曰汝壽未盡何遽攝至卒復押而出索錢不行頃間見懷翁着械而來問之謂曰吾當貸汝汝歸當為我言之吾家殺生甚衆罪皆歸我今受報百端吾不能為若苦矣所可解者惟有設大醮耳吳曰汝官人素不信此苟無佐證亦徒言也懷翁曰冥中無可為證但吾平生所積一一語之矣惟床頭之物夾屏風中四百兩兒子不

知汝為我言可也吳領之及醒往語其子果然乃一如其數又嘉靖甲午浙省考試官馬呈瑞入廉之夕廉中驛丞張煥夢考官騎後繫婦人之首騎奔入場張逐之人頭曰勿救彼我特來報警耳覺以告諸同事者無何聞考官病御史以張善醫令人侍之則馬不可治矣馬時尚了了但云驛丞為我逐此婦人張詢其僕乃知考官前任鎮江時斫死淫妾金氏昨過其地遂動心得疾及死前一日語諸官曰勿嘗於九里湖夢中舉後復入貢院欲易靴而或曰汝無靴矣昨入廉覓靴不可得今非死之數乎嗚呼果報之說有之耶有之乃奇怪也紀以警人

僧轉世

托生之說亦妄矣時或有之不可決以為無也但聖人之教不語怪耳盛靈叢說記前身之事多矣事不可信但余觀英傑之士必多般若若中來不知何也耶舉宋人之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見冷齋東坡是真戒和尚所投見蘇詩王十朋乃族叔之師嚴伯威見梅溪史彌遠乃覺閣梨之復生見徐山馮京記已先為五臺僧見孫公真西山是草庵和尚見外集至本朝尚書胡濙乃天池僧之後身見墓皆事跡明白或自言或同時之人之言諒不誣也

李林甫

子女翁曹 和鐸飲於陸允誠家主人割鷄將烹而鷄背



宛然李林甫三字客皆驚而不食事動杭城後予聞而謂  
容曰千年之後林甫尚為冥報事耶容曰癸辛雜誌所載  
耕牛批背之事亦豈為妄耶正三世為牛七世娼之意也  
洪武間吳山雷震蜈蚣背書白起亦此之類歟眾皆右之  
予因言劉公嘉話中有畫工解奉先私資入已反誓曰若  
爾當為牛報後果為人家一犢背有白文解奉先三字似  
此亦有之也但此鷄不應如此之遠事乃偶然當置之不  
言也

佛光

嘗聞釋氏云出佛與舍利子之地每有光焉余未之信也  
後見王嵐峰念守潯陽時遊廬山有記記云至捨身崖予

重刊卷四八

八

八

方股慄膽落不敢前一僧踴躍拜曰佛光現矣初視紅色  
掩映雲端漸成五彩復圓如車輪如是者三余誦之猶以  
為此山靈之氣偶爾見於文殊乘獅化現之地嘉靖甲午  
余在金陵遊大報恩寺塔壯且麗可謂極天下者聞有  
舍利鎮塔下是日同行者五人老僧隨之且曰善人怨之  
時有金甲神人或五色光現不淨者有損焉眾聞之且見  
其峻險遂至二三層或四五層者余則竟行至頂意其言  
之妄也不意出寺數十步偶爾回觀則塔上橫射光彩真  
如佛圖所畫遂指眾而見之此又不知何說

耽詩成癖

元人劉昂有山雨詩云嵩高山下逢秋雨破傘遮頭水沒

腰此景此時誰會得清如窓下聽芭蕉余常晒其上下淋  
漓清在何處近時海塩沈某因誦離騷經而得二句曰叢  
蘭芳芷滿東臯間步春風讀楚騷然下韻不接因又思誤  
墜厓下人方矯扶乃曰好也好也遂歌曰忽憶靈均發憂  
憤墜崖幾折沈即腰因思古今未常無對傾跌傷躄寧無  
痛楚尚曰好耶皆耽詩成癖不顧其身豈非痴乎

五十三

蘇郡文徵明之父林弘治間為温州知府一日覺似病狀  
令人往九仙祈夢夢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歸告府主文  
莫曉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來稟曰命解之木共得板五  
十六片三片朽而無用文曰此尚可以解多乎老人曰不

重刊卷四八

八

八

可解矣文省昨日之言問其姓則荅以姓孔遂驚怖而回  
衙病即不起時正五十三矣同郡唐寅字子畏弘治間解  
元也嘗記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亦莫知故  
後訪同邑閣老王整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  
下有中呂字唐矯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  
半來日苦無效之句默然歸家疾作而卒時年亦五十三  
也

托生

吾友金子良生女數日隣婦過而問曰某日官人生女乎  
家人曰何問也婦曰夢予女云然頸後必有白髮家人叱  
去後三月頸後果見白髮死前衛百戶朱卿生子方三日

有僧來詢曰君家三日前生子乎朱曰何謂也僧曰是聖師轉世左手有硃砂志視之果然亦不久死人以爲說破故耳

動石銀錨

大禹之塚在紹興去城十餘里塚上直豎一石名曰砭石如人家插槌可以動搖聞下可以線過然數十人稱之又不能起蘇州有磚砌之塔名曰宮巷塔雖高不過三丈大不過數圍人撼之即動頂之風鈴每爲人搖下因此塔亦每損每修今宮府以欄木障之好事者柱木以搖淮安清江浦城中草園地上有鐵錨數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年之物相傳永樂間三保大監下海所造

武侯兵書

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於外手舊曾聞之未信今大中丞顧東橋云親見也

生老病死苦

聞見錄載熙寧中王荆公改新法日爲生事曾魯公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叅政與荆公爭直不勝疽發背卒而趙清獻惜之謂唯叫苦而已時人稱爲生老病死苦又中吳紀聞載吳江邑小地狹崇寧中遂於縣東隙地置儒學以養生員置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

涌澤園以葬死者當時亦有生老病死之稱予以彼時亦有慈幼局以養嬰孩之棄者何不以此易去生員之生及增縣獄之囚豈非真之生老病死苦耶以此視彼則可謂一虛一實之對也

聖汗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泪遍體俱濕時人稱爲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魏書宋靖康元年正月立春先一日京師太史局勾芒神流淚滴襟袖是年徽欽被虜魏書正德間賊人劉六輩反於山東未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出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擄每朝所賜豈非吾大聖先知其厄是亦淚也乎

女鬚

鷄肋編載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又宋史載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徽宗賜爲女冠洪武初南京齊化門東街達達婦人亦有鬚鬚長尺許

七修類稿四十八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九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譚類

鼻飲頭飛

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之詩曰鼻飲如甕甕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者予見羸虫集中所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近汪海雲亦能鼻飲頭飛則恠也昨見星槎勝覽亦言占城國人有頭飛者乃婦人也夜飛食人糞尖知而固封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作書者自云目擊其事予又考占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撾正接安南西北信陳詩之不誣也

五更啼

弘治己未科學士程敏政為禮部主考官既入廉給事中華景劾之以為驚題遂詔獄數景一時回護景坐不實去有右景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辯然皆為翰林諱而卒不得白但考卷命別取之坊此科至三月方得揭曉而敏政不能無愧容矣後察家罪酒有優人祗應扮出提鷄者大叫曰我有一隻鷄價賣一千兩一人曰誰家的賣得此價對曰程學士家的只買他箇五更啼經題一座赦類敏政亦窘尋即致政

海觀杜撰

海觀張天錫錫作文極敏捷而用事多出杜撰人有質之者則高聲應之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

二命肆

杭眾安橋有星士號秀山門戶蕭然後推一命因批曰火入金鄉必主弟兄離散其人驚曰吾兄赴金鄉軍吾兄弟俱送之至彼而病死是一火入金鄉而兄弟離散也先生豈神人歟因薦譽之自是來者充斥洪福橋有周主簿亦善此術歸休二十年日入於貧遂設肆以資是日高坐嘆曰二十年做這許樣來屢言罷休者數聲忽一人入簾拜曰我構此誓二十年矣今欲往刺之而先生特為相勸殆天所以啓我也就出刃於靴中擲地而去亦自是溫飽二事暗合甚相類也得生豈非自有時耶

王沂公主

文昌化書後載梓童袖降筆勸敬字紙文又曰宋王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墜必撿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拍其背曰汝何以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為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後果狀元及第誠若是則吾夫子亦有輪迴果報之事乎老杜所謂孔子釋氏親抱送者非欺我也可發一笑

十七字詩

正德間徵郡天旱府守祈雨久誠而神無感應無賴子作十七字詩嘲之云太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夜推窓看

見月守知令人捕至責過十八止曰汝善作嘲詩耶其人  
不應守以詩非已出根追作者又不應守立曰汝能再作  
十七字詩則恕之否則罪置重刑無賴應聲曰作詩十七  
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守亦晒而逐之此世之  
所少無賴亦可謂勇也

善井

北京蘇州術術有善井焉弘治間正月旦日清晨有術人  
汲其水往甜井中務水而來向井說詛而下之此井遂變  
為甜水至今土人言之亦奇也

排笑詩

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二句人皆以此訕口而不知出

音譜卷四九

人

人

三

處殊不知此宋室有滔大使者好為此排笑之詩也初哲

宗灼艾舉此以娛故傳之也詩云日暖看三織三織見蛛風

高閣兩廂出遊過左蛙翻白出潤腹白似出蚓死紫之長

才歸來坐簾下打殺亦何妨見門上又一日雪作哲宗

問有何詩方吟二句云誰把鷲毛空處掃王皇大帝賣私

好事者有一詩嘲分守官云布議蘇崑李布政司參議蘇

分寧只點工怒揮門不炮上以指揮門責鋪夜無籠籠籠也

庫出收塔然蘇庫出塔收生燒接縣東生日燒紙接買真

兼得皂并便皂靴留綠老宜葱買綠收舖戶偶持葱白

由從滔大使始

諺語敬後詩

海盜天寧寺僧明秀都綱職也攻詩字奔走勢利嘗上一  
達官詩犯其所忌被責使下軍人王茂元朝以敬後諺語  
有箇利市仙館天寧不毒不因上七步成端打出週而  
復始言雖鄙俚因僧致戲頗得歸戒之意

五空數

金人田特秀轉運使也母姪時問仙仙曰前中後是五五  
三一十五生死與成敗逍遙在廊廡莫識其故後生時五  
月五日午時以為合三五之數矣豈知因其生遂名五兒  
所居里名半十行當第五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

音譜卷四九

人

人

日

第五死於憂年軒壽五十五八月十五日也弘治間蘇州

學生陶麟因科舉祈籤於江東之神詞曰到頭萬事總成

空是年不第以為終無成矣後應貢登知編號乃空字正德

如王遇鬼

錢塘醫士張璉字如玉與同醫張用道相善弘治甲子用

道卒于家如玉行醫徽州弗知也越半歲返家出市遇用

道於仙林橋相揖畧問起若用道似有愁色如玉詢其來

則云適在楮家堂舍翁家中飯也後如玉訪友馬浩瀾詢

用道生業如何馬曰已歿半年矣如玉大驚具言相會之

事二人駭愕翌日扣其扉果是日記其兄也此事親聞於

浩瀾者由此觀之則牛僧孺所謂世間人鬼雜行但人不知鬼也及隆山雜記洪楊物祖復過死妓而官員遇死妾者皆不妄也

馬王終事

嘗聞士宦死時恍惚自言去某地為神或彼地之人附體以言之予則以為信不信昨見少師馬公文升誌銘云公終後明日里人有王姓者自禁回忽遇公於途見公鱗衣玉帶騶從甚盛若素出師之狀拜而別之歸家聞公死矣又餘姚布政王公恩死之日有梳頭人倪姓者住蘭公家十五里清晨見公輿從出行以其素執役於公拜於道左以俟公過翌日至公家則公病而歿矣此親聞於公之

三天

婦人再醮有不得已者必非也况吳有婦人乃縉紳之女家富而識字已嫁二夫夫復死將再醮焉士人耻之有嘲以一絕以戲之者詩云辭靈羹飯哭金錢哭出先天與後天明日洞房花燭夜二天門下會神仙

韻府群玉秀才

海虞吳訥宿儒也有文平辨體行於世以上無根據之學而小小記聞者謂之韻府群玉秀才亦可謂善喻矣

陳樞桶

陳樞桶相傳宋仙也能進徽欽事甚悉跪足蓬頭冬夏單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汚鬚鬢斑白目一色若蒼玉然可半百人矣明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弘治間會於揚州官舍所言甚平易時坐於藥欄之上第元敬以火鏡擊背如不知者事飯而去昨聞太常盛公端明云有傳乃晉人文似宋作也

媿夫錢

杭有無賴子某祖起迄而貨賣後至無賴因不事生而貧矣然尚業其祖父有客不至則入其財為己有客索時則又俟後客之貨轉賣以償焉年復年客後客名曰媿夫錢蓋以夫死媿復可以嫁人之意耳後被人謗則自解以戲曰我家開行數十年何常欠客客錢後客移還前客去客入自少客人錢予以此言雖俚甚為蘊藉無賴亦聰明子也惜不用此以治生哀哉

婚券相合

錢塘定北鄉大青嶺居吳郡士賢成化間一產三子皆不育踰年復生一子小字曰官既越月士賢行於隣左沙中偶見白物隱出掘之得銀牌上鑿云陝西蘭縣民人回官本年丙午九月二十一日午時建生凡二十二字正與士賢之子相同但不知何姓牌之背又有花籃二十二對等字乃婚券也人多有之逾三月回官亦大此不可疑

者也

諸淪愛棺

姚江諸淪鄉進士也寓於姑蘇僧舍者年餘前有壽函木  
甚美淪愛之出入必撫之曰好材若無何淪客死僧遂以  
價請於主人而殮之及開看內題所製年月則正淪生之  
日也亦可謂異哉

太守對

吾抗鄒大參虞翁謹知延平時親友皆為其討綉花譜子  
蓋譜乃延妻產也後到任則延乃四時多筭而譜絕少回  
與人曰吾任指有餘補不足也人莫不笑予聞而語曰昔  
陳亞知恩州到任與親友書曰使君五馬雙旌名目而已

卷四九

八

八七

鏘鏘一文兩箇真實不虛二公豈非其切對乎

諺語至理

御史初至則曰驚天動地過幾月則曰昏天黑地去時則  
曰冥天寂地此言其無才者也賒酒時風花雪月飲之時  
流星趕月討錢時水底摸月喻世之無賴者也未娶時越  
河跳井既娶則擔雪填井娶久多生不能養育則投河奔  
井此言雖戲皆深致於理也

豐李夢神

吾友吏會主政豐存禮坊鄆人也寓杭構疾舟中勢將危  
恍忽見老子於帳外為豐取手針之家人見其出臂將欲  
與之收被中則豐言欲飲愈也明日遂愈又庠友李世傑

應魁一日得疾月餘不解群醫皆以必不起矣夜夢權  
授藥一丸促令食之覺後似少愈焉明日醫視脉症即曰  
可救矣旬日亦痊二事予親見之者

詩人無耻

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而奔走閭閻郡縣  
以餬口因之為生涯也然而詩人亦甘心於是者如宋壺  
山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是矣所以不顧廉  
耻而望門倒屣為閣者厭甚可愧也近見金華一友慣遊  
食於四方以賣詩文為名而實干謁朱紫有私印一顆其  
文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其自擬清高如此友人商履之  
嘲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聞者絕倒

卷四九

八

八八

異胎

私治甲寅四月湖市賣魚橋草營巷有生兒一頭兩面雙  
耳四足男女皆具者其家恠之棄於市河中行丐收之人  
有求觀者索錢一文予以此必雙兒未判者也是年十一  
月嘉禾橫橋有航人李碩者妻臨產腹痛欲裂生一鰲而  
手足則人也蓋此婦生居澤國所見必多此物氣類相感  
而然耳古有胎教詎不信夫

盜酒令

予嘗同群士會飲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為對者遂曰發塚  
可對富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對昏夜私奔眾曰私奔非盜  
也繼者爭以此雖名目不倫原情得非盜而何一人曰打

地洞可對開天窓衆又曰開天窓非盜事矣對者笑而解曰今之斂人財而為首者尅減其物諺謂開天窓豈非其盜乎衆哄而笑又一人曰尤有好事者如三槽船正好對四人轎衆方默想彼則曰三槽船固載強盜而四轎所擡非大盜乎衆益哄焉坐有四轎之客不樂予曰涇渭不倫清者當稱四科入四輔轎云乎哉濁者豈曰盜為真可謂四獸矣衆然之而樂

鴈君臣

元魏初居雲中孝文變左衽之俗遷都洛陽群臣畏暑不欲其內徙下令北方酋長侍子聽其冬朝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予以元世諸君每歲避暑上都秋還大都豈非鴈君乎近時北虜每年一寇山西此可為之鴈虜乎雖然胡人不久遷蕩亦盡也

中酒千金方

嘗聞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日與畫師吳小仙太醫孫院使宴飲命呈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曰惜欠風流題客過日太常卿呂常見而題歌一篇首曰吳生畫手稱絕奇老我措大能評之麗人權讀少陵作此樂獨謂君侯宜徐曰不必謾我但要寫當日實事耳呂然後鋪叙家樂援引故典通篇儘佳末云吳生吳生欲闌枻自畫白哲居侯旁如何更着孫思邈中酒却要千金方徐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聞者絕倒予讀九折棠果有此歌

呂可謂善戲而徐則癡人前不得說夢耳

覓利太守

正德間嘉興太守羅以新絲綢鐵照斤數而易人網巾鋼針唐夏候彪以萬錢貨鷄子幾何候鷄母抱兒成鷄然後收之以萬錢貨筭若竿待其成竹然後納官吁古今豈無對耶

神木

永樂四年取木於蜀之馬湖府計庸萬夫之力方可出水一夕木自達於途行聲如雷巨石為開膚寸不損事聞廷臣稱賀

上遣禮尚潘賜賚香往谷神休詔有司建祠歲祭見明文他

書又云有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今京師木廠曰神木亦由此也聞其木尚存一二心已腐朽人可於腹中行過嘉靖癸卯四月

朝廷建九廟命內第主事吳宗乾取木於湖廣辰州卯洞其木竟頭高丈六用力尤艱於前死夫不可計得至水口忽風雨一木復入於山曲處餘木得達聞河河又無水難行吳祭而禱焉明日雨注而入者出增水三尺矣此皆可見

朝廷之福神助之也

換字詩

嘉靖中吾杭有好為六朝詩者不獨巧麗而且欲用不經

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妄誕不稽背碍難通矣吳友編  
修金美之作詩嘲云何處歌新調綺旒固不羣剪花金瑣  
瑣闌葉玉紛紛巧疊空中錦輕裁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  
此不能文又虞子匡一日述一詩示余曰請商之何如余  
三誦而不知何題虞曰吾効時人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  
送張紫陽北伐詩也其詩曰誓律嚴雷速神威旋坎隅還  
征逾趙地力戰越秦墟驥跡匈奴頸戈藏韃鞬驅旋師謝  
彤闕再造故皇都岳之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  
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  
板復舊神州不過逐字換之遂撫掌相笑今時之弊之如  
此金詩綺旒旒二字不知者又譏之當為反聲倚你者

冊論 虞雖一時謬浪深似諸子之病  
箕仙多鬼不可類召

金陵士人顧某數召箕求詩一日得詩云天冷山城二鼓  
敲雪迷洞口路迢迢雲窓童子燒松火待我鸞輿下碧宵  
請書名則又寫二詩云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  
多一曲霓裳未終舞金鈿早委馬魂坡又云昔日長安一  
太真君王一見咲傾城洗兒故事今何在只問蓬萊玉色  
人後累召累詩言貌言情其辭不一遂為所惑意欲一觀  
真形以暢平生之所慕滯然熾矣忽薄暮有婦人自空而  
下然亦畏死而失聲驚走家人共守過夜明日方念則婦  
人又至恐怖懷憂無時寧息將至喪心者焉後得一友

人挽之速遊父而方絕一也又杭人召箕父遠待其所查  
語之曰可與仙翁一見乎拒曰幽明相隔不可也過日又  
懇其父好寧無一會耶仙曰明日侵晨當於後園梅樹下  
會也至期則見其縊死髯尸懸樹一怖病幾死此二事正  
與夷堅志女鬼惑仇鐸者相類人之不可惑於邪也如此  
夫

淫亂

人有恣其淫性而不顧五倫真獸類也作始者寧容誅耶  
書之簡編寧無汚耶然古有書惡人於座右所以戒將來  
予特錄出不特使人人皆知其惡而為萬世罵名亦所以  
誅惡於既往父奪子婦魯惠公子息姑所定宋女色美娶

而奪之楚平王之奪太子羊建所定秦女唐玄宗奪子壽  
王瑁妻楊氏為貴妃父亂子妻春秋蔡景侯為太子般娶  
楚女為妻景侯私通之般遂弑景侯子收父妾晉獻公蒸  
父妾齊姜衛宣公蒸父妾夷姜厥後唐高宗立父妾武則  
天隋文帝陳夫人太子廣炆之兄收弟婦唐太宗收齊王  
元吉妻楊氏生子明姪收叔母後晉出帝納叔母陳氏為  
妻又有父收親女金熙宗殺其弟胙王奪其妃諸王兄弟  
之女皆淫之甚者淫及親女姪完顏弑之而自立亦淫諸  
女及妹叔母皆淫之又殺親母惡尤甚焉第收兄妻北齊  
武成帝收嫂李后兄淫妹齊襄公通其妹魯桓公夫人文  
姜後北魏之孝武帝通其妹明月公主蓋自襄公始也居



淫于下陳靈公淫夏姬姬之子其微舒弑之臣淫于上穆  
毒通秦太后後齊食其之通漢呂后臣娶君后元秦定皇  
帝崩丞相燕帖木兒娶其后為夫人其帝家之公主四十  
人俱納為妾若夫觀淫為樂者自商紂使男女裸體相逐  
為嬉其後宋廢帝幸華林園使宮人裸體與左右為樂

白起

輟耕錄載白起王皮對證事且言當時朝廷知之差進士  
高哲督察余意自秦至元千百年矣就使有報應之說王  
皮何不當前對之耶豈前時又不可勾攝之邪設使信之  
則洪武已酉杭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一條長尺許廣  
二寸身有殷色楷書秦白起三字武林紀事亦一證也是可信

耶謂之惟也

前定

吾杭張子清瀛嘉靖辛卯中省元榜有秦鳴夏者其父垂  
沒時如夢中語曰此兒張瀛榜舉人中後語子清言及是  
事追數其年則張尚未生也又聞先輩淞江張黼未第時  
夢人告以登科在狀元先覺而思之吾必無分於試錄矣  
豈有名先狀元者乎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而十六乃鉛  
山費鵞湖宏殿試費為狀元計其夢亦費未生也

白血無血

宋建炎間荊州長陽民婦向氏被賊皮仲執之不受辱被  
害人見其白血自吮流至踵荆州又元王伯顏至正九年

為福寧州尹被賊王善執之欲降不屈挺頸受刃頸斷白  
液如乳後以陰兵助州城賊見元史正德七年流賊陷上蔡  
上蔡知縣霍恩被執罵賊不屈斷頸無血白氣縷縷若騰  
龍然世之戲言白血此或可擬也又宋李庭芝死節時血  
無一點見韋君予以四人男女不同皆英烈忠貞者也古  
人亦有然者不知四人何又如此之異

數兆於字

夫吉凶固惟人為而事必有一定之數也或人言破之速  
見其驗予以耳目所記如漢秦彭建營於彭亡之地遂為  
客刺蜀龐統遇落鳳坡射死唐李懷光叛逆至埋懷村為  
馬燧斬首宋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後賜死潭州不忍自

盡仰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就縊子瞻貶儋州子由貶雷

州魯直貶宜州人言大蘇立人可也二蘇兩在田上其來  
未艾乎宜字似直字黃之蓋棺像也後俱如言本

朝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曰柯有哥音潛有旋音正統其  
回鑾乎未幾正統北還弘治乙丑狀元顧鼎臣人曰鼎成

龍去事可寒心不父  
孝廟升天正德末寧藩謀亂師渡黃石磯而敗亡豈非王

失基乎

七修類彙四十九卷終

抗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譚類

繫虎陰

四明象山縣有樵童入山偶遇脫穿之虎行倦而氣促櫻童坐身下虎陰偶在童手童一極摩之而虎似款之狀特出陰於童身一隨其摩焉久之虎睡而齧聲出焉童左右視之側有樹根之竅思腰有縛柴小索即以一頭解繫竅根一頭縛虎之陰盡力一爭而脫去虎跑嗥不能行童歸語家人衆驚且笑而且往觀之則虎已死於樹根矣此得於本地同野王大叅之言予初聞之不能掩口深思為

童叅卷五十

八

八一

人呵卯而受害者亦衆矣豈獨虎也哉

左道

符堅入寇時會稽王道子以儀物鼓吹奉以相國之號求助於鍾山之神見堅故堅後見草木狀皆人形也天寶間西番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呪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昆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朝廷因勅諸道立像觀說故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嘉靖庚子山西虜賊入寇朝廷揚幡設醮伏劔呪咀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以予論之左道之術亦或有之助正不助和也故三事有驗而王昭遠之六丁不驗矣

林同知

吾女德居林同知應麟未第時父喜第十名已而果然既中同年稽世哲之房主夢林中一百六十八其父夢中第四甲進士八十六意者稽之主人不當夢林四甲例之無者豈知後四科方中是為四甲士矣數則一會試一殿試者奇哉

代死失火

周允江右吉水文襄公之孫也為人公直慷慨術士每推其命止於五十二歲嘉靖二十二年為廬州二守適當其時一病脾胃并病傷寒自以必死矣夜夢神人語之曰汝行事多善當有人代死明日群醫視疾罷有老醫出府偶

童叅卷五十

八

八一

爾傾跌觸石而死周之疾自此愈焉北京西江米巷正德間有土人夜歸見一人布石灰於地圍長數十丈至門首灰亦亦存意巡邏者之所為囑其遠去而掃除之數日後其地火發獨遺土人之室因作醮事謝天醮罷焚紙而飛火復燒其家始悟石灰之布火數也掃之而不焚今報之而復然也予意人可代死則富貴者長生火可避歸則神亦不明矣是夢也死也疾之愈也火也復然也灰之布與否也皆偶相值耳或者神固欲之惟懼顯驗彰示衆是特假此二人也苟謂事事如斯吾未之信矣

種牙

嘉靖初有鄧雲翁者福建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

方其法欲治者先令尋活鼠一枚然後至其家俾患者飽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沒藥入湯嗽口片時牙皆動動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片為後洗牙齦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蘸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饑由前丸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通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懼而只使醫其病者則他日老而不種者皆落而種者堅固也往往士大夫多受其益真仙方也今聞死矣子亦不能專

喫苦稱冤

禱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一時無獲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謠有壁虎壁虎你好喫苦

國初大江之岸常崩人言下有褚婆龍也一時恐犯國姓之音對

上祇言下有龜也

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時亦有賴龜賴龜何不稱冤嗚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龜與壁虎哉孰得與雷電抗哉

許吏部

成化間許尚書縉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府任義不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實說月飲酒所也然素恃才不符於儒學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稟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許因盤州庫藏致詰更樓當改為庫樓於內

可也遂坐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更樓造樓庫氣殺知州喜殺了王知因因問此何人書也工匠以當時有瘋道士來罵者許已愕然後為天官而王生員為固安知縣遂傳之人人以為奇事予以今崧臯又為天官豈非二吏部乎

竹米

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杭州昌化縣長亘五十里竹葉之間苞絡成穗而實焉採之而春得黑色碎米炊之而食味少澁而飽人和館為餅餅最佳其地時遂就豐熟又見傳云竹實如鷄子味食之清涼滿口故謂鳳凰食也此恐不然

周宣靈王

錢唐南良里有周宣靈王之廟或歲誕日忽來青蛙脚俗鄰火見王於焰中救之嘉靖丙午火復切廟又見衣紅者坐殿頂亦異也

鬧幾場罵不休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修續綱目督促翰院因各為外臣相知者入幕特丁參議理與宋尚寶懷因爭一事尚氣失色忿言於館中時有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太剛宋尚寶懷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俗言汚玉堂同輩有情難勸

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為修書開幾場  
又吾友編修金美之未仕時為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  
之例不書婦姓婦家乃俗夫也意編修為輕已而背言詆  
之其友張教諭子典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  
筆不書婦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終動筆時便忍  
氣韓退之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  
門前罵不休右二事雖一時戲言大抵修書必瀆日久而  
用人必得實學庶使事不錯而文精也苟拘以官法執筆  
者非人書必無成也聞當時亦徒為一番耳又無位之人  
不當輕與人作文徒為人嫌羨之後貴求文者動以數金  
而未得人惡之是可占矣

香譜卷五

八

五

天妃顯應

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禍福在室  
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至元中顯聖  
於海護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賜大  
牢洪武初海運風作漂泊糧米數百萬石於落添水陸不  
可回萬人號泣待死矣大叫天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沽  
而後又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自後海舟  
顯聖不一四方受恩之人遂各立廟故今在處有之也特  
述其耳目所知者一二吾杭宋樂中百戶郭保海連遭風  
一旦晝如夕者似三晝夜矣舟人泣天許以立廟頃刻遂  
見天日成化間吾杭給事中陳詢欽命往日本國至大洋

風雨大作舟將覆矣陳禱天曰予命已矣如君命何遠見  
二紅燈自天而下着有人言曰救人救厄則燈至舟上  
有漁舟數隻飄泊而至遂得渡登山即語曰吾輩為天妃  
所遣此山自某地去可幾日至廣東也但多蛇難行今與  
爾盃藥敷足則無害矣已而果然復入京頌勅又行下舟  
時夢天妃曰賜爾木此回當刻我像保去無虞也明日有  
大木浮水而來舟人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於家嘉靖甲  
午朝命給事中四明陳侃封琉球開舟明日颶風大作柁  
拆舟將覆矣舉船大呼天妃但見火光燭船船即小寧明  
日有粉蝶繞舟飛不去黃雀立柁食米食盡頃刻風又作  
舟行如飛微曉至閩午後入定海也神實不可掩也

香譜卷五

八

六

戲對

正統間抗教授陳某年長而髮鮮矣時方伯艾英最為多  
鬚乃舊知也艾故以一事籠絡之教授乘氣進司與講艾  
乃謾曰陳教授數莖細髮無髻可施陳隨口應曰艾方伯  
一臉鬚髯何須如此又成化間司馬陝西楊揚一日與司  
寇福建林聰會坐林戲曰胡兒十歲能騎馬蓋揚多鬚而  
年少之故揚答曰願子三年不似人林在位已久而聞地  
有願也

盜竊書

友嘗借予詩林廣記楞嚴經其家為盜入西廂因犬吠而  
所竊無幾明日予過訪之主人曰并予之書去之矣予因

諷以一詩以自解西湘月黑夜沉沉盜入君家犬吠紛却把詩林經卷去始知盜賊好斯文

劉長生

萊州有神山洞乃郡人劉長生學仙處也有石像臥榻面有小竅水出不涸郡人云舊有太守劉姓者見石像面有贅疣命工削平後劉面生一瘡如削狀奈之方愈今創處長有水出故今陳尚書洪謨有詩云面帶微痕淚若流可憐太守過為謀仙家慣說能死解一石緣何念不休可謂得詩人之諷也

三笑事

嘉靖庚子杭有穩婆為人收生及生子於產家而醫人因

音讀卷五十一

八七

急症死於病家者又有蔡倉官推巡捕而為強盜劫掠一時畏盜口稱爺爺好事者作一絕曰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官被盜叫爺爺

報應

報應之事決有但皆假手他事展轉見之遲速不同所謂有記性沒急性也獨本朝編修岳正得罪

朝廷以家產盡給指揮李鐸鐸擡門不論男婦搜檢放出人怒其橫而無禮岳內亦受辱也無何岳有復官而李鐸得罪

朝廷

英廟以其家產乃岳正者即復給之所得數倍於前

人之辱李氏婦女尤甚焉此真可笑

荒年轉語

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吾浙百物騰湧米石一兩五錢時疫大行餓殍橫道予友金玉泉珊除夜作二轉語詞雖近戲事則實焉錄之不惟見時之荒亦足發人之一笑耳  
年去年來來去忙不飲千觴飲百觴今年若還要酒喫除却海邊舊字旁水 去年來來去忙不殺鵝時也殺羊今年若還要鵝喫除却鵝邊鳥字旁殺我

金有定數

徽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

音讀卷五十一

八

八八

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察院深密汝何人可至耶應曰我非人為君守財神也待之已久予曰金何在神以座下是矣視之磚下白金千兩因語我為御史可置此物行耶能為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罵帖焚之人遂不見將復命有同年某主事丁憂於家進院告曰予貧兄能助否因以保舉一官言予乞之主事曰謝禮五百金請受二百予方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則亦忘也不得已受而歸家數日後辦三牲靜夜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矣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何少焉曰日前某主事者是數也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年八十君至親仕途且遠洩此以見定分有數也鄧因語蘇修

鄭彥克鄭問御史主事名則曰過則當為人掩其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戌年

肖祖

集異記載蕭穎士貌似鄒陽忠烈王事蓋以盜曾發王之冢見穎士肖王故也又郭頌世語云魏黃初盜發吳冢見芮苑如生後盜遇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可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矍然曰是先祖也今記吳王至綱四百四十年而穎士至忠烈王二百八十年矣唐薛用弱云三五世後子孫必有一人肖祖者諺云外甥似娘舅水木本源此豈非其驗歟

事相同

坦齋筆衡云趙鼎乃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二宣和遺事云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一事雖荒唐四人德位不殊壽復相同殆非偶然也若大聖人與朱文公皆庚戌生亦奇也

人化虎

王克論衛多篇引魯公病而化虎之說及漁樵閒話載劍州李忠因病化虎其子驚懼虎將食事予意世之變化者多矣有情無情皆物也人之一變遂失本性哀哉昨聞表兄諸二云成化間餘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與孫卧至半夜去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濕孫甚不堪因語其父父疑其從盜也俟其去時踪跡之忽一夜開窓將出燈燈視

已變其虎而足尚未全把其足則逸而去矣遂不復回後人於山中每遇傷足之虎遂哀求曰三老官竟咆虎去此與夷堅志黎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倏忽為人獸者此何理也

胡楊前定

吾杭靜庵先生世寧少將習舉業其祖恐其無成召仙問之仙此官至兵部尚書嘉靖戊子果陞前官予見其姪而戲曰則恐冷叔先生不久宦途矣不數月果致政回吾友揚僉事祐進學時隣有裁衣匠夜夢人喚問其人曰我揚僉事家也明發則揚家喚做藍衫匠人曰官人必做僉事嘉靖辛丑揚官僉事予與戲曰官止矣不若陪吾林下樂

也別一年則聞死任是知一定而不可逃

掘地得人

予嘗笑談圃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活而如人但無眉目或謂之太歲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即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

不知盡

嘉靖初南京守備太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高曰好好但上方多素絹再添一箇三戰呂布最佳人傳為笑余曰此中官宜然聞沈石田送蘇守五馬行春圖守怒曰我豈無一人眼者耶沈知另馬隨從者送入守方喜沈因戲之曰柰絹短少畫前面三對頭番耳守曰也罷也罷

李迪二夢

國初高季迪蘇人也詩文為一時所宗其文集載志夢一  
篇乃其選官授命歸鄉之事無一不驗自叙得於恍惚吟  
嚙之間而可徵未至者無少或為人事豈偶然者與余又  
聞其致仕後又夢一人執其手書一蘇字囑之曰爾必見  
殺於此人後九蘇姓者皆不接見及本府太守魏觀熈府  
治反君衛之右手不稱文東武西之位遷於張士誠故趾  
衛官誣奏太守欲復吳王之業

大祖召至斬之高因為太守作上梁文併棄市予考其傳亦  
曰不得已為魏觀客辭歸悒悒淹蹇死文集又曰不幸為  
故人得罪沒於京似皆憐而為諱之之詞且同時浦長源  
亦夢卷上

挽高之詩有鼓罷瑤琴即解形蕭蕭日影下寒城之句是  
所聞之夢不誣神矣哉

異寶

嘗讀春緒紀聞有人蓄碼碯大硯注水硯間則水中有一  
小鯽游泳可愛去水則無也夷堅誌亦載人有銅盆九水  
注滿則雙鯽撥刺出水矣無水無之予未之信後杭醫朱  
某家造墳得土中二磁碗偶注酒於中則頃刻有綠苔浮  
滿酒中意其不潔所致及條淨復注亦然飲之又未嘗有  
物也予女夫家有磁石水架盆於天井中水滿則綠苔浮  
面去水則無惜今碎敗不堪蓄水與古人所載魚事相同  
不知此為何等異寶

刑部副郎蘇志皋一日饑客先至僧房壁間有本  
所畫判子一幅迺脫靴為盞令一鬼執而投之一鬼執酒  
盞於判後竊飲之蘇因假戲題詩以嘲云芭蕉秋影送  
婆醉裡觥籌射兇魔到底不知身後事鄂都城外更如何  
蘇友高東谷時為光祿少卿夜夢綠衣使者指曰蘇司寇  
朝戲太重求為解之次日高告於蘇蘇思而告其歸義之  
故兩人相笑別去高復夢祿衣者我以公與蘇司寇交厚  
專為求解何置不言高明日顯往蘇處特拉同至歸義復  
題云蟠苑之竊酒頻傾總是區區兒女情莫道不知身後  
事目光如電照幽冥是夕綠衣復謝高卿吁是何怪之若  
是耶

鄭啞巴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鄭某因啞而人稱為啞巴一夕至南  
門偶見空中光曜仰視則天爾眼也隨拜隨喚人觀不覺  
其聲之出口自是不啞予以人舌短縮則不能言豈因  
拜於天遂有音聲聞未為信後聞揚州曹進士守真云啞者  
遇其父之識果然

二徐異識

宋徐積節孝先生耳聾終日獨坐而天下事無不知  
本朝蘇人徐禎鄉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譚類

八十九

正德丙子浙省秋試場中已定草榜提調參政王翊卓下  
偶遺一卷視之頗佳視原批亦大稱許乃第三場者也遂  
令對號檢其前場則已為外簾批倒然展玩間心已為好  
袖語監臨鮮冕鮮曰足可壓榜中者之半焉遂對經易為  
八十九名開卷乃仁和王一槐也人以為若遺前場則王  
未必取王不語監臨則八十九名未必易此非其數耶至  
丙午科草榜亦定但俟明晨揭曉矣是夜監臨楊九澤夢

奇譚卷五十一

八

八

八

一知府至室揚曰此地此時汝可進耶知府對以有卷未  
填故來告知覺遂於坐隅得卷自為文好且奇五更語其  
事於提調監試者諸官未有言則聞內簾馮主試有請揚  
至馮曰適夢一生員披朝服告曰吾卷已為揚繡衣取矣  
願贊成之予問其名則曰致字號也揚笑而對以前事且  
曰監試提調之不言意已為私耳今當折卷視號回語諸  
官折卷果乃致字因對經 榜名亦八十九也乃蘭溪縣鄭  
國宥秀去者餘姚胡翰因 致獎勵以褒之嗚呼前之易固  
奇也後之夢果孰主耶八十九名非一定耶

宋興亡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

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昪降後三百年丙子帝顯為元

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二百年已卯宋亡于厓山宋興  
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佑元年少帝止四  
歲諱顯焜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  
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端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  
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虎災

嘉靖丙午杭之屬縣有山處虎則成群白日入民家傷人  
道路獨不敢行雖附城之市井亦至也死者不可計且不  
可獵餘杭尤盛地名上阜有土神徐令公每附人言禍福  
最靈縣尉許賽猪羊捕之旬日得六虎焉遂宰牲以祭然

奇譚卷五十一

八

八

牲既殺而毛不能去衆方駭之巫忽作神語曰上天降災  
吾為民逆天遭譴本所甘心部下壯士寧不使一飽耶牲  
禮非數百斤不可也於是復益而後享予意連荒二年丙  
午秋少熟又多虎災觀令公之言豈非其數乎

三韭三白

昔人請客東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炒韭薑醋  
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  
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晶餃子瞻以為必精潔之物至則  
飯一盃羅蔔一碟白湯一盃坡笑曰此三白之為晶耶相  
對問然三韭三白真可為對

鵲橋



鵲橋之說洪景廬辨之精且當矣而癸辛雜識又載楊續  
繼侍姬田氏與婢七夕見仙騎鵲之事則又符於王喬者  
然尤紙上陳言未足為信吾友王負外一槐尹湖之日七  
夕停舟劉家溝見隱隱二條如旛非旛如龍非龍閃曜空  
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為二或續為一往來不定亦隱  
隱惟聞萬鵲噪雜之音或時明聞一二聲寂頃雲氣紛郁  
香縷清空飄小兩數點而散意真有鵲橋之事也此又不  
知何也

少保吏筆對

本朝少保于公謙幼時其母梳其髮為雙角日遊鄉校僧  
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即對曰狗口何

香譜卷五十一

八

八三

曾出象牙僧已驚之于回對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他日  
古春又過學堂見于梳成三角之髻又戲曰三角如鼓架  
于又即對曰一禿似榴梳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  
相也蘇詩載古後為弟子員接巡按三司坐一寺中有指  
殿中之佛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可以為對也在  
座者曰可令小秀才來對時于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  
攀桂子既對而出寺衆軍官問曰何以對之于即曰兩衛  
小軍偷狗偷鷄偷菓此皆可謂絕倒也

孟密鬼術

雲南孟密安撫司即漢孟獲之地  
朝廷每歲取辦寶石於此其地夷俗鬼術甚駭有名地芋

鬼者擅能以土木易人肢臟當其易時中術者不知也憑  
其術數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臟盡乃土  
木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為殘疾又有名  
撲死鬼者惟欲食人屍骸人死親朋鑼鼓防之少或不嚴  
則鬼變為禽獸飛虫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嘗  
讀演義三國諸葛七擒孟獲蠻夷多有怪術於今驗之果  
然今孟獲子孫尚繁

蘇陳酒令

昔東坡酒令一曰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曰光武  
師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曰劉寬婢羨汚朝衣家人小過  
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指荆公

香譜卷五十一

八

八四

也本

朝陳詢忤權貴論之同僚送行衆為說令陳循曰轟字三  
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逕斜高穀曰品字  
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  
轟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黝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黝吁蘇陳  
二人俱有意而口舌故起而復陪也

方陳報應

嘉靖丁未夏抗海寧縣雙廟巷民方林素不孝一日母怒  
曰我當懸標以謝汝遂以機接脚以繩掛梁兜項而勢將  
縊也是恐赫其子冀其改過不料子即去機而身為氣絕  
子遂掩人以急病貯棺明日其子若縛縛狀跪伏極前曰

稱阿姆阿姆晝夜不絕水穀不進者半月顛狂而非人矣  
其年吾友前衛右所百戶白鉞統卒啓運運卒有黃陳二  
人每同卧起黃有白金二兩晝繫身而夜置榻陳知之也  
一日早起扯舟而忘其所繫偶爾失聲陳聞而意其失取  
矣移時托以腹痛下舟竊金而棄金包於水黃脫失金指  
陳曰此獨爾知爾先下必爾盜吾物也陳遂誓天日褻神  
靈惡聲無所不至白雖檢其囊而嚇以刑終無所得陳之  
誓語尤篤焉如是者閱數月黃偶起草薦則金包帶水在  
陳枕下因持包大叫於衆陳即失色吐其實情惶愧就縊  
者數次白回告予予意善惡一念通於神明一歲之中二  
事如此可不畏哉

香譜卷五二

八

八五

道號

昔黃慈湖曾有一書與人辯道號之稱及世俗取者之多  
予嘗讀之喟然念子思孟子稱孔子亦曰仲尼未聞號之  
稱也近世誦謔卑佞之習尤勝似又非黃慈湖之時之比  
也二三十年之間鯁生小吏亦各以道號標致况有一命  
者乎然皆忘其名與字可笑也舊有一詩云孟子名軻字  
未言如今道號却紛然子規本是名陽鳥更要人稱作杜  
鵲正可以朝今日

焚荷妖

予見張東海弼誌松江董序班墓云成化丙午八月十二  
日午時正天澄霽市人見空中駕一舟自東而西又折而

東落於董之樓屋衆視之乃焚所結舟也因駭之後語  
於吾學教諭廣西宋君佐宋君曰嘉靖辛卯荆州當陽縣  
地名沙寺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  
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即至一大家求食與  
錢不應即毀瓦畫漫與之敵焉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  
傷遂沿門擾之官府亦無如之何擾將月後不知其所往  
予時正署學於彼也予方以爲果有而皆術如騎草龍之  
事也松江之舟未必無人或遇正神所衝委而去耳

雷震人死

嘗聞震死之人有硃書背三口曰人如此四字人無識者  
後有人云此米中用水四字特去中之直畫耳予則以爲

香譜卷五二

八

八六

好事者爲之也昨浙省都司周恒齋毫人也云其鄉果有  
硃書批背三行而字不識者又有自見紅旗於盥盆數日  
後人聞空中云不可錯不可錯紅旗者是也遂擊死據是  
則雷之擊之者皆神之有意者矣然則擊木石者又何爲  
哉如酉陽雜俎所紀恠誕者又何爲哉嗚呼不可謂無亦  
不可謂有此不測所以爲神也

義媧

天順間揚昌平俊范抑督廣爲石亭所構誅皆非其罪二  
人赴市英氣不挫揚又挺身連曰陷駕者誰吾提軍救駕  
者殺之天乎一媧縞素而來揚故狎之者揚曰汝來何謂  
媧曰來事公死揚曰無益於我及累汝也媧曰我已辦之

矣亦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揚既死媢慟哭吮  
頸血以針線紉接於項顧揚氏家人曰去莖之即自縊於  
旁矣噫予觀媢意當時必料官司收而奏之必有大言以  
聳動乎人主故視死如歸曰我已辦之矣嗚呼惜不見其  
行又不知其名何媢之有若人哉真可謂奇也書之俟其  
知事之悉者補傳

三脚猫

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猫嘉靖間南京神樂觀道士  
袁素居果有一枚極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簷上壁如飛  
也道士因善篆刻士夫多與交吾友俞亭川嘗亦親見之  
也

有無在我

吾杭舉人張洽未中進士時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一  
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知也明年辛  
丑赴部中途與一舉人同車想像切似鏡中所見問其姓  
名又同乃會稽張洽也遂言前事二人遂以此行中則同  
中下第必亦同矣揭曉果皆榜杭者選南部主事而會  
稽者選北道矣不二年杭者死於任而會稽者死於家因  
思此與唐之宰相宋璟每每鏡中見有相字者切同此真  
可謂唯也

判子詩

京師宣武門外有寺曰歸義凡士大夫送行多于其間嘉  
靖間刑部副郎蘇志皋一日饒客先至僧房壁間有李鎮  
所畫判子一幅迺脫靴為壺令一鬼執而投之一鬼執酒  
壺於判後竊飲之蘇因暇戲題詩以嘲云芭蕉秋影送婆  
娑醉裡觥籌射鬼魔到底不知身後事鄴都城外更如何  
蘇友高東谷時為光祿少卿夜夢綠衣使者揖曰蘇司寇  
朝戲太重求為解之次日高告於蘇蘇思而告其歸義之  
故兩人相笑別去高復夢綠衣曰我以公與蘇司寇交厚  
專為求解何置不言高明日韻往蘇處特拉同至歸義復  
題云蟠桃之竊酒頻傾總是區區兒女情莫道不知身後  
事目光如電照幽冥是夕綠衣復謝高卿吁是何怪之若

許謔卷五

是耶

七修類彙五十一卷終

七脩續稿序

草橋郎先生所著七脩類稿馳騁古今貫穿  
子史百家之言而折衷之吁可謂富矣嘉靖  
丙寅先生春秋八十猶日綜群籍參互考訂  
客有縱之使成績稿未及印摹而四方好奇  
之士購求恐後先生持以示予曰嘗辱子養  
德養身之教矣操此末技可愧也然一得之  
愚序以終教可乎予聞古之好學者忘食忘

八序

憂而忘其身之老蓋其求之於內者專故所  
以成其身者大也今觀先生之書古今疑義  
辨析曲盡至論時事憂深言切屹々窮年誠  
不知老之將至也嗟呼舉平生之精力而從  
事於博聞立言之科亦甚難矣若以其嗜學  
之心研窮性命反求身心而有得焉則所論  
著又必有進於是者昔衛武公年逾九十猶  
日求箴儆以自益故淇澳之詩傳之至今先

生精神完固可進於武公之壽倘有武公之  
學哉後有論次當與淇澳之詩並傳無疑也  
善不佞敢以是附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雲南右叅政前奉  
勅提督兩省學政錢塘陳善撰

八序

二

七修類稿 天地類

遊閩古泉記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杭錢塘陳植槐校刊

少嘗借人矣幸雜識野語二書見其彼此出入莫知孰先著之第以野語大率多於雜識而雜識卷帙又繁因止錄其野語今見雜識此用四分之一若似道喪師江上等事皆缺之且無刻板悞悞未錄茲以原錄閩古泉一記附入七修他日得梓使人知宋末元初吾杭蕞陽重陽皆韓侂胄之園而侂胄之宅正今太廟巷地而韓之園宅自南而北沿西繞於二庵觀今文內古蹟歷七可考焉文曰

天地類

丁亥余借錢翁泉至天聖觀訪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磐隱遊定遠山麓平原故園山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山斷絕互相附離其石有如玉色者聞匠者取為環珮之類中有石欲杳而深泉消亡自內流出疑此即為閩古泉也從旁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開錢塘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鐫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不知何時為火所燬佛多殘缺又一洞喜奇山頂一穴石墜下旁一石承之如鉅釘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鑿一門其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有細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當深在水底數十丈矣深谷為陵非寓言也其餘磴道石

池亭館遺跡歷上皆在雖草木殘毀殆久而山秀潤大江橫於前正旭潮上如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及執政府在焉山頂更奇峭必有可喜可噩者以足備不往且聞近多虎往自白晝出沒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勝故書之以諭好遊者石記乃周憲公謹所撰周為宋末元人閩古泉即今青衣泉也記云刻至元廿四年也云下視太廟執政府此宋官舍見前祀典官署考想初元七君既北宋之官舍遺跡尚在耳

山水名數

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六萬四千五百管于同筦子地數篇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予意移流開掘古今因少更也然而大畧相去無何非此則有望詳之嘆矣故於諸書指出之

丹霄絲河

天之色蒼也也翰林志曰紫霄有丹霄樓何也銀漢天河白色也而曰絳河何也蓋觀天者以北極為標準仰觀而見者其在北極之南故稱之曰丹曰紫曰絳借南之色以為喻耳

吳會

吳會韻府滕王閣序皆指松江因李紀開指吳吳會稽二

郡且有范石湖辯為據是也

星石氣之母

昔聞先輩云金生水五金豈能生水乎蓋金即天星只見天星即晴不見天星即雨是以星應金也生水也余獨謂未及夫金生水者金為氣母在天為星在地為石天番象地賦形故石生雲而星降雨天地氣交星者氣之精石者氣之形精形合而水生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為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為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乃氣化之義欤五行以氣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為首也

諸井

世有火山出西南夷水經註謂似火出地中有烟近楊升菴載火井於丹鉛餘論以其泉如油藝之然人家取為燈燭正德間方顯於蜀之嘉定捷為予考嘉定之志雖古有其名不知是也捷為則志所無楊以乃積陽之氣所產然則火山亦積陽而發之為火矣世有益井見於四川等地近聞有墨井出河南彰德府南郭村井中產石墨故名之因思井乃人力鑿成古曰鑿井是也恐墨石不能生於井中若中山經所載天井如處州南明山隙間不施方形圓如井某州天井山亦然如此則石墨可生於中故朱子解井為穴地出水之處孫子之兵法曰地陷曰天井是皆云天生之井也惜未深究彰德者

口鼻

天食人以五氣五氣由鼻入鼻通天氣也地食人以五味五味由口入口通地氣也天陽有餘故鼻竅未嘗閉地陰不足故口嘗閉必因言語飲食而後閉也及此者病也

諺言晴雨

諺言火日多雨蓋納音之數以火至五屬水木三金自然聲是則納音雖火日其實得一數則天一已生水土日其實得二數則地二已生火至水日其實得五數則天五已生土矣故火日多雨土日多晴水日多陰也是以水日必變由其水日實得生數又火晴久雨遇戊巳天干則變亦此義也

穿井

世俗以開井明目塞井損目累指其事而藉口於陰陽

天地卷

予以泄地氣非所宜也及讀杜牧塞廢井文雖如予見而損目之說自唐為然又覩神仙感遇傳則亦神其事矣因將玉曆通政之法感遇傳之日辰錄之於彙廢穿井者不至徒為信術士陽山陰山之說况二書人間所少明目之事或未為省人力而獲吉辰未必無補於陰陽之一端玉曆云凡欲穿井處於夜氣清朗時置水數盈於其地看何盆星光最大而明處必有甘泉感遇云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戊亥十二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其方位年月

日時即各福地云

秦漢用夏正

史記年表秦不置閏而為後九月蓋以十月為正朔故於當閏之歲率歸餘於終而為後九月耳漢襲之不改自高帝至文帝皆書後九月則是秦漢皆以建亥之月為正朔而自以建寅之月為正月也若以建亥之月為正月則前何為遞接後九月哉况紀年皆自十月而起而後漸次以至於正月是十月非正月也明矣但太初九年始改歲自正月而起而後正朔曆數始合為一耳又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則是漢以前皆以立春為正月節驚蟄

未地類

五

蟄為中然此已太早若又以十月為正月則時方孟冬豈宜立春驚蟄也故觀此則秦漢用夏正而未嘗改月無疑商正周正皆與夏正同周祭酒已詳辨明惜未及此

莫梧起歷

嘗思莫莢生於堯庭初一日生一葉十五日滿而十六日則落一葉起矣後月復生梧桐一枝生十二葉過閏年則生十三葉是天地生物已先曉人歷之所以起也

經緯星

陽經陰緯經之躡緯之躡橫天度以于宿為經縱五星之躡為緯橫緯靜而有當故曰經星橫緯而動出入故曰緯星

晝夜百二十刻

嘗讀韓昌黎紀夢詩曰百二十刻頃更間註引董彥遠世間只百刻百二者以星紀言也朱文公以為未詳因憶三山林永叔之說彙海集中趙督綠玉致道之論三言雖殊而理則同又現管窺外編而會萃之細分十刻并其其圖庶尤明白也不知當時文公何思不至此耶夫天行一週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八刻總而計之共九十六刻所餘四刻每刻分為六十分四刻則當二百四十分也布之於十二時間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正初微刻初七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既有初七刻正初刻非一時十刻乎一時十刻非百二十刻乎今因微刻分數繫于初正二字故不知耳其他或以子午二時

天紀類

八

六

各得十刻或以子午卯酉各得九刻或以夜子時得四刻者皆非也此則十二時分刻之數矣又按漢哀帝時常用夏賀良百二十刻之說亦未見行與董言星紀亦恐非也茲以一時分屬於左又嘗見一書云古無漏刻書有朝馬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方置百刻惜今忘之

先初初刻 十分

次初一刻 六十分

初二刻 六十分

初三刻 六十分

初四刻 六十分

正初刻 十分

正一刻 六十分

正二刻 六十分

正三刻 六十分

正四刻 六十分

吳王不知天文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口端  
鳥以形而言曰蒼曰朱以方位言也咸池玄武單指方位  
之地而言困李純聞引吳氏以咸池乃天潢南三星名咸  
池魚圍然此豈總西方七宿哉不知此咸池自是畢宿  
一星非西方日落之咸池又曰何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  
尤為可笑此不惟吳氏不知天文王伯厚亦不知矣

天文難知

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三國志也朱子綱目以  
蜀為正統本習鑿薩漢晉春秋也考之天文熒惑守心魏  
文殂可以魏為正矣他日月犯心昭烈殂魏吳無事此又  
何以辨之蓋當時之月分与日辰不同故也心固步天歌

天地類

以謂應當今之帝彼時三國同時月日各有所指昔北朝  
高亮与崔浩論漢五星聚東井之事則由術家之差非三  
國各方隅日月時辰有所指耳此天度幽遠難知且不可  
輕泄也

北斗九星

北斗七星雖在紫薇垣外垣內數也第一天樞二天旋三  
天機四天權五玉衡六開陽七璣光并輔弼二星謂之九  
星此北斗經疏与灵臺本世行圖同但圖与臺本無弼星  
弼在垣門又非也步天歌与星說又并無之未知何持徐  
長曆云北斗下有二陰星或是此必黑者未見也又春  
初運斗以搖光為招搖非也招搖自是底宿一星楚辭補

原缺



七修類稿國事類

抗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抗錢塘陳植槐校刊

廟祀夫子像

漢以前樂祖經師習其道者祀其人東漢雖以聖師禮周公孔子亦未有廟也廟祀自唐始歷代加稱尊號而有像焉嘉靖中閣老張羅峯奏去其像用木牌止稱曰先師

張中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奉進士不第遇異人每談禍福多驗常戴鍍冠故人呼為鍍冠道人至正四年遇太祖於宿州時太祖避暑卧大槐樹下大吟曰天為羅帳地為毡

國語表之

日月星辰伴我眠夜來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地理穿道人听知佇目大駭問其姓名遂拜曰君大貴他日驗也太祖問其姓名答曰他日謁金門今人間所傳詩名鍍冠者此也

文官品級階資

本朝文官品級雖具於官制不能逐一會同階資則載於梅山叢書人間所少今繪錄出以便檢閱乃一代之制也凡九等焉然品級則於各部屬所正副大使副之類及各寺院監之首領凡不入流品不在清要者俱不書入階資則併因其先朝之官御皆以書之使讀者知其源也

正一品太師 太傅 太保 宗人府宗人 左右宗正 左右宗

從一品少師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正二品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六部尚書 都察院都御史 襲封衍聖公 真人 從二品

左右布政 正三品太子賓客 六部侍郎 左右副都御史 通政使 大理寺卿 太常寺卿 詹事府

詹事 應天順天府尹 按察使 從三品光祿寺卿 太僕寺卿 行太僕寺卿 監運使 布政司左右叅政 苑馬寺卿 宣慰使

正四品左右僉都御史 大理寺少卿 左右通政 太常寺少卿 少詹事 太僕寺少卿 行太僕寺少卿

國語表之 二 卿 鴻臚寺卿 應天順天府丞 宣慰司同知 按察司副使 苑馬寺少卿 各府知府

從四品國子監祭酒 布政司左右叅議 監運司同知 宣慰司副使 宣撫司宣撫

正五品翰林院學士 左右春坊大學士 尚寶寺卿 華蓋護身武英文華四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 六部

郎中 應天順天府治中 欽天監回七監七正 左右春坊左右庶子 通政司左右叅議 光祿寺少卿

太醫院使 大理寺左右寺丞 各府同知 王府左右長史 按察司僉事

從五品五軍總督府經歷 左右春坊左右諭德 六

部員外郎	翰林院侍讀李士侍講李士	尚書寺少
卿	司經局洗馬	各州知州
正六品	尚書司丞	六部主事
回七監七副	太僕寺丞	行太僕寺丞
太醫院判	兵馬司指揮	翰林院侍讀侍講
監司業	中都國子監司業	大理寺左右寺正
右春坊左右中允	都察院經歷	各府通判
經歷	斷事	長官司長官
從六品	大理寺左右寺副	左右春坊左右贊善
寺署正	左右司直郎	翰林修撰
光祿寺寺丞	應天府推官	順天府推官
判官	布政司經歷	理問所理問
正七品	五軍都督府都事	六科都給事中
史	京縣丞	太常寺博士
大理寺左右評事	都察院都事	翰林院編修
人司正	按察司經歷	都司都事
各府推官	各縣知縣	
從七品	中書舍人	六科左右給事中
太僕寺主簿	光祿寺主簿	應天順天府經歷
林院檢討	各州判官	鹽運司經歷
理問所副理問		
正八品	各衙門知事	國子監丞
		通政司知事

七修續稿 國事類

縣主簿	太醫院御醫	行人司行人
從八品	翰林院五經博士	各府經歷
按察司知事	布政司照磨	正九品
國朝文資四十六階	第一階特進光祿大夫	上柱國
品加贈資	凡加贈資不實授特進光祿大夫	並漢官名柱
國楚官名	今並稱之第二階特進光祿大夫	是正一品陞
授資第三階	特進榮祿大夫	是正一品初授資榮祿因元
舊資街第四階	光祿大夫	柱國
光祿大夫	是從一品陞授資第六階	榮祿大夫
初授資第七階	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
八階資政大夫	是正二品陞授資第九階	資善大夫
三品初授資	七德資政資善三街	並因元舊制惟正治上
卿為新設第十階	正奉大夫	正治卿
一階通奉大夫	是從二品陞授資十二階	中奉大夫
品初授資	正奉通奉中奉三街	並因宋舊制惟正治卿為
新設十三階	正議大夫	資治少尹
通議大夫	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	嘉議大夫
初授資	正議通議二街	並因隋舊嘉議則因元制惟資治
丑為新設十六階	大中大夫	資治少尹
十七階	中大夫	是從三品加贈資
三品初授資	大中大夫	資街並因唐制亞中大夫
舊資街	惟資治少尹	為新設十九階

正四品加贈資二十階中憲大夫是正四品陞授資二十  
 一階中順大夫是正四品初授資中議中憲中順資銜並  
 因元舊制惟贊治及為新設二十二階朝請大夫贊治少  
 尹是從四品加贈資二十三階朝議大夫是從四品陞授  
 資二十四階朝列大夫是從四品初授資朝請朝議資銜  
 並因隋舊朝列則因元舊資銜惟贊治少尹為新設二十  
 五階奉政大夫脩正庶尹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六階奉  
 政大夫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奉議大夫是正五品  
 初授資奉政奉議資銜並因元舊制惟脩正庶尹為新設  
 二十八階奉直大夫勳正庶尹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  
 階奉直大夫是從五品陞授資二十階奉訓大夫是從五

國事卷之五

品初授資奉直因元舊資銜奉訓因元舊資銜惟協正庶  
 尹為新設三十一階承德郎是正六品陞授資因元舊制  
 三十二階承直郎是正六品初授資因宋舊制三十三階  
 儒林郎是從六品陞授資因唐舊制三十四階承務郎是  
 從六品初授資因宋舊制三十五階文林郎是正七品陞  
 授資因唐舊制三十六階承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  
 舊制三十七階徵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舊制三十  
 七階徵仕郎是從七品陞授資政隋徵事之銜作徵仕郎  
 也三十八階從仕郎是從七品初授資亦改隋從事之銜  
 為從仕也三十九階脩職郎是正八品陞授資四十階迪  
 功郎是正八品初授資並因宋舊制四十一階脩職佐郎

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二階迪功佐郎是從八品初授資  
 並係新設四十三階登仕郎是正九品陞授資四十四階  
 將仕郎是正九品初授資並因唐舊制四十五階登仕佐  
 郎是從九品陞授資四十六階將佐郎是正九品初授  
 資並因元舊制

元順帝宋脉

元順帝為瀛國公之子始據余應第十六飛龍之詩為證  
 袁忠徹之事實及何尚書等之跋語次第明白更見於商  
 山墨談以見宋家仁厚之報也予又以我  
 太祖北伐元之后如大臣俱被俘戮順帝之子爰猷識理  
 達臘獨能逃去又非天尚番宋一脉耶

國事卷之六

呂珍

紹興國初為張士誠命將呂珍所據珍有古良將風後為  
 湯和圍之糧降珍有保越錄聞越尚存惜未見

浙省倭寇始末畧

嘉靖廿九年秋福建林汝美號碧李七時名許二棟越獄  
 下海誘引日本倭奴與沿海無籍結巢雙嶼嶼橫行水  
 上行文於浙之寧台自稱與主借銀米於某地交割否則  
 引兵入界官私空時徽人王直即王徐惟李觀徐私通  
 番泊往來寧波有日矣是年浙省巡按楊公九澤久知其  
 事因林文奏浙近海係邊夷地方請設重臣  
 上命都御史朱公純開府於浙因調福建都指揮盧鏗浙



系政錢非不效忠也而勇弱不倫亦徒斃焉此非埋揚之必然而中國所以不倖也哉嗚呼此直人事之變矣乃天道使然彰德知數吳伯通嘗曰辛亥至庚申浙江當與殺戮過此尚有十年小冠視今果然也少又聞謹曰東海小明王温合作戰場虎頭人受苦結末在錢塘當時不知何指也至是王乃王直虎頭處字之首浙惟處州召募者象死者幾萬矣王直戮於錢塘事不彰七矣乎雖然天示者自我民行已往者將來之戒今之講國者蓋審其所務云噫

杭蘇糧輕之故

嘗見諸家紀吳越王橫取厲民降宋之日嘗圖籍之臣

慮其賦重害民虛言被風沉冊於河太宗令補闕王求往均吳越田地未以錢氏稅畝每五斗為一斗上之至今杭越糧稅為輕若吳郡糧賦至重於天下宣德間得郡守况鍾奏免九十餘萬石今尚每畝科至四斗者也聞太祖抄沒沈萬三秀得其租簿即照租以徵糧之故王求况鍾可為蘇杭萬代之陰德者

南北二嶽

周礼職方掌天下之圖以正南荆州其鎮曰衡今名南嶽即舜南巡至於南衡者是也嶽山嶽漢武元封五年巡南郡霍山礼天柱峯遂以南衡遠阻此地亦名衡山遂号為南嶽今嶽直大至隋後祀於湖廣之衡山至今

不改周礼以正北并州其鎮曰恒山今名北嶽即舜北巡至於恒山者是也今嶽山嶽漢武元封五年唐貞觀間真定曲陽縣恒山忽尔飛石下縣朝廷以地跡恒山遂因建祠為北嶽亦以此五代瓜裂宋地又不至於大同因之以祀到今弘治中丘書馬公文升備奏唐宋之故今京師在北南行以祀恒山為非礼當復於渾源之恒山下礼部書倪公岳原禱曲陽而生者因執誌必可信而神已飛於曲陽遂寢南園漫錄辨其既可飛去亦可離予則以為當時據舜典且證南衡之事以折之倪亦難於措辞矣蓋神無往而不在于天子命某山之為嶽則某山之神是矣昨讀兵侍徐養齋劄記又云已復借予草草未未知果然否

周城隍

先母嘗云吾外祖少時親見城隍生日時有黃冠為神附体言於衆曰予非旧神予本省憲使周新也誕乃五月十七日上帝以予剛直復命司杭之土時另塑其像遷旧神於錢塘保安里至今名為小城隍廟故以五月供獻於神按周廣東南海人永樂中為御史巡按京師福建陞雲南浙江按察使處分大務奏對詳審廉明剛直錘強伸枉常理冤魂无主数事在内名為冷面寒錢在外稱為神明後為權奸指揮紀綱之謗上怒其言峻直被害事詳通紀予意剛直為神固然矣未必其為語杭土神惡流言之誣周公也作見彭參政所作

末云 上嘗見衣紅者立日中問為誰應曰臣周新上命以臣剛直命為城隍云然後知外祖之言不誣作傳者不知為杭之司命因識之以傳於人耳

### 國家銀米數

嘗觀王閻老叢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天下所徵各項銀兩每年共計二百四十三萬兩而京師各省所用之數共二百萬兩有餘似尚多矣又記正德以來各王府官諸文武官生吏等銀米數千萬石而天下所入之糧止二千六百六十八萬石夫出止言數千萬石似一時難於打笑觀總曰出多入少故王府邊軍等俱缺糧餉其乏可知矣及見嘉靖初霍元厓奏疏云洪武至今自周一府論之祿米

增數十倍子孫日益繁矣天下文武官逐代增之較洪武間增十萬餘負矣地不改開而米入有定數此供億所以日乏右二公憂國一紀於書一見於疏計今視昔六十年餘 朝廷土木之興幾次矣南北夷虜之擾幾年矣王府之增軍需之費又不知幾何矣事變日出雖有如二公之心者而亦難於為謀矣是以借官俸鬻見爵納粟放度之無救稅門羨商之悖出不知民日困而國益窮矣意以天下有可與革者惟在上者善處不私耳如銀礦可開海魚可取西北荒地可墾皆自然之財之類是也如南都金箔日出八十兩浙江西湖日用數十金皆可省之亦近之尚有可更革而未知難精當國者宜致思焉

### 國家戊元

南園漫錄與近峯閣畧記 國朝戊元之事無一字不同以刊書則近峯在後人則同時也二人非竊取者未句似文理少碍予今補二公前之所缺後之未知并易其末句也 國朝洪武四年開科乃辛亥也今諸書以為庚戌恐當時求才之急二年連開科今惟辛亥名錄存耳故或係安大金或係吳伯宗又有係金鑄者至十五年壬戌張顯宗然四人官職未聞必所終亦不大顯甲戌張信侍讀丙戌林環戊戌李琪庚戌林震皆終修撰壬戌劉儼終禮侍甲戌孫賢終太常卿兼學士丙戌羅倫終修撰戊戌曾孝終太常卿兼侍讀庚戌錢福壬戌康海皆終修撰近

### 本朝火德旺

甲戌唐阜甲戌龍興用卿俱終修撰戊戌茅瓚終吏侍庚戌唐汝楫終侍講壬戌徐時行 凡戌魁無一人至台輔豈非其數耶然羅公道高世名聞四海亦理不能以勝數耳

本朝之旺不知五行何屬意 太祖生時隣家見火浴時紅羅浮米國初多紅巾賊塔忽變紅民謠朱衣人作主人公國姓又朱恐火德也昨現双槐歲抄亦然

双槐歲抄 双槐歲抄一書南海黃知縣某作也於 本朝之事最

多且詳修史者當取焉如 孝宗之母紀后死事曹

祥反事朵顏三衛地事河套墩臺蒙古瓦剌元帝之後邑已禦虜諸將之功次京軍邊軍馬政之始末可謂最悉而瑣碎者亦不能枚數

七修續彙圖事類終

七修續彙圖事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校刊

近詩作

輓詩盛於唐非無交而涕也壽詩盛於宋漸施於官府亦無未同而言者近時二作不論識不識傳相徵求動成卷帙可耻也空同大復集中少之此過人矣送行古所尚也今不出於親友相知之情惟官府焉勢利也噫詩之道到此蔑矣

理論

術之精者必殺身天道不容也利之多者害必隨人怨所致也位極則危功高不賞損益之道也惟謙約為可免耳有利無害求之愈得其惟孝乎然必至於貧為仁不富矣

中國

中國所以為中國者以天文四七分野俱在華夏故曰中  
天八荒曠遠星象亦難於占視雖與之同覆不可紀也豈特山川草木人物之異哉

遇不遇

揚雄與鄭子真嚴君平同時相處惟雄知二子之賢而不能隨以隱致有投閣美新之醜二程與康節最相知也不能傳邵先天之學此非既遇而不遇耶惟孔子聖不自聖特問禮於老子<sup>上</sup>得聖言而名益傳可謂相遇之美也

莊生與孟氏同時莊之輕祿言玄是深明老子者也惜孟子不得與之言而莊僅成其已卒之偏孟子天生豪傑故能私淑子思而傳道統荀子見道之言亦常有之惜又不遇孟子為之依歸故失之性惡而流蔽致有李斯之害也是皆當遇而不遇惜哉

荆川四得

唐荆川順嘗言予時文得之薛方山古文得之王遵巖經義得之季彭山道義得之羅念庵此亦無常師之意欵名日起而業日大有由然也今之士有寸長悻悻自得入任途擅作威福不知道也耻哉

詩言數目

予嘗意詩惟四言五言至七言而止者亦天地自然之理蓋人受天之理以為性發音發天地之靈氣天有四時五行七政故音有四聲五音至七音而止是先天而弗遠天也昨承宗師馮少洲賜漢魏詩紀其序得我心之同又能推廣詩人高下之故因錄置象序曰予聞詩有中鼓漢魏得數三四言短六七言長砌礪清濁氣運自然人力弗與焉是故剛以前惟四漢魏人五之唐人變而七之何言乎聲起於四喉舌之低昂開闔先天而天弗違也五音天地之中數故五為中殺人情極於七故言有七何言乎聲始人氣之呼吸四則優游約矣象太古之音也五斯和和斯有節歷七言焉呼吸斯竭不可復加矣是故之變殺也詩曰

沈約為律法繩局趣而靈品謝色其氣象風韻自落漢魏人後孔子曰興於詩故高子固也子貢悟也魯之駟要思也歟斯三者詩不足以言興而况合契於鬼神乎天之生材也不齊故為詩之軀裁亦各不齊是故五材猶五味也合而和者聖也合而闕一者賢也其分多者俊傑也其得一者才也故其發而為教詩能使人甘聽忘倦如飲醇酒一唱而三歎能使人酸心出涕使人長相思使人起舞使人冷然歛衽正色而坐其味不同然又有淡如勺水玄如太羹如苦根澁節使人吞之不得下噉皆才之美使然不齊也大匠過必物色之采為明堂太廟金鼓玉振之府不題慈遺此繫古人幸遇與不幸遇皆天也集今哀然多矣

莊曰平田瞰千古夥也英賢不帝太空一躍耳

七數

天之所以為天不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名曰七政人之所以為生亦不過陰陽五常之氣行於六脉見之名曰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氣至六日有餘氣盈滿則為一候故天道七日來復人身之氣惟七六日而行十二經絡行兩經有餘故人之疾至七日而輕重判焉

善惡不嫖同科

楊素以武功顯而多文藻見詩詞於文苑英華張飛以勇烈名而善文字見刀斗銘於涪陵州此特一身之藝併人善善者也甚於蚩尤之制五兵李斯之為篆書係之為成



桀之為瓦始皇之於長城隋煬之於漕河又人雖不善而事乃萬世之利尤為大異者也此善惡不嫌同科

食物四要

雖曰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然食亦人生大計况年老者尤宜所謹嘗見一書云食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予欲益其熱則動其食與少則不致厭厭斯尺矣

武穆不能恢復秦檜再造南宋

先正立文莊公 潘嘗云秦檜再造南宋岳飛不能恢復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時以為確論也予嘗聞之惜未親得其所意元乃北虜而不當仕與正統明矣岳之不能成功者果權臣在內則昔人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

義理卷之

六

四

受况鄆城之抵黃龍地不遠矣恢復而請罪未晚矣以錢穀兵甲之無所出欵則因糧於敵古人所常解民倒懸猶大旱之望雨矣岳故忍而不處棄功虧於一篑耶非也岳乃忠孝純臣觀其甘死而信何鑄之欺肯一事之妄為耶丘蓋原其情而論其時知其必難矣非以少岳地檜再造南宋此則計孝宗之時筭其犒軍之費止得十有三番故難恢復予又搃得銅牌計寸闊一而長三文乃臨安府行用準三百文省此必南渡國窮救補通變之物交會欵引之類夫以孝宗之時尚財用之不足高宗草創國可知矣使急於用兵徒促淪亡故南渡以來雖多良將帝常為其賊駢和議之後敵緩民養國方有立之規是檜之心雖

私而和之事則當豈非鬼神陰有以成宋家之天下耶立蓋原其事而究其理非以右檜也

產物各異

天地至大風土各異故產物亦不同不可以未見者即為異至維雪中芭蕉人遂以為失寒暑近知廣東一種美人蕉雪中開花又如林逋杭人不知鷓鴣不木棲作詩曰雲木叫鈞軒此可有乎

近日軍

古之置軍也防患今之置軍也為患何也太平無事民出穀以養軍官有產以助軍是欲籍其有警以守盜發以討所以衛民也衛民衛國也今海賊為害有年矣未聞軍有

義理卷之

六

五

一方之守一陣之敵焉守敵者非召募之士者百姓則調選別省兵勇故見戮於賊也非地方男婦良民乃遠近召募之眾是徒有養軍之害而無衛民之實國非亦為其損哉或曰子不知國之有禁乎軍死百一之報尚不可為不得已而姑息乃至於此應者曰此因主將不恤軍士立法之過也今亦奏准不行矣况軍乃當死之徒既有獲生又得其養役亦不戢焉是罪之乃所以恩之人也輕於犯法矣然卒律以法又恐人情變也為今之計大閱軍使較射撲軍勝於募則以募銀之半加於軍募勝於軍則扣軍糧之半以益募如此則軍不為利而精矣有急以練精者上陣以殺賊餘當滅之也

庶民不費於召募之資國不至於倍常之費雖燕民而實為國死

鵲鷺虎貓

鵲至七夕而頸毛脫鷺遇白露必宿巢虎啖人於前半月則起於上身下半月則起於下身與貓咬鼠同也人身之垂初旬頭向上而中下旬頭俱下遊也皆載於書而試之人矣而其所以然之理難知

耳角鼻

易林曰牛龍耳噴調言曰牛不耳听也角不雅翼曰龍之耳似牛意此必亦角之謂故龍類牛頭似而竅亦同其性順健者分陰陽若虎貓尤切肖焉故虎猶食人鼠之過者耳必缺如鰐猶鼻四時溫冷惟夏至一時乃溫虎鼻常熱惟冬至一時乃冷此由稟性陰陽之至而天地陰陽之極則相變耳然耳

字書經文

玉篇出而說文廢也楷草與而篆隸棄也時文崇而聖經不明矣世變江河自趨其下人惟樂於便利憚於求理義耳

繆謚

繆字有四音穆音則為謚妙音則為姓綢繆則為事情也繆繆則為背戾綢繆繆姓人知而用之穆音為謚漢以上人識之故閔羽謚繆今人只知為背戾之義以

謚之不當也殊不知秦繆魯繆禮記大傳序以昭繆是也宋以謬醜謚秦檜故晉欲謚何曾武帝不從肯以繆謚閔乎觀張飛謚桓可知矣

貧

貧者士之常孔孟不必論矣而莊周顏真卿皆常乞米矣使周不立言真卿無大節則何異於常士故曰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以貧賤而驕人無道德而輕富貴安人也

交

與君子交不存形迹可也與小人交不存形迹可乎然而事變交際安得日與君子處哉但當先知其為何如

義理卷

人耳苟不先知未嘗不為小人損也朋友之交可忽也哉

人形

相家以人如其物之形為貴如班超虎頸燕頤何尚之真猿之類又有以貴顯者為物之精如杜預蛇精郭璞龜精之類予以萬物惟人取貴反欲肖一物以為貴乎由古今術士見顯者似其物遂借古人證之以成富貴之名筆之於書即成典故若夫物之精而為人其貴者庶幾有理蓋物既成精得天地之氣已久必能投胎奪舍而為人非聰明特達者乎故皮日休相解同予意而言殊朱新仲論人形同予言而意味在聖人無此論也

三書之得

本朝哈密叛事雙溪雜記所載洪張掖郡条可謂始末是非最悉矣至言土地規模來歷反叛之由又當併觀槐歲抄看也麓川之夷事則當觀南園漫錄最詳而實蓋作錄者乃本地張尚書志淳故事也俱有年月日修國史者考諸

人各有長

嘗論道學之士不克建功上業之士不能文章善矣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各有所專也故唐虞之世名臣各任一職聖人之門高第各專一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及善惟聖人兼之

事理者

勢利

成祖皇帝命樓璉草靖難之詔適方孝孺受刑之時唯唯承旨歸而噴嘆自縊宋林希草東坡謫辭成而擲筆嘆曰壞了平生名節夫樓非不知靖難之詔不當草草與死甚而勢迫以受也林非不知東坡之辭不可草草與急而計迂宰輔也然卒死而名節壞焉豈非勢利賊哉哉况於區區士也哉

七修續彙辨證類

抗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杭錢塘陳植槐校刊

東坡赤壁考

東坡遊赤壁者三今人知其二者由其有二賦也余嘗讀其跋龍井題名記云予謫黃州參寥使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今古文赤壁賦註謂指赤壁者三非此之謂乎據二賦在六年此則第一遊也且二賦情景不過衍此數語畧少增其事耳

辨證卷

若前賦佳固佳矣入曹操事恐亦未穩晁補之因其而論安在之言遂悞悞赤壁為破曹之地後人因之紛紛併論赤壁之有五尤可笑也殊不思周瑜破曹者在今武昌後嘉魚自有壁上周瑜破曹處數字東坡之遊自在黃州一統志下已明白註之矣且其文曰去江無十步望武昌山谷又曰西望夏口可知矣况武昌正當黃州東南今以前人之言為主不深思而細考錯也

孟氏生年月日子

史記不書孟子生卒而孟譜云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即當今之二月二也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即今之十一月十五壽八十四又云孟仲子名孫

子也四十五代孫名寧嘗見一書于嶧山道人曰公孫子  
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以孝於公  
孫丑惜忘其書名也

書名沿作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王海蕭子範撰千字文隋潘徽  
作萬字文古有百家姓今

朝有千家姓此效而續之之篇尚衆也王充有刺孟宋劉  
章作刺孟孟柳子厚有非國語劉章作非國語此皆反  
而正之之意實難也况王乃辭勝理者因孟而矯之時則  
可耳柳以正理而矯淫誣之辭劉何能勝之耶惜未見其  
書先正邵二泉有日格子予嘗爲格七子十數條乃邵公

辨訟未  
一時未到之意亦死中求活可輕議耶

春王正月

予少疑春秋春王正月意其夏正之建寅也何稱乎王如  
周正之子也何謂以春言仲尼脩經百世大典故爲抵牾  
難明之言以起後人之疑耶因質之吾師許竹厓厓成  
論二篇上篇斷之爲夏其書王於正月之上乃仲尼特筆  
其義則公羊氏所謂大一統初非遵周王建子之月之謂  
也蓋以周夏建朔不同而其四時亦豈可易哉但朝覲會  
同頒朔告祠之類以其正朔行之耳紀月之數必以寅首  
也否則子丑寅爲春時則天氣河溫土膏何動乎下篇以  
春秋一書之事反覆辨證及引汲冢周書呂氏月皆用夏

正而蔡沉又云漢仍秦正亦書六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  
月數不改之說唐武照用周正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  
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亦不能以子月起數以易四時可  
謂痛快之甚惜書爲火焚予老病又不能細考以箸聊紀  
於此天地類中嘗一言秦漢用夏正矣今復贅以春王正  
月之義焉

六更鼓

舊聞宮漏有六更鼓不知何代而歸田詩話載汪水雲敘  
亡宋事有亂點傳籌殺六更之句豹隱紀談載楊誠齋詩  
曰天上歸來已六更固知宋事不知何有六更也後見蟬  
精雋云宋內五鼓絕柳鼓遍作謂之蝦蟆更其時禁門開  
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如方外之擯点即今之發擯耳

半夜鐘

夜半鐘聲到客舫唐張繼之詩李林新編作溫庭筠非也  
歐陽文忠以詩則佳而無夜半鐘聲之理王直方詩話以  
金輪寺僧譙味月而得清光何處無句喜極而夜半撞鐘  
予意謙得句而撞鐘乃各時之事張豈無據而云即以謙  
之之事以轉耶况寒山寺金輪自非一地真可謂痴人前  
不得說夢矣及見中吳紀開辦夜半之鐘實有第惟姑蘇  
承天寺爲然予復意其龔同蘇人而寒山原非承天似亦  
未得其旨又讀墨客揮犀云古有分夜鐘蓋半夜打也予  
讀南史丘仲孚傳每讀書以中宵鐘聲爲限則思唐時半

夜行船今因皮日休有搗酒三瓶寄夜航遂不察其理稱  
冉有夜半隔山鐘非後世曉暮比也龔時承天寺尚尔也

夜行船

為夜航船也若是則船字重矣止為行有枕音之故况說  
文曰航方舟也皮詩乃寄昨夜之舡耳豈寄夜行舡耶輟  
耕錄亦訛書之

闔百草

風俗闔百草之戲獨盛於吳故荆楚託有端午四民闔百  
草之言未知其始也昨讀刘禹錫詩曰若共吳王闔百草  
不如應是欠西施則知起于吳王与施西也

辨證卷之

重字雙名

九重字下者可作二畫始於石鼓文内重字皆二畫也从  
名单用而不加姓於上者始於二世詔内丞相斯御史德  
也今二畫苟簡作為二點雖可笑尚可掩也近時名士雙  
名者而单寫下之一字不知是名耶非耶殊不思二世詔  
内李斯則言斯矣而馮去疾又何云臣去疾耶歷代双名  
古人皆然今李古者則是草率死法而無學識真可笑也  
又如鳳凰廟廟鸚鵡三聯字下皆可省書史中用元二者  
謂元年二年宗室中用開平二字乃東平河間二王封國皆  
省者古有之也推之

三邵平

邵平有三東陵侯其一也項羽傳中邵平廣陵人其妻齊

悼惠王傳齊相邵平不知何處人為魏勃所給至自  
非東陵蓋東陵嘗為蕭何畫策術必高矣淮陰尚在何術  
中何重東陵勃豈能給平耶且時亦不同必又一人也

亡命為僧

嘗見野史云駱賓王為僧於杭之靈隱以其有宋之問之  
詩而之問又識也黃巢為僧以其有鍊衣者着僧衣之  
詩張全義識之也癸辛雜志載即四明山雪竇禪師是也  
徐敬業為僧於衡山野客叢書載其更名住括者是也北  
朝姚泓叢書又載其為南岳僧年九十自言其名蜀賊李  
順已正典刑辛志亦云景佑中廣州巡檢陳文璉捕得真  
李順乃僧也意皆素養貌相似者急則詭充其名一旦臨

辨證卷

危得之者只欲立功不辨真偽不知真者早具文牒一時  
毀形去之遠而未可識也

閔雲長

桑榆漫志閔雲長聽天師召使受戒護法乃陳妖僧智觀  
宋佞臣王欽若附會私言至於隆神助兵諸怪誕事又為  
腐儒收冊疑以傳疑予以既為神將听法使矣解州顯異  
有錄據矣諸所怪誕或點鬼假為亦准必其無也但傳公  
謚繆壯乃為不學者所疑當讀為穆如秦繆魯繆是也予  
已辨於繆字下謚法壯為克亂不遂穆為執義布德此非  
神之行乎王泉顯聖羅貫中欲伸公冤既授作普淨之事  
後倅合傳灯錄中六祖以公為伽藍之說故借家即妄以

公享顏良為普安侍者殊不知普淨公之鄉人曾相遇以禮而普安元僧江西人見佛祖南絕甚遠何相干涉是因伽藍為監從之神普安因人姓之同遂認為監壇門神侍者也此特藥公之甚

### 黃烏銀

猗查察云漢食貨志金三品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註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今天下以白金為銀其後又云造銀錫白金夫既造銀又造白金疑非銀也恐金之白色者殊不知孟康自是而朱新仲不知銀錫合造而為白金之故予已明前事物類矣但本草有黃銀烏銀黃以為瑞物烏以為養生者造器以煮藥俱曰辟邪之物

意其黃即金也烏或近時藥燒之物欵然皆無辟邪之說疑荒唐也後讀唐史太宗嘗以黃銀帶賜玄齡又自云世傳黃銀鬼神畏之讀孟郊集有贈炭價重雙烏銀詩則知唐時實有之物後讀演繁露方知黃銀乃赤銅其貴比銀特多黃耳隋時有而流至唐初鬼神畏者即古云鬼神畏銅之故烏銀予恐即今之倭銀色如鉛之故然亦恐頭朱新仲之誤書以俟博

### 送窮

四時寶鑑曰高陽氏之子好水喫食糜時號貧子正月晦日死巷世作糜粥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故退之送窮文曰正月乙丑晦姚合詩曰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若寒食競渡之事止此日耳猗查察記以唐人正月晦下句送

### 窮則又少訛矣

#### 非大聖人言

先聖大訓一書四冊楊慈湖輯大聖人之言而成者也予嘗承方伯胡公松命註明出處訛者證之特見有非聖人之言楊亦收入柰胡公去速愈七志以請教今聊記憶教條存之於稿俟可問之於人也毀鄉校章乃子產與譏明之言又雜左傳孔子止一言之斷耳鄭伐陳子產獻捷於晉章亦惟孔斷數言而已晉平公問初奚羊舌大夫一章五人之行全無孔子之言陳恒弑其君簡公一段雖有夫子以吾從大夫之後然皆左氏辭也不知何以收之

### 推余

嘗聞吳人劉大參素號博學有斷工問推指外字公隨口以木卯為推者之坐容以指登几曰柳字也哄然一笑吾杭先輩夏大卿僚友問以余字公駭以水傍加去字是也其友認以為真後思其欺已也適曰少年見有大乘妙余蓮花經亦同哄然至今傳為笑柄今按海篇直音推字下註刻木入窠曰推甚為明白而字林撮要又曰在水上為余人在水下為溺似皆有證也然予考之說文韻會等書俱無二字恐乃有音無文者也雖有證或亦俗書耳

### 鶴食物

謂言編以鶴之食物從頂咽下恐未然也今人又以鶴食蛇以足踏蛇七寸待其尾繞鶴腿然後嚼斷蛇

段七食之子嘗親見鶴初見蛇口急啣車跌於地者  
數十次待其將死啄而吞之鶴頸比素大一倍矣遂  
曲頭於翅而睡少焉如旧矣不知譎言何所見聞今  
人之言又如此之巧

西臺御史

唐謂御史在長安者為西臺以別分東都者見劇談錄  
宋都汴也謂洛陽為西京亦号西臺也本朝置都察院  
於西北方以其肅殺也亦可云西臺是二朝名同而安異

禴祭

禮記王制祭統皆曰春祭為禴詩亦曰禴祠丞嘗獨鄭康成  
謂禴乃夏祭之名說文亦曰夏祭爾雅則曰春祠夏禴

辨證類

八

办八

秋嘗冬蒸朱子亦然予每以經何與諸公不合昨讀  
困亨記聞王公但為箸其不同亦未分別明白予考通志  
禴為虞夏祭名故韻會亦曰夏商禮也周始謂之祠禴  
嘗丞鄭許二公自謂夏代之夏而郭朱二公止什周之  
夏祭各有所指俱未錯也後世不能深考又據朱註則  
以鄭許之訓為春夏之夏似與禮經不同也且禴祭類師  
古註淪煮新菜以祭王輔嗣曰禴以沼泚之毛蘋蘩之菜可  
羞於鬼神皆言祭之薄也故易曰不如西隣之禴祭今以薄  
祭為夏而嘗新穀曰秋則似皆於字義蓋夏乃萬物盛長  
之時宜宜其薄哉故韻會曰春物未成其祭尚薄說文  
曰嘗者味之也左傳曰始殺而嘗皆指嘗牲之義非新穀

也宜謂四時禴祠丞嘗為長

孟蘭盆

七月十五孟蘭盆之說諸皆主佛經目連救母於是日以  
百味著盆中供佛然不知何謂孟蘭盆也及讀釋氏要覽  
云孟蘭猶華言解倒懸似有救母之說矣而盆字又無着  
落問之博識不知也後見老李庵筆記父老云故都於中  
元具素饌享先織竹為盆孟狀貯帛錢於中承之以竹迨  
沐御以視方隅而占冬之寒暖謂之孟蘭盆乃知風俗祀  
先全無佛氏之意因而考夢華錄亦云以竹斫成三脚上  
織燈窩謂之孟蘭盆又賣素食擦米飯享先以告報秋成  
但多賣日連經據其雜劇數言及覆思之孟蘭盆實起於

辨證類

八

九

風俗而目連救母之事隅符是日且佛氏孟蘭盆二字之  
音又与之同遂訛而為孟蘭盆也或當是此葵藍盆三字  
亦不可知但佛教与祀先之事日崇而風俗之事日遠且  
微也故不復知前起義併筆記筆錄抄過亦錯但於三字  
雖通因得其說贅之於彙

長夜飲

史云紂踞妲姬為長夜之飲又信陵君與客長夜之飲每  
有婦女終為酒病卒據此則是燕色慾而達旦之意陸放  
翁謂非達旦引薛許昌宮詞云盡燭燒闌曉復迷殿惟深  
宴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恐如百  
人十日飲也非長夜正義

衣鉢

衣鉢二字始自佛氏五祖傳心印於盧行者謂之傳衣鉢五代和凝應舉自以榜首期待後乃第五他書云及知選舉見范質之文尤為驚賞即以第五處之語范曰欲君傳老夫衣鉢爾後范歷官皆與和同因而場屋間謂之傳衣鉢時有詩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及後馮當世知貢舉特擢彭器資為首而彭官後不如馮有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媿猶為食肉僧乃為科第云然今人動以衣鉢傳言錯矣

連山歸藏易

元儒胡庭芳作易啓蒙翼傳上中下外四篇有功於易

辨證卷

道大矣至辨連山歸藏為偽書證幾千言也予以連山不見於漢志始有之歸藏不見於漢志晉中經隋志方有之其偽可知矣至於言之不經又何足辨哉

王陳論史之錯

先輩王麟陳水南皆問學有識之士然於晉史一事皆疑而不決可謂明於大而闇於小也符堅入寇時號百萬朝野震驚謝玄都督前鋒遣張玄問計於謝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遊遂與玄圍碁王謂圍碁之玄上當加之姓以為別不然則是玄者為張亦抑為謝也陳又謂諸野之下記者更云當時玄棋品劣是日玄誤遂為敵手推此則可決圍碁之為幼度及引幼度傳吳

與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孝顯與玄同年時人稱為南北二玄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即玄之耶抑別一人也又東萊詳節序安禦堅夷然無惧色命駕出遊與玄圍碁睹墅至夜乃還既而兄子玄等破堅驛書至看竟便攝至床上此節前言與玄圍碁後言兄子玄等破堅則圍碁之玄果為張為謝幾於難別倘前之玄果幼度則兄子字不宜後出也宜畧更剔嗟乎推移先後引證愈疑不知箝橫於前迷而不見何其暗耶夫幼度既遣張玄則幼度在於軍矣安無所答而即命駕遊張必隨安而俟其答也遂與玄圍碁非張而誰觀遂字是可知矣何必加之姓耶史自明而王不明反曰不知玄為張耶抑為

辨證卷

謝也已可哂矣陳因王疑而曰賭墅之下記者當更云云數十言則是水南亦不知幼度不在安所又不以張玄亦可與安對奕觀其姪既可与叔奕盤遊賭墅張玄不可與安奕耶復雜張玄之事意恐奕乃玄之也真可謂紛七籍疑繆愈遠載鬼一車也夫立傳則可入他事以明本傳之人今因玄之一字引之以證安不亦可笑哉至於詳節之言亦自明白所謂兄子之字既後出矣初復有謝遣張玄之問計矣又何必論其為張為謝畧更剔耶此惟以幼度能奕而他人不能必欲紐之於幼度又不大可笑哉

破



予嘗不知畫家何謂皴法問之但曰樹石要皴耳而皴之字義茫然因求之說文皴細起皮也方悟樹石所以有皴耳昨讀陸放翁筆記以皴不知何物且引楊朴之詩数个胡皴徹骨軋一壺村酒膠牙酸又南楚新聞云櫟毡根數十皴盤中猶自有紅鱗則曰想多餅餌之屬殊不知胡皴乃牛領下之垂皮對之酸酒楊言其味之惡也擅根羊肉也起其細皮對之鯉鮮新聞言其味之美也嗚呼放翁一代詩豪不知字義故古云問李要知六書信哉

仙俱屍解

嘗以仙無飛昇不死之理特好異者與其徒往七指其名以欺世血肉之軀安能常存哉但谷神不死隱顯任

辨證卷

八

三

意又亦散去也如呂巖在宋唐時最盛元衰今無矣昨聞姚御史一元葬陳搏之事明白可證搏亳州真源人也幼嘗有青衣老嫗來乳之成道後隱於華山玉泉院後又命弟子賈德昇鑿石室於張迢谷既成而大笑左手支頤而死時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也今嘉靖三十二年姚巡按山西副使張瀚參政蘇志臯謁嶽廟至希夷峽有陳之石像焉道士言其前後之事後出骸骨觀之明日姚行文於蘇命葬骸骨是夜蘇夢希夷曰葬我於戴岳履河之處後得地果然也夢中所見儼如石像嗚呼搏誠仙矣死有時矣或者以其假托以去則骨何自而來耶即骨復假焉以覓利又何形之於夢耶

何又與石像之相似耶此尸解明矣

嶺梅

舊人咏嶺梅南枝向暖北枝寒之句以梅比擬文文山兄弟當也今人即以大槩梅花分南北而為冷暖錯矣蓋大庾嶺上梅花南枝落北枝方開規譏蓋由南入粵北近江也

南園得失

張尚書南園漫錄於國事最直字義得理紀本省事甚悉但有重出之言如刘主事解礼經辨子糾非弟永昌非金齒方遜志非過忠言若異而義則一也或久而忘之耶

辨證卷

八

三

擁劍

魚鬣為劍以其刺人也蓋魚游則樹鬣故何遜詩日躍魚如擁劍孟浩然詩日游魚擁劍來吳都賦云鳥賊擁劍明矣西溪叢語以辨之恃螻為擁劍反以何孟二詩為悞殊不知螻有一種自名擁劍今惑其名而又駕之於螻也

蓬萊仙奕圖

冷謙字啓敬号龍陽子錢塘人也善音律術數之李世有蓬萊仙奕圖謂冷至正六年端陽作送張三丰者三丰仙人永樂二年轉送淇園丘国公福併跋啓敬未歷今遺落吳下一家往七見諸名人集中載事題詩獨節

南濠文跋具載跋語畧言二人始末未真亦不知此

為偽也嘗聞 太祖命真人張宇初訪求三丰今有表在

皆不獲見嘗思丘國乃試 成祖又命尚書胡公濙天下物色載手摺

成祖心腹功臣三丰至而敢匿不言者耶且跋中止言

冷字而無名謂冷武陵人而不知本錢塘杭 冷字而無名謂冷武陵人而不知本錢塘

志云錢能言元時之事詳而不知為本

朝協律即知遠而不知近有是理耶跋云觀李思訓畫

遂得其法幻出神品以丹青鳴於時何刘伯温之詩与

他書皆不言之而獨言善音律術教耶就使三丰真得

冷風元末已死復生在室難余 子身遠遊矣豈復

帶風永樂時送人耶且跋曰冷在至正間已百數歲若

在洪武必百數十歲矣如此老尚為人臣耶就使為之

可謂奇矣如太公伏生人必言之何不見於書耶此必

儉人假冷之名張之跋丘國之所遺見其難得之物貨

人重價一時名人不察而紀其異為之題咏也予惜未

見特辯之併考二人張名君实字全一遼東義州人別

号玄七又号保和容忍三丰子時人又稱張刺過天順

三年又未謁 帝予見其像鬚髮堅上一髻背垂面

紫大腹而髯笠者

上為錫詰之文封為通微顯化大真人冷善鼓琴居杭

之吳山鍛泥為釘以供衣食中年賣藥金陵洪武元年

七修續稿 辯證類

与王偉詹同等較正郊廟樂章後有画鶴盜金之事  
遂隱不見

不知人名

史中言其數而無名言其事而無名者如高陽才子八

人名蒼舒墮散禱戲大臨龐隆庭堅仲容叔達壺關二

老名令狐茂言霍氏之禍者周生迎僂骨之僧名大達

詩僧皎名畫五代贊寧高姓也

諺多古書

諺有出處予併原文載之前稿已數十事矣今讀困學

紀聞又知其所記百二十事重於吾者止三焉則知世

間何莫而非古人之所道歟

蘇李詩

古詩十九首之下即以蘇李接之其亦五言始于二

氏之說耶夫十九首諸家各指作者不同蔡寬夫因

而辨之予意既名古詩又何必擬章摘事斷為何人

昭明槩以古名編之當矣但蘇李之作諸家去取命

篇亦各不同此則當與辨之何也蓋二氏之作有在

漢在虜不同因皆隔虜也中諸篇回多傳誦後或集

中有別意者即詠之于虜不可知諸家遂多以自相

別為題其詠一也自晉初摯虞文章晉別志中有李

陵眾作非及陵制之言而昭明文選因之併蘇作止

合取其七篇自後唐宋諸人遂以二人所擬多不見

錄世父不傳集亦併亡其訛二也後或雜見于他書

取其半詩類取三之一者焉補註又或一章錄半兩

章合一彼此抵牾傳之到今其訛三也不知二集之

目班固藝文志已載而通志亦有騎都尉李陵集二

卷非止相別非擬可知矣子美有云李陵蘇武是吾

師東坡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二公尊之至矣

夫豈無見哉因摯虞一言而後人不傳不亦謬哉予

因之反覆玩味得之楊升菴一篇得之私臆一篇循

凡十六首今共得為一十八首但據今日諸家以為

二氏自相別者然亦不知當時何旨今但各以次第

編之每章之下畧為辨證註解筆之彙而庶常接目

詳謹六

可質諸人云

蘇武留別親友三首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鴦今為參與辰

昔為常相近遷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以

已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

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其二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欲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也從此辭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壯生別

滋努力愛春花莫忘安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

其三

燭也晨明月馥秋秋漢魏詩蘭芳芬馨長補註

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路遠遊子恋故鄉寒冬十

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

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再

作五臣難遇歡樂殊未央

右詩三章子卿出使時別親友之作第一為此

弟第二為妻第三為友諸家以別友為少卿此

或不獨李也若為送友尤當惜無原集可考或

疑其不當自稱良友自期其難再遇也予見陰

鏗送別始與王詩云良守送承明枉道暫逢迎

古人自任不似今也此或可耳舊以黃鵠一章

雜之於此觀其句意俱在虜中者可乎予故出

之于左云

李陵送別子卿四首

寂也君子坐奕也合衆芳温声何穆也因風動馨香

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序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唱

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

其二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凄風從此興招搖

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窮當廬子獨行如履水  
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馮水置瓶中焉辯淄與渾  
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

其三

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路側恨不能辭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其四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瀆款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少上

八

十六

右詩四章李陵在漢送別子卿之作蘇蓋天漢  
元年以中郎將出使先時与李同為侍中最密  
明年李為騎都尉伐胡降故始章言其在漢之  
事次狀其虜地之苦譬喻及同行者末句規祝  
之也三章即事言情併及于已正朋友相規相  
勉之道也四章直言其行意矣四首似在兩時  
之作前二篇或于宴會之時後二篇臨行之際  
此不可知矣東序西序正在長安蔽天冥也乃  
虜之地招搖主胡之星窮當作穹遊帳也紅塵  
白日二句見于古文苑註言下缺今楊升菴  
總得于脩文殿御覽載之丹鉛錄中似亦予得

寂也章也夫寂也章之詞之韻諸家作為別子  
知第二首燦也章之結然豈獨非其韻哉接過  
極無下落矣但丹鉛錄中旁字亦訛又止言李  
詩而無題意今次之而為送蘇之二章正身蘇  
別李之寒冬嚴霜同意讀者自知也蓋由諸家  
不明在漢在虜槩以二氏相別為題乖戾如此  
又疑益乃惠帝之諱犯之恐後人擬者此又不  
知古人臨文不諱之義也李周翰以為凡贈出  
使不當言其失所并長別之言曾原取之非也  
吁是以疑其擬而取之者少也夫止得數篇又  
復去之可乎况此亦古人箴規之道非言其死

少

八

十九

也觀下文各在天一隅前章皓首為期可知也  
長別者特言其行意觀下文立斯瀆可知也皆  
不可以辭害意林實夫以良時章為答黃鵠者  
劉履以為得矣不知答黃鵠雖是長別又常在  
極後讀者反復玩之自知

少卿贈子卿二首

燦也三星列拳也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  
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  
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声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前庭  
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也如流星  
三革離不結思心獨屏營願得萱草枝以解飢渴情

其二

晨風鳴共林熠燿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  
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髮鬢能復飛  
寒裳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  
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

右詩二章李在匈奴初遇子卿之作始賦其時  
而言虜地之苦以感動武心夫句乃言自己思  
親之情也次即托物比事直言已欲歸而未能  
又以瓊樹以喻得武而足歡陵固來說武降知  
武之心特先槩叙其好即史之置酒設樂與武  
歡也此二章觀其結句自是一義若問寂七一  
章不惟非韻與事自不妥帖

蘇杏李一首

董七孤主柳寄根河水泥連翻遊容于千冬服涼衣  
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渴飢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湄  
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飢憂心常慘戚晨風為我悲  
璠光游何速行願支荷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  
低頭還自怜盛年行已衰依七戀明世愴七難久懷  
右詩蘇在匈奴初與李遇之作始因其言而就  
明已志芟荷中圖物也終乃願之而不得歸若  
割長帷但恐年衰而此心徒久懷也此則言和  
而緩志堅而決也

李復與蘇二首

嘉會并難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  
獨有盈觴酒与子結綢繆

其二

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与戎馬悲邊鳴遊子恋故廬  
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  
身無四凶罪何為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  
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  
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見稀

右詩二章李見蘇心不從始言久而得見今則

恐難并會也濯長纓結綢繆頌同仕而相好次  
則兴起古人即事物以喻彼此直言人生不過  
欲遂所願即史李云人生朝露何苦如此而蘇  
云勿復再言之時之作也李蓋以已不歸者由  
其友逆所願而止之也

李別蘇三首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  
悠七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  
袖中有短書願寄双飛燕

其二

有鳥西南飛熠七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

欲寄一言辭託之綵綵繒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  
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駕馬不可乘

其三

陵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遊我獨東北翔  
轉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雙鳥相背飛相遠日已長  
遠望雲中路相見來圭璋萬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  
隨時愛景難頌言莫相忘

右詩三首李因蘇回而贈別者也俱狀其蘇歸  
已在別情之雜為每章末句始言其不得見妻  
與親友繼言難追其同行終勉其愛時以莫忘  
也漢魏詩以首章題為公軍與諸家不同惜不

知來歷

蘇答李一首

黃鸝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  
何况双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  
請為遊子吟吟一何悲絲竹厲清聲作音慷慨  
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推欲展清商曲念子  
未得作音能作音歸俛仰内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為雙黃  
鸝送子俱遠飛

右詩蘇因李少卿送別而答之者托物比興自  
喻以双龍也句意全在虜時諸家收為繼別妻  
與弟後似非其時也三故易之于此末二句刻

克莊曰固知陵無還理尚欲援之以歸漢忠厚  
之至也

李復別蘇一首

徑萬里兮度沙幕為軍將兮奮鬪奴路窮絕兮矢刃  
摧士眾滅兮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思將安歸

右詩蘇子卿臨行時李起舞而作者史謂泣下  
數行與武決者是也

蘇又別李一首

双鳥俱北飛一鳥獨南翔子當奮斯館我當歸故鄉  
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竟淚沾裳  
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右詩蘇子卿別李者因李舞歌之情知決難行  
遂亦述其相別痛情勉其莫忘為永決也

七修續高詩文類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杭錢塘陳植槐校刊

廣陵散

晉書載嵇康嘗遊會稽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忽客至自稱  
古人與談音律辭致清辨索琴而彈曰此廣陵散也聲調  
絕倫遂授於康誓不傳人不言姓而去及康將刑東市顧  
日影曰昔袁孝已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斬而今絕矣海  
內至今莫不痛惜又琴書曰嵇康廣陵散本四十一拍不  
傳於世惟康之甥袁孝已能琴每從康學而不與後康靜  
夜鼓之孝已竊從外聽至亂聲小亦間息康疑有人推琴

詩文卷

六

出石果見孝已止得三十三拍後孝已會止忘之意續成  
八拍共四十一拍序引在而世亦罕聞焉予少曾學琴亦  
聞其無傳也嘉靖己巳宿尚書顧東橋書室見有神竒秘  
譜三卷乃明臞仙所纂前列廣陵散共該四十四拍序其  
原出隋宮傳唐末之御府者共有六段段各有題譜餘曲  
六十有一若世所傳類四雙清之類絕少也惜譜多難抄  
今止錄其廣陵一曲詞名則具而音譜亦畧之也曲名廣  
陵散者曰時晉乘魏際上陵母丘險文欽諸皆誕繼為楊州  
都督咸有興復之謀俱為司徒所殺揚地名廣陵散言魏散  
二自廣陵始也止息名篇者由音哀傷痛息客稱古人者乃  
伶倫也皆他書所考云耳

開指一段 小序三段 俱名止息

六序五段 井里 申誠 順物 因時 下時

正聲十八段 取轉 呼曲 正身 作氣 念志 沉思 發怒

亂聲十段 峻逆 守質 煇政 警畢 終思 同志

後序八段 會止自意 傷感 厭厭 悲絕 冥息 長吁

謎序文

余稽得一敗帙鼠蠹之餘零落太盡唯序可讀乃謎社之  
書名曰千文虎今年七十六又得不全謎社便覽一冊  
謎家姓氏書名字毋門類所宜不宜之格諸凡備矣亦錄  
其序文繼之前序蓋前序搜獵富家故事可謂博也後序  
推解隱語之義可謂精也不至復而各得其善焉足以備  
一家之典故收之於稿庶謎社君子因得以求訪焉耳然  
前文失收蒙情之致謎後書失收玉連環之名

千文虎序

夫謎者隱語也蓋擬詩義而為之問道哀微禮義廢弛故  
各國之詩人歌謠各國之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不  
欲明言而托于物主文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  
誠如關雎正后妃之德桃夭以諭夫婦鶴鳴以諭兄弟皆  
以意逆之隱語因茲而發其端自后漢蔡中郎嘗嘗夜過  
曹娥廟以手捫耶耶淳之碑遂成八字鑄之于碑陰云黃  
絹幼婦孫董白後楊脩解之曰兩字包一字絕妙好辭

此謎之始也後魏孝文帝會郡王飲酣觀組妓以呈其藝  
出數語命辯之曰三山橫兩人從妓女白日行青空秦兒  
斫肉与秤同有人辨得賞金鍾越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  
宋陶穀使于南唐因書十二字于官舍壁間曰西川狗百  
姓眼馬包見御厨飯宋齊丘解之十二字包四字云獨  
孤館至宋延祐間東坡山谷秦少游王安石輔以隱字唱  
和者甚衆刊集四冊曰文戲集行于世金章宗好謎選蜀  
人楊圃祥為魁有百斛珠刊行元至正間浙省採朱士凱  
編集萬類分為十二門何以為類引孟子曰麒麟之於走  
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于行潦類也猶  
選天文地理人物花木等門四般一同者故為之類也號

詩文類

六

三

曰揆敘萬類四明張小山太原喬吉古汴鍾繼先錢唐王  
日華徐景祥等七諸公分類品題作詩包類凡若干卷名  
曰包羅天地惜乎兵燹之餘板集皆已淪沒無一字可存  
予友賀宗善者世居錢唐幼好讀書醫藥以自給亦能隱  
語凡有詩謎若干篇後習諸之翌日踵門袖出一集面書  
自知風月乃問予曰此四字云何予解之曰自知風月者  
即獨脚虎兒也曰何以類茲名予曰嘗聞先輩云更作三  
句以成詩惜乎獨有一句更難於謎故號曰獨脚虎從善  
曰謙察之予視之乃千字文也以七字包四字予曰不亦  
難乎何則千字文缺一句則不可若魚麟之狀中間難包之  
字多矣况其用心之處抽黃對白諧聲假意轉轅拆白

談市語千奇百恠應帶款曲燦然靡所不備予為從善曰  
胡不綴梓即行以補將來之吝者得不泯絕此家之風味  
也從善曰恐儒者之所薄予曰薄此者腐儒也東坡之才  
博李宏詞無所不覽尚稽心于此何况于後人乎雖曰得  
罪于聖門亦不害于大義啖蛤蜊自与知味者道柳亦可  
以發一時之懷抱尔從善曰諾于是書此以識之

續編謎社便覽序

謎者何隱語也隱微之語乎曰否隱辟之語乎曰非也何  
以謂之隱語曰所包者廣所藏者深惟其廣而無窮是以  
深而難知也其無窮非隱微而難知非隱辟乎曰不然隱  
微者聖賢性理之奧隱辟者後漢繼綿之書皆非此之謂

詩文類

六

也然則吾儒亦有隱語乎曰石鼎聯句者軒轅彌明序參  
同契者鄒訖是韓昌黎朱晦菴隱其名於也曷為廣而無  
窮深而難知也曰蠶絲牛毛充棟汗牛字書之繁也道聽  
塗說井蛙釜鷄幸識之拘也字義何如漢文之習而高爽  
之殺也才識何如楊脩之敏而曹操之遲也其曰謎社何  
也如里社之社衆之會道社之社禪之机也謎有社而欲  
求其窮所難窮知而難知可乎曰可曰何由而可也曰其  
詳載于便覽如事者觀之勞心若思自有以克其才引伸  
觸類自有以逞其義也然則便覽作於何人曰前人作者  
多有遺集續此編者江右梧月居士而序之者則雷封衛  
陽子也



鬼神誠格

嘉靖壬寅七月醫姪慶家偶西簷火起隨撲滅之明日  
移東或南續發者五日人以爲五通神之爲也予祭即息  
至庚申年杭城大旱河井俱竭家人往汲數里因祭井而  
明日得清泉焉誠能動神果然也併文紀異示我後人

祭五通文

自某甲子至今某日火凡七發毀瓦燦簷隣里驚憂人皆  
曰五通神之爲也予以神乃五行正氣以生爲心豈有悖  
常害民及神之所爲耶或者邪魅狂鬼假神之名是神之  
恥神當爲民誅逐之可也人又曰鬼神無棲狂背求祀予  
今申祭於神擇日廟祀神亦休民之心從正而息邪可也  
否則忠言不省必將告之城隍奏之上帝罪必有歸亦豈  
神之利也哉惟神監之尚嚮

祭井文

父堯斯井百四十年神乃司之有列其泉載汲載飲施及  
隣焉今胡告涸無本稱源敬陳淳真再浚再舉希神普化  
上出清漣混上不竭顯神之權既全泉名亦表予虔神惠  
永賴傳之簡編

詩句用古

予嘗次顧尚書自壽之詩數首內一律頸聯有酒尊花圃  
閑留客清簾踈簾看赤棋後會顧曰詩惟偷意可偷句耶  
因指簾策之句予方覺之對以一時忘其爲杜也過口思

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蘭以裁國色朝酣卯酒未  
問花上不語焉誰零落爲誰開乃用南都新書內嚴禪詩  
春光冉上歸何處更何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上不語爲  
誰零落爲誰開東坡故用此二句耶固終不佳偶亦  
不爲大失

瀑布詩

予嘗味瀑布有詩天有日雪常落白晝無雲雨自飛之句  
客過而謂曰此又一徐凝也余因續爲一絕界破青山原  
好句裁成体用任人譏蓋以徐詩固似直不至如或人  
所譏也客又曰瀑布固然以徐詩而爲詩意特不犯預先  
偷句之謂哉予曰昔東坡送人守嘉州詩峨嵋山月半輪

秋影入平江菟水沉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  
然却全用李詩二句足成其意特非其偷哉况後二句亦  
覺粗直東坡亦安得有唐人之蘊藉耶特一時取巧自成  
一体不害其爲詩也

宋宮觀潮圖

嘗於先董葉南屏家見元人題宋宮觀潮圖詩皆雅  
健感慨悲壯因假回錄之詩云八月十八瞻龍死海龜夜  
食羅刹水須臾海聲龍窟門地捲銀龍薄於紙長山移來  
天子宮上前一箭隨西風劫灰欲洗龍鬼穴婆留朽鐵猶  
爭雄望海樓頭誇好景斷龍已走金銀島天吳一夜海水  
移馬蹠沙田食沙草自接船歸不歸七歲呱七啼軼道

楊維禎

○練川嚴恭出宋宮觀潮圖索余詩為首唱且曰得奇語始可抗浙江之奇現繼道金靈流潏潏飲酌為之吐錦囊句時至正廿年秋八月初楊維禎在玄白亭試奎章龍香寶劑書云鳳味者玉璫瓊也

又

張仁近

神鱗怒決滄溟水浪沸波騰巨天起巨靈壁山已為開玉龍捲雪從東來腥風撼地坤輿剖長江萬鼓雷霆吼雄威欲吞吳越軍銳擊三千皆縮手金堤既成事已非錢塘江上開皇戲離闔玉璽照東海貪看秋潮忘黍離中原不復民易主百萬貔貅宿沙渚倚樓望潮已不來六帝同歸一丘土人間廢具何代無誰能耽樂思恨虞良工不解寫無

詩文卷之

造舟青却作觀潮圖

又

張憲

磁州夜走泥馬到卧牛城中生綠蕪炎精烟已照吳會大築錢唐作汴都玉殿珠樓連翠閣七寶簾櫳尚雲幕生多艮岳過江南不教東京舊歡樂茂樹盤已迷綠雲龍飛鳳舞峯巒奔玉床下壓大江小海水正入東華門木犀花開秋可數統七靈鼇振天鼓海開一線截江未雪壁銀城盡飛舞吳商楚賈千萬艘黃龍戰船頭尾高豈無海道走中王長舉逐北東風濤烟霞蒼已繞城郭屋瓦魚鱗互參錯百萬鬻民事醉醺坐使中原歷羊駘囚循六帝不復讐西風八月凭江樓橫宮人飲白骨恨洪波不洗青衣羞邦基

○靈石匠逐軼道人稱子嬰哭綉曾文頸踏浪兒及首誰能報君辱廟子沙頭卓大旗天吳縮頭不敢馳行人指塔話根球三十六宮秋草腓 至正二十一年秋八月既望自始蘇耒雲間寓延慶方丈雲谷譚師出宋宮觀潮圖徵詩嘗記父老言宋亡時丞相伯顏駐師沙上潮不至首三日又記庚午歲正月十四晚有雷自北高峯飛至故宮塔頂火不滅者二日撫卷憶舊不覺慨然為賦七言長詩一解適宋仲溫至遂命書之

又

楊基

君不見十五湖上月十八江上潮君王連日醉伐鼓更吹簫七声忽如天上落大内臨江起飛閣綉看朱楹十二闌

詩文卷之

續續歲已觀潮樂潮水信可定日夕來朝宗人心獨不如而不思兩宮已未雪耻屢下班師肯白馬素車神何不

今天吳孫食大奸懶奸隨不可食國耻不可滌嗟爾江上潮雄雄亦何益潮無益於人看潮徒損神橫江鐵騎未三日飛塵埃曆教固有歸爾潮胡不仁致令鸞鳳離戚上悲殘卷已活無主花落隨暮雨回首幾秋風旌旗又如許又如許君忽悲古來在德不在險一杯之潮安足奇右四詩無六高下可謂勸敵四集或有或無聞其卷今亦亡之矣又安能永傳其詩哉感慨之間錄入七脩維禎字康夫號鐵屋張憲號玉荷辭體會猶人仲溫名克長洲人鳳翔同知楊基字孟載號眉庵吳人仁近疑為崆峒生也

四言象物

四言古詩與象物之體其義相似詩家第一難者古詩模  
擬太深未免彌蒙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贊如咏物太著  
題則粘皮帶骨而卑陋稍出格則捕風捉影而空疎較之  
歌行相去遠矣

魏氏二友詩

魏鉉河南鄧州色目人也革除間參政因忤

成祖被誅二女金兒玉兒發教坊司女誓不受辱而色長  
陳儀特護持之 仁宗即位命官至教坊查審放出皆

令適人因而各上詩一律謝恩長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  
一片堅心對落花旧曲听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

髮半縮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沙今日相逢白司馬樽  
前重与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旧業荒一身何忍去

歸婦涕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  
色口人羞孝倚門粧春未雨露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

或云少女原許阮主事後朝命配陶公故云

吊顏詩

涪縣知縣顏伯璠廬陵人也 太宗靖難師過涪顏死節

焉太師楊士奇過涪悼詩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  
予亦隨于戴山河遺縣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住近文

丞相于德傳從魯太師欲醉荒坟何處是離七芳草淚空  
香臺上刘球和云父子捐生總蹈危精魂常与日光隨

南荒墟遺民識地下丹心故老知雋翁節各家先世德四忠  
同郡後賢師古今載筆皆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予另有  
萃忠錄一帙魏類之事備焉今見二詩併記於稟

馬踐犬

芥隱筆記歐陽與同院孝士出遊遇馬踐犬死於道公試  
書其事同院曰有犬卧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公曰使子  
修史萬卷未已也莫若逸馬殺犬於道捫虱詩話又載此  
事為穆修云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云有犬死奔馬  
之下沈存中云奔馬踐死一犬以為渾成過穆張也予以  
二書所紀必一事也乃因前人之議而後人復擬以較勝  
耳文意固似歐陽者然據其時則穆在先矣芥隱之言恐

詩文舉

亦簾視壁聽者耶亦未焉古五十年前予同編修金美之

知縣顧潤夫員外王蔭伯共論此事予戲曰馬逸踐犬死  
可矣何數賢之議如是哉金戲予曰可借當時無汝予徐

曰歐穆何可當也但以一言論之耳顧曰然今偶見二書  
不同思三兄俱卒識之

碧沚詩

吾友豐考功方納涼碧沚詩曰鑑湖洲上晚涼歸散髮披  
襟送落暉鳴雨乍收微雨續黑雲輕載白雲飛水風度篠  
簾流塵山月穿松故拂衣倏忽陰晴堪一笑年來世事已  
忘機此詩流麗暢逸而第七句闕瑣處即景生情餘按深  
熟雲卿家法好事者以為雨時可有日耶此於無過中尋

過矣予嘗以杜詩莢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燕白鳥飛亦  
可以議論也蓋莢花落於二月柳絮落於四月鷺鷥高飛  
鷓鴣掠水黃鸝則穿林度木而已安得有同飛之理耶此  
特率目前一時之事不可拘於常理

鴈燕四律

謝宗可有白鴈詩而顧文昱亦有之袁景文有白燕詩而  
瞿宗吉亦有之贈炙人口惟謝袁之作也予嘗併得而讀  
之忘亦無相上下味物極致真可謂一律也今人止知謝  
表故并錄以供具眼謝曰翅老西風絕點瑕秋江難認宿  
蘆花雲邊字缺銀鈎斷月下箏開玉柱斜影亂飛鷗回遠  
浦陣迷宿鷺落平沙声七喚起蘇郎恨為帶胡霜染髮華

詩文類

顏曰万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  
影江水涵秋點素輝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曉度雪沾衣  
天涯兄弟離群久皓首江湖猶未歸袁曰故國飄零事已  
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  
柳絮盈簷香入夢梨花深院冷侵衣趙家姊妹應和息莫  
向朝陽殿裏飛瞿曰脫却烏衣絕點瑕銀屏珠箔旧生涯  
玉京老去梳初改王謝歸來髮已華避雨有時粘柳絮夢  
雲何處認梨花飛瓊不向瑤臺去却入尋常百姓家四公  
顧字光遜姑蘇人終郎中袁雲間人終侍御瞿名佐錢塘  
人終教授皆固初名儒惟謝元人

神童對

嘗聞何仲默入場時最少其兄輩以進之御史見而口  
語一對曰弟騎倪馬遂應曰子證父攘羊又閣老袁元  
峰十歲時縣審里役於清道觀隨父至觀不畏而立於  
人前知縣見其如成人喚問何家兒也其文忙應之知  
縣曰曾習對乎曰方李之時有雙鶴飛鳴知縣遂曰三  
清殿上飛雙鶴袁應声曰五色雲中駕六龍縣主驚喜  
与果而退少間李諭擢酒來飲縣道其事而諭曰恐正  
讀此詩而即換其車字也衆曰亦難也因復召見語  
之曰授子四方開六面袁即曰丈夫一德貫三才衆遂  
驚訝此真可謂神童也

恰字

詩文類

恰字有三義適然見用心也又鶯声杜詩皆具之如野  
航恰受兩三人當訓適然恰有三百青銅錢用心之義  
也自在嬌鶯恰啼則声矣倚窺察不察此意反引廣  
韻云恰七用心啼非止声也豈非不知字義而誤以一  
偏言之耶

唐宋用字之別

陸提李奉之有句云岩邊桂樹團丹霧石上苔花閣綠  
雲王蔭伯為更團為生閣為動陸聞而喜之夫律詩妙  
在活字观生之於團動之於閣可以悟唐宋之別矣

破題

嘗聞或因徑語或因事物滑稽者以之為題而作破題

無驚人之才亦得游戲三昧錄共閒談不猶愈於謔言者乎瘡人云伊是現於天文傳難察於地理月子灣七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運於天者未嘗有遠近之殊感於人者不能無悲喜之異者七月上蒲萄架那人因甚不末也最苦一双鳳鞋開在繡幃下破云時至人而不至君子疑其人之有所物偶而人不偶君子傷其物之無所用樓屋破云占天之有餘補地之不足父子東廁父子座席破云事之至急也不擇地而施居欲其安也必嚴分以處三月大雪未幾雷鳴又電破陰極而凝寒欲驅其寒必有物以麗諸天陽極而生怒欲殺其怒必有物以投諸地

詩末卷

一八

十三

俗語本詩句

今世所道俗語多詩也如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曹植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長安有貧者為端不宜多羅隱詩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白詩世亂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奉世盡從愁裏過誰人肯向死前休仔細思量底模樣皆杜荀鶴詩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龍雲詩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一朝權在三看取今來時朱灣詩自己情雖切它人未肯忙裴說詩但知行好事不要問前程馮道詩團已似磨馬東坡詩真箇有天沒日頭宋神童詩在家貧亦好

戎昱詩睡到人間飯熟時本朝錢宰詩月終齋蒲誰開素日暮一炬焚炭火樂天詩田婦有嘉獻潑撒新歲餘韋蘇州詩前稿已括出全篇者六人今故省刻止揭其名

風水

易曰俯察乎地理詩曰相其陰陽書曰乃卜瀾水東瀝水西惟洛食是古人必明其陰陽而又欲協乎天也至晉陶郭出而方有地理之說焉其葬地及後紛紜立論斯又下矣士衡有曰是氣先天地而常存後天地而固有氣盛而化氣衰而朽藏以承之于焉悠久則亦論其理而欲安其魂魄也景純即雜於相術故於葬事則曰本骸得氣遺體受陰葬者逆氣入骨

詩末卷

一八

十四

以應其所主考之士衡之後四世拜公景純惟害主敦禍不旋踵是蓋據其理者獲其報主其術者致其害蓋觀秦漢以前聖帝王層見疊出晉唐以來著書擇地術亦精矣富貴之父子孫之多何嘗過於三代哉天蓋生人不由人力若吾大聖張真人未聞其先之葬也何如歷世又孰有過者哉或曰如子所云地無吉凶親委溝壑諸先漫言而朱蔡亦不足輕重矣予應曰地必擇吉葬必盡善豈可一切委之於無用而不問耶但當擇其寬厚聚氣之所無水泉蟻之屬即為吉矣葬已善矣祖宗神靈必亦安矣彼安而已亦安也又何必深求象合克應以求其富貴利

達哉故朱子曰子孫藏精考遺體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程子曰地之美則其神灵安子孫盛也余嘗譬人之坐卧也得其所則心安魄靜可以長久可以歡樂可以生育也善乎歐陽玄曰作室先主乎寢所相基先受乎親靈是惟欲其安而已今乃委之術士只求其富貴利益於子孫豈孝子慈孫之意耶且人家之于世多不才父母親教之而尚不能從况欲枯骨以蔭之耶苟但求其美地雖未必盡合於諸法惟取山水之相因氣脉之凝聚所謂精光時露於一分者然而登山之際形迹指陳亦未可得也况欲從其野師俗巫遷就繆言以成何局以

詩之卷

六

十五

圖未求利益何其愚耶且欲報其愛親之情以竊山川之靈秀以致子孫之富貴已逆其理矣逆其理而受其害者十常八九自然之理耳何以言之世之術士得陶書者為陶得郭書者崇郭得楊曾之書與各書者紛七籍七真偽純駁世乏聖賢卒難以辯是以淫巫瞽叟遍滿天下蒙昧之徒違之除托之以貽禍害往見之蓋以不惟其理之惟其術之也而又不能精也謝子期嘗曰世間萬事欲順惟風水金丹要道蓋以生氣周遍乎大地浸於一身善攝生者識生氣之根凝於一身善葬地者識生氣之止欲聚之於一穴竊取生之機豈易行哉一錯其旨其何不致

於感壽致禍也然而各鄉士夫專信其術迷而不返貪心使之可慨也夫

又

劉文安公曰地惟由於術則通其術者得吉惜其術者得凶是地何足為右祇而能母萬妾耶天惟聽於地之所役則災吉者不復因其惡而降殃矣凶者不復因其善而降祥是大何足為上帝而能父群倫耶余嘗又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亦曰王者福壽良師輻輳王者當兼言師投懷何莫而非天也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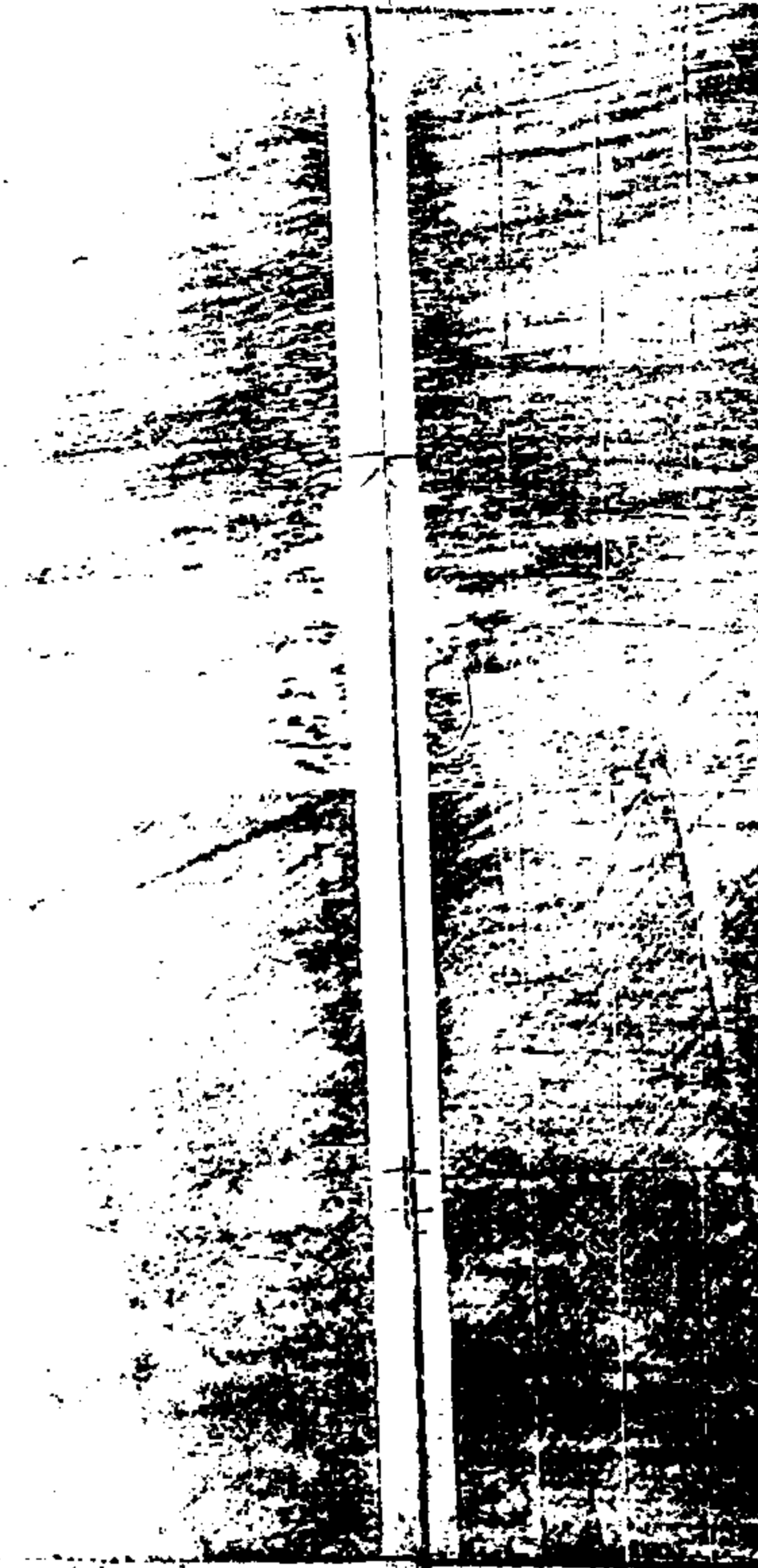
詩之卷

六

其

驗之吾杭邵氏之家舊矣至公明而有声場屋徒有名而未第生二子俱登進士公明曰使吾家葬地善耶不當兩余而發其子使不善耶吾嘗安飽今子孫繩之又多富貴豈非天生二子因有以得其地利耶苟以術者言之必以邵氏之墓善矣是公明之言反為繆矣者必有所歸也又嘗驗之吾家葬地俱常伍害伯叔五人俱富於財因以墓不佳而尋師求地遂無虛日先君曰汝輩皆有子而我獨無汝輩皆宜擇而吾當守其先矣余妻而與已焉繼而吾母老而余亦知地之不佳也意其二百餘年之墓三代不可遷矣因吾母而遷二親寧不動其遺骸而求富貴吾心

安耶因亦卒葬焉然而葬前母時先君無子葬吾母時余亦無子後考生余余又三子矣百五十年間伯叔之墓木雖已抱矣皆乏子嗣豈非信淫巫瞽叟之過歟究而言之又豈非由於人而成於天歟至於陰德之說亦術士之所不棄故卜氏有曰吉地乃神之所司善人必天之所相又曰必欲求滕公之佳城須積款教之陰德此又意外之論亦歸之天而已



七備續稟事物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滇南曲靖張樹聲校刊

舞馬

世惟知唐玄宗之有舞馬而不知前已有之非常馬也山海經述海外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馬宋大明五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唐中宗景龍間文館記有舞馬又異物誌云大宛有解人語知音律者覩此自有一種其來久矣廣川邸政以馬異於今也或角或距朱尾白鬣親見其圖矣胡未能述其真予讀唐史明皇教舞馬百駟為左右部因謂之其家騎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雜以

事物卷之

珠玉舞曲謂之傾杯樂昇平樂凡十數曲用樂工姿秀者數十人衣淡黃衫文玉帶立於馬之前後左右施板床三層或令壯士各一榻樂作而馬舞床榻如飛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故張諒詩曰試看紫駟歌樂府如何騁驥舞華陽杜詩云闕鷄踟躕舞馬使登床徐積詩曰繡榻盡容騏驎足錦衣渾蓋渥泥皆其證也樂天雜錄謂舞馬者乃人每

噴嚏

詩曰願言則嚏註云汝心思我則嚏也今人嚏而云有人說已豈無謂哉故漢有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東坡有曉來噴嚏為何人之詩未亦遠矣昨見柳氏舊聞一嚏事雖非正義贅之亦可發笑也唐玄宗友愛諸昆弟一日同寢王

王挂喉噴食上髭王驚慚不安玄宗亦不憚黃帽  
縛在側曰不是挫喉乃噴帝耳帝遂悅因戲曰情綽倭臣  
乎黃又曰臣知上思臣也乃願言則噉耳帝又大悅

### 魚袋金花帖子

魚袋始於唐高祖取李淳風鯉魚得衆之識又龍古義魚  
符之事故製為魚袋以藏符契也懸之於帶有金銀緋紫  
四種論官職也開元以後勅非戰功不給歷代因之宋仍  
以品級定四種云金花帖子報進士之名亦始於唐至文  
宗時革之宋則復用也似在南宋不用見中吳紀然考  
其制用黃昏塗金大書姓名於上下有兩知本官花押仍  
用白紙為套貯之亦題姓名於上登第者隨附家書於中  
事物類考卷之六

### 痘瘡

痘瘡在胎時受母氏熱毒穢氣而成遇陽長之時發也  
故醫書載人身有三穢液毒之說焉又曰痘因熱毒而生  
古今以兒生時即吃口中穢血未食時與飲黃連汁使  
胎毒同下此治痘之源最為有理蓋兒在胎而食穢啼聲  
出而熱血下矣龐氏以為天行痘瘡漢魏以前經方不載  
建武征虜而染未呼為虜瘡此成胡說也夫人生出痘自  
為常理壯夫征虜染於小兒據所信乎既曰天行又曰虜  
瘡下亦自相悖乎虜人不生痘瘡以其不食五味也東漢  
方書不載正見古人飲食淡蕩非若後世膏腴厚味也考

之枳蒜由西漢通東夷始有美酒佳者至唐方盛發於  
唐以後彰七矣且痘於富貴者多重貧賤者常輕尤可見  
其母氏所食而然耶至有不出如吾母重出如吾友陳敬  
亭之子則又原受毒氣至有輕重不為常也已

### 婦女殺賊

正德間流賊劉六等標掠山東一日過東平州而州中姑  
嫂三人避之方間一賊遺後見其姿色美而驅入林莽污  
其大姑與嫂矣將汚幼妹七俟其上身前手交按賊頸號  
叫之嫂遂踞坐賊背大姑抽賊刀斫其腦以死報官準賞  
格嘉許王寅北虜入山西汶水兩賊至一村有姑嫂二人  
急避而姑下枯井嫂為賊擒以問適向有一女何在對以

### 井中賊

井中賊以有物隨下矣一在上而一下以筐扯女起視之  
無物叱立井傍欲汚也方復起賊姑嫂見其用力因勢共  
推賊落而下其土石焉二賊俱死於井藩之四方予聞二  
率而感揚鍊厓薛花娘之樂府非誣矣第人患無心耳東  
平之事虧其小姑成其大功汶水之賊雖得其機實多其  
勇也

### 鹽

天地之元氣寓之於水故水能載乎地也然水体輕清者  
則上浮而重淡濁者則浚下而鹹故曰海鹹河淡鹽井有  
深至五六丈者陵州者乃東南卑下煮海為鹽易成而  
最廣所謂斥鹵潤下水泉鹹淖積而成鹽耳若山西忻州



平原彌望皆若霜然土人刮而熬之為鹽由地近澤池亦  
卑下也沙漠有鹽澤河東有鹽池者又非是欵常晒陳水  
南云大谷榆次地高產鹽又且尋丈之間後能種藝尤盛  
此不可以常理論殊不知生氣既厚且脈不泄而為井則  
峻發於上種亦茂矣第池凡物下皆而成鹽真理不  
可曉也惜未經其地日審其事以尋經其理欵

從葬沙板

以人殉葬見於黃鳥之詩秦謬公事也及讀史記秦本紀  
武公葬雍之平陽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又曰至獻公元  
年方止則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皆言殉焉其未遠矣惟  
黃鳥彰也者為借三良且殉者百七十七之多故也後世

事物卷末

帝王意亦有之或宮人一二少而無間焉棺用沙枋意起  
於宋後蓋聞古塚之發無沙棺而惟誌石五金之類及讀  
程明道文集記葬曾祖累歲求其不朽之木後因咸陽人  
發東漢時墓棺槨尚在又某寺完地而得古棺累以棺木  
其地脩城得古棺堅潤如新且思棺木之理詳察地中之  
事因用之以美七棺據此則南宋以前無也惜未有以棺  
木與沙枋同埋數十年以試

古鏡

世之古鏡多出北方古墓人知而寶之未知墓出故也按  
漢書霍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溫明服虔註以東園出鏡之  
所予恐溫明鏡名也又按癸辛雜識云世大斂後用鏡懸

棺蓋以照屍取光明破暗之義據此二書則知鏡在於墓  
其來已遠而取義亦明白也意其開一墓而得鏡不一似  
古人送葬者皆贈之如今人之綿箱耳

樹垂

旧說桐梓之虫樹下播鼓其虫自墜予意鼓音寬釋其聲  
氣既振於下則物之小者因声氣而解体隨之以墮理也  
癸辛雜識以槐樹枝柯生黑小虫用多年水燈繫掛於中  
終七然墜下矣此不知何說也

華亭兩縣丞

嘉興儒學陸汝霖湖學贍而精於時文聲聞籍甚門生多  
仕負志拔貢去仍入監應選扶病致政當道憐其才卷雖

事物卷之

不終而特選華亭丞以地美且近也奈何到任廿日卒湖  
州顧其蓄編脩前妻之弟步糧至京相見續取之姐乃吳  
冢宰女也女以姻家俱官此獨可布衣乎告夫懇父必欲  
與之官時開翰粟之例倍者竟得入選二家因為納銀竟  
選華亭丞在任數年而富貴踰常也嗚呼以明經俊義辛  
勤一世而不能享一日之尊榮以布衣白丁籍人財勢而  
一旦有終身之富貴人生豈非命耶

捐置肩

捐扇由成化初高麗貢至 朝命效製以答復書格言以  
賜羣臣民效而為之故水東日記云起自本 朝入隨  
道焉不知其來已有之矣故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

尺餘合之只兩指謂是也又見於猗窠蒲葵扇條曲豆坊亦曰家  
有趙考所盃摺扇陸儼山亦有楊妹子所書絹摺扇似若  
以絹為之故古有統扇羽扇而無昏扇之說是也黑骨泥  
金却起於日本而中國飾之以金耳

二窰

哥窰字龍泉窰皆出處州龍泉縣南宋時有章生一生二  
弟兄各主一窰生一所陶者為哥窰以兄故也生二所陶  
為龍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濃淡不一其是皆鑲色亦濃  
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焉惟土脉細薄油水純粹者最  
貴哥窰則多斷文號曰百圾破龍泉窰至今溫處人稱為  
章窰固初先正章溢乃其裔云

事物類

揚曹仙佛

吾師楊長史之父冲杭庠士也篤好仙術一日遇麻衣人  
於途曰有客寄書於宅君知之耶歸果得書開緘則唐仙  
人張平叔一拜帖也意乃仙降求之愈切人以痴呼之逾  
年復又遇之拜懇欲隨麻衣曰子綠淺難成功名亦不大  
科甲在後人也記之勿泄忽然失之後仕頓之教諭麻衣  
又至家人因詢之楊語其所以不久捐館甥孫曹岳斷乳  
食素信心於佛一夕夢僧持杖如地蔵者使之捧杖環即  
時升起過屋岳懼而驚醒焉後復夢見之今年二十三矣  
仲冬復夢此僧曰在橫河橋待明發不語家人至尋其處  
果見一老僧坐塔岳拜之欲隨僧曰我長往湖湘矣汝可

七修續稿 事物類

隨平岳懇求去遂同登夜航明日至飯肆僧潔面見其十  
指甲拳縮寸許入水伸長尺五六人共駭然食飯數口而  
止岳納飯金於主僧曰可擲之岳惜未應猶同至蘇州僧  
又曰擲金乎岳又不應且思家淚下僧曰汝綠淺也指  
側舟曰可倩以婦時順風一日夜至杭矣試觀二者知仙  
佛果有也惟誠心求之未必不驗而成否乃其教歟

三高人

承樂初漂陽徐尚書為潛匿建文 朝廷抄戮一門有幼  
女被入泉籍色長陳儀陰眷之不使污辱後遇赦儀為嫁  
之尚童也聞錢鉉能詩二女亦儀成全以從良天順中泰  
州馬士權寒士也素與學士徐有貞交徐為石亨輩誣奏

事物類

云馬所知也馬受極刑而無一言以及徐亡感之許一女  
為婦事已負其婚馬終無怨忿之言又昌平侯楊俊亦為  
石亨誅誅有娼婦高二臨誅生祭楊而收屍嗚呼在士權  
實人之所難能而娼夫樂婦又能為人之所難為真罕矣  
固不知高之名也見前今見載之客座新聞併陳馬事後  
錄於彙

燕

燕水鳥也故名玄鳥簡狄於水次吞其卵而生契淮南子  
曰燕入水為蛤爾雅翼曰求雨者投之竭泉即燕人食燕  
肉不可渡河明其水也其末去皆避社日不以戊巳日取  
土為巢書成巳於巢則去皆因其土克水故也埤雅載其

車而不能明其額况詩云燕于巢綴緝維戊抑錯矣  
棄天為之序又云不以甲乙御泥此可謂既失之駕又  
失之蟻矣

蚊

白鳥有二曰蚊見夏小正丹鳥差白鳥註蚊也又曰鷺  
見杜詩黃鳥時燕白鳥飛之註東坡詩不怕飛蚊如  
立豹也亦蚊也見齊東野語引吳興志有豹蠃蚊  
子亦見大戴禮

浮炭

陸放翁筆記云陳無已貧見其手札每開酒務官托買  
浮炭者投之水中而浮之故今人曰麩炭及訛也現  
事物卷之六

此訛之已久但事小人不之辨耳

不灰木空青蘇合香丸

予有刀柄乃不灰木然不能點燈後見格古要論云用  
石脂油蘸之點燈方知如空青必貯之古銅器中月以  
水濕之不枯死也蘇合丸藏用荷葉包裹然後不乾相  
同

八駿

周穆八駿之名舊矣唐太宗八駿有圖并事俱載前  
事物類 咸通八駿曾聞劉宗齊有咏今得名歲抄  
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曰飛兔曰黃曰銀曰白案驕  
曰黃馬其各既殊於前之一種無事實而又晉中箭前

被傷恐亦後人因數皆八而文以傳之歎

眼鏡

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觀書小字看大出西海中虜人  
得而製之以遺中國為世宝也予意恐即文選中所謂王  
珣海月及讀臨海異物誌載海月如鏡白色正圓有腹無  
口目可炙食又緯畧引郭璞江賦晉安海物異名記猴結  
等錄明王珣處俱不言製鏡之事後与霍都司子麒言霍  
送一枚質如白瑠璃大如錢紅骨鑲成二片若圓盤  
剪然可開合而折疊問其所來則曰旧任甘肅夷人貢至  
而得者予喜甚置之眉間未若人言也每疑而問人豐南  
禺曰乃活大車渠之珠囊製之者常養之懷中勿令乾死

事物類

然後可照字予意西番所來是矣然西番少車渠人養亦  
未必然得已廿年宝之無用不猶鼠之藏金乎書出而傳  
之博識者必有以告我

古今人形不同

古人豐偉長大者書載之矣如三國姜維死時剖膽如斗  
大宋張世傑死海獲屍焚時見膽如斗大則其人如何其  
長大又未見載之書是知古人較今自長大昨四都鄉人  
掘地得髑髏如斗大者人皆駭之此必宋元人矣故聞利  
州有則天像長七尺成都有孟蜀后妃祠堂皆極修偉福  
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紫袍寺僧升倚拳領猶拂地則知  
古今人形不同

王錢門對

舊聞弘治間吏書三原王公恕署門曰任於朝者以饋  
及門為耻任於外者以包直入讎羞嘉靖間藩司參議  
楊州錢公嶸刊門署使所屬衙門寺觀帖焉對云寬一  
分則民受一分見祐鬼神要一文不值一文難欺吏卒  
予聞而喟然此即王尚書聯也二公非心事光明胡能  
門聯如此哉故王近世家宰難及而錢忤當道不久去  
然二對近人不知前乃真西山奏疏後亦古語也惜心之

大蜘蛛

勿讀酉陽雜俎載蜘蛛大如車輪者以怪不足信及聞  
都少鄉南濠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鬪而龍

事物類

為蛛系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系蛛不能為遂為龍取  
蛛去蛛死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予復將信而將  
疑也又讀双槐歲抄云成化七年蘇州盤山有蜘蛛與  
龍鬪死事友人吳兩江亦云家客上江丞某人家住山間  
一夜為尤來取蜘蛛之珠山木尽折水湧數里李家遭  
害然後知六合之內異物異事未可以不見為怪也

香臺百咏

香臺詩集吾杭國初翟宗吉所作擬王臺香奩而各取  
一字以名之曰初日續曰新皆百咏焉公自序其旬日  
而成者予得公之手卷每讀每嘆其才敏近時少  
其人也昨讀蟬精雋又知先輩徐百齡為之註張天錫

為之序惜無刊本未知其子孫有藏槩否又甚惜焉或曰  
博學敏可也然其題咏不出閨房賞玩不過風月殆非  
人雅士之為殊不思古人有云咀靈芝而嚙甘露情動乎  
中拔鯨牙而挹天漿憂遊於外自可與知者道此布帛菽  
粟固人間至寶而海錯蔬菜亦可少者哉展轉於懷筆之  
於槩

戴進傳

未樂末錢塘登士戴進從父景祥徵至京師筆雖不凡有  
父而名未顯也繼而還鄉攻其業遂名海宇鎮守福太監  
進益四幅并薦先生於 宣廟 戴尚未引見也 宣廟  
召益院天台謝廷循評其益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及至

秋景謝遂忘心起而不言上顧對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  
今益原對漢父似有不遜之意 上未應復展冬景謝又  
曰七賢過閔亂世事也 上勃然曰福可斬是夕戴與其  
徒夏芷飲于慶壽寺僧房夏遂醉其僧竊其度牒削師之  
髮寅夜以逃歸隱于杭之諸寺為作道佛諸像故今花藏  
潮鳴尚多手迹吾友張濟川家亦有天王斗聖數十幅繼  
而庭循使人物色戴聞雲南黔國好益因往避之值歲暮  
持門神至其府償之其時石鏡為沐公所重石見其益曰  
此非凡工可為也詢戴同郡人遂館穀之然終不使之越  
三人數年謝死而少師楊公士奇太宰王公翱皆喜戴益  
益則老矣先生循七愉七人樂與友凡親友不給者每作

數紙與之入爭價焉其點染顏色妙奪造化鋪叙遠近深雅淡人物山水較前人另出一格其于諸家無不能王楊二公常稱其益當與古人相頡頏卒時七十五天順六年秋也字文進以字行號靜菴文號玉泉道人先生沒後顯以益名世者無慮數十若李在周臣之山水林良呂紀之翎毛杜堯吳偉之人物上官伯之神像夏少卿之竹石高南山之花木各得其一支之妙如先生之蕙美象善又何人欽誠益中之聖今得其片帑者如拱壁焉去後又何如哉嗚呼公藝精而不售為轉為競藝者所忌卒死窮途豈非其數哉然而後世名及者其可與並又豈非道理之不可誣哉賀御醫誌墓避時而不詳止云為藝所忌予

過橫春橋見其墓遂於蒼莽之中祀絕而將為人發矣悲其事因擬其行以書其傳云草橋子曰退之有云其本固者其末茂其膏肓者其光輝戴晉奔走南北動由萬里潛形提筆經幾春秋無利利以繫之也生死醉夢於繪事故奈精而著者也而名遠似可與天地相終始矣究其當時不過一益工而已嗚呼世之赫也目前以富貴驕人者幾何人不知所自計此字不愧諸

七修類稿奇蹟類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校刊

佛睛黑石

廣西全州無量壽佛寺中佛即無量真身也其目睛指甲與生人無異目視物而能轉甲年久而亦長湖廣永州涪溪之厓有黑石馬鞍他石為少細視之暗然以溪水滌之則活潑之景全現於中若鏡照然好事者昇輦於家水洗經日與頑禱者等也後昇之齋處光則又如齋矣鹽滷雜以他水但覺其舊痕以級醃蓋之於中掠去面上之水至田痕處則取去者皆他水而滷盡在也或以甌篋隔之

亦可以他物則確分矣此皆理之不可推者

碑樓

徐武寧王之墓在鐘山 皇陵之右神道碑乃我太祖之筆也碑因高大為樓以居石磴以上登者即時必病人莫敢為予嘗聞之昨友李見石之子登之果然豈非太祖在天之靈不容人之在上耶

水石交異

春秋不言於晉歷代少見也弘治間陝西慶陽府天雨石子大如鵝卵小如鷄頭皆作人言春秋水闕於穀洛亦以罕矣正德間直隸文安縣水忽然僵立高可五丈大亦知之

老人

錢希白洞微志載鷄窠老人如小兒事嘗以為怪未信昨  
開會稽未通判云嘉靖甲午在室慶時有事於所屬新  
寧縣未至縣五十里宿於山中民家堂前架一皮置木匣  
其上中有老人長可尺餘立則露首声唧唧如燕子語問  
之乃其家遠祖也年已八十矣能言元朝事日不食或  
進一盃水而已季蓋質實不妄語者據此與鷄窠老人不  
食不語相符而實有矣夫夫老而體縮由氣血衰也氣血  
衰而声音低理也但骨胡能短食胡不進而長生似與天  
年百二之說戾矣及天地間自有一種間氣所生者如輟  
耕錄所載人胎是也如筆談所載巨縉叔終時如小兒病也

血水

嘉靖甲寅三月寧波慈谿縣灌浦鄭家忽然地烈流血奉  
家驚惶至暮町畦間俱是也當道奉奏明年四月倭賊陷  
其縣縉紳軍民死者無筭焉又明年六月賊至杭州北門  
外大肆焚掠五日方去亦有死於鋒下者甲寅之秋其地  
新河填河水亦尽赤豈非皆血水之所兆耶

異妖

舊聞宦客云某地某都司家晨起見廳壁有王者一人  
車騎數件男女侍衛者又數十人見之動躍頃下坐列於  
廳奔走應答真人物也主人驚出且疑且告曰尊官何來  
何顧於余王曰吾非崇也暫過借宿不擾不侵無喧無恐

七修續稿 奇譚類

吾當有益於汝也一時婦女進於內僕從或變於厨或易  
於市或服役於庭除車馬行李各置其所逐主一家於空  
室葉米家具與之共矣往未冠蓋皆不識之人踰半月謂  
主人曰某人橫負汝財吾為汝追之批帖令人召曰三日  
內不來償主當焚其處房屋其人恐疑問某地之屋焚矣  
辦值急付其主明日別主人冉自空而去余以宦客欺  
已耳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寧波象山縣梁家忽至一老嫗  
四媳二女已云借宿其家俱不見獨一幼婦見而迎之啓  
以尊客素昧居宅何處嫗曰女翁出外乏主物特來相倚  
世為宅戚也婦走白翁姑疑為崇急辦牲醴以賽之  
嫗怒曰吾非為禍之崇何為生食我今婦熟而進之飲饌  
言笑起卧如生人婦女皆國色嫗雖老而容儀亦脩潔  
也半月始去以此證彼信可有也然鬼無形與聲倏忽  
變化則有之雖五行之妖亦不如是至於始皇之時素車  
白馬持壁與客之異王莽時池陽小人無數或乘馬或  
步持物劉歆以為人變皆屬皇之不極今又非其時也  
豈幽怪錄所謂世間人鬼乘半之說耶

李伯時天馬圖

宋元祐間外國進至三馬李伯時愛而圖之卷成而馬俱  
死矣聞出空青集而予未之信也昨觀雲煙過眼周公謹  
細為紀之其馬之名色形數未歷日月又引曾跋以證之  
跋曰元祐庚午余未京師見曾直九丈於醜池寺曾直謂

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殂蓋神駿精魄皆為伯時筆端取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教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魯直亦除籍徙直州過余瀟湘江上與徐靖國宋彥明道伯時互殺滿川花事指余親見也余請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笑曰只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領浙漕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汎舟訪劉延仲於真如寺劉出是圖開卷宛然曠昔俯念四十年憂患余生獨存殆若異身也因詳序本末使後來者知伯時一段異事亦魯直遺意耳據此則實有是事真可為異又嘗聞傳神之人云九寫病者之照肖之則病人多死豈非亦收其精魄於

繪事耶况李術至精則通神矣故世傳尤岷常昼一龍正風雨而點睛遂為飛去夫雲烟過目無刻本而抄者多訛且少也予因略正數字錄之於稿或傳之於人庶幾不沒李黃曾三公之意也曾名紆字公卷空青其号官至中大

透光鏡

周公謹記鮮于伯樾有透光鏡一面映日則背花俱見凡突處其影皆空余嘗賦詩也又謂郝清夫亦有二面一止透半一透之不甚分明紀於雲煙過眼予意此必鑄時或異而用銅用藥非常者殆如唐時揚州所進水心鏡乃神龍之化耳據是則則穆之火亦能照宿室如畫始皇之方

鏡能照人五臟又見世說云此化甲辰宿州聖田得鏡照見農家男女墓中人物農夫戴笠而碎之亦用也

尚書夢

予一夕夢尚書王華盛公來昭明訪中翰葉柳亭葉得款問出冊示之乃盛留別詩也予因告其昨夢今見之非數焉翻拍又見尚書梅林胡公之跋語葉曰此尤有大教之說廿年前三茅道士夢胡立祠之地有豐碑大書尚書位三字是胡科奉之年天已定其平夷之功建祠之事矣彼又相駭然嗚呼梅林功業之大恩德在杭教當見於道士之夢也而盛之詩葉之款項一事亦見於區區之夢豈非諺謂飲啄有一定之數耶貪叨富貴者於此可懲

郭季

郭子儀三十年無總麻服見之史異也吾友季太守亦雖非郭之盛家指亦幾千矣三十年家無死者亦異

祈雨

嘉靖癸亥杭因祈雨府差景隆錢道士往富陽縣龍門山取龍去縣幾百里山路崎嶇荆棘叢密衣休俱為損傷至則本地鄉民亦為雨而潭中已得一蛙供於廟矣道士焚牒拜潭亦得四蝦一蛙置瓮以行途聞辛苦不免與同事者怨以為一蛙而費苦錢糧人役如此至杭無兩可煮食之頃刻雷雨作交淋漓通体咫尺不可辨也晚視瓮中二物無一存駭然只得仍到龍潭拜求廟

僧曰勢不可得矣復又懼以官法僧不得已供蛙与之至杭果得雨將送還潭視之篋中又無矣予舊聞蘓人都少卿言同年陸景福知寧波日取金線于天井山之事亦然意于辯證類中論龍乃神物非若程子所云乃獸人得而玩者非也今益信諸

### 屍行

成祖時都御史耿清犯駕伏誅以屍植草懸于長安門是夜夢清伏劍統殿遂上明日駕過門忽然絕斷屍行手指若犯駕狀夫夜夢有之而繩斷亦有之屍行手指何物使之哉

### 周費二夢

嘗聞大宗伯周公洪謨鄉貢上京時舟至維揚夜見一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子去前程遠大公曰子何人而有是言對曰吾友鶴山人丁某倏然不見似如夢然後公官南京以書詢楊守三原王公恕王甚訝之詢郡果得其人乃建文時蜀府教授及詢其形像亦同江西閣老費公宏中鄉試時無錫金廷輝為主考閱卷夜倦恍惚見一卯角生揖而告曰人非克壽安能每事盡善願賜薦拔驚覺似夢心異而遂以是卷置案上二三場復夢此生又至如前言因遂尋蹄取之揭覽賞年正卯角貌又似主考問其夢不知也則神其事者誰耶以鬼神特假其靈異何形像之相似耶以為好事者為之耶則周公嘗自有詩云生死輪迴

亭者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金主考乃少卿都南濠年家都親與余言者此理竟不可格是果三魂七魄之說哉

### 七修續彙奇詭類終





古言序

正德丁卯曉年九歲先公携至百可園教識字逾三月四書成誦先公喜曰可教也時時取經史解說大意後三十餘年詮錄授兒曹十不存一矣項甥子長進士見而說之遂付諸梓嗚呼音容如在忍失此身哉

嘉靖乙丑十月既望曉識

古言序

一

古言卷上

海鹽鄭曉

八卦伏羲所作重之者文王也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義盡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文畫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皆止八卦至周首乾乃有六十四卦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言義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言文易也

古言卷上

一

成周時六卿遷轉三公不然初太公為太師卒周公代之周公卒畢公代為太師召公仍為太保周公為冢宰卒召公以司空代之代冢宰而不代太師也召公歷三朝皆太保畢公代太公為司馬而不代太師毛公代召公司空而不代太保蓋毛公代榮公為太傅康叔代太史蘇公為司寇而不代其太史代太史者

逸也

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耕時

散宜生南宮适闕夭太顛皆學於太公疏

附先後奔奏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

任事如此非專指四臣四行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

事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讀易而後知

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文王姜里時年

太古書上

十一

八十八其所演易彖詞是也讀其詞而

見其心矣德愈盛則身愈下名愈彰則

迹愈危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

服事殷之心也危必平易必傾吉凶消

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危而平矣平

易至於傾也易而傾矣傾可反而平也

危易之心毫釐傾平之迹天壤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

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

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

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

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

者又譏宋儒太過

聖學相傳至孔孟論者皆云直至宋儒周

程始為得孔孟之傳論孔庭從祀者益

多其說孟子之後惟文中子周茂叔程

太古書上

三

明道朱晦庵之學為正若荀况楊雄董

仲舒皆大儒知學退之末叔以文章言

道術又次之漢諸經師人品雖不能盡

善然實有功於聖教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

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

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既成以授游夏

今叅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已乃稽之

卜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其去聖人未遠宜信

陰厭陽厭求神無定在也不知其神在此乎在彼乎故有正祭必先之以陰厭終之以陽厭孝之至也孝之至也愛之至敬之至也何言乎陰厭陽厭也陰厭於奧也陽厭於屋漏也奧室西南隅不得戶明故曰陰厭屋漏室西北隅當屋之

古言卷上

四

白故曰陽厭此疏說也抑亦陰謂神之歆祀而始來陽謂神之就享而將去其來來自陰也其去去自陽也詩正義云大夫無陽厭非也夫特牲饋食士禮也陰厭陽厭不殺於士而况大夫少牢饋食不有陰厭乎有司徹不有陽厭乎少牢饋食有司徹皆大夫祭禮也一事也有司徹者少牢饋食之終也大夫之祭

始饋尸於堂卒禮尸於室一日之事也非若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釋故少牢饋食無陽厭有司徹有之有司徹無陰厭少牢饋食有之大夫之祭其先也隆於士而殺於諸侯也非大夫無陽厭也惟夫宗子殤者陰厭耳矣庶子殤與無後者陽厭耳矣是謂殤不備祭由是觀之陰厭之禮隆於陽厭備於陽厭徐於

古言卷上

五

陽厭陽厭者徹俎而改饌也又曰二厭無尸陰厭而後迎尸尸出而後陽厭也程子傳易據王弼本弼出費直朱子易本義據呂伯恭古易則本之田何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以爻彖文言等參入諸卦以解經田易傳自孔子經分上下以孔子所作爲十傳皆有章句蓋程朱傳義異本今乃並行乃以朱義從程傳學

者不復知有古易矣

記曰雩宗祭水旱也宗讀為榮讀如字者誤矣夫雩請雨故魯旱則雩榮請霽故鄭水則榮古之人雩祭以牲雲漢詩曰靡愛斯牲是也榮祭以牲春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是也左氏凡天灾有幣無牲之說豈別有擬乎周禮雩祭司巫榮祭鬯人各專其事漢禮雩衣皂榮衣

古書卷上

六

朱各異其物蓋雩從雨榮從火故雩以女榮以男雩於北榮於南陰陽之義也舞皇用瓢古法也或謂雩以男俵榮以營域更詳之

雙生子質家先生文家先後生其義未詳

用人理財平天下大急務用人是教理財是養古之教人所教在是則所用在是

所用在是則不教而人自從之後世所教非所用所用非所教萬語千言人誰信之古者養民何嘗有所施於民只是不妄取之而已後世竭民財力不得養其父母妻子而以區區帛肉與民曰我養老又輒云免租幾分而寔他端取之以盈其數皆由生者寡而食者衆為者舒而用者疾一有軍旅水旱窘迫無策

古書卷上

七

又加賦於民所謂恒足正謂平日生財卒有兵荒自能贍給非謂一歲之入僅供一歲之出而已苟歲入不足支歲出國之喪亂無日矣

石經大學次序亦自可玩味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綿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

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  
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  
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  
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  
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  
次所謂平天下首三章次秦誓四節次  
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

古言卷上

八

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  
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舅犯節次仁  
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  
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  
節次明德親民二章次穆穆文王三節  
終焉

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  
更定之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

漢大司農鄭玄所註唐國子祭酒孔穎  
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栢四明  
黃氏震草廬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  
孺山陰景氏 溫陵蔡氏清菴田鄭氏  
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  
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  
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不同魏  
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覲

古言卷上

九

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  
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  
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  
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  
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  
經緯之說亦不爲無見蓋必有所受矣  
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  
儒

近世言鬼神事即謂此禪說不知四十二  
章經未至洛陽達磨未入建康時聖賢  
亦多言之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又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  
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此何物也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  
之情狀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

皇臺上

十一

氣發揚於上為昭明薰蒿悽愴此百物  
之精也神之著也吳季札葬子嬴博之  
間而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  
不之也此後屈原賈誼知此意天地間  
萬物聚散皆鬼神也

胡康侯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  
穀梁氏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  
壞宮室曰伐胡說為優

人生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而冠  
然少昊十二而冠魯襄公亦然三十曰  
壯乃有室文王年十四而生伯邑考四  
十曰強乃仕禹益治水皆年未二十五  
十曰艾言髮蒼白如艾也然又曰少艾  
六十曰耆男子耆而閉房無世子則命  
貴公子將薨亦如之蓋未六十無立庶  
子為世子之法恐立而復黜乃亂道也

古言卷上

十一

七十曰老家事傳矣况王事乎故曰大  
夫七十而致仕八十九曰耄百年曰  
期

衡統紘纒四者皆冠之飾衡維持冠者筭  
是也統縣瑱之繩即克耳也紘繫冠於  
首冠冕有筭用紘紘用一組縹布冠無  
筭用纓纓用二組纓自上而結下紘從  
下而屬上皆垂其餘也縹冠上覆者冕

以木為幹衣其上謂之緹藻率以韋為之以籍王也鞞鞞佩刀削飾上曰鞞下曰鞞鞞紳帶即大帶厲帶垂貌游旌旗之游纓馬膺前飾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聖人以春秋屬子夏孝經屬曾子春秋二尺四寸書孝經一尺二寸書詩亦屬子夏

古言卷上

十二

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杜說是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左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庠成六藝論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庠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暴守起穀梁廢疾自後二傳微而左氏

顯

古者釋經不敢自信故其傳不與經相立雖孔子傳易亦然春秋三傳亦不聯經石經書公羊傳有傳無經漢諸大儒為傳訓者往往與經別行至季長註周禮謂如此則學兩讀遂以傳入經後漢以來就經為傳者自季長始也元凱解左傳亦合而為一

古言卷上

十三

疑傳疑信傳信一仲子也左公羊以為惠公之妾桓公之母穀梁以為孝公之妾惠公之母觀春秋書惠公仲子恐左公羊說為是公羊以子氏為隱公母穀梁以為隱公妻妻是也

左傳魯定公八年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



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既斃  
矣焉能射人殪曰什也要離謂夫差云  
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什什前覆偃却倒  
春秋魯史本名聖人未修時名春秋修後  
亦名春秋詩士然後春秋作此已修之  
春秋下文魯之春秋是未修之春秋其  
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春秋之未  
修者其義則某竊取之此春秋之已修

古言上卷

十四

者未修時事與文猶乘櫓杙既修後則  
事有褒貶文有筆削矣

乾之彖見文王造周之德坤之彖見文王  
事殷之心

乾九五革九五皆聖人在天子之位也龍  
飛堯舜也虎變湯武也坤九五周公以  
之泰九二房玄齡韓稚圭以之蹇六二  
諸葛孔明以之遯上九錢淡成有焉

若無序卦後儒又將以六十四卦為錯  
簡而別為叙次矣

伏羲作八卦非取於河圖也孔子傳易曰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天  
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古言上卷

十五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不此之信而信漢儒之說  
可乎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不言  
洛龜事

後世言伏羲止八卦文王重之為六十四  
卦者非也若無六十四卦何以能筮筮  
必六十四卦乃有三百八十爻不然筮  
必一爻動而後可占二爻動則無卦可

占矣若謂至文王方有六十四卦何以  
唐虞時即有龜筮協從之說三皇堯舜  
何以取象於渙於噬嗑等卦乎

文言元者善之長四句說者謂先師引穆  
姜之言恐非穆姜所能言蓋穆姜能記  
述先聖賢之言也

外夷爲中國患者北胡爲最西羗次之南  
蠻又次之東夷在海中者未嘗有出入

古言卷上

十六

中國殘毀省府經行深入千里者航海  
登岸遠不過百里

周時六卿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序不以所  
領公孤爲先後如顧命召六卿召公太  
保以冢宰第一次司徒芮伯宗伯彤伯  
司馬太師畢公司寇衛侯司空毛公太  
傅不以侯伯封爵論

唐律文章甚佳疏義亦詳博長孫道公等

所撰但目類殊不分明曰名例曰禁衛  
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  
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  
高宗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上魏李  
悝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  
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唐名例律如具法  
商鞅改法爲律漢律九章又終爲戶興  
廩三篇并法經百九章曹魏曰漢律爲

古言卷上

十七

十八篇晉增爲二十篇

凡笞杖徒各五流三死二二絞斬俱贖銅  
一百二十斤

姓一字而名三字令尹子文姓三字而名  
一字侯莫陳悅

柴字子羔施字期滅明字子羽不知何義  
漢唐不可無朔方猶都燕不可無大寧上  
谷雲中大寧今與朶顏夷矣

三代後守成令主漢文帝第一宋仁宗  
之仁宗特人才迭進迭退政事乍行乍  
止又有郭后事所以不及文帝文帝近  
王道矣唐玄宗才高無行晚年竟致亂  
自古女禍最烈况楊氏又非妹姐比乎  
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周之七祀  
雖四時祭於臘亦聚祭也八蜡諸神共  
立尸而伊耆氏配之伊耆始為蜡

古言卷上

十八

平勃之留少帝以侯代王也辟弑君之名  
也少帝真惠帝子也夏侯嬰之清宮也  
衛士呵曰天子在內惠帝紀言少帝後  
宮美人子張后傳亦言後宮人子殺其  
母而取之帝之幼也嘗言后殺我母我  
長必為亂此皆子長之言至孟堅史乃  
云少帝呂氏子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  
王恐有唐五王之禍也少帝不得其終

是以有齊趙楚七國之難

士冠禮天子諸侯大夫同天下無生而貴  
者冠而受命於君始貴也若天子諸侯  
踐祚而後冠者又有公冠禮其賓以大  
夫之賢者

冠者取脯適東壁北面見母母拜受子拜  
送母又拜蓋冠時母在闈門外闈門在  
東婦人入廟所由之門故適東壁北面

古言卷上

十九

見之母拜者拜受脯也非拜子也脯祖  
宗所賜也其曰母拜之成人而與為禮  
也非是

公孫丞相布被非偽也公孫節儉惡衣食  
宰相封侯而子孫貧不能存漢每下詔  
存卹其後司馬園館不知公孫有否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  
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

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  
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  
爲意誤天下矣

三王之後人君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者莫  
如漢武帝帝表章六經於秦火之後罷  
斥申韓蘇張之術又開拓華夏今遼東  
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兩廣福建并  
浙東數郡皆武帝所取變夷爲華交州

古言卷上

二十

今爲安南竊據朔方今爲胡虜巢穴右  
北平之大寧今界朵顏諸戎玄菟樂浪  
又爲朝鮮所有此皆武帝所取故我朝  
輿地廣於唐宋不及於漢

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策就  
事爲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  
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晁董公  
孫之對有以哉

宋神宗以王韶取河岷宕洮疊五州受賀  
於紫宸殿賜王介甫玉帶初韶旣復河  
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木征乘間復  
據河州韶冒險兼程入洮州木征留其  
黨守河州自率衆尾韶韶力戰破走之  
河州復平岷宕洮疊羌酋皆以城附韶  
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  
首數千級獲牛羊馬萬計蓋宋偏安境

古言卷上

二十一

土日蹙屢困於夷狄如洮岷河不守隴  
右必危而關中不可守介甫主議遣韶  
破西羌以安隴右不爲開邊生事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  
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子謂文中子  
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過仲舒遠甚朱  
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所及亦恐  
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

前有孟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慎勿為才所使必欲用世苟文若身名俱  
喪為何只為忍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  
庶皆事操庶不露其才得脫去或才露  
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即文若  
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  
躬耕南陽不遇玄德不相從耳玄德本  
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詔禪位玄德稱

古言卷上

二十二

為帝室之胃文若亦知之而不能舍操  
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豈能伯仲文若  
守成之主在位逾三十年者亦不多得夏  
不降六十年孔甲三十二年商太甲三  
十四年沃丁三十年太戊七十六年祖  
丁三十二年高宗六十年祖甲三十四  
年帝乙三十八年周成王三十八年昭  
王四十二年穆王五十六年宣王四十

七年平王五十二年襄王三十四年敬  
王四十五年顯王四十九年漢武帝五  
十五年唐高宗三十五年玄宗四十五  
年宋仁宗四十二年高宗三十六年

姓與氏異姓其本也氏其支也故曰言姓  
必在上言氏必在下如稱周王則曰姓  
姬不得曰姬氏稱四岳則曰許氏不得  
曰姓許今人嘗書姓某氏相襲誤耳余

古言卷上

二十三

姓姬鄭出自周周宣王母弟友封於鄭  
國在華陰後遷溱洧之間為新鄭久之  
子孫有以國為氏者友即桓公然以國  
為氏亦非禮禮以王父字為氏祝融之  
後封於檜國於外方之比滎波之南溱  
洧之間後為鄭桓公所滅而徙居焉檜  
之後亦有以鄭為氏者故姬姓之鄭黃  
帝出姓妘之鄭高辛出檜一作郟故又

稱邳郈人

鷺色本白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  
來舞鼓吹舊有朱鷺曲是也

姓字從女生故上古八大姓皆從女曰姜

曰姬曰嬀曰姁曰羸曰姑曰姚曰姪

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學亦未知孰是

禮哭師哭友哭所之各有其處朱子帥

門人詣佛寺為位哭子靜蓋斥為禪學

古言卷上

五十四

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

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

聖人百世

橫渠學術純於伊川子厚文章優於退之

平津清約嚴於君實鄴侯忠諫深於宣

公

兩漢宰相絕無如李林甫秦檜盧杞蔡京

者然檜尤甚於林甫京尤甚於杞

舜攝政徧於羣神周作洛成秩無文鬼神

之當敬如此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

乃所以敬之也傳說曰黷於祭祀時謂

弗欽不遠之也

材之用世者日卑一日世之忌材者日狠

一日人之生財者日懶一日財之糜費

者日甚一日

孟子至炎漢後始益傳於世註有趙岐陸

古言卷上

二十五

善經音釋有張鑑丁公著自善經已降

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音釋二

家張氏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稍識

指歸偽謬時有至宋孫奭等作音義二

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說為正

義於是孟子有趙註孫疏行於世七篇

各有上下趙所分也

章者文之成句者辭之絕章者明也總義

也包體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韻以局言也

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此豈知與民同樂之意乎

夏諺漢註云夏禹之世民諺語宋疏統言遊豫皆巡行別言遊者有所縱而至於適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故遊則未至

古言卷上

二十七

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

徵招角招為事為民皆以招名者孫氏云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恐未必然時韶樂尚傳於齊又世皆重韶樂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八八六十四民之象也角亂則憂其民怨徵火音三分官損一以生其

數六九五十四事之象也徵亂則衰事墮宮九九八十一商八九七十二羽五八四十八商三分徵益一以徵五十四而三分之每分十八於五十四而加一十八則得七十二矣羽三分商損一以商七十二而三分之每分二十四於七十二而損二十四則得四十八徵角放此

古言卷上

二十七

齊桓在位四十三年景五十八年二君能久任管晏管晏不能為國遠慮區區圖伯一時不知正心正家正朝廷之道仲卒而豎刁易牙開方用事竟致五公子之亂嬰對叔向憂陳氏不聞匡救之術景老屬子荼於國高二大夫景卒五公子出奔陳乞闞諸大夫國夏高張晏圍奔魯乞遂弒荼立陽生蓋景卒纔十年

而田常又弑簡公姜竟爲田所滅

易牛章見聖賢遇巷納牖之意先發難令其良心不覺萌動再發難令其良心勃然興起有力行之勢又發難令其以是良心而行善政蔽銅漸開而本心自見非平日自己察識天理真機圓熟不能隨緣解縛如此

民事不可緩即兼富與教蓋安民生與民

古言卷上

二十八

行皆以力田重農爲本務下文遂詳言之非言匹夫事也

聖人無行不與即是教不必就事就問始爲教故曰子欲無言孟子反齊滕之路不與子教言使事吊公行氏亦不與子教言樂正子乃從之自魯之齊烏在其師孟子乎是時孟子在齊子教使魯故樂正子自魯從之至齊孟子稱樂正子

好善未聞不能惡惡而能好善者蓋孟子切責之後改悟而進德也

司城宋卿貞子姓名不可考陳侯名周陳懷公之子湣公後爲楚所滅夫子主於司城而臣於陳侯也司城謚貞必正直而非邪佞者宋六卿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古有司空無司城惟宋以武公名司空改司城

古言卷上

二十九

滑釐即慎到墨子弟子善用兵嘗與同門三百人持魯器守宋城禦楚寇著慎子四十六篇與宋鉏同時孟子獨舉齊魯初封言者以魯伐齊而取南陽齊益不足魯益有餘非復太公周公之舊疆山南曰陽岱山之南曰南陽在齊之南魯之北

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



以為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此三說皆不可無故孟子亦不斥其非直云乃若其情云云但說到情便與性異

民社雖非即以為學亦不可謂學也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即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

古言卷上

三十一

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

為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為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為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參考齊古為注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

古言卷上

三十二

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并己意為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為之疏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今人不識也形多頭倉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科斗聯字成句聯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帙孔門諸弟所問皆性命道德之旨孟子弟子所問不過古今聞見人情世變而已

惟公孫丑問不動心最精切

思無邪疏曰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

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

定公繼兄昭公而立受制意如意如逐昭

公旅死於乾侯王法所必誅又廢世子

衍及務人定公不能討賊孔子修春秋

於其元年不書正月亦不肯仕魯其答

或人之問獨舉友于兄弟爲言蓋貪位

保奸而忘君父兄弟之讐孝友安在

佾舞之數服虔說每佾八人蓋減行數不

減人數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

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惟天子得

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

預及何休說行減人亦減正義以舞勢

宜方行列既減卽人數亦宜減從何杜  
說諸侯則六六三十六人也

疏說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

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揖讓而升者出次揖及階又揖升堂又揖

下而飲者射既畢揖而下衆偶畢又揖

而上勝者先升負者繼進坐取解豐上

立飲卒坐奠解豐下季長曰多筭飲少

筭禮又曰勝者袒袂執張弓不勝者脫

夾持弛弓

諸侯五廟惟魯六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稗公稱宮穀

梁曰太室卽世室

禮有金鐸木鐸鐸鈴也皆以金爲之舌金

曰金鐸木曰木鐸周禮教鼓人以金鐸

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  
位云振木鐸於朝疏云武事振金鐸文  
事木鐸

仲尼雖有天子薦之亦必不有天下當是  
時世衰俗薄非唐虞時比若非順天應  
人為革命之事安得寧帖武王革命後  
禍亂不已已不及商時仲尼不欲為革  
命事觀其稱太伯文王為至德謂武未

盡善可見

古言卷上

三十四

世本意是中古時書今世本載仲孫纁生  
南宮縉又云臧孫辰為公子彊曾孫乃  
春秋後人所纂

微生畝高一人名高字也名呼聖人而  
謂其佞直也乞醢與鄰非直也必欲周  
人之急亦非因矣故聖人敬遜而稱許  
之

子桑伯子王肅何晏皆云書傳無見康成  
以為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也邢昺以  
為非是衛大夫亦有公孫枝

費壯邑也僖元年公子友敗莒于鄆公賜  
之汶陽之田及費魯之有季氏自此始  
季世卿執政不臣費邑宰效尤數畔昭  
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定八年公山弗擾  
以費畔故欲得閔子宰費

古言卷上

三十五

老彭正義云即莊子所謂彭祖王弼以老  
為老子彭為彭祖世本云老彭姓錢名  
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  
百歲錢音翦一云即老子

聖人歌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  
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此蓋不夢周公而  
修魯史時也鳳兮鳳兮何德衰豈狂歌  
哉

太伯伯夷季札皆讓國季札固不及伯夷然取其節惟顧天倫而輕人爵何等高潔若以宗社論札雖不讓可也若太伯又非伯夷所能及伯夷直欲仲已志前後事都不粘帶季札尚顧其國季札守節之讓伯夷求仁之讓太伯達權之讓也觀札之觀周樂年九十餘尚將兵救陳其學識才略亦豈易及哉春秋書吳

古言卷上

三十一

子使札來聘本是褒詞稱吳子稱使稱來聘語意可見其稱名者禮使大國以卿大夫無職而使曰攝札非有職者以賢故攝凡使於上國者卿大夫則書公子公孫否書名蓋非世官不得稱公子公孫稱公子公孫即官矣札本吳太伯仲雍後吳以讓建邦亦以讓喪邦

學人皆名呼弟子惟閔子騫字之不知何

意

季氏富於周公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周公豈富於財貨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魯周公之國封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且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元侯上公東伯尊官又輔兩朝年久如此封國之富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不止千

古言卷上

三十一

乘觀孟子時魯衰已甚尤云方百里者五夫子時魯更大

何平叔註屢空朱註用之平叔又云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顏子懷道深遠不虛中不能知道此說得之

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用緇衣以裼之麕裘素衣狐裘黃衣蓋先明衣次中衣次表表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正服夏

不用表用葛緇衣羔裘視朝之服黑色素衣麕裘視朔之服白色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蓋大蜡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行事郊特牲蜡祭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

古言卷上

三六

車中不內顧包氏曰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轡轂予謂視不下帶顧不過轂匪惟存心亦以養目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為邦之才其為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

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我廡中

曾哲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旁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即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哲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

古言卷上

三九

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哲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論語中聖人答為仁之問惟克己復禮章是求仁直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接引語所謂因材而篤也克己復禮無他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已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

禮別有一禮已禮一也禮在已中已在禮中已去則禮完矣視聽言動無非禮即喜怒哀樂之節中即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即復禮諸家註約禮處更詳之

儒言無極之真佛言真如道言全真皆是言體言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箇空圈中間再無些子為學只要還此本體

古言卷上

四十一

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本體乾淨一分克已復禮非二事外家言但盡凡心即為聖解近之

馬季長曰在邦家必聞佞人黨多疏曰妄相稱譽也

衛靈公無道以有人竟免於喪然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足為賢魯襄公十九年衛獻公之二十三年也季札至衛說

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幹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後蓋二十年而靈公立伯王輩多尚在而靈公不能用也

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疏曰衣裳之會也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曰始於北杏終於葵丘為十一會或曰不取北杏陽穀始於兩鄆終於葵丘為九會

古言卷上

四十二

史記又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管仲召忽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定也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誚死事甚難立功亦不易故仲尼但美仲之功不嫌忽之死自經溝瀆非指忽也

魚伯王同時仕衛稱賢大夫聖人至衛嘗與之交故論二人言魚之直邦有道如矢直矣無道亦如矢不亦直哉有道而

直可能也無道而直不可能也若伯玉則君子哉蓋得隨時順應之宜有道則仕行其志不負其官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不但不屑苟祿不肯失身可卷而懷庶幾潛龍之德我不以不仕矯人人不以不仕嫌我人不以仕強我我不以仕徇人多少有才有行的人到無道時不可卷懷以及於難此伯玉優於魚也

古言卷上

四十二

有道而仕可能也無道可卷懷不可能也可字有意味若云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則易矣

路訓大故君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

季文子初得政歷武子悼子平子桓子五世定五年陽虎囚桓子及公父文伯九年魯伐陽虎虎出奔齊季長註陽氏為

季氏家臣至虎三世

戒色不必至淫污苟合雖夫妻稠第間不能以禮亦當戒戒闖不必至爭強尚力只父兄妻子友朋童竅間一言不合忿怒相加凡一切禮貌言動稍有拂意即寵心浮氣厲色嚴聲亦是或設計中傷陰謀巧詆聞知報復亦謂之闖戒得不必至損人利己忍辱冒利恃勢取盈非

古言卷上

四十三

其義也一介不取諸人乃是戒得三戒分少壯老各於其甚處言之要之三戒貫老壯少

子欲赴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即浮海居夷之意

性言相近即見天命之性其初不能同習言相遠即見氣質之性其初不甚異論六逸而不及朱張不知何意王弼言朱

張字子考荀况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恐未必然

魯樂官八人去國適者去此復仕之謂八者去此不復仕也

包氏四乳八子之說不知出何書康成以為成王時人劉向馬融皆曰宣王時人

嗟乎姓名之難傳於後世豈獨四八目所載耶孔門三千之徒速肖者且七十今

見論語纔二十七人耳

古言卷上

四

伯益綜聲於語鳥介盧辨音於鳴牛漢儒

言公冶長亦知鳥言被縲縲之辱又言

伯益臯陶之子生五歲而佐禹治水論

功錫土封伯賜嬴姓秦其後也又曰益

若鳥獸其裔孫非子善養馬

夏小正正月雉震响驚蟄而响也謂震為

晨未然文中子司馬公方氏皆曰晨响

朝响亦未為非但雉寔遇雷鳴而始响响多在朝不在夜耳

堯舜亦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以當之但聖人日知日行日明日熟凡人日昏日倦日退耳

虞書一典二謨曰堯典曰大禹謨曰臯陶謨乃古本也五篇非古本矣

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古言卷上

四十五

此三句似非聖人之言試除去讀之意尤渾然

子產在鄭孔明在蜀收拾人才足勾三

十年之用此豈門墻桃李哉庶幾棧樸矣

形神相守則生相反則病相離則死

大學漢儒所註本是恐不可更為詮次親

民二字陽明先生說為是



豈是皆以修身爲本非謂齊治平以修身爲本是格致誠正與齊治平通以修身爲本吾儒格致誠正工夫與佛老無甚異但二家不歸於修身遂涉虛無寂滅吾儒却說修身須於視聽言動綱常倫理實踐故曰格致誠正要在修身爲本權謀術數一切功名之術豈不知治人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故曰齊治平要

在修身爲本

古言卷上

四十六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寔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至於紂亡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不及遠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

狹待之甚輕犬馬草芥異於商矣

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親民也養之教之所以齊治平也故曰樂利曰散財聚民曰不畜聚斂之臣皆所以養民也教不言庠序學校而惟以好善惡惡者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庠序學校之教亦與賢而糾不肖耳况好惡之正又身教之則也舉錯在此則民之趨避在此

古言卷上

四十七

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爲一毫勢利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直如玄如不增不除無欠無餘強而名曰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居體認到此天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徇人欲汨於勢利情愛而非罵老佛乎

楚書舅犯二條更說用人事善仁親固所當用必得賢大臣方能用之若大臣小

人反加排擠矣故又引秦誓一大臣好賢者即南山有臺之君子也一大臣妬賢者即節南山之赫赫師尹也此二大臣又必得仁人在君位方能退妬賢之大臣而用好賢之大臣好賢大臣周公後惟房玄齡一人可以當之妬賢大臣自李林甫後不止一盧杞也天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

古言卷上

四十八

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不言大學是曾子作疏以十目所視節為記作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

天命之謂性命即詩維天之命易窮理盡性之命孟子立命之命

教即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佛家亦云頓教漸教頓自誠明漸明誠俗

云儒釋道三教教之為言學也

喜怒哀樂一節不是原起說乃是說戒懼不覩不聞慎獨後復本體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在戒懼慎獨中位育似不可分屬中和亦不可言以此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天地萬物各得其常爾不俟分外禎祥之類也書曰夏后方懋厥

古言卷上

四十九

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是也即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一家之中父母親族童奚相安耕漁蠶織雞豚狗彘竹樹果蓏各遂其生亦是位育發而中節怒而刑殺人也是和哀而慟也是和如不中節喜樂亦是乖戾於此體察便見吾儒之學與佛氏不同

謂關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

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  
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  
變矣其於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  
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正是發慎獨  
戒懼工夫無時無處而可忽微顯非鬼  
神微顯即所謂莫顯乎微也  
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易曰文王作

古言卷上

五十一

易其有憂患乎皆孔子之言也何以既  
曰有憂又曰無憂或曰有憂者國事也  
無憂者家事也恐未然惟其有憂所以  
無憂惟其無憂所以有憂  
宗廟序昭穆堂上叙祖宗之昭穆堂下叙  
子孫之昭穆但此句所以叙昭穆却是  
言子孫也昭穆廟中叙次非漢儒言之  
後人何由知之

至誠前知專據人事禎祥妖孽卜筮吉凶  
四體得失皆無定興亡亦然惟善不善  
却有定理如禎祥本是興之兆前知者  
但知善者必能當此禎祥而興不善者  
必不能當此禎祥而亡餘放此故亂世  
之禎祥豪傑所喜治世之妖孽賢聖所  
憂至誠如神惟誠故明無意於孰興孰  
亡惟知孰善孰不善耳動乎四體一端

古言卷上

五十二

尤難解註中執王高卑其容俯仰尚易  
見更有難知者如夏臺囚而商熾姜里  
繫而周昌勾吳以文身開國朝鮮以被  
髮建邦魯莊以趨蹌蒙羞漢成以容儀  
促祚丹朱以啓明殄世商紂以慧辯殞  
身非聰明睿智者其孰能察於斯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而太極  
同意一起一結也無極而太極從頭推

到後原始反終從後邈到前

至誠至聖聖言外德之至誠言內道之至

惟有為己之實心工夫一節密一節自

造其地道體本無聲無臭故求道亦必

自不覩不聞時著力戒懼乎其所不覩

不聞非是著相亦非是著空喜怒哀樂

未發之謂中此有物乎無物乎

小德大德非分體用即欲細分小德大德

古言卷上

五十二

是體不害悖並育行是用川流敦化一

字一意脉絡分明是川而往不息是流

根本盛大是敦其出無窮是化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出來遠矣唐虞

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為司徒掌教人之

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

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

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

粹悖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為世師者

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

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

曰愛親敬長曰作喜作惡曰好問曰改

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箕子又

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

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為學者皆商先世

古言卷上

五十三

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

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

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亥王湯也朱傳以為契以下文有武王又

有至於湯字也但追王始於周亦止追

王三世太王王季文王后稷始祖以下

皆稱先公若商則未有追崇三世禮况

始祖乎若商已追崇契周必追崇稷矣

桓撥二字本湯功烈桓者武也撥者撥亂反正也受小國大國亦湯事契何有焉

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出秦博士伏生所謂虞夏商周四代之書也尚書本不止此遭秦焚坑之禍藏於壁中多遺失耳伏生以此教於齊魯間為大傳三篇漢文時求治尚書者無過伏生使太常掌故

古文卷上 五十四

晁錯往受之至武帝時孔安國等專治古文尚書於是古文尚書反多於今文孔臧與安國書曰尚書二十八篇儒者以為上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尚書是武帝前本無所謂古文尚書故孟子引放勳乃殂落云堯典安國古文分堯典慎微以下為舜典又分臯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為棄稷分盤庚為三篇分

顧命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凡五篇中間多有改竄而尚書遂非故經劉歆云古文一十六篇者類多恠異之說凡經書所引率所不載當時老儒尊經不肯置對不肯奏立學官歆移書甚勤竟亦不聽安國古文相傳至東晉時又有二十五篇之書乃改棄稷為益稷齊蕭鸞四年姚方興以慎微五典不可徑分為舜典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甚至改易刪落益無忌憚此又東晉假安國之書而為之也蔡氏集註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先儒嘗疑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伏生書先出名今文安國書後出

古文卷上 五十五

為舜典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甚至改易刪落益無忌憚此又東晉假安國之書而為之也蔡氏集註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先儒嘗疑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伏生書先出名今文安國書後出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8 反文句

名古文者以古文科斗書今文隸書故也

舜初爲司徒再爲百揆三爲四岳四岳位在百揆上周官云百揆四岳四岳又在百揆下觀堯咨四岳不必百揆舜詢四岳後咨百揆百揆在四岳下也

帝堯求人至公無私其臣放齊首舉丹朱曰尚親也帝不然又問舉工共尚功也

古言卷上

五十六

帝不然又問衆舉絲以尚才也帝又不然必至舉舜孝友孚人尚德也故云禪舜張本

平章百姓百姓不親百姓如喪考妣罔違道于百姓皆指民言圻內天下隨文立義爲是漢儒以爲百官非也

五典五品五教若非孟子說明教以人倫後世何由知之漢儒已見孟子乃據左

傳以父母兄弟子爲五品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爲五教五典非是太誓五常洪範彝倫卽五典也

咨汝二十有二人蔡註是漢孔氏以四岳爲四人不數稷契臯陶仍舊職者而并禹益垂伯夷夔龍十二牧爲二十二鄭康成又不數四岳及稷契臯陶而以及斯伯與朱虎熊羆爲四人并禹益垂

古言卷上

五十七

伯夷夔龍十二牧當之皆非觀堯典兩書岳曰是岳爲一人舜賓于四門是四岳之職及斯伯與朱虎熊羆是七人并九官乃十六人所謂八元八凱也左傳元愷中有伯虎伯熊又有庭堅卽臯陶字

寅賓出日春分之早言一日也平秩東作言一時也日中星鳥言仲春一月也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是桓文前亦有質穀梁傳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皆據世本言有扈與夏同姓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亦有商均夏

古言卷上

五八

有觀扈周有管蔡是皆同姓觀不可考蔡註言孔氏以舜喪畢之明年即位改元不知何所據此蓋據孟子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南河之南云

帝學居亳十四世至湯八遷復居亳湯後四遷至盤庚又居亳湯之前世本言昭明居砥石左氏言相土居商丘餘未詳桀都安邑在湯都亳西商伐夏當從東而

往書序升陞升者下向上陞是山阜之地漢儒以為歷險迂路出其不意陞在河曲之南蓋潼關左右從陞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西桀西出拒湯故戰於鳴條之野余謂是時夏都河山之會商正路從東而西桀或西走北保太原西保秦雍山河險固卒難成功乃從間道從西逼之敗必東走東方平曠無險可走遂故也桀後果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至三臛奔南巢湯就放之於此

古言卷上

五九

康成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建丑舜建子舜攝位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改正故云月正元日非也猶云令月吉日辰良耳王肅輩皆言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夏已上皆建寅是也

金作贖刑漢孔氏註為黃金唐孔氏呂刑  
罰鍰傳為黃鐵與此不同蓋古金銀銅  
鐵皆號為金釋器黃金曰盪其美者曰  
鏐白金曰銀其美者曰鏐是金銀皆名  
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治氏  
為殺矢鳧為鍾臬氏為重段氏為錘祧  
氏為劍有銅有鐵皆名為金鐵亦包銅  
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銅也古之贖

古言卷上

六十一

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  
兩今與銅相敵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  
兩收緇十疋

虞書五刑註墨劓剕宮大辟據呂刑也魯  
語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  
次鑽笮薄刑鞭朴  
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  
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亦

走供救日倉之百役周禮庭氏云救日  
之弓矢役庶人供之鄭註庭氏云以救  
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  
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蓋用祭天之  
雷鼓也左傳有日倉伐鼓用幣之禮車  
馬曰馳步趨曰走

政典七政之典籍也故言先時後時與周  
禮政典不同

古言卷上

六十二

修五禮據周禮吉凶軍賓嘉五禮有庸不  
宜獨異孔以為公侯伯子男之禮王肅  
以為王公卿大夫士鄭以為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庶民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  
耳  
漢儒言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  
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為然余見今郊  
廟樂器亦有搏拊狀狀如漢儒所云



文王罪人不孥甘誓湯誓有孥戮之文蓋  
軍法也康成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  
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  
子入於春臺謂從坐而沒入縣官也孔  
以孥戮為權脅之辭

湯有天下聿求元聖伊尹也其次虺即萊  
朱又或是疑臣扈汝鳩汝方誼伯仲伯  
咎單湯元年至太戊立時一百三十年

矣事太戊者即此臣扈耶

古言卷上

卷二

漢儒說九族有二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  
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  
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  
九族皆同姓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  
祗見厥祖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  
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此建丑月也可見

商改正朔不改月數漢註以前為不踰  
年改元後為服闋非也

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  
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  
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

伊尹事當以商書及君奭孟子左傳之言  
為信汲冢周書妄也

太甲子沃丁立八年而伊尹卒大霧三日

古言卷上

卷三

沃丁以天子禮葬于亳祭以太牢親臨  
其喪尹時年百有餘歲咎單遂訓伊尹  
事作沃丁今亡

殷商並稱北朝代魏亦然商頌云商邑翼  
翼攃彼殷武單稱也大雅云殷商之旅  
咨汝殷商兼稱也亳是殷地故殷社謂  
之亳社

太誓十有三年蔡註以為武王即位之十

三年漢儒以爲通言文王九年大統未  
集并居喪之年中間武王即位不改元  
故云十三年皆非是今太誓與僞太誓  
皆可疑詳玩今太誓亦不似武王太公  
周公召公文法詞意比之牧誓相去遠  
甚豈可即據以爲當時信書大戴禮云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  
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  
九十三而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  
矣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與太誓不  
合今考武王乙巳踐位巳卯伐商乙酉  
崩蓋十有一年而東征或傳寫誤爲十  
有三年據此文王崩時武王年已七十  
七武王少文王十九歲

古言卷上終

古言 卷下

古言卷下

海鹽鄭曉

先儒皆信今太誓非僞書以爲孟子引太  
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  
用張于湯有光等語春秋傳引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朕夢協朕卜襲于  
休祥戎商必克孫卿引獨夫受禮記引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  
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皆僞  
太誓所無遂信以爲此真太誓焉知好  
事者不以僞太誓無此文人不之信故  
用孟子諸書所引太誓文竄入所造太  
誓中以圖取信於人乎

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  
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  
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版泉之

四二三

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  
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  
筮之遇泰之需皆先卜後筮

劓截鼻五刑之一則截耳五刑所無呂刑  
以劓則為三苗五虐之刑易噬嗑上九  
何校滅耳康成以為臣從君坐之刑未  
審是劓否

呂氏春秋引仲虺言刑三百罪莫重於不

古言卷下

三

孝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  
不孝殷周之刑豈煩簡相縣至此

召誥二月既望漢傳以為周公攝政七年  
之二月唐正義遂以洛誥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為據非是洛誥七年乃洛邑  
既成成王留周公治洛七年而卒也作  
不知是何年皇極經世以為在成王即  
位之六年年庚寅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可見同日祭天地此  
非常祭初立郊故祭漢說牛二天一后  
稷一非是豈作洛大事止祭天而遺地  
乎下社是社稷之社非地也漢說社稷  
共太牢郊特牲曰社稷太牢今社稷異  
牢

武成告於皇天后土孔氏以后土為地泰  
誓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又以后土為社

古言卷下

三

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  
然左傳又云勾龍為后土豈勾龍為地  
乎地名后土社名后土名同而義異洪  
武中合祀天地地神位書后土皇地祇  
嘉靖中分祀北郊改書皇地祇大劉焯  
小劉炫也

武王定鼎郊鄩欲遷而未遑召公先卜黎  
水上以夏殷皆在河北故也卜而不吉

乃卜河南澗瀍之間為王城吉又卜瀍水東為下都以遷殷民亦吉二地皆在河之南洛之北今河南府是也厥後平王遷是王城敬王遷是下都春秋昭公三十二年城成周乃下都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以近紂都為其民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民

伏生書傳曰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

古言卷下

四

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

成王乙酉即位時年十三周公攝政明年三叔祿父淮夷奄人叛戊子始平之庚寅營洛周公反政於成王而留治洛邑丙申周公卒蓋攝政者六年留洛者七年

漢儒以命公後惟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

後為封禽父於魯為周公後非是詳玩經文君臣之詞是周公留後於洛成王即辟於鎬漢儒又以王在新邑為成王居洛亦非王在猶行在蓋是年周公繼召公至洛必以王命祭告郊社如今遣官攝祭之禮惟宗廟未祭待成王躬親之亦以留公告不可遣公祭也故於篇終又叙戊辰烝祭祭雖冬禮之常告文

古言卷下

五

專為留公治洛逸祝冊是祭廟祝文作冊逸誥是命公留洛誥命皆史逸作

周公叙商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言說何言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漢儒以為即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

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南鞞韓西降谷也皇甫士安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蔡註立政用士安說註盤庚又用康成說二書亳同康成說是

古書卷下

六一

殷三仁皆紂同姓又大臣恩義與國存亡微子是帝乙元子故三仁自靖自獻之時箕子欲微子去殷勿死以存宗祀箕子比干自分必死微子當問時箕子答言我不顧行遯比干無一言相答已而比干諫死箕子諫值紂不甚怒囚之未死其迹不同其心一也帝乙三子微子啓微仲衍紂本同母兄弟但其母生二

微時尚為妾進位正后乃生紂故謂二微為紂同母庶兄箕子勸帝乙立元子將從之太史攄法以爭曰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立故立紂箕子比干皆紂諸父比干封爵不可考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紂既為君箕子為太師比干為少師微子亦為執政之卿又有商容膠鬲仲衍祖伊非無親

古書卷下

七一

賢其如不用何異姓之邦庶姓亦在其中凡伯叔之國曰同姓甥舅之國曰異姓於王室無親曰庶姓自奄至於宗周歸於宗周以在周工往新邑即辟於周皆是鎬京成周是洛邑東郊是下都下都亦云洛邑是也殷頑民遷於洛邑是也周官正義以豐鎬洛皆為

宗周非是觀召誥王朝步自周至於豐  
畢命步自宗周至於豐可見專稱鎬京  
爲宗周

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畢門之內夾兩  
階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  
五人立堂垂側階去殯近故皆大夫先  
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也次東西垂次  
側階從近向遠也在門者守門兩廂各

古言卷下

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  
人畢門即路寢門兩階者路寢三階中  
階無人升降故不設兵衛天子五門臯  
庫雉應路王出在應門之內乃畢門之  
外也

周禮職金 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  
是周之贖亦止用之官府學校鞭朴之  
刑五刑有流而無贖言士則民亦無贖

穆王時五刑皆贖又不分士民

漢孔氏註九黎之君號蚩尤史記蚩尤在  
炎帝之末楚語九黎在少昊之末孔註  
又言蚩尤爲黃帝所滅與史記同孔見  
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  
黃帝雖滅之種類尚在故至少昊末復  
作亂康成曰九黎學蚩尤蚩尤霸天下  
者孔氏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應

古言卷下

九

劭云蚩尤古天子諸說不同今考黃帝  
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  
種九黎三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  
也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苗與黎同  
種康成亦云三苗即九黎之後顓頊誅  
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衰復爲亂堯  
又誅之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  
孔註言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帝王所羈縻

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始皇崩至孔可數十年古老及見其事故孔云考之漢世內地無戎夷

秦誓之終周書也聖人有意焉非直與穆公之寡過也秦伯益之後世本諸書甚明益與舜禹稷契臯陶事堯皆有大功德故禹薦益於天執大圭而命之曰爾後人其昌舜禹身有天下稷契子孫有

古言卷下

天下後乎周而有天下者非益之後其誰故曰繼周者百世可知也秦有國久而有天下若是促者非益之劣於稷契也始皇之暴忍悍毒促之也或曰臯陶之後何以不有天下史不言益臯陶子乎唐三百年臯陶之後也

五瑞引三圭二璧為註是周禮不知唐虞時如此否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

象所以安其上也長九寸信圭躬圭蓋皆所以形為琢飾文有龕縹欲其慎行以保身皆長七寸或曰直者為信其文縹細曲者為躬其文龕略穀璧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蓋琢為穀稼蒲葦之文經五寸凡圭廣二寸厚半寸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之好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琬肉好若一

古言卷下

謂之環

商聖賢之君在有天下後周在有天下前故商治道盛而國祚滅於周周國祚永而治道劣於商夏禹功德兼隆而前無太王王季文王後無太戊武丁祖甲故其國祚治道皆不及商周漢唐宋歷年亦永幸矣

書古文蒼頡舊體書有六體指事象形諧

聲會意轉注假借此造字之本蒼頡以  
後字文雖變字體皆同周宣王以前皆  
蒼頡體宣王時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  
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瓘  
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故謂  
之字字有六義至於三代不改及秦周  
篆書焚典籍而古文絕許慎說文言秦  
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  
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新莽改  
定古文使甄豐校定六書一古文孔子  
壁內書也二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篆  
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  
秦隸書也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  
書所以書幡信也蓋秦罷古文而八體  
非古文矣

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

傳玄皆言蒼頡黃帝史官崔瑗曹植蔡  
邕索靖言古之王也徐整言在神農黃  
帝間譙周言在炎帝時衛氏言當在庖  
犧蒼帝之世慎到言在庖犧前張揖言  
其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

四岳即許由故曰許太岳之後唐虞之際  
四岳之功最大堯在位既久其工驩兜  
伯鯀朋黨蒙蔽洪水大害堯寔憂切故

遜位四岳岳不受與廷臣同辭薦舜舜  
既為百揆領衆職孜孜求才得群聖賢  
若非四岳薦舜禍亂未可知也

上古教人之法不可考五倫之教自唐虞  
始舜命契以五品不遜孟子所謂使契  
教以人倫三代因之國學鄉學皆所以  
明人倫也教之在寬勞來匡直輔翼使  
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也夔教胥子



以詩歌聲律禹欲教頑讒以侯明捷記  
書識颺其納言皆從容漸漬之道

有虞取人以九德夏因之周以六德六行  
六藝惟商取人之途最廣孟子獨稱湯  
立賢無方然尤重世臣舊族之選以故  
商之君德最盛治道最隆

孝友德行第一事故曰行仁之本孝友全  
而百行備矣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

古言卷下

十四

陳以孝友出尹東都大舜以孝友為天  
子

古先聖人稱神者三神農神堯神禹或曰  
神堯非堯號唐人以是尊高祖耳書不  
云乎受命於神宗

平王去豐都成周即今河南府周公所營  
王城豐為西周敬王又去王城而遷成  
周此乃下都即所謂瀍水東也王城即

東都澗水東瀍水西也故自敬王之後  
又謂王城為西周下都為東周

古史官見於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  
蘇公蘇公即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  
使書蘇公之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  
司寇其他史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  
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  
黃帝史官

古言卷下

十五

謚法言起於周公恐前此已有之但至周  
公叙謚法增廣之耳堯曰神宗堯之先  
又有文祖藝祖湯曰成湯又曰武湯曰  
烈祖曰高后曰高祖曰神后曰武王守  
成之主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  
觀之謚與廟號周公前固有之

唐堯甲辰年即位凡一百三年帝舜丙戌  
年即位凡四十八年大禹十年成湯十

三年武王七年

外家書言羚羊無一些氣味虎豹再尋他不著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

天地華夷之界真有意大漠限北狄流沙限西戎滄海限東夷谿嶺限南蠻然中國自漢武以末南境漸闢西北境漸蹙東如故

唐一行言山河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

古言卷下

十六

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底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北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徽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

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徽達華陰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徽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

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

古言卷下

十七

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兗徐六州表裏之山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之山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魏莊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為雍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

南海一黑水為是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為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為沱也河流注交州卑處入海甚湧禹疏其下流為九河所謂播為九河也九江非禹所分原有九水注於洞庭今九江府非禹貢九江

漢史言匈奴漠南無王庭謂陰山之南黃

古書卷下

十八

河之北也陰山在山西陝西之北 河流南折橫亘千里西出賀蘭東踰燕薊而抵醫無閭重山連阜峻嶺懸崖隔閣北狄過此山後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皆是砂礫無水草名為太磧虜駐此人畜皆乏食若不得據陰山之南必須踰此石磧而居其北北即漠北也漠南無王庭者石磧之南陰山前後也武帝

遣衛青取朔方奪陰山險要皆為我有虜欲渡磧而南無駐牧之地故語及陰山必哭虜騎馳突嘗在太磧之外三受降城正在陰山山上瞭虜虜出沒踪跡皆見我易防禦後世棄而不守虜得陰山又入河套於是虜日強而中國困矣中國之水南江為大北河為大四夷之水北混同江南富良江東鴨綠江西流沙

古書卷下

十九

河為大

河不能決於底柱之上者河由兩山中行也出底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水勢益急虞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於山降凶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其害以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侯國

爭水利者築隄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者亦築隄以隣國爲壑隄日多水日束日失其性而致怒决溢之害不小然决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决而北則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

北河何狹南江何廣河源遠而流曲江源近而流徑也郭璞黃河賦云踰淮減江言河大於淮小於江然郭時河非禹時

古言卷下

二十一

河今時河又非郭時河矣河流入海處淪海者五百里九河所占不知幾百里今河决徙不常山東河南淮北徧地皆河往時河不過兗豫今至徐揚江不改於禹時也河亦何減於江哉魏莊渠先生曰水氣旺則水形涸水氣涸則水形旺北方水位也水氣旺於北土尅水而水少南方火位也火氣旺於南水尅

火而水旺此天地自然相制之妙河在北其形狹江在南其形濶亦是此理不但南方爲然以四時言水氣旺於冬涸於夏故夏間水漲冬間水消五行皆然火旺於夏其燄不揚火囚於冬其燄反烈洞燭此陰陽消息之理則五行之政無難修矣此亦一說也

古言卷下

二十二

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四瀆以其獨入於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 爲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夫謂之

江必源泉所注積為巨川衍為長流者  
今吳地三江直猷澮之大者豈足為江  
三江與九江九河意同蘇說謂岷山之  
江為中江岷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  
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  
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  
江矣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  
得據今之江流而古書也况江漢合

古言卷下

十三

流同匯於彭蠡既匯而東合而復分至  
海口而復合入海猶同為逆河入海也  
若以蘇說為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  
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安得遽以書之  
中江北江為誤而以今之江流為足據  
耶舊志西楚霸王廟在和州江中夫岸  
五里今廟在陸地去江五里註疏言三  
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亦在三

江中謬甚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  
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  
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真天造也河旁  
地淪於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  
為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冀河入海故  
道山海關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  
小海時遼東亦不屬死者蓋須入山海

古言卷下

十三

關從未平薊州方至交遠矣若屬青州  
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  
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交地  
其狹

沱潛灘沮乃江漢河濟支流交多灘豫多  
沮梁多沱荆多潛

舉舜敷治禹敷土敷於四海禹敷下上方  
四敷字同是治意亦有分遣共治意解

爲分別九州未安商頌亦註敷爲治禹  
敷土三句非三事首句總言禹之平治  
水土隨山刊木是治水之節目所謂益  
烈山澤而焚之奠高山大川是治水之  
綱領卽下文導山導水此二者乃治水  
之要

禹貢貢道皆曰浮于惟冀州無貢道止書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島與碣

古言卷下

二五

石字相聯書知爲海夷貢道若梁州厥  
貢惟璆鐵銀鏤斝磬熊羆狐狸織皮西  
傾因桓是來當作一節浮于潛四句是  
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金  
沔鞏昌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  
若貢物俱從西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  
登舟矣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皮出處  
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十六江

皆是隨處登舟都到沔草行入渭又舟  
行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  
析支渠搜西戎卽叙當爲一條浮于積  
石四句爲一條西傾在今臨洮府一云  
洮卽桓西戎卽叙猶青州厥貢條中有  
萊夷作牧也

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  
城至於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

古言卷下

二五

於碣山冀東河上山壺口雷首底柱析  
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於大岳王  
屋碣石千里而遙又東河之山長於南  
河南河之山長於西河

江漢朝宗於海書於荊州者二水發源於  
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荆  
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其上  
無所壅下有所洩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句斷漸深於被被遠於暨當時輿圖廣袤之勢然也讀朔南暨聲教者非是朔即朔方南止於荆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南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古史官文法非後世所能及導山四節用二導字北條南條相對猶虞書四官春秋分命夏冬申命南陸北陸相對舉業

古言卷下

二十一

文字率以導岍對西傾導嶓對岷義仲對義叔和仲對和叔不成條理四官中殷言二分卯酉陰陽之中正言二至子午陰陽正位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於江流無甚關係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為是

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南江

即今長江鄱陽之

北滙水口猶導嶓於漢入江據書至於大別也漢註亦言在豫章

江初受漢滙於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此而東滙於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水疑彭蠡為巢湖者絕無謂洞庭鄱陽二湖俱當南水北入江處猶今畝澮凡兩巷相交處即成一大漾

古言卷下

二十一

先言山後言導恐江漢二條當在導洛之下亦自西北而東南

州境蔡註曰據曰距曰至皆用漢註正義曰據謂跨之距至也今按海不可跨青言據海蓋越海而有遼東也

介甫非春秋末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老子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文中子此三書宜別稱三子不當比於莊列荀揚四子

前劫後劫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不死之身乎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有害禍未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非難不失

其正為難

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

周南周未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

曰南

擊鼓閔衛亂也內有土木之役外有版築

之役南有戰陣之役國小役煩民不堪

命

木瓜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

潛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傳疑以為相贈答之詞又漢儒相傳以木瓜為楸木食如小瓜可食恐未然木瓜李桃一也今人有以木為果者酒盞中嘗用之蓋無用之物此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思厚報之况齊有大造於我乎木瓜猶言土飯也

姬黃帝姓姜炎帝姓族大多賢貴盛故云

雖有姜姬無棄惟悴

詩揚之水戍中也申平王母家周語曰申

呂雖衰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姜姓四岳

後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姓重章變文因

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申被

楚害故戍之朱傳曰并戍甫許

邶風柏舟詩序言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



人不遇小人在側故云夫子曰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是也釋詩者以為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至以群小為衆妾恐未然蓋此詩語意似婦言亦猶後世忠臣端士不得於君而為去婦嘆出婦詞妾薄命耳

韓申毛韓四家言詩為漢儒宗今韓詩外傳大抵斷章取義語涉恢諧豈足名家

古言卷下

三十一

必更有詩傳此特其外傳韓申說無傳式微中露泥中注疏以為衛二邑恐上言中露下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伶氏世掌樂官而善於其職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黃帝時伶倫吹律景王時伶州鳩論鍾簡考賢人不得志仕於伶官萬舞能武舞也籥翟能文舞也如虎可以禦亂如組可以師衆錫爵者燕飲

獻工之禮惠散者祭末而賜樂吏也所謂見惠不過一散散五升爵也

魯頌多僖公時詩雖能振復先緒然立三桓致專魯政一傳而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

春秋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賞元侯呂叔王乃以周頌時邁執競思文當之非也頌以歌於宗廟豈可用之響

古言卷下

三十二

元侯朱子以執競為王後詩又曰此即周公制禮九夏之一二說相舛必記者之誤樊遏渠蓋逸詩也韋昭以肆夏即樊韶夏即遏納夏即渠叔王又以樊遏為一詩未知孰是

王風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嗟字也由于嗟教民農業故去而人思

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賦  
教行政隱遁則能使撓墉生物公羊傳  
有祭仲往省於留之文毛云子國子嗟  
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疏云毛  
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  
知之朱傳直以爲婦人淫思之詩更詳  
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不曰彼美人兮  
乎

古言卷下

三十三

魏莊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  
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  
爾元子俾侯於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  
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  
留王朝不曾至魯故禽父嗣侯於魯豈  
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  
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  
勲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乎王曰叔父

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  
留待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  
伯禽决非始封之君魯得用天子禮樂  
亦不經見不足信趙伯循說亦不知何  
所據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駟序曰頌  
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  
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遵  
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  
是頌魯之僭天子禮樂大抵自此時始  
也

古言卷下

三十三

詩傳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  
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  
之達爲右膈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  
達右耳本者次之以供賓客射左髀達  
於右膈爲下殺以充君庖貫心疾死肉  
最潔美爲上遠心死稍遲次之中脇死

最遲又火之三不獻面傷踐毛皆逆射  
嫌於殺降不成禽惡害幼少也小豕易  
死而難中故曰發大兇易中而難死故  
曰殪

一丈為板言其長五板為堵言其高五堵  
為雉雉長二丈

周宣王時多賢尹吉甫最優文武全材也  
觀伐獫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

古詩卷下

三十四

可見崧高送申伯曰吉甫作誦其詩孔  
碩其風肆好烝民送樊侯仲山甫又曰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若自稱者何也當  
時召伯不宜出營謝樊侯不宜出城齊  
吉甫詩意可見

潘奔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值相戲之詞惟  
衛風外內亂禽獸行宣公上蒸夷姜下  
通宣姜如雄雉苦匏所刺公子頑又蒸

君母宣姜鷓鴣不如矣所以竟滅於狄  
觀此則知關雎為王化之基不誣稠第  
之間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亡家  
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慎哉慎哉

猗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不能  
以禮防閑其母失子道致人以為齊侯  
之子左氏亦云桓公曰同非我子齊侯  
之子然文姜桓公三年歸魯至六年九

古詩卷下

三十五

月生子同中間未嘗會襄公故春秋書  
子同生詩亦言展我甥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晉盡以其寶  
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  
侯無衣之詩蓋述其請命之意左傳魯  
莊公十六年僖王使統公命曲沃伯為  
晉侯此大事春秋不書不赴告也僖即  
釐

昆夷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  
不與戰久之畏服奔竄維其喙息而已  
公羊傳云天子庶人皆親逆左傳謂王尊  
不逆后魯哀公曰冕而親逆不已重  
乎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  
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此天子親逆之說也

士入朝見妬妬賢嫉能者寔子孫黎民之

古言卷下

三十一

禍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  
之朝臣願多賢實爲美事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

茹薏茅蒐茜地血蓍一也可染絳藐苳草  
苳葵一也可染紫茗紫葳凌霄一也可  
染皂勤又名鼠尾亦可染皂

瓠葉序言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  
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

人不以微薄而廢禮焉牛羊豕爲牲繫  
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

副車朝祭者曰貳車兵戎者曰倅車田狩  
者曰佐車皆謂之後車

賓之初筵言非射非祭不飲也射飲先飲  
祭飲後飲將祭擇士先射於澤宮後射  
於射宮大射射於射宮將祭擇士之射  
也賓射射於朝諸侯來朝之射也燕射

古言卷下

三十七

射於寢賓客相飲之射也大社皮侯賓  
社五采之侯燕射獸侯又有鄉射州長  
與民射於州序也并主皮之射爲五射  
祭奏樂聞之魂也而求其降求諸陽也  
灌地聞之魄也而求其出求諸陰也商  
人尚聲先樂周人尚臭先灌又曰廟祭  
取蕭合睪管蕤之使臭達牆屋亦以求  
神於陽也

王有族會族燕之禮會禮無飲燕禮無會  
大事有饗禮兼飲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恫註言先公宗廟先  
公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晉語云文王詢  
八虞度闕天謀南宮諏蔡原訪辛尹重  
之以周召畢榮以寧百神而和萬民故  
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神者聰明正  
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欣悅

古言卷下

三六

皇矣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  
修德莫若文王湯以孤聖獨與禹則父  
無令問故詩中歷言太王太伯季歷以  
及文王云

天子三臺靈臺觀天文時臺觀四時施化  
囿臺觀鳥魚諸侯無靈臺秦伯舍晉侯  
於靈臺周故宅也衛侯為靈臺僭矣又  
云天子靈臺諸侯觀臺

帝嚳元妃姜嫄生子遲三妃 慶都簡  
狄皆先有子帝卜四妃之子摯堯契稷  
皆有天下摯堯身有天下故不傳契稷  
久之子孫有天下故歷世永

公劉自邠遷邠諸侯從者十有八國公劉  
未至之前邠為戎太王既去之後邠為  
狄

古言卷下

三九

稷至文王十五世歷虞及夏商千餘歲計  
每世在位皆六十餘年乃可當其數后  
稷至太王惟四人稱公公劉公非公叔  
祖類及古公也

自古致亂皆由貪人讒人濟惡其事茂不  
敗亡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釋之者  
曰疾人重賦斂也威人峻刑法也強禦  
指克曾是在位釋之者曰暴虐聚斂之  
臣也何人斯曰為鬼為蜮巷伯曰緝緝

翩翩捷捷幡幡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又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皆惡  
讒人亂國是也

周之衰也用事大臣皇父榮夷公嗜利尹  
氏私其親黨干撓朝政暴公好讒又有  
婦人寺人熒惑於內國安得不亂戎狄  
安得不交侵乎

高禘即先媒亦曰郊禘又曰人先

尸取同姓同姓之中用其適男周公祭天  
太公爲尸祭岱召公爲尸

恒豆朝事也水產其醢陸產加豆饋食也  
陸產其醢水產

索祭群神報之曰大蜡臘祭先祖五祀令  
民得大飲曰息民息民大蜡二祭同月  
大蜡之祭素服息民之祭黃衣古者祭  
服尊於朝服

行也祖也釋輶也一祭而三名也祖而舍

輶飲酒於其側曰餞

天子至大夫婚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婚車  
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女  
用昕婚用昏請期用昕親逆用昏日入  
三商爲昏霜降婦功成嫁娶行冰泮農  
業起昏禮已季秋至孟春皆可昏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

公爲兄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武王

命康侯稱弟

詩註疏云王室之衰始于懿王非也周家  
積德耕稼養人千年至武王爲天子年  
老未幾崩成王立時內則管蔡外則奄  
商淮徐相繼叛雖以周公討之尚有破  
斧缺斨之憂兵戢之後汲汲興修禮樂  
一傳至康王尚有召公畢公毛公康叔

禽父丁公燮父數親賢大臣相與內外  
佐佑康王崩而昭王立遂南征不復竟  
亦未聞有討罪之師昭王崩穆王立海  
內益多事徐子稱王乃在中原豈特荒  
服不至而已君子惟強於為善使子孫  
可繼耳興衰豈能預料然周室雖衰為  
天王者八百年自經史以來未有歷年  
如此其遠者天道固不誣也

古言卷下

四十二

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有太姜太任太姒  
邑姜為之配自古未有四世二百年相  
繼皆得聖賢為后妃者周之子孫獨盛  
於夏商世祚亦最未有由然矣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君以豕臣以犬  
民以雞臨時假用亦不必牲者孟任  
割臂盟莊公華元登床盟子反又曰盟  
皆用牛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皆言公卿力田修  
祀然祀禮儀節因之有可考者直祭祀  
於主索祭祀於祊正祭於堂繹祭於祊  
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正祭之祊在廟門  
內饗饔爓肉廩饗炊米廩饗又名饗饗  
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內羞房中之羞作  
肉羞者非是宰夫內羞司士庶羞內羞  
米在右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諸宰徹

古言卷下

四十三

諸饌君婦徹遠豆燕於寢祭於廟燕祭  
器則同  
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  
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四邑十六井為  
丘戎馬一牛三四丘為甸長轂一乘四  
馬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戈輶具備丘馬謂之匹馬甸馬謂之乘  
馬

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曾者重也

易以文王為中古禮以神農為中古

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力

少而蓄德多三十而立

左傳潔粢豐盛言為谷則潔清在器則豐

滿

捷為文學曰螟螣蟲賊四種蟲皆蝗也陽

古言卷下

四四

祀駢牲陰祀黝牲此皆漢儒說

笙詩有辭有聲如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

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

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

管亦有聲無詞耶其謂斯干為新宮者

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

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

吹笙皆有詩也歌詠之聲依之律和之

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故升歌二

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

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

三南六詩衆聲借作矣於是工告樂正

曰正歌備皆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

詞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

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歌笙相禪

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為詩十八篇

古言卷下

四五

皆有聲有詞鼓琴鼓瑟笙磬同音以雅

以南此之謂也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

十人纂先師微言為論語論語中言詩

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晦庵讀詩綱

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

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

小序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即



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謔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彷彿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

古詩卷下

四六一

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無乎風大雅無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無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矐心浮氣不務泥

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魯頌僖公之盛然魯衰亦自僖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為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為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敖收徐為孟孫氏

古詩卷下

四七一

宋理宗庚申景定元年元世祖即位中統元年也是年賈似道稱臣割地納幣乞和以捷聞還朝又庚申四月妥歡帖睦爾生是為元順帝癸酉六月即位洪武元年八月元亡三年庚戌殂於應昌諸書稱順帝為庚申君者以庚申生也自生民以來困苦時多安樂時少堯舜禹三聖相承豈非極盛時然洪水之害歷絲九年禹八年即十七年困苦中間又

有三苗之亂人生八九十歲不見困苦  
事豈易得哉

心無動靜動靜非心也性無善惡善惡非  
性也動靜者意也善惡者情也有知覺  
者意也情也無知覺者心也性也故曰  
無聲無臭至矣





芝園外集

說林敘

始余之未齷侗然蒙也先大夫以為可教輒膝而授之經稍長益課以子史百家言程替蓋甚厲也而榛翳未刊鮮所悟解僅能億舉大義據案對冊槩若了了比掩卷則徐忘之乃復不自揆量妄有撰測時方困跡蓬蒿踞環堵罔訖於四方之觀既而繫籍金門馳驅方國日惟兢競於職事肆求令甲鈞摘靈萌以圖報稱

芝園外集敘

天子隆遇視平生之舊殖則漸成凋落矣每誦穆矜之三立慕然明之博物即疾首憮心恐一旦填溝壑而靡有聞也然性有偏者牖非盡窒編簡所會靈智攸通於凡三才之紀萬物之情時或見一斑焉輒筆而識之以備散逸爰自正德之季以迄於今積累成裘釐為十有六卷題曰說林藏之家塾於乎陟嵩華者始知培塿之卑汎溟渤者乃測河渠之隘余蓋展轉於培塿河渠者也又惡睹所謂嵩華溟渤者而語之人

人乎然則炙轂之誦覆甌之譏不待察士而知之矣或謂宋潛溪著龍門子僅以九十日故其文多厯劉文成著郁離子成之應載故其詞偉澤今余之詮綜有年矣而踳繆無章罔敢竊附於作者之列矧曰有補於世教云哉覽者弗以誕滂罪余則幸矣

皇明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明州張時徹題



芝園外集敘

芝園外集卷之一

說林一

辭命林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莊公使行人辭於宋公曰孤不佞不能和其四隣以為君憂使赫然辱於敝邑孤無所圖罪謹使下介以請夫自孤之學主宗廟社稷也亦惟先世之顯盟是共是以罔敢失隊頃者公子馮之辱也其以成穆公之讓而致國於君也孤惟昏姻之國館而賓之亦惟君故之以豈敢有所利焉如以馮為討也是使

芝園外集卷之一

穆公不得撫有其子而宣公貽謀之不終也孤誠不忍聞惟君圖焉止衛人之惡天下莫不聞敝邑雖小菟乘簡卒以俟君命號令朝至孤必夕發以從君後今舍曰弗問而移師於最爾之鄭孤竊惑焉君如聽於孤及兵而誅衛則君之義也孤之願也其曰不然孤將率其父兄子弟觸執事之左轂而死之使天下後世知君以定弒逆之衛而合諸侯以翦鄭也孤雖亡亦有辭於武王成王矣君其圖焉宋公不能對乃解四國之師

周桓王四年使凡伯聘於魯戎伐凡伯於楚丘以

歸王以讓衛曰昔我大王之制諸侯也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筮其儀可冠詰姦而防其不意其貴國之賓至則以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載在彝常頌之烈國世世守之無有廢也叔父密邇甸服請當率先諸侯以藩屏周余與二三卿士日有望焉今凡伯者非他余之命大夫也以魯國之故告諸宗廟受玉帛以出而我得違於叔父之近郊修而執之是委成命於草莽也叔父若不聞余一人不足恤獨不念武王成王之烈而一旦蔑棄之有如弁髦其何守土之為

芝園外集卷之一

二

夫戎何厭之有王室而陵之矣又何有於衛余一人之憂亦叔父之憂也若微寵於武王康叔詰兵振旅而問罪於犬羊之戎則惟叔父其責不念不圖而委罪於余一人亦惟叔父余一人何敢固焉魯會齊宋陳蔡之師伐衛以納朔周并王使子突救衛告于諸侯曰王未知衛之罪亦未知何以勤諸侯使突也以告嘗聞之生以定名名以辨分分以章禮禮以行義國之大節也天子守之以制天下諸侯守之以保社稷無有貳也天禍姬氏使衛侯淫亂其妃匹以敗天常四方莫不聞朔親則其

子也弗懼弗懲而禍是焉甘日張說古以蠱君心  
一日之間而使倭壽成齒賊刃以沒暴骨於莘父  
子道喪而兄弟爲屠誰之罪也洩職之不義朔也  
亦惟禮義是蕪與衛宗廟之以豈其私有憾焉王  
之順洩職也亦惟朔之干禮敗義不可麗於五服  
之長也而聽以黔牟易之又豈私有賴乎政典曰  
賊殺其親則正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斯二者  
朔與其父實行焉王將守先王之訓以號令於天  
下懼遺僂於伯叔之國庶幾亦有辭焉不然則黔  
牟與朔也又奚擇乎難之聞也王與一二卿士朝

芝園外集卷之一

三

夕望曰朔其甚乎東諸侯其必尋盟以討朔而獻  
俘於我周廟將至矣豈虞朔之是而以而欲滅未厭  
之黔牟也夫天下之惡一也人而有知朔之餘庸  
足食乎縱朔以厚賂要之諸侯安得而甘之受賂  
以與朔是亦朔也已矣我周又何望焉王室雖微  
必不相從於亂使突布其大義惟伯叔圖之  
齊師遷紀鄆郛遂欲滅紀魯使單伯告齊曰魯  
之有紀也猶齊之有魯也世爲婚媾動息偕之紀  
之憂亦魯之憂也魯今不能爲紀重輕願大國之  
撫而矜之也仲虺之誥曰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此言大之所以待小也紀誠不能自  
立豈遂不可教誨而弱焉以賜園吏其無乃非先  
王之訓也乎夫齊亦大矣隄封千里帶甲百萬而  
稱雄於諸侯蕞爾之紀何加損焉君如念太公之  
裔翼覆其轍而扶其不競使得奉守宗祧魯亦與  
有賜焉如惟力是視而不於弱小之惻則朝令於  
境紀將罕其妃妾子姓而夕去之寧敢與介使爭  
一旦之命今紀人爲先祀之故使其季以鄙入而  
大國閔然收卹之諸侯莫不歆然自寡君計之大  
國若脩方伯連帥之職與其存季也則不如無剪  
紀也此不惟寡君之私願將天下之公義攸在願  
因君之左右而請命焉

芝園外集卷之一

四

昔人伐魯取慶父之賂魯使季友禦之辭於昔師  
曰夫共仲之在敝國也先君之愛弟也寵冠於諸  
公子久矣專魯之政而尸其柄先君未有選焉  
是社稷之所恃以爲衛者也而天降喪亂乃包藏  
禍心而稔章其不肖之行使圉人犖卜齒無故而  
交刃于黨氏武關之間二年之中而殺二君不已  
甚乎夫是魯之賊也義不共天將天下以爲討而  
萬同盟之國也柰何蓄而庇之初而曰未聞故也

則猶有辭也既其聞故矣敝國謂莒必將磔共仲之首而致諸魯司寇以獻於太廟不虞其責之賂也討而以賂是利禍也惡孰大焉今不恤敝國之戚而傾兵於我郊鄙曰必以賂為解是犯天下之同惡而蔑棄魯也魯未能冀除宗廟而祓其不祥乃又賂以求賊天下其謂我何其何國之為不然苟有當也寡君與二三臣何有愛焉惟執事裁其可否而賜之命

周惠王使召伯廖錫齊桓公命且請討衛曰余一人承先人之隊緒寄於諸侯之上惟貌末不類罔

芝園外集卷之二

五

有寧心子類蔑其君之不競也挾五大夫之怨逞其蜂蠆而致螫於余一人余一人危如累卵社稷有靈不亢不衷使子類棄其班以出謂難之將靖也而衛介在畿服不惟國鄙是勤而稱兵於我近郊曰必置子類而戴之去順而助逆悖孰甚焉類一二伯叔共憂王室率先義旅以翦匪人子類與五大夫而既伏其辜矣衛之繆迷則未有討焉余一人相於四方非伯舅莫能鄙之敢使召伯以請夫自先君桓王之辱於繻葛也裂冠毀冕以決大坊至於今國人未釋憾焉然鄭猶知悔禍降以相

幸也未若衛之敢為戎首也此而不問余一人無以面於天下雖其存也借之亡也不敢復踐先君之阼以忝舅氏舅氏其念武王太公之烈籲告多方而扞余于艱則周之昭穆永有賴於不伐

齊桓公伐楚歸執陳轅濤塗會諸侯之師侵陳陳使使乞成曰大國有命曰其率賦乘以南將致介於荆寡君不敢康與其一二陪臣先後奔走以從君於羈紇豈有貳也楚之帖也召陵卒盟諸侯皆返其國陪臣濤塗恐三軍之衆也舍止無所而一二邊吏不足以供芻材大國將以為討率然計曰

芝園外集卷之二

六

兵而出於東方觀兵於夷而歸其可此非敢有他也無亦謂陳之削弱鮮茲耄倪不足以薦頸於斧質也而欲祈頃刻之命不虞君之督過之也濤塗而就執矣江黃之師加焉陳之君臣既知其罪早夜震動曰大國方懷携而字弱庶其赦我手而辱七國之師以臨於郊盡陳之地不足以張帷幕君如援枹而鼓之如以石投卵也篋弗碎矣惟君微福於我虞帝而不殄其明祀賜濤塗以為陪臣則惟命謂濤塗罪在同盟不可中釋也而歸諸寡君告諸社而僂之亦惟命寡君與一二陪臣草舍於

郊謹備牲牢以矣

宋襄公帥師圍曹曹人辭曰昔我周之王也立九  
伐之法曰馮弱犯寡則背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頒  
諸五服司馬職之而糾其不率小大廢邦是以各  
守其封而和其民人非玉帛不相見也王室而既  
衰矣諸侯力政而伯業興焉亦惟先王之號令典  
章是布是崇而匪其弗逮豈敢私有逞焉夫自君  
之擅寵於諸侯也齊桓之屍未寒而遽伐其喪廢  
長立少使無虧不得其死人曰是盟主也何罪之  
有其嗣亦何罪之有而忍於加之釐乎君方稱大

芝園外集卷之一

義以勸諸侯而乃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  
昏之鬼人未見福也而惜禍是仍諸侯又何賴焉  
寡君聞之國之立也惟德是視不以大小犯義不  
祿皆信不祥天之道也曹南之盟矢其載辭而要  
諸鬼神遠近莫不聞今口血未燥也而卒然辱臨  
兵車環圍我城郭斷絕我樵採震驚我宗廟怖懼  
我人民其馮犯凌暴誰將甚焉寡君與二三臣撫  
膺而圖無所知罪惟執事命之君如以德撫諸侯  
而謀其不協四方之國敢不惟命是共何有於曹  
其曰不然而惟暴令之張也則敝邑雖小能無功

困獸之圖乎詩曰無棄爾輔負于爾幅曼爾爾僕  
今敝邑亦大國之輔也願君之負而顧之也君如  
終棄寡君寡君無所逃罪矣諸侯惡宋之威亦且  
懼而謀宋曹而朝亡也宋必夕亡於君又何利焉  
君其無視曹也亦小諸齊楚秦晉而可乎

楚人使宜申來獻宋捷魯僖公使襄仲辭曰寡君  
聞孟之會矣謂諸侯以玉帛相見也而不虞其相  
尋於干戈也嘗聞之講信脩睦則有會盟服叛討  
逆則有獻捷二者異物不為用也今以好會諸  
侯而終之以逐無乃不可乎夫宋先代之後也我

芝園外集卷之一

二一不故臣焉今合以修盟會而傲寵於大  
國大國知以為危則不如無許也既許之矣而伏  
甲以受之執諸壇坫之上而又戍其國寡君其焉  
未知其何討乎大國不棄也而遣之  
君與二三臣南望而拜曰  
圖之  
也寡君不  
之何能  
而以國事縱大國下以無致其若神人之弗直何  
謹使遂辭諸使者報大國



魯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真子雍焉楚使申叔戌之齊孝公言於魯曰昔周公太公戮力同心以夾輔周也股肱耳目實先後之成王不忍離二公之歡而封諸比壤盟而遣之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二國是以代為昏姻勤郵患難而匡其不逮至於今豈有異焉我桓公九合諸侯戎狄是膺以盟戴王室衛之滅也投履撫刃而蹶然以興親犯霜露驅除強狄芟刈蓬藿而以立衛之社稷又城楚丘而居之衛國志亡是我有大造於衛也先君之棄也肉未及寒而衛乃合諸侯以伐其喪怨以報德惡

芝園外集卷一

九

莫甚焉魯只尺也而不知之乎夫齊之讎亦魯之讎也敝邑之望曰他不可知即有難也以交以義魯其收恤我乎今魯非惟莫衛之讎也而翕然親之今日盟于泚明日盟于向是反先代之盟而蔑棄齊也我二三大夫聚而謀曰魯甚矣猶之亡也奮而一決我是以有西鄙之師而魯不悔禍稱兵深入我我是以又有北鄙之役既而展大夫辱於敝邑中以先王之命責以桓公之功寡君聞之不敢信宿而卷其橐鞬以退豈敢有所逆焉不虞魯也必其憤之逞也而乞師於豺狼之楚攻穀而取之

敝邑不足恤獨不念成王之命乎不惟是也且又直雍而輔以易牙焉曰以為魯守又重以申叔戌成是誠邊鄙我也誠臣妾我也齊則不競而魯不已過乎夫易牙我之亂臣也而雍我之群公子也魯不以為討而界之穀以偪齊是導臣子以叛也魯之國其無雍與牙乎蘖而翦之猶懼其萌而况滋以啓之乎啓而生亂又何禁焉君如反而不縮其遠辭楚而去之則我與魯也而甘心焉敝邑猶將敬以待之魯公以無忘前好也若必欲遂有穀也而

芝園外集卷一

其二三臣

奔告于天子天子使使以與魯決

楚穆王使使以與魯決

王武王使使以與魯決

昨以王勇之田未

自它於中國縱暴

王以茂棄我王至馮

楚非惟莫之懲也又

齊桓公不義其為遠

貞以包茅之貢楚

其罪而使魯完七

至於召陵則桓公之功也已又行無禮於宋我文公不敢寧居而馳驅於城濮會四國之師以討曹衛楚乃反旆以退而先代之宗祀獲全則我文公之爲也不穀賴天之靈以守社稷亦惟王室是亢而保先公之隊緒不敢越也亦不敢捐也今楚乃肆其鴟張而迫脇我與國欲翦焉以益其藩籬是奴隸我中國而謂兵之不復南也不穀實有憾焉且商臣之弑逆浮於梟獍是天下之賊也我則弗討而彼乃得逞於江漢之間震驚遠邇縱諸侯不以爲僂其若桓公文公之烈何如天子有命則

芝園外集卷之二

十一

何以對焉不穀不敢康允我伯叔甥舅之國其共圖於卿大夫念方夏之弗振也夷狄豺狼弗可長也而僂方同心以扞大憝秦甲出武關而東齊略陳蔡而南不穀與二三臣悉率敝賦從魯鄭宋衛而環諸方城之外不穀將親鼓之所不能服楚者無以復享於我文公之廟矣志曰師直爲壯以諸侯之衆而加諸弑逆之商臣楚雖勁其若我何願速厲乃戈矛橐乃糗糧方車而馳以徂於楚郊救災禦暴在此舉也毋使江人怨我曰親我以為屏而棄以即諸夷告急之使踵相接也而襲如充耳

其何盟之爲江而滅也楚且益張寇滋深矣中國豈得釋甲而寢乎惟諸侯圖之

晉趙孟逆公子雍於秦欵以爲君既而背之敗秦師於令狐秦康公使人讓趙孟曰先蔑之來也曰寡君新棄社稷國之人聚而謀曰孺子夷臯方在襁褓恐不足以承七鬯隊我文公襄公之烈以爲君憂願徼福於君奉公子雍而戴之死且不朽我諸大夫曰有君而求君將安用之晉無信也不如弗聽寡人曰豈其實君而不如奕棋乎其謀之審矣寡人遂遣雍也又懲呂卻之難而與之徒衛以

芝園外集卷之二

十二

入亦惟晉社稷之故豈私有所賴焉行且入也而旋復背之曰國有君矣言焉而食縱二三子不以爲意其若四方之諸侯何寡人與二三臣方且圖之曰晉曲甚矣如而自葵也必將謝我以文辭薦我以玉帛牢醴芻粟勞軍於境上而乞盟於寡人晉之罪將可說焉不是出也而乃潛師以襲我賔而寇之又何謂乎夫有君而求君一逆也求而背之二逆也我以好往而報之以兵三逆也三者有其一難以得志於諸侯而况兼而行之乎寡人規之國未定而伐之不仁乘人之喪不武以詐禦詐

不信尤而效之不忍為也歸且休矣二三子其遠圖焉葬荀襄也願以兩國之賦相見於境

魯文公十六年晉會諸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誅伐齊也齊人賂晉侯不克而還季文子以書貽趙宣子曰舍之為君也告諸天王名在諸侯之策矣商人孽也而梟獍以逞厚樹黨焉而慕之又不已而辱其君母其若昭公何其若國之綱常何夫舍我之自出也齊恐我之弗直而以為討不惟使命之修而乃赫然以兵歷諸境欲以扼我之吭而飲其口是謂魯之不國而大蔑之也我方以為大

芝園外集卷之

十三

僂賴大夫之靈會諸侯而盟于扈蔽邑之望曰齊其彰矣商人必伏其辜而我叔姬之冤且釋魯其猶有賴乎不虞賂之是甘而歛師以退也夫以大義合諸侯而終之以賂是以溷滌溷也庸愈乎晉國之政子實尸之進退臧否豈異人任今見義不為怯也以賄反令貪也縱亂黨逆悖也此其罪不在他矣使諸侯而無人心也則可知而有之必曰以無益之貨而易滔天之惡晉之志不在諸侯矣各有怠心以行其欲而晉孰能禁之政之布也其能出諸國門之外乎

魯成公七年吳伐鄭既又入州來季文子貽書於栾武子曰晉諸侯之盟主也子實佐之若填撫小弱圖扞外艱謀其不協而保固之以長方夏夷狄雖強孰不嚮慕各奉王制以慎守其封疆豈敢以一矢相加遺也昔齊桓晉文之霸也亦惟勤恤諸侯而寧其患難朝夕於奔走夫豈有所憚焉至於子之君而怠矣吾子又不能恢章信義而匡其不逮手柄威靈而弛之使僻逸之吳馮凌中國而虐我友邦誰之咎也鄭而既成矣師未釋甲也而又入州來載肆干戈以逞其欲尚何我之為忌乎行

芝園外集卷之

十四

父聞之樹德莫如近防患莫如遠申公巫臣之竄於晉也以子重子反之故而欲假吳以釋憾遂承使命以往而教之兵車教之叛楚晉之長技吳實用之自今已後吳將稔晉而不虞矣四隣之國能無州來乎是薄於損楚而厚於滅晉撤遠防以市近患也行父惑之夫巫臣之惡天下莫不聞大國不以為僂而寵之爵秩又使得通邦交之好崇奸長亂則何以訓焉吾子晉之棟也三軍之命胥子是尸不知巫臣之啓釁不智也知而縱之是不忠也如此不已晉其替哉晉以霸長諸侯而至於子

而替之無乃不可乎子若微福於文公襄公不  
其遺烈擯巫臣而出之率先與國以共扞吳也則  
諸侯猶曰庶幾有賴乎王室亦曰猶有賴乎行父  
肩敢不宣子之明伐

晉厲公爲沙隨之盟辭魯成公不見臧武仲言于  
卻犇曰寡君不佞不能訓其二三臣而僑如敢行  
無禮以辱宗廟國人莫不慙寡君以集蓼之故方  
廩然覆隊是虞如蹈淵冰繫朝夕之不保尚何宴  
安之懷乎大國之徵師也寡君遽出敝賦於郊而  
膏秣以聽命寧有貳也壞隕之待也以僑如之辛

芝園外集卷之二

十五

齋患在剝膚也而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豈其得  
已焉寡君辱從同盟之後謂大國必不昵逆臣殺  
然斬除之而懲其不令不虞其右而助之也夫僑  
如何信之有以季孟之軋已也而欲去之翦社稷  
之衛以逞其欲乃又以寡君爲貨也悖孰甚焉大  
國如將聽之寡君則不得復事晉矣而僑如實專  
有魯也以臣黜君以逆廢順無乃不可以令乎雖  
吾子之愛僑如也毋亦匡其淫僻蕩滌其過以延  
叔孫之祀豈宜犯天下之不韙而益之毒也夫魯  
之事晉何所不可雖吾子何愛於僑如亦何惡於

季孫孟孫惟吾子終圖之敝邑將聽命焉

衛孫文子甯會子出其君獻公鄭子產貽書與范  
宣子曰國之所以立禮爲大禮之所以立君臣爲  
大先王執則天下霸者糾虔四方率是物也衛侯  
在位十有八年矣行父與殖執圭繫組而事之親  
則股肱之臣也君有遠也當左右僂力而彌縫其  
闕不可則委曲諷喻自牖而納之約又不可則致  
邑與祿而去之不忘其思曰庶幾君之或寤而反  
予乎今微寵樹私駢首以僂公臣身之不出而君  
是焉出則是臣有國也追車及於境而射矢及於

芝園外集卷之二

十六

鞫衛侯瀕死而僅免其去弒也有幾僑之聞故也  
語於心曰晉方以禮合諸侯而吾子實先後之必  
將告於王室討二子而復其君旦夕且至矣不虞  
計之未有所決也而又聽中行獻子之言欲因其  
亂而成之是知火之爲災而又膏之也能無灼乎  
今諸侯之國多矣上下交替而紀法不張其爲殖  
與行父夫豈少也二子而莫之懲也孰將不爲二  
子哉從而誅之是有二命也釋之不問則是相戕  
賊無已也此而爲君不亦難乎僑也聞之禮禁亂  
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防而棄之是自

速之亂也大夫出其君矣隱臣亦且出其大夫而又孰能禁之吾子縱不為晉計獨不為子之家計乎夫以大治小義也以順加逆正也宣昭令聞以不忘先烈吾子何弗為焉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已願吾子之一怒以已衛亂也

魯昭公出居鄆子家懿伯貽書於晏平仲曰天禍魯國寡君不得撫其二三臣以為諸侯憂難之興也寡君相於四方而圖其所庇左右曰晉兄弟之國也世為盟主諸侯莫強焉其必能恤君矣則吾舍晉而何之羈也亦云寡君曰不然救焚莫如近

左傳外傳卷之一

十七

齊魯隣也且甥舅之國豈伊異人昔桓公之霸也與滅繼絕小國忘亡至於今賴之齊之威靈猶未有替焉豈其於敝邑而忘前人之烈且齊之公卿晏子實賢君與用事者之所委心也曰豈其不聞管夷吾之績而光大之乎是以跋涉而來以聽命於大國謂朝夕其收郵之也今淹恤在外五年于茲矣寡君與其二三臣草食糶食不得齒於行旅而命之不易猶未知所底羈也患焉野井之次君來辱命曰君之憂寡君之憂也我是以引頸而望不敢他圖以大國之靈若惠貺寡君其何有於季

氏乃非魯是圖而鄆是焉圖是病言之食而姑以是為解也既而君有令曰我將納魯君必無受魯貨矣寡君與二三臣再拜稽首曰非齊君不及此歸有日矣不虞申豐之間得行而君遂惑於子猶氏伐成之役其以寡君為護也大夫亦不聞一言之惠他又何賴乎夫寡君朝夕立於齊之朝隣國莫不聞亦以寡君委之齊矣今莫我鳩也而覆有厭心備禮以饗而宰夫寔司獻焉高張之喧也又以主君為目婚媾之國而一旦卑之有如裔夷誰寡君自以為罪然大夫亦不知其不可乎昔黎侯

左傳外傳卷之一

十八

失國而寓於衛衛人弗恤也而黎之臣子賦之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蓋深望之也既而不至則又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叔弓伯弓靡所與同望而諷矣而又不至則又曰瑣弓尾弓流離之子叔弓伯弓褻如充耳諷而怨矣然不於其君而於其臣謂股肱耳目實顛尸之所以歸憾也今寡君之流離終不得微惠於大國非吾子之怨而誰怨乎羈也聞之諸侯失國而諸侯納之義也非寡君之過以相求也以吾子之哲而亢績於先大夫則惟所圖如不念太公桓公之烈而

廢我周先王五侯九伯之命亦惟所圖敢不布  
腹心

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晉陽之城番拔趙襄  
丁乃使人見韓魏之君曰無恤不佞不能事社稷  
宗廟以為君憂無所逃罪然自昔先世徵天之靈  
得與君之先公翼輔晉室盟及子孫無相害也無  
恤不能事君豈遂不可訓誨不虞君之深過之也  
夫趙之與韓魏猶一體耳趙朝亡韓魏必夕覆夫  
智氏何厭之有君若不念無恤獨不為君之宗廟  
社稷計乎無恤聞之東方有魚其名為鰈比目而

芝園外集卷之二

十九

後能行南方有鳥其名為鵲比翼而後能飛西  
方有獸其名為鴈與邛邛岨虛比有為之齧甘草  
以食即有難也邛邛岨虛負而走北方有比有民  
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非獨其性慈愛  
也相輔以用相資以生其為彼也亦為我也今韓  
魏之於趙豈異是哉患之剝膚謂君必將倚智氏  
而角之以撫有三晉獨柰何噓其醜而膏之乎夫  
趙之滅在旦夕矣滅趙而有利於君則為之如其  
不利盍姑存之乎削其土地使得奉社稷君之賜  
也不然而辱在倍臣則惟命又不然而降為奴隸

亦惟命君其試番察焉韓魏聞之大懼繼以張武  
談之言乃反兵攻智伯而殺之遂滅智氏

芝園外集卷之二終

芝園集卷一

下

芝園外集卷之二

說林二

諫說林

齊威王視朝謂即墨大夫曰寡人下令國中求直言者至切矣二年而莫有應者是臣下負寡人也  
即墨大夫曰以臣觀之非臣下負王是明王之不好直言也今夫酒食人之所愛也然人之相見必推其所愛而勸令飲食以其所欲在此故也使王之欲言有如酒食也人其孰有不進王乎今下令三年而國中無應者是所以明王之不好直言也

芝園外集卷之二

季武子出見絕流而漁者下令欲鞭之曰噫甚矣子之貪忍也漁者曰主君欲法小人則既知罪矣盍姑自主君始可乎自主君之治魯也農夫力畊其穀粟無弗輸於廩者婦人織作其布帛無弗入於官者商賈所貿易其貨財無弗登於府者山谷冶鑄其器物無弗歸於官者聚斂無藝威福在已魯侯徒擁虛位而百官不得其職是主君竭澤而漁矣何罪乎絕流哉

晉惠帝之時爵祿無章功令不核每朝會貂蟬盈座政令不塞劉子真作崇讓論以矯之其略曰古

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競也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不肖灼然殊矣推讓之風息則爭競之心生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但察官次而舉之所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

芝園外集卷之二

覺而改之難彰先君之過乃下令曰寡人好聽竽聲甚於先王欲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言甚切至而時不能用晉室不競有由然哉

楚襄王田於孟諸之野見獲者曰歲捨乎曰薄甚矣王曰此沃土也雨暘時若徒役不興何云薄乎獲者曰小人之治田也下因地利上順天時中盡人力訛率一鍾焉然而有不可必者蠶螽害之也

一不幸殘其本根傷其心節苗雖碩十不獲一矣  
國亦有之昔者先君懷王以土地之廣社稷之靈  
威加海內諸侯莫先焉而以鄭尚處中上官大夫  
公子蘭之徒處外屏蔽聰明諂殺忠賢是以計舛  
施逆客死於秦為天下笑余王欲治楚國臣願王  
之去其蠹蝥也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國何如而治矣朔曰罷市其  
可乎帝曰百工之事莫能相兼四民之用缺一不  
可故日中為市有無交易以相濟也若之何罷之  
朔曰國有三市而交易不與焉私納諸侯陰比將

芝園外集卷之二

三

帥輦輸金幣關通賞罰馮凌威福而得志於其外  
是謂以外市也請謁貴戚結托宦官延譽於左右  
陰竊上柄而主不知是謂以內市也希聖意旨雷  
同附和狐媚固寵祈求恩澤因以植樹黨與濁亂  
紀綱是謂以上市也三市行而國欲治者未之有  
也帝曰善乃下請謁之禁開直言極諫之路  
魏其侯竇嬰以平七國功封喜賓客諸遊士賓客  
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諸列侯莫敢與  
亢禮時田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  
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武帝即位魏其為相

武安侯蚡為太尉後以竇太后譴並免家居武安  
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  
更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已  
而武安為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  
或起家至二千石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  
數而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引  
而怠傲魏其日默默不得志其舍人說之曰僕聞  
魏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  
子天下無有今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  
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臣奚憂

芝園外集卷之二

四

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  
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今夫權勢賓客非公所素有也亦有之其暫耳今而  
去之乃反其初而又何戚焉魏其不聽日與灌夫  
相為引重引繩批根諸所去已者卒忤武安侯及  
灌夫既族乃有蜚語聞上魏其遂論棄市渭城  
衛靈公居而問左右曰朝之臣誰最愛寡人者左  
右曰其彌子瑕乎君寢則寢君興則興君食則食  
君飲則飲君喜則喜君怒則怒不幸君有纖芥之  
憂則食不甘味坐不安寢必豫而後已愛君者誠



夫如瑕矣乎公子家進曰左右之言非也夫彌  
瑕者君之賊也矣在其為愛蠹宅木而君之死生  
不離焉遊其腹心而飽其脂膏久則空而覆矣夫  
瑕亦若是而已矣無已則史魚乎君所謂可而以  
為否焉君所謂否而以為可焉惟其義不惟其同  
蹇蹇諤諤以繩君之闕而納諸衷君謹不恤君疏  
不怨是厚為其君而薄為其身者也無已則遽伯  
玉乎靖恭以事上忠信以宰物苟便於君而利於  
民則導而行之便於民而拂於君則委曲而通之  
務得百姓之歡心以事一人是社稷之衛也斯二

芝園外集卷之三

五

子者之愛君也孰與瑕哉人有言曰佞幸醜毒不  
可適也樂石針艾不可厭也君其試加察焉靈公  
默然

晉惠公歸自秦既得國而背秦之盟晉饑請粟於  
秦秦與之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請粟於晉弗與  
而欲伐之謀於群臣群臣曰此天與之時也逆天  
不祥失時不知蒐乘簡卒乘秦之弊而蹴之茂弗  
勝矣慶鄭曰不可秦婚姻之國也於我有厚德焉  
昔君越在草莽介然驕旅非秦孰收卹之且公子  
在國不為少矣側有睥睨而幾倖重器之及有晉

國者矣必在君卒主社稷以撫群臣秦之力也今  
盟未寒也而背之君獨不觀夫鵠乎冬而撮為之  
盈握者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且而縱之鳥往  
東也則是日不東向而搏西也則是日不西向而  
搏其於南北亦然蓋不欲傷其所德也今秦之德  
君豈直爪掌之燠而已哉君柰何欲搏之夫皆盟  
不祥伐德不義動而弗順秦雖災不可蔑也禍將  
至矣公弗聽大興師以伐秦兵敗於韓原秦執惠  
公以歸

唐明皇生日有獻寶鑑為賀者張九齡因進千秋

芝園外集卷之三

六

金鑑錄帝覽之謂九齡曰世之治也用賢其亂也  
以不肖卿言知人有道乎九齡對曰人不易知知  
人亦不易使人之相去也若鵠之與鳥也易知也  
若燕之與鷄也易知也惟其若若若之與葉木蛇  
床之與履無則不可得而辨矣是故大毒若甘大  
詐若信大貪若潔大佞若忠是若若與葉木之類  
也人主一不加察而誤用之反表為裏倒上為下  
國其能無危乎帝曰諾時李林甫嚮用九齡蓋陰  
斥之而明皇不悟卒致天寶之亂  
或說條侯曰伍胥與范蠡孰知乎曰范蠡知矣曰

尚鞅與范唯孰知乎曰唯勝鞅也曰君侯之知范  
蠡也豈非以其知越王之長頸鳥喙不可與共安  
平也而逃之五湖以遠害乎曰然曰君侯又謂唯  
之勝鞅也豈非以其能推蔡澤以自代而免於車  
裂之禍乎曰然曰然則君侯之所以自爲計也不  
如其論二子者也曰客之言謬矣彼四子者其所  
事殘忍之君也而其居則傾危之國也僕逢賢聖  
之主而生太平之世庸語此不祥乎客曰君侯誠  
不自量獨不見夫芻狗乎方芻狗之未陳也盛以  
華筵被之文繡主人踵步而拜尸祝潔齋以將之

芝園外集卷之二

十一

不敢睨視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柴車轆  
而過之蘇者取以爲爨而已今君侯已陳之芻狗  
也轆而爨之者至矣而猶以爲無虞乎且夫質的  
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入焉物之理也功  
高者忌威震者疑人之情也胥鞅之遽不自以爲  
安乎而終於碎首而齏骨者何也且君侯獨不記  
許負之言乎不聽既而景帝積猜於條侯乃以事  
下獄不食五日而死

魯昭公出奔齊齊侯唁之於野非辭曰寡人寢處  
不寧以憂君憂自昔疆以西請致千社於君寡人

將帥敵賦以從執事惟君命之公喜子家子曰必  
無受邑公曰寡人不能守先人之社稷齊侯不志  
先盟而憂恤之庸逆諸且千社重祿也托大國厚  
庇也徼之不得而何以辭爲子家子曰臣有小喻  
昔河伯遊於東海海若實之貝宮娛以蜃樓爲雲  
門之樂以饗之介鱗之族各以班見三月而不絕  
河伯樂而忘返曰若是其大乎萬流納之而不盈  
尾閭泄之而不涸白靈効順而衆寶叢生孰與濺  
濺一勺者乎舍是吾無歸矣從者諫曰不可夫以  
河視海則大小懸殊也以君視海若則偕之爲君

芝園外集卷之三

八

也南面而制其封疆奴隸聽命焉何弗尊乎而甘  
爲臣僕也且夫河之爲德也川澮宗之而成澤霖  
雨過之而成潤颿風不能蕩其波蛟龍不能徙其  
宅蓋與元氣並運而與天地同久者也今夫海不  
擇小大不別清濁而來則受之鯤沫汪洋鯨波瀕  
洞腥臭不可聞穢德彰矣而君柰何欲處之不聽  
已而東海若與西海若聞日尋干戈使天吳驅河  
伯以爲先鋒河伯懼而不從海若大怒乃竄於赤  
羽之山立稿而死今魯國雖約固周公之裔而王  
室之懿親也即有難不授一甲其威靈猶足以動

河內而充其不秉何賴於齊夫齊無信之國也高  
國用事政出多門矣而君欲恃以為安臣恐君之  
為河伯也公弗從已而伐成不克居鄆鄆潰遂客  
死於乾侯

楚申湏攻申歸之術以干楚惠王惠王說之寵以  
左尹之位國事必咨焉四方之賓客至者非申湏  
莫之通也王孫邛謂之曰子以為濡需與意怠孰  
愈乎申湏曰何謂也王孫邛曰夫濡需者附豕而  
生者也奎蹄曲隈乳間股脚擇疏鬣而處之自以  
為廣宮大園帖然安矣屠者一旦鼓臂利刀布草

芝園外集卷之九

九

操煙火而屬之湏吏之間能無俱焦乎彼意怠之  
為鳥也引援而飛迫脅而棲紛紛跌跌而無能也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而必取其  
諸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二者子將  
奚擇焉夫子之事王亦豕之濡需也而豐祿厚寵  
亦子之曲隈疏鬣也竊恐屠者之操烟而視其後  
也亟去猶將及焉矧張三寸之舌而竊一國之柄  
怨譴叢道路側目禍其能免乎已而白公勝作  
亂請惠王之選已也而申湏實甚之首攻其宅殺  
而尸之於市

吳太宰嚭好賄而不恤國事東門周說之曰臣之  
隣有依沃野而居者工樹藝以為業隨其宜而布  
之無隙地焉其收傭也課其勤惰而厚薄其瓦上  
者五之其次三之其次倍之此竊而敗辟者弗蓄也  
山林原隰之利是以獨先他農而性又節畜牲牲  
充於牢而不食肉刀布盈於藏而不衣吊筐篋委  
積而行不敢有輿馬富遂甲於國中隣人死其子  
反之盡籠天下之珍異以充羞服而傭不傭弗復  
問也其老傭告之曰某田當耨矣某林當交矣蓋  
亟諾不聽旬日又告之曰茶麥甚矣榛翳茂矣不

芝園外集卷之十

十

治後無及也又不聽暮月而又告之隣之子大怒  
以為溷已也拂而出之他傭熟其如此也乃賄其  
左右日飽食以邀又竊其穀粟市醪肉而啖之不  
足則又盜諸聚落而獻其餘隣之子大悅聚落之  
人款門而白其狀左右曰是禦盜過嚴盜不得逞  
也而反誣之奈何聽焉歲收其田林之入什而不  
及一隣之子執計簿而詰之左右曰先人非能鬼  
將而神運也用地力者竭矣能無窮乎隣之子卒  
不寤家日益落而傭之盜益甚聚落之人不勝患  
苦集而訴之邑大夫邑大夫稔聞其然也收而繫

之於獄隣之子被掠而死今宰之所使治於四境者皆隣之備也而帷幄之士則皆隣之左右也民弗堪矣一旦苟有訐於王能無被掠而死乎既而越滅吳越王以大宰詬為不忠也誅之而歸

唐明皇聞潼關之敗懼而謀於群臣楊國忠遂進幸蜀之計李勉諫曰不可夫虎百獸之長也在山則威走而適墮狸犬倚而啣之矣龍百蟲之長也在澤則靈蕩而失水則螻蟻為之制焉城郭宮闕固天子之山澤也威靈於是乎出焉而柰何欲去之臣故西鄙之人也粟氏黨氏則其豪族也大業

芝園外集卷之二

十一

之亂盜賊橫行而掠於四郊之聚遠近震恐黨氏聚而謀曰居亦死出亦死然狐死而正首丘不如居也且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不有家也能有身乎乃相與收積聚增垣墉必臧獲誓子弟具礮石利弩戟晝夜設警乘墉而守盡散其所藏以饗鬪客粟氏見而笑之曰此猶以毛觸焰速之燼也遂委其室於臧獲盡挈其妻子而去之既而盜果大至攻黨氏黨氏捍之者五晝夜子弟之死傷相繼也而鼓音不衰盜疑而舍之遂得全其家攻粟氏臧獲遂潰盜盡掠所有而焚其宮室臧獲拾其餘以

竄粟氏逐而無所歸也皆行乞而死今陛下以天子之威非匹夫比也而城守宿衛之士非特子弟臧獲也堅壁而守出尺一之詔徵兵於四方其孰敢有不應者乎而輕棄宗廟社稷以為天下先臣懼陛下之為粟氏也帝惑於國忠而不聽賊遂入城劫府庫焚官闕悉如勉之言徵祿山之內變肅宗之中興唐其復能國乎

隋煬帝飾詐矜能復諫自用群臣有進直言者貶斥相繼或至誅死高頴請間曰願有効於左右請先罪而後言乎抑言之而伏罪乎帝曰第言之頴

芝園外集卷之二

十二

曰臣聞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之所憂而君以為喜武侯遂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今陛下謀事未必當智未必勝群臣而誅逐

誅爭之士其去二君者不亦遠乎隋之社稷亡無日矣語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可不畏哉帝怒而不聽已而帝所幸妃私於后曰外議洶洶變亂將作亟言之后曰審如是盍遂言乎妃果白帝帝曰此豈汝所宜言遂殺之已而又有告后者后曰事已至此可柰何哉未幾帝遂及於難而隋亡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朝計事於朝二而得一焉晝計事於宮三而得一焉夕計事於寢五而得一焉用心彌勞其智彌訕無亦寡人之固陋不足開耶抑出謀忌於過者乎晏子對曰過乎哉過乎

龍圖外集卷之三

十三

哉夫心也者神明之舍而萬事之管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圖王而王圖帝而帝變化於頃臾而縹緲乎遠邇者也是惟不思而已矣孰有思而不得者乎今計事而不當則衡度之弗式而測鏡之未詳也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也非目益明也締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也亦然故以宮視朝則宮為肆矣以寢視宮則寢為肆矣方其嚴也則神明內宅沆應而不迷其肆也則氛曛交侵求詳而益眩此豈心之有二乎王欲詳事無亦致其精而已矣

客有薦士於相國者相國曰諾吾將求之某年而不用客復見相國曰某誠賢士也公許求之矣某年而不用豈以任者非其人耶相國曰天子不以僕為不肖俾秉國鈞四方之士近者望其顏色而遠者熟其姓名其治行表著者吾旌之操履章聞者吾達之然未有以某言於僕者也語云馬服知劍斫知鋼僕是以慎之客曰昔曹相國之相齊也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者或謂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

龍圖外集卷之三

十四

之先隱生曰愚恐不及敢不自効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其自為娶則何取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則欲其不嫁者矣今取士也獨不取其不仕者乎於是曹相國因隱生東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而厚客之今天下一統豪俊多矣而必欲一一以姓名通於相國吾恐東郭先生之徒終不至也夫驥罷蓋車非無材力也不遇伯樂故也蘭芷生於

千仞之怒雖有馨香不得聞焉薦之雕楹價可以  
易馬矣惟相國圖之

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未有舉者乃  
以讓原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封土  
百里車徒百乘至厚富也戰指垂涎而欲一染王  
之鼎者豈直一人哉然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  
鳥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吻刀鬣者魚畏  
之人之辨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武  
士之兵端一避也文人之筆端一避也說夫之舌  
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為棘喙刀鬣也多矣呼吸

芝園外集卷三

十五

之間蠲鏤行焉孰肯以頸嘗之乎

王莽建國之後訛言繁興災變頻作河決魏郡瀕  
河蝗生春雨雪而竹柏枯夏隕霜而殺少木大風  
拔樹黃霧四塞諸妖異之物不可勝紀夷狄怨畔  
攻剽內地群盜如琅邪呂母臨淮瓜田儀之屬四  
方並起莽乃召故大司馬孔永而問之曰予受天  
明命以有方夏深惟萬幾之多艱與群生之不易  
並建材賢以匡王室即位三日而封公者十一侯  
卿大夫侍中尚書者九數百人既而從夏商九州  
五等之制封諸侯一國上有八百附城之數外

之以褒顯仁賢章明黜陟同好惡而安元允謂庶  
幾於治古矣乃者天慶未臻而亂氓且逞豈用賢  
不足為治若此乎孔永扣頭對曰昔管平公遊於  
河而樂曰安得賢士共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  
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南海玉出於崑山無  
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是主君  
未之好耳何患乎無士耶平公曰吾食客門左不  
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食不足朝收  
市賦吾何為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  
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

芝園外集卷三

十六

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  
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  
腹下之毳耶嘗聞之堯用四岳舜用五人武用十  
人而天下大治今陛下之封爵蓋不啻百倍矣然  
而政亂而令紊民生日棘而天怒日甚者則以所  
用非其人故也使賣餅鳥人之徒得廁其中又安  
足以為鴻鵠腹背之毛乎

晉獻公立以武公得國之日淺患救晉之群公子  
盡殺之乃起兵伐驪戎滅霍滅絳滅耿已又使太  
子申生伐東山已又滅虢滅虞威震諸侯荀息具

公曰晉其安乎荀息曰以臣觀之猶累卵也公曰然曰然則寡人之威猶有不懾者乎荀息曰曰曰未可以為安也臣聞之國有三威亦有三效君知之乎謹法制修禮樂明舉措溥愛利使百姓親之如父母而畏之如神明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民威此所謂道德之威也嚴其厲禁信其誅殺其瘴惡也猛其刺過也繁使民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如雷霆之震如烈火之燎此所謂暴察之威也刑以喜怒不以是非誅以好惡不以枉直箴天之經反人之理憂愁而忠諫者奴僂之窘棘而出亡者

芝園外集卷三

十七

族滅之此所謂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強眾之基也暴察之威危弱之本也狂妄之威滅亡之階也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今君五威諸侯四隣震蕩而駢僂諸公子唐叔之裔十不存一二矣太子伏劍於新城一孽竄身於梁翟而君猶未之悔也此三威者君何得焉獻公默然其後遂有奚齊卓子之禍晉國亂者數世

執政有位三公者貨賄山積金玉成丘乃大治宮室奪民之廩以益臺榭毀墳墓以為陂池怨口滿國所知或說之曰公以為司城子罕何如人也曰

古之賢人也曰然則公何不思齊之乎曰幸教得則可曰聞荆有士尹池者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靴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靴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靴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家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不禁也今民之廩非若南家之墻也而其墳墓又遠非若潦之經於宮也柰何奪而毀之諺曰無壞人屋世受其譴無

芝園外集卷三

十六

發人墓世受其詛縱不能恤而眾怒是犯無乃不可乎

語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故人臣之惡莫大於樹黨而其速禍也亦莫大於樹黨古今炯戒蓋足徵焉昔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語之故遂殺子南于朝而環觀起于四竟棄疾自縊而死復使遠子馮為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

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  
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  
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  
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  
遠子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  
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  
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今夫微寵擅權  
竊持政柄植私門之桃李而網四方之苞苴豈惟  
多寵而已哉方且侈而張之蓋未有以申叔之言  
相告者也

芝園外集卷之二

十九

執政有惡後言者所私欲諛其人則曰某於公豈  
有宿怨乎其言云云如其宣也將不利於公竊為  
公惡之盍早圖焉執政不俟其言之終也勃然而  
怒遽以事媒其孽而屏之甚者加以大僂任佞檢  
其所為也投其間而日構不已中外側目焉客有  
親愛者款曲而說之曰公亦聞子產之語然明乎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

或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涉川大決所犯傷人必  
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  
也然明曰箴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  
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是  
以子產之政天下稱賢焉今夫醯能聚蛆而腥乃  
集蠅恒人之患也惡石全生而美疾滋毒禍福之  
分也當國秉鈞誰能無過人有言也招之弗得而  
况罪之乎願明公加察焉執政聞之大悟乃不聽  
諛

芝園外集卷之二

二十

或問於石漬子曰人之惡孰為大曰悞諫為大曰  
人之禍孰為先曰悞諫為先曰何以明其然也曰  
昔郭君出亡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  
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  
臣儲之久矣為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  
且亡乎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  
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陳轅頰為司徒  
賦封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出  
奔道饑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暇脯焉喜曰何  
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也由  
是觀之二氏之悞諫一也而其失國亡家亦一也



向使御者與族人之言得入豈無有以彌縫其闕而固其宗祊乎不其速也而淫回昏濫以盈其欲其未亡也自謂無所得亡也而惟石言之為忘則孰肯投其所惡以速其于廢躬乎鄒孟氏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自古以來以是而殄世者多矣豈惟郭公與頌哉

之園外集卷之二

七

七

之園外集卷之三

說林三

政治林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國何如而治乎對曰臣之里有馭無氏者故大豪也畜產甲于荆襄雖昭屈景之族莫加焉其父死左右謂其子之不聰也欲竊家政而為奸利給之曰主人之家信美矣然臣竊有憂焉灌木之大也衆鳥積糞而敗之堤之厚也蟻穴得而潰焉何者患常自外至也今之食客談士皆衆鳥與蟻也一入其謁即攙構交作潰而敗之者至矣蓋畜備犬以扞之門置犬焉十百為群即食客談士欲售其陰謀無由得至於吾前則主人之家安於磐石矣主人聽焉左右乃盡專家政而盜其貲又縱其徒屠于里中之人親黨有欲進忠言者里中之人欲訴究者足將及門備犬即齧而逐之卒不得通已而家日廢落里人謂其主縱徒以為厲也掠而殺之今之諸侯皆馭無氏之子也非有觸邪之獸指佞之草而所畜者皆扞門之備犬也以是求治其可得乎君如欲治楚國也則亦無為馭無氏而已矣

今狐嬰為蜀都太守患民之弗率也懸之厲禁峻其刑誅捕吏日攫于鄉民陌阡側目踐園棘者相屬也而姦愈不治謗書盈于市門剽竊徧于四境嬰謂法之弗棘也乃益務猜苛求虎吏以為爪牙玄漬先生踵門而告曰夫水之深也魚鱉生焉若激而躍之則鱗介之族無弗駭矣山之茂也鳥獸歸焉若翦其樞翳張之置篲則羽毛之族無弗駭矣惡其弗靜也而施毒設阱日求而不已也彼有引類而去耳寧能坐而就死乎不惟是也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將鼉龍虎狼皆為患矣夫民之智力

芝園外集卷之三

二

非特魚鱉禽獸也而善政善教則其山與澤也故示之以好惡而民不爭蕪之與禮坊而民不越其猶未也則隨其情而輕重法之其孰有不率者乎孰與絞絞棘棘如捕狸煮鼠之為哉且子不聞晉國之故乎晉君患國之多盜也使邾雍司盜察眉睫之間而得其情千百無遺一焉盜遂患雍而殺之盜卒不止繼用趙文子之言使隨會知政而辟盜奔秦豈非用法之炯鑿哉嬰曰嬰不佞不能和其民人以為先生憂敬聞命矣請得而改圖焉問東丈人問於壺丘先生曰今之牧其諸異乎昔

之牧與何昔之民安而今不安也先生曰非有他也牧牛者以牛牧牛牛乃得肥焉牧羊者以羊牧羊羊乃得澤焉夫牧民者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順其欲惡恤其害灾課其樹藝均其賦歛節其力役省其追呼修其禮教平其訟爭一不幸有水旱之變則捐倉廩以賑之此所謂以民牧民者也昔之人行之矣突未黔也而萌倖進之圖席方煖也而肆苞苴之欲廣結納以求援巧逢迎以媚上把陰事以漁貲舞文法以掠譽不利於身雖誘之龔魯不為也苟有利焉蒼鷹乳虎猶將甘之此所謂拂

芝園外集卷之三

三

民從欲者也今之人行之矣民安不安此其繇也昔齊有閭丘先生者見於宣王賜之田不租不拜賜之無徭役不拜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此以民牧民之說也於乎司牧者其敬念之哉

漢武帝窮奢極慾賦役繁興民不堪命汲黯諫曰  
臣聞先王之為政也上順天時中因地利下遂民  
心是以國祚得長焉及是必危是故有一熟之田  
有再熟之田一熟之田而再種之必不可得收矣  
再熟之田而三種之亦不可得收矣何者地力已  
竭也有一年之樹有十年之樹有百年之樹一年  
之樹五穀是也十年之樹果實是也百年之樹材  
木是也若期材木於十年必不可得材矣期果實  
於一年必不可得實矣何者時未至也今神仙封  
禪土木甲兵之役無日無之自公卿以至庶民無

全圖外集卷之三

四

弗征也自舟車以至間架屠酷無弗稅也是竭地  
力而課之易歲月而取之其能濟乎臣之里有東  
園氏者好養猴猴日衆而無以為食也盡搜山林  
之橡栗猶不足以給之或曰曷不為去猴之得計  
也又有西封氏者好養鶴鶴日衆而無以為食也  
盡徵川澤之蟲魚猶不足以給之或曰曷不為去  
鶴之得計也人以為忠言今陛下之宮庭以至於  
國都詭名而冗食者奚啻千萬其為鶴與猴也甚  
矣柰何不亟去之乎  
天寶中汝鄧之間多盜都監進有司而詰之曰是

五服之土中也風雨於是乎交焉文物於是乎會  
焉王畿渙號先是焉宣是四方所視以為治亂者  
也若之何其多盜也在昔叔季之世威靈不振官  
失其御而民有回心盜由是逞今太平全盛之時  
天子公卿方日修禮樂之事追跡三代之隆而萑  
蒿之徒橫行於都市持挺刃而奪之貨遠近聞者  
莫不駭慄其謂之何且卿非王之命吏乎弭盜安  
民非異人任而泄泄若是司寇之法而行將何所  
逃俸矣有司對曰微公言亦知無所逃罪然此亦  
有說焉昔康子患盜仲尼教以不欲子產為政鄭

全圖外集卷之三

五

國之偷屏跡何者清其本也是故鍾鼓成肆干戚  
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臺榭連雲閭媿耀日雖  
周公不能止下之淫何者失其坊也是故惟禮可  
以已亂先王之制也井邑丘甸有常制焉咸則三  
壤有常賦焉而又為之冕弁衣服之制宮室與馬  
之數妃匹嬪御之等燕享賓祭之規皆所以坊之  
也上不剝下下不僭上百官四民各安其分而足  
其欲若是盜安從生今天下之俗侈矣雕文刻鏤  
患其不工也錦繡纂組患其不麗也爭相炫耀以  
為高而官以賄遷罪以貨免泰阿之柄久假而不

歸四方文武大小之吏莫不輦輸金帛而納之權  
貴之門充牣已踰左藏矣此非神運鬼輸也蓋皆  
剝民之脂膏以盈其苞苴耳男子疾耕不足於食  
女子力作不足於衣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  
其罪欲其無盜其將能乎

楚莊王使司馬子期為令尹暮年而不治王讓之  
曰昔我先王之啓土也介在蠻夷賴若教蚡冒世  
世剪剔以有今日寡人不敢康齊晉不道恃其強  
力而蔑棄寡人數尋干戈於境東諸侯亦莫不包  
藏禍心伺隙而加諸我寡人不敢不力謂子大夫

芝園外集卷之三

六

社稷之衛也而煩以股肱寡人實藉庇焉今暮年  
而不治是謂寡人不足與共政也寡人願聞過矣  
子期頓首曰臣誠死罪臣誠死罪然王自視與周  
之成康何如也曰不如又自視與堯何如也曰愈  
不幾矣子期曰成康周之令主也保釐東郊既命  
之畢公又命之君陳命之康叔以賢繼賢責効於  
數十年之間寧以旦夕課功哉堯大聖也洪水滔  
天下民胥為魚鱉其患不已亟乎而其使縣治水  
也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從而殛之堯非以昏墊之  
患為可徐徐而拯之也亦非知縣之必無成功而

姑試之也以為貴之貴專而任之貴久其道固如  
是耳今王之賢聖非若堯與成康也臣雖無絲之  
惡亦必不能勝畢公君陳也王柰何責之亟乎臣  
誠不足以供使令請從此辭矣王曰寡人誤矣自  
今四封之內宮門之外惟子大夫之命寡人不敢  
干越三年楚國大治諸侯之兵不敢復窺其境

漢宣帝以龔遂為渤海太守遂見上言曰陛下不  
以臣不肖使守劇郡竊懼不勝負荷以為君憂臣  
敢不竭狗馬之力以報然願有請也國之置守以  
為民乎抑為上官乎帝曰亦為民耳曰然則上官

芝園外集卷之三

七

所賢而民以為不賢民之所賢而上官以為不賢  
將何從而可帝曰何謂也曰有守一人焉其趨竭  
極恭其薦饋極腆其逢迎極密纓綉之徒亦口贊  
譽以為神明苟可以希意旨而取聲稱則鍛鍊無  
罪而納之園棘血流都市膏靡比肩而立而一不  
以為意方且咋人膚髓而飽其胃腸是冠爪牙而  
使之牧也此上官之所賢而百姓不以為賢者也  
有守一人焉其好惡必端其取舍必審其刑罰必  
慎其役歛必均極寬察察惕若朝夕化理所繇畢  
勤而效之底于義也雖寤到當道而石心不移一

不當於義則惕然中熱赧然頹汗不剝民以致饋  
不佞色以取容此百姓之所必賢而上官不以為  
賢者也然上官而賢之也則達之宰相而賢達之  
天子而賢其有不遷陟者鮮矣百姓而賢之也則  
都監未必得聞况於宰相之府乎又况天子之庭  
乎其有不擯斥者亦鮮矣諺曰魚競于餌鳥惕于  
羅夫榮祿者人之餌也而喪敗者亦人之羅也此  
人之所為趨避也不以餌誘不以羅怵臣之志也  
然臣恐陛下之不察也此臣之所為懼也帝曰朕  
知之矣卿第往行其所志而已矣朕所不信卿者

隋外集卷三

八

有如日遂乃至郡力行教化勸課農桑盜賊屏跡  
治平為天下第一

漢明帝厲精圖治自宰輔以下無不數易焉曹褒  
諫曰臣聞為治猶作室也家之作室也鳩材礱石  
磚埴埴陶聚良工而構之累歲得成焉加以塗墍  
飾以丹雘室煥然美矣一旦疑楹之蠹也而易之  
杙楠棗椽靡不動搖焉然楹實不蠹而易之者則  
善蠹之木也未幾而又易之則衆楹皆動矣又未  
幾而易之膠合益踈湊薄不密棟其能獨固乎即  
有塗墍丹雘室不得全美矣今夫國家之用人也

大者其棟也其次則衆楹也其次則杙楠枅棗也  
小蠹之不忍而數易之庸將異乎且夫木之材也  
植之巖壑滋之雨露震之以風霜積之以歲月多  
者數百年其次亦數十年而後成楹棟之用若輕  
廢置之則木之中材者不若是數數也後來者必  
不幾矣矧有愈乎臣又喻之家之有長也亦必信  
其子弟任其童僕以分幹百役若朝夕怒而更之  
胥將巧幻以文其不及而外人莫不有易心其何  
家之能為惟陛下審察之

唐韓休言於明皇曰馬之能百里也使之五百里

李園外集卷三

九

能至乎曰不能至也牛之能十鈞也加之三十鈞  
能勝乎曰不能勝也曰不能至也而策之使至不  
能勝也而鞭之使勝能有生乎曰不能生也然則  
今之使民不如牛馬矣常賦之外有橫征焉正役  
之外有雜徭焉兵革繁興室家不保而猶日朮而  
不已也若之何不胥而為盜也昔者齊桓公問於  
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  
所謂天非蒼蒼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  
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今牛馬使  
之而欲其我親我愛不可得也不我親不我愛而

欲其為我用為我死不可得也不我用不我死則削弱危亡之禍將立至矣而猶極情於豐豫之樂上下相欺以為太平此臣之所為大懼也

火之熯也終不如日之暴也水之沃也終不如雨之潤也霸功之利人也終不如王道之澤物也是故衣食既足則施予可無捐也扛梁既成則乘輿可無濟也華夏既奠則安攘可無施也信義既行則盟會可無修也

晉鄙之人謀於上谷之士曰吾與若皆乘塞而居者也若處其外而我處其內患則均焉今匈奴桀

芝園外集卷之三

十一

鷲邊鄙繹騷長驅深入則百郡徵發之士曾不足以當蹂躪白骨山積膏塗野草蓄牧資盜糧而丁壯為奴虜即偷存喘息亦廩廩凡上之肉耳盍與若捐墳墓棄親戚而遠竄於荆粵之間庶幾或者得全一旦之命乎上谷之士曰姑待之今者官府憂民之急矣吾見朱旄之使持符檄而徼巡於亭障者踵相屬也患其有靖乎晉鄙之人曰不然子不聞吳人之說符乎吳有黃冠者自稱茅山道士賣符於吳市鄉之人有患蚊者入市而買燻蚊之藥道士見而招之曰以藥不如以符也持吾符歸

而設之壁間蚊即息矣孰與以藥燻之朦朦騰騰氤氳於房闥之中而臭不可解者乎鄉之人喜而聽命符行而蚊弗息謂道士之謬已也往得而執焉將毆之道士曰姑止再與若往而察焉至則書符咒水而誦曰符是以不靈符是以不靈聲相屬也鄉之人恠而問焉應曰夫帷帳者禦蚊之具也此之不施而徒責之符其可得乎此其罪不在我矣今夫高城深塹而時修復之選將練兵儲侍充積使險阻足憊而人懷敵氣賞罰素明臂指相使可以蹈湯火而不可以犯節制是禦虜之道也此之不為而徒以空文號令也則雖檄使交於道亦何異於以符驅蚊者哉

芝園外集卷之三

十一

唐肅宗用楊綰曰今天下弊矣上下交騖於利日趨於弊言諸河決之不可復障也將何道以制之綰對曰亦在禁奢而已矣雕文刻鏤非益於居室也而作室者必先為錦繡纂組非益於衣服也而製衣者必先為珠玉珠貝之麗膳羞窮陸海之珍故昔之費一而今之費百矣昔之費十而今之費千萬矣若之何其無會也曰然則何以止之曰昔者齊王好紫國人皆尚紫齊王曰紫貴其

矣國用將不堪將若之何晏子曰王惟無好紫也則不禁而自賤矣王乃朝而去紫曰吾惡其臭也國人遂不服紫是故後宮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費文帝之所以治漢也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季文子之所以治魯也是故止貪莫如禁奢禁奢莫如自君相始誠能不作無益害有益則奇技淫巧不復至矣誠能不貴異物賤用物則遠近珍怪不復至矣時乃陳之執物立之表極以風示四方莫不從風而靡又何貪之足患乎

楚羊豐尹於樊城問政於令尹孫叔敖孫叔敖曰

國外集卷之三

十三

政在順民而已矣羊豐曰吾聞上制命為義下從命為順而曰順民以為政乎孫叔敖曰子不聞桑鴛之養虎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凡有血氣者之性也今夫民亦虎也制之而已矣能保其無怒乎羊豐如教而往邑則大治

梁武帝溺佛怠棄萬機邊將使使奏事謁者求賄三月而不通遼左之戍請餉曰所須幾何曰三十

萬緡曰若是其多乎卒不許諸浮屠欲取貨也而給帝以祝釐曰非大齋供不可問其費曰須七百萬緡曰何少也勅右戒亟與之諸浮屠宮闕服食侈於帝居衣綺縠文綉而乘軒結駟者道相屬也侯景作難州郡告急帝不與兵曰佛在何能為乎景兵日逼流丹積白始遣使徵發遠近莫應曰佛可使也以三十萬緡餉戍而不許以七百萬緡祝釐而為之柰何舍其所養而用其所不養乎檄如羽馳兵卒不集景遂入據宮闕逼帝遷於臺城餓而死

國外集卷之三

十三

石濟子曰十羊九牧則牧者勞而羊必不可得肥也一錦泉製則製者勞而錦必不可得美也此言為政之患於擾也故一心可以御百體而百心不可以御一體其在人則然而况於政乎昔宓子賤之為單父也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教魯君子之至單父而書也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恐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而單父之化大治今天下之從政者多矣豈無子賤之志者乎而在上者

不能為魯君之聽何也

蜀之西鄙邊戎光頭飾俗林居而裸處爪齒相殘  
死偶長幼無別也或獻議於執政曰是兵之不能  
威而法之不能禁者也蓋教諸立之學校聚其子  
弟而誨以先生禮義之訓日濡而月染使耳目遷  
化而不知庶其有濟乎執政曰是何益哉先王之  
制五服也其遠者曰要服謂要而約之也又其遠  
者曰荒服謂荒而弗治也此非獨今時外之也先  
王亦外之矣非獨先王外之也雖天地亦外之矣  
荼不可以為葷鷓不可以為鳳鳴何獨至於人而疑

芝園外集卷之三

十四

之乎今有取獲狙而馴之者斲水負薪蹈舞應節  
皆能之矣一旦衣以周公之服而肆諸俎豆之間  
彼必決齧挽裂盡去而後憚即捶笞弗能禁之矣  
戎也而教之以禮義是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也  
能無決裂而走乎故曰修其教不易其俗謂因其  
習而導之者也

公孫大夫問於玄澤先生曰今天下弊矣間又有  
甚者焉狐鼠之恠白晝肆行鬼域之奸遇物則螫  
此其小者也萑蒲聚黨剽掠通衢大豕豺狼脯人  
之肝而飲其血此尚其小者也鳥隄相夷而父子

之性滅矣牝牡瀆亂而夫婦之道皆矣終辟闕墻

而兄弟之倫喪矣狎信爭噬而朋友之交薄矣有  
司惡其然也笞敲擊斮接踵就斃而犯禁無忌此  
豈今之不嚴而刑之不亟乎抑民之無憚於死也  
玄澤先生曰胡然哉古有言水行者晝深使人無  
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  
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曷表也故民迷惑而陷  
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  
登也百仞之山任車登焉何則陵逾故也數仞之  
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童豎焉而遊之陵遲故

芝園外集卷之三

十五

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蓋亦豈樹其表乎舍之  
不圖而謂以刑罰而已矣也則李斯且優於治秦  
而裴蘊不難於安隋矣又何先王禮坊之貴哉  
巴與江隣巴之令以嚴治亦治江之令以寬治亦  
治既其去也江民思而巴民則弗思也或曰吾見  
巴令之治巴也聽斷必精期會必信槌發纖苛靡  
有隱伏吏縮縮焉奉於法民繩繩焉束於程是精  
明之政也江令之治江津也獄有宿囚民有逋賦  
出則驪御不飭入則邊幅不修民以事造庭輒問  
系麻稼穡與長幼疾苦諄撫而勞之爭訟與罷



惟民之欲是寬柔之政也劣於已矣何一思而一  
不思也壺峯先生曰子知孔子之論御乎顏無父  
之御也其上也馬如知愛也顏淪之御也其次也  
馬如知敬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如知畏也故通  
於御馬之道則通於御民之道矣今天下之困極  
矣如其務鈎稽而急操切如束濕者也民將不得  
屈伸又何賴而思乎

豺狼之賊物易知也而鬼蜮之賊物不易知也螟  
螣之害稼易知也而稂莠之害稼不易知也兵刃  
之殺人易知也而政事之殺人不  
易知也是故暴

芝園外集卷之三

十六

如商鞅者殺人偏如安石者殺人急如東薪者殺  
人緩如弱水者殺人察如燭滿者殺人苛如聚蠟  
者殺人布令不信者殺人操法不審者殺人圖患  
不遠者殺人

東里血積贊千萬性務纖嗇不治垣屋而厄其子  
鄰之遽大治宮室今日為我室者工無專長藝無  
專業苟成吾事必饋之厚直鄉之人烏合而趨之  
家之老諫曰不可夫工必有長而後程度得度焉  
藝必有專而後肯綮得中焉今而反之室不可成  
也即成敗不旋踵矣不聽於是群工爭售其能日

闕如市而木石圻墁黝堊丹雘之藪無專執也惟  
其利而趨之比其合也或榱短而椽長或楹曲而  
枅直或枋大而梁小斷方而入負束椽以為柱榷  
齟而相戾者十而八九也隨時而遷就焉室倖而  
成設以圻墁澤之丹漆煥如也東里恤之子讓其  
老曰若誠耄乎抑諸廷我也聽若言幾廢吾事今  
如何矣乃盛張酒食召親賓而落之無何天大雷  
電以風屋瓦震激四壁飄搖如蒿棘也主人懼而  
出奔踣而傷其足頃更垣崩而棟圯居者壓焉乃  
大慟曰奈何不用家老之言而自斃若是乎石瀆

芝園外集卷之三

十七

子曰為政與治室一也部制監監制藩臬藩臬制  
郡郡制州縣此猶工之有長也六官之事不相侵  
也藩職賦臬職憲郡職綱州縣職目錢穀水利馬  
政刑名各有分職此猶藝之有專也如上下相侵  
彼此交紊而欲不為東里氏之室也其可得乎

唐明皇幸蜀與左右論致亂之由高力士前曰臣  
聞中山之人好養猫其一惟捕鼠而不捕鷄其一  
能捕鼠亦能捕鷄其一不捕鼠而捕鷄其一不能  
捕鼠亦不捕鷄則將奚畜焉曰亦畜其能捕鼠者  
耳又曰太原之人好畜狗其一惟吠盜而不吠客

其一惟吠客而不吠盜其一能吠盜亦能吠客其一不能吠盜亦不能吠客則將奚畜焉曰亦畜其能吠盜者耳曰然則陛下之用人異於畜犬與貓矣韓休張九齡是能捕鼠與吠盜者也而擯棄不用李林甫楊國忠是捕鷄與吠客者也乃使秉國之鈞而倚以為心腹股肱欲天下之無亂惡可得乎帝曰然則遂亡乎曰陛下有存國之言二殆猶有賴焉方乘輿之出也留內藏以資寇曰恐其掠於民間也禁斷橋以濟眾曰恐其及於寇也顛沛之時而不忘仁民之念天若有靈其忍唐社之遽屋乎

石澣子曰有有惠之惠有無惠之惠有用仁之仁有忘仁之仁有惠之惠與用仁之仁易知也無惠之惠與忘仁之仁難知也子產取人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禹稷周孔之謂乎夫民飢而食焉寒而衣焉居而相養焉出而相事焉不及而教焉弗率而令焉暴而刑焉亂而兵焉以為是固然矣孰知禹稷周孔為之耶故田疇龜拆人知桔槔之功而忘江河之為潤也震風暴雨人

知樛木之庇而忘大厦之幷幪也虐政賊民人知救時之功而忘聖人之郭郭也斯二子與四聖之謂乎

石澣子曰至治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循吏者斯可矣清也慎也勤也是循吏之所操也曰何如能行此三者乎曰財之於人也猶膩之於物也一汗而不可滌者也况我取一也則下取百矣我取十也則下取千矣故我以之適口也而民以之浚血也我以之華體也而民以之剥膚也我以之充橐也而民以之券田廬也我以之納交也而民以之鬻妻子也以此思清清其有不至乎奕之決勝也必審於舉棋也不然則負御之致遠也必謹於執轡也不然則敗故一出令之誤也則蹶鑿之弊生矣一聽言之誤也則壅蔽之奸作矣一用人之誤也則狐鼠之妖興矣一役歛之誤也則勞止之怨生矣一聽斷之誤也則勸懲之道塞矣一重辟之誤也則冤憤之災應矣以此思慎慎其有不至乎川之渡也不必踰時也而渡者爭先焉門之出也不必踰時也而出者爭先焉入之情也故一人之逸十百人之勞也一人之勞十百人之逸也我之欲

寢也曰得無有立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無有跛而望歸者乎素牘之留也曰吏得無緣以為奸乎獄訟之積也曰得無有苦於徃行者乎以此思勤勤其有不至乎能行此三者則覆露之澤日敷而癩憂之痒可釋其於古之循吏也殆庶幾乎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

芝園外集卷之三

子

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石濬子曰人有言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田也因苗以為教此子賤與巫馬期之說也

芝園外集卷三終

芝園外集卷之四

談林四

議論林

勾章之墟有三人焉生同里也少同學也長而有四方之志謀所以行之者問無胥曰吾聞之上善若水吾其水乎內蘊其明外用其晦物則下之物則潤之鷗鳧過之而不喜蛟蜃游之而不驚行東而東行西而西行方而方行負而負周流而不滯履坎而若夷其斯以為順乎黃平生曰吾其為土乎涵之而甘泉出焉藝之而五穀蕃焉生則利焉

芝園外集卷之四

死則藏焉百物於是乎有寶藏於是乎與其樹也若故其取也若寄功多而不言博施而不懈遜事而代之終也其斯以為仁乎公孫瑕曰火其可乎噓之而電灼焉鼓之而霆擊焉人望之則避觸之則焦無相狎也順則比之附之逆則傾之覆之遇物則決無留情焉孰與頽頽汨汨長為萬物下者乎或以問於南丘子曰茲三子者之言何如南丘子曰問無胥守順者也可以保國黃平生成物者也可以相天下公孫瑕尚人者也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楚人行市而攫金市伯繫之以詣縣令縣令怒而鞭之召監史問曰白晝而攫於都市罪若何監史對曰法當黥今日若是其輕乎此不軌之徒也必寘之死監史曰法不可以死也今楚國之盜多矣豈惟夫哉關通左右刺探除事而脇取其貨雜諸御犬遇物則噬之此厲市之盜也操持長短變幻簿書陰竊公帑而漁獵民貲可入而不可出此官府之盜也網利以媚人樹黨以釣譽貨若川流而毒如蠅積民怨而不卹干國之紀而上莫之問此百官之盜也諛諛比肩佞幸為市喜則加諸膝怒

芝園外集卷之四

二

則墜諸淵賄之入也蜚廉為王爽交之疎也隨夷為蹇僑賞罰無章而綱紀日斁如蟾蜍之蝕月而螟螣之敗苗此王廷之盜也是之弗問而規規於攫金之夫真猶舍豺狼而捕狐狸養梟獍而驅蚊蚋也豈三尺之平哉縣令不能奪乃黥攫金者而遣之

客謂張祿先生曰君廁中之竄鬼也折脇捐齒膚體不能自完卷箬而飲溺不知其幾矣一說而幸秦王裂地封侯而佩相國之印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堂坐制諸侯而功極於天下何前趾而後伸若

此乎張祿先生曰君何見之晚也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湛盧干將天下之利器也陸剝犀象水斷蛟鯨使之與管彙決皆出昧其便必不能勝管彙也黃戎齧膝天下之駿馬也使之與狸馳試於金竈之間其便必不能勝狸馳也神鵠大鵬一舉而千萬里使之與燕伏翼試之堂廡之下樵棟之間其捷必不能勝燕伏翼也夫懷奇抱智之士非少產也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自古及今先困危而後隆顯者多矣豈獨一睢哉

芝園外集卷之四

三

今不過十之二三耳然成周之世養千八百國之君胥以殷羨大夫世祿則王公比肩故齊之晏子惠及三族魯之季氏富擬周公民間泉布肆流而都鄙稟庾皆滿未聞其以急告也今輿圖介乎不毛編萌及於卉服廣大莫加焉而天下一統又非有千八百之君也然而帑藏空虛儲侍匱竭一有徵發芻輓不繼而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此其故何也將天地之產有豐嗇乎抑人力勤惰為之也陽周子曰不然子不聞西叢氏之養蜂乎蜂之族有二一曰黃蜂采百木之英嶺峯卉之秀露晞而出

日瞑而入終日營營以為蜜課其所食必有餘者  
焉一曰烏蜂但哆口食蜜而不能為蜜故西叢氏  
之先也盧置守焉視其生息而慎其出入戶之將  
墜也計課而別族必盡逐其烏蜂其伏者熏而出  
之無使遺育所留者皆黃蜂也皆終日營營以為  
蜜者也故族日繁而課日息遂雄皆於一國今其  
子孫否矣廬不置守戶不別族生息不視出入不  
慎知烏蜂之耗蜜而不去也始也十之一二繼以  
五六今則八九矣雖黃蜂日日而營之夜夜而息  
之其餘有幾若是欲其不貧不可得也昔先王之

聖園外集卷之四

四

世也井有常田宅有恒桑不畊則不食不織則不  
衣而又節其用度恣其侵侷是西叢氏之先蓄養  
黃蜂者也今者不畊而食不織而衣庶人帝飾倡  
優后服靡然成風矣而巨奸之漁獵墨吏之誅求  
者比比而是其為烏蜂也可勝逐乎若之何欲其  
無貧也明皇聞之乃下節儉之令汰冗食之員  
石瀆子曰瓠所以濟溺也然而以之載物則沉藥  
所以攻疾也然而以之養生則死是故管仲晏子  
之權謀用之於定霸足矣而終不可以圖王張湯  
趙禹之文法用之於擿奸幾矣而終不可以厝理

石瀆子曰物之貴賤在人而人之貴賤在己昔晏  
子之告曾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  
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彙括和  
氏之璧井里之棄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  
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  
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醯而價匹馬矣非蘭本  
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也嬰聞之君子  
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所以辟患也汨常移質習俗  
移性不可不慎也此貴賤在己之說也

聖園外集卷之四

五

文綺充棟金貝盈庭 楚蜀之貨日相屬也奚  
斯斬荆為室席門而之易衣而出併日而食與  
其妻織屨以自活施施如也伊留見而憐之呼與  
語曰自祖父以來與子隣者三世矣甘苦戚休寧  
當異焉不肖賴天之靈幸有升斗之儲以糊其口  
而子乃羸然不任心竊思焉吾子不棄鄙人外而  
困庖內而突箴惟所欲之矣倘以粗惡得供朝夕  
之缺則鄙人死而不憾乎奚斯再拜謝曰公子厚  
甚然非小人之分也夫富者安於富亦足貧者安  
於貧亦足小人之貧也性所安也故華門之樓有

餘休焉裋褐之服有餘溫焉脫粟之飯有餘飽焉  
何以子為哉昔晉楚不推餘於邾莒萌隸不丐羨  
於王公其分定也吾聞之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  
脛雖長斷之則悲今願與子各為鳧鶴而已矣何  
以子為哉

蠶似蛇蠶似蠟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起然婦  
人拾蠶而漁者握蠟曾不為意利之所在皆為貴  
育矣今夫穢人之所甚惡也夢穢者得財而人之  
於賄也兢兢焉棺人之所甚忌也夢棺者得官而  
人之於官也兢兢焉皆拾蠶與握蠟之類也彼濱

芝園外集卷之四

六

死而知蓄財之禍臨刑而思牽犬之樂何及哉  
味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和之美者陽滌之  
薑招搖之桂衣之美者吳之織羅蜀之文錦色之  
美者鄭之間媵衛之曼姬珍玩之美者南粵之珠  
貝交州之犀象士之美者仁義之鴻儒道德之王  
佐故苟可以飽雖無異味無害於其口苟可以溫  
雖無麗服無害於其體苟可以娛雖無艷色珍玩  
無害於其目惟道德仁義之人不至則百蠹交作  
四體不寧而國之危如累卵矣是故秦帝之阿房  
不如堯之土階齊景之美服不如禹之惡衣齊桓

公以管仲則治而以易牙則亂唐明皇以姚崇宋  
璟則治而以李林甫楊國忠則亂

石樗先生隱於少室之寶蓋葳蕤不充破裳不續靴  
體灰面踞石而歌商樵者過之息肩而聽之曰若  
是其困乎夫人有手足以養體也吾朝而出樵日  
中而得飽焉日中而樵夕而得飽焉夫子之手足  
無恙也柰之何弗勤而坐以待斃乎石樗子烏甲  
而三嘆張目而應曰吁吾嘗聞楊朱之言矣百羊  
而群使五尺童子荷垂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  
西使堯牽一羊舜荷垂而隨之則不能前矣夫吞

芝園外集卷之四

七

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  
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  
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各有志也  
鄙人誠備矣今雖從長者之教安能自踐虎豹之  
穴從事於薪樵之間乎

童梧問致富之術於玄素先生先生斥之童梧遂  
巡而退造於石瀆子語之故石瀆子曰是先生所  
以命子也童梧矍然曰曷謂曰子以為方寸大乎  
六合大乎曰六合大矣子以為方寸遠乎千古遠  
乎曰千古遠矣子以為方寸而能明千古之事燭

六合之情不乎曰將能之矣曰然則子歸而學焉  
 誦詩書順禮義師式百王而經紀萬類勿涉躐而  
 踈勿夸誕而虛勿跂恣而躁勿束隘而苦存勿心  
 也為勿輟也其幾矣乎童梧歸而學焉三年而見  
 於石瀆子曰其可乎曰未也猶影響而眩瞽又歸  
 學三年而來見曰其可乎曰未也猶支離而外膠  
 又歸學三年而來見曰其可乎曰其幾矣統類一  
 而言行齊矣守子之寶握子之樞而已矣不患其  
 不富矣童梧歸而棲於窮巷茹粗席稿棟漏而與  
 濕貧日益甚里期以讓石瀆子曰甚矣子之誑梧

芝園外集卷之四

八

也求富而貧益甚石瀆子嘆曰汝真蒙之心哉子  
 越之人有適外國者得千鎰之寶以歸而未得疾  
 售也所歷國都行貸而食將謂之貧矣乎夫寶也  
 者烹之不可食也裂之不可衣也然而人謂之富  
 者何也豈不以大富之器誠在此也今童梧大富  
 之器具矣而茹粗席稿遂以為貧乎里期慙而不  
 能對

石瀆子曰貪也者其殺身之阱乎貪色死色貪酒  
 死酒貪盜死盜貪鬪死鬪貪獵死獵貪漁死漁此  
 人情之所共明也貪祿死祿貪位死位貪權死權

命則死賄貪名死名貪計死計此人情之所易暱  
 也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黃歇之刺死也主父偃之  
 夷僂也石季倫之滅亡也崔浩之族誅也大夫種  
 之賜劍也此豈其智之弗明哉情有所暱而弗能  
 忍耳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  
 之飲器小大具列焉織草為屨勾連相屬也而置  
 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  
 與其父母祖先也一一數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  
 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慎毋多飲可矣相與取  
 小器而飲罵而去之已又取差大者而飲又罵而

芝園外集卷之四

九

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嚼而  
 忘其醉醉則群晚嘻笑取草履而着之麓人追之  
 相蹈藉而就繫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  
 猩智矣惡其為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為之也於  
 乎古今之死貪者多矣豈獨一猩猩哉

或曰不畊而食人謂之情農矣父母且不以爲子  
 令長且不以爲民今夫士也者不畊而食而又兼  
 十百人之食鮮衣華佩結駟而遨君子不議而聖  
 王不誅焉者何也石瀆子曰此有由也用力者食  
 力用智者食知其道一也用力者効寡而用知者

効多其功異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貨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藝而不可以爲工師食其力而已矣夫士也者理陰陽明四時享泰極定經制正方域章物采農不得不畊賈不得不賈工不得不工百姓戴之惟恐其不親也聖王用之惟恐其不信也治一邑者食一邑治一郡者食一郡治一國者食一國又何誅議之有焉若矯行飾名以取祿位籠民之貨而淫縱其欲此之謂民蠹蠹物猶不可留也况蠹民而畜之國憲所必誅而不赦者也借曰逃諸其能免於天辟乎

芝園外集卷之四

十

王莽既篡位大封群臣王莽爲太師莽更革制度誅僂曰峻舜竊憂之乃問於黃門待詔曰莽其成乎曰成哉不踰十年身首鬻分矣舜曰何謂也曰莽之爲人也侈口廢頤大聲而嘶露眼赤精反膺高視是所謂鷓目虎吻而豺狼之聲也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其終難矣舜曰謬矣方技之言也莽起外戚折節力行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其居位而輔政也見賢良則下之見驚凶則擊之勤勞國家直道而行中外伏其介而貴戚高其誼故不費吃吃而晏然移劉氏之鼎此無他誠以其德足以

人也何謂無終曰子不聞騶虞之與羊乎騶虞虎者也然而不食生蟲啗自死之物以其貌虎而非虎也羊而蒙虎之皮猶然虎矣然而見草則齧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莽亦羊也談說仁義謙恭禮賢以求其所欲耳欲之得也必將恣睢暴戾奮其威詐窮凶極惡滔天虐民亂延蠻貊而毒流諸夏詎復自顧其皮哉詐以取之也亦詐以失之將何以免舜曰是不有天命乎莽之興也黃支受瑞武功開王新都肇命宕渠成祥定命於梓潼而申福於十二應天之保佑深矣何後艱之虞乎

芝園外集卷之四

七

曰天居高而聽卑者也惟明德是保不在淫人矯誣上天其名曰賊賊惡德也殃必歸之匹夫矯誣猶不能以僥倖于萬一况矯誣天以有天下者乎侍中莽之事其可鑒也已古語云擇禍莫若輕今莽之擇禍重莫甚焉爲莽受禍者豈惟甄氏父子哉舜恐恐而退面無人色行不成步病悖寢劇而死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親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



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菜糲  
君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忍則  
連櫬出則結駟請謁不相及遊不同行固有年

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  
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殆厚薄之驗與而皆謂

與予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自失而歸中途遇東  
郭先生言其狀東郭先生曰來吾將釋汝之愧乃

更之西門氏而問焉西門氏具述之東郭先生曰  
汝之言厚薄與於吾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  
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

西園外集卷之四

十一

非愚失也皆天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  
厚自媿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  
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  
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  
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  
彼也在我也石瀆子曰西門氏之見鄙矣而北宮  
子以人言為重輕亦豈深於得道者與於乎世之  
貪天之功處非其據而以傲睨一世者多矣豈特  
一西門子哉

季氏之專魯不在昭公之逐而在於文子恭儉之

日田氏之篡齊不在簡公之弑而在於桓子厚為  
之時故曰兵莫憐於志干將為下

石瀆子曰苟可以瘼枵不必其食之旨也苟可以  
禦凍不必其衣之華也今天下之勞極矣凶災荐

臻道殣相望而邊鄙繹騷督連徵戍之吏踵相接  
也遠近之民室無蓋歲囊無見縑券土而應公家

重貸以資俯仰財耗於鼠穴而產割於勢門者蓋  
十而八九矣其甚者苴布之衣而脫粟之飯朝不  
謀夕夏不禦冬營營以延喘息又其甚者茨以生  
草樞以柔桑蓬戶不完裋褐不葺突麗而不舉火

西園外集卷之四

十三

賣子以充租庸非跂足而播遷則枕席於溝壑耳  
有司非惟莫之恤也從而拘繫之又從而敲管之  
刺其胸脅而飽其脂膏焉民其能以祈旦夕之命  
乎竊譬之海濱之人煮鹽炎暑赫曦火弗停熾也  
而得憇於赤日之下則以為涼矣鹽之成也肩重  
負而趨數百里之外傾筐而歸也則以為休矣夫  
赤日非所以為憇也徒行非所以為休也而海濱  
之人甘之困極故耳今縱不即為廣廈之庇與含  
哺之嗜也盍亦為赤日之憇與徒行之休乎哉

漢大將軍梁冀人宴客珠履駢臻歌鍾肆起有巧

者懸階而升蓬髮灰面鵝衣穿孔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絕蟻蟲觶垂於肩頰左右曰若是其垢乎持杖撞而下之丐者揚言曰何撞乎天下有五垢而丐不與焉上犯天時下逆水土者欲無節居處無定窮極智巧而淫縱其耳目此一垢也妃耦無數惟薄不嚴蔽笥以之興譏壻茨因而作刺此二垢也財猶賊也近則汚人奪彼以與此損下而益上箕歛之政日亟而暮夜之金弗辭自頂至踵漬於臆而弗知此三垢也諛佞高張譎越倖進以脂膏爲腹心以鷲悍爲爪牙忠良屏跡於左右而入

芝園外集卷之四

十五

幕者皆駟僮之徒此四垢也德行不脩紀綱不立上爲國厲下作民殃其生也千萬人指之而其沒也孝子慈孫莫能濯其穢此五垢也夫是五垢者天下之大惡也而人且猶然甘之今我身不工穿齋之計心不善狐鼠之奸擊筑之技未聞而鼓瑟之好難合則是丐而已矣蓬髮灰面絕踵之屨而穿孔之衣亦何汚於王侯之門哉座客聞其言多色變而不樂

古之善興功者脩脛者使之蹠鏤強脊者使之負上恥者使之准樞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工役齊

矣古之善治民者士不得離於學農不得離於田工不得離於肆商不得離於市各安其業而民志定矣

治已者修小節用人者貴大畧故崑山之玉不留塵垢丹穴之鳳不爭腐鼠貞士以之牛蹄之溲不能生鱣鮪而蜂虻不容鴟卵當國者審之陳仲子立節而餓死接輿逃楚聘而易姓名申徒狄抱石而沉於河鮑焦棄疏而立搗此潔志行而忘功名者也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

芝園外集卷之四

十五

焉相魏以寧其危而解其難景陽浮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屈小節以伸大略者也故守已欲嚴而用人欲廣忠恕之道也

物必自賤而後人賤之人必自卑而後人卑之有其實莫能掩也無其實亦莫能充也昔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之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而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也其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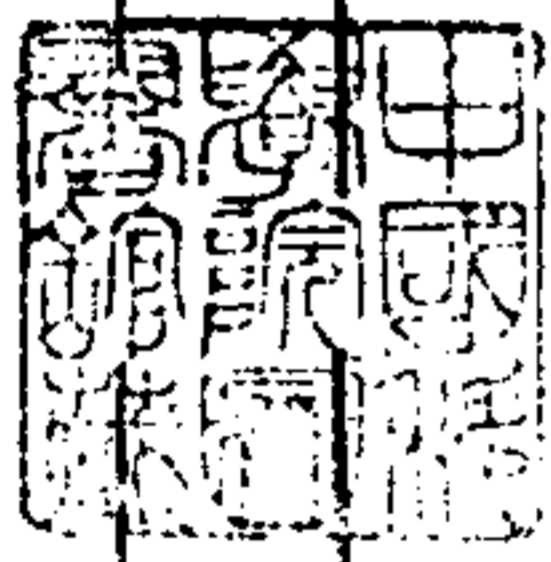
見之果醜於乎今之君子不自修其可貴而欲佞言諛色甚或賂以求售於人其不為屠牛吐之所棄者幾希矣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禹而鯀殛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

芝園外集卷之四

十六

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石濟子曰吾觀於物而知狐卷子之言至言也蓋非特為文侯言之也夫物之自立也無與為斃也如其倚物以為立也則物斃而從之矣是故父子兄弟猶不足恃也而况他人乎賢猶不足恃也而况於目前之勢乎



芝園外集卷之四終

芝園 集卷之二 說林五

人事林

楚州犁伯善相人國人尊之擬諸姑布子卿襄王召而問之曰朕聞荀卿非相以為古之人無有也今子之相以何術而神乎州犁伯曰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也其人敦龐質厚者富其人弘毅疏通者貴其人豈弟寬舒者壽其人靜嘿溫良者安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譎詭佻健者貧其人曲鄙黷濫者賤其人蕩散彘暴者夭其人險側刺銳者危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故臣之相人也望其顏色聽其論詞察其履行審其交游觀其父子兄弟則美惡之情判矣是故吉凶脩短可得而定矣如以形而已也則堯長舜短禹跳湯禰臯陶色如削爪伊尹面無須麋傳說身如植箸周公體如斷菑將以何相斷之乎故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者也

芝園外集卷之五

鄭莊公卒公子五爭日尋干戈忽儀壘突迭相仇也君子曰鄭之君臣不如蟻也蟻之有君也一奉之宮與眾處之一粒之食與眾蓄之一罪無疑與

衆戮之并力作封以衛其國而已矣今兄弟之  
親也而交動於欲爭樹權臣以爲黨援互爲魚肉  
而不已也其何蟻之能爲乎

忠臣之事君也德歸於上而怨歸於已非不愛身  
也不敢先於君也奸臣之事君也怨歸於上而德  
歸於已非不知有君也不勝其私也齊商人驟施  
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以繼之遂  
弑其君舍而募齊宋鮑禮於國人而竭其粟以貸  
饑者嘉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年自七十  
以上無不饋詒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

芝園外集卷之五

二

無不恤也遂弑其君杵臼而篡宋弑逆之賊其智  
一也厥後田氏之以厚施代齊王莽之以謙恭篡  
漢其皆祖於此乎

楚昭王出亡屠羊說從既反國賞從亡者亦賞說  
也說辭曰君失國臣失屠羊君反國臣亦反屠羊  
即君之祿臣厚矣又何賞之遂不受而反乎屠羊  
之肆荀營之俘于楚也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  
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  
如實出已賈人曰無其功而敢有其賞乎吾小人  
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夫屠羊與賈小人之營利

者也君子所不道也故秦將賈人子也而亡羽用  
販繒屠狗也而敗以其見利而哺也而楚鄭之人  
反之孰謂可以類盡人乎於乎世之貪天功以爲  
已力者往往而是視諸屠與賈也亦獨何哉

秦始皇修作阿房大興土木之役材盡九州利盡  
四海白骨載途百姓怨畔李斯之客謂斯曰君王  
之寵臣也今天下力誣百姓怨畔國岌岌矣何無  
諫乎斯應之曰嘻子不聞奕者乎都人有好奕者  
奕客至則盛供張美飲食以娛樂之去則厚饋以  
結之田畝不治貨殖日落西隣之奕客其尤親善

芝園外集卷之五

三

者也其僕謂之曰自子之衣食於主人凡三十年  
矣今田土不治貨財日落何弗言乎西隣之奕客  
曰甚矣若之愚也主人惟好奕故我得衣食焉勸  
令弗奕是自絕其衣食也今王以多欲荒政故寵  
祿及我而乃諫之是斯之智不如奕客也

梅墟里人濱江而居什九業漁也戴星而出施罟  
設罾鳴榔上下既得魚則以易酒米蕩漿謳歌而  
歸暴網罟於籬間舉鬯相屬嬉嬉如也一日里之  
人有漁於海者巨艦若雲順風揚帆擊鐘鼓而至  
得魚以千石筭其金可數百焉江漁相與謀曰吾

日中所得宵而罄之靡有留儲彼其一舉所獲而  
遂當中人之產盍往從之則相與舍其業而業焉  
乃治什噐載糗糧度三山出海門放乎東溟之洋  
洪濤蔽日白浪春天四方上下不可省識江漁乃  
神沮色喪涕泣而號曰柰何至是乎已而風潮益  
厲舟駛若飛驚波怒沫蕩曾而觸檣江漁益悻怖  
欲死伏匿舟底喘不能屬也而海漁方且布網拏  
鈎取魚若掇之頃吏風止舟停江漁甦而怨海漁  
曰我等非人若柰何以人命戲乎頃之不靖則相  
與葬於鼉鼉之腹耳歸而戒其妻子曰即貧必無

芝園外集卷之五

四

改業矣已而海漁益致高貲而漁於海不已舟行  
遇颶其父死焉其子繼之其孫又繼之而江漁之  
族益蕃

吳門之人業醫其一人精岐黃之旨究和扁之術  
四方之謁者誠則應之不誠則不應其視病也可  
則藥之不可則去之計其功而受饋焉治者十而  
八九其一人不精岐黃之旨不究和扁之術習古  
方書與藥石之宜求則應之至則治之有所饋則  
受之治者十而四五其一人不通醫旨不習方書  
口傳市醫之緒餘以治病設肆而招之求病而治

之饋之濫惡不辭即詬詈海弗怒也其治者十  
不一二然什而治一者獲滿其户十而治五者有  
所至有所不至什而治九者户如空谷足音鮮至  
焉於乎世之以卑瑣取士以苟合使人而不虞其  
債事者多矣豈直一醫哉

越人有業儒而貧者見吏之多貨也從而吏遇物  
則攫之無何坐法削籍而歸又見賈之厚殖也又  
從而賈積貶航海舟破於旗門之洋騎敗檣以及  
於浮直僅以身免乃扣卜於靈丘先生曰若儒與  
吏與賈我則重有懲矣外此孰可以資身而無患

芝園外集卷之五

五

者乎靈丘先生問其故乃告之曰是不必卜昔魯  
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  
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  
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  
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  
施氏之有也從而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  
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  
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  
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  
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

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令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刑之而還諸魯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今子之所遇亦孟氏之二子也而非儒與吏與賈之謬也又何卜焉

桐溪公子學釣於碣洋老人凡三年而辭歸碣洋老人曰子其盡釣之道乎夫釣不以手遇而以目遇不以目遇而以神遇者也若沉若浮若來若去若存若亡若取若棄魚之遊也其臻臻乎而喁喁

芝園外集卷之五

六

乎而潑潑乎有所至有所不至有所疑有所不疑疑吾之精平吾之氣而委隨以需之釣以魚而不以我者也然吾更有以語子欲其多獲也置寡焉欲其大獲也置小焉無所不獲者則無所獲而已矣桐溪公子如肯而往無不得意焉一日得鯉魚長九尺大五六圍鱗鬣金映將烹之其夕鯉見夢曰子自以為得釣之道也而我以子為非得釣之道也夫善釣者求人之所不爭取天之所不禁是利厚而名全焉堯舜以德釣民湯武以仁義釣天下孔子以道釣千萬世皆是道也而後之人莫

知之孫吳以兵革釣蘇張以口舌釣申韓以刑名釣陳平以陰謀釣莽操以詐達釣其得之也喉吻未膏而敗不旋踵是釣禍而不釣福者也今我與子皆天地之生物也素非有憾也而以詐取之必欲磔其肩脇碎其尻腦齧脂膏而飽焉殘忍日甚而愆孽滋豐天其終釋誅乎桐溪公子寤而大懼出鯉而浮之江折竿毀綸絕不復釣

文中子與薛倂將之長安以策干隋君道逢太白老人而沮之曰彼隋君者猜忌之主也廢棄學校不事詩書惟刻薄淫回是崇是使而在位者又皆

芝園外集卷之五

七

以徂詐之術擯賢而徵寵子乃欲以仁義說之乎夫鼓瑟齊門惟其不售而已矣以踈遠而犯閭朝之逆鱗竊為子危之文中子不聽遂西行至國都以通謁者隋君御太極殿召而見之因奏太平十二策帝下之公卿公卿議曰此以耳食者也安攸用之今天下太平如是又何用言太平耶且此非河汾之王通乎是言辯行碎掩耳目而塗之者也我國家如金鼎終不令草野庸生以鉛鐵間之矣帝果疑其言而不用薛倂私於楊素曰通非亂治者也學聖人之道而欲成唐虞三代之治者也此

十二策者規之熟矣子何不勸上納之乎且子不聞漢武帝之事乎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帝以付外庫又獻猛獸其狀羸細禿悴似不足貴也問使者何以此為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獸者狀不必大故神麟為巨象之王鸞鳳為大鵬之宗而螂且能制騰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是以搜奇蘊而貢靈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于今已十三年矣靈香起天殘之死疾

芝園外集卷之三

八

猛獸却百邪之魁鬼夫此二物者實濟眾生之至要而助政化之昇平也豈意陛下反不知珍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至後元元年長安病疫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香燒之死者皆活芳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日忽又失之帝悔不禮於使者明年帝疾遂崩於五柞宮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今河汾夫子草莽之布衣耳非有赫赫之位也非有七貴之廣緣也而正足以格邪道足以拯世是

月氏之神獸靈香也今徒以微賤而輕之損其言不用即國家有四境之變蕭牆之憂公等庸足賴乎帝必悔之

蜀人好鬼有易巫者學治鬼之術習諸家符命書為雷將印為五雷令牌以丹青圖畫諸鬼物出入自隨也病者扣之則設壇斬牲徧張諸圖像鳴角振鈴書符咒水畢致鬼物已乃跳擲呼號譴而驅之病者幸愈則曰非我當為潰齒矣而厚素之賄其不愈則曰雷將降罰謂禱之不誠耳里中人終不明其妄也一日隣之婦病甚其夫走而致巫巫

芝園外集卷之五

九

以其術治之弗效憚於取貨也而欲神其術乃偽書病者庚帖累以鐵符竊入南郭之廟啓神爐而瘞之召隣之人而佯謂曰婦病不愈是有恠焉蓋卜諸卜而佯驚曰郭南真武之廟有物焉可得也病其瘞乎隣之人往而得物不知其恠也神而厚饋之有惡少年旁睨其狀曰此枉死者氓惑人若此乎巫遠有所適度當夜歸惡少乃與其儕逆諸風洞之途囊砂石而隨之漏下二鼓巫半醉得羊而至惡少乃為鬼鳴出砂石投之巫鳴角誦咒咒愈急投之砂石益甚趨而走亦趨而隨之徐則亦

徐巫北向扣齒曰此何神豈有宿寃乎願少寬也  
我將禱焉惡少笑而逼之至一村落扣門而求救  
人以為盜也族其狗齧之而走蹶而失其角乃復  
振鈴已而鈴亦隊聞蟲鳴葉落皆以為祟也大叫  
號呼不成行而返其妻迎諸門泣而告之曰我逐  
鬼多此豈其報乎遂據床而臥不復能語言翌日  
惡少往省之曰端公在乎妻曰昔者之夜行術而  
歸為鬼物所中今且殆矣曰何不攘之曰病甚不  
能為也惡少罵曰枉死老氓鬼在前也而不能識  
又不能攘也乃日俯于鄉而竊其飲食皆皆能無  
及乎巫遂不食而死

芝園外集卷之五

十一

石澆子曰善持貴者以謙善持富者以廉何以明  
其然也昔公儀休之相魯也有饋之魚而不受曰  
聞君愛魚故饋魚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  
也不受魚亦不失相故常得魚焉受魚而失相則  
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齊景公分慶氏之邸殿以  
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  
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  
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  
得幸吾一邑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夫公

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富者  
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祿有以哉

南州仇與西里偃同學於令狐先生學成而辭歸  
令狐先生送之曰勉之乎仕不敗名隱不蹶詭各  
成其志而已矣已而二子同舉明經各典鄉縣西  
里偃矯亢不阿事上官數有諍議郡吏至縣故事  
必賓之而偃乃胥史視一日以事詣郡郡吏群詬  
之曰某賦未輸亦獄未上某案牒未報駑而欲驕  
乎折辱之不能堪偃仰天嘆曰嗟我尚可以仕乎  
遂投劾而歸率妻子畊於野面目黎黑手足胼胝

芝園外集卷之五

十一

藿食而屨衣甕牖茨室夷如也而南州仇善事上  
官取聲譽已而為郡又已而為監朱衣象簡鳴騶  
結駟而還其鄉過西里偃而唁之曰嘻子何絕俗  
之峻而謀生之艱乎夫百工技藝以能食於人者  
也卿士大夫以功食於上者也茲賢聖之所不廢  
也而子奈何欲逃之僕願推轂於政府子其仕乎  
西里偃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畊草茹木鶉居穀食  
而無外羨者偃之所能也忍尤攘垢俛首折腰以  
苟上祿者偃之所不能也子列子有言夔一足而  
足蛇無足亦足螭百足亦足蛇不能為螭螭不能



為變何則其得於天者定也今我與子亦各適其適而已矣從子之言是變而欲為炫者也將能之乎子行矣偃嘗聞之蝸蟻之營糞土也惟恐其不重也既而力不能勝則併其身而踏矣今子者利而無厭好進而不已能無蝸蟻矣乎昔灌子夫以富侈被族主父偃以鼎食就誅可為寒心吾子幸留鑒焉南州仇不能用其後果以賄敗會赦而歸終不敢過西里偃之門

楚澤多魚澤濱之人業漁公取十一以為課自為之禁懶不祭不漁不盈尺不漁食足而課盈不漁

空園外集卷之五

十三

魚日以息無盡藏焉忽歲饑民無所得食乃數罟以漁并織細而投之長老戒曰不可夫魚費薄而利厚者也儲之不洩取之有節相其水草而絕其鵝鵝鵝獺之患收其息歲可得什百焉此陶朱公之所為致富也今若之業漁累世矣衣食於是乎資焉乃不忍旦夕之欲而盡類以殲之無乃不可乎夫播種於地蒔木於山非輕捐之也為其長而利之也柰之何反之鼠負糧而歸於穴鵝捕魚而養於巢蓄有以待無也夫陶朱不可為矣吾願若之為鵝鼠之畜也不聰明年魚絕而不育民無所

得食有司徵其課且急乃挈妻子而逃餓而死者什九

晉陽之人商於燕市五乘俱發百貨畢具其為利也先至十之次者五之次者倍之于車氏謀曰東道遠若右出也捷十之三遂引而南適黃河之水解信宿而不得渡泣而返詣故途子詭氏給其徒曰逆旅主人待我於武安之間驅而左計其程捷十之二時烽火報警徵發材官有司奪其車以為兵車而頓其債於逆旅子矯氏恐二氏之先也裹餼而食戴星而行盜拮諸井陘之衢盡掠其所將

空園外集卷之五

十三

扶而傷其足子棘氏從子矯氏之後以其旦行追其宵行蓋馬之力而箠猶不停揮也馬佚斷鞅車覆而折軸求澤木以易之旬日而不得子徐氏與四人者發也尾諸周行輿鞅必堅輪轂必澤求馬之良者飽以芻秣相其疇厯而調其緩急之宜日出亦出日入亦息獨先他乘而至售其債且倍窳其僕曰夫賈以爭先為利者也今眾捷不捷眾馳不馳卒免患而多獲子巧乎有道耶子徐氏曰不然拙故能全巧則否矣善市者不收人之所爭善行者不趨人之所驚此吾十試而十効者也且子

獨不聞乎工以速成而竅農以助長而困士以蹠  
進而危豈惟賈也然乎哉

石漬子曰甚矣小人之不可畜也  
國者禰國有天下者禰天下蓋自古而然矣方其  
畜之也嫗煦之長育之寵之信之提之挈之以為  
是足以得其歡心而望其死報矣而不知其書之  
所規與夜之所畫皆倍主而營私者也一旦乘機  
而遺隙則裹囊而去之耳又不然及戈而相向蕩  
外寇以發困亦庸有夙昔毫末之恩哉甚矣小人  
之不可畜也鷄之伏鷓卵也以為已子也卵豁而

芝園外集卷之五

十四

鷓鴣孜孜啄虫蟻而哺之猶然已子也比其毛也則  
鷓而已矣毛生而成戛然鳴於灌木之顛而翔於  
雲漢之表豈復知有鷄哉此猶無害也棘谷之樵  
翦林而得虎子抱之而歸憐其弱也啖之肉而長  
之一日樵出而忘與之肉虎乃咆哮躑躅破壁發  
伺食其妻子而跳樵歸而亡其室頓足而大慟昔  
者魏王之於張儀是伏卵之類也唐玄宗之於安  
祿山是養虎之類也於乎自古以來以是而禰家  
國天下者多矣豈惟二主哉

一髮衆冠則冠者勝而髮者不勝一冠衆髮則

若勝而冠者不勝是以衆邪醜正衆狂醜直衆

醜忠衆譎醜信衆貪醜廉衆昏醜察衆惰醜動衆  
柔醜剛衆放醜約衆淫醜貞衆醉醜醒衆私醜公  
衆穢醜潔此非必其有宿怨也乃其情則然也昔  
南方之國有狂泉焉國人飲之則無弗狂也國主  
君懲之穿井而汲獨得無恙而一國之人皆狂反  
以國主君之不狂為狂也巷聚而謀相與執國主  
君而療其狂疾針砭灼藥莫不畢施主君不勝患  
苦乃匍匐至泉澗而飲之遂與國人同其狂衆乃  
躍然大喜曰幸哉療主君之疾矣於乎寡之不勝

芝園外集卷之五

十五

衆固也一國主君獨如國人何哉  
石漬子曰人有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過計也  
權勢之地其可畏已哉昔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  
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  
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  
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是故崔浩惟不早  
避魏主之寵也而卒以忌赤族王景文惟不力辭  
貴戚之任也而卒以疑賜死齊之長恭以邛山之  
捷被醜宋之義康以豫章之行蒙竄此皆不厭而  
不去者也

蜀大饑遂寧之民聚而謀曰亡無日矣西郭柳之家有厚儲焉劫而食之其可黠者曰劫大惡也鄉黨恥之官府惡之刑必加焉等死耳犯不義而斃也孰若坐而待斃乎曰然則鼠竊焉庶幾可以僥倖曰彼之設備深矣伏機阱施棘矜守之庖捍其外而兵衛其中往也祇徼福耳不可以得志曰然則餉以酒肉誘以甘言如弗從也繫而發其箴曲不在我矣即事敗也猶可以說于眾眾躍然而赴之行其約而歸有司者偵而捕之加以拳拮庭踞而詰之曰爾盜何也民曰常聞之近川者浸

卷之五

六

近樹者蔭富家大室亦窶人之川與樹也急則借之蔭焉何名為盜乎有司曰夫民分田而畊各食其食分土而桑各衣其衣無相越也如不食其食而食人之食不衣其衣而衣人之衣是大亂之道也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今群聚以逞盜莫大焉何言乎說諸民曰昔先王之制也有以食之竊食者誅有以衣之竊衣者誅民是以甘心焉今不食不衣而惟厲禁之為也是閉口枵腹而責之以揖遜之行也誰將堪之且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啄物之恒也民之窮也蒙犯忌諱以苟旦夕之命矜

之不暇而欲深誅之乎有司曰人之生也分制為重衣食為輕廉恥為重死生為輕獨柰何不忍一旦之死而為百年不贖之惡是刑係之民也必殺不赦民曰小人則既知罪矣國有大盜亦知之乎有司矍然曰固所願聞民曰盜賦額以詭餘羨是盜也沒藏目以竊公貲是盜也濫聽受以私贖金是盜也枉訊刺以納苞苴是盜也飽供饋以饗賄管是盜也傭市奸而入免役是盜也工媚寵以樹強援是盜也持陰事以脇蠢愚是盜也假傳送以窮漁獵是盜也夫我之盜也以救死而彼之盜也以取盈我之盜也先之以饋遺而彼之盜也先之以敲笞明王之法而行也將孰為先後乎有司乃面頰氣縮左右頤而語不成章杖盜而遣之

卷之五

七

養生者未必得生而君子之於養也兢兢焉不敢輕父母之遺體也修德者未必得福而君子之於德也兢兢焉不敢蔑天地之降衷也然無伐天和則疾疢不作無反天常則裁害不逢此其常也有不然者則定命之不移者也故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其善醫也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其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

石漬子曰上人者德之賊也禍必階焉天子用之則失天下夏桀商紂是也諸侯用之則失其國齊潛宋襄是也大夫用之則失其家齊之高國晉之智瑤是也士庶人用之則失其身萬章原涉之徒是也故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物之情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都人有樓人之妻者人亦樓其妻都人大怒持刀欲殺之樓者曰願一言而死可乎先王之制也各有妃偶陰陽不瀆以遠於禽獸也今子鳥獸其行而以人道責人不亦左乎都人慙不能止於是引刀自剄也語有之曰盜憎主人人惡其上是皆不知自反者也

武昌與漢陽二郡東西夾江而峙相去可五六十里行旅往來非錢穀不濟一日陰雲四塞風濤洶洶舟子艤舟而渡滿載矣猶招招不已或戒之曰風甚矣少載猶可以免不聽未至中流而舟覆矣溺者二十有六人而舟子獨不死法司數加榜撻欲寘之死藩大夫曰是罪可死也而法則不麗柰何今夫不量小大不測夷險任非其分以溺人而倖免者多矣可勝誅乎法司猶不釋乃重罰以困之

芝園外集卷之五

十六

宋徽宗委政於蔡京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歸伺主意為固位計暮年即家為府管進之徒舉集其門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囁耳語由是恣為奸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相為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上京之內子謂京曰神之處於祠也小鬼挾其靈以虐人人怨神乎抑怨小鬼乎曰亦怨神耳虎之居山也豺狼假其威以賊物人怒虎乎抑怒豺狼乎曰亦怒虎耳曰人之怨神也東炬而焚之神其可解以為無與乎曰不可人之怒虎也操利刃而刺之虎其可解以為無與乎曰不可曰公

芝園外集卷之五

北

如知此奈何以泰阿之柄而委之堅子也或謂泉川子曰佛氏之教古聖賢闢之嚴矣何弗除也泉川子曰其在古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不除也其在今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除也或曰異於吾聞矣泉川子曰昔先王之世也賞罰明而勸懲著焉好惡協而是非章焉褒貶定而美刺嚴焉是以人莫不勸於為善莫不恥於為惡相生以仁相長以義相接際以禮大道為公而聖人之教行焉彼佛氏者持其空虛之論以愚黔首而塗其耳

目斯不在所擯與後世則異是矣賞罰不明而勸懲怠矣好惡不協而是非淆矣褒貶不定而美刺亂矣相給以智相爭以力各逞其無忌憚之心而聖人之教不行焉禁令莫之坊也幸有佛氏者號於衆曰其為善乎則瑤臺天府入焉而鈞天廣樂之樂享矣其為不善乎則酆都獄室入焉而剉燒舂磨之刑及矣是以人猶睥睨懾息矯其不善而勉於善是佛氏也者所以助聖教之所不及也無佛氏是無聖人也而柰何欲除之石漬子聞之曰斯言也蓋憤世之言也而非所以為訓也

國外集卷之五

二十

陽符以相人之術名於晉王敦招之十返而不至使使往扣焉曰主君之慕子也十返而不應何也曰夫相者以測微知來也主君之富貴極矣又何相焉曰雖然必効之曰主君之相非今人所有也求之古人則得矣曰孰謂曰求之富貴者則得矣曰其周公乎不許然則絳灌乎不許然則樊鄒乎不許曰主君之相隆前而削後者也其漢之董仲穎乎甘利如飴漬貨無厭搜牢發陵而攫其寶藏錦綉綺縠素珍玩積如丘山郿塢之藏自謂足以畢老矣一旦布乎之謠興於市李肅之戟交

智陳尸都市燃臍三日而火不滅此隆前而削後者也今主君之富亦郿塢之藏也金銀充牣奇貨駢臻珊瑚珠貝之屬莫之勝筭而猶盡入四方之貢獻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怨讟將無及乎且子不見撲蒲之為器乎其以貯錢也可入而不可出蒲則撲之裂而四擲矣今主君之於貨也知聚而不知散吾懼其為撲蒲也潘滔有言曰處仲峰日也似豺聲未振噬人亦當為人所噬何待子言決之哉使者返報敦乃使騎奴捕之陽符不宿而走卒莫能得

芝園外集卷之五

廿一

狹谷之丘土宜菽粟伏鼠日繁家有鼠患田氏之僕謂其主曰鼠甚矣盍畜貓以捕之乃使其僕入市得乳貓以歸鼠乃人立而倚之撲而殺之主乃譴其僕其僕曰是乳貓也市大者其可復使其僕入市得大貓以歸肥項方臚腹膨亨垂也其主喜曰是足以禦鼠矣而貓實不能捕鼠乃與鼠同卧起飲食而鼠日益甚主乃重譴僕其僕曰是不捕之猶也請更之主謂僕之重問已也而怒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柰何欲三矣乃非其僕而逐之終身不畜猫鼠孽益甚居則投櫃積行則齧盤

世嘗見人而不避宵則搏床榻以爲戲廩庾碎礫衣  
盡穿孔柱礎垣墉之穴可翔而出也家人言者以  
百數終不聽曰吾固知猫之非所以靖鼠也夫猫  
之能捕鼠人知之矣而田氏之老獨以不捕之猫  
而斷其不能不亦愚乎若夫剛果正直之賢所以  
格佞而禁奸也或者乃非其人而用之而終於奸  
佞之弗戢也則曰是無益於人國而已矣則何以  
異於田氏之老哉不然昔晉用隨會而盜賊奔秦  
漢用汲黯而淮南寢謀斯又謂之何耶  
王屋之山左麓有廬焉日攫人物而噬之網羅弓

芝園外集卷之五

廿二

矢弗能制也鄉民不勝患苦相與乞靈於道士道  
士勅鬼判以符召虎虎匍匐踏伏而數其罪曰  
汝食狐狸豺狼何也曰此皆竄荆棘利爪牙而饕  
餐於百物者也非善族也曰汝食牛羊狗猪何也  
曰是天地之委餘也夫人皆得食之而獨予禁乎  
曰食狐豕之人何也曰是盜也曰食亭長何也曰  
是武斷鄉曲變幻黑白而以取貨者也使民鷄犬  
不得寧焉國若行誅其在所後乎曰食東門之騶  
何也曰是憑城社之靈恣梟獍之欲食人之肉而  
寢處其皮脇人婦而汗之惡貫盈矣曰食邑吏何也

曰舞文弄法出生入死毒如蛇虺而奸如鬼域夫  
人皆欲食其肉焉而況於予乎曰食郡吏何也曰  
陰持短長以法爲餌乾沒公賦谿壑不厭主者以  
爲能也恣其毒蠱而日螫于其庭是公門之巨寇  
也曰食牧何也曰牧不牧也假三尺之法而神腹  
劍之用張杜不能方其深刻甯郅不能肩其驚悍  
私索可充則鬻人之妻女勢門可媚則股人之脂  
膏窮簷蔀屋陽死法而陰死政者不可勝算也辟  
諸熾爐與物入其中未有不燎者也奸猾又從而  
膏之孰能無燼乎上帝怒之久矣而假手於我焉

芝園外集卷之五

廿三

一旦得而磔之是足以爲罪哉道士曰雖然必言  
罪狀鬼判進而請曰虎有辭蓋釋之道士曰衆怒  
不可解也鬼判曰如虎之言乃所以福民而非所  
以厲民也方今名豪大猾貪官墨吏窮剽肆黠而  
毒疇生靈者多矣令不能禁而虎能殄之是奸盜  
之防也又可殺乎彼鄉民之訴亦憺其形而未察  
其實者也蓋姑釋之勅曰必殺不良而勿殺吾良  
聽則爲德不聽召而誅之未晚也道士曰諾以符  
戒虎虎乃俯伏躡蹠若稽首之狀踊躍而逝  
或問於石瀆子曰夫子豈病乎柯灰面魔類耶

絲氣若存若喪色色而不舒也石濱子曰吾夙昔  
之夜關然而就寢矣目繲而不寐慮卻而復生展  
轉糾纏咎夫謀生之反也夫絲者搗纒而負籠土  
塩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  
而喜矣病疢瘵者捧心抑腹膝上扣頭蹙蹙而啼  
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  
而喜矣夫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脩夜之寧  
非直一噲之樂也而人有不欲之者也今夫仕者  
勞神役智集木履冰水火戰於中而下戈逆於外  
其為吾身之疚也豈直絲作之苦與疢瘵之病而  
已哉乃瞿然持之而不思所以為巖穴之休與脩  
夜之寐也不亦惑甚矣乎

芝園外集卷之五

廿四

芝園外集卷之五終

芝園外集卷之六

說林六

鑒戒林

越人鬼有所謂五顯神者幻鬼也能致百物亦  
能喪百物人莫不畏而遠之西谷偃者貪鄙人也  
謂鬼之可以致物也乃立祠而祀之朝夕致虔焉  
鬼不憑其妻而淫之日致什物珍儂家之所需無  
弗給也比其久也習以為常崇奉日怠其妻亦有  
愛心也乃日攫所有而散之罔知所輸飯熟則  
汗其飯衣成則裂其衣蓋羅瓦甃沙石而投焉偃

芝園外集卷之六

一

之夫婦膚體盡敗頓首乞哀朝夕弗釋也而鬼終  
不憚偃乃額于天而求去之鬼人言而詬曰吾室  
巖一以為富拾橡栗以為食啗麋獬以為膾吾何  
求於汝哉汝乃食宇繪旗崇俎列觴旦夕稽顙而  
致之吾謂汝之為也也而出入委心焉易其  
釋以膏梁更禳禱以饗發吾亦何負於汝哉汝不  
惟信誓之憑而反覆是誠以汝之為交友則賣其  
友事君則賣其國汝之肉庸足食乎乃縛炬燹火  
盡焚其室而去石濱子曰世之小人其始也朋比  
以取富貴其終也操機械以相戕其不為幻鬼之

嗤者幾希矣

齊有大駟積貨如山堆金成丘富踰高國益務侈靡以逞其欲食客且數千人其一人尤為愛幸憂其主之弗寤也從容說曰以僕視君宜無弗得意者僕請為君致崑崙之玉合浦之珠以飾宮室惟張縱橫相錯熠燿有光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致蜀都之錦吳肆之羅西域之文罽南夷之刻鏤以備後宮之用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致燕趙鄭衛之女皙如白台美如曼姬以薦御寢席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求西

芝園

卷六

二

旅之葵百越之鷹溼洼之神馬以馳騁田獵之樂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易楹柱以栴檀施枅楠以文繡金之玉之丹之漆之儼若蓬萊之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徵歌舞于四方咸池承雲九韶六英日以娛其耳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此皆君之所易具者也然僕復有請焉玉卮而滿可以盛水乎曰不可三寸之管而無當可以實粟乎曰不可曰然則君之所欲非直漏卮與無當之管也竭君之水不足以充之竭君之粟不足以實之君其得無悔乎主人審思而應曰

微子之言僕死且不寤敬聞命矣乃散遣賓客變奢靡之行

晉有六卿爭執政柄各樹其黨不相能也晉侯患焉謀諸叔向叔向對曰君何恠焉臣聞東郭氏之養猫也數十為群不相害傷也一投之腐鼠則破腦爪膚可立而待也胡貉戎狄之畜狗也十百為群亦不相害傷也如束鷄豚妄投之則折骨決皮亦可立而待也今卿士之在朝非其姻婭則其知舊隙安從生大柄在前勢薰焔灼人人自謂可以倖致也而力爭之讒謗之毒恠於兵戈傾奪之謀

芝園外集卷六

三

雄於戰鬪寧復念姻婭與朋舊哉諺曰驚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而欲殺之也所利在於人死也君誠能擇賢而任之選能而舉之近習毀譽無得而遷焉甘詞諛色無得而售焉祿有定秩爵有常班一或踰越按制而誅之雖欲樹黨以爭其將能乎不是圖也而寄柄於親倖之手惟所授之是妄投腐鼠與鷄豚也欲其無爭不可得已

或問今之毀譽有因乎曰毀無端也譽無端也安得謂之有因曰然則無因乎曰毀者人也毀人者亦人也譽者人也譽人者亦人也安得謂之無因



曰蜚廉而謂為旦奭也隨夷而謂為盜跖也其有  
 因乎亦無因乎曰有因也亦無因也子不見夫物  
 乎謂鷺之為鵠猶可也而今謂烏之為鵠也謂驢  
 之為馬猶可也而今謂鹿之為馬也此以為有因  
 乎然人以為鵠也從而鵠不復知其烏也人以為  
 馬也從而馬不復知其鹿也此以為無因乎豈惟  
 物哉閭頊白台天下之美麗也而或以為嫫母也  
 曲逆處子天下之陋惡也而或以為施嬭也人妍  
 則妍人媸則媸此非容之有變易也人心回惑而  
 視聽之不審耳是故君子之處世也能為旦奭而

芝園外集卷之六

四

不能必人之不蜚廉能為隨夷而不能必人之不  
 盜跖毀也譽也又何計焉

南郭雍曰人有言曰一兔在野百人逐之非一兔  
 而足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積兔在市過者不暇非  
 不欲兔也分已定矣今之時何不然乎權貴之家  
 侵人之田而耕之奪人之屋而業之偽券一入如  
 以肉投餒虎也不復出矣攘牛羊而掠貨者又  
 不可勝數也此豈不知有定分哉谿壑之欲難盈  
 而官府之禁令不肅耳亡賴惡少方群聚而歸之  
 以為心腹爪牙鄉黨見之如鷲鳥虺虎而不敢

也若之何去之玄丘子曰子不聞里中之故乎凡  
 郭之郊有神叢焉其木大者百圍小者林立積數  
 畝之陰依狽集而棲之以百十計羅百物以食四  
 境之內牛羊狗雞弗得息也百果諸穀弗得植也  
 甚者攫人而醢之非操兵聚眾不敢復道其境鄉  
 人患焉乃具豕脯酒果相率禱于神曰神與民非  
 有怨也今聚群獸以毒于鄉鄉之人不堪命矣不  
 惟群獸之怨而神是焉怨盍亟驅而去之是神之  
 德于鄉無已也鄉之人且將約信明盟春秋之社  
 刲羊豕潔豆籩以祀神歲歲不敢斃不然神有忝

芝園外集卷之六

五

德而鄉民亦有逞心神其何利之有不聽鄉之人  
 聚而謀曰患甚矣捐軀而殲之猶可以免乃禱于  
 里社推牛醪酒徧享其鄉之人長者挾弓矢秉戈  
 予少者操火炬相嘯呼以行至則以網圍其四面  
 焚炬以焚叢燭既灼諸狽皆跳躑呼號或禮于  
 戈或斃于矢無一得脫者盡斬其林木哀骸骨以  
 為京觀臭十年不滅今權貴之家亦神叢也而亡  
 賴惡少則其狽也樂禍而無厭怨積如丘將操  
 炬而火之者至矣

荆人有五子其一獨孤庸也學縱橫之術凡孫吳

之法申韓之書無不熟也其一學為駟相有無  
百偵逐什一之利累息以鉅萬其一學為醫明岐  
黃之道究靈樞之旨察百病而療之其一學為卜  
設肆市廛為人言禍福死生日取數十錢以育妻  
子其一學為巫祈祝於里隣昏而出旦而歸旦而  
出昏而歸殺脯果羞無日不宿于其家獨孤庸以  
策于荆王荆王任之入謀政事出治軍旅寵以上  
大夫之位旌旗前導甲士如雲連駟結轡而過其  
鄉大合樂以饗鄉人酒酣執爵而起曰夫人不可  
不慎所圖也我昔與叔季共業也日夜淬厲之期

芝園外集卷之六

六

以干諸侯而取富貴而天奪其聰暴棄不力甘心  
糊口於巫醫駟卜之間不已辱乎其四人者顏赧  
氣喪而不敢仰視既而王殺子王晉人軍於境上  
王乃用庸為將帥三軍以禦之戰於樊鄧之間楚  
師大敗隻輪不返王使人致命曰寡人待子不為  
薄矣楚國之用兵諸侯所聞也今一戰而覆三軍  
四封震動寡人無以復見於宗廟子其圖焉庸乃  
引刀自剄王哭而尸之盡沒其妻子諸弟傷之松  
相謂曰我等幸無知也偃蹇窮閭以苟旦夕之命  
亦如伯氏之聰將無及乎

魯武子尊魯國之政子家驛言於魯君曰魯國在  
公丘身者君知之乎曰不知也曰公丘乘龜蒙之  
巨室也曲榭連雲雕梁造日牛羊溢郊坳魚雁滿  
數澤錦繡金玉充牣于府藏一旦有魅鬼者自称  
令狐封通謁於主人曰臣齊之公族也得罪於主  
君以亡願得望見公子之清塵主人收謁而見之  
則美丈夫也曰子有何欲曰願為廝役於門下惟  
所使之矣主人初頗疑之稍委事焉使之治田百  
穀豐登使之監牧牛羊茁壯使之收息倍其常數  
而入焉主人之才之益使主幹家政自閨闈以及郊

芝園外集卷之六

七

藪無弗屬焉令狐封乃盡淫其姬妾竊貨以編  
市其奴僕客有至門者即為醪醴珍羞以享之無  
不滿意焉主人數問曰令狐封何如其姬妾曰令  
狐封賢者也問之奴僕亦曰賢者也問之客亦曰  
賢者也令狐封乃益務媚惑導主人以淫樂狗馬  
聲色之好日甚出則臂鷹走狗入則吹竹彈絲燕  
趙宋衛之妹無弗致焉窮海陸之珍而為長夜之  
飲歌鍾不徹于懸舞女不解其飾有白事者輒曰  
是在封也或不禮於封即讒而殺之久之人知有  
封而不知有主人主人之子乘間言曰蠹甚矣不

已亡無日焉主人以為緣已也而怒之幽之別宮淫惑滋甚乃盡散其家資主人卒寔以死魁乃掉臂而去之今君之國有令狐封而不知也公室日卑能不為公丘乘之家乎

卿大夫有被薦於相國者所知勸其無行曰昔齊宣王聘女於鄭隣父謂女曰子必無行王多欲之君也燕趙宋衛之妹無弗致焉靡曼之容陽阿之舞激楚之音盖克物於後宮矣有數年而未得一見者子柰何以如玉之體而委諸閑曠之宮乎此猶可言也王朝幸而夕廢夕幸而朝棄一不當意

芝園外集卷之六

八

則褻其容飾而殘其肌膚曾是足以為托乎此猶可言也王惡貞靜而好便儂喜淫瀆而賤修潔狃媚狗狎者斯須不離左右而正色修儀者終身不得一覩焉今子目不流視笑不見齒步不觸瑤遂溷而趨襲非子之事也此猶可言也王好讒而喜殺佞言之入如投甘醴不俟其畢而齒牙斷斷矣鄭袖之徒且交錯於帷幔之間吾子得無畏乎女之父母曰王之聘女以色也吾女之色間胥不如王柰何不愛而以是瑣瑣者為憂乎遂許之婚納采有日矣隣父復言曰爾不從吾言以至於此悔

將無及然尚有一策焉王所最幸薛娃者王視以為欣戚娃怒王食不甘味娃喜王輒跳躑而歌進之一言則反干戈為琴瑟易日月以震霆齊國莫不聞然其人好貨谿壑無厭也子之父母若為致明月之珠結綠之寶月支之香七襄之錦持以薦諸娃則娃必大謹於子矣譽其所美而庇其所短將日薦王之寢豈惟罪謫不及抑寵祿其未有艾乎父母曰如叟之言將不有定命乎不聽女歸于齊三月宣王絕憐之其父母曰叟言誠妄幾誤吾女既而眾女構之薛娃諂之遂無當於王意幽之

芝園外集卷之六

九

下宮又謂女有怨言也乃去眼薰耳斷手足以死子欲赴相國之召其視諸鄭女也則可會稽之山有象麓焉群峰交結衆水汨汨匯其下見入而不見其出望之知其為神區也爰有越王之祠薨棟連雲松篁蔽日金書蕩射錦幡連翩累崇階而上者數百丈其旁則有鬼判祠焉蓋聽命於神者也神能見靈奇致風雨四境之內凡水旱害裁率走而禱焉禮神亦禮判也然神實無私而鬼判則能為禍福不如願者輒降以祟久之人益神鬼判而不神神牲牲酒脯日數于其庭其始也

十里而至其繼也百里而至其繼也千里而至人  
有疾病不求醫藥而惟鬼判之祈產男女也則書  
其姓名月日禱而焚之曰是鬼判之子也男女幸  
長終身必尸祝焉甚者鬻田宅捐衣食以事神其  
弗效也則曰是禱之未虔乎俎豆之未豐乎而終  
不知悔乃神之祠則闕其無人焉既而有唐大夫  
者守越謂越俗之佞鬼也而欲變之又惡鬼判之  
為厲也首至其祠而數其罪令僕夫各薙蓁莽束  
炬以焚之遂併神祠而燬焉石漬子曰鬼判之為  
厲也宜其及也而神亦不得免焉豈非君國者之

烟鑿我

芝園外集卷之六

十

或問於公孫咸曰為善而得禍有諸曰有之曰為  
惡而蒙福有諸曰亦有之然則福善禍淫之說抑  
又何也曰天地有常位而有時乎寒也謂塞者其  
常乎位者其常乎日月有常明而有時乎蝕也謂  
蝕者其常乎明者其常乎是故腴田沃壤樹之五  
穀則生對之蘭蕙則生樹之松柏則生樹之桃李  
則生其長養必茂其成實必蕃此非其種之獨異  
也亦非有異術以灌溉之也所因然也若硤田瘠  
隴則異是矣其樹之也未必能生也其生也擁腫

舉曲木不中於材糝稗粗糲穀不登於豆此非其  
種之獨異也亦非灌溉之不力也所因亦然也是  
故積善之家猶之腴田沃壤也雖有不昌焉者鮮  
矣積不善之家猶之硤田瘠壤也雖有昌焉者亦  
鮮矣是故鄭罕氏之後亡也宋樂氏之以宋升降  
也此福善之徵也鄭伯有之死于羊肆也子皙之  
尸於周氏之衢也齊慶封之殲於朱方也楚費無  
極與鄢將師之滅族也此皆禍淫之徵也

芝園外集卷之六

十一

富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  
使貴也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  
天安可使壽也然則子之為人卜也與人子言依  
於孝與人第言依於悌與人臣言依於忠抑又何  
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  
故績學修行能為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  
在我矣勤生畜施能為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  
富常在我矣節性葆和能為可壽而不能必壽也  
然而壽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為  
小人焉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為君子則其

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為君子秉義皆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為小人則亦其自取也

離舒謂禹微仲曰天下有至險子知之乎禹微仲曰嘗聞之矣羊腸之坂九折車不得遵軌馬不得舒猗仰睇則目為之眩俯矚則神為之悸斯至險乎曰非也太行之山丹壁刺天絕壑千丈妖草恠木之所蕃陰雲夏雪之所積猛獸不能定其腰飛鳶不能造其腹斯至險乎曰非也呂梁之水懸崖千仞巨瀉雷奔而劍石巉巖驚濤矢激而漁人股慄斯至險乎曰非也溟渤之波瀕洞浩茫黃流谷

芝蘭外集卷之六

十三

日怒沫春天鷗鵬整裂其側蛟龍蕩射其前沿瀉則舟不能出觸礁則技不得施斯至險乎曰非也曰藏鉞魚膾伏甲樂宮桐機起於造次生死變於湏臾斯至險乎曰似矣而猶未也曰然則何以明之曰弄威福以亂刑誅至險也甚鬼蜮以施毒螫至險也設機阱以陷無辜至險也張置網以弋賢貨至險也蜜口劍腹賊人而人不知至險也有一于斯猶懼賢良之屏跡也而况兼而有之乎

公都子申少好修姱長而益厲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其為文也以六經為師仕

則慕伊傳周召之烈建業興事孳孳如也然踪跡所至譽者半而咻者亦半凡三咻而三黜焉人咸疑之公都子申亦自疑也侯無石見而解曰子何恠乎飛鳥之聚也嘈嘈唧唧上下頡頏人朝夕見之莫之或害也一旦有五彩之雉憂然鳴而集焉人莫不睜目詫之思援弓繳而射之矣封丘之壙群牛牧焉其角戢戢其耳濕濕行者過而不睨一或蒙以虎豹之皮則爭先而逐之矣豈惟物哉五達之衢往來如織莫或誰何有一人焉被文繡之衣鳴珥璜之佩翔而過焉童子譁而隨之闕然空

芝蘭外集卷之六

十三

其室廬非其人之招之也所服異也是故遠害莫如省己省己莫不善於立異苟有異於眾焉往而不三黜苟無異於眾孰不願以為肺附乎公都子申曰子之言誠然矣然規不可以為方矩不可以為員是亦有定質焉吾獨且柰何哉

齊與晉交兵連戰而連北問於鮑莊子莊子對曰君今有千里馬也繫其足而使之馳能馳乎曰不能也條蒼鷹而使之攫能攫乎曰不能也有健夫焉束其手而使之鬪勝乎不勝乎曰不能勝也然則君何恠乎連戰而連北也昔王者之命將也跪

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而後能成克捷之功今君之用將也授之約束而遣之震之刑戮以懼之又使所幸左右監焉疾行則跋其前緩行則竟其後乃在其頸而旌懸其心又何計而能勝乎

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顥治兵假陸機為河北大都督將軍以討長沙王孫惠諫曰不可夫陸機文學侍從之臣將兵非其事也必欲使之臣恐王之噬臍無及也穎曰大將貴謀而賤力者也機上明乾

芝園外集卷六

十四

象下察地形自黃石素書三畧六韜以至孫吳司馬之法莫不畢習明如指掌曾中甲兵富於武庫且機之祖父皆吳大將名震宇宙此將種也非機莫可使者矣孫惠曰以臣觀之此所謂象虎者也臣之里人患群獸之多也乃作象虎焉編竹束葦蒙以皮革畫以斑文猶然虎矣以之而懾群獸豺狸之屬或疑或避里人謂其可恃也遂昇而適壙禦猛獸焉獸乃奮其爪牙擗而磔之里人中傷而死今機雖察於三才之故盡讀古兵家書而未習於擊鬪攻刺之法此里人所為象虎也用之鮮不

敗矣臣又聞之以戈春黍戈非不利而黍終不可得熟也以錐飡壺錐非不飮而壺終不可得食也今機之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其為文也如玄圃之積玉如五河之吐流誠一代之奇絕也若使以文學之職從容侍從則其所述作將鼓吹六經鏗鏘金石揚雄枚臯之徒可企而及也一旦欲用之於戰陣則何以異於戈錐之繆用者哉不聽遂使機將二十萬人以行臨戎而牙旗遽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與長沙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

芝園外集卷六

十五

積屍盈澗眾口從而讒之機遂遇害  
商丘之雉相與謀所托擇便利而居之一宅於山阿一棲於沮澤一依於林莽一止於田樊期以遠害而全其族未幾宅山阿者老狐決竇而入攫其子而食之棲沮澤者獺潛盜焉而磔其雌依林者主人張網而羅之小大委羽焉其田間之居又為田父所逐投以瓦石數濱于死見鴻之免害也復相與謀焉鴻謂之曰子能翔於康廓乎曰不能能泊於大海乎曰不能能棄妻子而離飲啄乎曰不能曰然則子之患未有釋也彼山林田澤之殃將

何地而不然乎雉乃仰天而嘆曰吾聞縣令賢良  
雉引子而馴其旁童子莫敢逼焉其何忘之虞今  
不幸而不之逢也終將何以活命乎乃自經而死  
無憂子曰今天下之患多矣夷寇陸梁官于內地  
連艘而采入者蜂屯蟻聚而莫之勝禦也遠近槩  
惟荼毒其倖存者亦莫不蕩析離居昔日繁盛之  
地莽為荆棘之區禍變亦已極矣而甲兵未利士  
卒未練儲備未充城郭未完望風而倒戈者皆是  
也而當事者猶泄泄從事環視四方亦莫不然將  
何以為逃生之地乎方且彼此相視偷旦夕之安  
是雉之不若也

芝園外集卷之六

十六

成蒙素稱佞邪不修行檢緝紳咸鄙之乃力媚揚  
國忠以取富貴氣燄甚張也其友鐘離夷見而告  
之曰子亦知東海之洋有巨魚乎其大吞舟激飛  
濤驅怒沫而遊瞬息可百里百蟲莫不懼伏焉一  
旦蕩而失水困于泥塗則螻蟻得制其命今夫權  
貴之人亦吞舟之魚也能保其無失水乎沙丘之  
鳥巢於石谷震風不驚驟雨不濡雖長子孫無患  
也有一於此架巢於葭蒿之顛天拂然而風則葭  
折而巢壞子亦且毀矣夫鳥之為巢同也而安危

判焉則所托者異也吾子媚權貴以取容逞欲而  
不知悔吾懼子之為葭蒿之巢也

玄冥子曰今天下之妖有五而物妖不與焉刻鏤  
土木以為果餌禽蟲飾之丹青加以金繒主人糞  
除而陳之雜沓賓筵粲爛室庭可悅而不可嚼此  
之謂食妖輿繇而首縉紳之冠滅獲而被綺縠之  
服男子之帽高倍其面婦人之衣長掩其裳金織  
施於絺綌藻饋加於厠踰此之為服妖道德不師  
周孔文章不則六經勦佛老以為博逞鈎棘以為  
奇以徑超頓悟為絕學以博聞廣見為習迷穿鑿

芝園外集卷之六

十七

經傳非毀程朱此之為學妖峻刑罰以漁貨飾虛  
文以賈譽縱豪右而剝善良踈縉紳而狎徒繇以  
竄郵為豪雄鄙龔魯為寬縱薄隨夷為孤介譽蹶  
儒為才譁官以賄遷罪以債免此之謂政妖冠裳  
而禽犢骨肉而仇讐弱者為鬼域強者為豺狼對  
門相盜親戚相暴上下相欺父子相疑反表以為  
裏訕白以為黑此之謂俗妖五者繁興莫或變革  
將風俗日頹而治理日斁國之灾極矣彼草木禽  
蟲之妖又何足以為異乎

隋煬帝厭棄萬幾荒於聲色大興苑囿臺池之役

朝而問於群臣曰四境治乎曰治邊圉嚴乎曰嚴  
偵候明乎曰明倉廩實乎曰實士馬強乎曰強甲  
兵精乎曰精曰然則寡人將日娛于深宮而無患  
乎四封之吏有白事者司馬門過之朝之大夫有  
欲白事者宮門過之歛棘而民貧役繁而衆怨四  
方洶洶思亂而帝初不知也盜賊蜂起而帝亦不  
聞也高頴曰國危矣樊圃之缺也鷄豕突而棲之  
墓門不飭狐兔將遊乎其中况於朝而可以廢政  
哉國之亡無日矣乃直諫而死未幾四方兵動而  
廣陵之難作隋遂以亡

芝園外集卷六

十八

南宋之季韓侂胄為相胡騎徧于中原土地日蹙  
宮闕震驚人皆以為累卵之危而侂胄則以為太  
山之安也方且竊弄威福誣上行私日漁四方之  
貨貨而縱其淫樂所親或規之曰僕聞南溟之陰  
有桑焉其大數十圍干雲霄而上者數百尺枝葉  
童童若車蓋也而蠹實宮其中族類漸繁時其動  
息而蝕之風雨不侵鳥雀不啄自以為安矣比其  
久也瀋液既乾而膚理益敝自頂至踵愕然空也  
震風從而搖之木遂以折而蠹則盡死矣螻蛄之  
處人腹中也飢而食焉渴而飲焉亦自以為安矣

脂膏既竭而元氣不屬人因病癘而死螻蛄稿焉  
今公之所蔭則大桑也而所托則腹中也晝夜齧  
而弗止得無俱敗乎不聽未幾虜衆益迫侂胄帥  
師以禦之大敗而歸請戍于閩未至而殞首于木  
綿

陽山之麓有神焉降靈于鄉祠福踵至鄉人創為  
之祠廟貌赫奕遠近奔走神乃撤翹颺而教之曰  
汝胡假靈於山變幻百端或隱于竇或匿于樊揚  
沙發石闕戶踰垣飲人之血脯人之肝汝其改圖  
焉不然則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又呼妖狐而數

芝園外集卷六

十九

之曰汝胡綏綏其形昞昞其精攀援屋角出入疏  
櫺或為艷女或為狡童乘人之眩大肆淫蒸汝其  
改圖焉不然則亟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又呼蟻  
而數之曰汝胡么麼其質腥穢其氣或伏道旁或  
潛水澁含沙射人中者立斃人於何仇為此暴戾  
汝其改圖焉不然則亟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一  
一受命而退蟻謀曰神新而嚴不可犯也我等其  
能改行乎狐曰無已則去之翹颺曰雖然曷少嘗  
之不聽而速未晚也乃相與扣神匍匐階下蟻進  
而言曰知無所逃罪行有日矣然恐神之無以為



妓也願為神致明月之珠于闐之玉南交之文犀  
西域之玳貝以飾神之冕弁何如狐進而言曰未  
也願為神致山龍華蟲之績宗彝藻火之章黼黻  
文繡朱紫玄黃丹青瓊闥金碧雕楹麗如雲錦絜  
若華星何如魍魎又進而言曰未也願為神致靡  
曼之姬婉孌之娥凝玉雪敷華皦青眸揚素蛾  
霓裳羽衣之舞洞波遏雲之歌握納都梁之香翠  
翹翟鬢之華以娛神之左右何如神俛而若思默  
而若契眾鬼退而謀曰神已心諾矣盍如其言而  
致之神乃大喜遂用為嬖近以求其所欲惟恐不

芝園外集卷之六

干

給焉黎丘平曰魍魎狐蜮之虐人神非不知也魍  
魎狐蜮亦非不畏神也一中其欲而反倚為心腹  
爪牙欲民之無殃何可得也

有神祠濱于溪中祀木偶焉行者過而欲涉適暴  
雨新漲跳而褰裳逡巡不敢渡計無所出乃曳木  
偶橫之於溪遂陷足以越有一人踵至閔神之齧  
於水而將毀也扶而起焉植之於祠再拜致禮神  
乃大怒賊其心腹其人顛踣欲死或謂神曰彼什  
汝於溪宜有罪也而汝則釋之植汝於祠宜有德  
也而汝反祠之其意云何神曰凡為祠崇者能加

于其所畏而不能加於其所不畏彼其仆我者也  
心已無畏矣吾安得而祠之其植我者也方畏我  
也吾是以示靈焉於乎欺君誤國者率得逃誅而  
守法盡忠者往往蒙禍自古及今蓋亦多矣豈獨  
一木偶然哉

泉川子謂石瀆子曰世變江河愈趨愈下是則然  
矣天不變者也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之所司也  
然而今有不盡然者何也將天亦有變乎石瀆子  
曰天無變者也其爽焉則天之未定者也泉川子  
曰不然陰陽相盪剝復相生終始相禪否泰相仍

芝園外集卷之六

廿一

天之道也天亦不得而逃焉者也人知人之易也  
而不知神之亦易也今之宰物之神蓋非古之宰  
物之神矣不然何古之直而今之枉何古之公而  
今之私何古之昭昭而今之昧昧也石瀆子曰此  
所謂天之未定者也申包胥曰天定者勝人人定  
亦能勝天然天之勝人者其常也而入之勝天者  
其變也常者什九而變者蓋什一矣詩曰民今方  
殆視天菅菅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此之謂也

芝園外集卷之七

說林七

博志林

子貢見漢陰為圃者教之作桔槔圃者忿然作色曰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胃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則道不載吾非不知也羞而不為也今夫禮樂交際所以盡倫也宮室服用所以養生也棺槨衣衾所以送死也城郭溝池所以域民也干戈甲冑所以禦亂也此皆以機心為之而聖人作

芝園外集卷之七

之後者師焉以其不可廢耳然在漢陰圃人必且恥而不為而况於相欺以智相奪以力相傾覆以陷阱豈直為桔槔而已哉楊朱之泣歧路墨翟之悲素絲蓋皆漢陰圃人之類也

魯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言不安尚有蹉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于天增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譽人者少得不恭乎右祁子曰恭士之言善矣而非其至也夫敬德之與也故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天子敬以

保天下諸侯敬以保一國大夫敬以保一家士庶人敬以保一身

人情貴鵠而賤鷄鷄近也貴犀象而賤馬牛馬牛近也惟人亦然寺隣之人不重僧而野人重僧非僧之教行於野人而不行於隣人也野人遠而隣人近也廟宿之丐不畏鬼而社氓畏鬼非鬼之靈能威於社氓而不威於宿丐也社氓遠而宿丐近也惟賢亦然秦始皇重韓非恐其不得見也非既至則聽譏而誅之漢武帝重相如恨不與同時也相如既至則疎而遠之惟文亦然蔡邕得王充論

芝園外集卷之七

衡而寶之秘不以示人世遠故也張竦得揚子雲太玄法言不屑一觀與其人比肩故也

山之怪曰魍魎物之怪曰魃土之怪曰積羊水之怪曰罔象木之怪曰畢方火之怪曰遊光金之怪曰清明人亦有之嬌奴佞婢讒間骨肉此一家之怪老胥猾史弄法舞文此官府之怪受賂執法變亂彘常此臺省之怪奸闌出入與虜為市以敗為勝以功為罪此邊鎮之怪倒持秦阿竊弄威福陽施陰設忠佞易置此朝廷之怪天下有道則眾怪潛伏天下無道則眾怪繁興有家者不修其德有國

者不修其政而欲怪之無作不可得已

商咄魯之美麗人也魯有惡者閭里不親賓客不近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矣隣人莫不笑之夫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惑於愛也且夫貌易稽也至美與至惡不難辨也而猶以愛易其真又况隱微之事與疑似之跡哉故愛而不匿其惡憎而不沒其善然後可以定美惡矣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

芝園外集卷之七

三

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咲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已而罪我也亦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後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君子曰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蓋有見於此矣彼子路之結纓於孔悝蔡邕之受誅於董卓其皆不師禦寇之智者

乎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銜息相髭許鄙相肌投伐褐相胸腋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其術不同其于知馬一也人亦有徵相人者或以洞微察幽或以應變不滯或以博物洽聞或以強幹辨治或以飭躬匪懈或以執節不回或以敦行孝弟或以守道嫉邪或以臨財介潔或以憲古立言其道不同其

芝園外集卷之七

四

于知人一也

學之於人大矣善學者以一日兼十日以一年兼十年以一人兼十人不善學者反是故騏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之矣鷦鷯天下之捷飛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鷓鴣過之矣士人之學何以異於是昔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則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夫矢之速

也而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  
以甯越之材而又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今  
人之為學也人未休而先休未卧而先卧恃美質  
而耽安伏此猶迅矢之止於百步者也欲免終身  
之勞得乎

伐檀之詩刺素飡也其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億言夫不耕而食者也其曰不狩不獵胡瞻爾  
庭有懸貍言夫不獵而獲也故自天子以至庶  
人皆有耕也皆有獵也天子以道耕天下以天下  
獵諸侯以道耕一國以一國獵士庶人以道耕一

芝園外集卷之七

五

身以一身獵其致一也昔人有好獵者曠日而不  
得獸入則愧其家室出則愧其知友州里思其不  
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致之於  
是還而疾耕疾耕而家富以其貲致良狗則獵而  
數得獸矣是故欲其獲也先獵欲其獵也先耕天  
子諸侯有不耕而成霸王士庶人不耕而成安  
富者未之有也

鳴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鳴夷  
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  
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

之人以為蛇之行也將加害焉子不如銜負我以  
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  
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  
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  
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  
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石祁子曰今之趨附權  
貴者皆田成子也奸也而譽之為忠佞也而譽之  
為直貪也而譽之為廉險也而譽之為順奔走推  
戴而倚之為太山是猶蛇之相銜負以走而誰人  
以神君也徒黨日盛而權勢日灼又孰能辨其真

芝園外集卷之七

六

偽哉  
與正直之人交始雖拂逆而卒賴以周旋譬之樹  
菌柱者長茂雖難而終得其芳者也與諛佞之人  
交始雖順適而卒相賊害譬之樹枳棘者長茂雖  
易而終得其刺者也昔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  
邑從者曰此畜夫公之故人也公笑不休舍且待  
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  
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  
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  
而獻之其君

趙襄子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乎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追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君子曰王子期可謂善言御矣豈惟御哉奕在敵而不在奕則不勝敵矣釣在魚而不在釣則不得魚矣君子之學也一欲勝人一欲不勝於人而不以其道則不可以入道矣

聖園外集卷之七

七

耀蟬者務在明其火非不愛火也所以疑而致之也釣魚者務在芳其餌非不愛餌也所以誘而利之也沐者必墜髮而沐不為止以所去者少而所以利者多也嬰兒齟齬則疾嘔而齟不為止以其所小苦而易其所大便也兕虎在於後隋侯之珠在於前而弗及掇非不愛珠也先避患而後就利也逐鹿者不顧兔非不欲兔也以鹿之為利大也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利非輕捐銖兩也以千金之貨重也

東海有二鳥其一類鶩奔走水上營營也不問水

腐泥沙必啜之其有物也必盡索之而後已跂行喙豕弗息也其名曰謾畫其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疑立水際若繫繫然者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終日不易也其名曰信天緣一勞而一不勞一能而一不能不相同也然謾畫不加飽而信天緣不加飢謾畫不加肥而信天緣不加瘠則何以是營營者為哉今之人極力而營其私是謾畫之類也安分以養生是信天緣之類也自君子視之將孰為得失哉

聖園外集卷之七

八

唐昭宗有常弄之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温篡位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温所奮擊温令左右殺之元順帝有馴象解識音樂蹈舞應節 太祖革命宣至殿前令之蹈舞象俯伏流涕終不為起太祖怒而刺之夫猴與象山林之惡獸也甘榛栗嗜菽粟已矣非有禮義之性知君主之分者也一則寧死而不忍於起居一則寧死而不忍於蹈舞懷撫育之恩而殞身以為報孰謂異類而能然乎彼叔孫通數易其主馮道歷事五朝李陵身為降虜陶穀袖出禪文其視猴與象也何如哉

周之興也伐木之詩作將亡也桑柔之詩作夫友

無君父之尊無兄弟之戚無夫婦之愛然君臣不  
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序夫婦不得  
不和故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友也世之治也推  
賢讓能聲應氣求而可以保合太和元愷之同朝  
九官之相讓是也世之衰也熱附寒棄擠井下石  
而相尋于干戈八閩十六子之比周任文之交構  
是也故觀世運者觀之友道而已矣

客有商於楚者得一獸一禽以歸獸曰山都禽曰  
乾華慧黠瑰恠能為人言誇於衆曰麒麟鳳皇莫  
若是我特世之人耳而賤目故不列諸瑞圖耳

芝園外集卷之七

九

或曰能通五方之首乎曰不能能諧六律之和乎  
曰不能能應對賓客乎曰不能曰然則是恠也而  
非瑞也夫麒麟鳳皇身被文章負陰陽之粹含天  
地之靈刑政頗僻不至其國毀郊殺穀不游于郊  
是以一出而為聖王之瑞亦何取於言哉今非其  
時也而二物者至非所宜言而媚人以言不謂之  
恠而何如以山都乾華為異於麟鳳也則是優孟  
賢於孫叔敖而上林畜夫優於張相如遠矣  
古之聖人多矣或以德聖或以才聖或以藝聖神  
農聖於藥黃帝聖於兵后稷聖於畊禹聖於工堯

聖於樂大稅聖於曆蒼頡聖於書巫咸聖於卜  
曠聖於音奕秋聖於奕養由基聖於射易牙聖於  
味扁鵲聖於醫九方臬聖於馬造父聖於御風胡  
聖於劍之數聖人者其大小不同其偏全不同其  
貴賤不同其聖於藝一也

天數五地數五而五行生焉故五星麗乎上五岳  
奠乎下五方以罔民人之有體也外以五形內以  
五臟人之有性也秩以五禮敘以五典人之有耳  
也諧之以五聲人之有目也宣之以五色人之有  
口也調之以五味人之有鼻也襲之以五臭天地  
之數萬物不能全而人全之萬物不能制而人制  
之故最貴於萬物

芝園外集卷之七

十

糟殘之木不可以為江湖楫楸之材不可以棟宇  
宇質有所礙也前綵為花不可以受風雨畫布為  
函不可以當戈戟誠之不可掩也用物者皆知慎  
之至於用相而無不知慎何哉昔虞玩遷司空玩  
陳讓不聽既拜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  
下無人矣鄭祭曰平章事制下而祭駭之既視事  
謂宗戚曰歇後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日  
以疾乞骸得致仕夫玩祭之君不知二人者之不

可也而相之玩與祭也自知其不可而辭焉彼誠知天位之不可奸而償轅覆餗之罪大也世有蒙負乘之愧懷鼯鼠之貪罪惡貫盈而猶不知止其視玩與祭也何如哉

宋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藩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當廢帝時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鳥集承塵之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乎風烟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梁元帝世子方嘗著論曰吾嘗夢為魚已而化為鳥

史園外集卷之七

十一

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憂斯集矣夫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墜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夫二子之遭時同也其憂患同也而卒不免於殺身之禍豈有甘軒冕之羈馬安爵祿之陷阱濱於死而不悔也豈未聞二子之言者哉

天以一生萬物地以一成萬物帝王以一宰萬物故聖人之學一以貫之而已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然五音非自為音也宮立而五音形矣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

也然五味非自為和也計立而五味停矣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然五色非自為文也白立而五色成矣五常之道不過五而道之變不可勝用也然五常非自為道也一者立而五常著矣

狸頭愈瘋鷄頭已癩室散積血斲木愈齧此類之相推者也鵠矢中蝟爛灰生蠅膏能殺蠶漆見蠶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擊強必以弱輪此不相類而相濟者也陶人棄索而車人擬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馱鮪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繡以為裳則麗繡以為冠則譏此有所宜而有所不宜也胡人見麋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此有所通而有所不通也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金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此有所適而有所不適也

史園外集卷之七

十二

天下之道有似是而非者有似非而是者此疑是非也有是於此而非於彼有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偏是非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蒙士隨人以為是非曲士執己以為是非

皆非真知也惟至人能是天下之真是能非天下之真非此真知也昔有人問於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如曰黝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辨也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人之言是非以口定是非以道不深於道而欲定是非何異於瞽師之說色者乎

無憂子謂無管子曰人皆有管子獨無管何也無管子曰人得百年之壽者千百無一焉痛疾哀苦居其半矣競耳目之觀瞻規死後之餘榮而不得

芝園外集卷之七

三

肆志於當年之樂是何異於縲絏乎吾懼其以是喪吾生也無憂子曰子亦非達生者矣生民之所以不得休者有四事焉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是以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無已也子知外名位與貨也而猶兢兢于壽不已惑乎吾嘗聞髑髏之言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挺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為過也或謂之曰吾將使司命復生汝骨肉肌膚及汝父母妻子鄉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知乎是則壽乎不

乎皆非吾之所知也無管子再拜而謝曰素也未之達也乃今得聞命矣

人不皆周公則天下無全才人不皆孔子則天下無全德故修己者當攻其短而用人者當因其長才專一人則一人之任也才無十人則十人之任也才無百人則百人之任也才無十萬人則十萬人之任也是以國無棄人而官無曠事古之人行之矣如必待騶襄飛兔而後駕則世莫有乘者矣必待毛嫵西施而後匹則終身無家矣必待古英俊而後用則國無與為治矣

芝園外集卷之七

四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必以貴能薄操濁不可保必以賤然而治世之所貴必其才高而行潔者也亂世之所貴必其能薄而操濁者也是以伊尹箕子皆命世之臣也伊尹遇成湯而為相箕子遇商紂而為奴子胥子房皆謀國之臣也子胥遇闔廬而為劍子房遇高帝而為師遇與不遇也是以下和之獻璞三刑其足而卒為天下後世之重寶大臭之夫不容於妻子而海濱之人宜之夫事則亦有然者矣何獨至於賢而疑之



人有言曰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故三軍之衆其進也以鼓其退也以金萬斛之舟其左也以舵其右也亦以舵執其要也車之大也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戶之高也無一尺之榱不可以開闔失其要也是故君子之應世以有待萬以簡待繁以有度待無度

人知同己之為德而不知異己之為德也知美之足以濟美而不知惡之足以濟美也叔孫氏之言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此以異己為德者也晏平仲之於陳鮑

芝蘭外集卷之七

五

叔向之於欒卻此以惡而濟美者也故石之礪也而可以攻玉盭之鹵也而可以治金魚之腥也而可以濯錦灰之賤也而可以浣布夫物則亦有然者矣

人有恒言上臣事君以人下臣事君以身然事君以身者十常八九而事君以人者十不一二是故入朝則見始勢軋則相傾蓋未有以少室周之事相告者也少室周者貞廉質慤人也為趙襄王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王以自代襄王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

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夫少室周力士也而猶知舉其勝己者况不為少室周者乎

埏埴以為器窳木以為舟鑠鐵以為刃鑄金以為鍾因其質也駕馬而馳服牛而耕鷄以司夜狗以守門因其性也是故聖人之治天下也非能強人之無也因其所固有者而已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苗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后夔作樂伯夷興禮義和授時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

芝蘭外集卷之七

六

夫婦以交朋友相生相養相使相事賞以勸善罰以禁奸皆因民之欲也

壘峻則強暴不窺崖峻則洪潦不溢防峻則貴賤不相躡是故為天下國家者莫大於峻其防夫峻防非以驕下也所以已亂也是以君子重之昔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否也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否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也又問儒者鼓瑟乎曰否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

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  
故不鼓也夫嫌疑之際而儒者慎之若是使為臣  
而不犯嫌疑為君而惟嫌疑之防也國欲不治得  
乎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柢也水者地之血脉  
也美惡賢不肖之所出也齊之水蹕厲而復故其  
民貪羸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  
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始秦之水汙  
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固而好事齊晉之  
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

芝園外集卷之七

七

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  
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  
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治世也法水以清民心則  
欲不汗法水以一民心則行無邪故曰水也者聖  
王之所以為治也

世之人皆惡梟之不祥而不知人梟之不祥也皆  
惡狐之媚惑而不知人狐之媚惑也梟能食父鳴  
則殺人狐有雌雄能惑男婦然梟狐之為害也一  
方一家而已矣而人之為梟狐者則天下國家之  
害也州吁弑完商臣弑頤無知弑諸兒罔人弑今

此梟也王莽篡漢司馬昭篡魏劉裕篡晉朱溫篡  
唐此梟也文帝之鄧通武帝之薛嬀成帝之董賢  
此狐之雄者也夏之妹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晉  
之驪姬此狐之雌者也此數人者人主不以為妖  
而寵之嬖之大則亡其國次則亡其身車既覆  
而後車不戒可不謂大惑與

日之昃也有時而中焉月之虧也有時而盈焉風  
雨之交也有時而散焉惟讒言之害人無時而息  
也名高則忌必深忌深則為讒必力讒力則人必  
疑人疑則名必損是以聖人聖焉詳納言之命著

芝園外集卷之七

六

采苓之篇嚴有吳之投亦云嚴矣然而青繩之亂  
貝錦之成迄不少衰以忌名者衆也此非必於其  
人有怨也毀人之長乃所以文已之短耳語曰流  
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故世無成王則不能  
明不利孺子之讒世無威王則不能昭即墨之毀  
世無孟子則不能釋割烹癰疽之謗居今之時而  
欲人之無毀也不亦難乎

百年者人生之限也少也壯也老也三分之矣少  
則不能為老則不可為可以自奮者其惟壯乎故  
乘其壯也而力學則可以成名乘其壯也而從政

則可以樹業若耽晏安之醜毒而忘不朽之遠  
齒髮既衰而後以為悔也不亦晚乎是故急雨之  
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抵則止怒馬之奔可以  
超壑及其備也歷坎而瘖乘其壯之謂也

狄仁傑與鄭崇質僚也崇質當使絕域仁傑以其  
母老且病乃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柳宗元與  
劉禹錫友也同罹黨禍以謫宗元以禹錫有母不  
可俱往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翟公之言曰一死  
一生乃知交情言友道之衰也故谷風之詩杖杜  
之詠聖人蓋深著戒焉然世之人利則相親害則

芝園外集卷之七

十九

相避此猶飛蛾之見火而集叢爵之驚彈而散者  
也故孟嘗之客失相則去而再相復來汲鄭之交  
得時則聚而失時則散人情大抵然矣如狄與柳  
也以友之母為己之母以身之難代友之難視絕  
域為安邦以死所為歸舍急難之義世豈有二乎  
哉生則擅譽於當時沒則流芳於汗簡蓋非以倖  
而致者也

小人之欲殺君子其常也然有幸而不死有不幸  
而死則天也故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  
顏真卿諭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叛藩呂夷簡

誘富弼往契丹蓋皆欲殺之也其後三子皆免而  
真卿獨死天也若漢末諸賢死於黨錮之禍唐末  
諸賢死於甘露之變皆天也秦檜將終猶起大獄  
惡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異已謀欲殺之會  
檜死而諸賢不及於禍亦天也然則君子之處小  
人何如得去則為否之君子儉德避難不得去則  
為遯之君子不惡而嚴此明哲保身之道也故古  
之人臣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若主昏政亂  
權姦虎噬而欲以口舌救之無益於君而駢首就  
戮是非智者之所為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

二十一

芝園外集卷之八

說林八

昭諭林

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出為欲全其生也今夫麗容澤體祗席之畏途能殺人甘口潤喉醪醴之畏途能殺人丘金積玉貨財之畏途能殺人逸駕長驅輿馬之畏途能殺人便佞善柔交游之畏途能殺人薄功厚享祿食之畏途能殺人乘高據危官爵之畏途能殺人高談多議口舌之畏途能殺人辨駁刺譏文章之畏途

芝園外集卷之八

一

能殺人宴安酖毒居處之畏途能殺人知戒其而不知戒其十知盛卒徒之防而不知嚴心志之防往往墮身喪家而莫之或戒也可謂智乎  
吳王闔廬晝卧章華之臺而夢召太宰嚭占之以為吉召公孫聖占之以為不吉吳王忿聖言不祥使力士以鐵杖擊殺之遂用嚭言起兵伐齊伐晉兵敗棲于秦望之山越兵圍之數其殺子胥公孫聖之罪也逼令自殺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子胥公孫聖遂伏劍而死管仲將卒齊桓公問以後事戒公之勿

豎刀易牙常之臣與公子開方也公既逐而復用之公有病易牙豎刀常之臣相與作亂塞宮門絕公飲食開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然歎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夫公孫聖明於術而太宰嚭不明於術者也子胥之言中理而嚭之言不中於理者也吳王雖昏豈其不知辨此哉而乃甘諛佞之餌讎忠直之言以千乘之富貴霸王之威烈而餓不得食齒劍荒野宮殿為沼而數百年之宗祀一旦殄滅王而無死嚭之肉庸足食乎

芝園外集卷之八

二

若齊桓之於管仲知之既深信之既篤合諸侯而霸天下既有明徵矣臨終之言非不察也亦非不用也乃不勝口體之欲反豺狼而任之卒之不食而死蟲流出於戶三月而不得葬聖人之思蒙袂之悔亦何益哉是故知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見不賢而不能去去而不能遠未有不殞身而敗國者也  
為善者不必得福而得福其常也為惡者不必得禍而得禍其常也是故忠信可行於蠻貊而況不為蠻貊者乎至誠可感豚魚而況不為豚魚者乎

昔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  
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  
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已而慶  
封入吳處之朱方諸侯以為討竟滅族焉是故陽  
虎去魯而不容于邊邑商鞅去秦而不容于衛國  
是皆慶封之類也

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猶弓矢之於射前  
者則後者之質的也故先涉者溺後者必改表而  
涉先行者蹠後者必擇地而蹈敗車在前後者必  
更其轍敗舟在前後者必回其舵此愚智之所同

芝園外集卷之八

三

也今夫亂國之事治國之所鑒也毀家之事成家  
之所鑒也喪身之事保身之所鑒也知鑒於彼而  
不知鑒於此也可不謂大惑與

德猶樹也福猶陰也有長尺之樹則有廣咫之陰  
有一圍之樹則有尋丈之陰有十圍之樹則有廣  
畝之陰故德加十人則無十人之福也德加百人  
則無百人之福也德加千萬人則無千萬人之福  
也有不然者則天之未定者耳今夫臨江而釣曠  
日而不能盈直雖有鈎箴芒鉅微綸牙餌加以詹  
何媼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矧者捍鳥號

之弓彎慕衛之箭重以羿逢蒙之巧以要飛鳥猶  
不能與羅者競多也是故具大者獲大具小者獲  
小理之常也

人情莫不畏患而不知所以備患患之所由生也  
莫之有端也患未生也而圖之雖中人猶能致其  
力患已至也而救之雖聖智莫能運其籌自古及  
今其已事可睹也是故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  
褰裳而越也及乎濫瞿塘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  
洪波浴日巨浸吞天雖起三軍之眾弗能禦也鴻  
鵠之未孚水知也一指之可篋也及其筋骨之已

芝園外集卷之八

四

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  
乎忽荒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微繳滿  
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是故君子為善若恐不及  
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  
可得也

遠害者當於未形而不當於已形無害而弭之此  
猶不病而不藥者也有害而後弭此猶以毒藥愈  
病者也昔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患諫而止之不聽  
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  
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反語其子曰

數止吾為使今有難果賴以免身而謀我不可用也夫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謂明於利害之術可乎是故綢繆繡戶當於陰雨之未施戒備衣衾當於舟航之未漏為聖人之所以防患而不為楚人之所以免患則善矣

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故君子之為善也不能使福必來其不為非也不能使禍必不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昔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所自致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彼竇嬰失勢取

也芝園外集卷之八 五  
德於根賈誼長沙傷生於鵬鳥其亦異乎孫叔敖之為矣

井之冽也爭飲之其垢也人棄之花之鮮也爭翫之其悴也人厭之紵之弊也不如布絲之汗也不如麻文冕之流也不如縞冠繡裳之黻也不如褐服膾炙之腐也不如吐蔬秬鬯之臭也不如村醪是以君子貴於日新也

今有美宮室於此上漏而下濕則人居之乎曰不居也有美衣服於此垢膩漬其膺背則人服之乎曰不服也有美飲食於此塵埃汗其中則人食之

乎曰不食也故君子之修身也非致美之為貴而無瑕之為貴苟有瑕也雖見用於時猶以為幸也苟無瑕也雖不見用於時不以為不幸也干城之將以二刃而見棄西子之好以不潔而掩鼻是以君子慎之

甚哉酷吏為禍之烈也滑賊任威鷹攫虎噬腹心爪牙皆豪敢猜禍之徒也舞文巧詆張彌天之網厲刺骨之錐諸所誅連大抵皆糜爛于獄而豪姓巨宗槩罹族滅流血徧路積骨成立有人心者忍宣諸齒頰哉然太史公傳酷吏九人而郅都斬

芝園外集卷之八 六  
首窻成髡鉗趙由與義縱棄市滅宣與張湯自殺尹齊亡尸温舒五族惟趙禹杜周得以壽終亦云幸矣夫此數子者固暴桀之魁也然翦惡蘇良豈其大悖於人情哉而為是無底之害則以逢君惡而微寵祿耳卒之身首異處而滅姓覆宗萬世以為口實亦何利而為之乎嘗聞鄉長老言昔有令慈邑者以擊斷驚武為任初至學宮欲自見其威嚴輒語諸生曰若亦聞有所謂破家縣令者乎諸生拱手對曰某等盡業毛詩常誦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不聞有所謂破家令也其人語塞於乎今之

為酷吏者多矣惜無有以太史公之言相告者也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天地聖人非不仁也而芻狗萬物芻狗百姓則老氏之不仁也天不能不殺物而意常在於生物聖人不能不殺人而意常在於生人故生者不德而死者不怨其不仁者或以政事殺人或以刑罰殺人或以口舌殺人或以兵革殺人豈特芻狗視之而已哉然天道好還禍人者乃其所以自禍耳其尤著者白起坑趙卒而賜死於杜郵項羽坑秦卒而刎首於烏江李廣殺降而終身不

芝蘭外集卷之八

七

侯虞詡殺降而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豈非大戒乎

會稽長干之麓有神叢焉巫祝托以興妖里民信之鳩土木以構祠香火日盛有惡少年不信也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詈群巫駭愕不知所為聚而謀曰吾儕衣食於此一旦為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而乞憐曰吾之情狀無以逃明鑑倘賜閔卹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為謝將來所得與若共之矣少年喜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罵如前凡神前酒肴盡飲啖之斯須

芝蘭外集卷之八

八

而獵其貨貨陽以欺人陰以自哂也豈獨長干之祠為然哉不然則西門豹之投巫郭元振之殛烏將軍何以不及於禍乎

丞相履齋吳潛之安置循州也賈似道以私憾之故除承節即劉宗申知循州屬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窘辱慘毒履齋寓於貢院乃置毒井中隨行吏卒飲其水者以次病死而履齋終不得免時賈似道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之人以故仕藉鄭姓者率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配之後遇赦得還似道鄂州喪師廟堂欲置之死

遂求其素所深仇者為押送官虎臣請行一路地  
折備至求死不得至漳州木綿庵病泄下甚篤  
虎臣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曰汝欲得好  
死乎遂以足連蹴之而殂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  
下客也經紀棺斂為文以祭曰嗚呼孱齋死循死  
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此外別無一詞玄冥  
子曰權勢之地其可畏已哉君子以之樹德小人  
以之樹怨樹德者非欲人之德之也引賢顯俊以  
共熙帝載猶之良木聚眾匠以成室大駟集群賈  
以成市也小人則不然惡其在上也而傾之惡其  
輒已也而陷之日尋干戈以去其所忌辟之豺狼  
蜂蠱無日不噬而螫也然天道好還報應不爽丁  
謂厓州之事亦既顯矣而似道之禍尤為烈焉豈  
非奸臣之炯戒哉

李生居臨安餘杭門外貨殖無事醫藥家畜二婢  
以職修製日賣養脾丸于市揭巨榜於前曰有不  
用丁香木香者天譴之生一旦醉酒溺死于河其  
家未之知也數日求而得之屍已潰腐不可浴斂  
俗以歸屍為不祥遂棄棄塚塚之間立牌識之曰  
行藥李郎中之墓李生故伎口或題於牌後曰賣

藥李郎中昂藏辯不窮一朝天賜死溺死運河東  
蓋刺譏之也未幾家計蕭然其妻斥遣二婢尋鬻  
所居携二子以事人或謂其妻曰爾夫以藥濟人  
天當佑之何報之反酷耶他日後夫醉之酒而扣  
之妻云向所遣二婢先夫專委之修合一名木香  
一名丁香其實不用二藥也天之降罰理宜有之  
豈得謂之不幸乎

臨安陳宮幹家饒貲財偶納一婢殊不為意一日  
澡浴令之拭背頗不順適主乃返顧則見其以一  
手拭淚慘如也疑而屏之浴罷與妻語其狀妻呼  
之不至尋至後閣扣焉曰得無有怨乎婢猶垂淚  
不已答曰非有他也妾本宦家女妾父性暴居官  
時令一婢拭浴誤以指爪傷背捶之至死妾今乃  
獲此報不覺自傷耳言訖涕泗交頤妻還白之即  
嫁遣焉

杭州湯鎮一兒徒素不孝于母極凌虐之產一子  
三歲愛之甚至妻抱負偶跌損其頭泣謂姑曰夫  
歸必毆死不如溺水為幸姑曰無憂第言由我之  
誤我往避汝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  
兒頭破徑粹妻欲殺之妻以姑為解次日持刀而



行于中途藏刀石下至妹家以溫言誘母還至石  
邊忿然取刀欲殺母竟失刀所在但見巨蛇介道  
方驚畏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沒至膝七竅流  
血自聲其罪其母救抱無計可入走報其婦婦往  
掘之隨掘隨陷啖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千餘  
人莫不稱快

湖州人葉蠶其事先蠶甚肅也弘治中有大族伍  
氏以蠶致富一歲蠶多而桑薄飼之不能繼乃棄  
蠶十餘筐瘞之上窖中使僕三人駕舡而遠市桑  
不得而返途中忽一大鯉躍入舟中重可數斤三

芝園外集卷之八

十二

人大喜計載歸而鎖其主行至皂林有巡司焉邏  
者見其舟小而兩楫邁往甚迅意其有奸也而捕  
之發倉而見人股焉三人不知所謂自相駭愕繫  
以詣省上之臬司三人訴辯得魚之故與變異之  
端甚悉臬司不之信也拷掠備至謂是何奸狀而  
殺人乎三人不勝鍛鍊遂自誣服詰其全屍所在  
三人曰埋於家之隙地可驗也臬司即令吏卒押  
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蓋即瘞蠶之所也蠶悉不  
見惟一人屍在焉身首俱完而少一股其家莫能  
自明乃併其主抵罪父之事方得白而家已蕩敗

矣

杭之酒家率以燒鶩啗客有懸鶩于肆者毒蛇旋  
繞而嚙之涉其腹中行者過而適見之私計曰以  
是啗客客其不中毒死乎乃給酒家曰家適飯客  
欲市鶩也其直幾何酒家以直對探其囊中之金  
不足因與酒家之隣相稔也遂請貸而市之瘞諸  
隣人舍北之園掘地而得白金焉重可五十兩隣  
人見而爭之曰是某所瘞金也遂共訴於分巡巴  
僉事巴僉事訊得其情其隣人所稱瘞金事無左  
驗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之若響汝奈何欲逆天

芝園外集卷之八

十二

道平杖酒家與其隣人而以金歸瘞鶩者

慈谿有葉椽與王椽同謁選於吏部葉椽得山西  
太原府倉官王椽以父憂計不及選乃與偕歸葉  
椽至衛河疾作而死葉故王椽妹婿也王乃與葉  
之子謀曰若父死矣牒無所用之我偽為汝父者  
持牒而赴任所得貨分而有之不愈於徒委謀  
乎葉之子喜而聽焉遂同赴官所人莫識其偽也  
比滿考得白金七百有奇乃中分之王椽私自喜  
以為計得矣既而王椽服滿又謁選於吏部適得  
前太原府倉遂不敢赴任棄其謀而歸鄉里知者

莫不異之

嘗有一富翁治家刻棘規利無遺筭長短細大纖織有機智多所妨害鄉里患苦之然莫能嬰也一日詣姻家見土蜂穴於楹柱之間穿孔簇簇主人憂之曰不已室其圯乎富翁曰此直易易耳時伺其入也而以剗土塞之出則覆之暮月而蜂盡矣始吾施之於家而効既而告於鄉黨無弗効者主人如其言暮月而蜂果盡然富翁未有子暮年乃舉一子其後閉而不穿求所以治之者或語之曰此以秤尾燬之於火截而通之治矣如其言通之

芝園外集卷之八

十三

湏臾而死遂絕不嗣好事者以為塞蜂之報云

天順癸未一士人上京會試逆旅主人遺寶環於盥器其僕探而匿之行數舍以告士人驚曰柰何以我之故而使彼骨肉相傷乎亟返之其僕曰期迫矣姑俟試畢而返焉無已我其獨往乎否則必不及試矣夫離親戚裹資糧跋涉數千里而來何為者耶士人不聽親往逆旅主人而歸之環且再拜謝過已乃不及試矣適棘闈不戒灾於齋攸入試者死且大半朝議乃補試而士人與在焉選江西泰和之民有父子操舟載賈客為活者一日

有客僦舟行經三曲灘夜而泊焉適岸上居民搬戲客乃往觀舟人之子舉其囊知中有重貲也謀於父欲竊之而窺其父力止之曰彼以誠託我而負之不祥柰何不畏天禍乎不可已而客歸舟猶聞爭鬪不絕也頗察其端輒懼而他徙其子益闕不休遂棄其舟以還其父乃獨力挽舟進步甚窘又值風雨晦冥愈不能前乃就曠野之濱艤焉忽岸濕而崩舟人驚愕窺其中隱隱若有物也發之得白金數十兩翌日至家其子方告母以其故謂其父之無知也且怨且怒父聞而謂之曰無庸吾有以償汝矣遂出其金其父以此終身溫飽而既沒之後子終不免於饑寒

芝園外集卷之八

十四

歷城尹氏家貧無資賣糕以為活一日息於道陰客有啗糕者會天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白金也密徙而覆之暝不見人乃以錫缶裝金坎土埋之植柵為表客故山西大駟也行賈以萬計已乃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六百金圖返其家業已失之不敢復見其父母妻子遂流丐於外越數年柵且拱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不復省識也客乃

據地而慟尹氏曰何慟也客語之故益悲不自止  
 尹氏訊其所遺之金數與其日數皆合謂客曰第  
 無慟若第於柳下乎取之遂起柳而探之得金焉  
 客乃復慟據地請曰柰何有是乎惟公所取之與  
 我其餘矣尹氏不可曰中分之乎亦不可曰我誠  
 貧也豈其不全撥之之為快而寡取之而中分之  
 乎客不能強乃稽顙申謝而去尹氏夜寐夢神語  
 之曰汝之陰德厚矣貽汝以貴子焉彌月而生子  
 旻稍長就塾師學慧爽超於群兒一日與群兒遨  
 于城隍之廟戲書神背曰決配千里神乃夜見夢

世園外集卷之八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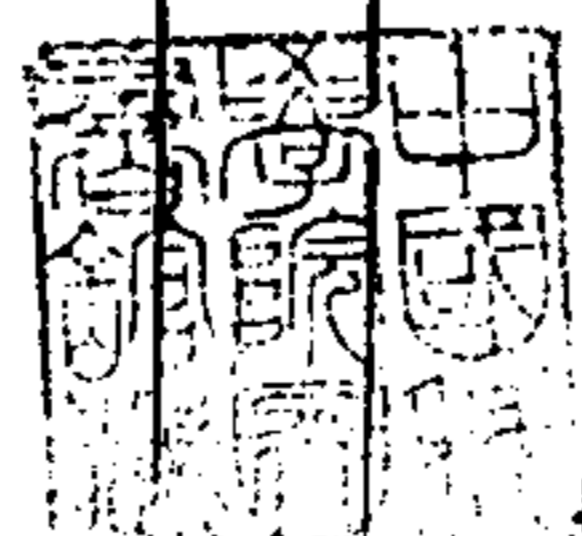
於塾師曰救我救我曰何故曰若之徒譴我遠戍  
 不得留行矣曰此兒孺子戲耳何足意乎神曰不  
 然此天官所判故不敢違也塾師覺而恠之晨往  
 視焉則旻所為也呼而詰之曰兒孺子柰何以神  
 戲乎亟往除之然心奇其事不甚謹也已而果舉  
 進士為吏部侍郎者九年為天官者九年

蒲圻之人貧而傭役終身為隸于藩司性獨不好  
 捶人每決罰輒百計避之官司有所重譴以破膚  
 流血為斷則密以羊豕血塗杖以免誅責一日病  
 卧死而復甦頗能言陰間事其卒也大顯靈異城

中人奔走祈禱之為立廟祀焉嗚呼隸至賤役耳  
 一念好生而遂死而為神而食一方天道可不謂  
 彰彰著乎彼儒而好苛草菅民命而殘豚不已也  
 寧無媿於胥哉

世園外集卷之八

十六



芝園外集卷之九

說林九

假喻林

齊公仲氏生女而醜懼其無歸也日譽以為國色許以千金之裝人曰豈有父而譽其子者乎重以千金之裝此其女必醜卒不聘申屠氏生女而美懼王宮之入之也乃日毀以為惡或曰女實美也而隱之人曰豈有父而毀其子者乎卒亦不聘夫知子者莫若父愛子者亦莫若父而毀也譽也亦各以其私終於醜者不掩而美者見蔽况於疏遠之人乎况於相傾忌之俗乎如以譽而用人以毀而棄人則隨夷無所售其清而蹶屨得以市其奸矣

魯人有五子其一偃其一瘖其一瞽其一瘖其一侏儒夫妻日相對涕泣曰窶甚矣而產此無用子者五人柰何為活乎鬼谷子過而言曰盍使各業一藝乎魯人頓首請之曰何不使偃者鍛鑿者織瞽者卜瘖者釣侏儒者削如其言授之各精其業家之衣食日以不匱時列國交爭日有四封之役老壯莫不徵發而五子獨以廢疾得免昔人有言

曰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是有用未足相慶而無用未足為弔也

吳門有富人甲第連雲綺毅充棟車馬奴僕鍾鼓帷幄擬於王者其所善西隣之子滑稽佻健常以術干人富人以其才也而信之一日富人欲商于楚謂隣之子曰吾將遠遊敢以家為累凡居室器用貨財奴僕惟所主之矣因與之誓曰凡所不聽子者有如日乃使其家眾羅拜堂下各執其所典計簿以聽命富人登車而去隣之子雍容而入徧觀其宮室臺榭晒曰孰謂富人智舍宇之高卑廣

狹不中其程什物之大小厚薄不中其度夫既以誠托我可無盡力乎乃早夜規度欲改而新之網紀之僕有諫者輒褫其資而逐之盡集市井無賴與之圖事毀其堯棟易其基址廣廈曲房昏改作焉曰如此可以燕賓客如此可以列歌舞如此可以避寒燠如此可以蔽風雨少有不愜朝更夕改藻稅丹雘不憚毀廢乃盡發其困藏不給則假貸緡錢以億萬隣之子躬執畚鍤與傭夫雜作手足胼繭而工猶未就也比三年而富人歸循視堂寔盡失其故處而家亦懸磬矣乃訟之於官隣

之子斃於獄而富人亦憤恚而死石濟子曰以家委匪人者喪其家以國委匪人者喪其國甚哉人之不可不慎所圖也

王孫僚附於權倖之門佞口吐蜜烈燄薰天戈矛起於舌端風雲生於轉睛奇珍異寶無遠不致而人之趨之者如市一日私於所知曰吾以疎遠得備寵臣之左右願指氣使罔不如意子以為何如所知蹴然曰吾懼子之為虎俵而不為東海之鷗也海上之人有好鷗者日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至者日往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取吾

述國外集卷九

三

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是何也前者忘機而後者有機懼其或及也俵鬼則不然心腹腎腸皆以充虎之齒頰矣不是尤也而乃依以為厲人跡所在輒導而躡之幸其及也即褫其衣服而薦肥甘焉忘虎之為仇也今子以權倖之故敗名喪節垢惡崇於丘山可入而不可出七尺之軀亦已委於異類之腹中矣而方且効鬼蜮以肆螫為鷹犬以攫人陰謀釋憾則骨肉可殘獻諛迎歡則舐痔不憚人方悼子而子乃自以為得也亦何異於俵鬼之茫茫者哉

百粵之人敗於大麓得巨魅焉其大盈車繫而欲殺之魅人言曰吾與子非有仇也吾巖棲而子室處各不相侵也柰之何欲加害乎粵人曰吾儕之苦汝久矣風月之夕煙雨之晨或為狐鳴或為鷓嘯或為男形或為女貌或匿閨闈或穿堂粵或投沙於飲食或置溷於井竈燭不風而自滅衣無火而自燎兒童悸而喪魄丁壯惑而殞天蓋弓弩不能驅而戈戟不能戕也幸而得之猶以為無罪乎巨魅曰子知物之魅而不知人之魅也玉以為石薰以為猶鹿以為馬鼠以為虎以祝鮀為鯁介以

述國外集卷九

四

以寒泥為忠誠親者能使之疎貴者能使之賤死者能使之生廢者能使之顯馳奸走偽頃刻萬狀此其為魅不已甚乎以今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子如欲除山林之魅盍自國都之魅先之乎玄符子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無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昔王黼為相當宋之全盛寵倖冠於一時窮極富貴置大榻於寢室用金玉為屏綺翠為帳環以小榻十數擇麗人而居焉恣為淫樂日夜不已所知或規之曰此危道也不見夫所謂飛蛾者乎粉羽翩翩飛

燭上以物驅之既去復來如是者或五六或七八  
終於焦首爛額必期於死又不見夫鷓鴣乎掠茅  
莠以為巢綴以絲麻房戶甚飭也懸於蒲葦之上  
自以為安矣一旦振以飄風枝折巢敗能無墮乎  
今君之所托不異蒲葦也聲色之害不啻膏火也  
而乃日崇而不已欲無及得乎不聽未幾而禍作  
身首異處併滅其家

宋高宗聽秦檜之讒欲殺岳武穆有太學生上言  
曰陛下亦知華州之牛乎華州村民田於荆山倦  
劇枕犁而卧林有虎焉怒髭搖尾張勢作威屢奮

芝園外集卷之九

五

而欲啖之牛以身捍蔽左右以角抵虎甚力也虎  
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  
行已遠牛乃伏其體其人覺而惡之意以為妖因  
而杖牛牛不能言而奔歸而殺之解其體而食其  
肉夫牛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  
使其人早覺則將德之不暇而忍殘之乎今夫凶  
奴之患甚於鬪虎飛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跡過  
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寐苟陛下不加察焉則  
忠義之恨何所自白哉帝不聽飛遂及於害  
或問於玄冥子曰昔有徙宅而忘其妻者人以為

恠亦有處世而忘其身者乎曰有之心腹手足是  
在我者也榮辱進退是在外者也人知外物之為  
我也而不知我之為我也故舍身而千名殉人而  
喪已此何異於吳之五百乎昔淮右有浮屠客吳  
每日狂酗于市見人則觸眾患苦之市卒以聞于  
牧牧錄而械之為符授五百使護而返之淮五百  
怨其遠行也繫朴窘辱無不備至浮屠不勝其楚  
中道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首解黑  
衣衣之加械繫焉毀壁而逃明日日出五百乃醒  
杳不見浮屠顧壁已毀曰嘻其道矣既而視其衣

芝園外集卷之九

六

則黑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繫也號于逆旅曰狂  
髡故在我何往乎市人笑之於乎世之失我者豈  
獨吳五百哉沉湎於利欲之場而不知其髡首與  
繫械也欲免於市人之笑得乎  
僧與道爭雄僧曰我能坐化道曰我能飛昇辯論  
不已道謂僧曰子之坐化吾知之矣子不聞廣南  
之千佛寺乎其寺面海而枕山僧皆閉關趺坐足  
不踰闕每歲一長老當化化則昇入後山就岩隙  
置龕焉眾僧設果具鼓樂以送至則白雲彌空  
草木盡偃翌日乃散不復見僧一日異人過而見

之曰此妖也試於其期積薪四周而縱烈火焚之  
助以弓矢妖當見矣眾僧不可強而後從之遂得  
大蟒焉焦爛而死循而得其穴則髑髏纍纍也子  
之坐化亦若此而已矣僧謂道曰子之飛昇吾亦  
知之繼氏有仙鶴觀其道士皆精專法籙每年有  
一道士得仙至其夜皆不扃戶以俟上昇張竭忠  
為令令勇士覘之見一黑虎入觀啣一道士而去  
至明並無得仙者竭忠大獵格殺數虎林中或金  
簡玉籙或象簪冠帔髮骨甚多皆每年得仙道士  
也斯之謂飛昇乎僧道乃相謂曰吾儕固自知之

龍圖外集卷九

七

不謂子之得聞之也請各自秘幸勿以聞于他人  
鄙諺曰庖人不能治庖則醢醬必多工人不能善  
器則油餽必盛官司不能治民則號令必繁繁  
則民瘠令簡則民肥此非以號令之能瘠人也以  
虛文而無實惠也故勸課之勤不若耕耨之時也  
賑貸之勤不若賦歛之薄也矜恤之勤不若刑罰  
之省也何以明之畫工之畫也陰棟華椽高墉短  
垣丹青黝堊煥然麗矣然而欲求容膝之安則必  
宅堂構焉丹青黝堊可以觀而不可居也嬰兒相  
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土為羹以草木為葷肉然則

晚必歸饅者塵飯土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  
或謂齊相國曰盲者可使之辨五色乎曰不能也  
瘖者可使之司應對乎曰不能也曰眾寐也而辨  
其為盲眾默也而辨其為瘖可乎曰不可試之以  
色然後無所逃其盲試之以言然後無所隱其瘖  
曰然則君之用人不如其所以論事者矣不使之  
論說治理是眾寐也不使之臨政宰物是眾默也  
乃徒據資格之先後受貨賂之結納而以百司庶  
府之職委之則何以辨其瘖與盲哉是故聽其言  
而求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自者窮矣

龍圖外集卷九

八

買馬者不論馬之才力而以色物毛澤為議則過  
都塵塊之足不至矣售玉者不論其廉直溫粹無  
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議則連城傳國之寶不至  
矣論士者不以九德六行而以言貌為議則伊尹  
仲山甫不立於朝矣方小人之求進也竊廉潔之  
行襲忠信之名匿情市譽以幸其一售及其蒙寵  
倖而據要津也則志意遂移而故態盡見寧復有  
前日之修飾哉是故鳩傳隼翼其類則似也而其  
質則非也羔披豹皮其表則似也而其裏則非也  
稗之生於麦田也猶然麥矣穗之見也而後知其

非麥其而去之不亦晚乎

東海之濱叢林密菁遠近彌望而虎兇蕃息其中道路為梗鄉人患之以告邑大夫請下令捕焉邑大夫曰虎兇之賊物也得非以爪牙之故乎然汝知虎兇之有爪牙也而不知凡物皆有爪牙也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牙害之鄉黨不輯愛憎無度則爭鬪之爪牙害之般樂飲酒昏旦不息則狂酗之爪牙害之妻妾無制暱愛嬖天則淫蕩之爪牙害之好用私智伺察陰私則誅訕之爪牙害之張機設阱圍奪人貲則羅網之爪牙害之

芝園外集卷之九

九

嗜慾無度動靜不時則疾癘之爪牙害之虎兇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省其時則虎兇之害免矣修身教家約己恕人則身心之害免矣不自反也而惟虎兇之為尤不已繆乎

隴州之人有畜鸚鵡者教之語言甚狎也一日其主以事繫獄數日而釋歸乃仰屋而咨嗟不已鸚鵡謂曰即君之怏怏也得非以拘繫之故乎夫數日之拘繫不可忍也而我以數年之拘繫猶不得釋獨可忍乎其主感其言乃縱之入隴山嗣後每有相識過其下者輒呼曰為我寄聲即君無恙否

夫鸚鵡之畜也飲之食之而護其蟲鼠之患非不得所也而猶不勝樊籠之苦今夫職位者固士人之樊籠也既入也而不思所以出未入也而黃緣以求之何以獨異於鸚鵡哉

越之田種稻有惰農者過時不耕而又吝其種之貴也乃樹稗焉既而天久不雨稻皆槁死而稗則大穫惰農號于眾曰曷不為我而樹稗乎越之人業農有游手而邀者父兄惡而逐之既而海上多寇其人應募為兵得厚餉焉而官府之徵歛踵至農日以益困其人歸父兄不復敢言鄉之人聚而

芝園外集卷之九

十

謀曰種稻乎抑樹稗乎業農乎抑業兵乎長老應之曰人難違時時難咎業此非種稻與為農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昔人有天晴而學為桔槔者桔槔成而天雨無所用之乃徙而為蓋蓋成而天晴無所用之此非蓋與桔槔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古有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不惟其遇之安也而數徙其業鮮不困矣

越有貧家之女無以為鏡也恒於瓦甌止水而鏡焉既而竊窺隣人之女以金鏡容飾甚麗也退而泣曰妾不如富女乎而常鏡於水也既而富女以



子曰夫鏡者以正容也非能正其心也苟能正其  
心雖鏡於瓦瓶何損焉不能正其心雖金玉為鏡  
適足誨其淫佚而已故公卿之子多有忝德富女  
之謂也萌庶之子能立修名貧女之謂也極而言  
之朱均親則天子之子而不能嗣其先舜禹匹夫  
之賤而卒有四海然則前人之寵光果足恃哉  
玄冥子之居在野溝中有斷木焉不知其幾何年  
矣匠石過而不睨官司徵材者不及焉一日酒家  
翁見而欲爨之玄冥子問其故翁曰吾以其無用

芝園外集卷九

十一

也既不能舒紅吐紫以媚春陽又無翹枝密葉可  
以巢鳳皇而棲猿鶴也椽桷不尚榱輪不鏤不可  
以雕犧象不可以斲琴瑟而徒展轉水中為不刻  
之舟則是爨而已矣玄冥子曰子之言誤矣彼以  
為舒英而巢鳳禍之招也椽桷榱輪斧斤之媒也  
犧象琴瑟刀鋸之赤幟也是以藏形晦跡老於岩  
穴之中而擁腫輪囷理不當於準繩幹不納乎規  
矩求以自全其生而已矣夫亦何惡於子乎翁曰  
是亦有害焉淫雨連旬棲浮苴而塞溝澗者此斷  
也藏妖伏怪使童子畏而不敢近者此斷也昏夜

晦冥行人視之以為虎駭而疾走者此斷也積腥  
集穢使烏鳶旋繞其上昏旦嘯呼而不止者此斷  
也有此數者柰何欲留之玄冥子曰子之言益悞  
矣浮苴梗塞軌與耳目之壅蔽乎妖恠伏匿孰與  
偽言淫行之為眩者乎疑虎駭人孰與為真虎以  
攫噬鄉里者乎腥穢積集孰與奸回反覆以叢垢  
戾者乎子不思所以驅除之而惟溝斷之為尤不  
已過乎翁乃憮然而悟曰天地一紅爐也萬物一  
毛髮也堯桀共燼孔蹠同埃而斷獨以不知無用  
延其天年吾何得與之周旋乎

芝園外集卷九

十二

用有所宜有所不宜物之情也智有所至有所不  
至人之性也劔戟不長於縫緝而可以刺牛馬刀  
剪不可以割牛馬而長於縫緝小大之用殊也銅  
皆出於石鑄彝鼎則貴鑄錢鐔則賤絲俱生於蚕  
作繒則賤作錦則貴精粗之用殊也金槩之於量  
也不能以容其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  
其所不至盈縮之用殊也人若嗜腐則熊掌不以  
為美人若逐臭則芝蘭不以為芳好惡之情殊也  
寸鮪沈濫於蹄涔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  
蠅宛轉於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通塞

之性殊也故惟聖人能以一心觀萬心以一身宰天下

越人翦林而得胡孫繫之以歸其子甚稚也跳躍於庭鷓鴣搏而殺之母號呼奮躑晝夜不絕一旦嚙韋索而逸捕之莫得乃竊肉庖中置諸瓦溝潛身屋隙俟鷓之下攫也撲而擒之先抉其目盡磔其心腹腸胃陳之於前哀號以祭其子越人義而釋之夫胡孫獸之微者也而天性之愛若是今夫戴天履地鍾陰陽之和而為萬物之秀屬毛離裏之愛夫孰不知之而往往恩愛移於嗜慾讓間起於

芝園外集卷九

十三

嫌疑怨作而刃加焉不亦大可哀哉又其甚者褒姒寵而宜臼廢驪姬讓而申生死巫蠱之禍黃臺之詞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也

宋人娶妻而姣隣之子妬而欲間之乃以其衣肖其夫衣以其履肖其夫履以其佩囊肖其佩囊又日譽其妻之美其夫積猜於心一日使童子致饋焉戒之曰伺其夫之在室也而佯言餉其妻其夫出而詰之則亟走而反之不復回顧其夫果怒而出其妻衛人有姑婦處室者而亡其肉姑疑其婦之竊之也而逐之婦乃乞憐於隣媪隣媪造其家

東溫而請火焉曰適狗鬪得肉欲烹而食之姑乃亟反其婦夫衣履之相肖易為也致饋之情偽易明也未幾而遽斥者以跡有可疑也隣媪之愛不勝姑婦也東溫請火非還婦之術也未幾而遽反者以跡有可信也夫閨門之親而疑以其跡信以其跡何況踈遠之人乎

京師居貨者人從之貿輒嘗以贖物中其給弄者十而五六其不然者高其價直倍疑什伯不相侔也賢者所與當其直則謂其人之知價也而售之若所與過其直則謂其人之不知也而誑之益堅

芝園外集卷九

十四

必過索而後已支離子曰人知贖物之足以惑人也而不知贖臣之足以惑人也大佞似忠大詐似信大貪似廉大垢似潔日執其詭辭曲說以嘗人主一不加察而聽焉則惟其所欲而與之矣是售贖之類也丁謂蔡京其人也主心既結權位既固乃偽為引退以要寵倖是過索之類也王安石其人也

宋神宗用王安石為相更革制度斥逐諫官或謂安石曰公知理天下與一身同乎亦知天下之治亂與一身之盛衰有攸屬乎一身之盛衰在元氣

而膚革不與焉天下之治亂在士氣而土地人民不與焉故善養生者必調飲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受納飲食也飲食時則榮衛盛而膚革充盈矣善治天下者必妨壅蔽以達之而言路者所以開道壅蔽也壅蔽除則紀綱振而朝廷安強矣故四肢病未為大害咽喉塞則身危矣雖有良醫庸愈乎方隅阻未為大禍言路塞則國危矣雖有良相庸愈乎今若親諛佞之徒屏忠直之士是自塞其咽喉吾恐食之不下咽也能無餒而死乎

吳有富人之子好以香薰其衣每行於衢路則風

芝蘭外集卷之九

十五

聞遠近謂蘭蕙不過也及詰其名氏則輿徒兒豎皆不聞焉玄谷子曰夫夫也知以香薰其衣而不知以道薰其身惜哉夫道之為香也無風而揚無足而至處岩穴而聞於廟廊處一鄉而聞於天下孰與以衿裾之芳馨取悅於市人者哉在昔虞舜在野而堯聞之伊尹耕莘而湯聞之傳說築岩而高宗聞之姜牙釣渭而周文聞之宣尼在魯而天下聞之由余在魏而秦聞之駿茂在鄭而晉聞之季梁在隨而楚聞之延陵在吳而列國聞之汲黯在漢而淮南聞之孔明在南陽而昭烈聞之李

在山林而明皇聞之寇準在邊而虜使聞之司馬光在朝而契丹主聞之此數聖賢者不惟聞於天下而且聞於後世是皆以道薰其身者也

芝蘭外集卷之九

十六

芝園外集卷之十

說林十

操行林

漢靈帝之時賞罰無章賢否倒置而左右閹寺皆得行其毀譽而竊其政柄時有薦陳仲弓於朝者司徒王允從而徵焉固辭不赴或謂仲弓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仲弓對曰子不聞魯丹之故乎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乃以五十金賂其左右再見未語而食之魯丹出而不返舍也遂驅車而走御者曰君始善我也而去之何故魯丹曰

芝園外集卷之十

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矣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丹為趙來間耳中山君遽索而罪之今君之左右非特一公子也避之猶恐其及柰何欲塞裳而就之哉

或謂河汾子曰吾子明天人之紀修帝王之道自以為侔伊呂而薄管晏矣今三光不明四極不立烝庶皇皇弗克朝夕柰何不建只尺之勳而徒事於簡編之論述乎河汾子默而不應久之對曰夫人有所能亦有所不能此其罪不在我矣今夫千鈞之石置之峻坂之上繩可以下九仞而頓之

於平陸則百人亦不能舉矣萬斛之舟溯於滄溟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而滂之於汗池則只尺亦不能旋矣故烏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萬石之鐘不能無槌而鳴勢使然也管仲可以霸齊而季友不能以強魯傳說可以昌殷而孔子不能以興周亦各有所遇耳何獨至於予而疑之

吳之南封有婆婦處室者兢兢結束不窺門庭者十餘年黨人稱之以為宋伯姬復出也不幸為盜所劫不能忍於一死遂淫佚以終其身忘向者之檢束矣夫婆婦之淫可賤也亦可矜也假令生太平之世無盜賊之虞終其初志其不為宋伯姬乎而卒為舍垢之鬼也惜哉今夫士人誦說周孔負繩履矩猶然婆婦也而怵於上官之需求惑於俸門之結納肆其漁獵以充苞苴其與淫佚以終其身者何異哉若乃甫通朝籍而垂涎貨媵節不立而饕餮焉甘是又處子而宣淫者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

善謀生者畜有以待無不善謀生者舍己而資人自謀者常有餘而資人者常不足故君子暇豫則思勤小人暇豫則思逸飽而聚糧為飢而食之也春而育蚕為寒而帛之也少而樹樹為死而棺之

也晴而置蓋為雨而張之也不取燧也而乞火於  
隣不鑿井也而寄汲於市治田也而假人之耒耨  
舂糧也而因人之杵臼可以應平居而不可以應  
倉卒可以給一時而不可以給終歲

君子遇君子則引類而升幸其相濟也小人遇小  
人則張牙而噬惡其軋已也故商君暴矣而公子  
虔殺之穰侯寵矣而范雎擯之李斯智矣而趙高  
戮之武安善魏其而卒誅魏其惠卿附安石而卒  
傾安石此非當前者智之不足也恣睢以逞而不  
知人之議其後也其在後者亦非有不釋之辭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

三

爭食則信爭巢則搏而勢不相容也故蛇食百物  
而螂蛆能涉其腹螂蛆食蛇而蝸牛能醢其軀是  
皆以毒相勝者也

華都子謂玄冥先生曰蓋聞神霄瀆二耀以揚光  
后土待四瀆以導滯故華蟲藻火必資五色之章  
咸夏韶英必合衆音之奏今天下一統萬國咸賓  
天子懷側席之慕宰相効推轂之誠而子乃窟窟  
岩壑采擷松苓執匹夫之諒節而忘達人之遠圖  
不已過乎且鸞鳳不翔乎太清麒麟不步於靈囿  
又惡觀文章與瑞應哉先生曰胡然哉瓦釜不以

代犧尊燕石不以充圭璧器不相為用也藜藿不  
以為鼎實毛廁不以緝華袞物各有宜也碩夫固  
陋托跡丘園久矣野食於豐草之中逍遙於長林  
之下木石之與居麋鹿之與友豈知有所謂旂常  
鐘鼎者哉若使矯翼天衢希光紫闕是使魚目竊  
價於隋珠而駑駘逐步於絕影也庸將及乎且子  
獨不見河干之樹乎舟檣星其枝洪濤蕩其根而  
童豎又折以為鞭笞此非與人有仇怨也蓋所居  
者然也華霍之檀欒嵩岱之松柏下根通黃泉上  
葉干青雲猿狖巢其巔而虎豹窟其廕千秋萬歲  
不逢斧斤之患此非與人有親愛也所居亦然也  
僕雖不敏安能舍靈龜而與雞鶩爭食棄隆幹而  
與舜華比榮乎

芝園外集卷之十

四

石崇以明珠三斛市綠珠教之歌舞趙王倫之亂  
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怒不與秀因勸倫收崇崇謂  
綠珠曰我今為爾獲罪綠珠泣曰願効死于君前  
遂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未幾趙王倫敗官軍斬孫  
秀於中書剖其心而食之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  
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武周時喬知之畜  
龍姬曰窈娘美麗而善歌舞知之教以讀書屬文

深蒙幸焉武承嗣以計奪之知之不勝竊慕作綠珠篇以敘怨賄承嗣之閹奴致之姬見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得詩於夜中鞭殺閹奴諷史羅織知之慘焉後武氏敗而承嗣亦赤其族玄符子曰甚哉女色之足以禍人也以姬侍之愛而撥喪身之禍李倫知之誠亦愚矣而秀與承嗣亦不得免焉豈非天道好還者哉然二女者皆賤婦也乃能感寵倖之恩而捐軀以自明其視享厚祿盜高位忘仁義之行而懷反覆之情朝秦暮楚如馮道徐鉉之為也亦獨何哉

芝園外集卷之十

五

婢之婢曰重臺幹之幹曰路床此天下之至賤也世之仕者進不以正事無道之君徼非望之福辱亦甚矣而乞墻登壘之徒又求出其門蠅營狐媚以倖詭遇之獲是重臺與路床也其有不然者吾得二人焉昔宋世林與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

嬖曰相自貴耳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也公慚而退是皆不屑為重臺與路床者也  
嬖人有寢而夢得錢者輒屈指而籌之若干緡買宅若干緡券田若干緡納小妻終夜展轉而不寐其妻詰之而得其故泣曰嬖甚矣方得錢也不以生息而遽買小妻獨不念相與共糟糠耶喧闐不已隣人聞而讓之曰子寧人乎吾聞汝之困朝夕以相濟也得錢而不以酬宿負已又聞之間胥問胥曰是積逋公稅而不償者也幸而得錢尚不即輸官乎乃繫而詣縣請法之邑大夫審其為夢也  
曰汝為故民矣夫夢錢也而遽議逞其所欲如誠得錢也則將何以娛其心志哉乃杖而遣之玄冥子曰今之不為嬖人者蓋寡矣方其伏草莽而困於百需也朶頤於富羨者久矣一旦脫跡編萌而階尺寸之柄遽擬王侯之尊貴而欲淫縱耳目之娛曾不計名位之久近與祿奉之多寡也亦何異於夢錢而妄籌者哉  
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頓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我以為何如對曰人盡嫌大人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服衣而走

芝園外集卷之十

六

述愛其子坦之每朝退輒抱置膝間一日坦之以女許婚桓温歸而言于述述怒遽推之墮地曰柰何以骨肉媚權貴乎玄冥子曰崔烈之以貨得顯職也而下愧乃子王坦之以女結權貴也而上愧乃父夫以骨肉之親翱翔要津依憑城社指顧則瞬息生風變故則薰灌不及豈非人情之所大欲哉而不能忍其貪佞之恥何況踈遠之人乎又况天下後世之公議乎於乎今之為烈與坦之者多矣其子若父亦有如鈞與述者否也

世說新語卷之十

七

服食飲無不與繚同者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驚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李斯與之同時初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及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學於荀卿既成辭而西入秦為王圖事卒用其計謀并天下斯為丞相廢封建銷兵刃焚詩書峻刑法治離宮以明得意而

世說新語卷之十

八

斯益尊寵矣既而聽趙高邪謀廢適立庶而高日惠之誣以及畔屬高治焉拘執束縛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嗟乎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夫斯之智去而一不去者一避禍而一甘其餌也方李由之告歸咸陽也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而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斯之言豈惜於利害者哉不以此時為全身遠害之計而日以韓非商鞅之術要結其君及夫纒間肆行請謁不得刀在其頸而思牽犬之樂不亦晚乎

汲黯言于漢武帝曰良子難張然可以射疏入堅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合然可以佐主興邦為天下國家者不取尤潔自尊故屣富貴之人而惟脂韋滑稽曲學阿世之為用臣恐佐主興邦之才不至也昔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勵行

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  
因子思欲以為相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  
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  
子所以愈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謀用計從雖疏  
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使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  
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  
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  
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今天下之廣豈無  
有如公儀潛者乎而未有至陛下之庭者則未有  
以子思之言相告者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

九

或謂郭令公曰君侯之功信大矣高爵厚祿猶未  
足以償萬一然臣竊有請焉一縷之任繫千鈞之  
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淵可以  
為安乎盈斛之水注之三尺之盤使弱夫捧之而  
上九層之臺出入於飛雲翔鶴之間可以無危乎  
今君侯所處則不測之淵也而手之所持則盈斛  
之水也竊謂君侯之不得寧居也且甘井近竭直  
木近伐非水泉之不多而根幹之不固也以趨之  
者眾也善游者溺善劍者傷非技之不精也以有  
所恃而忘戒備也居寵而不畏料無及乎今大張

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也自智  
者視之豈若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可以無憂  
患乎惟君侯圖之令公聽其言力辭兵柄以功名

終

或問於支離子曰吾聞仕者行義達道尊主庇民  
立修姱之節建康濟之勲以永身後之名者也今  
之時何不然乎側陋方揚而遽為結托之計政符  
方授而遂肆漁獵之圖早夜孜孜聚貨而不務德  
溷跡既彰怨戾叢積重則納園棘而服五刑輕則  
削籍而齒于編萌人方咨嗟歎息謂其不自愛若

芝園外集卷之十

十

此也而彼方挾金帛之富逞田宅之豐揚揚然自  
以為得也謂之何哉支離子曰子不聞衛人之教  
乎乎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  
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  
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返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  
罪其教子非也而自幸其益富今士人之仕也皆  
衛人之所以教子者也子何怪哉

有學於鬼谷先生者問曰學之道何先曰事神為  
先其人乃日走祠廟求神而事之立如參坐如尸  
繁齋敬禮無不至也先生曰子之為此誤矣吾所



謂神非冥冥之神也方寸之謂也今夫足履平地徑咫尺而廣半互而進之無弗適也若置榱椽於平地乘而履之則就危而不安移而梁之澗壑越者必汗溢氣奪股慄毛寒又移而架之不測之淵臨而擬之身足皆廢夫步武之地不過容足夷險何與焉而安危相判者足無改而神有變也貫蠱承蜩操舟運斤非有絕人之巧其神一也醉人不懼其神全也達人不礙其神圓也至人不憂其神安也神人不測其神運也子能守爾之宅凝爾之神則臨淵而渡壑不疑矣又何夷險之能變哉

芝園外集卷之十 十一

東閭子與西里子生而同城長而同學仕而同朝東閭子負氣翫髀不諧於時掛冠而歸耕而西里子則秉樞執衡寵祿不衰一日告情於東閭子曰吾非樂為此也眾醉惡醒眾寐惡覺欲直也而撓之使枉欲清也而淆之使濁改錯而追合反表以爲裏者比比皆是也而張吻鼓舌之徒又旁睨其短長以爲傾覆之計欲以自靖不亦難乎東閭子曰胡然哉蛟鱷雖暴不能出水而噬蝨蝮雖銛不能去木而齧故智者不競物之所集不處人之所忌求以保其性靈而已無已則有一焉金之爲物

也水之則沉穢之則溷埋之則晦蒙之則碎取而投之於火則晶光見焉百鍊而百粹何者其質全也子不能自全其質而徒惡人之撓已也欲無胥溺得乎

東郭之閭有士人使群傭掘土爲垣坎深數尺得數甕焉封窒甚密也士人聞之意其有物也馳往赴焉戒其傭弗發而悉歸之家潛啓而視之則無所有也人則以爲實有物也而隱之聞于遠邇一夕盜入其家士人宿于外舍發其卧內之篋得十金焉殊不滿意乃劫其主以去其家不知也惟直

芝園外集卷之十 十三

宿之童子知之而號于其家舉火燭之則門垣局閉如故也鳴鑼持梃繞舍而索之弗得舉家驚駭不知所爲盜乃從舍後穴藩而出至於郊外詰士人得金之數與其藏金之所百方撻楚身無完膚終不可得士人困亟泣而告曰我誠貪而愛財獨不欲身享之乎今命且垂絕而猶秘不言是將以鬼享此金也我雖至愚必不爲此賊乃信之而憾猶不釋乃以土窒其鼻口舍之而去士人且悸且痛匍匐而及門微言曰救我救我家人以火燭之非復故時形容群傭竊笑曰主人之禍理宜有之

方其得甕也與眾發之有金也分我以其餘無則  
眾共知之又何患焉今欲以一人之身而私無故  
之獲鬼神猶將忌之能無及乎玄冥子曰陋哉士  
人之見也昔有見遺金而揮鋤不顧得坎金而實  
土掩之豈其不知所以自利哉誠亦有所不屑也  
今乃妄意甕中之藏以虛名而受實禍哀哉嗟乎  
世之不為士人者寡矣召辱媒灾何必群盜為然  
也

齊有狄女待年於家父而未字貧無以為生也治  
絲繭工刺繡易粟以糊其口足不越於閭親隣不

芝園外集卷之十

十三

得窺其面其隣婦謂之曰嘻子之苦勞亦甚矣夫  
有室有家生人之終事也戴天履地誰無伉儷者  
哉而子乃堅寡狄之節却委禽之請居處之不豫  
滄澹之不資無當於中庸之道不已過乎人命不  
常恐一旦溘先朝露不將為無依之鬼哉父曰母  
之所喻蓋恒情也妾豈惜於是哉顧今之世人好  
色而不好德悅媚而不悅貞王侯無窮寵之慕士  
庶惟燕婉之求嬖昵是甘寧復恤其中之所存哉  
一旦失身匪人轉相棄背則與抱布貿絲者何以  
異乎我孤女也行則有多露之畏止則有投金之

辱吾惟展轉於環堵而已矣人事之不知又何以  
謀鬼事乎既而有勳戚亡其室徧求四方之才人  
以充內子之位媒氏以此女薦盛譽其才德之美  
勳戚曰彼能為韓娥之音乎曰不能能為陽阿之  
舞乎曰不能能為楚宮之細腰乎曰不能能為飛  
燕之輕舉乎曰不能然則子奚譽焉曰此其為人  
也博孝敬之行謹禮義之閑坐不遷榻動不陟輪  
目不流視步不觸裾玉不足以比潤金不足以比  
堅淵澤不足以比清蘋藻可以薦宗廟黼黻可以  
成文章斯天下之盛美也已勳戚曰吾所求者歌

芝園外集卷之十

十四

舞之工容澤之麗而已若金玉淵澤之為美吾何  
取焉卒不聘玄石子曰天下之好惡一也女以貞  
而不字人以女之貞也而不見字彼亢節砥行之  
士往往見擯於閭濁之時也亦何怪哉

人與鬼遇人謂鬼曰吾之閱人多矣今視子之耳  
目口鼻異也毛髮異也巾幘衣服異也步履異也  
言笑異也望之若有即之若無變幻百端莫執其  
樞彼嘯呼以賊物潛形以逞崇者必子之為也  
子其鬼乎鬼謂人曰吾亦有疑於子矣舉世昧昧  
而子獨察察舉世罔罔而子獨兢兢舉世混混而

子獨踽踽舉世滔滔而子獨涇涇或仰屋而吁嗟或臨樂而興喟子謂衆狂衆謂子恠見者心惑聞者不快交游不通於問訊談士按跡而嘲議子其鬼乎二者辯論終不能決以訟於玄微子玄微子曰鬼也自知其為鬼吾不知其鬼也人也自知其為人吾不知其人也形與神異表與裏反吾又安知鬼之非人乎人之非鬼乎二子又不能決乃以訟於無宰氏無宰氏曰人莫不惡鬼而不知以鬼惡鬼也人莫不肖人而不知以鬼肖人也以鬼惡鬼即人也非鬼而何以鬼肖人即鬼也非人而何以

芝園外集卷之十

五

今天下之不為鬼者少矣人也鬼也吾又安能辨之哉

荆門之津有倡市焉左右前後莫非倡也其有不為倡者父母撻之儕輩誘之必倡而後已既其為倡也倚門獻笑賈艷輸妍絲竹惟惠其不工容澤惟患其不麗遂忘其為倡矣此非其性于倡也習使然也狐父之丘有盜區焉左右前後莫非盜也其有不為盜者父母撻之儕輩誘之必盜而後已既其為盜也升屋踰垣彎弓厲刃殺人惟恐不速攫金惟恐不勝遂忘其為盜矣此非性於盜也習

使然也玄冥子曰人知倡與盜之成於習也而不知士人之亦有習也世之治也拔茅而進結綬而升無弗正也無弗忠也無弗廉也無弗信也一有不善者逐而去之矣雖欲為不善得乎世之亂也以黨相援以賄交市莫非邪也莫非佞也莫非貪也莫非詐也一有不善者逐而去之矣欲不為不善得乎故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非蓬之本直也所夾輔則然也白沙在泥不涅自緇非沙之本黑也所漸則然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

十六

山致其高而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功名顯焉誦說堯舜致謹一介伊尹之所以致其道也仰思繼日夜坐待旦周公之所以致其道也下帷發憤足不窺園董仲舒之所以致其道也傭身都養講業授經兗寬之所以致其道也高卧南陽不求聞達諸葛孔明之所以致其道也是以功顯天下而流譽丹青豈一朝夕之故哉今乃未習操也而臨俎以割藥未識方也而見病則療以美錦而學製衣以良玉而學治器鮮不敗矣又何功名之有哉

玄符子曰甚哉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焉

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於兄弟而以氣  
勢交陵莫昵於妻妾而以豐約為悲歡莫狎於奴  
僕而以盛衰為向背又何駟僧之足云乎故邀不  
治田嘗見誚讓矣身為天子而與仲比力乃翁親  
執掃除之役此父子之市也結髮游學四十餘年  
身不得遂及為齊相遍召昆弟數之曰始吾貧時  
昆弟不我衣食今吾相齊迎我或十里乃與之絕  
毋復入門此兄弟之市也賣薪自給恥而乞去出  
守會稽而夫妻伏謁道左隨以詣郡此妻妾之市  
也從游至燕噍不得意欲去易水之上者數矣既  
其貴顯賜金不及而自言此奴僕之市也於乎世  
之不為此輩者少矣一家尚然又况責之交游之  
末乎彼魏其之引繩批根翟公之書門洩憤亦淺  
之乎為見者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十七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說林十一

國事林

或問曰莊子有言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  
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然乎石濬子曰此非識治者  
之言也規矩定而後方負判焉準平也而後能察  
物之枉繩直也而後能糾物之曲蓋規矩準繩在  
我者也而方負平直則皆自我出者也操之則一  
散之則萬豈其有二致乎故相湯之伊尹即耕莘  
之伊尹也中興之傳說即築巖之傳說也佐周之  
呂尚即釣渭之呂尚也方其未遇也修其在己者  
而已矣一其規矩準繩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  
下則舉而措之耳如重為其身而輕為天下國家  
則是治身一道也治國家又一道也治天下又一  
道也負不於規方不於矩平直不於準繩則將何  
以為極乎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衛文公重裘累首見負薪者而屢哭之問曰何故  
對曰雪下衣薄故失薪衛公顏色大懼乃開府金  
出倉廩以賑貧窮曰吾恐隣國貪養賢以勝吾也  
石羊子曰文公亦不仁哉夫王者之於民也蓋之

如天容之如地保之如赤子故未飢而恤其飢未  
寒而恤其寒容有凍餓困踣者哉如寒也而後與  
之衣飢也而後與之食周其耳目之所及而不周  
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民之展轉於溝壑者可勝計  
哉君子是以知衛之止于衛矣

善諫者乘其君之不意納諫者亦出其所不意故  
不煩詞說而引之於道不難矣昔齊景公謂晏子  
曰子之宅近市乎曰然曰近市亦知物之貴賤乎  
曰何不知也公曰然則何貴而何賤對曰踊貴而  
履賤時公方繁刑聞之感然而即弛其罰昭烈之

芝蘭外集卷之十一

二

治蜀也方嚴酒禁凡有釀具者皆殺之一日簡雍  
侍而登樓見一少年與婦人同行白先主曰彼將  
行姦何不執之先主曰何以知之曰彼有淫具何  
故不知先主悟其旨遂緩酒禁夫說獲非所以止  
刑也男女非所以喻釀也言之一入而聽者即悟  
蓋出其不意而適投其機耳彼穎考叔之饋毋左  
師觸龍之愛少其事不同要皆納約自牖之義也  
上焉者師其容其次則友其容其次則臣其容下  
此則主與客胥失矣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曰噫  
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營國

事臣年尚少文王遂師之桓公在位管仲隰朋侍  
有二鴻過焉公曰彼鴻也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  
方上下所欲而至焉惟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  
意於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  
也故曰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辱  
慢士者危殺士者亡項羽之亡不在烏江之戰而  
在范增之死袁紹之亡不在官渡之敗而在田豐  
之誅魏之亡也以范雎虞之亡也以百里奚

芝蘭外集卷之十一

三

古有言曰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  
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  
酣燕廢閣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  
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選姬妾以娛聲色此惟薄之  
瘴也此五瘴者今之士人率多不免然又有五瘴  
焉奴顏婢膝佞諛百端顛倒可否以希意旨此事  
上之瘴也以便嬖為心腹以漁獵為胥胥而舞文  
弄法之徒結左右此馭下之瘴也摺摺休廢曰  
不畏強禦引掖才惡曰扶植善良是非不白而勸  
懲不行此沽名之瘴也以官府為傳舍以群黎為  
胡越突尚未黔而苞苴是營結納權貴以求粟  
此干進之瘴也陽予而陰奪朝令而夕更令甲不

遵鈞稽不密而吏胥得以操縱其間此政令之瘴也十者不除而欲民之能安政之無僻不可得也  
秦阿在手無弗威也授人以柄而使之傳刃焉則我友見威矣烏號在臂無弗懾也教人以穀而使之注矢焉則我友見懾矣爵祿刑賞固人主之泰阿烏號所以控馭海內也而可以頃刻假人乎故宵衣旰食非以溺勞也明目達聰非以眩察也總攬獨斷非以侵下也宅賢顯俊非以寵倖也以為威福者人情之所覬覦也而操舍者天下之所觀望也為之不預而欲格奸塞亂其道亡繇也齒輅之誅無將之戒豈其虛設禁而已哉胡亥惟不知此而嬖趙高以為廝養畜之而已卒之鹿馬之詐成而蘭樂之刃入唐明皇惟不知此而嬖李林甫以為腹心委之而已卒之中外之政亂而漁陽之鼓擗又况王莽曹操之徒乎人有言五丈之城而樓季不輕犯也非樓季之不勇也防峻故也泰山之高千仞而跋群游其上非跋群之能捷也斬夷故也不能峻其防而欲奸人之不運其籌也胡可得乎

曹之國人有夢眾君子謀於社宮欲亡曹曹叔振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四

鐸止之請待公孫疆許之旦求之曹而無其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疆為政必去曹無難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曹野人公孫疆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疆言霸說於曹伯陽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疆以歸而殺之曹遂絕祀論者以國人之夢為信玄谷子曰亡曹者伯陽而非公孫疆也夫君國之表也而臣則附表者也故舜舉皋陶而不仁者遠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上好貨則聚斂之臣進矣上好兵則擊鬪之臣進矣上好獵則狗馬之臣進矣上好佞則滑稽之臣進矣此猶影之從表不得而他者也使伯陽也而能修振鐸之業行仁義之政以不替伯王之餘烈不妄嗜好不貪戰爭則雖百公孫疆也其如曹社何哉故曰亡曹者伯陽而非公孫疆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五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

父之烈侯屢問而終不與乃聽番吾君之言進牛  
畜首欣徐越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  
道然明日首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  
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悅烈  
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首欣徐  
越賜相國衣二襲玄石子曰公仲其善格君者執  
夫田者國家之所輕也而嬖倖者人主之所易溺  
也烈侯之於槍石屢舉而屢屬其注意亦動矣使  
公仲連正言而疆諛觸迂而不納則君有拒諫之  
名而臣負逆命之罪亦何救於失政哉陽為之諾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六

而默運其籌誠欲得當以悟主耳一聞番吾君之  
言而進弼亮之士三人善道一入而遽寢歌者之  
田上下交驩而賜予不繆以尊賢之名而易寵倖  
之舉可不謂之善格君者乎非此三人者之進也  
一公仲連獨如烈侯何哉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  
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曰吾知之矣居  
數月而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  
平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  
政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玄冥子曰夫人莫

易於縱欲莫難於制情蓋大抵然矣何則殿陛之  
嚴不若宮闈之肆也法從之列不若妖麗之陳也  
諍論之苦不若燕昵之適也金石之奏不若歌舞  
之懽也英君哲辟豈其獨異於人情哉顧乃舍此  
而取彼未明求衣日盱忘食夙夜所為凜凜曾不  
敢一息肆於民上何哉誠以吾之所不快而易吾  
所大快以所不欲而易吾所大欲也不然鳩毒殺  
身女禍亡國豈待易世而後見哉方莊王下拒諫  
之令縣不赦之誅以為肆志寵樂可以沒身無憾  
矣及聞伍舉蘇從之諫明於安危之幾乃翻然改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七

悟任賢圖理卒之霸長中國而顯名天下豈其徼  
取非望者哉他若南巢之放太白之誅江都之修  
馬鬼之竄當其時豈無有伍舉蘇從之諫者哉而  
不能為楚莊之聽禍之及也庸可逃乎

秦二世以趙高之逆謀齋于望夷宮高詐詔郎中  
令與其婿閻樂將兵入宮射上幄坐憚二世怒召  
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  
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  
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  
樂責數二世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隋煬帝大業末

盜賊蜂起天下朝貢皆不通帝與群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討叛迄無應者帝顧嬖臣王義曰汝知天下亂乎義泣曰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帝曰若然何不早教我也義曰臣幸不早言言則臣死久矣未幾義即自刎不數日而亂作玄符子曰秦隋之亡也宜哉虐焰滔天積屍蔽野樂禍而無厭使其臣緘口結舌不得盡言於未亂之前所用者趙高麻叔謀之徒聾瞽耳目以殖丘山之怨及望夷之兵既逼江都之禍已成而乃追咎讜言之不聞也不亦晚乎諺曰大厦被燒而取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水於滄海洪濤凌空而伐舟於長林庸何及矣晉文公初得國賞從亡功祿不及介子推子推亦不言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遂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范蠡事越王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為書辭勾踐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治之不然將加誅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

踐表會稽之山以為范蠡奉邑玄冥子曰推之從亡也文侯無晉而有晉蠡之事主也勾踐亡越而霸越尊主顯名世豈有二哉蛇輔之榮分國之報且將及之矣一則逃名以入山一則全身而浮海讓蓋世之功而迴急流之棹何其奇也論者以為蠡之避誅不若推之遜祿然敝徒富貴而甘心於耕漁之賤苦身僂力以糊其口斯亦難矣不然晉文之封介田其心誠有所不釋也以勾踐之殘暴何有於蠡而有稽山之表乎卒之呂卻方靖而六御爭政互相魚肉蠡亡未幾而大夫種遽齒鐻鏹以死豈非二子者有以先燭其然哉世之人無介推范蠡之功無文侯勾踐之知而依違澳忍以保其富貴誠未知其駕之所稅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漢武帝滿意神仙博求延齡致物之術方士李少君樂大之屬往往詐窮誅死迄不少衰東方朔請問曰陛下之所為好神仙也得非欲以却疾已病乎曰然得非欲以長生不死乎曰然曰若是則陛下之為計亦謬矣衆庶以一身為壽天子以國家為壽郡縣失政四民廢業而草竊姦宄得行其志此四肢之疾也綱紀不肅刺舉不公而丞弼之臣



邪亂政彰賄褻法此腹心之疾也傾聽奸回倒持國柄綸綍出於私門姻婭列於臚仕闈寺黨於內而不知鹿馬變於前而莫悟此膏盲之疾也四肢之疾湯藥之所治也腹心之疾針艾之所及也膏盲之疾雖有司命不能為矣扁鵲且望而走矣今陛下之疾得無有不見者乎不是圖也而孽孽於方術之求萬一變生肘腋社稷不安何能獨有長生之樂哉况巧游之徒本無奇秘徒挾眩幻以惑視聽竟其所終百無一驗此臣所以謂陛下之為計繆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漢宣帝綜覈名實厲精圖治群臣往往有得罪者一日謂魏相曰朕方宵衣旰食與公卿共圖治理而績効不宣罪辟踵至則臣下負寡人也相稽首而對曰臣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簡拔賢俊而委任責成未聞人主自以其身參之者也制命在上動輒掣肘其何績効之能圖故拘烏獲之臂銖兩不能勝矣掩離婁之目崇岱不能覩矣絳繆耳之足尋丈不能發矣斷鴻鵠之翮藩籬不能奮矣是非凡眾之所共知者乎臣又聞之舟之浮水也欲其木之厚也車之行陸也欲其輪之堅也不堅不

厚工之罪也堅矣厚矣而石擊敗輪水戾破舟此非工之罪也陛下用人亦察其用心而已矣柰何以水石罪人哉

韓休言於唐明皇曰木之折也蠹必官焉墻之壞也隙必通焉方蠹之伏也枝葉蓋無恙也震風凌而無以庇其根隙之通也粉飾蓋無恙也驟雨注而無以衛其足國之有奸邪也猶之蠹與隙也而四方水旱之災夷狄盜賊之患則其震風與驟雨也不先去其蠹塞其隙而欲風雨之無侵不可得矣然奸邪之臣結托嬖倖糾聚黨與壅蔽冕旒諛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佞宮闈猶之左右股肱之不可以頃臾而離也在人主之威斷何如耳人有言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非不愛手足也誠欲全其身也今奸邪之投非有手足之戚也而其為君國之害不啻蝮螫也不能忍於一割而欲身之無危得乎陛下試審思焉

唐德宗專任盧杞屏斥忠良陸贄請對曰臣聞古者朝有進善之旌市植誹謗之木所以廣聰明而出治道也今陛下偏任奸回壅蔽耳目以忠諫為誹謗以切直為妖言讒佞高張而賢良屏跡臣竊

為陛下危之且陛下獨不聞衛侏儒之言乎衛靈  
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見於公曰臣  
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見龜為是故見君也公  
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寔為見寡人而夢見  
龜對曰夫日無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無燭  
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龜  
一火場焉則後無人復見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  
君者乎則臣雖夢見龜不亦可乎今杞之佞則彌  
子瑕也而陛下嬖之無以異於靈公也能不為侏  
儒之所訕乎

芝園外集卷十一

十一

或謂王安石曰鑄金可以無範乎曰不可埏土可  
以無型乎曰不可作官室什器可以無規矩乎曰  
不可曰然則子之為政誤矣今夫舊章成憲亦治  
天下之型範規矩也而乃師心自用盡變先人之  
舊不已過乎且子不聞鄭人之故乎鄭人有買履  
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坐隅至市而忘持之也得  
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市罷而不得履人曰  
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夫鄭人之歸而  
取度也誠愚其無自信也則智吾子其改圖焉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牧者不忘其牛善為上者不

忘其下誠愛而利之要荒若一家而况旬服乎不  
愛而利骨肉若胡越而况天下乎昔宋文帝謂求  
那跋摩曰吾欲齋戒以身殉於物不獲從志跋摩  
曰刑不天命役無勞力使風雨順時寒燠應節百  
谷滋繁多麻長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修功  
德功德亦眾矣寧在缺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  
後方弘濟耶梁武惟不知此遂及臺城之難李後  
主惟不知此不免嚙壁之辱

芝園外集卷十一

十一

張康節昇為御史中丞論宰相不已上曰卿孤寒  
殊不自為也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  
為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乃為孤寒也上  
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  
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  
臣為孤寒此臣之所未喻也玄冥子曰匹夫之孤  
寒人皆知之而天子之孤寒則未之知也處九重  
之尊挾雷霆之威希寵干進避罪逃隱者則有之  
矣乃若同舟楫以共安危吐肺腸而分休戚者幾  
何人哉明主知之親信公孤所以克心腹也慎簡  
丞弼所以強股肱也尊寵臺諫所以通耳目也選  
授將帥所以備爪牙也以天下之廣庶官之衆而

皆為吾之親戚羽翼又何孤寒之患哉其不然者  
反是桀以不用伊尹龍逢而孤紂以不用三仁而  
孤桓靈以不用陳蕃竇武而孤明皇以不用宋璟  
張九齡而孤方且甘酒嗜音瓊官瑤臺以明得意  
而不知操戈賣鼎之奸已睥睨於宮庭之左右欲  
無亂亡得乎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頑懦無它識出為定州刺史  
歲餘突厥入寇圍其郭郭彥高却鎖宅門不敢詣  
廳事文策須檢獲者於窓隙通焉賊既乘城彥高  
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鎖鑰俄而陷沒刺史之

聖國外集卷之十一

十四

宅先殲焉論者以為孫彥高之知也如鼠固其穴  
不知水灌而鼠亡鳥固其巢不知林燔而鳥殞一  
身之不保而何以保萬民乎於乎今之不為孫彥  
高者寡矣高城深池聚兵積粟團結義勇而力保  
關闈此堂與之守也嚴固整堡聯絡響應虜之入  
也擊磬清野而互相掎角此門庭之守也控扼長  
城修餘葺障烽埃分明而虜入先覺勁兵良將隨  
在遏截此藩籬之守也今也舍藩籬而守門庭舍  
門庭而守堂與又何以愈於彥高之智乎  
有醉人卧于市丐者盡褫其衣服而走時方寒

凍甚欲死隣人見而憐之取其家之被以覆之適  
者執以詣縣曰是褫衣服者也其人乞自明令曰  
汝非褫衣服者乎何與汝事而覆之遂法之又有  
盜穴富人之垣牆而攫其物其主弗知也隣人知  
而逐之扣門以告戶局未啓乃即其穴而入焉其  
主謂其盜也亦執以詣縣令曰汝不門而穴非盜  
乎亦法之既而上司廉之謂聽斷之不審也劾之  
改調令之新任亦有褫衣服而穴牆壁者以告乃  
真盜也令曰我今善斯獄矣褫衣服者佚不佚是  
非盜也穴牆壁者竄不竄是非盜也法曹掾以為

聖國外集卷之十一

十五

疑請復訊之令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一之已  
誤其可再乎已而上司廉之又以其聽斷之不審  
也而劾之令乃仰天嘆曰嗟乎余之不逢也褫衣  
服一也一以為丐一以為非丐穴牆壁一也一以  
為盜一以為非盜而皆不得免焉是尚可以干祿  
乎聞者笑之玄冥子曰今天下有司之聽斷其有  
不如此令者少矣而迄不聞上官之督過抑又何  
也

南唐後主每遇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  
適值齋日則於宮中對佛焚燈以達旦為驗謂之

命燈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  
往往厚賂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宋  
宣政間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  
休咎然後出命一時術者誕言惑人而朝士率奔  
走之轉相依憑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其  
說石瀆子曰二君之不能政也宜哉古有之國將  
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進退生死天下之大柄先  
王所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由此道也今乃一聽  
之於佛一聽之於卜使之行厚賂以免死納重貨  
以干榮而折腰斷脛黜遠放棄者皆無賄之人也

其如勸懲何哉

天不惟和風甘雨瑞雪慶雲而霜雹降焉地不惟  
五穀桑麻而莠稗稂莠生焉山林河海不惟龜龍  
麟鳳而鴟梟豺狼鯨鱷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  
國哉然善理陰陽者霜雹不害善治稼穡者稂莠  
不害德及禽獸者豺狼鯨鱷不害何獨至於人而  
疑之故上有堯舜則四凶不能肆其惡上有成王  
則武庚不能成其亂上有昭帝則上官桀不能接  
其詐上有文皇則宇文士及不能售其佞譬之六  
轡在手而操縱自如寧有僨轅而敗轍者乎苟盡

以御之而曰小人之不可驅除也則何以代天理  
物為哉

醜不與蚋期而蚋自集腥不與蠅期而蠅自集權  
倖之門不與奸佞期而奸佞集方其挾薰天之勢  
張震主之威欣喜則白骨生肉叱咤則陸地成淵  
奴顏獻諛馴僞可以乘軒狐媚售奸金玉可以丘  
壘是以儉壬之徒肩比踵接以求其所欲而權倖  
亦利之猶之蚤蚤距虛相依以為命而不可解者  
也昔秦檜之當國也柄持泰阿以奔走天下時曹  
冠以教授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郭知運以

讒譖為逐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全以劇辯為  
俠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為羽客龔金以治產為庄  
客夏禩以出入房闈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財為  
說客此九客者縉紳切齒道路側目而檜方恃為  
心腹爪牙此高宗所以失政而宋室終於不競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二

說林十二

好尚林

東甌氏業農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櫛風沐雨股不  
友而脛無毛課其田之所入官輸其賦私償其逋  
不能自謀一飽其妻抱子而織春糧而餉昏旦嘔  
噓有不自聊之色其西隣之子則賈也居美惡趨  
貴賤積貨成丘金帛委頓暇則烹肥擊鮮陳歌舞  
以享客妻妾貫珠玉而被組綉乃謂農曰夫人不  
可不擇所業矣吾與若同土而居者也子農而我

芝園外集卷之十二

買其勞逸相去者十其豐嗇相去者萬子所目睹  
也吾深心閔焉盍釋爾之業而從我乎東甌氏曰  
子言良厚獨不聞鶩鶴之不相為食牛馬之不同  
其轅乎吾之業農者累世矣藜藿以為膾炙布褐  
以為文錦茅茨以為華榱瓦甍以為圭瓚吾焉所  
不適哉若欲舍錢鏹而事錐刀棄閭里而涉江湖  
吾夢寐猶將惕焉又何能從子之後乎既而賈以  
航海而溺其子驕其富也日聚無賴以飲博不數  
年而蕩覆其貲所居鞠為榛莽而農之子孫猶世  
其業

齊有鍾吾生者說先王之道踐仁義之途結蓬茨  
於汶陽之奧非其力不食非其人不與顧頷終日  
衣懸鶉而結之侯無生者其友也過而唁焉曰吾  
子豈病乎何言之不揚而色之不澤也方今王靈  
不競諸侯力爭而抱竒握顛之士莫不投幾而邁  
主蘇張以縱橫孫吳以戰鬪稷下之徒以辨說咸  
得行其所志而徼其寵祿以子之仁義而欲售於  
時無乃不可乎昔魯人有身善織屨妻善編編冠  
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夫屨為履之也  
而越人跣足編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

芝園外集卷之十二

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今若執而  
不變吾懼子之為魯人也

凌虛子遊於無極之野放於八荒之裔窮天地無  
不之也西南至一國焉其人身多毛而頭戴采食  
如豺狼暴如虓虎好聚貲財而掠食人穀強者搏  
弱壯者奪老畏群而擊單其名曰饕餮又西之一  
國焉其人獸身而人面語必欺人言東而西言可  
而否言惡而善言踈而密言遠而近類相反也其  
名曰誕又東之一國焉男皆采衣縞帶玄冠女皆  
衣綵男女恭敬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

患投死救之其名曰敬凌虛子謂其僕曰此皆天地之赤子也而善惡不同若是吾甚閔焉吾將諭証人以忠信導饕餮以善良汝其從我乎其僕曰子必無往冰寒而火熱性所定也鳳儀而鳩攫其類爾殊也子欲以三寸之舌而變億萬之衆一不聽能無辱乎凌虛子曰非汝所知也吾將逞儀秦之智窮稷下之辯回其耳目而祛其宿痼殆猶發蒙耳乃長驅而往婉喻曲辟以中國之道道之証人曰子知吾之証而不自知其証也從子不益繆乎遂譁而逐之至饕餮之國則曰是欲空吾室廬而奪吾衣食者也其為饕餮孰甚焉若縱之出境非我利也置燄於酒而飲之遂不得返

芝園外集卷之三

三

具門有大駟累貲鉅萬丘金積玉無筭也綺毅充於筐篋米粟朽於廩庾而日經營不已鷄鳴而起把衡量執牙籌而較其出入至夜分不得息焉其老傭憐而告之曰夫人生百年至易盡也寶籬之積幸不為少矣柰何以有限之身而殉無益之貨乎不聽數言之不置主人以其撓已也而惡之乃潛置千金於粟中若遺忘者老傭探而得之乃日謀治生之計坐不安席行不正步偵貴賤籌生息

即就寢亦不能寐也他傭又知而憐之謂之曰亦有以劉先生之事相告者乎曰劉先生何如曰其人居衡岳紫蓋峯下穴石為居間出縣市乞錢得則市鹽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携帚拂走諸廟寺展除神像塵垢以為常有一富人贈以綢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衣敝褐如初也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歸而就寢門亦不扃自得此袍不衣而出則心常繫念因市一鎖鎖之衣之而出歸則固扃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始悟以一袍之故而撓吾方寸大為失計適

芝園外集卷之三

四

遇一人捐而與之吾心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為子所累矣今子知主人之自苦也而不知己之自苦也得非大惑與老傭聞其言幡然而覺遂以金歸主人而主人卒亦不悟

子賤為單父宰陽晝送之曰夫治猶釣也扱綸措餌迎而吸之者陽喬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終日而獲一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佩之以行未至單父而冠蓋交接于道子賤謂其御曰車驅之夫陽晝所謂陽喬者至矣于是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圖事三年邑以

大治玄冥子曰魚不擇餌非魚也餌不擇魚非釣也今夫懷竒抱穎絕群超類之士孰不欲定國謀王顯名於天下後世哉而往往亢引自高不輕委質者以所以餌之非其餌也是故伊尹起於三聘呂望載於後車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此皆不屑為陽喬者也

或謂蔡京曰公亦知李泌之事乎肅宗之還京師也泌方信任而懇乞引身曰臣有五不可住臣遇太早陛下用臣太重恩太深功太高而跡太竒帝勉留之力辭而去今公之不可住亦多矣而五者

芝園外集卷之十二

五

不與焉君心盡惑不能引之於道一也左右便嬖蠅聚蟻集而不能去二也進退不公賢否倒置三也賞罰無章朝綱日紊四也良岳之役中外騷動五也花石之綱害及草木禽魚而有司死者不知其數六也兩河之役妄起兵端七也林靈素以奸術眩幻糜費帑藏曾無紀極八也四夷交侵邊鄙日蹙九也賦歛不均役使不節民無樂生之心十也士馬日耗武備日弛莫或振飭十一也百官苞苴日入權倖之門而公家特甚十二也親戚故舊妄干公之恩澤十三也郎君怙寵生殺自如口銜

美憲奔走百僚十四也有一於斯尤懼首領之不能保而况猶有不盡言者乎突炎棟焚而方且為燕雀之樂竊為公危之

或謂玄谷先生曰蓋聞鷦鷯不戢翼於榆枋神龍不棲身於汗澤物各有所托也螿虫以春而啓戶螻蛄以秋而揚聲時各有所乘也今海內昇平豪雋競鶩丙魏推轂則台鼎同升金張借譽則青雲立致厚貨朝入破幣可以遊康莊寶賂宵通冰淵可以轉暘谷今吾子懷經綸之具蘊黼黻之章乃踽踽自好匿身隴畝甘雕蟲之小技而棄閎閱之

芝園外集卷之十二

六

鴻勳習斥鷃之卑棲而虛廟堂之棖棟意者其有遺慮乎竊為子羞之先生曰吾子之言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他者也今夫和璧天下之至寶也強以自獻則斯及之矣閭媿天下之美麗也不媒而嫁眾斯賤之矣且夫名之與身將孰親乎身之與貨將孰多乎如枉己以殉名亡身以殖貨是以隋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雀也取之者輕而棄之者重能不為世人之所嗤乎

吳人有好古者盡券其田產以市古書畫罔利之徒呼嘯而趨焉挾持丹青圖史之屬偽為前代款

識及門無不售也然真者十之三四而贗者十之五六率數倍而與之直所知或語之故反以為詎已也而不聽乃載以大舟從群僕而游於上都陳之廣肆終歲不售也乃易古器焉凡尊罍彝鼎刀劍環玦之屬固不畢集其真者十不一二而贗者十之八九又數倍而與之直舟載而歸久之益不售也資用日絀而衣食不繼其子泣而言曰家幸饒貲又幸而生於塵市居美惡逐什一之利孰不可以糊其口哉而俵俵茫茫為是自困者乎吳人扶其子而罵曰豎子何足以知之夫人惟無寶之患而非不售之患今夫和璧天下之至寶也三荆其足而後見知函冶氏之劍也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許臨死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予之為千金也多矣惟懼若之不知而妄售之也又何尤於我哉既而吳人死其子曰持其遺器以泣卒不得售

腹不飽詩書謂之餒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言謂之聾身不遠聲色謂之穽行不脫凡俗謂之痼此數者士人之大戒也昔張儀蘇秦同志好學迭翦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或假食于

路遇見墳典途中無所題記則以墨書掌及股夜還而馮之折竹為簡剥樹皮編以為書泐以盛天下良書鬼谷子見而異之乃卒以其術于諸侯震動天下夫二子學縱橫之術而猶勤苦若是而况於學聖人之道者乎一暴而十寒翹首而望洋吾未見其有成也

有士人苦志修行不殺生蟲不踐生草夜則焚香祝天久而不懈一夕方焚香忽聞空中神人曰帝閱汝誠問汝亦有何欲答曰惟神之命神人曰吾欲使汝華池彌望芳苑連阡車馬如水僕從如雲以逞遊觀之樂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積金成丘累玉為阜困庾連屢錢縉貫朽惟子之所需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丹楹畫棟綺服羅幃歌鍾與填荒迭奏舞女與優戲雜陳以娛妻妾以悅賓客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紆紫綬佩金符旌旗前導騎卒交馳威靈肅於列郡號令振於方隅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乘文軒曳玉珮劍履行於殿陛班行冠於百辟何如曰不願也然則子有何欲曰小人志不在大但願寒不失衣飢不廢食入山而樵入水而漁以泉石為圖畫以岩穴為軒楹



以清流為甘醴以風月為良朋出無追呼之擾入無怨咨之聲逍遙客與以終吾之身不亦可乎神人大咲曰子之所求乃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得而有之吾無以應子之求矣無已則如前數者而取一焉吾當請命于帝矣

嚴君平賣卜成都有富人羅冲與之善問曰何故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繆矣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未明而

芝園集卷之十一

九

興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百積塵盈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冲大慚退而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終其身亦不仕玄冥子曰君平之論有餘不足旨哉其言之也不足而自足乃其所以為足也足而不自足乃其所以為不足也故披裘負薪而不拾道傍之金枵腹行丐而不食嗟來之食此不足而足者也季氏損公室以益私家董卓治厭鳩以實寶貨此足而不足者也君平以百錢自足誠高矣乃若聞勞佚之喻而慮

絕仕進之心羅冲亦賢矣哉

玄冥子退耕於野輻光斂跡影響不聞於人或朝之曰吾以子為賢者也而今則知子非賢者也夫珠藏而川媚玉韞而山輝美之不可掩也蘭蕙不以易地改臭金石不以積載渝堅性之不可變也今子誦說先王之道自負希世之珍而乃托處山林混跡樵牧公卿無推轂之疏朋舊無問訊之書當道不以政事見訪俗士得以氣勢相凌意者猶有遺行乎玄冥子曰此非子所得知也倉庚鳴春蜩蟬鳴夏蟋蟀吟秋蟻子戰陰物各有時也登高

芝園集卷之十二

十

而建旗則所示者廣順風而奮鐔則所聞者遠非旗益明而鐔益響也所托則然也千鈞得舡則浮錙銖失舡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吾子以炎涼之跡而為賢不肖之斷案則夷齊慙於盜蹠而尼父不賢於商君矣支離子曰人知有意之獲而不知無意之獲也故志於立名者喪其名志於成功者敗其功傳說呂望無意於功名者也是以功成而名顯韓非商鞅有意於功名者也是以身死而名隳昔楚有釣魚者甲與乙分石而釣甲得魚至多而乙不得魚乃

一第... 丹... 6 反...

勿其處甲又多獲乙乃投竿問曰食餌同釣之水亦同何得失之異耶甲曰吾方下釣時但知有我不知有魚目不瞬神不變魚忘其為我故易取也子意乎魚目乎魚神變則魚逝矣乙乃如其釣而為之則連得魚此有意與無意之說也

有談孔顏之學者歛手而鞠躬禹行而舜步盛暑不殺服造次不解嚴行於衢路則聯瓦鑠以為佩鏗鏗琅琅兒童隨而嘯之群犬爭吠焉其見人也坐則視其鼻咲不見其齒語則拱而對先生長者頗疑之曰是殆有所得乎已而稽其操履則多行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十一

可愧鄉黨不齒也或以語支離子曰賈賈亂屢歲農敗田讒夫撓邦人皆知之矣偽學亂道入益未之知也昔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咲指東畫西歲餘與孫叔敖無辨也今人之學孔顏也日論明心見道主敬致知之旨徒譽其師友遜其朋參前倚衡以為孔顏復生矣而其實則有大不然者蓋滑稽恢諧可以口耳學而聖賢之道不可以口耳徒學也

齊桓公求士於四方不至問於鮑叔牙曰豈天下之廣而賢才乏產乎寡人側席以求士而士無

者何也鮑叔牙曰鳥棲擇木魚潛擇淵為其托而安之也君不見赤澤之柳乎其高參天其枝如車蓋蔭可以坐數十人然而居者弗息行者疾趨而過之則以積蝟眾而隕刺多也鄭人之市酒也酒甚清旨尊壘甚潔置表甚長而沽者不至則以獬天之捍其門也今君之朝得無有獬與積蝟乎未得其蔭而先得其刺酒未膏唇而齧之者至士亦何利而來乎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十一

用百需無弗給也既而東閭氏不戒於火西鄙氏墜沒於水各失其業乃謀於南郭先生欲改圖焉南郭先生曰蓋聞之聖智不能違時王公不能易二子所遇適然非業之不善也語有之鵜志於駕志於木鵜之在梁也不必得魚也而得魚其也駕之在木也不必得蠹也而得蠹其常也如以無魚而徙於木駕以無蠹而徙於梁則枵腹

中鎮江一酒官日會賓客飲食極於精腆同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諸其家務以奢侈

勝人僚屬每苦諫反遭訛辱劉琦者其故騎從也後至臨安坐茶肆而酒官裹碎烏巾着破衣裘半沾泥汗跣足而行纍纍如也入而相揖形容不復可辨怪而問其故酒官具自陳說琦惻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降罰何所追悔琦乃餉以羊酒贈錢數十千使贖誥身又有郭信者父為內諸司官獨信一子愛之甚篤造就學臨安信自儼一齋好潔衣服少不整即更治之浣濯者不復御貢士黃德琬適與之隣每力勸不聽後黃再入都訪其親陳晟而信乃為晟教子月得千錢衣冠藍縷

芝園外集卷之十二

十三

身寒欲戰黃以數百錢濟之無營子曰其執奢之不可不戒也數畝之山棧樸生焉薪樵以時數口之家可無乏爨若盡其根株而斬焉其有能生者寡矣數仞之井當百家之市汲之以時水漿不竭也若竭而取之則為斧井矣財用盈縮夫豈異是乎又况天道惡滿鬼神忌盈涼德而厚享縱欲以賊物祿分既踰而罪過日積其能免於幽明之譴乎故曰儉德之共奢惡之大觀於酒官與郭信可以戒矣

或問於玄冥子曰今天下敝矣好惡不公而是非

無定譽齟齬而詆隨夷妍媸母而醜問香機阱隱於諛色干戈起於舌端變幻而詭隨者比比皆是也若之何無虞乎玄冥子曰是奚患哉佞色不能悅堯之目淫聲不能入舜之耳人各有所志也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厲於霜雪而松柏冬青物各有所值也是故水可溶而不可奪寒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溶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君子豐仁義之幹固禮義之防可生可死可榮可辱而不可以易一介之守彼習俗之風靡亦何與於我哉

芝園外集卷之十二

十四

人有言曰避禍不如避名息影不若藏形不取當時之名而得後世之名乃真名也斤斤微當時之名禍且立至矣是故老聃潛身於柱史屈季養德於士師莊周托跡於漆園韓康 逃名於藥肆終無辱始邈難及矣越蠡激文子以肥遯留侯托黃老以辭榮亦其次焉范曄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楊雄投閣而斃龔勝被徵而縊陳蕃李膺駢首就僂孔融彌衡罹死非命陸機齒劍於成都賈王被誅於武氏是皆微當世之名者也

支離子潔身修行禹步而舜趨鄉曲譽其賢良四境服其高義玄冥子過而問曰子奚不仕支離子曰亦嘗壽之矣袒褐可溫則錦綺失麗藜藿可飽則鼎食遜甘集菟而附腥非計之得也且子不開乎爰居聽樂而銷菟犧牛入廟而喪魄欲以脫身斯亦晚矣玄冥子曰雖然吾懼子之為鰥魚也昔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而子何以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遇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難得貪以死祿矣故吾懼子之為鰥魚也支離子聞言而惕然終身不仕

芝園外集卷之十二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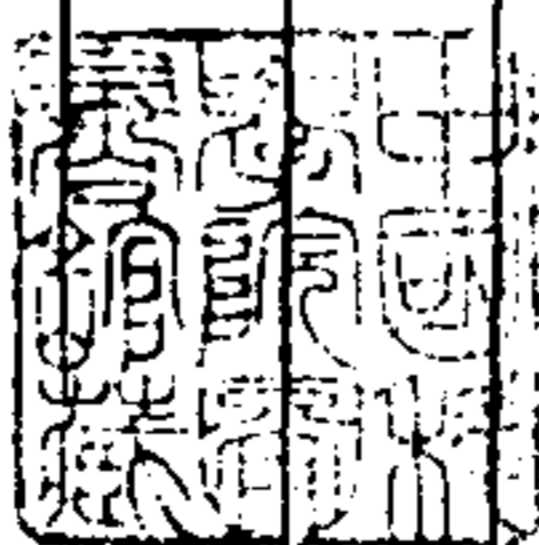
墟里之人嗜腐得羊豕鳥獸之肉弗治也而緼之漸以滄隨覆以蒿薙積之以日月育蛆盈寸而後食之謂膾炙不過也海門之人好臭攫魚鱉螺蚌之屬投之土坎升之甕盎魚鱸薨新陳錯沓交積腥聞十數里行者掩鼻而過之其鄉之長幼嘻嘻于子以為適也一日二鄉之人賦役于有司有司詰之曰汝人也不好香而好臭不嗜潔而嗜腐腸胃齒牙皆穢惡之積也夫人莫不惡之而猶不知變

二鄉之人曰小人之嗜腐與好臭也所居鄉則然也其鄉之不能去而柰何欲變之吾獨悲夫非其鄉而習其習者也今夫佞色諛言以希意旨自甘婢僕之態非臭腐乎不勝富貴之欲吮癰舐痔為傭奴之所不屑為非臭腐乎剝在羸之膏血不擇可否而納之胃腸非臭腐乎朵頤鼎養之豐鼠竊狗偷而啜食其餘非臭腐乎腥膻之德聞於上下有舌在口莫不訾議非臭腐乎毒痛刺骨觸者立斃君子不親庶人不附非臭腐乎此數者天下之大諱也不是懲也而區區於陋俗之問非小人之所敢聞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二

十六

古亦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說林十三

明術林

越王示薛燭以寶劍五其最後者尤異薛燭曰是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重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索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日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一

魚腸五曰巨闕今赤重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已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越王遂不賣石祁子曰人知劍之為寶而不知德之為寶也德也者不銅而材不治而合不淬而利天子得之以保天下諸侯得之以保其國大夫得之以保其家士庶人得之以保其身鬼神見之不近蛟龍見之不害蘊於一心而威行乎八極彼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又惡足以易之哉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二

漢武帝謂鄭當時曰治何為先曰用賢為先帝曰國家之求士亦至矣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博聞有道諸設科豈少也而朕又以蒲輪束帛迎山林高尚之士且卿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每朝推轂天下長者惟恐後之何効用者寡而負上者多也對曰陛下審以賢之有用與無用耳母論其求之之難也陛下知夫玉乎夫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而取之甚難越三江踰五湖放乎崑崙之巔千人往而百人返百人往而寸人返比其至中國也直之連城覆十萬之師而解三千之圍則以至寶所在不憚難求之耳若陛下之視賢亦如視玉也又何間於求之之難哉

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夫五味所以養生也偏而用之猶足以致疾而况用人以為國乎故多用論議之臣則臺省病多用便嬖之臣則朝廷病多用征斂之臣則四農病多用權酷之臣則商賈病多用戰鬪之臣則邊鄙病用以治國適以亂國何異五味之偏用以致病者乎

人有烹狙召隣隣者以為狗也食甚美後聞其狙據地而吐之未始知味也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未始見路也人不知道則美惡由人猶夫食狙而以為狗也夷險由人猶夫可左而可右也是故君子動於問學廣其聰明以口辨味而不以耳辨味以目擇路而不以耳擇路人知物之欲潔而不知身之欲潔也虫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殘一簞飯指不食此非必有傷生之害也而棄之指之誠惡其不潔耳其於身也則不然有妖艷之汗有便嬖之汗有貨財之汗有田宅之汗有爵祿之汗有交游之汗近之足以殺身遠之足以敗名豈直虫鼠之為蠹而已哉不惟不之屏也而日兢兢以求之可不謂大惑與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三

其類也  
凡學者定其業然後能專其心專其心然後能聽其說聽其說然後能習其藝習其藝然後能成其名昔造父始習於泰豆逢門始習於甘蠅御泰豆射甘蠅而不徙習以為性者也習以為性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如一以為車一以為舟一以為奕一以為獫則雖泰豆日授之轡甘蠅日授之矢亦何能傳其術乎  
人情莫不欲祥而惡妖然人知物之為祥而不知身之為祥也知物之為妖而不知身之為妖也有道之世不能無祥猶無道之世不能無妖也昔者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而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弭妖之道奈何曰民不興仁則修仁民不興讓則修讓民不從令則修令躬行以倡之禮樂以導之法禁以齊之以身化家以家化國以國化天下此弭妖之道也  
世之不當事任者操劫制之言曰變祖宗之法者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四

死無赦其當事任者人告之以救弊之政亦自解  
曰變祖宗之法者死無赦夫祖宗之法非不善也  
世易時移而弊生焉庸可執以為治乎誅辟之禁  
亦謂法本無弊而亂之以便己私者也安在其無  
變乎昔荆人欲襲宋先表澠水澠水暴益而荆人  
弗知也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  
都舍向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  
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良醫之治  
病也病萬變藥必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  
今為殤年矣夫先生之法猶澠水之表也亦猶夫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五

良醫之方也循表而不悟能無溺死乎執方而不  
變能無殤民乎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  
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也見  
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鱠肉  
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也如必升九天之上而  
後知日月星辰則乾象終不可測矣必履八極之  
遙而後知山川風俗則寰宇終不可紀矣必與鴻  
蒙盤古之人游而後知因革治亂則往代終不可  
述矣是故君子不器

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  
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  
之二國者皆將亡皆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  
則信盡莫之譽則名盡莫之愛則親盡行者無糧  
居者無食則財盡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  
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若使中山  
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其患在  
於不聞也聞之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  
聽而已故桀不聽伊尹而湯聽伊尹湯以之興而  
桀以之亡虞不聽百里奚而秦聽百里奚虞以之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六

滅而秦以之霸

鏡以鑒物也有天下國家者以臣為鑒有身者以  
友為鑒然鑒以正直之人則美惡畢照矣鑒以佞  
諛之人則好醜易位矣昔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潘  
王會朝兩摠衣而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  
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步而窺於井粲然惡文  
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王也夫何  
阿哉又况聽行於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不益甚乎  
而無以自鏡也則殘亡無日矣然人皆知鏡之明  
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

已也功大得其細而失其大此之謂不知類也

物有易知者有不易知者無似者易知而似是者則不易知也故牛有角而馬無角此易知也鵠白而烏黑此易知也桃春華而梅冬華此易知也蒼澤生而董陸生此易知也惟夫鰓之疑於鯁也鷓之疑於鳧也楸之疑於橘也言窮之疑於江離也此不易知也故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也而聖人之所加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七

慮也是故以堯為左以禹為右以舜為御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山而問漁師豈三聖人之智不足於漁牧哉我處其疑而彼處其無疑也

行莫貴於一莫不貴於二人之所以衣裘者為其能溫而不能寒也人之所以乘舟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沉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僻也孔子卜得賁語弟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美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善也黑而黑善也夫賁也又何善乎是故君子之行也舟一於舟車一於車農一於農士一於士為子一

於孝為臣一於忠惟其一而已矣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勢不兩大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權無二馭也故刑賞予奪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得操也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五者國家之大患也然又有患者陽遜其權而陰竊其柄善則稱已過則歸君君以為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君以為順而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八

不知其大不順也其患在人主好操切之名而無綜覈之實佞幸知其可欺也或預為讒說或逆探意旨名為獨斷而實墮其奸此豈特五壅而已哉故人主之道清靜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誠與偽不自計慮而知休與咎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誠有功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也則雖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上以風化下謂之風下以政成習謂之俗風俗之



美惡在上而不在下者也故堯舜之民好仁桀紂之民好暴夏之政忠民從而忠商之政質民從而質周之政文民從而文此猶風之行草所向而靡者也昔者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之厚葬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是故為政者患導之無方不患民有所不從患令之不肅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九

不患俗有所不格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與乃以左氏易之群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君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君子謂衛嗣君可謂知政矣不以地廢法魏王可謂能與善矣不以當法之人易地

天下之事莫善於有度莫病於無度人之習事莫易於無度莫難於有度是故堯舜之治周孔之學而人不能及由有度也縱橫之術稷下之辯而人皆能之由無度也今夫新礪之矢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為拙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故善治者以堯舜為度善學者以周孔為度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十一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是故與禹臬陶謀而帝與伊尹周公謀而王與管仲狐偃謀而霸與崇侯虎李斯謀而亡謀及婦人者殺其身謀及宦官者殺其臣此已事之明鑒也

為治者貴乎責其實而不貴徇其名人之言曰如

保赤子夫赤子一也親母養之則肥實也乳母養之則瘠名也民猶赤子也良吏牧之則安實也殘吏牧之則困名也昔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而甚臞何也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今之民疾苦鮮寔亦甚矣雖有言能達令長之庭乎又能達郡守之庭乎又能達藩臬監司與天子之庭乎為之牧者大抵皆韓宣子之騶也寬恤之詔免租之令凡以益漁微者之囊橐耳欲民之無懼得乎

芝園外集卷之三

十一

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鋸筴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逸而旁出因痛捶之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筴所以進之也而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而利鋸在後今人主之用人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汝也是故以馬御馬則可以追遠致遠反是者必敗其車以人用人則可以救揆熙載反是者必償其邦今夫毀譽之亂真進退之失當功罪之蔽實賞罰之無

章雖有彥哲之才忠盡之志而左挽右牽跋前疐後此其為錯鋸也多矣欲以求治不亦難乎

或論用相之道貴專乎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專之為害不可也曰然則貴參乎曰車無二御舟無二師此參之為害不可也何以明之昔者高宗一用傅說而興殷成王一用周公而安周此專用之為利也齊潛王一用淖齒而殞身於東廟趙主父一用李兌而餓死於沙丘此專用之為禍也成湯兩用伊尹仲虺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成湯不王而齊桓不霸也齊兩

芝園外集卷之三

十一

用田成闞止魏兩用犀首張儀使兩用而皆利則簡公不弒而魏西河之外不亡也是故人君之御臣也不恃其不吾欺也恃吾之有不可欺也不恃其不吾畔也恃吾之有不可畔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習生姦習生則邪佞作故姦邪之所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於侈侈之所以生於無度故

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  
明君之治國也非能分民以財也而能節民之財  
也非能使民之不用也而能禁民之不安用也禁  
之道奈何曰君不好臺榭則民不飾宮室矣君  
不好觀望則民不飾輿馬矣君不好綺麗則民不  
飾衣裘矣君不好靡曼則民不飾妻妾矣上下皆  
儉則國必興上下皆侈則國必亡故文帝以崇儉  
致殷富而武帝以侈泰騷動海內仁宗以崇儉致  
治安而徽宗以侈泰陷身漠北

學無精粗而患其不專業無利鈍而患其不熟士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十三

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所以立也不可使雜處雜處  
則其言唯其事亂不可使變業變業則其術疎其  
志惑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學校處農必就田野  
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無雜處也士之子  
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  
為商無變業也是以肄誦習而禮義生耕耨習而  
衣食足模範習而什器精轉販習而貨財聚國之  
所由以治也如以農慕工曰曷不為食於人者之  
易也以工慕商曰曷不為什一之利也以商慕士  
曰曷不為軒冕之榮也此猶厭雞犬而畜飛鳴舍

閭里而徙殊域也能無困乎哉

法者仁義禮樂之相也聖王之所以一民者也立  
法者君守法者臣法於法者民昔黃帝之治天下  
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  
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堯  
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惟陶之所以為猶金之  
在爐恣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  
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  
已矣法禁之不明而欲以一民是猶埴土而不以  
鈞鑄金而不以範者也欲器之成得乎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十四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  
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之權以制天下管子對  
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壞碎舉則民留處  
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  
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故歲歲一十年  
而十也歲歲二五年而十也故視歲而歲懸時積  
歲國有十年之畜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  
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眾九十勝者盡有之故  
癸如風雨動如雷霆莫之能禁不待因權於人故  
佚田之言非也石祁子曰甚矣管仲之善於謀國

也如其言也不惟可以霸抑亦可以王矣

優孟之言曰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此言貪吏豐殖而廉吏則寡資廢與之所由以異也以今觀之殆不盡然廉吏謂已之不黷也往往矯亢以立名峻法以繩下適輕而重適出而入非破肌決膚則亡身殄世此人情之所共吝而天道之所甚忌也子孫欲無衰得乎貪吏謂已之不潔也上懼駁正於監司下懼訐譎於豪

芝園外集卷之三 五

猾宜重而輕宜入而出非甘言以平怨則詘法以伸情此人情之所同悅而鬼神之所不譴也子孫欲無興得乎是故君子之持身也可廉而不可貪其行法也宜恕而不宜刻若恕而不貪廉而不刻斯善之善者也

立而不能不弊者法也窮而不能不變者時也然古今不同制此一患也遠近不同俗此一患也愚智不同識此一患也上下不同心此一患也故革弊如應敵無援者不勝而敗建利如務農不力者無獲而荒革弊而上不接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

者謗作故晁錯之削七國策非不忠也而有東市之誅司馬光之除新法政非不良也而有紹述之禍賈誼治安之策善矣而卒不能革暴秦之舊杜牧罪言之陳至矣而卒不能銷藩鎮之患君子欲有為於天下而不先審上下之交其有能濟者寡矣

御龍之智不能馴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性有所不可變也合抱之松無庸於爭人之國如甕之鹵見棄於裸體之邦用有所不可通也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蝟牽羊之綆可以御九犍物各

芝園外集卷之三 六

有所制也大明普照鼯鼠惡其眯目毒霧揚氛輪蛇喜其得時物各有利有不利也驕驕駟耳以之運磨不若蹇驢之能干將莫邪以之刈草不若鈎鏹之利物各有宜有不宜也千斤之象不憚虎而喘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物各有害有不害也惟人亦是故先王之為政也以人治人不以已治人以物制物不以已制物

民之善以君不善以君生於堯舜之世不能不善猶生於桀紂之世不能不暴也今夫鸚鵡野鳥也養之樊籠則馴牛馬家畜也縱之曠野則悍是故

有以導民是馴鸚鵡於樊籠者也無以導民是縱牛羊於曠野者也天子者天下之君也守者一郡之君也令者一邑之君也天子仁則天下皆仁守仁則一郡皆仁令仁則一邑皆仁此猶影之隨形耳教導之不明禮防之不立而徒以刑罰而已也是猶繫之樊籠而日殘瘵之庸能生乎

山積草木土石以成其高塊而視之碎厲欹斜叢雜荒穢不可勝指也去而之千百里之外朝烟暮靄紫翠如滴橫如蛾眉矗若螺髻其美亦不可勝指也海積溝渠汗瀆以成其大勺而計之臭腐穢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十七

惡濁濫汗垢不可勝道也去而之千萬頃之間澗天浴日興雲吐霧圓光布珠方影凝壁其美亦不可勝道也故觀山者不於近而於遠觀水者不於小而於大君子之學亦然一偏之善未至也一藝之名未至也一節之高未至也必也併包眾美兼總眾善積一成十積十成百積百成千以萬以億如山之不却涔埃也如海之不擇涓流也仰之者不知其高測之者不知其深文章著焉功業崇焉其斯以為至乎

治兵之法莫善於寓兵於農莫不善於以民養兵

調兵募兵策斯下矣以民養兵耒耜不親而坐食轉輸擊鬪不習而空隸尺籍烽警一聞四出召募謂之無兵可也調兵募兵以百姓之脂膏充游食之腸胃調遣則逗遛見敵則奔潰汗人婦女略人貨貨謂之益賊可也善乎胡仲淵之言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蠲其橫歛令民有田者苗二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則是得兵一萬也米四十萬石則是得兵二萬也有事則應敵無事則歸農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民間之糧固在也隣里相保不得逋逃而各為其親戚墳墓也則必致死於敵矣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國富孰與養兵之耗費召募之殃民者哉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十八

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弊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善用無用之物也搯溺者不以尋丈之纏索而以金玉决昧者不以毫末之藁針而以鏤鉚此不善用有用之物也以則守門以宮守宮以眇視準以警審音此善用無用之人也以逢蒙御車以王良操檝織錦者使之鍛攻王者使之巧此不善用有用之人也是故明王之治天下也其人與物非加益

也能以無用為有用也愚主之亂天下也其人與物非加損也妄以有用為無用也

楚王有白猿自射之則搏矢而熙非後之不畏矢也所以射之者不能傷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越人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非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詹何執竿投而擗唇吻者能以其所欲釣也是故有以禁奸則法立而人知畏無以禁奸則法立而人玩之有以順其欲則惠行而人知懷無以順其欲則惠行而人不親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九

寇難至覺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使盲者語覺者走則不免於難失其所能也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是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棄短以用長則覺盲可以避寇棄長而不用則鏡戟不能効其能此用人之說也

處世之道莫貴於無心莫不貴於有心故以鑑見醜則善鑑以人舉疵則尤人鑑無心而人有心也虛舟之觸漏心不怒益以一人則忿而閔虛舟無

心而人有心也故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廉不若無欲者也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辨是故法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二十

之所以為治者貴其宜而不貴不宜金石管絃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所以飾怒也觴爵俎豆所以洽喜也衰經管履所以諭哀也皆因其宜而為之者也畫耕於案非不具也而不可以療枵繪屋於圖非不美也而不可以入處剪綵之衣難服約盛之舟難乘以其非所宜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

楚王曰善是故聖帝明王之為天下也不先治民而先以治已猶之鑄金者不求巧於金也正其範而已矣埏土者不求精於器也正其鈞而已矣舍範與鈞而欲求工之良也其可得乎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廿一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說林十四

廣訓林

人君之職莫大於用人宰相之職莫大於薦人自古國家危如累卵用賢則興不待瑞鳳祥麟而知之矣安知磐石廢賢則傾不待妖狐厲鬼而知之矣是故有道之世雖妖亦祥無道之世雖祥亦妖占以其人而不以其物者也昔者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山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耶晏子曰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者虎之室澤者蛇之穴何不祥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高廣美麗無匹也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剪綵椽不刻猶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作石祁子曰甚矣土木之足以亡人國也秦之二世隋之煬帝蓋可鑒也已盡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山林不足於材木文石不足於礎甃金鐵不足於鈎鑿陶冶不足於蓋覆丹青不足於縹繪匠氏不足於雕鏤鞭笞殺戮日驅以從事惟恐其不給也而不知咸陽之燼已伏於阿房之營四方

之兵已聚於離宮之楯曾不得快心極意以娛耳目之好豈不大可哀哉昔堯以土階而帝禹以卑宮而王漢文惜露臺之費而致治幾於成康此萬世君人之法也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論寡人何好對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王曰國無士耳若有寡人亦好之對曰驥騮騏驥未有也而王求之豹象之胎未有也而王求之毛嬙西施未有也而王求之夫士者國家之所急豈惟充其嗜好而已哉逆意其無而不求之是非髡之所知也

進言者審其利國與否而不當以其私聽言者審其利國與否而不當逆其私昔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數也今蒙以帛則任力者半而以組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乃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為用組者其家多

為組也邾君不悅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夫為甲以組而誠便也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此邾君過於逆進言者之私而公息忌亦無以自白其無私也

人有言曰河涸則井竭廩罄則釜虛故善為計者先公而後私不善為計者反之世之人臣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是以任職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緘默將衆則縮劔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是以欲榮而終辱欲安而終危譬之大厦既覆而身無所庇皮革既毀而毛無攸附也向之網利竊權之徒果何益哉吳之宰嚭秦之李斯為鑒不遠矣

趙襄子伐翟勝左人中人二城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



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  
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  
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  
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  
乎持勝也是故有道之士位高則憂祿厚則憂權  
重則憂家富則憂此所以持之也不修其德而驕  
淫以逞鮮不敗矣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  
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未可以止  
乎桓公曰不然士傲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

國外集卷之十四

四

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祿爵吾庸敢傲霸王乎  
遂見之不可止君子謂桓公能為國矣內行雖不  
修霸不亦宜乎是故王能下士則王霸能下士則  
霸公卿能下士則德業聞於天下若佞倖是親姻  
姬列於臚仕比周競進國之亡無日矣又何治安  
之足圖哉

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也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  
入及加之砥礪利其鋒鏑則水斷蛟龍而陸剽犀  
象不難也明鏡之始下型也矇然未見形容也及  
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鬚眉毛髮可得而察也玉堅

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磬儲之功也木直中繩  
揉以為輪其曲中規槩括之力也夫人心之虛靈  
非若唐碧直木也非若銅鐵之堅厲也彼以磨礪  
槩揉皆足以成器而况於人乎是故君子博文以  
廣識約禮以修行去其偏駁全其神明則可以治  
人可以宰物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而天下之  
能事畢矣

或曰今天下弊矣隣里相盜親戚相暴父子兄弟  
不相恤也亦何道以拯之石祁子曰古有言倉廩  
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故救弊之道

國外集卷之十四

五

亦在富之而已矣方河決而陸沉也父子兄弟相  
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  
世樂志平見隣國之人溺則哀而援之矣况親戚  
乎故身安則恩及隣國身危則忘其親戚非其性  
之有變也所遭則然也故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  
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故欲民之  
興行亦在富之而已

趙襄子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  
有士曰臆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  
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

也。邾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君子曰趙襄子其善任人矣。語曰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故治宮室者擇大匠大匠之所舉為匠氏者其主弗與也。合燕享者擇大庖大庖之所舉為庖人者其主弗與也。既擇所任而又擇任者之所舉不亦勞乎。

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者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六

後曷為其不易也人有言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二帝三王莫不由此道也何獨桓公為然哉是故百畝之田而委之農師百圳之園而委之園師非忘樹藝也無所自用其力也然則無逸之訓非與曰任人而逸為治之要也所其無逸儆畏之心也不得其人而逸國之亡無日矣

為天下國家者莫大乎男女之別男女者君臣之所由以義父子之所由以親者也國之所由以治所由以亂者也是故文王化行而游女變為喬木孔子為魯司寇而甲女別於途公慎氏出其妻凡

天下之民莫非君之子也父母之于子也莫不願其貞莫不戒其非貞以為不如是無以別於禽獸也。墻茨之戒鶉奔之譏豈其不嚴於訓乎。後之有國者私姦之禁非不設也。乃謫民為倡而編之樂籍領之伶官使之為市以取貨人其衣裳而犬羊其溷也。此豈為民父母之道哉。至有名臣節士亦縱情於聲妓之場其視禮義之坊猶之弁毛上梗也。先王九伐之法而行也。茲其不為首僂乎。誠能罷免倡樂驅而為良則人道以立而教化可興矣。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七

將往往而見壘是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嘻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况群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上雖兼於罪鐸為之夫順令以取容者眾能之而况鐸與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矣。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君子謂趙有三善矣。尹鐸存憂虞之戒以悟君忠也。孫明表諷諫之旨以釋怒直也。簡子善便國之圖

以行賞明也有此三者趙之強不亦宜乎

君者萬民之長虎若百獸之長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君人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終於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至於見劫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如為人臣者無刑德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八

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大亂將作在稷將傾豈特劫殺之禍而已哉

獵者愛狗豢以肥肉非不惜肉也為其可以得獸也御者愛馬飼以美粟非不惜粟也為其可以致遠也惟人亦然醫者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其惡之甘也為其可以取貨也將者撫循其軍救死扶傷視如嬰兒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可以克敵也惟士亦然解衣衣之推食哺之甚者適館而饗過問而式甚者號為太公稱為仲父以君王之貴而詘於匹夫之賤豈其不知自重哉為其可以謀王斷

國而成不世之功也如草芥視之而欲大其國也是瘠其狗而使之獵餒其馬而使之馳也欲以得志不亦難乎

小人之害君子也非直肆其凶暴也竄端匿跡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眩惑人之心者也諛言似順佞色似和遜美似譙然諾似信日漸月漬而不知其入人之深也毒惡既成以時致螫比君子之覺之也而已墮其術中矣欲無及於禍得乎今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一奮即成擒矣使狐瞋目張喙先見必殺之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九

勢難必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而可不慎乎

趙簡子出而御車見車席恭美謂左右曰夫冠雖敝頭必戴之屨雖新足必履之今車席恭美吾將何僑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石祁子曰簡子可謂善為國矣夫儉德之共也奢惡之大也是故茅茨土階堯之所以聖也瓊宮瑤臺紂之所以亡也漢文帝以綿衣後宮宋仁宗以漆為唾壺此皆盛德之主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潔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

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鄰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鄰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鄰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鄰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嗟乎今之守官者皆為左右治而不為其君治也雖有西門豹之言亦何以自通於殿陛乎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十

齊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若鹿門稷者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臣民必匱乏於下官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石祁子曰君制命者也民寄命於君者也生則生之殺則殺之安則安之困則困之故君節其衣則天下無寒民矣君節其食則天下無餓民矣婚姻以時則天下無鰥曠者矣區區官女之出亦何為乎

國有四患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嫡之子此四者國之所以危也秦之李斯漢之王莽此疑君之相也殷之崇侯虎秦之趙高此疑相之臣也周之褒姒晉之驪姬此疑妻之妾也周之伯服晉之奚齊卓子此疑嫡之子也此數君者不幸則國亡幸則國亂故曰並后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十一

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是故君臣殷憂邦未有不興者也君臣淫縱邦未有不喪者是故酒池肉林可以亡殷卧薪嘗膽可以霸越桓公無忘射鈎之難而興齊二世極意阿房之樂而滅秦徽宗逞欲於艮嶽之管身為奴虜南渡君臣縱情於燕安之毒社稷為墟豈非萬世之炯鑒乎人之所患乎人者有三上焉者患人以人其次患人以言其次患人以事小人則貨財而已矣故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非馬之不足貴也伯樂得而馬不可勝用矣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非劍之不足寶

也歐治得而劍不可勝用矣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賢聖之人非地之不足重也賢聖之人得而地不可勝治矣是故湯不求廣地而求得伊尹文王不求廣地而求得呂望此其所以興也秦政不求得人而求代周項籍不求得人而求代秦此其所以廢也

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惟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室而心不能知治天下者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而欲以一人之耳目心智周之不亦難乎故以天下之目視則明無弗見矣以天下之耳聽則聰無弗聞矣以天下之心知則

聖賢外集卷之十四

十三

智無弗達矣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大棨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允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炎箕作臼秉雅作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臣彭作醫臣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神而弊耳目哉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而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是故臣有諫之而不諫有不諫而諫者君有聽之而不聽有不聽而聽者此聖人所以貴遇主於巷也

聖賢外集卷之十四

十三

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夫甲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此者也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太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弗知也石祁子曰夫君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也食患其弗適於口也衣患其弗適於體也故民有飢者君為之不舉民有寒者君弗敢藻其服樹桑畜牝凡以子之也今夫內治之不修德威之不競不能衣人以衣而惟衣人以甲也惡在其為民父母哉人之將病也不嗜食國之將亡也不嗜賢病非無

甘旨也胃不能納而至於死國非無賢人也君不能  
能用而速其亡理亂當得忠貞反得奸佞而用之  
亂乃滋甚非賢無益也治病當得良藥反得繆劑  
而服之病乃增劇非藥無効也殷之將亡也而崇  
侯虎速之秦之將亡也而李斯速之漢之將亡也  
而董卓速之晉之將亡也而桓溫速之隋之將亡  
也而麻叔謀段達速之唐之將亡也而李訓鄭注  
速之宋之將亡也而賈似道韓侂胄速之此皆繆  
於用藥之禍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十四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  
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  
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  
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人有言曰犬豕可豢  
而神龍不可豢神龍不食於人故也鷄鶩可籠而  
鳴鷄不可籠鷄鶩食於人故也故食於人則為翟  
璜不食於人則為段干木有欲與無欲故耳世有  
工佞諛以投餌結宦寺以掩慝賄女謁以伺私甘  
譴辱以固位吮癰舐痔猶且為之而欲主之無輕  
惡可得乎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

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臣比  
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  
多不當曰是何能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  
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隣國不服賢良不舉曰  
是何能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  
也居三年而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  
之對曰中山次之夫天生民而令有別人之所異  
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  
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  
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十五

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  
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對曰君次之威公乃  
懼求國之長者得義時田邑而禮之得史麟趙駢  
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  
終君之身乎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  
言之七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  
覺而周分為二是故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用賢則  
興不用賢則亡國之常數也

趙簡子朝而謂群臣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  
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

人甲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不忍君之醜也而  
 忍君之過也鐸也不忍君之過也而忍君之醜也  
 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  
 人中恐君之不變也君子謂簡子誠賢主矣主賢  
 則臣言刻主不賢則臣言甘刻則不便於一人而  
 便於國家甘則不便於國家而便於一人故欲國  
 家之理亂觀於進言之甘苦而可知也  
 庖人作美饌以享賓客賓客之樂之也謝主人而  
 不謝庖人匠氏作美室以宅家衆隣里之觀之也  
 譽主人而不譽匠氏故善為天下國家者以人臣

國外集卷之十四

十六

之善為善天下後世不歸美於人臣而歸美於其  
 主明君哲辟由此其選也昔衛靈公天寒鑿池宛  
 春諫曰天寒起役將無傷民乎公曰天寒乎宛春  
 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殿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  
 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  
 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  
 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  
 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  
 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以此見之曰春也而善  
 於寡人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君子謂靈公可

國外集卷之十四

十七

謂知君道矣君也者無任而無不任者也無能而  
 無不能者也故鏡其美惡行其賞罰而已矣何必  
 自用其智自私其善而可以有譽於天下後世乎  
 桓公將飲管仲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而召之  
 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  
 鮑叔隰謂追之及管仲於途而返之公曰寡人齋  
 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  
 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聞之沉於樂者治於憂  
 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荒於國家者  
 危於社稷臣是以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為樂也仲父年長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  
 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  
 善終者也三王之後失之非一朝之萃君柰何其  
 偷乎管仲出公以賓客之禮送之景公之時霖雨  
 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命柏遽巡國致能歌  
 者晏子徒行見公曰百姓老弱凍寒不得裋褐飢  
 餓不得糟糠四顧無告而君不恤日夜飲酒致樂  
 不已民無樂有君矣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  
 而去公驅而及之康內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寡  
 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

之幸存寡人也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差其貧富而給之布縷粟米薪燎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肝肉吏告畢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君子曰管仲晏子可謂不從君於昏矣明主懷百年之憂而忘一日之樂昏主耽一日之樂而忘百年之憂比干之諫不容於紂而二子之諫見聽於君遇使然也

為國者莫患乎有壅救弊者莫先於去壅是故百廛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觝牛以有壅也善賈者不壅其貨善田者不壅其禾善養生者不壅其氣善導水者不壅其泉至於為治而可以壅其賢乎是故去讒遠色明目達聰衢室之間總章之咨一饋十起一沐三握皆所以防壅也彼周王之使監謗者鄭人之欲毀鄉校是惡其壅而窒之也庸將愈乎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有材而無匠猶無材也有臣而無君猶無臣也是故舜非堯無以敘百揆禹非堯無以定九州傳說非高宗無以成中興周公非成王無以興禮樂蕭曹非高祖無以興漢房杜非太宗無以興唐此

已事之明徵也然則有君而無臣則如之何曰古之為治者未始借才於異代臣之不得猶夫無君也是故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君子之取於世也常薄而其積於身也常厚故一藝足以成名然而眾藝無焉一長足以媒仕然而眾長無焉是故在家則治在官則治在邊鄙則治在朝廷則治在軍旅則治在俎豆則治可大可小可遠可近可崇可卑可簡可繁以其為之者素也小人則不然得此而遺彼舉一而廢百以其為之

者不素也今夫羅之張也以待鳥也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若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甲之被也

也以備矢也而中矢者甲之一札也若為一札之甲則無時不傷矢矣是故君子之處世也以有備勝無備以有餘待不足仕之患有三而疾病不與焉榮孽卿之祿嗅驕君之餌此一患也佞諛以首容比周以固位此一患也干戈生於談笑陷阱設於盤厄此一患也昔太宰子未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執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未辭官而歸其僕曰楚



太宰未易得也辭官而去之何易也子朱曰令尹  
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矣明年伏郎尹而答之  
三百世之人主往往以爵祿驕其臣少不適則呵  
怒之無已則謫譴之無已則戮辱之刀鋸在前而  
猶不知所以自靖也欲無及得乎

君人者利人則天下歸之靡人則天下畔之故撫  
我則后害我則讎后與讎無定主而撫與害有常  
應也今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  
易錢以資之非愛庸客也欲其力耕而豐殖也庸  
客致力而疾耕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欲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三

其美食而資錢布也家之有嬰兒也父母養之而  
簡長而相怨供養薄於父母父母怒而誚之子父  
至親也而或誚或怨者以所以養之非其養也是  
故人君利人則為主庸之相養人君厲人則為父  
子之相棄

趙簡子沉鸞傲於河左右請其罪簡子曰吾嘗好  
聲色矣而鸞傲致之吾嘗好官室臺榭矣而鸞傲  
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傲來之今吾好士  
六年矣而鸞傲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誦善  
也是以誅之君子謂簡子能以理督責於其臣矣

夫君表也而臣則其影也君範也而臣則其器也  
直木無由影欹範無端器理之恒也故君好聲則  
師曠子野至君好色則毛嬙曼姬至君好官室臺  
榭則公輸王爾至君好良馬則黃戎盜驪至君好  
善御則王良造父至君好士則伊傅周召至惟以  
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  
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成  
盛治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三

說林十五

物理林

天道曰負地道曰方方者主幽負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厲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

芝園外集卷之十五

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蛇騰火上燭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闕而日月食鯨魚死而慧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隊而渤海决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

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負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嵐氣多孽林氣多瘡木氣多僕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壩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耐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饜食草者善走而愚食

芝園外集卷之十五

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竒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精惟通道者能原本之

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中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羸孟冬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

失政九月霜不降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  
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  
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  
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  
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霜霜十二月失政六月  
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  
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  
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  
山之雲也為草莽水之雲也為魚鱗旱之雲也為  
烟火涔之雲也為波水此言物類之各有所感也

芝園外集卷之五

三

歲欲豐而其草先生養是也歲欲苦而苦草先生  
草蘆是也歲欲惡而惡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旱  
而旱草先生羨藜是也歲欲雨而雨草先生藹是  
也歲欲病而病草先生艾是也歲欲流而流草先  
生蓬是也此言物理之各有所兆也石瀆子曰天  
之休咎也善惡恒以類徵世之否泰也灾祥必有  
先見觀於此而可知也

蛇化雉雉化蜃鱗化蛟蟻化駒魚化龍龍化魚鼠  
化鴛鴦化鼠龍化蛇蛇化龍雀化蛤蠹化蝶鳩化  
鷹鷹化鳩此以形類化者也絮化萍苓化龜橘

杏莧化驚樹化个稻化菴蔬化蝶腐菌化  
蜂腐草化螢濕麥化蛾朽木化蟬此以氣類化者  
也孤化男雌化雄蔡化龜星化肉慧化胡青化人  
雨化血地化毛此以灾異化者也杖化龍身化鳧  
人化羊星化豕井化酒几化麕祀化犬米化丹墨  
化雨此以妖術化者也形類也氣類也灾異也天  
為之也妖術則人也天之化常有而人之化不常  
有天之化十八九而人之化十一二或曰聖人何  
以不化曰詩書禮樂典章刑政莫非化也聖人之  
化神於道而術士之化神於妖

芝園外集卷之五

四

鴟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烏得食而反哺鷄  
見食而呼群鷓鴣不殺麒麟好生此物之有仁者  
也鷹能觸邪鷹不擊伏鶻縱媛爪之禽隼釋懷胎  
之鳥鴛鴦思偶而死獾赴類而斃此物之有義者  
也豺祭獸獺祭魚蜂蟻必宗其君睢鳩不亂其匹  
羔飲乳而必跪其母雉鳴鳴而必推其雄此物之  
有禮者也狼卜食向虎奮衝破蛇蟠向壬鵲巢面  
歲燕伏戊巳蝠忌庚申狨自斷其尾麝自決其臍  
群鹿環角而外衛羴羊懸角而木棲鴛鴦畫印而開  
穴鷓鴣步而發蛇雁設奴而警察鷺傲絲而啄

蟬鳴隱葉而捕蟬蜘蛛布網而籠蟲蚱蜢相禁蛇虺  
蟻轉九溪驚勅邪蝶蕨祝子孤聽水鷓知雨此物  
之有智者也玄鳥以春分來以秋去丹鳥以立秋  
來立春去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以立春鳴  
立夏止此物之有信者也

大魏歸之山有草曰狼狼服之不夫放阜之山有  
木曰蒙木服之不惑苦山有草曰無條服之不瘦  
牛首之山有草曰鬼草服之不憂翼望之山有獸  
曰謹服之已瘴服帶其毛尾也青丘之山有鳥曰灌灌佩  
之不惑佩亦服基山有獸曰搏訖博施佩之不畏

芝園外集卷五

五

憲翼之水有龜曰旋龜佩之不聾扭陽之山有獸  
曰鹿蜀佩之宜子孫招搖之山有木曰迷谷佩之  
不迷錢來之山有獸曰羝羊可以已腊斂松果之  
山有鳥曰鳴形渠可以已曝斂皮甘棗之山有草  
曰擇可以已膏有獸曰難那可以已瘦脫危之山  
有草曰植楮可以已瘋霍山有獸曰肫肫肫肫反  
以已憂招搖之山有草曰祝餘食之不饑上由  
山有鳥曰當苞食之不眩陵陽之澤有魚曰  
食之不味帶山有鳥曰鷓鴣食之不疽吟水  
曰鷓窠食之宜子小隱之山有草曰蒿草人

芝園外集 卷一五

志之脫之山有草曰條食之已疥阜塗之山有鳥  
曰數斯食之已癩陽山有獸曰領胡食之已狂英  
山有鳥曰肥遺食之已癩諸毗之水有魚曰滑魚  
食之已疣天帝之山有鳥曰櫟食之已痔崑崙之  
丘有草曰賞草食之已勞譙水有魚曰何羅食之  
已癰蔓聯之山有鳥曰鷓食之已風單張之山有  
鳥曰白鶴夜食之已噬痛比噐之山有鳥曰鷓般  
鷓冒食之已暘陽華之山有草曰諸蕒食之已瘡  
此皆物之有利於人者也蟠冢之山有草曰膏蓉  
食之無子雁門之水有魚曰鮪鮪沛食之殺人鈎

芝園外集卷五

六

吾之山有獸曰狍咆鴉能食人鹿吳之山有獸曰  
蟲雕能食人菜山有鳥曰羅羅能食人邽山有獸  
曰窮奇能食人此皆物之為厲於人者也  
空桑之山有獸曰軫軫見則天下大水崇吾之山  
有鳥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教岸之山有獸曰天  
諸見則其邑大水玉山有鳥曰胜姓遇見則其國  
大水崦嵫之山有鳥曰自號見則其邑大旱渾夕  
之山有蛇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姑逢之山有鳥  
曰徹徹徹見則天下大旱令丘之山有鳥曰顛顛  
見則天下大旱蛇山有獸曰他巴狼見則有兵鹿

五八五

其之山有鳥曰鳧後見則有兵歷石之山有獸曰  
梁渠見則大兵小次之山有獸曰朱厭見則大兵  
礮山有鳥曰絜鈞見則其國多疫火山有獸曰蜚  
見則天下大疫復州之山有鳥曰鼓鍾見則其國  
大疫樂馬之山有獸曰狻見則其國大疫拒山有  
獸曰狸刀見則邑多土功盧志之山有鳥曰鷲  
鵠見則國多土功獄法之山有獸曰山獬見則  
天下大風凡山有獸曰聞麟見則天下大風耿  
山有獸曰朱孺見則其國有恐景山有鳥曰酸  
與見則其邑有恐餘我之山有獸曰狢徐仇余見

芝園外集卷之五

七

則螽蝗為敗堯光之山有獸曰猾褻懷見則縣有  
大徑章義之山有鳥曰畢方見則邑有譌火拒山  
有鳥曰鵠見則縣多放士礮山有獸曰狻彼見  
則國多狡客此皆物之兆灾者也丹穴之山有鳥  
曰鳳凰見則天下安寧女林之山有鳥曰鸞見則  
天下安寧欽山有獸曰當康見則天下大穰泰器  
之水有魚曰文鯨見則天下大穰玉山有獸曰狡  
見則其國大穰此皆物之兆祥者也  
泰豆氏授御於造父先教之趣造父學之三日盡  
其巧泰豆嘆曰子之敏若是哉凡御亦如此也

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  
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胃臆之中而  
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  
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  
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  
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  
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  
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  
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  
夷視之一也於乎馬異類也民同類也順馬之性

芝園外集卷之五

八

以御馬則天下無疲馬矣順民之性以御民則天  
下無疲民矣

石濟子曰甚哉似是之足以惑人也西方有獸名  
曰騶虞其性好生出則天下偃兵入以其文之似  
虎也而遂以為真虎也南方有鳥名曰昭明其性  
好亂出則天下交兵入以其羽之類鳳也而遂以  
為真鳳也故王莽之謙恭似周公矣而終以居攝  
篡漢安石之經術師孔子矣而終以新法禍宋

石濟子寢而夢有人謂之曰子知夫蟻螻乎忽然  
而起忽然而滅忽然而聚忽然而散視之甚從矣

人之起也城也聚也散也亦猶是也蟻蝶其細者  
不見夫傀儡乎忽然而出忽然而入忽然而喜忽  
然而悲視之甚促矣人之出也入也喜也悲也亦  
猶是也傀儡其細者不見夫流潦乎忽然而來忽  
然而往忽然而盈忽然而涸視之甚促矣人之來  
也往也盈也涸也亦猶是也流潦其細者不見夫  
日月乎忽然而升忽然而沉忽然而明忽然而晦  
視之甚促矣人之升也沉也明也晦也亦猶是也  
石瀆子覺而悟曰善哉喻乎吾之有身也陰陽之  
氣也忽然聚而為入久且將復還諸天地非吾有

芝園外集卷之五

九

矣而况祿位名利身外之物乃欲固守而有之不  
亦惑乎昔石戶之農入海而讓天下王子搜逃丹  
穴而讓國顏闔避魯君之徵屠羊說卻楚王之賞  
蓋皆不以身殉富貴者也

海上有魚名曰烏鰂謂烏之喜於啄腐也浮而出  
之於波鳥果以為腐也而啄之乃以鬚搗烏足拽  
而沉之飽其肺肝焉故又曰烏賊見漁舟至即吐  
墨溷水以自蔽漁見其溷也以為有魚也而捕之  
幾弗得矣夫此一微物也詐足以賊物而不足以  
備身惜哉

雀性好淫名飲器為爵所以為飲戒也鳩食多  
刻老人杖為鳩所以為食戒也鵲行不良借其字  
為冒履之曷所以為行戒也鷲性耿介畫其形於  
衣所以為節訓也飾鳥以饗饗食之戒也飾篋盤  
以龜庶之勸也

飾羊以為虎其皮則虎也而其性則羊也接梅以  
為桃其實則桃也而其味則梅也是故色厲者不  
免於內在而論薦者未必為君子

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萬石之鐘不可以合舞註  
之良也析之而司爨則不如赤棘矣蘭之香也刈

芝園外集卷之五

十

之而飼牛則不如生芻矣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  
函食也不如簞犧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也不  
若黑螻

魚懷珠而鱗紫鹿戴玉而角斑含其美以自澤也  
蓬依麻而自直鳶附木而升高取諸物以自輔也

君子與小人處則小人勝而君子不勝一善噬而  
一不善噬也小人與小人處則必比而不相害非  
其性之忘噬也各忌其爪牙毒螫而不敢發也故  
蟾蜍食蛆蛆食蛇蛇食蟾蜍三物相值莫敢  
先動是亦騎虎之義不得下也

新鬼大而舊鬼小信閔之所以逐祀也外蛇勝而內蛇傷突忽之所以相殘也射豕見妖而傷股以斃戮彭生之殃也夢厲訊巫而卒不食新滅同括之崇也夢人叫天而被弑已氏殺渾良夫之應也進食吞蛭而宿疾得愈活宰夫之報也夢蘭而得君福之徵也夢牛而滅嗣禍之兆也

或謂至信之感豚魚德政之格猛虎馴雉之異珥蝗之祥其事若茫昧然者而君子亟稱之何也曰是何足異乎其尤有異者則信陵君之僂鷄童恢之誅虎是也信陵君方食有鷄逐鳩鳩逃案下鷄

芝蘭外集卷之十五

十一

去而鳩出鷄逐殺之信陵君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鷄所得吾負之捕得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聲捕得鷄三百以奉信陵君恐僂及無辜也乃案劔而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而盡放其餘名聲布天下後漢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出而祝虎曰天生萬物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殺人當垂頭服罪否者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遂殺之其一向恢鳴吼踊躍

自奮即令放釋由此觀之孰謂鳥獸之不可格哉是故伯趙禽之至微者也而技人能擾之以鬼弄虵蟬虫之至微者也而眩人能教之以行陣魁魘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觝之戲王孫之詭秘也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其於小技則然而况德政之感通又何恠也

騏驎騶駼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鳴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援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此勢之各有所借也

芝蘭外集卷之十五

十一

攻金者不能治石墉墳者不能鑄鐘漆者不畫鑿者不斷此業之各有所專也

崑崙上薄穹窿下蟠厚地妖中恠木之所蕃陰雲夏雪之所積仙靈蟄藏而寶藏興發跋行喙息翹肖蠕動之類不可殫而記也滄海之波瀾洞浩漾黃流浴日怒沫春天萬川不能增其尋文尾閭不能洩其一勺非不破舟殺物也而蛟龍龜鼉之屬蟻聚而蝨息焉以其有所隱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鉞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驚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田不生五穀

山不游麋鹿以其無所隱也

螺蟲之衆也而不能無蛇虺毛蟲之衆也而不能無虎豹此天地之珍氣也然置蛇虺於藪澤置虎豹於山林此天地之義氣也今夫小人之生亦物之蛇虺虎豹也顧所以置之何如耳若寵之以祿秋委之以要津是以虎豹蛇虺而置之於通衢也能無啣而螫乎

烏謂鵲曰吾與若形色同也飲啄同也巢居同也子之所之人無不喜而吾之所之人無不惡其故何也鵲曰亦惡子之聲耳夫好祥而懼灾人之情

芝園外集卷之十五

十三

也吾之鳴也率多兆吉而子之鳴也率多兆凶是以惡子如欲免焉蓋時其吉而鳴之乎烏如教而往又復見逐投之瓦甌幾折翼焉烏返而怨鵲也曰甚矣子之誑子也鵲曰何誑烏語之狀鵲曰子諉矣子之素也鳴必兆凶而乍以吉往人安能遂信之無已則更鳴而可乎

姻謂雀曰甚矣子之栖栖也而食官倉之粟啄野田之禾五尺童子臂機彈而隨之睥睨側行什發而中四五焉獨奈何以如丸之腹而自喪其軀乎

歟謂姻曰子非有求於食者也飽清風飲甘露

芝園外集 卷一五

振子之文綏而逍遙於埃壘之表斯已矣而乃終日嚙嚙於柳葉之間使無賴為娛者以子足圖也拈竿而累垓疑神而撥之十而中八九焉孰愈於栖栖以蘄食者乎蠶又謂蜘蛛曰子之腹枵然大也利害宜知之而乃張如輪之網結比目之文而胃之於簷楹之間撼之則搖觸之則斷而承蜘蛛者以爾為具也乍成而倏毀併其身而撲之非作偽而心勞者耶蠶又謂蠶曰子知彼之無用而為子之有用似矣然盈寸之軀所需幾何而乃偏者乎桑之葉養於婦人之手纖纖而累之宛轉而營

芝園外集卷之十五

十四

之而殺身以為報即黼黻玄黃庸詎知其文乎海燕聞而咲之曰雀之以食為崇也蠶之以不食為崇也蜘蛛以無用之巧為崇也蠶以有用之巧為崇也皆不知隱身以遠害者也不自病而病物益惑矣蠶宅木之心而飽其脂膏自以為太山之安而不知實腐而幹傾也震風從而折之又將安所於庇乎

廣廈闔屋連房通闈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西施毛嬙閭姬曼姬人之所愛也魚見之而避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竊木

五八九



羅縵冠冕佩玉人之所華也彌猴服之而駭高山  
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洪濤  
大壑積水重泉龍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惡草  
瘴波妖雲毒霧龍蛇之所宮也人觸之而斃迴谿  
峭岸峻木尋枝援穴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彼以  
為樂而此以為憂也彼以為危而此以為安也於  
乎非聖人孰能盡人物之性乎

馬以致遠牛以負重鷄以司夜狗以守門因其性  
也埏埴以為器窰木以為舟鑄金以為鐘鑠鐵以  
為刃因其質也陸處而耕水處而漁山處而樵谷

芝園外集卷之五

十五

處而牧因其地也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  
山之用藁因其勢也

歐冶風胡干將莫邪所操各異其于善劍一也伯  
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于知馬一也汲水  
救火或以瓶盎或以盆盂或以斗杓或以甕甔盛  
水各異其於滅火一也伐木取材或為輪輿或為  
梁柱或為柁舟或為什器所用萬方其於適用一  
也

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以不動而用動也  
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類應以無聲而使有

聲也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賤者勞而貴者逸  
也作樂者黃鍾疏而衆音繁卑者疾而尊者舒也

定制者徇禮而不徇情故弁冕袞裳可服而不可  
好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疏越一唱  
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致用者貴實而不貴名故  
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昆吳太阿乘馬者期  
於千里而不期於黃戎盜驪鼓琴者期於鳴廉蔭  
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

芝園外集卷之五

十六

木茂枝非為飛鳥也而飛鳥集焉大江淵海非為  
蛟龍也而蛟龍藏焉

良馬啗粟一石飲泉一斛非潔清即不受介而馳  
初不甚疾也行百里而始奮迅行五百里而不起  
塵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  
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君子以之天下焉  
者日食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  
安踴躍疾驅百里力竭汗喘欲斃此其寡取而易  
盈好逞而易窮駕駘之才也小人以之

堂谿公謂韓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

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千金之玉卮至貴也而無當不可以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賢莫盡其術矣石濟子曰堂谿公之言蓋專以諷昭侯也究而極之細人而忠信其不漏之瓦器乎高貴而詐譏其無當之玉卮乎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

芝園外集卷之十五

七

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工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悅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石濟子曰君子之進君子非以植黨也而卒至於相濟志乎公也小人之引小人本以樹援也而卒至於相讎志乎私也是故善樹者以國不善樹者以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

之陰蟻壤一寸而仍有水乃掘地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石濟子曰耳目心志聖人與愚人一也一為聖而一為愚一善師而一不善師也是故神農之治病也師於草禹之治水也師於水后稷之樹藝也師於苗太公之制陣也師於鳥獸法天下而傳後世豈自用其智而能之乎彼管仲隰朋知其細而不知其大則是霸而已矣

芝園外集卷之十五

六

芝園外集卷之十六

說林十六

記述林

一書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易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故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豕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豕之材即易之象也爻之效即豕之材也始終本末一以貫之矣如需之言頌也而六爻之中須得其地與時則吉不得其地與時則凶比

芝園外集卷之十六

之言親也而六爻之中比得其人則吉比之匪人則凶豫一也而六爻之中當豫而豫則吉不當豫

而豫則凶頤一也而六爻之中養得其正則吉養失其正則凶咸一也而得感應之常則吉失感應

之常則凶遯一也而遯以其時則吉遯失其時則凶漸一也而進得其所則吉進失其所則凶艮一

也而止其所止則吉止非所止則凶推之六十四卦莫不皆然執是以求之則易之大義其庶幾乎

伏羲之易至文王周公而始明文王周公之易至孔子而大著闡造化之秘極人事之變類萬物之

情於繫辭乎盡之矣此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終違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而歐陽子乃以繫辭為非聖人之書吾不知其何說也

十翼孔子之所以解經者也故學易者求之十翼而已矣其有未備者推類以通之而已矣如頤之豕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豕養人與自養言之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言養人之貴正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言自養之貴正也先養人而後自養者頤以養人為義也然自養其本也故曰自求云耳

芝園外集卷之十六

二

今本義以觀頤為所養之道自求口實為所以養身之術而大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遂折而為養德養身之事殊不知養德養身其實一也皆所以自養也折而二之非經文之旨矣故學易者亦先求之十翼而已矣

讀二典三謨則知禹之治不如堯舜之化矣讀湯誓泰誓則知武王之伐不如湯之放矣五子之歌其夏德之衰乎盤庚其殷道之衰乎呂刑其周道之衰乎

以又言之唐虞三代其以世而降耶蓋典謨之文

明白易知夏商承之至盤庚而始晦至周而大晦矣以治言之唐虞三代亦以世而降耶蓋堯舜之治專務德化禹猶繼之至商而禁興至周而禁密矣

詩小序不知何人所作然源流之所自蓋遠矣但傳授不能皆真而詞旨時或小舛子朱子見其然也而率以義理駁正之雖疏釋詳明而戾于本旨者亦多矣是何也傳舊者事多真而久或訛失者十而一二矣億斷者理雖精而事則否得者十而一二矣如執此而廢彼豈為善學者哉

芝園外集卷之六

三

小序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而朱子以為婦人之詩極詆小序之失今觀其詩有曰教遊曰威儀曰奮飛此豈婦人之所以自咏者耶詳其詞旨其為仁人不遇於君而怨小人之見擯蓋宛然可見也傳者且不可據而不傳者又何以為信乎

邶鄘衛鄭之風朱子率以淫詩斷之其言曰夫子放鄭聲而正雅樂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三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桑中之詩是也故凡考証未審詞旨可疑者

謂之淫風竊意夫子所惡於鄭衛之聲者蓋民間流傳之音而非剛定之詩也如其繫在所墮也則如定之方中瞻彼淇澳與緇衣羔裘之篇竝以為淫風而棄之乎必不然矣而乃悉目之於二十一

芝園外集卷之六

四

篇三十九篇之中不已過乎今考小序曰桑中刺奔也氓有狐刺時也於詩意固無舛也於蝮蝮則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今未有以見其不然而直謂刺淫奔之詩何與於木瓜則曰美齊桓公封衛之功而衛人欲厚報之蓋其意誠無窮也而或乃以衛未嘗有瓊瑤之報為疑亦以為男女相贈答之詞又何與於風雨則曰思君子也夫世亂而思君子宜無所不至故曰賢賢易色安得以詞之狎昵為疑乎於子衿則曰刺學校廢也夫學校廢而思多士亦宜無所不至故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安得以為詞意儂薄而不類乎夫史之闕文夫子所慎而傳信傳疑經生之準豈古昔之所傳者皆非而盡以義理億斷者為是乎故吾之於詩傳也有信有不信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任爾今考其詞代檀為車而實之河干正言君子  
被擯而不得仕也不藝而得禾不獵而得獸正言  
小人無功而受祿也未言君子之不素飡正以深  
刺小人之素飡也今如集傳之意則文義自不能  
通而詩人之旨悔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故其詞曰邦家之基曰邦家之光曰民之父  
母蓋深慶之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  
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故其詞曰菁菁者莪喻人  
材之盛也曰我心則喜曰我心則休深以為慰也

芝園外集卷之六

五

亦非槩為燕饗之詩也

胡文定春秋傳為宋高宗而作也故其義一以尊  
君卑臣內夏外夷為主其有不能通者亦強而合  
之曰美惡不嫌同詞曰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  
大美惡存焉蓋至是而聖人之意鑿矣然詞嚴而  
義正事核而氣充宋之文吾必以是為首選乎

莊二十有九年紀叔姬卒文定以為病紀侯非也  
紀亡矣侯既卒矣又何病乎說者曰叔姬不為國  
亡變其所守而待盡于鄆春秋特錄之以勸後世  
是也以此坊民猶有儷體宸居國亡不能死而

身於夷狄如晉惠后之為者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  
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  
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於是因史記而修  
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  
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自褒貶凡例  
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  
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  
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其事也故國以罪  
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詞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

芝園外集卷之六

六

別也今必曰以其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  
又遁其詞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此記事之常否  
則闕文也今必曰以其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  
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詞是  
則不以義理求聖經而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  
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  
凡例耶其以正次王王次春者以天子上承天道  
下統諸夏也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  
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名實昭章皆天子之事  
而天之為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知如

優戲之說隱已為不可况又於褒貶生凡例耶以例求春秋皆逆詐億不信之心而謂聖人為之乎春秋之法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直書其事而善惡是非欲掩而不可掩斯之謂實錄也如曰加某字以貶人又削某字以貶人加某字以褒人又削某字以褒人則聖人之作經幾於舞文弄法之為矣且七十子之徒親炙門墻尚有不知聖人之意者若正名之言子路猶有惑焉今乃欲以不明之意示千百世之人而使人各以所見求之豈光明正大垂訓於人人者乎

芝園外集卷之六

七

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不必皆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即位而桓宣則書即位妾母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不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羸之師則後齊母弟一也而或稱之或沒之天王一也而或稱之或去之此皆凡例之不可通者也惟求其行事之實則其得其失思過平矣

春秋之世其始也王室微而諸侯強故抑諸侯以

尊王室其繼也諸侯又從而夷狄強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尊王也

春秋之書有因魯史之舊文者有聖人之特筆者如計告則書不計告則不書曰鄭公曰夏五及其他會盟戰伐皆因魯史之舊文也如曰成宋亂曰齊侯衛侯晉命于蒲曰夫人孫于齊曰夫人孫于邾曰鄭棄其師曰天王出居于鄭曰天王狩於河陽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聖人之特筆也

芝園外集卷之六

八

或曰桓公宣公皆書有年紀異也何言乎異也大倫既斲谷微塵見國無以為國矣而乃得有年非所有而有之者也君不恤民而天恤之國不宜瑞而天瑞之則是異而已矣子曰不然桓之世日食既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宣之世蝻則書大旱則書日食既則書如以有年為紀異也則將以此數者為紀常乎春秋於無道之國豈專欲其凶災而不欲其豐足也各書其實而休咎微有不容隱者矣

隱公攝位成先志也隱非庶孽桓非正嫡志乎立

桓者惠公之私也隱長而賢桓愛而幼隱不立則無以定國立則非惠公之意故攝也天王致賙考官獻羽皆所以尊仲子也尊仲子所以成桓公之為君也却羽父之請而為莧裘之營公之歸國有日矣而何桓公之不能忍也篡逆之臣惟利是視羽父不足誅矣以怨報德以讒動逆桓之罪可少道乎胡氏以隱為猶豫宜及於禍是責人無已之論也

桓無王而元年書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

芝園外集卷之六

九

督之罪也胡氏之言然乎曰非也衰世無天道而天道未嘗亡衰世無王法而王法未嘗亡其或書王或不書王因史氏之舊文也篡弒之賊不待貶黜而惡自見矣若曰書天道以討其書王法以討其是後世獄吏之為也而謂聖人為之乎如不以討罪之故也則曰王曰正可以廢而不書乎鑿說亂經此其為謬亦甚矣

歸賙歸祿來聘錫命求車求賙逆后歸姬天王之所以交於諸侯者此耳其餘不得而與也是故會盟數而列國之私交盛矣朝覲廢而尊王之典禮

捐矣戰爭繁而征伐不出於天子矣慶弔頻而禮樂不出於天子矣賜爵賜祿賜氏賜族一切擅而行之天王之分其與存者能幾何哉春秋之作其以著王室之陵夷乎其聖人之不得已乎

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胡氏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故晉侯稱爵二年秦晉戰于彭衙胡氏又謂以晉侯為主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則又以王事責晉襄矣前後矛盾此類甚多欲以明聖人作經之意不亦難乎

芝園外集卷之六

十

桓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非所如而如焉者也公薨于齊非所薨而薨焉者也公之喪至自齊非所至而至焉者也葬我君桓公非所葬而葬焉者也天王之失政隣國之失討魯之無臣子胥見之矣

周衰失政諸侯有弒逆者非惟不能討而又聘焉春秋書王臣下聘者八而聘桓公者凡三桓之罪尤著而周之聘尤亟此周之所以不振也

鄭伯不朝天子率諸侯親征從之者三弱國而已又畏齊之比於鄭也不能躬擐甲冑而以微者行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傷之也戰于繻葛

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所以存天下之

也

初與鄭入許者齊魯也以許與鄭者亦齊魯也既

而謀定許者又齊魯也魯本與突許實怨鄭定許

所以撓忽也撓忽所以翼突也方突之未出也宋

有所責而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而又欲

納之魯既以鄭伐宋既又與宋伐鄭或合或讎反

覆皆私也故曰春秋無義戰

或譏魯莊公不能復父之讎或譏公不能防閑其

母夫子而制母事之難為也以弱讎強力有所不

足也是猶可說也惟夫以昏姻之故一年之間親

如齊者再盟齊者一遇齊者一何若是之僕僕乎

納幣逆女皆以身親之矣比其至也又使大夫宗

婦用幣以覲遠禮越制以為媚悅無所不至曾不

念文姜者何國之女乎桓公之弑也以何地何人

乎忘不共戴天之讎而甘心於伉儷之好有人心

者忍為之哉卒之哀姜通于慶父叔牙公沒而謀

篡二世殲焉雖賴季友柄國社稷再安而季友之

後為季孫叔牙之後為叔孫慶父之後為孟孫三

桓擅政祿去公室而魯不復振則莊公為之也

史氏之言曰齊桓公與蔡女戲舡中夫人蕩舟桓

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

弟桓公怒而伐蔡以事揆之此殆不然自莊公十

四年荆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易世不通中國者

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于鄭蔡鄭者楚

道之衝而華夷之門戶也攘夷尊周桓公方有事

焉不得鄭無以攻蔡不得蔡無以及楚蔡得而楚

之四封震矣故包茅一問而楚詞遂屈兵不血刃

而方張之國懾如鳥鼠使諸侯不復携貳而中國

不淪於左衽者皆邢之師為之也其云怒蔡蓋因

史之誤耳如徒以一婦人之故而興師則諸侯何

處合從而強楚何處屈服乎桓公圖霸必不若是

之拙也

周惠王愛其子叔帶將易其世子鄭故齊侯合八

國之君會于首止以定王世子惠王不悅使周公

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

伯聽之逃歸不盟說者謂首止之盟齊侯從義不

從令也逃歸鄭伯從令不從義也桓公合諸侯二

十餘年僅能服楚於召陵鄭伯一逃楚即滅弦若

鄭文者不特桓公之罪人實天下之罪人也及諸



侯合兵以討洮之會鄭乃乞盟春秋於其叛書也於其來書乞賤之也

僖十有四年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趙氏曰季姬不繫於國內女之未嫁者也蓋期鄆子于防而鄆子遇之也使鄆子來朝以請昏于已故明年而季姬歸于鄆如其意也始遇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耻終歸于鄆而公不止嗚呼淫風流行桑中大車之詩不作於魯而駟與有駟之篇猶以頌僖何哉蓋夫子於魯詩存頌而略風為魯諱也春秋天下之大法豈容盡諱哉文姜

國外集卷之六

十三

哀姜鄆季姬之事備著於經雖無魯風可也

世之稱五霸果若是班乎曰不同也霸也者攘夷狄安中國以尊周室者也故齊桓未興天下大亂齊桓興而天下定矣齊桓既没天下又亂晉文興而天下定矣此二君者生民倚之以為命周之宗社賴以不滅此所謂霸也若宋襄之狂繆戕中國以事夷狄秦穆楚莊以夷狄而脅中國此桓文之所必討者惡得謂之霸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其竊取之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蓋力勉時君以行王道救時之

言也後之讀春秋者不是察也而槩以桓文之功為聖門之所不齒豈其然哉

魯之衰也以三家三家之強則文公成之也方其即位之初隣國之好不親霸主之會不親率以大夫往焉閏月不告月當月不視朝昏庸偷惰足不出寢門之外是以大夫竊柄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以自封殖威權日去而猶不之悟也故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者季孫行父也會晉伐沈敗狄于鹹者叔孫得臣也為戚之會為垂隴之盟者公孫敖也至東門襄仲則見於經者九九或會或盟或如或伐其專恣益甚於三家矣秦阿倒持是尚可以為國乎卒之目未瞑也而二子為戮妃妾不能相保亦何貴於為人君哉

國外集卷之六

十四

成公之時國無可為矣強臣擅命而政令無章故作丘甲非所作而作也立武宮非所立而立也取鄆非所取而取也用郊非所用而用也以季孫行父之私怨歸父也而合七大夫之師以伐齊以楚之強暴也而合十一國以與楚盟是尚可以為國乎故弔景公之喪而輒見止如沙隨之會而不得見已則不競又何尤於人乎

公以幼冲即位三桓之強如火益灼不復可以  
獨適至季武子乃作三軍以分公室而千乘之尊  
徒藐然寄空名耳始也賴晉悼以守封疆繼也籍  
晉平以延喘息及晉與楚平而楚之暴橫益甚公  
也兩事晉楚疲於奔命見辱於楚得脫以歸不自  
創也而反効夷言作楚宮以沒是尚謂之有耻者  
乎

昭公之時國非魯君之國矣以英主為之猶懼其  
不競也况於生十有九年而猶有童心者乎故如  
齊求納而不與如晉求納而不與蓋齊之高國晉

芝園外集卷之六

十五

之六卿猶夫三家也以勢則政不在公而在三家  
以利則公無賂而三家有賂公可失而三家不可  
失也是以孫于齊次于陽州居于鄆次于乾侯累  
繫若喪家之狗而誰收卹之及不勝其憤而攻季  
氏乃又不能克也卒之齊晉皆莫之救而客死於  
乾侯不亦悲乎定公當昭公失國之後親征伐親  
會盟用孔子以相夾谷用子路以墮三都三桓亦  
稍戢矣公薨而哀公立三桓復橫所謂天之所廢  
不可復興者也

周自平王東遷政在諸侯至隱之世習以成俗齊

桓晉文相繼而起秉大義以尊周室而會盟征伐  
迭見於天下故夫子作春秋以繩之定哀以來齊  
晉既衰政在大夫吳越橫行天下靡然日入於戰  
國而西狩獲麟適當其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  
春秋以是終焉是春秋之作始於五伯終於戰國  
天之所以拯亂世也

禮記雜出於漢儒而禮經消矣 國朝以禮記列  
於學官用之取士而禮經亡矣昔子朱子慨禮經  
之消也而為儀禮經傳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與  
他書言禮者為傳其於古禮蓋庶幾焉惜乎未成

芝園外集卷之六

十六

而卒而終之於門人之手遂使後人不尊而遺經  
不復豈非斯文之不幸哉近若湛甘泉之二禮測  
亦可以相發明矣

虞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昏鄉飲燕聘  
禮禮記有冠昏鄉飲燕聘義以釋之蓋儀禮周公  
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  
之儀禮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  
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聖二戴因習儀  
禮而錄禮記故知儀禮之流也

列子楊朱之篇蓋欲齊生死混賢愚等貴賤消毀

譽而一之此荒唐之旨也以堯舜為偽讓而享作  
以夷齊為實讓而失國以舜禹周孔為苦死以夏  
桀殷紂為樂終以子產為鄙以胡穆為真以節性  
為累結以縱欲為自然以速亡愈於久生以賢愚  
同為腐骨率是道也是使人廢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之倫窮聲色臭味男女之欲孜孜如不及禽獸  
之行興而禮義之坊决矣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故為之法以治之為之教以導之尤懼其或  
懈也而且以生前之善惡為死後之勸懲無非所  
以閑其邪心而止其淫辟焉耳豈聖人之得已哉

芝園外集卷之六

七

如其以肆情為達生以拘錄為閑性而惟患死之  
不速也則必越樊毀垣侵攘欺給無所不至以求  
厭其欲是率天下而亂矣即欲為朝穆也其可得  
乎於乎此邪說誣民罪不容於僂矣

莊子盜跖漁父之篇醜詆孔子此自知其德之不  
能效孔子也駢拇臠篴之篇力排聖人此自知其  
功之不能希聖人也觀其一書之中諄諄稱引不  
一而足蓋可知矣不特此也極言死之為樂則知  
其畏死也甚於恒情矣極言貧賤之為適則知其  
厭貧賤也甚於恒情矣於乎若周者其真欺世之

賦以騷為至晉董道為近之若三都賦吾無取焉  
詩以漢魏為準晉猶為近之若三謝詩吾無取焉  
揚子雲以太玄擬易而不知方州部家之起例非  
八卦之變化也其果足以明天人之蘊乎文中子  
以中說擬論語而不知董薛裴賈之問答非孔門  
之授受也其果足以承先聖之統乎然則覆瓿之  
譏續經之借宜有不能免者矣

古詩若陶淵明六朝之冠也陳子昂初唐之冠也  
李太白盛唐之冠也然較之於漢魏則相去遠矣

芝園外集卷之六

十八

蓋漢魏之詩典而厚三子之詩薄而流漢魏之詩  
婉而約三子之詩直而肆漢魏之詩比興無涯而  
三子之詩神情畢露其可比而同之乎求其庶幾  
者其阮嗣宗陸士衡乎若左思之咏史郭璞之遊  
仙又其次也

晉之文以二陸為至然雲非機比矣唐之文以韓  
柳為至然柳非韓比矣初唐之詩以燕許為宗然  
張非蘇比矣盛唐之詩以李杜為冠然杜非李比  
矣學者當自得之

言文者必稱韓而不知文之衰自韓始也言詩者

必稱杜而不知詩之來自杜始也是何也古人之  
為文也吐詞為經出言成章意不屬而自屬言不  
文而自文亦猶日月星辰之麗天也亦猶山川草  
木之麗地也至昌黎則造意績詞安排布置殆如  
匠者之構若室矣古人之為詩也風雅頌以經之  
賦比興以緯之以道性情之真以達風諭之旨如  
風之動物也如水之行地也至少陵則誇多眩奇  
羅網堆積殆如庖人之充俎豆矣後之法韓者不  
學其變化而專學其鍛鍊法杜者不學其宏博而  
專學其艱澁夫安得不弊乎

芝園外集卷之六

六

莊子襲列子而為之者也呂氏春秋襲莊列左氏  
管子而為之者也淮南子襲莊列文子韓非子呂  
氏春秋而為之者也

董仲舒曰皇皇求仁義惟恐不及者士君子之志  
也皇皇求財利惟恐不給者庶人之見也又曰積  
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  
銷膏而人不見也故皇皇於為善則可以得長日  
之益矣皇皇於去惡則可以免銷膏之患矣

伯牙鼓琴六馬仰秣瓠巴鼓琴游魚出聽誠乎琴  
也養由基射矢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射也伯樂相

馬所見無非馬誠乎馬也庖丁解牛所見無金牛  
誠乎牛也夫誠乎技者而猶若是而况誠於道者  
乎

古語曰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  
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  
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  
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  
彌精

上焉者安義其次畏義其次畏法下是則刑戮之  
民也

芝園外集卷之六

十

毀譽其哀世之風耶哲人莊子之所不屑也然而  
善善貴長譽之過也猶之為厚也惡惡貴短毀之  
過也薄斯甚矣此待人之道也聞譽而自驕則德  
日以損庸可喜乎聞毀而自省則善日以興庸可  
怨乎此修己之道也故君子與其毀人也寧其譽  
人也與其譽己也寧其毀己也

先儒有言學者所以學處貧賤患難也若富貴利  
達則不須學也惟聖人則異是矣是故文王演易  
於羗里忘其為羗里也孔子絃歌於陳蔡忘其為  
陳蔡也此不學而能者也顏子簞瓢陋巷而不改

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不困於病夏侯勝坐徒江  
而授尚書陸德輿謫忠州而作集驗范忠宣竄求  
州而體貌益康程伊川貶涪州而容髮轉勝蘇文  
忠謫惠州而濟施不倦張無垢謫南安而誦讀不  
輟此皆學而能之者也然則富貴利達果可以不  
學乎曰此自處困言之也其致則一也如弗學則  
誣上行私亂政虐下將何所不至矣

人有以耳視者亦有以耳食者有以目行者亦有  
以目食者衣服未必稱於體也珠寶未必辨於目  
也聞人之所美而美之此謂以耳視也膏粱未必

芝園集卷之六

十一

充於勝也調和未必適於口也聞人之所美而美  
之此謂以耳食也山川未之歷也宮室未之游也  
圖史之所稱而亦稱之此謂以目行也果餌之刻  
饜無益於味也膳羞之朱綠無當於口也時俗之  
所珍而亦珍之此謂以目食也雖然此猶以形欲  
論也乃於道德仁義亦無不然不亦可哀之甚哉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  
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  
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石濬子  
曰視天下而皆勝己也則其為善也不得力矣

欲無智得乎視天下而皆不如己也則其為善也  
不能不怠矣欲無愚得乎

揚文定公曰士君子一言一行無愧幽明然後無  
負於父母生身之恩又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  
可以訓子孫故不敬其身而能孝其親者未之有  
也不修其身而能裕其後者亦未之有也

修為之功其於接賓承祭也不待勉強也而施之  
於妻子則忽矣操存之念其於應事接物也不易  
察識也而形之於夢寐則真矣故曰夜卜諸夢寐  
晝觀諸妻子蓋妻子既刑則修為無所不至矣

芝園集卷之六

十二

寐既良則操存無所不至矣

書即我也讀書所以求盡己也教以直內義以方  
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中盡人之性下盡物之性  
皆書之所具也亦我之所具也故讀書所以求盡  
己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盡己之謂也舍是而為  
學吾弗知之矣

學藝則學學道則學其從事一也學道者求為聖  
賢學藝者求成一藝其大小懸殊也然學藝者必  
以藝學積久而藝成矣學道者多以口學曠日而

無得矣於乎可以學而不如藝乎

為學者其猶墾田乎墾得一畦即治一畦播之耘之以求一畦之獲也墾得一畝即治一畝播之耘之以求一畝之獲也已墾者藝而不荒未墾者拓而不已如此則德日益崇業日益廣其於學也其殆庶幾乎

人知高高者為天而不知地上皆天也知冥冥者為鬼神而不知幽顯皆鬼神也知物我之為物我而不知物之莫非我也如知地上之皆天也則無所不用其敬矣知幽顯之皆鬼神也則無所不用

芝園外集卷之六

十一

其畏矣知物之莫非我也則無所不用其公矣

君子之於道德也無時而自足也其於利祿也無時而不自足也夫惟無時而自足也故道德無不足也夫惟無時而不自足也故利祿亦無不足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舟之濟物也惠微德之濟物也惠溥然人皆欲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皆知舟之濟物也而忘德之濟物也

道德之學非以微福也而福生焉術數之學非以賈禍也而禍生焉蓋幽贊神明易數也天人類應

春秋教也而世儒假設經誼依托象類附陰陽

之數漏洩鬼神之機膠泥福應刺譏當疾欲免難矣故董仲舒賢矣而下吏夏侯勝正矣而囚執眭弘伏誅於都市李尋流放於敦煌京房被刑於石顯郭舉見戮於王敦此其章章著者也他如費長房劉靈助之流益卑瑣不足道矣是以君子羞稱焉

毀我者我以無毀勝之毀亦不甚害我者我以無害勝之害亦不甚可怒之事以不怒勝之怒亦自止可競之地以不競勝之競亦自消

芝園外集卷之六

十四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續說林一

談道林

務玄子退耕于野遂藿之與居鷄鶩之與游巷無輪鞅戶無過賓筑筑如也拘虛子過而唁曰若是乎困也蓋為六合之遊乎曰捐棄人間事我未之能也然則蓋為竹林之樂乎曰無與為侶也然則蓋為奕乎曰余懼機心太繁欲樂而益之困也予亦知夫奕乎奕有所必攻而祥示之以不攻此秦人遠交近攻之策也有委其小利而易其所大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此晉人假道伐虢之計也有密裏疎外實而示之以虛此孫臏滅竈之術也有張翼自蔽弱而示之以強此道濟量沙之詐也有不救其所攻而攻其所必救此伐蔡退楚之謀也有不襲其所備而襲其所不備此木罌渡水之笑也有以死為生迫而致之戰此淮陰背水之陣也有以退為進誘而使之乘此謝玄淝水之捷也若是乎機心之多也而何樂之能為拘虛子曰子知奕之多機而不知不奕之多機也逢蒙以機而精其射造父以機而良其御公輸以機而擅其巧墨翟以機而固其守宜

僚以機而神其凡伯牙以機而妙其琴不惟是也蒼頡之作書機也大侏之制曆機也臯陶之明刑機也軒轅之治兵機也后稷之合樂機也伯夷之興禮機也大禹之平水土機也后稷之播種機也萬事萬物咸出乎機咸入乎機然則不有忘機者乎曰漢陰老人非桔槔之機而不知抱甕之亦機也河上丈人非尚白之機而不知守黑之亦機也奚獨奕為然哉故曰或作或休與天者游惟玄惟虛與道為徒惡乎機惡乎無機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二

定而不可移者也自餘則可以漸靡而移者也今夫繁弱鉅黍其始則筋膠角幹也入之排檄調其羸誦已而傳之弩矢縱送如意遠發而遠中近發而近中漸靡使然也乘輿之輪山之直木也寘諸槩枯三月五月而不弛其圓中規行乎畏途廣陸敵而不返其初漸靡使然也蘭芷藁本谷澤之藪草也沃之糜醯馨香發聞以易佩玉以匹名馬漸靡使然也干將莫邪鉅闕辟閭其始則赤堇之錫若邪之銅也鍊之以歲月助之以雷公雨師清水淬其鋒越砥礪其喙照人如水切玉如泥陸剗犀

象水斷鯨鯢漸靡使然也惟人亦然漸靡以仁義則仁義漸靡以忠信則忠信漸靡以敬讓則敬讓漸靡以欺詐則欺詐漸靡以淫邪則淫邪漸靡以暴悍則暴悍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其不為君子者則以所漸靡非也君子可以為小人而其不為小人者則以所漸靡善也

有為儒生之學者誦說先王哆口談議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墮賢于前自以為富貴在躬雖萬乘之尊九土之富莫與易也一日過玄居子而論學焉玄居子曰子常施之于邦國乎曰未也常行之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三

于鄉黨乎曰未也常修之于家庭乎曰未也曰然則子其宋人乎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遺契者歸而歲之密數其齒告隣人曰吾富可待矣夫券富室之所有也財貨之所載也而拾取其遺姓名之不知都邑之不問居止隣証之不察而徒然操之將安取貨哉今子執空言而幾實用侈然自以為無當也則何以異于宋人之寶券者哉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殘忍勝之則欺孤弱寡以至弑父與君亦將為之矣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貪昧勝之則取

非其有以至劫貨盜國亦將為之矣人能充無疾

行先長之心而禮不可勝用也傲惰勝之則少凌長卑踰尊以至扞臂奪食踰墻樓女亦將為之矣人能充善善惡惡之心而知不可勝用也偏戾勝之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以至庶跣屨而溷隨夷非周孔而譏湯武亦將為之矣夫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人之所必有者也有之斯為人矣殘忍也貪昧也傲惰也偏戾也人之所本無者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四

有之斯為禽獸矣夫皆是人也皆是四端也而若是其異何也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可不畏哉可不勉哉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四體不備不足以為全人四端不備獨可以為全人乎今夫目之盲也耳之聾也手足之不仁也人之所甚患也盲者不忘視聾者不忘聽痿者不忘起如有能愈之者有不皇皇然求之者乎乃若四端則由我而不由人者也在內而不在外者也省察以心擴克以心涵養以心克治以心求之則是而乃甘於自暴自棄獨何以異於盲者之不甘於盲聾者之不甘於聾痿者之不甘於痿哉



養穀者不在於秀穎而在於根苗然秀穎而不保則併其養根苗者而棄之矣養樹者不在於碩大而在於萌蘖然碩大而不保則併其養萌蘖者而棄之矣養德者不在於考終而在於初始然考終而不保則併其養初始者而棄之矣故果行育德聖學所以成始也敦復無悔聖學所以成終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天之所命也不可待而易馬者也故貧賤而憂不能易之富貴也夷狄而憂不能易之華夏也患難而憂不能易之平康也是多之乎為憂也多之乎為困也君子知其然故素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五

位而行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飯蔬飲水而樂在其中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有明徵矣故曰仁者不憂曰君子坦蕩蕩曰君子不憂不懼非漫言之也小人則不然貧賤則憂夷狄則憂患難則憂其於富貴也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是無日而不憂也故曰小人長戚戚夫蕩蕩即為君子戚戚即為小人觀於此而上達下達之分可見矣然則君子有終身之憂何與曰憂不如舜而已矣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為天子而衿衣鼓琴若罔有之此所謂素位而行者也如舜則無憂矣

易之言龍德而隱也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夫立不立在我者也名不在人者也是不是在我者也知不知用不用在人者也有立而名者矣亦有立而不名者也有是而知知而用者矣亦有是而不知不用者也一有成名之心則將易操以殉人其流至於鄉原之闕然媚世矣一有見知見用之心則將枉道以求合其流至於鄙夫之患得患失矣故君子之學非惟忘富貴之為貴而以忘名之為貴名忘然後可以樂行而憂違矣然後可以確乎不拔矣然後可以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六

稱龍德矣然則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與曰此言修其在我者也身修則不稱猶稱也生生化化無一物而非天也得得失無一物而非命也有有無無無一物而非神也知天者不競知命者不憂知神者不惑觀道者如觀水矣觀水者沿不足而之河河不足而之江江不足而之海不知水者也觀道者無內無外無遠無近無我無物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曰克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蓋言一也求魚於川澤無弗得魚者然而網罟不可廢也求

薪於山林無弗得薪者然而斧斤不可廢也求道於往聖無弗得道者然而詩書不可廢也故曰學千古訓乃有獲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學者之綱也斧斤也彼以明心見性為致知以六經為糟粕惑亦甚矣

聰黃鐘之聲而知鼓缶之細也視華袞之文而知被褐之陋也踐明堂之麗而知環堵之隘也仰聖人之道德而知小善之不足多也故治必稱堯舜非是則小康也功必稱湯武非是則五伯也道必稱周孔非是則俗儒也文必稱六經非是則莊荀也

珠不能無礫而良工能去其礫玉不能無瑕而良工能治其瑕人性不能無駁而善學者能攻其駁也夫珠玉之純也孰知其有礫與瑕哉人性之純也孰知其有駁哉然而治珠玉者求之珠玉而已矣治性者求之己而已矣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惡乎足以治性哉故君子之學也立必參前言不下帶書與之遊夜與之息知身之有得失而不知人之有毀譽求諸己之謂也小人之學也朝

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報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求諸人之謂也求諸己者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求諸人者猶鑊冰以為玉而終於無成也

衡岱不言高而人莫不以為高江海不言廣而人莫不以為廣金石不言堅剛而人莫不以為堅剛有其實也楮舟之綵繪華矣而人不以之浮水木果之雕鏤肖矣而人不以之充餉無其實也故善亦以實不善亦以實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

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是人之見譽也非必有私愛也惟其公而已矣其見謗也非必有私惡也亦惟其公而已矣君子以人之謗譽為己之得失其謗其譽皆吾身之鑒也故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則以銅鑿恥其行之不及堯舜也則以人鑒鑿銅者修其容鑒人者修其德

凡人之所務務於外君子之所務務於內故明如離婁聰如師曠勇如賁育知如樛里皆非君子之所貴也君子所貴於明者為其足以見道也不離其可也所貴於聰者為其足以聽德也不師曠可

也所貴於勇者為其足以行義也不貴育可也所貴於知者為其足以辨惑也不僇里可也

或疑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其可以必驗乎曰非驗之天地萬物也非驗之時與位也驗之吾心而已蓋天地萬物同一中和也吾能致其中和則天地得其所以為天地有不位者乎萬物得其所以為萬物有不育者乎是吾與天地萬物渾合無間者也何弗驗也故曰能盡其性則可以盡人物之性而與天地參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之謂也後儒有言一念之善即景星慶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九

雲一念之不善即妖狐厲鬼又曰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皇蓋亦有見於此矣

古之為道學者難今之為道學者易或曰何謂也曰古之道學言孝而必為孝言悌而必為悌言忠信而必為忠信言廉潔而必為廉潔知之斯言之言之斯行之行之斯守之是以難也今之道學其口克舜也其行桀紂也其口隨夷也其行盜跖也侈論竝議欲以一朝駕軼流輩退省其私則饕餮可也淫汙可也請寄以取貨可也佞諛以干進可也誑人曰吾存吾心而已矣斯不亦易乎

彈痊者痛為其可以已病也故鍼石不辭焉飲藥者苦為其可以活命也故瞑眩不辭焉為痛苦之故而不彈痊飲藥也則身不活而病不已矣學者之去惡亦猶是也省察不周則不去創艾不深則不去克治不勇則不去操持不力則不去是亦鍼石與瞑眩之類也

鵠之白也吾謂之白人皆以為白也若謂之黑人不黑也即親昵者和之餘則否矣冰之寒也吾謂之寒人皆以為寒也若謂之熱人不熱也即親昵者和之餘則否矣夫一人之口難與天下之口爭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十

也若口之所是必公是也則天下之口莫不以為是矣口之所非必公非也則天下之口莫不以為非矣此不爭之爭也彼以貪為廉以汙為潔以譎為信以佞為忠以暴為仁以枉為直孰信哉

生人之品有三上知也下愚也中人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中人之性則可導而上下者也道守之則莫大於教化荀仲豫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故契之司教與后稷並命周官六典司徒居其一焉是聖王重之也

哀莫哀於心死而身死不與焉然身之死也人莫不哀而心之死也則莫之知哀也可悲之甚也是故事親不孝心之死也事君不忠心之死也兄弟不親心之死也妻子不刑心之死也取予不慎心之死也進退無禮心之死也威儀不肅心之死也語言無章心之死也是皆有道者之所哀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石谷子曰孔子之言蓋舉其端言之也非以盡人理也君子安則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士

思其危勿之敢肆也達則思其窮勿之敢驕也壯則思其衰勿之敢怠也寵則思其替勿之敢恃也羸則思其誦勿之敢侈也始則思其終勿之敢忽也言則思其踐勿之敢易也友則思其益勿之敢濫也業則思其繼勿之敢苟也夫無弗思也無弗慎也而後可以寡過矣夫然後君子之事畢矣夫行而不止駑駘可以及騏驎止而不行考父不可以越侏儒故士之為學惟在不止矣壯而不止少者莫能踰也老而不止壯者莫能踰也故必為常成必行常至未有不然者也百川學海而卒至

於海不已者也行邁屢稅胡能有迄不可已而已者也

或問知之與行合一乎曰未始不合一也不行不足以為知然則無先後乎曰未嘗無先後也不知則不能行故行而不問途未有不迷者也涉而不察表未有不溺者也農而不問于農師未有不能善稼者也工而不問于工師未有不善器者也今夫邪正曲直學之途也淺深廣狹學之表也詩書六藝學之先師也哲人修士學之良工也問之斯知之知之斯行之則其知也為真知其行也為善行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士

夫是之謂合一而君子之學成矣如摘埴而索塗猶之不問途也臨海而望洋猶之不察表也守一而執虛師心而自用猶之不求師也欲學之無僻得乎

商人之於貨也其利倍屨也則走而之國都離鄉去井無虞也其利什百也則走而之四方關梁盜賊無虞也其利千萬也則走而之蠻夷異言異服無虞也士人之修道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格鬼神可以正家善俗可以定國謀王其為利也豈直千百千萬而已哉又况無奔走道路之勞無關梁盜

賊之患無異言異服之憂而卒莫之能力也則何智之不如商人哉

一端之錦以易十疋之練可乎曰不可一升之珠以易十斛之粟可乎曰不可一鈞之金以易十鈞之鐵可乎曰不可夫所以不可者何也曰其數則倍蓰也其直則千百也以所至貴易所至賤而惟多寡之為較雖甚愚不為也今人之有身也可以參三才可以繼往聖其為至貴也非寶物之可倫儼也而乃窺倖門嗅芳餌希唾餘之恩澤以飶軒冕之榮則何以異於質物者哉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十三

生金者山而鑿山者以金生蠹者木而食木者以蠹生事者人而賊人者以事故一時無事則一時之生意也一日無事則一日之生意也老氏之致虛守靜其以是乎

腰萬金之璧者不以賈溟渤之波挾隋侯之珠者不以彈千仞之雀何則所用者重而所以要者輕也夫人之有身也備五德而參三才不啻萬金之璧而隋侯之珠也富貴利達則身外之物亦溟渤之賈與千仞之雀也棄生以殉物憂患煎其內危禍迫於前而莫之知止也豈不悲哉

人之有是心也猶其有是身也身非食不生故飲食滋味所以養身也心非善不生故存養省察所以養心也然人知身之當養也可欲之物無弗致也一日不再食則皇皇矣至於心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其存其亡曾莫之恤也斯不亦大蔽乎今夫魚非水不生一日而無水則餒矣木非土不生一日而無土則稿矣夫物之死也人莫不知之也而心之死也則不自知也可悲之甚也故君子之學在不息不息于學者不死其心之謂也昔子貢倦于學而欲息問于孔子孔子曰事君非所息也事親非所息也妻子非所息也朋友非所息也耕亦非所息也必也其死乎望其墳臯如也墳如也如也此則有所息矣故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不息於學之謂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十四

大學非伯畢之謂也所貴在於明道也仕非爵祿之謂也所貴在於澤物也博文約禮所以明道也論道經邦所以澤物也學而不能明道塗車芻靈也仕而不能澤物鶴軒猴冠也

龍門子曰科舉之文與天下無文辭矣孝悌之名聞天下無善俗矣循廉之行著天下無良吏矣貞

操之事彰天下無烈婦矣記誦之習勝天下無真  
儒矣穿鑿之學多天下無六經矣忠直之行顯天  
下無全節矣是皆衰代事也以今觀之抑又有甚  
者焉記誦科舉之文天下無經傳矣賄進司牧之  
吏天下無循良矣賂水旌表之典天下無貞節矣  
貨鬻銘志之文天下無實錄矣空談致良知之說  
天下無道學矣

鄧林之野難乎其為木然而求明堂之棟亦不皆  
中也崑崙之墟難乎其為玉然而求連城之壁亦  
不多良也聖明之世難乎其為才然而求伊傅周

召亦不盡然也大聖之門難乎其為賢然而求顏  
曾閔冉亦不多得也荀子任梁棟不必鄧林也足

備瑚璉不必崑崙也足司一經濟不必治朝也足傳  
正學不必聖門也是以君子貴自勉

蠶者之志於得絲也耕者之志於得穀也學者之  
志於得道也其心一也然蠶有勤惰而得絲有厚  
薄不盡廢桑也耕有勤惰而得穀有多寡不盡廢  
田也惟學而不力則終於無成而前功盡棄矣是  
以君子有終身之憂

有人於此示之黑則黑示之白則白不相亂也曰

之病也火攻其內醫障其外神爽眩惑五色在前  
不復能別矣有人於此食之甘則甘食之苦則苦  
不相辨也身之病也惡寒發熱五臟反覆五味在  
前不復能辨矣有人於此語之是則是語之非則  
非不相錯也心之病也狂惑昏瞽好惡易位是非  
在前不復能判矣然目與身之病也人皆知惡之  
療之至於病心而不知所以療之弗思甚矣

以清水而投於溷濁則易以溷濁而澄為清水則  
難以良金而淆於銅錫則易以銅錫而汰為良金  
則難以素絲而染於雜色則易以雜色而濯為素

絲則難以美質而壞於情欲則易以情欲而復於  
美質則難是以君子慎其初也

凡人之情莫不好善也亦莫不惡惡也反是則習  
蔽之也然而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學楊則楊學

墨則墨學孔則孔此其可變者也堯舜不能得之  
於子逢干不能得之於君宜曰申生不能得之於

父周公不能得之於管蔡此其不可變者也今夫  
厲天下之大惡也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  
然惟恐其似已也夫厲猶惡其為厲也而况其他  
乎如推其取火之情而返之則人皆可以為善矣

又何朱均管蔡之有哉

芝園外集卷之十八

續說林二

明志林

凡物莫不有積也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此以積壯萬物者也積雛穀而為鷓鴣積萌蘗而為杞梓此以積長萬類者也積月而為歲積歲而為世此以積表歷年者也積耕耨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貨販而為商賈此以積成業者也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齊魯而齊魯此以積成習者也至於學而可不知積乎故塗人積而士士積而賢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十一

芝園外集卷之十八

一

賢積而聖身積而家家積而國國積而天下一言不如堯舜弗已也一行不如堯舜弗已也一息不如堯舜弗已也夫然後可以踐形可以復性可以通神明可以贊化育而學之能事畢矣  
相高下視境肥瘠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然而農人不得其安其家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然而賈人不得其安其肆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然而工人不得其安其業故君子也者無詔告之煩而童耄莫不喻焉無甲兵之威而強寇莫不馴焉無百金之產而人莫不推

富焉無一命之榮而人莫不推貴焉無矯俗之行而人莫不推名焉是古之君子也施敬而人莫之敬也施德而人莫之德也施信而人莫之信也立節而人不以為節也達治而人不以為達也是今之君子也治以君子亂以君子遇以君子不遇以君子是君子之所守也

東門吳與田無擇同里而產一日東門吳應材官之募而歸揚揚然自得也遇田無擇於田間鶉衣百結驅羸犢而耕謂之曰吾身長八尺腰盈十有二圍食盡一石力挽千鈞之弩手折國門之捷走

芝園外集卷之六

二

及犇牛一國之人讓勇焉而子乃身不勝衣步不越坎見豕豕而慄聞猿狖而驚若是其怯乎田無擇曰雖然哉子不聞孔子之語乎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吾方學聖人之勇而未得心竊慙焉若夫長穴肥碩嚼粟挽強牛馬之鬪捷而市人之爭長又何足以掛齒頰哉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

禮以聘之至則懦夫也宣王疑而問焉曰汝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也汝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曰善哉王之問也臣之師有高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

芝園外集卷之十八

三

無難於外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玄石子曰公儀伯其知道乎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言不眩於外也反是鮮不禍矣故國武子之死死於名也韓非之死死於術也荆軻聶政之死死於勇也衛鞅李斯之死死於權也吳起之死死於善戰也是皆不聞公儀伯之義者也是皆自顯其能者也

務虛子身處環堵而鈞聲六合飾詐以為智眩奇以為能欲盡籠一世之人而人莫之與也以語希



玄子曰夫餌香也而魚集焉叢茂也而禽聚焉德厚也而人附焉今余之德非涼也親人而人莫之親也敬人而人莫之敬也我之於人也皇皇而人之於我予子也子其弔我希玄子曰子欲弔乎吾今為子賀矣務虛子曰何賀曰昔子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返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夫內誠不解以外鎮人心此吾之所為患也夫漿人之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芝園外集卷之十八

四

夫列子以人之親敬為患而子以人之不親敬為患賀不亦宜乎

農一也種稷而得稷種黍而得黍成也其志也織一也織繒而得繒織錦而得錦成也其志也冶一也鑄錘而得錘鑄釜而得釜成也其志也士人之於行也希跡而得跡希舜而得舜成也其志也若種稷也而欲其成之為黍也織繒也而欲其成之為錦也鑄錘也而欲其成之為釜也未之有也實之為跡也而欲其名之為舜也亦未之有也君子者治人者也非治於人者也糾人者也非糾

於人者也然治人之亂必先自治糾人之曲必先自直故正身修德不可不先也公輸之用規矩也必有所以先於規矩者也后羿之用弓矢也必有所以先於弓矢者也造父之用轡策也必有所以先於轡策者也君子之平章天下也必有所以先於平章者也世有不修其德而欲以致用是猶以破釜煮糜難乎其無漏也以楮舟浮水難乎其不敗也近小者尚不能濟况遠大乎

芝園外集卷之十八

五

則厚人倫美風俗中外以為儀表後學以為著蔡豈非君子之所貴哉濁世而智也則一白衆緇一齊衆楚言而莫予信也行而莫予從也徒見夫舉錯之混淆可忿也綱紀之廢壞可忿也是非之顛倒可忿也士習之澆漓可忿也風俗之薄惡可忿也官司之貪殘可忿也豪強之橫賦可忿也日接於前無一可以當意耳之聰也目之明也心之靈也皆所以自困也何用是皎皎為哉乃知鮑焦抱石屈平懷沙阮籍沉酣以自放淵明縱酒以樂生非得已也如其愚也玉石之不分雌雄之莫辨鳩

居以為安養食以為餽不猶愈於寸丹自焚者哉  
賢王者以輕重為價以其治之也琢之磨之屑而  
棄之十損二三焉非不愛玉也為不中於器也買  
木者以長短大小為價以其治之也斤之斧之矩  
之規之十損四五焉非不愛木也為不中於室也  
士人之於文也燕絳曲墳飭化子史盡天下之美  
麗矣然而體不適則少修體意不適則修意詞不適  
則修詞字不適則修字始之所構中而去五之一  
焉中之所裁終而去三之一焉非不愛文也為不  
中於程也若愛玉而不琢不善治玉者也愛木而  
不斲不善治室者也為文而不修飾不善為文者  
也

芝園外集卷之六

六

無競氏早謝職事退耕東海之上施舍已責赴人  
之急歲租之入衡量必平儉歲則弛以予人或問  
之曰今之勢家瘠人以肥己者皆是也子何獨異  
焉無競氏曰子亦知大織乎夫織累絲而寸累寸  
而尺累尺而丈累丈而疋然後織斯成焉積善與  
積利亦猶之矣竭智思握奇贏利在傭佃則傭  
佃利在商賈則商賈利在里閭則傭佃利在  
骨肉則剝骨肉孜孜如不及也利之盈也儲之以

蓋藏衛之以垣墉固之以扃鑰捍之以僮奴不啻  
足矣乃水火盜賊之虞官司之貪暴子孫之驕奢  
破蕩不有可患者乎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  
寒逸而知人之勞周窮恤匱弔死閔生平出納慎  
取予篤人倫遠回慝亦孜孜如不及也善之積也  
不以蓋藏而豐不以垣墉而衛不以扃鑰而固不  
以僮奴而守雖有意外之患君子不患矣夫人之  
情莫不念其子孫也積利與積善皆以貽之也貽  
之以危孰與貽之以安貽之以不可保孰與貽之  
以可保貽之於昭昭孰與貽之於冥冥今以予之  
不穀而欲效彼紛紛者之所為是重貽子孫之患  
也故不為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八

七

十人樹柳不若一人仆之之速也百夫障隄不若  
蟻穴潰之之速也累世造家不若驕子覆之之速  
也終身修善不若妄念敗之之速也故禦患者甚  
於禦寇而保終者難於捧盈  
采菽子號於途曰欲貴者視予欲富者視予欲安  
逸者視予人曰子之貴富安逸何在哉而言若是  
無乃為誣乎采菽子曰予之貴非人爵也富非人  
祿也安逸非人假之也日月星辰吾之冠冕也藜

杖芒履吾之安車也山林泉石吾之堤封也華岳河海吾之爵號也孰貴是者哉竹樹以為廢室草木以為衣裳魚鳥以為錢貨藥物以為膏梁孰富是者哉近無耳目之營遠無經綸之慮處無將送之勞出無顛沛之患孰安逸是者哉且貴者不能分人以爵而予之貴人人可同也富者不能分人以祿而予之富人人可同也安逸者不能與人共而予之安逸人人可同也然則子何以為誕哉

芝園外集卷之十八

八

也或為明堂或為華屋或為曲室或為廁溷然皆生於山也故君子慎所以用之者直木無陰非無陰也而陰者寡直士無徒非無徒也而合者寡故有高世之名者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群之節者必嬰謗訕之患以周公孔子之聖而猶不得免焉况餘人乎亢節厲行而求容於濁亂之世難矣是以君子貴自信衣華服者不憇於泥途享美饌者不貯於汙器以有所愛也吾身之貴豈特華服美饌而已哉而泥途汙器莫之擇也可謂智乎

越人養女而美甚憐愛之長當家矣媒妁紛如也其父曰家族不良者弗字形容弗姣者弗字貨產弗豐者弗字多兄弟者弗字少倚庇者弗字必欲其女之得所也其自謀身也則不然意所欲為則為之所欲至則至之刑僇在前而不知也訕毀在側而不恤也則何以異於愛女哉

芝園外集卷之十八

九

或謂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不如已也墨子曰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力也何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我愈不可以不力也何可止哉是故家多不義則力義於家者不可不汲汲也國多不義則力義於國者不可不汲汲也天下多不義則力義於天下者不可不汲汲也是猶奔流之砥柱敗軍之後殿也可但已乎聞官清醜女貞非必其性之能潔也要而不貪美而不瀆索斯信矣窈人儉賤人恭非必其性之能約也富而不侈貴而不驕約斯信矣見勢而訕見才而遜非必其性之能下人也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謙斯信矣心一也善養之可以治四海不善養無以理家庭

善養之可以參天地不善養無以御妻子善養之可以名後世不善養無以裕朝夕夫心吾心也養之者亦吾心也得亦在我失亦在我方寸之微而天壤判焉曾是可以弗念乎

世無自直之箭而射者不窮於箭斲削之工多也世無自園之木而乘車者不乏於輪槩括之工多也若必恃自直之箭則百世無矢矣即有之奚能適於遠近疾徐之宜乎必恃自園之木則百世無輪矣即有之奚能合於整控馳驟之節乎故君子之養性也不恃其直也恃吾有以直之也不恃其

功大

君子之好生也為其可以修善也有一日之生則益一日之善也有一歲之生則益一歲之善也死則止矣是故以生為寶也小人之好生也為其可以規利也有一日之生則益一日之利也有一歲之生則益一歲之利也死則止矣是故亦以生為寶也然君子之修善也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衆未必與也而君子不悔也小人之規利也產業日益之豐居積日益之富衆莫不

羨也而君子不羨也

潭多罟而魚鱉不育山多斧而樹木不蕃井多繙而水泉不息是以君子貴於節也有國而不節則危其國有家而不節則破其家有身而不節則亡其身養聰明者節視聽防疾病者節飲食遠過尤者節語言

寶猶形也名猶影也實猶膏也名猶光也形立而影生焉若覓影於空不可得也膏凝而光生焉若求光於塊不可得也故重華文命非踐九五而後人知其聖也孔丘孟軻非聚徒談道而後人知其

學也比干子胥非剖心刳眼而後人知其忠也伯夷叔齊非餓死首陽而後人知其廉也

或謂玄冥子曰世人皆競富貴而子獨否將無不近于人情乎玄冥子曰非然也有語於人者曰斷汝之首以易冠則將為之乎曰否夫首所以冠之也而首之斷則奚以冠為也曰削汝之足以易履則將為之乎曰否夫足所以履之也而足之削則奚以履為也今夫身者所以享富貴也狐卿之尊金玉之羨人情孰不欲之乎世之蔽也機阱在前鼎鑊在後朝遊暮鬼莫之能必也而冒昧以求之

則何以異於斷首以易冠則足以易履者哉  
鐘不可以無槌鳴弓不可以無弦射魚不可以無  
餌釣獸不可以徒手搏是故致用者當先修其具  
禾不可以石田生龍不可以盆水畜舟不可以坳  
堂沉鼎不可以尺組引是故任重者當先厚其德  
支離疏者願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  
上兩腭為脇挫鍼治緝足以餬口鼓篋播精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  
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  
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

芝園外集卷之六

十一

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玄冥子曰甚矣莊生之誕  
也夫人生而有形小不適謂之疾大不適謂之廢  
甚不適謂之篤廢篤廢之人天之棄也乃若耳目  
聰明四肢康豫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達  
則樹彛鼎之勲窮則修耕稼之業豈非人情之所  
願欲哉而奚以支離為幸也夫支離其形且猶不  
可而况支離其德乎然則彌綸天地經緯百物繼  
往開來又孰從而為之甚矣莊生之誕也

或謂拘虛子曰子之少也播魁譽於一方其壯也  
揚景業於四國布列者推其表樹摛詞者遂其文

章何未老而懸輿一斥而不復里黨有爭席之人  
公卿無推轂之舉意者亮飾之不終耶智慮之早  
衰耶抑始者之矯飾耶不然何落落若是拘虛子  
曰子不聞乎亢高世之行者有負俗之累甘獨寐  
之適者多拂衆之操蓋自古然已且士有直道而  
三黜有巧奏而封侯有萬言而被擯有一言而相  
君亦各因其時也子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柝梓豫  
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弄逢蒙不能眇睨  
也及其得柝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  
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

芝園外集卷之六

十二

其能也故苟遭其時則灌木之猿也其失時則枳  
棘之猿也又何疑於余乎或曰然則子無戚乎曰  
昔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之而無憂色以  
為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其得其失非我  
也且不知其在彼乎在我乎其在彼耶亡乎我在  
我耶亡乎彼何暇計乎人貴人賤哉余方以叔敖  
為師不知其他矣

荀卿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  
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  
大者不能小者不為是棄國捐身之道也今夫人

之於貨財也銖銖而積之為其無以給用也人之  
於粟米也銖銖而積之為其無以資養也甚者謀  
其身矣又及其子謀其子矣又及其孫日孜孜而  
不已也至於仁義禮善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以睦  
隣里以治內外以續祖先以式後裔有之則安無  
之則危有之則生無之則死乃棄而不求求而不  
力則何以異於貨財粟米哉

後行者能無為奸不能使狗不吠已處亂世者能  
無為不善不能使人不謗已

芝園外集卷之六

五

自存憤而欲自沉也其妻止之曰無庸後此不為  
則已矣今病且愈其人從妻之言終歲不親杯酌  
見酒肆則趨而過之日之久也從而小酌焉已而  
大酌焉已而縱飲如故卒病酒以死有婦人焉以  
淫受辱不勝恚恨掩其室而自經其鄰之婦曰命  
可惜也後此不為則已矣乃閉門塞竇足不踐于  
庭一日見所私者過於前不覺淫心之復萌也呼  
而嬖之不足而又及其他卒病淫以死今人之有  
過非若淫酗之耽也知之即悔焉悔之即改焉非  
若淫酗之不可懲也而淫縱其欲肆行無忌明知

其非而竟自踐之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甚則亡其國家小則陷于刑戮亦何以異于淫酗  
者哉

芝園外集卷之六

五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續說林三

瑣弋林

有求不死之術者寢跡于草野寄傲於靈臯遨遊方岳歷覽瀛洲窮樓神之壑掘產秀之丘餐雲霞而偃仰吸沆瀣而吐精被羽服而履赤鳥鍊丹藥而談真經自以為赤松王喬之屬安期羨門之倫天子不能爵諸侯不能祿趨而事之者若扳軒轅之逸駕而徼彭祖之遐福也有儒生知其誕也喻使改業焉道者曰子以仁義為桎梏以禮樂為囹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圜以名利為戰鬪之場以婚姻死喪為人鬼之役奚智奚愚罔不沒溺子不知子之誕而誕我乎儒者曰子來前吾語子夫虺面癯形飲水食草窟穴為室木葉為衣雖窶夫乞子不涼於此矣不囹圜而拘不桎梏而繫閉目而息面壁而寂滅如死灰索如稿木雖胥靡繫囚不困於此矣遠族類棄輩儔無父母之親無妻子之養無交游之狎念至不能陳其詞疾苦不能通其意雖畸人亡命不榮於此矣五色不得娛于目五音不得悅于耳五味不得適于口絲枲不得蔽于骸情兵慾火塵而復集

雖卧薪嘗膽不苦於此矣子亦何利而為之道者曰子謂涼者涼乎亦不涼者涼乎困者困乎亦不困者困乎斃者斃乎亦不斃者斃乎苦者苦乎亦不苦者苦乎人各有心子行子之志吾亦行子之志而已已而儒者不遇于時坎壈終身乃曰昔者道士之言有旨哉

或問於唐文宗曰烏獲與焦僥搏則君以為孰勝曰烏獲勝夸父與跛夫馳則君以為孰捷曰夸父捷逢蒙與戚施射則君以為孰中曰逢蒙中離婁與眇子視則君以為孰察曰離婁察曰然則君之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任人不如其所以論事者矣李訓鄭注此所謂乳臭兒也德不足以論道經邦才不足以定傾持危望不足以辟邪禁虺智不足以別嫌明微翼而植之猶懼其仆也而乃托之為股肱委之以心膂欲以除螻蛄之疾而剪城社之殃是猶以焦僥與烏獲相搏跛夫與夸父並馳戚施較射于逢蒙而眇子爭明于離婁也罔不敗矣君其改圖焉文宗不聽未幾乃有甘露之禍

客有見相國者歷咨經綸之策客曰嘗聞之為政在人亦旁求天下之士而已矣相國曰固求之其

如士之不至何客曰天下未嘗無士殆求之非其人也昔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於齊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也百世而一聖是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罽黍梁父之陰則却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儔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今求士而未至則其所以求之者非也雖然愚又有效焉求士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三

於髡則所得皆髡也若求士於伊傅則所得皆伊傅也求士於隨夷則所得皆隨夷也求士於曾閔則所得皆曾閔也故吾願相國之善求之也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直欲棄前之所得魚矣今以臣之惡而得為王拂枕席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臣曩前

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得無淚出乎穆卜子曰斯龍陽君之憂也亦人情之所共患也故貴而易交非其信之不固也富而易妻非其愛之不篤也啖梁肉者棄粗糲被綺縠者棄布帛廢華榱者棄陋室御文駟者棄駑駘豈獨龍陽君之魚哉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佯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畜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謁者以告公仲遽趨而見之石奚子曰今之鄉相其不為公仲者鮮矣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四

簠簋不飭而諛之為廉潔惟薄不修而諛之為貞嚴引用朋黨而諛之為好士擯棄賢良而諛之為忠謹詐諛而諛之為誠信脂韋而諛之為正直陰狡而諛之為含洪狠賊而諛之為仁厚若是者進而加諸膝否則推而納諸淵又何怪乎顏率之欲改口也

荆襄之間多盜有劇盜者日聚徒黨而肆之踰垣升屋出入竄伏罔弗習也其人則美衣冠從僮奴華鞞駿馬日游行都市以偵人之虛實有所欲盜則先就其僧舍之近者而假宿焉盛酒饌以燕其



徒黨若貴游公子然者陰部分其人酌道里計漏刻以往已乃自行援接燈火前導衣冠驕乘儼如也追捕者至則佯為逐賊者給曰賊在近可亟追也乃指東易西迷其所往萬一及之則挺刃以鬪奪而篡之久之居積日富百物備具衆往往物色之或舉以訟官錢神方靈居解者衆出其貨則曰此吾家固有之物耳驗之果合訟者莫能明也反坐誣盜之罪以退其人益肆惡無忌而輒盜藩王之宮藩王踪跡得實聚衆而捕之凡所盜珠玉之器龍鳳之衣皆非民間所有始無以自解而亡盜

芝園外集卷之九

五

者益群而訟之乃伏其辜而盡捕其徒黨斃之圖棘夫盜也者天下之劇惡也令甲非不嚴也乃其人得以詐偽之故而後其刑誅彼有假美名以誣世作奸者亦何以異於是哉

余嘗與涇野子論政涇野子曰政在任人而已何言乎任人也昔晉之家法也隣之人有互子馬一子樸一子敏一子矇一子僂一子跛乃使樸者農敏者賈矇者卜僂者鍛跛者績五子者皆不患於衣食馬使各易其業則不免於凍餒矣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其所長而畧其所短則天下無

棄才矣苟舍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是猶以盜驪捕鼠而以純鈞刈草也庸濟乎

虎之處于山也無弗威也虞人得而檻之則犬豕侮之矣龍之處于淵也無弗神也蕩而失水則螭蟪戲之矣君子得其時則龍虎之神威也不得其時其不為犬豕螭蟪之所凌者鮮矣然檻者不可謂之非虎也失水者不可謂之非龍也不得時者不可謂之非君子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六

家有火起而牛逸於闌救火而不追牛非不愛牛也為其時有所急也兒子腰千金之寶而溺於海痛子而不痛寶非不愛寶也為其情有所重也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愛也為其有所利之也隣人天雨而覆其屋唁之而不傷非屋不足惜也為其無所利之也

藜藿不糝不望梁肉桓楬不完不慕文繡以非其享也重寶懸於市而目不眴駟馬過於前而心不羨以非其分也治百畝之田者期於大獲行千金之賈者志于罔利以有其具也侍君王之側而欲得其政處妃嬪之位而欲私其寵以有其地也漁之夢江湖也樵之夢山谷也獵之夢狐兔也耕

之夢兩燻也。臯氏之夢鼓鑄也。陶氏之夢埴埴也。梓人之夢斧斲也。設色之夢丹青也。此其常也。帝之夢築也。築之夢帝也。騎之夢舟也。舟之夢騎也。囹圄之夢清都也。清都之夢囹圄也。此其反也。常者十而八九，反者十而一二。惟善惡亦然，故曰夜卜諸夢寐。

生人有四死：一水火死，二盜賊死，三鬪爭死，四虐政死。然而虐政其甚矣。秦皇漢武是也。天下有三劫：一饑饉劫，二兵刀劫，三疾疫劫。然而刀兵其甚矣。赤眉黃巢之亂是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七

冬日不浴，非愛水也。為凜於膚也。夏日不爐，非愛火也。為不適于體也。榛莽之叢而獵者穿之，虎豹不避，利在山也。萬頃之濤而漁者泳焉，日夜不出，利在海也。故以耕釣之人視市朝，則冬日之浴而夏日之爐也。以軒冕之人視市朝，則獵者之山而漁者之海也。

疾藜不糾纏而曲篠蕩不疏剔而直其本定也。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其性定也。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緇而黑，其色定也。盜蹠不可以為隨夷，逢干不可以為庶來，其德定也。

湖上不鬻魚，林中不貨薪，以有餘也。破舟而千金，一瓠絕餓而斗粟千緡，值所乏也。冬不接筭，夏不衣裘，以非其時也。山行不以舟，水行不以車，以非其地也。五音不奏於壘，夫五色不呈於贖子，以非其人也。

后稷為兒，以種樹作戲，仲尼能行，弄俎豆為娛，性所生也。楚澤之人善漁，閩海之人善汨，齊郡之女無不工於刺繡，襄邑之女無不工於織錦，習使然也。物亦有之，虎豹之生，文章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生，毛羽未傅而有四海之志，性也。獼猴之舞，應節鸚鵡之語，若人習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八

君民一體也。戚休同之矣。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春秋遊豫，非怠荒也。樂民之樂也。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非謙約也。憂民之憂也。

工師能為巨室，而所蔭則草舍也。輿人能為堅車，而終身則徒步也。臯氏能鑄金，而室中之陳則土缶也。陶人能為什器，而汲取則敗甕也。故曰：為不必用，而用不必為。後使群動兼制百物，此大人之事也。

少言者不為人所忌以無傷於物也少行者不為人所短以無尚於人也少智者不為人所勞以無資於謀也少能者不為人所役以無濟於人也

天下可以無麟鳳不可以無馬牛可以無齒柱不可以無菽粟可以無錦繡不可以無布帛可以無珠玉不可以無木石可以無甲兵不可以無禮義可以無藩屏不可以無紀綱

無魚而為魚罟無所用之魚至而為罟則無及矣未旱而為桔槔無所用之旱至而為之則無及矣未寒而為緇袍無所用之寒至而為之則無及矣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九

然與其後時也寧先時與其無備也寧過備

錦繡一也被於施嬙則麗被於嫫母則醜軒車一也乘於卿士則榮乘於市傭則辱丹青一也施於臺榭則華施於厠溷則褻珠玉一也飾於冕弁則重飾於履屐則輕祿爵一也加於君子則貴加於小人則賤

闔而鑄兵無資於闔渴而穿井無資於渴溺而後問渡無救於溺迷而後問途無及於迷是以君子貴於見幾而凡事敗於不豫楊時悔應蔡京之薦許衡悔仕胡元之失此士人立節之不豫者也李

斯思牽犬之適五王悔三思之禍此人臣遠患之不豫者也昭公悔於乾侯郭公悔於出亡此人君保國之不豫者也

凡人之有所長也適以殺其身也非所長之能殺身也有其長而恃之之殺身也故善游者死於水善射者死於陣善搏虎者死於虎善捕蛇者死於蛇善鬪者死於鬪善負重者死於負重此恃其技而殺身者也善辯者死於辯善詐者死於詐善謀者死於謀善說者死於說善術數者死於術數此恃其智而殺身者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十

鐘無槌而鳴不能明其非妖也木無火而然不能明其非恠也女不夫而孕不能明其非淫也士無才德而取富貴不能明其非倖也

處世亨困有天為之者有人為之者越人而為車則困燕人而為舟則困澤人而為斧斤則困山人而為網罟則困暑而貿裘則困寒而貿絺則困雨而為桔槔則困晴而為雨蓋則困此人為之也饑饉之灾殺民癘疫之行殺民水火之異殺民兵革之變殺民孔孟不得其位顏回不得其壽武侯不能興漢文山不能存宋此天為之也

人君之於臣尊爵以寵之厚祿以養之屈身降禮以下之此非有骨肉之親也利在於安國家也人臣之於君夜寐夙興竭忠宣力主憂與憂主辱與辱此非有父子之愛也利在於立功名也何以明之王良之於六馬也秣之芻之剔之爬之拊之此非於馬有厚也利在於引車也醫吮人之傷含人之血垢穢不避此非於人有戚也利在於取貨也輿人成輿則欲其人之富貴情非愛人也人不貴則輿不售利在人之富貴也匠人成棺則欲其人之天死情非憎人也人不死則棺不鬻利在人之天死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士

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是故湯之謀也以伊尹高宗之謀也以傅說周武之謀也以呂望成王之謀也以周公宣王之謀也以仲山甫未聞人得間之也然易稱人謀鬼謀書言明目達聰非與曰謀不廣罔以盡物謀不審罔以執中若以非間是以枉

間直是亡國之道也

唐睢有言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虞陵子曰睢之言為信陵君言之也謂以讓功而固寵也然而有君子之道焉夫知人之憎則可以省愆矣憎人而人未之知則可以釋憾矣不忘人之德則不處其薄矣忘已之有德於人則可以去矜矣此所謂君子之道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士

人莫不有癖亦莫不有醫司馬相如有文癖楊雄有玄癖杜預有左氏癖左思有賦癖郭璞有數癖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王子猷有竹癖梁簡文帝有詩癖劉伶有酒癖阮籍有狂癖嵇康有傲癖顧愷之有痴癖清濁不同其為癖一也好詩文者醫以游藝好著述者醫以明道好玩物者醫以養性好干名者醫以務實好貨貨者醫以廉恥好進取者醫以義命多欲者醫以喪生好酒者醫以亂性偏僻者醫以中和放誕者醫以修檢難易不同其于治病一也

著龜所以決疑也凡人心則莫不有著龜也則天象地軌與塊然一物乎神靈變化孰與枯草死骨乎養其是非之心則莫不知焉全其耳目之聰明則莫不聞莫不見焉今以已之神智不能決疑而謀之於人以人之神智不能決疑而盡聽之於卜筮不亦愚乎或曰箕疇著於書大衍著於易其他徵於傳記者蓋班班也而謂可小之與曰易之人謀先於鬼謀書之稽疑先於卿士庶人非以著龜之能靈於人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十三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于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于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物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或問于無營子曰夫二子者之言何如曰命之非力非也力之非命亦非也夫修德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十四

行義可以致貴勤生嗇施可以致富節性葆神可以致壽此不可不力者也孔子之不得位顏淵之不永年子桑之困原憲之貧此制于命者也君子不以天廢人不以命弛力  
火之將燼也其焰必高水之將竭也其流必駛木之將敗也其實必繁鐘之將毀也其響必震物情大抵然也惟人亦然目將眇者必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察錙銖蓋皆偏至之為反也故用其所有用非智也而不用其所有用則智也以有用用愚也而強以無用用則愚之愚者也  
或語於人曰吾將斬而嗣其人有不怒者乎或語於人曰吾將大而後其人有不喜者乎夫人知怒人之斬其嗣也而不知身自斬之也知喜人之大其後也而不知身自大之也可悲之甚也今夫火樹不可以棲湯池不可以泳以無所息也鄧林多材玄圃多寶以有所息也奈何世人之弗知也昔纘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發聞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

正晉國行刑不收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會欲無執略則行志假貸君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先人而善雖惡猶可以倖免其御林玄圃之謂乎先人而不善雖善不能保其宗其火樹湯池之謂乎

語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行在令外故詩有鼓鍾之喻易有鳴鶴之繇言乎其所以感也是故太王居邠苦于狄患杖策去之百姓扶老携幼累糧以從而邑於岐周非令之所能招也秦穆公

芝園外集卷之九 五

欲盜善馬者以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能責也宓子治單父巫馬期往觀化見夜漁者得小魚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不豫賈男女別于途斑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要皆有以先之者也

諺曰人不躓于山而躓于垤山大也故人慎之垤小也故人易之今夫妻妾之燕私垤也宮室之隱暗垤也親昵之交游垤也取予之細微垤也好惡之遷易垤也尊俎之談笑垤也蹊徑之從違垤也一有不慎能無躓乎

海翁有畜牛令人粥於市折而弗售翁曰為足不矯耶體不碩耶力不勝耶耳目不聰明耶曰否老其齒耳然則彼少壯者不逸韉踰畔乎而人爭售之何也曰人情賤老而貴壯逸韉踰畔其甘也而膚革改前嚙芻如嚼鐵者非所欲也翁曰然則文王之鬻熊武王之呂望秦穆之蹇叔何為而寶之曰世無文王安知鬻熊世無武王安知呂望世無秦穆安知蹇叔即賢也以其老棄者亦多矣何獨至于今而疑之翁乃喟然嘆曰斯牛之不售也宜哉其善飼之

芝園外集卷之九 六

湛盧不飾不售而鉛刀盛飾則售大黃不飾不售而敝珥盛飾則售敦彘不飾不售而俗器盛飾則售綠綺不飾不售而時琴盛飾則售夫以偽物眩人者凡以網利也此人情也為偽物所欺而甘心焉非人情也徇其外而不責其實也其於人也亦然善兵者不用而抵掌以談兵則用善醫者不用而勦說以談醫則用為道學者不用而襲浮言以談道學則用懷經濟者不用而掠陳跡以談經濟則用無惑乎相率而為偽也夫物之眩人也止於亡金人猶惜之人之眩人也上之敗國家下之敗

風俗而當局者猶然甘之曾是以為智乎

飽而知足易未飽而知足難温而知足易未温而知足難富而知足易未富而知足難貴而知足易未貴而知足難蓋人能知足則無時不足矣反裘負薪帶索行歌莫非樂也不能知足則無時得足矣眉鳩之藏金谷之麗猶之為歎也  
丐子而得珍羞不若粗糲之善飽也凍夫而得輕紈不若緼袍之能温也易粟於肆不若良田之可常獲也買薪於市不若叢林之可常樵也是以君子務其實不務其華求諸已不求諸人

楚園外集卷之九

七

人有言知慧之於血氣也如燈火之於脂膏也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小而暗暗則膏息故與其明也寧暗與其消也寧息

或曰賢者不必貴而貴者不必賢勞者不必富而富者不必勞果天道乎曰賢而貴也勞而富也此天之有定者也賢不必貴也貴不必賢也勞不必富也富不必勞也此天之未定者也由未定故德薄而位尊功薄而享厚尸之若固有圖之如不及天下皆是也然釁積而禍叢猶之緼火蓄癰者也待時而發耳故曰斛滿而人概之人滿而天概之

可無懼乎

山居而谷汲者抱罌盜而相遺以水澤居若水者買庸而決實非於水有好惡也利害之情異也凶饑之歲兄弟不相饒豐穰之年䟽客亦必食非骨肉䟽而外人親也多寡之實異也為人上者誠能使貨泉若流水也穀粟常穰歲也則不施惠而民知惠不加罰而民遠罰矣

楚園外集卷之九

六

九人之情莫適於無欲莫不適於有欲惟有欲也則得失薰於外水火戰於中晝而營營夕而憧憧求一息之休舍不可得也惟無欲也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夫其為天子也為輿隸也有天下也無立錐之地也為彭祖也為殤子也禍福之極致也且猶能安之而况其細者乎是其適也贏之為適也其不適也多之為不適也人有言曰龍食乎清而遊乎清石戶之農北人無擇不受舜禪卡隨務光不受湯禪是也螭食乎清而遊乎濁伊尹耕莘而應三聘之勤太公釣渭而赴後車之載是也魚食乎濁而遊乎濁冉求之事季孫子路之死衛輒是也

魚無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筋而能縮菟絲無根而活此物生之異也死矣以頸交鷓鴣以足交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騰蛇以聽交孔雀鸛鳥以接影交蝴蝶絡緯蟋蟀以鬚交鴉以過氣交鵲以傳枝交此物交之異也蛇化為龜雀化為蛤朽麥化為蝴蝶山蚯化為百合此物化之異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鷓鴣子知之乎夫鷓鴣發于南

芝園外集卷之九

九

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棟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鷓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嚇我耶玄冥子曰今之人其不為鷓者寡矣身為宰而忌人之為宰也身為相而忌人之為相也乃其人有操行則忌有才美則忌有文章則忌陰為之阱而陽設之機惟恐勝己者進而將不利於其躬也則何以異於得腐鼠而嚇鷓鴣者哉彼須賈之賊范雎田蚡之傾寶嬰又何足怪也

事有同行而異情亦有同事而異效者審戚之歌

也以干君也子桑扈之歌也以樂貧也秦穆飲盜馬以酒公其德也御者醉子反以酒私於愛也此同行而異情者也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此同事而異效者也

詩曰天之牖民如填如篴如取如携故為善而得福天也為惡而得禍亦天也然天之福嘗加於袁宏樊重而不加於陳蕃竇武其禍也嘗施於韓休胄賈似道而不施於史彌遠秦檜何與曰此天網之恢恢也有至有不至也必一一而酬之則是市人之以貨交易而隣里之以酒食相報答也何言乎天道哉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二十

箕穎之樵牧天子不能遜之以位棘津之屠釣白首而都將相此貴賤之有定者也鄧通得倖漢文賞賜累鉅萬益之嚴道銅山得鑄錢通貨而卒不免於餓死陶朱公三困而三致封君之產此貧富之有定者也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張毅勇於外而病蝕其內此生死之有定者也

彈塗魚懼人之見捕也必穿穴以自居人從其穴而取之無弗得矣烏賊魚懼物之相害也常吐墨以自蔽人因其墨而取之無弗得矣狡兔三穴而



卒死於穴惺惺罵酒而卒死於酒故知有所不能周而患有所不可避

人無於水鑑當於事鑑鑑於水可以知好醜鑑於事可以知善惡何以徵之昔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載之歸其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麋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

國外集卷之十九

二十一

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于麋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鑑于事之謂也

士君子之處世莫善於介莫不善於無介介者界也所以畛域其身者也辟之江河之汎濫也介其水之防乎草木之蕃殖也介其圃之樊乎故介則為防為樊即有不合於中庸非惡也不介則毀防決樊將無所不至矣故晨門荷蓀接輿耦耕之徒與世判不相諧隘亦甚矣夫子無譏焉而獨以卿

愿為德之賊至比於鄭聲利口而惡之為其足以亂視聽而移心志也世之人不以為戒而反以為法不惟病已亦以病人如陳萬年教子咸以誦賊其子者也柳宗元勉楊誨之以圓不愛其友者也婁師德戒其弟以拭唾面不成其弟者也

事有似是而非者伍子胥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欲以為孝也不如無孝焉倉梧丙娶妻而美以讓其兄欲以為悌也不如無悌焉吳季札守曹子臧之節讓國于公子光卒亂吳國欲以為節也不如無節焉宗魯受齊豹之謀而死子血繫之難欲以為

國外集卷之十九

二十一

義也不如無義焉鮑焦餓而食山中之棗或問其所種遂嘔吐立枯而死欲以為廉也不如無廉焉尾生與女子期於橋下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不如無信焉故名有所不可慕而行有所不可過君子亦惟蹈夫中庸而已

齊景公為晏子之貧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聞之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

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民身死而財遷於它室是為宰藏也知者不為也再拜而不受今有為相者以佞諛蠱君寵祿日富賞賜數十萬猶未厭也挾朝廷之威福以網天下之苞苴累十而百累百而千累千而萬傾四方之百物而納之私藏金玉玕玩積如丘山雖眉鳩之藏不是過也未幾天怒人怨家錄子誅而所有盡歸於公府且併其祖先之遺而亡之然則晏子之言豈不為永鑒哉

君子之行不必其同不必其不同惟其是而已猶之五音異聲要之成樂焉耳五味異齊要之成饌

芝園外集卷之九

三

焉耳應劭有言曰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魏邑胥重璽而救荆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晏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戶而株楹故易記斷金書稱九德非必其同之謂也

漢武帝命駙官簡徒御將獵于上林東方朔請問

曰聞陛下將出獵乎帝曰然朔曰臣未知陛下之獵也以禽乎抑以士乎帝曰士亦有獵乎朔曰有之昔周文王將獵渭濱卜之其繇曰非熊非羆所獲聖王之輔文王曰獵而得輔利孰大焉遂以如畋得尚父而歸此以士獵者也太康畋于有洛之野十旬弗返穆王使造父御八駿之乘周流天下所至弋獵樂而忘歸此以禽獵者也夫士之伏于山林也猶禽之蕃于藪澤也惟上所以獵之故仁義以為網禮樂以為羅玄纁玉帛以為罝畢辟命以為弓矢獵得佩道懷德之士則駙虞也獵得謀

芝園外集卷之九

三

王斷國之士則祥麟也獵得觸邪逐佞之士則神獬也獵得文章藻麗之士則靈鳳也獵得斬將降王之士則魁魃也獵得靖邊捍圉之士則熊羆也獵得和民撫衆之士則犀象也若是者十得六七而王十得四五而強十得二三而安孰與麋鹿麋鹿之獲鷹隼雉兔之收徒以膏鼎釜薦豆籩充賓客燕享之娛哉陛下今茲之舉亦將何所從事乎帝曰子大夫之言善矣朕今且為從禽之獵如其獵士乎異日者當與子大夫更圖之

物有賤而可貴草木之於醫藥是也有貴而可賤

王卮之漏不可以盛水是也人有賤而可貴匹夫  
 可以相天下是也有貴而可賤匹夫之臣不足以  
 安國家是也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湯將往見伊尹  
 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  
 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  
 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汝  
 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問之  
 則一草之本也亦將棄而不食乎今夫伊尹之于  
 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  
 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於乎世無成

湯安知畎畝之夫之貴乎

芝蘭外集卷之九

五

論者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不足以復三代之  
 治此泥古之見非通達治體之言也夫汗樽杯飲  
 不可行於簞簞籩豆之世茅茨土階不可施于清  
 廟明堂之間惟其時而已如欲必井田也則將盡  
 夷宮室墳墓而為之乎必封建也則漢諸侯王之  
 禍不可鑒乎必肉刑也則秦政商鞅之虐足師法  
 乎誠能厚生利用征斂以時則井田可無行也六  
 服群辟承德藩衛周嚴則封建可無用也法令章  
 明五刑不入則肉刑可無用也

堯王未施信於民而民信未施敬于民而民敬  
 衣冠而民不敢犯禁以有先之者也德之衰也方  
 徙木之信信不足也嚴齒輅之誅敬不足也用參  
 夷之法禁不足也

賢之能存人國也猶醫之能理病也病不能延明  
 醫而惟庸醫之為聽及病之不治也則曰醫固不  
 足以愈疾也國不能用真賢而惟不賢之為聽及  
 國之危亡也則曰賢固不足以存國也豈不謬哉  
 使唐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則必無馬嵬之窟  
 德宗不用盧杞裴延齡則必無奉天之幸宋徽宗  
 不用蔡京童貫則必無五國城之幽

芝蘭外集卷之九

五

有唐堯之帝不可以無巢由之隱有周武之伐不  
 可以無夷齊之諫有微子之去不可以無比干之  
 死無巢由則貪位慕祿者皆是矣無夷齊則弑君  
 篡國者皆是矣無比干則皆主偷生者皆是矣  
 石不可以為玉而可以攻玉鉛不可以為金而可  
 以範金小人不可以為君子而可以玉成君子舜  
 之成聖也以象文王之成聖也以崇侯周公之成  
 聖也以管蔡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續說林四

籲俗林

客謂相國曰天下有三患公知之乎相國曰何謂也客曰累壤土而為層臺洛水之汎濫也層臺崩而壤土不崩何則積隆危之致也由萌蘗而為鉅木振風之凌也鉅木仆而萌蘗不仆何則踰碩大之致也此居高位而不知戒之患也鄧林之野不與斤斧期而斤斧集焉以其材足利也崑崙之山不與錐鑿期而錐鑿集焉以其寶藏足利也此積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富盛而不知戒之患也蛛之托於華屋也布網簷楹之隈羅蚊蠅而坐食其中自以為安無虞矣而不知承蜩者已擬其後為其網足以為具也蛭蟻之育於污澤也食腥飲穢熙熙然樂也而不知釣者已窮其宮為其質足以為餌也此玩目前而不知戒者之患也夫此三者有一焉猶足以殺身而滅宗而况燕之乎余是以為公戚也相公曰客休矣余乃今盡喻客之旨矣願上只尺之書乞骸骨於君王辭榮納祿而退耕於草澤之中庶幾其免乎客曰計誠得矣然余懼公為燕市之酒人也燕

市有善酒者沉湎終日無頃刻之醒已而腑臟盡病膚革尪羸去死者無幾所親或規之曰病甚矣無已不將為糟丘之鬼乎其人大寤歸告妻子勅斷杯酒酒至輒推而去之曰無瀾乃公為也未幾脣脰焦枯心志悶昏鬱鬱無以為聊曰有生如此不如死也盍少適焉乃取而小醺已取而大醺卒之沉湎如故不藥以死公誠能無為燕市之酒人也則猶可以免不然吾未見駕之所稅也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或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乃之魯過陳而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而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尤者焉能解人之迷哉玄冥子曰始余誦此言也以為誠寓言也今而後知其不誣也今天下之迷不異一國一國之迷不異一鄉一鄉之迷不異一家哀樂莫之當也聲色莫之辨也臭味莫之別也是非莫之分也如

遂氏之子者以為不迷而異於遂氏之子者衆以為迷也其孰能已之而又孰能辨之

或問為政之道曰以人治人而已曰何謂曰使少者敬老卑者敬尊斑白者不負戴此以其貴貴之也男遂於耕女遂於織粟帛充牝戶有蓋藏此以其富富之也兵革不與力役以時野無草竊閭閻安堵此以其安安之也猶之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鰥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今不惟民莫之求也用其淫威而日播之毒欲世之治得乎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三

火之熯也人未之灼也而不敢犯焉以犯之必焦也水之深也人未之濡也而不敢蹈焉以蹈之必溺也此人情之所明也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此人情之所蔽也夫知物與不知物者大抵然矣而知賢聖與不知賢聖亦猶之故在賦畝之中未有建樹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既登九五德普化光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聞叩角之商歌異而載之後車禮而用之桓公之知甯戚也必欲諗之於衛賢也而後用之群臣之知甯戚也

夫趨利而避害人之情也安危而利蓄則物蔽之也今夫龍聶者非不愛子也震雷而窺之於庭不知其子之驚也贖者非不愛身也行而不避罟井不知其身之墮也心之蔽亦猶之羊腸以為坦道陷阱以為清都至於亡身喪家而不之悟也則何以異於龍聶者哉最其著者分門標榜駢首領而誅夷朝野清談致銅駝之沒棘禍成甘露投屍濁流釁稔熙寧名刊黨籍此雖氣運之使然亦人謀之不哲也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四

百人射招招無不中者招一而已為射之者衆也百欲戕生生無不傷者生一而已為戕之者衆也知者慎所養而去所害愚者以所養而為所害故安車良馬出入代步以節勞也而或以招蹙也嚙肥飲醇百物適口以資養也而或以腐腸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以悅目也而或以伐性也輕裘厚褥毳幕紅爐以衛體也而或以病熱也故富貴之人多不盡天年以力足以致物也貧賤之人無他患以力不足以致物也力足致物而不以戕生惟君子能之今有財於此衆共用之則其財易盡也分以與人

則其用必舒也有地於此衆共治之則其地必多  
蕪也分而治之則其地無弗治也有工役於此衆  
共作之則課工必遲也分而作之則工之成必速  
也有牛羊於此衆共牧之則十九瘠也分而牧之  
則十九肥碩也是何也專則節不專則不節專則  
力不專則不力勢使然也為政者何以異於是故  
九官不相兼也十二牧不相代也至周官而大備  
矣下至饕餮庖烹絲枲染采之微川衡澤虞尊彝  
鬻鬯服不替族之細皆有專職也而况其大者乎  
如其可兼而理也則周公當先為之矣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五

人知有刃之兵而不知無刃之兵也知有鏃之兵  
而不知無鏃之兵也刃也鏃也人之所共見也其  
殺人有定也非刃非鏃有見有不見也其殺人無  
定也是故諛色兵也側目兵也讒譎兵也訕誹兵  
也先幾而設阱兵也陽與而陰擠兵也探微而迎  
合兵也為文而肆詆兵也匿情而反覆兵也一或  
中焉鮮有不殺身喪名者矣故曰兵莫潛於志于  
將為下

父母之於子無弗愛也業之耕則願賈者不樂業  
之工則願耕者不樂無均悅也官長之於民無弗

治也寬百姓則吏卒怨縱吏卒則百姓怨無均德  
也天地之於物無不生也多霖則藝下濕者病多  
燠則藝高原者病無均利也然則如之何亦曰因  
才而授業則無棄子矣飭法而申恩則無病民矣  
雨暘時若則無厲物矣

海東之域洪水為災歲凶民饑益以虎患縱橫衢  
路攫人于白晝而食之梧丘丈人謀於安丘先生  
曰患甚矣若之何除之安丘先生曰此易耳不有  
善搏虎者乎率錢而募焉操利兵機毒矢設陷阱  
置繫蹄跡而捕之蓋不出百日除矣然又有不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六

易除者則人虎是也何謂人虎恃貴勢逞橫暴傭  
惡徒奪人恒業攘人貨貨善良則食鰥寡則食老  
羸則食幼孱則食單孑則食道路側目而官司莫  
敢何問此鄉間之虎也廉耻盡喪溪壑難盈以師  
帥之尊行駟儉之術取貨于丞尉取貨于幕屬取  
貨于吏胥賄之入也奸盜如骨肉其不入也良民  
為寇讐怨讟繁興而貪暴益甚此郡國之虎也處  
王左右而屏其耳目把諸司之政柄網四方之苞  
苴子弟為姦利而莫之禁也門客弄威福而莫之  
察也順旨則寵祿驟隆逆旨則禍敗立至讒佞

張而忠良屏伏此朝廷之虎也夫鄉閭之虎郡國能除之郡國之虎朝廷能除之朝廷之虎惟天子能除之然而紀綱不振則不除政令不一則不除賞罰不一則不除好惡不公則不除不明目達聰則不除豈若利兵毒矢之易易哉是以難也

正之勝不正也猶水之勝火也君子患德之不修而不患物之不格西門豹之沉巫也韓昌黎驅鱷魚之暴也柳河東殄河東之妖也狄梁公毀江南之淫祀也不正而能之乎

夫禮也者體也人之有是禮也猶其有四體也又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七

曰理也人所賴以理其身者也過則辱不及則慢借之非禮也異哉今之為禮者也勢在當道則媚當道勢在有司則媚有司勢在卑幼則媚卑幼臭小兒遽欲肩於黃髮新進孺子輒擬革乎公卿宜侍坐也而延之上坐宜降禮也而與之抗禮諛色佞言折節足恭苟以相懼而不計當否施之者無覩顏受之者無愧色一有不然則謂為妄為傲群訕而陰誹之非特立之士孰能持之而不變乎

自昔三代之禮也有貴貴者有尚齒者有尚德者其在干今則何居乎孟軻氏曰非禮之禮大人弗

為違禮而徇時吾未見其可也昔人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其殆今之謂與

嘗讀柳子厚河間傳意其事未必有之今而後知其不誣也夫河間者始亦修潔人也不幸而一中其所欲遂蕩不自檢廣延美少惟恐不遂至死而後已寧復有他顧哉乃今有大吏者以甲第發身亦河間之出於戚里也始也詭跡以盜名亦河間之為潔也不自持也而肆其貪欲取賄於輿胥取賄於吏史取賄於幕屬取賄於丞尉取賄於屬肆取賄於徒囚取賄於犯官取賄於僧道方技多寡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八

不之擇也是非不之問也此非攫金都市不復見人者哉其猾民相告曰我惟無訟賄入則勝其良民相告曰慎無訟也非賄罔不敗矣跡其穢行與河間何異哉嗚呼大吏之設也本以禁奸今以長奸本以戢貪今以導貪此其於國家何賴焉民今方急視天魯魯迄不知天之既定又何如也

久旱之霖人所共悅也而藝高原者尤德之明月之照人所共悅也而行榛莽者尤德之仁德之施人所共悅也而苦虐政者尤德之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溺於水猶可出也溺於

口不可活也蟻孔潰河淄川傾山口亦猶之矣故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又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防其溺也

以金求濟溺無弗濟者給之而再溺則不救矣以親假舟車無弗得者敝之而再假則不得矣以美令諭百姓無弗從者朝令而夕悖之則不從矣

賃傭者賃過多則為愈疾而日愈暮非日之獨暮也傭不給也負重者負過多則行愈疾而途愈遠非途之加遠也力不勝也世有以庸才而當大任以薄德而都高爵債輟敗轍而不知也日暮途窮而不恤也能無及乎

芝園外集卷之二

九

以人觀人其情難知以業觀人其實立見故觀于稼而農之勤惰可知也觀于蔬而圃之疏密可知也觀于器而工之巧拙可知也觀于牛羊而牧之善僊可知也觀于行而學術之邪正可知也觀于政事而人臣之賢不肖可知也

昔之仕也朴今之仕也華昔之仕也約今之仕也泰昔之仕也勤今之仕也怠昔之仕也務實今之仕也釣名昔之仕也利物今之仕也利身昔之仕也忠君今之仕也誑君昔之仕也喜正已今之仕

也喜佞已昔之仕也美功業今之仕也美田宅昔之仕也行道學今之仕也講道學

飛蛾之赴火也一赴不死再赴三赴必死而後已饑蚊之附人也一附不死再附三附必死而後已貪夫之死利鄙夫之死祿亦何以異於是

治盜者刑盜園圃桃李不若盜犬豕鷄鶩刑盜犬豕鷄鶩不若盜欄廐牛馬刑盜欄廐牛馬不若盜刀劍衣裘刑盜刀劍衣裘不若盜寶貝珠玉此非刑有偏輕偏重也盜愈大則其欲愈侈欲愈侈則其惡愈甚情之所至法斯麗焉至於士人之盜亦

芝園外集卷之二

十

多矣盜貨也盜祿也盜爵也盜權也盜之大小惡之輕重昭然也以盜權罪者千不一二以盜爵罪者百不一二以盜祿罪者十而一二以盜貨罪者往往有之是何以協於情法之衷乎

人有好諛者或告之曰田疇荒矣則怒曰吾傭無弗力也牛馬瘠矣則怒曰吾牧無弗時也曰器什敝矣則怒曰吾工無弗精也游客熟其如此也諛佞百端務謹其意而取啖焉百不一治家日益落所居之室風雨飄搖則翹翹然也或曰是宜葺矣或曰宜新矣不聽諛者曰此皆病狂之言也室方



狂也而何以震為無已則以丹青黜飾之猶然  
新也歷千百年不啻矣主人大悅行客之言乃鏗  
鐘擊鼓日徵歌舞以為娛未幾震風凌之棟折榱  
崩盡室覆壓出者十不一二主人折肱而甦曰天  
何不聰不早誅游容之誑也而使我至此極乎

古人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何今之人  
不然乎器求其舊而人求其新凡藝器尊壘圭璧  
刀劍之屬必辨之曰某為夏物某為商物某為周  
物非此不數於貴富之室得則寶之其購也惟其  
所須什百萬無復靳惜即真贗雜售不計也秦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十一

次之漢又次之唐以下亡論焉乃其於人也新進  
者進狂誕者進巧於沽名者進工於結納者進長  
於論議者進問有老成者舊敷歷資深熟問聞之  
故閑廟堂之畧無事可以坐鎮雅俗有事可以奠  
安方隅而乃目之為陳人目之為腐朽率從擗斥  
曾漱帚之不如也夫新價價轅老馬識路物則有  
然者矣故鬻熊以九十佐聖姜牙以八十與王孰  
謂老成之可輕棄乎此之謂不知類也

明鏡能別妍媸靈龜能知吉凶準繩能定平直以  
其無私也明於星曆者不能自斷其命精於醫藥

者不能自治其疾工於文章者不能自程其美惡  
以其有私也

天有明晦地有夷險人有否泰天不以晦而廢其  
生地不以險而廢其養君子不以否而廢其德區  
區世俗之患君子所不患也故秦昭之客卿劇中  
之竄鬼也齊桓之仲父檻車之繫囚也淮陰之列  
侯勝下之懦夫也梁國之內史待溺之死灰也漢  
廷之大將軍公主之騎奴也司隸之尊寵客舍之  
病夫也魏大尉之權重召陵之冢主也陳乃若長  
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遷於武安鄭莊晚昔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十一

於賓客翟公表怨於書門人情則然又何怪乎  
利害禍福人心之所同明也其不明者有所蔽而  
愚也賈人航海中流而遇颶風舟危欲覆其人懼  
其溺也而自投於水此畏死而愚者也海夫有得  
徑寸珠者舟載以還未幾驚濤駭浪蛟龍翼而怖  
之舟子告曰龍欲得珠耳盍沉之其人不忍也刻  
股藏之海波遂平至家出其珠肉潰而死此貪利  
而愚者也黎立之人懾於幻鬼比其子之來迎也  
反以為鬼而殺之此畏鬼而愚者也越坻有患鼠  
者嚙床發篋竟夕不休其人憾之次骨一日被酒

而歸鼠故百端惱之目不得瞑奮怒而起持炬火  
四焚之鼠死而廬亦毀俵俵無所歸此積憾而愚  
者也

魯祖氏問於安丘生曰吾欲致吳之綾蜀之錦越  
之練晉之組繡東夷之文罽以市於通都何如曰  
可其利倍蓰吾欲致兗之戈和之干隋之弓矢越  
之象齒名香秦之狐白裘以市於國中何如曰可  
其利什百曰吾欲致代北千里之馬於越萬金之  
劍隋侯明月之珠卞氏連城之璧以市於上國何  
如曰可其利千萬曰子之所齎裝幾何矣曰黃金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十三

五鎰白金五十鎰安丘生曰嘻子亦聞淳于髡之  
說乎楚伐齊齊使淳于髡之趙請救黃金百斤車  
馬千駟髡大咲曰臣見道傍穰田者操一朶蹄酒  
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汗耶滿車五穀皆孰穰穰滿  
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也齊君乃益裝  
以行今子之裝猶未滿於千金而所圖者百萬不  
啻也庸濟乎世有挾斗筲之器抱樸楸之才而欲  
以康濟斯民莫安社稷是何異魯祖氏之為也  
梁商死桓帝用其子冀代為大將軍杜喬進諫曰  
不可夫是所謂城狐社鼠也非社稷之利也夫以

商之權寵勉為歛戢得老死牖下倖矣乃復以冀  
蓋之乎夫冀之為人也為有豺目洞精矐眇多行  
非法惡呂放之泄於商也遂殺之以滅口此所謂  
忍人也又何有於陛下乎如必以椒房之親而用  
之獨不念利害之輕重乎虎之罍於繫蹄也奮怒  
躑躅決其蹠而走非不愛蹠也所利在於全身也  
虺蛇之毒也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非不愛手  
足也不忍以四肢而亡七尺之軀也今社稷之重  
豈特七尺之軀而已哉徒以親昵之故而不能斷  
則繫蹄毒螫且將亡其身矣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十四

卜筮之人皆以妄言誑人給取貨貨十無一驗余  
官南禮曹有一輩來謁謂之曰汝術非精而以行  
世難矣余欲授子以輿訣何如其人遽起請教余  
曰汝所願見者非高貴大僚乎第見之首言且暮  
轉此大言祿命遐長次言子孫富貴則蔑弗售矣  
其人遂巡應曰何切中也時同曹郎王莫者金谿  
人也人品甚高雅不與此輩游談曰術不驗無足  
與也如其驗也福未至而先覬之禍未至而先憂  
之徒亂人方寸耳大凡喜於問卜者皆其中有貪  
欲也昔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

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三人之賢不賢所未識也子曰君子哉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信斯言也是以卜之䟽數徵人品也晉顏含行郭璞過舍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然則今之士大夫其去臧顏氏也不亦遠乎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准塋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五

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淞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焉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其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其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冢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也琢人之碑以為碑毀人之墓以為宅既其衰也轉而授之人豈直二氏為然哉余鄉近有發張即之墓而墓都憲者有發王太守之墓而墓憲副者殷鑒不遠欲以徼福其可得乎

吳有暴富者與鄉人券田方交易一道人來乞食

主人怒其聒也而呵出之道人書其壁云多買田笑汝痴解頭糧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蓋近來吳中多田之家即僉糧長解戶州司取剝賠償無已則箠楚禁錮莫可舒解其勢不至傾蕩不止也人懲其累皆不售田爾來四方多故征歛無經有田者莫不喪敗豈惟吳中為然哉於乎以金錢貿易猶不免於禍况於自奪人產者乎而勢家子弟方且紛紛不已吾不知其禍之所終也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六

已無競氏語所知日子亦聞即仁寶記蘇城集福庵事乎庵蓋南隣尚書吳匏庵東隣知州施膚庵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以為匏庵後圃吳曰僧庵吾世隣也誠不忍其毀又安忍有之乎有司乃復以為膚庵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厲我也有司述吳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為匏翁耶亦辭謝其庵竟存嘉靖初又有詔毀知府伍疇中納金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納金佃焉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時毛伍新通姻鄉人追憶往事因為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

辭今日毛與伍許告到官府嗚呼一庵之小而第  
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  
伍猶奉詔也猶納金也近乃無因而借奪虛券一  
入透業其業至托人懇解亦嚇取重貨乃已其如  
天道何哉其如人心何哉  
木之折也必以蠹然非有疾風雖蠹亦不折也墻  
之崩也必以隙然非有暴雨雖隙亦不崩也人之  
死也必以疴羸然非有六淫疾癘雖疴羸亦不死  
也國之亡也必以削弱然非有奸臣亂政雖削弱  
亦未亡也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七

忠信之人可以交神明可以行蠻貊變詐之人刀  
劍藏於腹內干戈起於舌端知之者遠禍於未形  
不知者飲醜而甘之此生死成敗所繫以判也昔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臣可  
為君得志於吳吳王好劍而臣善相劍臣請為吳  
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  
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  
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於乎使衛君  
而不悟其中曾從子之劍者幾希  
萬乘之君有寵臣焉竊持太阿恣行威福所喜則

爵之祿之所惡則誅之斥之亂以為治危以為安  
以塗君之耳目而君不察也眷倚日甚有進讒言  
者罪不旋踵趙盛詩扣首出血上書曰君亦知齊  
國之事乎昔成驩謂齊王曰國亡矣王太仁而太  
不忍人王曰太仁而太不忍人此善名也國何故  
亡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  
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於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  
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  
外國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今之寵臣不啻薛公  
諸田也政亂兵弱不啻齊也可無念乎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六

士有無才德而微寵於君上者都卿相享厚祿華  
軒文駟錦衣玉食揚揚然意得也所知或告之曰  
子亦知探珠之說乎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  
驕於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  
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曰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之淵驪龍之頷下而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珠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  
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  
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糞粉矣今夫祿爵  
名位國家所以旌有德賞有功者也不是物也而

以奸君之寵此必乘其昏惑而倖竊之者也如其  
悟也能無選乎

時相以佞道盡君親為肺附手執大阿口啣天憲  
生死判於呼吸進退分於頓笑而人之從之也如  
市或以賄結或以諂投或托為門生或乞為義子  
以斗筭之器而受鐘石之量以穿窬之智而都丞  
弼之尊有覲耳目洋洋然意得也一旦鬼疾其奸  
主怒其罔錫爵祿不但已也乃又簿錄其家而  
誅其子孫諸所黨附之人輕則斥逐重則逮繫甚  
至殞身喪家踵相接也或以私於玄冥子曰權門

續修四庫全書

十九

倖戶自古有之然未有不敗者也彼朋比之徒豈  
其弗鑒而甘為之乎玄冥子曰子知夫物乎射干  
之為草也莖長不過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  
仞之淵莫與比崇焉莖非能加長也所托則然也  
蒙鳩之為鳥也以羽為巢編之以髮而繫於蒿苒  
之上非不固也風之至也若折巢傾卵破而子死  
矣所繫則然也今夫寡才涼德之人始也附權倖  
而竊高位其射干之居山乎繼也恃權倖以為無  
虞而卒不得免焉其蒙鳩之巢於蒿苒者乎於乎  
世之人其不為射干與蒙鳩者蓋寡矣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續說林五

卜塗林

漢安帝時母后專政五侯用事國事日非仲長統  
言於鄧騭曰僕有隱于此欲與相國籌之今有蘇  
生於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幹如虹蔭於春夏不  
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  
根蒙茸乎一壑其下孤蘭與眾英皆不得被乎陽  
春而逞其榮秀即青松朱桂亦無以自蕃其生枯  
瘁踵接有牧者過而盼之欲繫則無脩繩欲伐則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一

一

無斧斤則將聽之乎騭曰奚而聽之亦謀於樵蘇  
假斧斤以伐之耳統曰有妖狐成群游于大苑之  
中憇于金穴之內貪如鼯鼠矯若蒼鷹狀如狝狝  
巧若猩猩倏忽萬態莫定其形足蟠魑魅之域跡  
寄魍魎之墟飾之以冶容粲之以文皮往往據要  
路而肆毒淫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躡于園張  
牙噬人而肝腦積為丘陵誠欲彎弓設網而廓清  
其妖厲則將何施而可騭曰曷重貨以要虞人為  
之期而屬之乎統曰有巨室於此良疇千畝百畝  
耕之以堤堰為防以溝澮為溉時其耕耨力其蓄

禽家衆莫不飽馬一旦驟雨蓄其壤洪流決其根  
不秀之區槩為魚龍之澤農夫荷鋤而流嘆結筭  
而興哀家衆皇皇懼無以為養如欲修其疆扞其  
突培沃其土膏而優游于樂歲則誰之責乎隲曰  
此司猷畝者之任也統曰鷓之追雀也翔薄于霄  
際而下視其雀雀仰視鷓之追也而伏于岩垣之  
側鷓乃垂翼而下之有蛛網張于岩垣涉之而歇  
是鷓欲捕其雀也非為其蛛網也而因焉馬是鷓  
有捕雀之名而為捕蛛之實也公以為何如隲曰  
是雀之善避亦鷓之不審耳統曰公之所言事情

物理蓋莫不中矣然僕竊有疑焉國家則巨室也  
公其司猷畝者乎國家則山林也公其虞人乎其  
樵蘇乎今堤壞而莫之修也狐與而莫之誅也穀  
盛而莫之伐也且舍豺狼而問狐狸釋蛇虺而治  
蟻蝨盜錐刀者必誅而竊赤阿者無罰則何以異  
于捕雀而得蛛哉  
天職覆地職載有專職也日晝明月夜明有專明  
也造化猶爾而况人乎故目之明無弗見也若目  
而兩視則難乎其為明矣耳之聰無弗聞也若耳  
而兩聽則難乎其為聰矣手無弗能運也若左畫

方而右畫圓則難乎成形矣足無弗能行也若一  
之西而一之東則難乎進步矣自用其身猶爾而  
况於用物乎故舟所以載也有以一人而乘兩舟  
者乎馬所以代步也有以一身而跨兩馬者乎用  
物猶爾而况於用人乎故兩家督非所以理家也  
兩相非所以理國也兩將非所以行師也故主一  
可以御不一主不一無以御一自身以達之天下  
一也

張子房佐沛公誅秦滅項平定天下積功為留侯  
語所親曰吾以三寸舌為帝者師此布衣之極于

良足矣願得捐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所親曰  
蓋聞之佐獵者分禽佐釀者嘗醴共其勞而不享  
其成者未之有也今子輔漢王成大業山河帶礪  
之盟牲血未燥也而子欲去之何獨不近于人情  
乎對曰非君所知也昔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  
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  
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  
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乃召余且而問曰漁  
何得對曰得白龜筮圓五尺君曰獻之龜至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乃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刺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今良亦宰路之龜也亦將有剗腸之患亟去猶恐其不免也而况可栖栖於寵祿乎

范蠡佐越王公踐成滅吳之功比其反也計然語之曰子知莊生之言乎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蠡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秦汝十日戒三日齋籍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蠡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乃其自為謀也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豚楮猶案也之上聚

之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四

儂棺柳也之中則為之夫為蠡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其異何也今子于牢筴雕俎也將安從乎范蠡大悟辭越主而去之越王曰子留吾將與子分國不留且加誅妻子為僂蠡曰君行制臣行意臣不留矣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越王乃環蠡所居會稽之地三百里以為蠡封邑令世世無得侵談者高之後此若漢之信越唐之長孫無忌皆甘為雕俎之蠡者也留侯李泌則牢筴之蠡也

西祁子隱于石谷之陰結繩以為樞累甕以為牖

衣草木之衣飯菽藿之飯槁項蒿目管絃如也北墟子過而問曰若是其儂乎何事力也西祁子曰惡乎力乎曰世俗之所貴者材也子能自材乎則庶幾免此矣西祁子曰吾以子為有治生之異術也而不知投我以阱也子不聞莊周氏之言乎櫟社之木其大蔽牛絜之百圍然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構以為柱則蠹匠石過而不睨曰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商之丘有大木焉其陰可以庇千乘然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其大者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已南伯子綦見之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此於此其大也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三圍四圍求高明之麗者斲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斲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夫狙槲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而自培擊於世俗者也吾方幸其為商丘櫟社之木也而子欲為楸栢桑與狙槲果蓏也不已過乎

之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五

諺曰獸惡網羅民惡其上故智者下人以梯福愚者上人以梯禍何以明之昔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言于召康公曰晉之克也已實謀之微我晉不戰矣是役也吾有三伐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召公以告單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且貪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以吾觀之不可久也磨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乎汝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卻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于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至歸自周明年為厲公所殺范文子遂知晉國之政以善終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六

徒或以炳艾或以祈禱其斥不同其于愈疾一也為政者或以威嚴或以豈弟或以簡詰或以精詳其用不一其于宜民一也然而各有適也各有權也反而應之未有能濟者也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侯請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齊以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公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受子玉俱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子罕之不受玉非惡寶也以存寶也君子曰魯侯取徵于柳下季以欲存國也而不知失信之不可以存國也野人獻玉于子罕以其可貴也而不知喪寶之不足貴也修之終身而壞之一旦二子豈為之哉世之人小信尚不能持也况國事乎小物尚不知守廉也况重寶乎

墻有耳室有坑庭有寇門有虎此古今之通患也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七



幾事慎微兩謀貴密此之口入彼之耳而奸人  
 竊之先事宣泄措置未及而禍不旋踵此牆之有  
 耳也衽席之好甚于腹心口舌之譖慘于戈戟以  
 孽奪嫡以孽代宗愛憎易位而陷阱攸作此室之  
 有坑也富貴之誘在前而溪壑之欲無厭機毒矢  
 以伺隙挾利亦以窺便防其晝矣而宵乘之防其  
 外矣而內乘之利之求也惟力是視此庭之有寇  
 也以強食弱以小加大機智以為齒牙朋奸以為  
 爪距飢則咆哮飽則踴躍細大之吞啖不遺而內  
 外之行踪可斷此門之有虎也夫市耳可防而牆  
 耳不可防也野坑可避而室坑不可避也流寇可  
 禦而庭寇不可禦也山虎可捕而門虎不可捕也  
 有國有家者可無畏哉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八

今之人大抵皆賈道也有賈名者有賈位者有賈  
 利者賈位與賈利者不足論矣若賈名以賈位賈  
 名以賈利者則又有甚者焉談性命說天人而躬  
 之弗逮其為之也以偽人之取之也亦以偽是交  
 相為偽也昔大舜之誅四凶也曰靜言庸違象恭  
 誦天孔子之誅少正卯也曰言偽而辯行僻而堅  
 此義行則今之為偽者能逃於首戮乎

人臣事君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所謂私者曰貪  
 利也曰貪位也曰貪生也貪利與位者不足言矣  
 一有貪生之心則早夜圖惟兢兢自保勢在宦官  
 則諛宦官勢在宮妾則諛宮妾勢在臺諫則諛臺  
 諫平居則巧佞百出植黨樹援臨大事當大難則  
 首鼠兩端惟以遠罪戾固寵祿而已此其於國家  
 何賴焉如其公也則君德之成敗即吾身之成  
 敗社稷之安危即吾身之安危天下之理亂即吾  
 身之理亂用人之枉直即吾身之枉直病手足乎  
 病腹心乎病膚革乎病腠理乎孰非吾身者孜孜  
 治療求所以愈之不然則去位可也殞身可也夫  
 是之謂致身夫是之謂授命夫是之謂盡忠職業  
 克修而後國家可安也如既不能正又不能去而  
 徒號於人曰我欲為而不得我欲正而不可則將  
 焉用彼相矣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九

民猶水也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民可使不亂  
 不可使無情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成湯之檢  
 身如不及是也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秦政之  
 濫刑以逞是也

兩奕相遇則勝負見兩射相遇則巧拙見兩農墾

時則勤惰見兩士同學則愚智見兩官隣治則能  
否見善計者師人以自益不善者妬人以自病  
今有五錐於此銳者必先挫有五刃於此鋒者必  
先缺故西施以美沉孟賁以勇後商鞅以陰謀破  
誅吳起以善戰車裂韓非以說難殞身李斯以明  
術棄市

鐘鼓管籥耳得之而喜妖容麗飾目得之而喜綺  
縠文繡體得之而喜奇珍異膳口得之而喜此人  
情也國以國養家以家養非過享也然其所以為  
之者有道也國君不能安國家長不能和家而惟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十一

耽樂之從民有滿中之瘠而莫之知也家有向隅  
之悲而不之恤也神惡其淫人怨其僻難之作也  
容可道乎誠知歌舞之徵哭泣之招也珠玉之聚  
干戈之媒也宮室之壯麗道路之流離也服食之  
姣好聲名之醜惡也一時之侈泰無端之窮蹙也  
則將焉用彼為哉

飽而知人之饑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樂  
而知人之苦此之謂仁君也享鼎食之豐不知糟  
糠之未厭衣狐白之裘不知雨雪之為寒廕廣厦  
之麗不知露居之不寐娛妃嬪之奉不知鰥寡之

無聊此之謂不仁君也仁者約己以裕人孜孜如  
不及也然而興隆由之矣不仁者損人以自奉亦  
孜孜如不及也然而喪敗由之矣

朋友之道四而通財不與焉善相勸也過相規也  
進相援也患相恤也此古之為友者也善相妬也  
過相訕也進相傾也患相快也此今之為友者也  
伐木之詩其古之道乎谷風之詩其今之道乎然  
管鮑之生知也張范之死友也王貢之彈冠也蕭  
朱之結綬也沒世而人稱之矣儀秦之鬪智也耳  
餘之交兵也欽若丁謂之相排也惠卿安石之反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十二

噬也沒世而人言之矣取友者當何所擇乎

心有思憶者忘其飢心有躁熱者忘其寒心有悲  
傷者忘其疾心有忿怒者忘其痛夫飢寒疾痛皆  
切身之患也而猶以偏心勝之况於有道心者乎  
故無驕心則可以忘富貴矣無羨心則可以忘貧  
賤矣無懼心則可以忘患難矣

虎豹之猛不可以升木雀鼠之利不可以穿石能  
有所限也鐵不可以為舟銅不可以為弩實有所  
拘也章甫之冠適於越則困陽阿之音引大木則  
戾用有所偏也瞽者不可以與文章之觀聾者不

可以辨繁奏之節性有所蔽也

蔡我齋宗充自署其壁曰儉德之恭儉則能廉不能儉者廉必不終奢惡之大奢則必貪不窮奢者貪亦不甚斯言也誠律身之龜鑑也不暇遠舉自余幼之所見與今之時亦大異矣昔之燕客也饌有常數今之燕客也饌無常數昔之贊饋也果餌書帕今之贊饋也綺縠金銀昔之官室也陋今之官室也麗昔之衣裳也朴今之衣裳也華昔之什器也質今之什器也美昔之僮僕也寡今之僮僕也衆昔之產業也有限今之產業也無限足欲者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十一

以為賢能不足者以為蠢拙爭先效之若水之赴壑而不可止也欲無貪得乎故在官則朘民膏以充欲歸家則剝鄉里以取盈又何怪哉

兄弟懿親也是非公論也君子不以私滅公不以家事廢王事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醜叔牙以存魯不得已也王安石進小人以行新法而其弟安禮非之韓絳附王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非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非之史彌遠廢嫡亂政播弄威福而弟彌堅非之此皆公義之不可掩者也乃若趙盾不討

趙穿春秋以為弑君王導不討王敦論者以為當賊是故下流之居清泚莫之滌也公議之犯至親莫之諱也

鄧林之木樹於培塿之立荆山之璞種於沙磧之場此不善生殖者也越人被髮而宋人資以章甫秦人介甲而魯人投以逢掖此不善隨俗者也齊王好竽而以鼓瑟干之吳王好劍而以詩書說之此不善遇主者也結繩之政欲以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欲以解平城之圍此不善濟時者也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十三

蕭江生學于務虛子三年而辭歸送之曰子必勉

之鵠鳴未必吉而聞者喜烏鳴未必凶而聞者怒孔翠文鸞非必有益于人而見者喜梟獍虺蜴非必有損於人也而見者怒騶虞麒麟非必身逢之也而談者喜魍魎獠獠非必身逢之也而談者怒何則以其素也素善不與喜期而喜至矣素不善不與怒期而怒至矣惟人亦然仁如堯舜天下莫不願以為君忠如伊傅天下莫不願以為臣孝如參閔天下莫不願以為子聖如周孔天下莫不願以為師義 雷陳范張天下莫不願以為友友是則梟獍而 耳虺魍而已耳欲免怨怒得乎

有相國求為治之道其門下之客進言曰在任人在審術何謂任人曰治內治外克宅克俊各適其用而已猶之御車者也牛服則牛驂馬服則馬驂引重致遠不難矣如服牛而驂驥也則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何謂審術曰昔者有人欲之楚而比其轆者客告而反之其人曰吾馬良客曰馬雖良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客曰用雖多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客曰御雖善非楚之路也夫此數者愈善而去楚益遠故術不可不慎也相國曰諾敬聞命矣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十四

有樵者每日晨起入山負薪而出易米以食行歌道上嘻嘻然樂也一日偶拾遺金置有家室食用稍廣而薪不足以給之噤不復歌漁人業漁蕩葉舟于江得魚則以易米以其餘沽酒醉飽則齁齁而睡已而稍有贏積妻一丐婦已又生子而魚不足以給之遂不復酒二人謀所以為生而不得也則相與之東里之富室而問計焉富室曰子不知樵與漁乎叢茂也而斧入之澤廣也而網集之家厚也而人倚之今余之心無日不戰水火也又何術以語子哉玄澤子曰此有累無累之辨也夫以

貪欲者之情也則未貴而思貴已貴而思大貴惟恐其不得也未富而思富已富而思大富亦惟恐其不得也以遠患者之情也則大貴不如小貴小貴不如不貴大富不如小富小富不如不富何則怨忌少而危禍希得失輕而憂患寡也故曰墜階者踣墜樓者墮樸樹之仆損枝高樹之仆折幹此富貴貧賤之喻也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十五

齊人有薄其骨肉親戚而爭錐刀之利者乃紹介寶賂走千里而交於貴游鄉相安丘生曰子過矣夫小者不親不敢圖大近者不親不敢言遠聖人之訓也故池井之近也而居者取汲焉山林之近也而爨者取薪焉蓋隨求而得者也今有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子之溺也而假救於越人越人雖善泗子必不生矣何則勢無及也子如欲藉人以自庇也盍改圖焉君子之不為不善也以禮義之防嚴也小人之不為不善也以刑罰之禁重也貪夫不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非不愛珠也利在於保命也窶子不冒魚腸之利刃而奪之金非不欲金也患在於捐軀也

楮望之工不若漏隙之塞也甫田之藝不若園圃之治也賈販之數不若生殖之勤也境外之修不若閉門之飭也踈遠之交不若骨肉之篤也金湯之固不若蕭牆之謹也邊鄙之嚴不若朝廷之正也

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土膏動而時雨降則一老圃可以藝十畝之園非堯拙而老圃智也得時與不得時也親戚不附雖賁育不能以威衆親戚附之則尋夫可以雄鄉里非賁育怯而尋夫勇也有助與無助也立丈木於山巔巍然尊也岑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六

橫十仞而建層臺之下則塌然卑耳非丈木長而岑樓短也有位與無位也

封陬老人田於海桑之陰稼穡滋碩廩庾日豐丈夫足於錢貨婦人饒於縑帛或曰子非素裕者也豈善竊乎而其殖若是老人曰無他道也順陰陽之和適寒溫之節時未至不先既至不後則殖明於權計審於物宜不爭人之所爭不棄人之所棄則殖不以冗務妨大務不以他事害正事衆寢弗寢木與先興則殖父率其子兄率其弟作苦則爭先安逸則遜長則殖儲種必疏刺草必盡地無隙

餘耘無鹵莽則殖畎畝有徑燥濕有節備奴必其私牛羊不亂其群鷄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則殖錢貨取足於費衣食取足於養宮室器械取足於用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則殖婦人無冶遊無燕談無倚戶出修饁餉入理蠶織裳服不粥於市則殖凡此皆竊造化之功以為功者也若竊之於人不有外侮則有官刑其何生之能為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七

韓非曰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紀綱法度則人君之椎鍛榜檠也所以平不夷而矯不直也夏失而商用之商失而周用之世之治亂莫不由能用與不能用也如國有頗僻而不能平也國有奇袤而不能直也則將焉用君相為哉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螿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家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石問子曰慎子可謂知勢而不知賢者也干將不以不

割而不利和璧不以不割而不良盜驪不以不御而不捷誠賢智也雖無執也能不表見乎孔子不遇於春秋矣萬世而下猶知有孔子也孟子不遇於戰國矣萬世而下猶知有孟子也猶謂之不足慕乎

凡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夫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何心之禁朝有進言之旌有敢諫之鼓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何言之禁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何事之禁故王道任德德行而姦止羈道任法法嚴而姦不勝

芝園外集卷之三十一

六

以言而求都匠則庸人與班倮無別也委之以九層之臺則巧拙見矣以言而求力士則庸人與烏獲無別也授之以千鈞之鼎則罷健效矣以言而求相國之材則庸人與伊旦無別也任之以謀王斷國之業則賢不肖見矣故育子能欺人於寐而不能欺人於視暗夫能欺人於嘿而不能欺人於言

酸甘醜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庖人輕君而重宰尹矣清濁高下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賢否是非不以理斷而決於

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臣矣夫宰尹之重以別味也非有及於味之外也樂正之重以辨聲也非有及於聲之外也惟寵人之重則例上以為下反自以為黑國之亂亡無日矣

讀神農之書而不操耒耜則無所得食矣讀孫吳之書而不親戰陣則無所得功矣讀孔氏之書而不躬行仁義則無所得道矣故馘敵力作雖無神農之書可也摧堅陷陣雖無孫吳之書可也修德行義雖無孔氏之書可也

芝園外集卷之三十一

九

而求大邪之無侵不可得也小善不為而求大善之成名不可得也小財不節而求大財之能積不可得也夫治小病禁微邪為小善節小財此人情之所苦也而却大病遠大邪成大善積大財此人情之所樂也知者以所苦而易所樂愚者忘所樂而益所苦故慈母不以嬰兒之痛而廢剔首嚴師不以弟子之苦而廢禁邪良有司不以民萌之然而廢行法

或問於玄溟子曰世人好濁而子獨清世人好枉而子獨直世人好爭而子獨讓世人好暴而子獨

仁庶民弗親君子弗信亦何利而為之玄冥子曰  
子知之乎鏡不以不照而不明劍不以不割而不  
銛其質定也火可滅而不能改炎水可壅而不能  
改下其性然也君子之守亦猶之矣不能善天下  
亦可善一鄉不能善一鄉亦可善一家不能善一  
家亦可善一身身苟善矣其於世之用也舍也同  
也異也毀也譽也吾何與哉

公行子之之燕遇魯元於塗曰燕君何如魯元曰  
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  
舉夫人不可以不求助也故士求其助為士者也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農求其助為農者也工求其助為工者也商求其  
助為商者也皆所以相成也不惟是也天子求其  
助為天下者也諸侯求其助為國者也大夫求其  
助為家者也求助而得助靡重不勝矣既其勝也  
我之力也人何爭焉自多而無助靡輕弗躓矣既  
其躓也則我之不力也人何尤焉

羊腸之車不敗而康莊之車則敗非康莊險于羊  
腸也羊腸戒而康莊不戒也龍門之舟不破而安  
流之舟則破非安流險于龍門也龍門戒而安流  
不戒也患難之塗不死而富貴之塗則死非富貴

危于患難也患難戒而富貴不戒也人能以行乎  
羊腸者行乎康莊則無敗車矣以行乎龍門者行  
乎安流則無破舟矣以行乎患難者行乎富貴則  
無死所矣

續說林六

稽顙林

漢武帝時多火患問于東方朔曰甚矣畢方之為厲也牲牲玉帛無日不數于山川鬼神而鬱攸之灾日濫而不止當何道以禦之朔曰陛下之火亦多矣殆非畢方之為厲也禳禳奚益焉今土木之工不息而斧斤日尋于山林四望皆赭是為焚林之火日繕甲兵以資戰伐而良弓利刃輪輓不絕是為武庫之火到都窳成之流播其毒淫日肆誅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殛以張國威血流都市白骨成丘是為炮烙之火耐金之徵徧及侯王逮于庶職破家室以應威罰是為宗廟之火舟車之筭關門之征下析秋毫是為道路之火塩鐵間架計口而稅望屋而科是為閭閻之火榷酒酤課屢緡橫取者無禁匿藏者重罰是為市井之火茲數火者撲之不能衰水之不能滅焦頭爛額不能救又况牲牲玉帛禳禱於無知之鬼神何足以舒解萬一乎為今日計者亟下尺一之詔布寬弛之令一切苛暴漁獵之政悉從革剝舉循良之吏以代剝膚刺骨之徒如此而火

患不息者未之有也又何畢方之足虞哉

陳蕃負天下之望觸忤權倖數起數仆奮發不已黃憲以書貽之曰仲舉無恙嘗聞破巢毀子則鳳皇不遊于郊焚林剪柝則靈芝不產其域何則物固擇所托也而况人乎故國風有好我之音易繇著遜尾之厲明哲保身察士所以先幾滅頂濡首蒙夫由之蹈難得失之途斯其判矣昔沮溺耦耕丈人荷蓑非遺世也窳子如愚遠生可卷非忘君也蓋不以時之不可而佻倖於其所難必耳仲舉義高天下名震寰區有識之士無不願執鞭門下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者欲以滌君側之穢而成匡弼之勲於仲舉何有哉但當是之時三先失明六台瞠晦虎豹據於九關鬼蜮興於足下雖一二善類為之羽翼其如誰派設阱者寔繁有徒哉憲恐聲未宣而吭已扼掌未運而肘先掣無尺寸之功而徒以身膏斧鉞非計之得者也夫操秦阿者可以專割抗大黃者可



二子之績而欲僥有一之倖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也且仲舉六閭平尚公之勲而猶狼跋於二叔孔子之聖而卒無減于三家以今時勢抑又難矣雖有二聖之德而為一切廓清之舉殆未見其有成也况下此者乎仲舉誠乃心王室忠憤激烈不忍廟社之值危亦豈無有荒遊海濱而待天下之清者乎如謂夷望無忠愛之心即仲舉不以為然矣故憲也願仲舉之熟計之也蕃得書流涕乃為書答曰聚廬之林非鳥獸所棲而他棲者亦未必得生懸磯之淵非鱗魴所泳而徙泳者亦未必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三一

不死何則患有所不得避也今天下弊矣社稷危矣食土之毛誰非王臣而敢弗力乎蕃聞之拯溺淵之患者無緩步扞批亢之闕者無空拳今日之患其為溺淵與批亢也大矣泄泄以從事心誠知其不可也且士之處世亦在乎所遭何如耳比干盡而剗心文王順而拘幽展禽和而魯黜子胥義而吳劉仲尼聖而陳墜墨翟智而宋囚史蘇直而晉辱屈平忠而楚流彼數聖賢者豈不欲潔身而避患哉視二儀之不位則不以性命為惜痛元首之不愉則不以髮膚為愛傷群生之失所則不以

妻子為戀要在自明已志耳蕃今日之事竊時之為父而逐虎知有父而不知虎之能噬人也為田而驅狸知有田而不知狸之能噬也旁觀者以為智乎以為不智乎則非蕃之所計也嗟乎叔度愛我良厚獨不聞昔者蕃對薛生掃除之喻乎言之不踐生不如死藥石之投亦鑄之肺肝而已既而蕃在位疏救李雲疏抑近習疏止田獵疏理李膺等不一而足宦官益疾之如仇托事罷免無何改代復召為大尉秉政遂與竇武謀誅宦官事泄難作執送黃門北寺獄臨死嘆曰嗟乎死可矣死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四

可矣獨何顏見吾叔度於地下哉楚使子發將西伐蔡克之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也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從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臣舍不宜以眾威受賞議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非先王之道也漢趙克國征先零羌振旅而還所善容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二將軍功多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非愚臣所及此於計未失也克國曰吾年

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務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之夫由子發言之然則人臣不貴讓乎由克國言之然則人臣貴不讓乎曰非此之謂也臣固以寵利居成功子發之謂也大臣之計安社稷克國之謂也有子發之讓功而不以沽名有克國之居功而不以微寵斯善之善者也

馮道功事唐莊宗明宗篡莊宗遂事明宗明宗崩繼事愍帝潞王反愍帝出奔道遂率百官迎潞王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五

以入而相之是為廢帝晉滅唐道遂事晉高祖繼事出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師漢高祖立乃歸漢周滅漢道又事周太祖道凡三凶姓十君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榮選或以問于安丘生曰嘗聞君子之樂亦多矣道通天地之為樂學貫古今之為樂參贊化育之為樂此其上也俯仰無愧之為樂功定社稷之為樂澤加生民之為樂則其次也守節殉義之為樂謹言信行之為樂爵祿不汙之為樂壽考令終

之為樂抑又其次也今夫長樂老之樂何也安生曰斯殆曹商之徒與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及于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稿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夫此一馮道也及君事讎不啻狗彘倡優厮養猶耻言之而乃自叙平生熱階官爵以為寵榮則何以異於舐痔多車而以誇于人人者哉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六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僉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惟聖人而已如嬰者及陋之人也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其過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古人有言曰大夫之有爭臣所以保其家諸侯之有爭臣所以保其國天子之有爭臣所以保其天下是故無貴無賤無尊無卑皆有弼也所以輔也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幅屢顧爾僕不輸爾載求其輔之謂也

今之人惡逆耳之言而甘佞人之說陷于危亡而莫之悟也其視晏子何如哉

許衡趙孟頫虞集負蓋世之名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而接踵仕元君子以為深貶若孟頫則宋之宗室也世食其祿乃其身亦以廢補職矣而不耻為之則尤可異焉或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故君而華也則仕華君而夷也則仕夷食土之毛誰非王臣子何過之深乎曰子不聞夙沙釐之事乎昔晉使中行穆子克鼓令鼓人各復其所夙沙釐者鼓子之臣也以其擊行軍吏執之辭

國朝外集卷三十一

七

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遠臣何賴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于翟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穆子乃聽之行既獻言于頃公與鼓于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夫三子者則宋之產非元之產也使知夙沙釐之義也元其不以處劉困者處三子哉

紹續昧醉寐而亡其裴宋君曰醉足以亡裴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豈惟裴哉石梁

子曰醉之為禍大矣然有酒而醉者有不酒而醉者紂以酒池亡子反以酣飲殺此酒而醉者也齊桓公醉于豎刀易牙燕王噲醉于子之楚平王醉于費無極吳夫差醉於宰嚭秦二世醉于趙高叔孫醉於豎牛此不酒而醉者也

蔡京館客張翥初入館即教諸生習走諸生請其故曰爾父祖誤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可以脫死京置酒求教答曰事已至此無可言者姑收拾人才以補萬一然亦無及矣京淚下乃收叙劉元城等官召楊龜山諸人而專以報復為急崇尚虛無

國朝外集卷之二十三

八

為務當時語曰不籍軍人而籍黨人不理防秋而理春秋是京於翥之言卒亦未之用也及朝綱大壞惡貫滿盈帝始納言官之疏而勒令致仕連加貶竄客死潭州其子攸儵伏誅條流白州而死餘子及孫皆分徙遠惡郡是翥教習走亦未有濟也於乎後之為相者不勝貪得窮兇以逞意謂禍在社稷未必身當之也不思天下皆亂無有安國一國皆亂無有安家彼以豐產殖貨為足以貽其子孫斯亦不知之甚矣

漢成帝嬖幸趙合德董賢荒怠政事匡衡進諫曰

閨闈之中萬化攸始輦轂之下表則所先不可不慎也昔趙成王貴寵建信君客見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客曰買馬而善何補于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客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矣而杜稷不血食然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本之應也客曰燕郭之間有所謂桑雍王知之乎夫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趙王不納國以大亂今董賢者建信君也而婕妤則紀姬也斯所謂桑雍也以及之干政不亦危乎柳子厚閱深辨博工於文詞其於忠邪直枉之分宜辨之審矣今觀其文漁人智伯之對刺貪利而亡國者也哀溺招賈之文刺貪利而亡身者也李赤之傳刺狂誕而不令終者也河間之傳刺矯情

而敗節者也弔其弘之文美以身殉國者也斬曲几之文賤曲躬媚人者也此非柳子之私言也聖賢之遺言也乃若答問之篇乞巧之賦有餘悲馬起廢之答愚溪之對有深憾焉豈所謂憤悱而怨者耶至於弔屈原以自况而不知其去國非原也贊伊尹就桀以自况而不知叔文之不可與有為也贊梁丘據以自况而不知立朝之節非晏子也又若梁商之說導人以利也咸宜之論啓人以倖也率皆矯飾之言誰其聽之蓋其始也此之匪人不免濡首之厲宜嗟臍無及矣曾是不悔乃于叔文之死盛為稱譽以志其慕雖云報知己之德其如是非之公何哉他所褒刺即有合於道要亦非由衷之言也楚懷王愛屈原而不能用屈原上官大夫蔽之也燕王噲賢荀卿而不能用荀卿子之蔽之也秦始皇慕韓非而不能用韓非李斯蔽之也漢文帝慕賈誼而不能用賈誼絳灌蔽之也武帝慕司馬相如而不能相如公孫弘田蚡蔽之也魏武帝慕荀彧而不能相如司馬懿蔽之也日然則以數千之才無以自見乎曰盧緩雖善醫不能自彈

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何獨于數子而疑之  
 宋道君荒娛廢政刑罰失中賦役繁重百姓怨謫  
 而日事祈禱以徼冥福李伯紀私于所知曰昔齊  
 景公病亦且瘡使史固與祝佗數禱于山川宗廟  
 無不備物而病滋甚乃謀於晏子欲殺二祝以說  
 於上帝晏子曰不可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君疏輔  
 而遠拂近臣嘿遠臣瘖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百  
 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  
 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  
 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

○國外集卷之二十二 十一

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景公乃不誅祝史而專  
 任晏子以修其政國治而君亦不病今下無晏子  
 之忠而君非景公之悟宰輔從君於昏而金帛日  
 空于鬼事矯誣上天欲以徼福不亦難乎  
 唐太宗信任魏徵諫行言聽以致太平之治嘗曰  
 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彞見之及  
 徵死而入讒人之言停昏仆碑無復顧惜此君之  
 負臣者也周世宗用宋太祖為殿前都點檢管領  
 親軍四出征伐蓋以心膂股肱寄之矣恭帝以幼  
 冲嗣位乃偽稱遼師之入而出兵陳橋遽以變告

而篡其國此臣之負君者也荀御嘗言非其人而  
 教之齊盜糧而藉寇兵也乃盡以其學授李斯而  
 斯之得志盡皆其教此弟子之負師者也鄭玄學  
 於馬融業成辭歸融心思馬令人追而殺之非玄  
 先覺潛於橋下以履擡水則不免矣此師之忌弟  
 子者也夫君臣師弟人之大倫也心相許也道相  
 成也而若是乎其不終也其如名教何哉

○國外集卷之二十三 三

或曰桀有伊尹龍逢而身焚於南巢紂有箕子比  
 干而首懸于太白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  
 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鱗蘧伯  
 玉史鮑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  
 狐而靈公被弑魯有子家羈叔孫婁而昭公野死  
 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虜虢有宮之奇  
 舟之僑而二公滅國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  
 也曰奚然哉五穀之所以能養生者為其炊而食  
 之也不食雖廩庾紅腐無救于死也布帛之所以  
 能御寒者為其製而服之也不服雖篋笥充積無  
 救于寒也忠賢之所以能存國者為其信而任之  
 也不任雖在朝濟濟無救于亡也若夫信百察之  
 名而不資道德之實是猶鑄黃金為人而列于朝

也金雖貴何益哉故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夫道與公相夫而泣道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得國舉兵伐原而下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石閭子曰文公可謂能用人矣夫不負於患難者可與共安平不負於道路者可與共朝廷不負於簞食豆羹者可與共千乘之國文公可謂能用人矣

芝園外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一皆富國強兵之術間舉仁義為言亦徒竊其緒餘耳其首告桓公也曰始於愛民重於安民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是矣而終之以作內政寄軍令欲欺諸侯之不知而速得志於天下善為國者固如是乎且政莫大於尊公室抑私門而仲之為政也乃制國二十一鄉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是臣與君分國也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是臣與君分軍也他日仲之言曰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

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兩之且不可況三之乎私門並於公室而政柄不在齊君上下凌夷主威不振厥後兩氏之篡庸非仲之始禍乎故齊以仲霸亦以仲亡

武王使人候殷及報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及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及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曰讒慝勝良命曰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君子曰國之有誹怨也猶醫之有針石也針石必慘於膚而可以已病誹怨必逆於耳而可以止亂諱疾而却針石是棄其身也諱過而禁誹怨是棄其國也故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此厲王之所以亡也

芝園外集卷之三十一

十四

樹木繁其枝而桑雍蝕其中日月暉於外而其賊在於內左右諛佞宦官官妾皆君之桑雍與日月之賊也桀之亡也以廉來妲己紂之亡也以崇侯

妹喜此皆不保首領者也周之幽王晉之獻公則不保其妻子者也乃若春申君之事尤可異焉春申君正妻生子甲有愛妾曰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其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固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死若復幸於左右者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裹以視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甲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五

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殺甲也夫人孰不愛其妻子乎亦孰不愛其首領乎至以妖佞之故而棄於一旦可悲孰甚焉夫二八登而時雍之化以成十亂用而卿郈之典以定君臣相遇無間然矣自餘有君而無臣則悲其君有臣而無君則悲其臣甚哉上下之交之難也然臣不能用君納牖遇巷蓋千百之一二矣君能用臣轉移化導猶之反掌云耳故向擊不效于商而與王于周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裴矩佞於隋而忠于唐王陵楚將也而佐命於漢高趙普

周臣也而盡忠于宋祖故曰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勝奕所用敗奕之棋也

于肅愍之誅也徐有貞力贊之既而籍其家惟上所賞賜及誥勅在焉別無長物陳汝言代為兵部尚書未幾邦政大壞賄賂狼籍汝言尋被誅亦籍其家寶貨山積運至左順門上召百官入視諭之曰汝言為兵部未久而殖貨若是汝等今見之咋于謙權重且任事日久寧有是耶先是汝言嘗進劾遇太子洗馬劉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幾何劉應聲曰洗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洗不得蓋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六

諷之也 都御史叢公蘭巡撫淮安力崇節儉公私冗費必斥殫盡有一滑稽生進而言曰公肯無名之費能不急之務功德于吾民至厚然尚有禁革未盡者不敢遽以聞叢乃蹶然而起降階而語曰吾子幸惠不穀必無諱言滑稽生曰下體之有袴以蔽形也今而為之兩股是虛費也若去一而存一則所省布帛不啻矣叢思之有間曰生所言曰善得無難於行乎生曰雖生亦以為難行也凡公之禁公皆此類也其不便於行者多矣叢乃肅然使退稍

弛一切厲禁以今財用詘乏大議省節善矣而白  
事者不量可否賓興筵宴則節舉人牌坊則節曆  
日紙價則節驛傳支應鋪陳則節官府與皂則節  
閘壩喫堰夫則節九若此者不可勝數此豈太平  
之盛事哉乃若事關朝廷事關官府事關官寺事  
關親軍冗耗莫甚焉而禁不以言此所謂問無齒  
快而總小功之察也

布政使豐公慶鄞人也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  
及易儲事言甚凱切逮繫詔獄七年 英廟復辟  
陞河南左叅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本

芝園外集卷三十一 十七

司右布政使廉聲大著威風振於郡邑一日行部  
有一知縣簞簞不飭聞其至大懼無以舒解乃以  
白金為燭饋之踰數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  
告公佯曰試燃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  
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  
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  
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  
也而持己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  
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  
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

官之師法乎

吳人王翰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  
錮事甚力及 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攻于  
肅愍及其黨與不已 英廟甚悅之時有賞賜許  
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度駕歷朝章疏凡  
留中者具在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而閱之  
則翰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也急宣翰來翰以為復  
有賞賜也而大悅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稽顙出  
血請死上遽斥出誅之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  
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徵於翰益信嘗聞諸吳人  
曰翰為子則不孝為兄弟則不友暴橫鄉里人莫  
敢嬰其鋒其被誅戮豈非天道乎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六

清溪倪公岳為禮部尚書值郊天故事禮部尚書  
與光祿鴻臚導引光祿鴻臚官習儀以亟雖名前  
導恒側身顧上明不敢背也公素不習不知而儀  
狀豐偉整肅直行不顧祀畢還宮上私語曰倪岳  
目中不復有朕何倨也左右傳以語公公懼遂註  
門籍不朝者三日上數顧班行退而語左右曰倪  
尚書連日不朝得無以導引之故有介于中乎朕  
不以此真懷可令之即出公乃出朝參視事如故



及秋祀近公私計曰祀禮且至改刻章前之慢也  
不改則是遂非也皆非臣子之所也乃謀於內  
閣欲改南都以避罪過內閣聽之推改南吏部尚  
書本累日不下司禮內侍以請上曰六卿轉補故  
有自南而北者矣未有自北而南者也是以難之  
內侍以語公公復求內閣通旨曰岳故南都人祖  
宗墳墓與親戚子姓在焉久祿于京誠欲歸一省  
視以伸至情非輕違天顏也上沉思久之曰無已  
則量進一階庶於事體為宜乃加太子少保以往  
久之吏部缺尚書推代者數四而不允內侍請曰

世國外集卷之二十二

九

銓曹重地不可久虛如以諸人為未可者須徵示  
之意使得便於推舉上曰有一堪任者恐遠難至  
耳左右曰上如用之則星馳而來何言遠乎上曰  
倪岳硬諍此其人也乃李用馬公至則獨持風裁  
侃侃不阿時有小京堂闕科詣之曰此當屬科道  
詣之曰此當屬道公皆謝却之曰皇上不以岳為  
不肖使備員冢司如有不公不法聽諸君舉奏不  
敢怨恨若官爵者朝廷之柄所以命有德也岳不  
得而自專諸君亦不得而請寄繼自今勿復以此  
相聞矣由是終公在部科道不復爭鬪仕路稱肅

清焉

石菴蔣公瑤為揚州太守會 武廟南巡諸省騷  
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官妾親軍賂遺莫可貨筭  
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  
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歛以為媚悅自  
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  
折辱不為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  
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  
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  
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

世國外集卷之二十二

二十

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  
取直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  
懸輿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儉庵梁公材清苦自將嚴於操檢瞿然布素也為  
杭州守郡以繁富稱於天下蓋眾所欲染指者也  
公練衣糲食屏斥華好會入覲止具書帕以贄京  
貴臺中無一長物知者詫之歷轉浙江按察方伯  
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則公同里也鉞公易  
之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  
南公居之晏如曰御史言固當即譴死無恨矣凡

入民課金輒令納戶自評而稅為監督主藏者不  
得高下其手凡往來傳置諸所饋遺即米蔬弗受  
也為戶部尚書寅緣請寄一切謝絕數令親信察  
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筭時  
相宋嘉張大傳新進寵倖常以意氣折辱公卿於  
朝會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已  
喻曰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已喻張意頗輕之謂  
其中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曰渠  
固若是辦乎終日約厲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  
出入即郊廟大祀與歲節朝賀不廢退食之室於

芝園外集卷之二

三

几榻恒置四書律例有間即誦誦之以為常凡所  
用煤炭米蔬率於塵市以日取給頗浮其直乃其  
夫人曰非計也陰令致諸郊外如所用數而課其  
直積有奇羨則市酒肴啖公公舉手相勞苦竟不  
問其所從也朝紳方仰之如山斗而竟以不能媚  
諛未耄懸輿至於今亦未有章顯之者豈所謂不  
容然後見君子耶

西涯李公東陽幼負雋才藉有清譽藝林推為神  
駿雲路比之祥鸞其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  
其為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

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蓋瑾竊大阿之柄大肆憑  
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  
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慄  
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  
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  
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  
翰固可但多帕柰何吏頓首于庭乃格緘取扇而  
歸其帕即此一事今之閣老寧若是耶第衆議以  
為韓文岳之欲去瑾也而東陽泄其謀劉健謝遷  
之欲去瑾也而東陽噤無語瑾之創造玄真觀也

芝園外集卷之二

三

而東陽為之碑遂以為甘心附瑾并其他美而沒  
之殆所謂枉尋直尺而可為與

徐有貞初名瑄 英廟北狩首建遷都之議朝論  
不與 景帝因甚薄之浮沉不振因改名有貞幸  
帝不察以希進用時于肅愍謙當國尊寵有貞極  
其承敬謙亦重其才會國子祭酒闕帝問誰可者  
謙以有貞薦帝曰此人若做壞盡天下人才又曰  
汝亦有是言耶謙汗流浹背神不寧者數日有貞  
乃營求治河之役驟升都御史然銜帝與謙者深  
矣時帝下易儲之議謙方在危疑而帝意甚果

朝順之謙亦無如之何自是常怏怏不樂語人曰  
疏請骸骨不蒙放免只有一腔血報朝廷耳景泰  
七年正月帝不豫七日不朝護乃具疏請復 憲  
宗東宮監國請太上皇入內會九卿聯署期以御  
朝上疏付禮部尚書姚夔所時正月十四日也無  
何事泄有貞覘知之以曹吉祥居中石亨張軌握  
兵用事且不嫌於帝密以奪門迎駕意告之遂軟  
血定盟十六日昏夜舉事潛納外兵布滿禁內于  
時非有天幸一或變動禍且不測十七日 英廟  
復辟諸學士草詔有貞獨不署上問故有貞乃別

英廟外集卷之二十二

三

出詔章有云豈其監國之人遂攘當宁之位蓋謂  
景帝為篡也有貞之於 景帝豈不受其官不  
食其祿者乎于時有貞遂升兵部尚書大學士掌  
機務已又封武功伯與曹石日夜媒孽謙與王文  
諸人必欲甘心焉乃以欲迎襄藩為詞時都御史  
蕭維禎恨謙沮抑乘機奏謙謀反當族上持之不  
下有貞曰此曹不正典刑則今日之舉為無名上  
意乃決既赴東市謙言前日內外軍馬悉在掌握  
不反今日一廷秀才乃反耶臨刑賦詩以歿時風  
霾為變只尺不辨上尋悔馬既而三人自以為功

大張威福驟興大獄勢焰赫然天下寒心上心厭  
之三人自爭權寵力肆無排有貞下獄謫授廣東  
叅政曹石猶羅織不已謂有貞之封上令自擇而  
武功實曹操始封操卒傾漢室有貞明有異志又  
有貞自撰誥詞有績禹神功之語既為華蓋殿大  
學士又自署掌文淵閣皆非人臣所宜有遂安置  
金齒為民併削其子爵 憲宗嗣極首復謙官制  
詞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蓋傷之也後  
吳中士人屢有論著率右徐而左于曰主易儲者  
謙錮南宮者謙欲迎襄藩者謙謙之戮實曹石為

英廟外集卷之二十二

三

之非有貞也有貞有安社稷之功惜未大白耳於  
乎異哉言乎夫以其子為天子 景帝之大欲存  
焉而謂謙能止之乎既主易儲而又請復儲誰將  
聽乎如其然 憲宗宜深銜之而何忠之憐之乎  
且殺謙者皆有貞也而委之曹石將誰欺乎有貞  
以不悅於 景帝改名而乃謂登第後改名乎夫  
以奪門迎駕為安社稷之大功而却門庭百萬之  
胡虜遠沙漠播遷之乘輿反謂之無功乎時大學  
士李賢奏對曰 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  
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合辭以請何必奪門

于時幸賴陛下洪福以濟假使 景泰左右先知  
將寘陛下於何地此輩不過貪圖富貴非為社稷  
計也此斷案也至有貞悔馬士權之昏其無行亦  
甚矣議者不察妄肆雌黃之口而沒是非之實豈  
所謂君子不黨乎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  
英廟蒙摩官童聞之泣方為人牧放適也先至  
扣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耶官  
童曰我君豈有不識於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吳  
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中國為君

芝園外集卷之三十一

五

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為時 英廟未  
與也先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以理喻也先  
曰爾母某年來朝受其賜某年又受其賜爾亦臣  
也豈可為賓主禮也先乃五拜稽顙復進膳 英  
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  
其妹欲進御 英廟問於官童官童曰馬有中國  
萬乘君而為胡婿耶後史何以載然却之則拂其  
情乃給之曰爾妹誠所願納但不當野合待朕還  
中國以禮聘迎其可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  
寢復却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媵當併以為嬪御也

先盡加敬焉既而官童歸自也先所繫錦衣獄景  
泰元年胡人攻城急石亨謀於上曰得吳官童可  
以計退詔出之見上釋其械問曰爾能退胡否功  
成爵以侯對曰能之賜易新衣致之石營石曰吳  
先生來吾無憂矣官童乃逐一驢戴破帽手持鬻  
肉直撞入達圍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童番語云  
我某村人也我母有病入城買少肉啖之執我何  
為復曰我非與爾等有鄉情我固不言言之我君  
必見殺我聞中國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潛至某  
地勦老營爾尚守此何為行當出戰恐彼此不相

芝園外集卷之三十一

五

及也虜聞言始有退意亨乃以火器擊之而圍遂  
解由是官童以口舌至都督僉事 英廟復辟進  
大都督坐南京兩府人謂官童三寸舌勝於十萬  
之師遠矣乃其却胡女之昏正也先相見之禮為  
中國天子重又不當以細人目之也  
天順間有楊墳者漆工也人稱絕藝時錦衣指揮  
門達朝廷委以緝事掌北鎮撫司權傾中外意性  
李閣老賢表指揮彬常侍上左右得以進言恐不  
利於已圖逐去之乃裾撫彬數事奏之因以撼賢  
彬遂下獄拷訊皆楚莫能自白墳憤然曰朝廷設

科道欲其理冤納忠達今若此乃爾默然乎填不  
 忍見達所為乃上疏論致達併論填下獄逼使之  
 供為李闖老所嗾填懼拷死於獄無以自明乃証  
 達曰此實李教我但獄中招承無人為証不若會  
 請多官廷鞫我誦言之則李無復辭矣達然之明  
 日如其言奏上會眾鞫於午門前邀李出閣聽對  
 填環視左右大言曰死則死耳何敢妄指他人我  
 市井人也何得見李閣老實門指揮教我曰汝不  
 言李若死填乃今死矣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得不  
 搖表亦從輕而填竟充於獄於乎填一小人而能

國外集卷之三十一 七

明枉直之途白國家之大奸視彼言官執權據要  
 得得作威福乃甘為不鳴之仗馬寧不愧死乎  
 蕭山魏文靖公驥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盤  
 惡而避之俄有一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市而傷人  
 追買棄之貸僧錢以償既而以博士起家累官吏  
 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携一蒼  
 頭有歷年所積俸貲携之不可歸之又無人乃召  
 同鄉同年之子為刑曹即者挈而付之其人請封  
 鑰公怫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之薄乎其人不敢  
 復言時有子婿從于官舍乃如其輕重款識為

偽銀而盡盜其真者比公南都竣事而歸先出俸  
 銀令銀工碎之則偽也公意部司之弊歎曰近來  
 官員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兵部柴薪猶夫偽也  
 銀工私於蒼頭曰昔有其官舍人嘗為此物出自  
 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慎毋洩也彼  
 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權乎已而刑曹即升辰  
 州知府請教於公公曰君練達事體又精刑名何  
 郡之足為第須嚴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也刑  
 曹即恒念其語不置已而舍中人稍稍有露其事  
 者辰州人覲乃携其奉入盡數以償公乃駭曰君

國外集卷之三十一 三

誤矣柰何以不明之跡加人不贖乎予銀具在未  
 有以偽易者也迄不受比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  
 歸晨夕田間布衣芒屨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叟  
 雜處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雩於壇壇公渡江  
 從之雩乘竹兜行于道中會二司前驅且至避入  
 委巷猶謂其弗亟也掖而出之二司見則公也皇  
 恐謝罪行禮既畢倉皇訪公而公已渡江歸矣  
 太宰屠襄惠公瀟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  
 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藉公衣惶懼懾  
 息頓顙請罪公曰起起汝何為者吾方惡其白而

欲染之適與意會汝何為者其襟度弘恕不責細苛類如此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于公意公大加譴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為我兒亦不辱但難為汝老子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為此矣其人頓首而退歸營第宅規畫已定前有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樓之基屢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命既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曰扣門者為誰小奚告之嫗曰此不過欲券吾屋耳此吾死所也券則須徙吾惇惇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第起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二

二十九

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券而不汝徙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年令汝子以其貲賈販稍為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住不亦可乎嫗曰即如是幸甚但須明載券中耳公乃袖出紫薪二定九重二十四兩淨其直付之嫗乃以其子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遽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今已立業娶婦矣擇日當徙復何待乎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舊隣何欸以飯食為之惆悵而遣之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為何官也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慶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乃偷御史不見蒲伏塔下扯膝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謁則祇書侍生由中道以入所知或規之曰今時謁府縣上司率用治生盍姑從俗乎公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彼惡得而治之夫名不可苟也欲其稱也迄不改時陸司寇卒有御史行部而不弔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閤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迓御史旋復詣陸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公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材推為雄長而介索自將未嘗干求恩澤為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語所知曰吾猶娶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三

三十

正德六年流賊趙風子入汝陽前大學士焦芳僅

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曾無遺骸取芳木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斫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釣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牧尚書家在城中引衆去之夫均一大臣也芳不能保其墳墓而文升乃能庇其鄉里人其可不自立哉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三

三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三

續說林七

負暄林

漢靈帝召華陀使之治病陀既察之言曰陛下之病病矣治者什一不治者什九帝曰何也陀曰心腹悶替湯液之所宣也四肢攣急鍼熨之所暢也榮衛耗損炳灼之所起也水火交蝕補洩之所調也此皆可以旦夕望効者也况陛下之疾未兼乎抑未甚乎此陀之所能為也然而有不可治者陛下有眩惑之疾則不治大臣有貪蔽之疾則不治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三

將帥有剝削之疾則不治藩鎮有跋扈之疾則不治宦寺有劫制之疾則不治有司有夤緣侵漁之疾則不治處士有黨同沽譽之疾則不治小人有附權干進之疾則不治百姓有困苦思亂之疾則不治凡皆翦藩衛之枝葉而傾杜稷之本根者也雖百陀不能為矣無已則以仁義為湯液以刑賞為針熨以紀綱為炳灼以政令為補洩先朝廷而後四方先重大而後輕緩則庶乎其有瘳乎帝不能用遂及於難

漢宣帝厲精圖治綜核名實群臣多以罪廢魏相

言於帝曰夫人才行鮮能相兼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有跡弛之性而著奇節優弘濟之畧者或踈于廉隅之飭寡中和之度者或長于獨亮之猷未可以一律齊也若以小肯而棄其洪謨以前愆而捐其後績則逸群之才不錄而國家之楨幹孤矣今夫素絲之微類也染以為玄黃黼黻則可以薦于朝廟白璧之微瑕也鏤以為瑚璉敦彝則可以享于神明大厦之朽棟以之削而為椽則不知其為朽也高岡之枯竹以之織而為籠則不知其為枯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如其有曾參閔子之行而無益于理亂之數陛下亦安取而用之且前代之故陛下宜聞之矣或起之於屠釣或收之於樞車或錄之於逃臣或拔之於亡命皆能以成王霸而顯功名奈何以一肯棄終身乎是使子思嘆于城之見棄而子野嗤朝廷之無人也或曰今天下全盛土地不為不廣矣財賦不為不多矣而公私困乏大司農往往告匱其故何也曰子亦知夫食葉之蟲乎數仞之木其大庇牛其葉扶踈油然而陰人皆以為立可參天繁碩不知其紀也一旦蟲生其下以其枯葉綢繆而為巢已而

芝園外集卷二十三

二

布種於枝上纏綿于曲隈寢繁寢息朝飲清露夕蔭涼風惟葉之為啗其始也以為無傷於木也未幾而密者踈苗者瘁油油者濯濯客過之曰不翦且害木主人恐其傷於幹也而不聽左右又從而撓之卒之族類日蕃而木之膚益疥盤而芻結槁且仆矣夫一蟲之微非能傷數仞之木也一木之傷亦非一蟲之力也積而不已木不益強而蟲日益富故葉未凋而蟲殘其餘葉方榮而蟲蝕其潤其有能生者寡矣今夫國家之富非直數仞之木也冗食之蠹非直食葉之蟲也貂璫近幸植黨而罔利非直左右之撓也以為無傷而不去吾恐國用之不復舒也宋太祖承五代之亂問治于趙普普曰凡為治之道承小弊者補之承大弊者革之夏少康之於帝相商中宗之於雍已周宣王之於厲王所謂承小弊也補之而已矣漢高祖之於暴秦光武之於賊莽唐太宗之於亡隋所謂承大弊也非大更革不可陛下視今日以為小弊乎以為大弊乎昔有越人行舟而遇石梁屹然前障也艤以待潮潮溢而雍梁不沒者猶三尺也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

芝園外集卷二十三

三



竭而斃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潮潮即至終不得進是使後人復咲越人也今若以治小弊者治大弊宜革而補是越人之類也鮮不困矣

有天妖者有地妖者有物妖者有人妖者日月薄蝕殞星雨血此天妖也山崩川竭水闔石走此地妖也牛馬相生桃李冬華此物妖也君夫父子不親上下乖離則人妖也妃匹淫亂牝牡無別則人妖也少陵其長妻乘其夫則人妖也舉措不公直枉倒置則人妖也政令不信賞罰無章則人妖也

芝園外集卷三十三

四

政險失民農惰失歲則人妖也行有死人朝有噬犬則人妖也四郊多壘燕樂無節則人妖也賭賭肆行竊持政柄則人妖也人妖不興則彼三妖者雖日至於前猶之無傷也人妖不除則彼三妖者雖無一至猶之亂亡也故九年之水不足以病堯七年之旱不足以病湯桑穀共生不足以病太戊雉雛鼎耳不足以病高宗桀之亡也以瓊宮瑤臺紂之亡也以酒池肉林隋煬之亡也以迷樓之建宋徽之亡也以艮嶽之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而迷其

途適遇牧馬童子問焉而得之黃帝異之請問焉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是故穢濕之不除此害馬者也燥刷之不適此害馬者也水草之不特此害馬者也群偶之不協此害馬者也蚊蠱之不屏此害馬者也若為天下之害則尤有甚者焉庸回之作弼害也官闈之干政害也左右之竊柄害也紀綱之不振害也牧守之無良害也上下之朋比害也役斂之不經害也號令之數易害也耳目之壅蔽害也賞罰之無章害也十害存而天下能治者未之有也

芝園外集卷三十三

五

人有言民生之休戚在守令守令之賢否寄監司然而人不易知當何道以廉之曰入其量而其俗可知也入其都而其政可知也其尤可徵者將迎以禮應對不阿供張取適饋餉有度此其人多賢者也擊拳曲跪佞色諛詞供張蒸飭饋餉蒸腆此其人多不賢者也是何也中無所歉形之為亢直其不然者十而一二矣中有所歉形之為卑諂其不然者亦十而一二矣今之監司及之佞已者以為賢直躬者以為不肖又何怪乎吏治之不修而

民生之日棘也

國有五實亦有五空朝廷實而... 實而奸宄空此之謂治國邊... 實而輔弼空私門實而公家空... 奸宄實而百姓空此之謂亂國... 故先王慎其所積也

芝園外集卷之三十一

六一

脫焉其傍艤舟而待者紛如也... 而紫耳海丘子曰嘻亦太甚矣... 天不溺而今乃取之於寸猶未已... 將繼焉何魚之被毒若是耶漁人... 矣魚無知之物也所以食人者也... 無擇焉耳民之有知固非魚比也... 殘剝之禁又非若魚之不為厲禁... 為之罟錙銖而征之寸寸而科之... 曰節儀曰寬限曰折紙曰免杖訟... 為高下丞捕未已而簿捕未已而...

尉捕未已而府幕捕之甚者大吏亦從而捕之... 血既竭而股及膚骨民將何以為命哉不是惜也... 而魚之為惜不已過乎

國初不設宰相委政六卿是 太祖之遠謨也... 儒臣備顧問不假以權重是 成祖之遠謨也... 三楊用而始竊政柄矣自眉州用而始網苞苴矣... 自貴溪用而始專威福矣自分宜用而始亂紀綱... 矣至謂非翰林不入內閣非內閣不失機政既無... 以盡收天下之才又無以盡行六卿之職耳目日... 蔽而廢置不公即有王佐之才亦何以自見乎

芝園外集卷之三十一

七

燕饗之樂徵諸娼優非所以和上下也流於淫矣... 享祀之樂肆以黃冠非所以交神明也入於媿矣... 如以禮樂為治可無變乎... 宗室之崇重於四民也是宗室之幸也非有大罪... 不廢祿食矣宗室之不齒於四民也亦宗室之不... 幸也雖有才賢無以自見矣間有甘養養之安逞... 者活之習祿入既匱而衣食不給至傭丐以自活... 其於崇重安在哉嘗見周藩南陵王上書自陳願... 祿米得應科試其亦有激於此乎... 管商霸者之佐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然商鞅...

開阡陌而廢井田則壤成賦徵歛以時民未甚也仲乃課鹽筴而盡婦之官民始告病矣蓋塩乃天地自然之利非有藉於人力也民生所資以為養不可一日闕也今專之公家厲禁日嚴而犯者日衆是阱民而殺之也如不得已計天下塩課歲入之額加稅於戶口土田而盡弛其禁則官省追捕而民免刑戮不猶愈乎

國家用人莫善於內外鈞勞莫不善於重內輕外以職事則內官佚而外官勞以才能則內官未必優而外官未必劣今乃過為軒輊不論其入為內

國外集卷之二十三 八

官者徵時之俸侈肆睚眦憑城社以作威福操權柄以網苞苴已乃坐致卿孤身依日月人以天人目之為外官者奔走風塵汨沒簿書伺顏色於撫巡偵風聲於京貴非抑心下首含垢忍尤即有隨夷之操龔卓之治卒無以自見間有轉徙內職者亦皆資緣寵倖或鈞取聲譽固未有無因而至者也是故入仕版者營階地而不營職業求諸人而不求諸己欲以興太平之治不亦難乎謂宜改絃易轍一切視為王臣內而小九卿也翰林科道也各部司屬也外而藩臬也府州縣也百司庶僚也

但以品級論資格不以內外為崇卑諸司有文學者亦許改入翰林既得內外鈞勞亦使練達政事在內者自謂可以外也不得懷偃蹇傲僻之心在外者自謂可以內也不得安苟且卑陋之習人効靖共夤緣路絕其於圖治或庶幾矣或曰重內輕外行之已久可遽變乎曰前代未之有也國初亦未之有也正德已前有布政入為刑部尚書者矣有知府入為刑部侍郎者矣有按察使入為大理卿者矣有僉事入為大理寺丞者矣有副使入為大理少卿僉都御史者矣有副使入為國子祭酒

國外集卷之二十三 九

者矣有知府入為府丞者矣此外官內遷之證也有內閣出為知府者矣有御史十二年出為知府者矣有都給事出為通判者矣此內官外遷之證也孰謂此非舊規乎

師儒之官凡以造士也惟文學足任啓迪惟德行足端範模惟勤敏足司督勸惟廉潔不責饋遺如是而後教可幾也今皆反之相見不以公服相談不以德執惟日徵雞酒米貨以為固然此無他選授不精而考課之法不嚴也舊制歲貢不中者登原籍為民盡徵其所受廩糧久之一切不行及朝

覲黜陟則又率從寬假曰此令官也曰此以優也夫責之造士待用任孰有重此者乎而如彼云云何也近尚書霍韜有減員之議太僕張孚敏有選貢之議行之一時風動學校未幾又告罷矣以朝廷清秩而加之耄昏無知之人以朝廷廩餼而授之汙濫無恥之輩此何理也謂宜嚴行選貢之法有不中者不以復學與之冠帶榮身免其終身更徭其中者任有成績得與甲第出身一體遷陟科道部屬進而為京堂藩臬安知不有如閣老楊士奇尚書魏驥者出于其間乎學校之興亦可刻期而望矣

芝園外集卷二十三

十一

蘄遣之不靖以大寧之徙鎮也獨石之不靖以李家莊之失撫也陝西三邊之不靖以河套之不復也蓋大寧之鎮即今所置朵顏三衛地也成祖以其效順也徙鎮于內而盡以其地畀之其水草足以孳畜牧其肥饒足以廣樹藝又寵之以職官啗之以馬市羈縻之以朝貢凡以為我衛也今朵顏日強兼併泰寧福餘之地而有之徃徃勾虜入寇以馬市則肆侵奪以朝貢則逞要求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也此一患也李家莊之夷非大胡

種落也其始也歸附中國內以捍邊外以拒胡時或告急我則發偏師援之以故大胡不得輒入吾境今也棄而不撫有急不援不勝大胡之侵暴日以削弱不得已而外嚮矣又不得已而導之內犯矣此所謂自撤其藩離此又一患也河套之地其廣袤足以生息其險阻足以保障故我軍屯練畜牧之所諸鎮所藉以為聲援者也今乃為胡所據不能驅逐生息日繁而侵掠無忌我兵欲出彼則或跋其前或窺其後此所謂延盜而處于寢室也此又一患也

芝園外集卷二十三

十一

圖恢復言之有寒心焉必也集天下之全力用天下之真才籌之十數年之久庶幾其有濟乎今之胡患亟矣講求備禦之策亦既詳矣而迄未底寧晏則以事虛文者多而求實効者寡也禦胡之策鮮多其要不過曰信賞必罰選將練兵足食而已今之賞非不行也然首級之獲或為勢豪之攘奪或為貨賄之買求或易於私人之手或苦於審驗之繁或格於冊奏之滯幸而得上於幕府幕府難之又幸而得上於司馬部司馬部又難之恩命之下多非死戰之人與其立功之年此賞之不

信也今之罰非不行也然失機之罪坐文臣而不  
 坐將領坐將領而不坐偏裨坐偏裨而不坐士卒  
 獄既成矣不誅而繫之未幾則未減矣又未幾則  
 錄用矣此罰之不必也今之將非不選也然以賂  
 賂舉者十嘗八九以勇略舉者十不一二凡要地  
 也善職也闕未出而先入賄以伺之矣闕既出而  
 賄者又全至矣奪其少者而與多者矣其不然者  
 即有勇略亦不得用矣亦不得久此將之選非  
 其選也今之兵非不練也然帥臣在月糧以充公  
 費率丁口以入私囊心已玩易之矣其所操者朽

國朝外集卷之三十三 十二

弓敗矢而已耳鈍戈壞甲而已耳其有馬者則以  
 石扼其脰餓而斃之以避調遣及驅之出戰則脫  
 巾求糧矣倒戈為關矣其遇敵也將方前而兵則  
 却將方危而兵則逸張達岳懋輩之死繇是也此  
 兵之練非其練也今之食非不給也然度支以耗  
 費為患兵士以失期為憂方芻粟之登也而食買  
 之銀不至及銀之既至也而芻粟又以後時而  
 矣芻粟貴利本色而強與折色芻粟賤利折色而  
 強與本色往往賤價以質券束手而後人若之何  
 兵不告困而樂於死戰也誠欲安內攘外以寧

徽則盡祛前數者之弊為一切維新之政庶乎  
 可也

士行貴廉廉如室之廉隅不可枉也亦如其有廉  
 權室之所以障也所以飾也士而非此雖有他美  
 亡足稱焉故周官之弊吏治也曰廉善曰廉能曰  
 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夫是數者而必基於  
 廉其重可知也世之衰也不務於德而欲是焉選  
 有能以不貪為寶如鄆子罕酌貪泉以自誓如吳  
 隱之者幾何人哉宋人有言古之仕者以留犢還  
 珠為賢今之仕者以充車累載為能蓋傷之也至

國朝外集卷之三十三 十二

於今則又甚矣黼黻其身而溪壑其心濫聽受以  
 私贖金在訊刺以脅苞苴假傳送以窮漁獵備市  
 奸以入免役溢賦額以詭餘羨沒歲日以竊公貲  
 猶之攫金都市目不見人倚門售淫錢至無擇賄  
 之盈也則索而之京師鑽倖門馳勢轍貨行若流  
 而位之升也如鷲鷲翔青雲之上以明得意其民  
 蕩產破居然譴滿腹庸將訴之鬼乎以是求閭井  
 之安與治平之效胡可得也夫京師者四方之極  
 也監司者守令之綱也守者郡邑之綱也其則則  
 影表也其感則風草也如能明禁勅之令嚴誅

之科苞直絕於貴倖羅網散於公明考課之法不  
於其他而先徵其守曰某為上庶旌辭必先其某  
次之需以考績其不然者黜罰不貸其有坐之重  
典盡徵其賦上下同心持之不變庶幾穢風之漸  
殄乎豈是求治所謂皮之不存而毛將安傅者也  
即宵旰孜孜亦何益矣

御史巡行天下凡以糾擿靈弊興起治功甚盛舉  
也至于今則太多矣有常差有添差有雜差罷遣  
亦不一矣其老成識體竭忠宣力固社稷之衛也  
間有政令紛紜各行其意有司無所適從一不便

芝園外集卷二十三

十四

也苛責禮文諸司廢其職事而日候調於門下二  
不便也喜怒任情賢否倒置致使黜陟不得其當  
三不便也擅行訪察濫及無辜而網漏吞舟之魚  
四不便也巡撫之官歷練老成於地方事無所不  
得問今乃恣為陵駕動相掣肘即有猷略一不得  
施五不便也霍文敏公嘗言罷御史之差乃可致  
理言雖過激未必無謂也或又言各省設一巡撫  
擇忠誠練達者為之重其事權專其委任勿以宰  
部撓之勿以御史叅之久則重書褒美進秩加祿  
又久則竟入為六卿之長以是求綏靖之效或也

幾乎

命官圖治莫善於久任莫不善於數易言洪水滔  
天下民昏墊患莫有甚此者矣而鯨之治水也九  
載弗結始諫而易之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古之制也漢之時為官者率長子孫非優假之也  
蓋久任行則在位者自謂非旦夕可以倖去也杜  
一切苟且之心而吏民知其久不可欺罔也不敢  
以巧詐相蒙治之所由隆也如突未黔也而遽徙  
之他其賢者方察知地方之故布畫條章未幾而  
代檄至矣即有嘉猷亦無以底成績其不肖者辭

芝園外集卷二十三

十五

其朝夕之可以脫去也網賢貨充苞苴以為貨錄  
之計往往播惡於下民胡賴焉又况新舊之代也  
有什器之供有宴饗之費其行也有傳置之需凡  
此皆民之蠹也國朝自正德以前有司率以九年  
為限治行異等待以殊擢有關則入大選銓注不  
以急缺轉補于時政平訟理而閭里無愁歎之聲  
其道繇此也其後吏部為小轉之例為急選之例  
而制始變矣至于今則為人擇官不為官擇人其  
視官司也猶之傳舍也身為過賓而非主之也其  
視職事猶借之也而非身司之也下車未幾而翹

首以望遷檄孰能盡綏字之猷而興治平之效乎此非天子主之於上宰衡贊之於下力為變更吾未見其可也

莫難於禦戎亦莫易於禦戎將帥之貴選也士卒之貴練也騎乘之貴良也器械之貴精也城墉之貴嚴也敦堡之貴飭也芻粟之貴充也烽燧之貴明也不可以一不備也斯不亦難乎然其本則在朝廷而已進退之必公也賞罰之必信也紀綱之必正也政令之必中也賦歛之必均也惕厲之必勤也淫康之必戒也修之國都而達之四方上下

芝園外集卷二十三

一六

同德內外康又猶之元氣既充而外邪不侵隄防既固而橫流不潰斯不亦易乎故曰明主謹德四夷咸賓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之謂也不是圖也而惟瑣謀之求憂將釋乎自昔舞干之格白雉之獻有明徵焉周宣薄伐抑其次也秦皇漢武斯之為下矣民不見德而窮兵以逞海內虛耗能無土崩瓦解之患乎以今天下之大患無甚此者夫以全盛之力苟加之意何向不克策畫日多而因弊日甚其故何哉誠以怠荒之戒謹德之圖不可以不之先也昔人有言其備不在邊境而在

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豈虛語哉

堂上遠於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知堂下遠於千里有事一月而不知門庭遠於萬里有事其年而不知夫不知者宦官官妾蔽之也左右便嬖蔽之也宰輔回邪蔽之也言官朋比蔽之也四蔽交而人君之耳目塗矣百里千里猶之為近也

日之麗天也無弗照也若在井中無以燭十步矣目之在面也無弗睹也若在足下無以見尋又矣人君之居九重也明目達聰則無不聞也無不見也若蔽於左右則無以察堂奧矣

芝園外集卷二十三

一七

御戎有四盜竄尺籍冒糧餉漏軍情侵屯種此士卒之盜也剝軍士詐首級虛按伏避敵鋒此將帥之盜也剋錢穀隱耗弊沒戰功掩敗衄此司府之盜也不公舉措不信賞罰不明功罪不正紀綱此朝廷之盜也然士卒之盜可簡而汰也將帥之盜可覈而治也司府之盜可按而祛也乃若朝廷之盜則未如之何也已故曰伐木不去根孽乃復生治其本之謂也

孝廟優禮大臣視如一體于時一品腰王者盈朝雖云百僚師師亦德意之所培植也間被論劾有

于清議不即譴斥必俟其自陳乃以溫旨俞允仍  
有人夫月米之賜甚感事也閣老宜與徐公博致  
仕家居壽屆七十命御用監製美玉帶雕刻壽字  
遣官致之會新補南直隸巡撫諭內侍侯辭朝日  
宣之面見語曰徐先生在家好生看顧巡撫至地  
方乃先謁徐而後上任其尊隆師傳若此箴以加  
矣 武廟雖不親政事亦未嘗折辱大臣有致仕  
者恩禮無改於舊至嘉靖間議禮諸臣導之以威  
制臣工而禮意浸以衰薄矣然其初猶未甚也時  
兵部侍郎唐公胄有所論諫觸犯忌諱科道官詣  
而謝曰此生葦草至煩公乎唐曰諸君職卑如不  
當旨或被笞撻老夫蒙譴不過罷免而已唐果得  
旨致仕蓋其時大臣廷杖尚未之有也迨其後則  
敷行譴撻如笞小吏古所稱刑不上大夫者竟何  
如哉人夫月米槩為罷賜固其所也  
嘗見會稽野史言國朝大綱之正超越前代然其  
間有未盡善者數事要皆輔導諸臣之責也 太  
宗入繼大統天與人歸市不易肆况以親代親非  
若更姓改物者比也于時遂肆青災之赦內外臣  
工各安其職其有不願仕者聽從所志勿復強逼

芝園外集卷三十三 一八

則聖德光明天下皆知靖難之舉計安社稷而非  
有所利之也計不出此而甘心於死節之臣捕之  
戮之夷其三族沒其妻孥雖有他日之悔亦何所  
及此其有遺慮者一也 景帝踐祚御胡存國誠  
非得已于時不為易儲之舉分封其子使守藩國  
英宗之還以忠敬感動消其間隙任忠賢而遠  
邪佞則彼此相安必無奪門之禍此其有遺慮者  
二也 英宗復辟乘輿亡而復返社稷危而復安  
愍 景帝之圖存念于譙諸人保障之力大加褒  
卹光顯令德此所謂如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  
乃聽徐瑄石亨輩之邪謀以功為罪而誅戮大行  
為中興聖德之累此其有遺慮者三也 世宗以  
親藩入繼大統紹休鴻業追崇所生斷而行之亦  
無不可者而議禮諸臣過為激怒合朝臣工謫之  
黜之杖之戍之不復有一體之義是使刑罰不中  
而元氣消索此其有遺慮者四也余見而慨然曰  
斯言也殆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也 列聖有靈  
亦當不以為罪矣  
昔淖齒弑齊湣王人曰齒不容於誅矣然而王亦  
有罪焉何也于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而血霑衣

芝園外集卷三十三 十九



此天以告也而王不之知也嬴博之間地拆至泉  
此地以告也而王不之知也人有當闕而哭者此  
人以告也而王不之知也夫天地人皆以告矣而  
王不知戒焉欲無及得乎故災變之來非虛也董  
仲舒以為天之所以仁愛人君也愛之而不改則  
怒之怒之而不改則棄之矣故亡國敗家往往相  
繼不獨一昏王也嗚呼有國家者可無墜乎

父母之於子也撫之畜之勤亦至矣然而子不以  
為勤也天地之於物生之育之惠亦至矣然而物  
不以為惠也君長之於民也教之養之德亦至矣

之園外集卷三十三

二十一

然而民不以為德也是何也有恩之恩恩之小者  
也私故也無恩之恩恩之大者也公故也今之民  
牧不惟不施之德也率猘偷其民而殘之孜孜如  
不及是為有恩之恩乎抑無恩之恩乎

孝廟在東宮典璽局即覃吉為承奉其人溫雅誠  
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  
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  
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  
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諸弊悉直言之曰吾  
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

宮王莊吉備晚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  
何以莊為徒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  
老伴念高里經而言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  
以孝經自携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才讀  
孝經耳其見畏憚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  
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為  
不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以後 孝廟聖德  
清明動遵成憲雖屬質之純懿亦未必非豫養之  
力也

之園外集卷三十三

二十一

或曰昔之民也安今之民也病昔之吏也惠民今  
之吏也厲民何也曰子知夫農與圃乎欲田之治  
也必求農師焉農師之治田有成法也若不循其  
法也而又竊食於田則易之矣欲圃之治也必求  
圃師焉圃師之治圃有成法也若不循其法而又  
竊食於圃則易之矣欲百姓之安也必求良有司  
焉有司之治民有成法也若不循其法而又竊食  
於民則易之矣今也法之不循而莫之易也竊食  
於民而莫之易也先者既去後者效之欲民之安  
得乎

建文君仁柔恭儉非失德之主也輔以賢相當不

至於改祚而齊泰黃子澄輔之則躁妄之人也書  
於有為紛紛不靖改制度易官名更號令削藩封  
迄無虛日知 文皇之英武非可易制也乃因周  
王得罪而勸建文併除之入臨至淮而勒令歸國  
世子來朝而留以為質又觀兵開平諸鎮又更置  
北平守臣當是時震隣之戒履虎之危 文皇懼  
之深矣其所以切齒于二人而欲食其肉者何如  
也故兵之興也首以討君側之惡為名蓋必誅而  
無赦者也雖欲逃死得乎微此二人則 太祖宗  
社無震驚之患 建文無狼狽出亡之虞革除諸  
臣無駢首就戮之禍是二人之死固其所也論者  
不察往往沒其實而褒之與方鐵諸人同科非是  
非之斷案也

蟾蜍處月而賊月桑雍木生而賊木以其勢之便  
也城狐不可以灌社鼠不可以薰以其患之在中  
也宦官之為國家禍何以異於是我 太祖深鑒  
前弊為之禁令此輩但供守門傳命洒掃使令之  
役不許干與政事豎牌官門以垂永久貽謀宏遠  
矣當是時其名無聞也永樂中馬雲孟驥諸人始  
有名矣然猶未用事也宣德中王瑾劉永成諸人

芝園外集卷二十三 二十三

稍稍用事矣然猶未專政柄制國命也至正統初

英廟幼冲王振掌司禮監擅作威福事體始大  
變矣凌辱大臣賊殺忠良播遷乘輿國鼎幾搖其  
禍可勝言哉景泰中時則有若單增天順中時則  
有若曹吉祥牛玉成化中時則有若汪直王敬梁  
芳尚銘弘治中時則有若李廣楊鵬苗通高永正  
德中時則有若劉瑾馬永成谷大用羅詳魏彬丘  
聚此皆蟾蜍桑雍之流也內以蠱惑君心外以濁  
亂朝政國之所存者倖也按菽園雜記洪武中內  
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

芝園外集卷二十三 二十三

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  
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  
文義者而干權亂政自此始矣是其禍始於教之  
謹書也蓋其初職專辦內府事未有出差者也宣  
德間有出差者矣然事完即回亦未有定設者也  
既而邊方鎮守矣京營掌兵矣經理內外倉場提  
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造等事無處無之此輩  
既無子孫之念又不圖身後之名非剥人以自肥  
則逞暴以肆毒國家亦何利而用之乎間有忠謹  
向上如阮安金英懷恩王岳輩蓋千百之一二也

古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摯御獻箴諫言諷詩凡以廣求言之路也大臣不言而責之言官言官不言而群下始誦言之蓋皆忠憤之發耳在人君所當獎勵而不可誅譴者也如洪武中首言防制宦官則典史馮堅也景泰中撮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宦官恃寵亂政之跡錄成忠義集以進則天城衛令史賈斌也言上皇北狩南還奉迎禮當從厚則千戶龔遂榮也言車駕不宜臨幸隆福寺棄儒術而重佛教無以垂範後世則太學生楊浩也言王振建寺奉佛肇致大禍請自今勿變近

芝園外集卷二十三

二四一

習凡內臣修蓋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廩勿復興作則太學生姚顯也言黃竑易儲之說不宜聽章綸鍾同復儲之議不宜罪則進士楊集也天順中言袁彬不宜下獄并條陳門達不法二十餘事則添工楊墳也成化中言萬歲山不宜架棕棚以備登眺則太學生虎臣也正德中言天象不利陰曆於陽為臣欺君下叛上宜罷嬉戲遊獵指切劉瑾則五官監候楊源也肉袒露刃于宵以死諫南巡則金吾衛指揮張英也夫此諸人者非有言責也非股肱心膂之臣也非以身任國家之利害者也

而言人所不敢言甘以身冒斧鉞其時為大臣居言路者能無愧乎

永樂時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御史鄭真入奏眾皆股慄免冠請罪諭諸司即日倭改怙終者不赦洪熙時准兵部尚書李慶奏欲給朝覲官孳牧馬疋楊士奇力陳不可上曰慶幾誤朕小頃即批出罷之既而內批兩日不出兵部督領馬甚急士奇復

芝園外集卷二十三

二五十一

申奏上曰吾偶因事稽緩耳是日午刻上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呂震並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恐為眾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今今得陝西按察使陳智疏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網掃地矣以此為名爾就擬此草勅止散馬士奇扣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多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君觀成祖仁宗之處此其所以保全臣下

者至矣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三終

芝園外集卷二十三

二十六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四

續說林八

可徵林

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黃天  
 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  
 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  
 奎婁西方曰顛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  
 畢熒東南方曰炎天其星興鬼柳七星東南  
 曰陽天其星張翼軫地有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  
 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  
 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  
 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  
 幽州燕也土有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  
 山天行羊腸孟門域有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  
 穀井陘疵處居庸澤有九竅真之吳區楚之雲夢  
 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孟諸齊之海隅趙  
 之鉅鹿燕之大昭風有八等東方曰熒風一日融  
 風東方曰滔風一日明庶風東南曰熏風一日清  
 明風南方曰巨風一日凱風西南曰凄風一日涼  
 風西方曰飈風一日闐闐風西北曰厲風一日不

周風北方曰寒風一曰廣莫風水有六川河水亦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

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天曰圓靈又曰大圓地曰柔祇又曰方輿日曰朱光又曰朱羲曰陽靈曰曜靈日初出曰昕日中曰亭午落日曰頽陽日入處曰咸池又曰蒙汜日反照東

國外集卷之二十四

二

光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影日中鳥曰跋烏月曰望舒又曰夜光月御曰纖阿月未成明曰朏月朔見東方曰朏月晦見西方曰朏列星曰恒星帝車舍星曰天潢織女曰天媛北斗七星曰九魁第一星曰天樞第二曰璇第三曰璣第四曰權第五曰衡第六曰開陽第七曰搖光第一至第四星曰魁第五至第七星曰標歲時日月星辰曰六物日月之會曰辰日月曰二紀五星曰五緯又曰五部日月星海曰四望天地四方曰六合又曰六幕八方曰八埏風師曰箕伯又曰飛廉風謂之凱風

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疾風與火為庀迴風為飄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曠帝所清冷之風為雄風窮巷揚塵之風為雌風清而不及地二三尺曰君子風將雨至急風曰少男風將雨初來微風曰少女風三月風曰陽風仲夏風曰黃雀風夏曰涼風秋曰商風又曰素風雲師曰屏翳薄雲曰鮮雲舒行之雲曰泄雲將雨雷曰離畢之雲雷師曰豐隆霹靂曰疾雷疾雷曰霆霓兩師亦曰屏翳一曰萍翳三日雨曰愁霖久雨曰霖瀝又曰

國外集卷之二十四

三

淫霖六月大雨曰濯枝兩暴兩曰凍小雨曰霖霖天氣下地不應曰霽地氣發天不應曰霧蟬為擊貳黃帝定星曆正閏餘以肇歲事堯定四時成歲正之為言政也王者改朔以出政令也占年者一日雞二日狗三日羊四日猪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朗溫和則蕃息安泰之候也陰寒慘烈則病疾衰耗之候也分至啓閉謂之八節分謂春秋分至謂夏冬至也啓謂立春立夏也閉謂立秋立冬也夏至陽之極也日長而短之始也冬

至陰之極也日短而長之始也伏者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秋以金代火而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夏至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是謂之三伏也臘者獵也田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也或曰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又曰合也合祭諸神也冬至後第三戌日是為臘日夏曰嘉平漢改為臘漢郊祀志有伏祠是曰臘已後為嘉平漢改為臘漢郊祀志有伏祠是曰伏曰臘皆所以祭祀也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為節寅之半則為中五日為一候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四

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有七十二候也三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也月建以斗杓所指十二辰之位也閏月則指兩辰之間端午者午為天中五月為午故曰端午重陽者五陰方盛一陽將謝故為重陽以存陽也或曰陽窮於九也春出土牛以勸耕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前策牛人近前示農早也月晦及正月旦則在中示農平也在正月望後則在後示農晚也袞襪鄭國之俗以三月上巳于溱洧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已也寒食冬至後

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周禮司烜氏仲春禁火於國中以季春將出火也競渡荆楚以五月五日為屈原投汨羅以死人傷悼之乃於是日以舟楫拯救是其遺俗也百索五月五日以綵絲繫臂辟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長命縷一名辟兵符一名五色縷一名百索又曰示婦人蓋功成也曰六辰謂從卯至申也曰五子謂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也曰陽九百六謂四千六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故曰陽九之厄又云初元元百六歲有厄故曰百六之會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五

也江南曰梅者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黥敗人衣服也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未知孰是太歲在甲曰闕逢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而未通也在乙曰旃蒙旃旃蒙冒也言萬物萌動蒙卑而出也在丙曰柔兆柔輒也兆龜拆之兆言萬物生枝布葉也在丁曰強圉言萬物剛勝也在戊曰著雍戊在中央主和養萬物也在巳曰屠維言萬物各成其性屠維離也在庚曰上章章明也萬物

畢生至秋而章明也在辛曰重光重再也光新也  
言萬物將就成熟而再新也在壬曰玄默言歲終  
包任萬物而深藏也在癸曰昭陽昭顯也言陽氣  
始萌萬物將顯也太歲在子曰困敦困混也敦沌  
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無芽蘖也在丑曰赤奮若  
赤陽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起而萬物無不順  
其性也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  
也在卯曰單闕單盛也闕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  
起陰氣自止也在辰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言伏  
蟄之物皆散舒而出也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方

芝蘭外集卷之三十四

木

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也在午曰敦  
牂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皆盛壯也在未曰協洽  
協和也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而炎氣漸和合也  
在申曰涇灘涇大也灘修也言萬物皆修長其精  
氣也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言萬物皆將墜落  
也在戌曰闓茂闓蔽也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也  
在亥曰大淵獻淵者藏也獻者迎也言萬物終於  
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近陽也又有月陽名月在甲  
曰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己曰則庚曰  
室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又有月名正月為陬二

月為如三月為寤四月為余五月為臯六月為且  
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  
為辜十二月為涂其義則未之詳也

天子有天下者之通稱謂其父天母地而為之子  
也其稱皇者君也美也大也煌煌人莫違也黃金  
棄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  
露英虛無廖廓與天地通靈也其稱帝者諦也象  
可承也又曰德合天地而稱帝也其稱王者往也  
天下所歸往也又曰仁義合而稱王也其稱伯者  
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

芝蘭外集卷之三十四

七

也又曰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也通天下  
之爵有五等天子而下有公公者通也公正無私  
之意也公之下侯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侯之下伯  
伯者百也君百里也伯之下子男子者孽也孽孽  
無已也男者任也任上下之事也國中之爵凡六  
等君之下卿卿者章善明理也卿之下大夫謂大  
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大夫  
之下有上士中士下士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識  
古今辯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士賤不  
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庶人稱匹

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

王者之所不臣者有五祭尸不臣方為尊者攝也授受之師不臣尊師重道執弟子之業也將師用兵不臣國不可使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以靖方國之難也三老不臣五更不臣欲率天下以為人子弟之禮也王者之臣其不名者有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積天下者不名諸父不名諸兄不名盛德之士不

名

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宮者中也言處都邑之中也又曰方也為宮必以雉堞方正也室者宮之室也室其外也宮其內也曰殿者共也衆屋擁從如軍之殿擊也秦始皇作朝宮渭南先作前殿阿房漢因之乃有咸德明光等殿蓋自秦始皇也曰廟者報也朝也追報而朝之也黃帝昇天群臣思之無已乃取几杖立廟此廟之始也曰堂當也當正陽之屋也又曰堂明也謂明禮義之所也管子曰軒轅有明堂之議蓋自黃帝始也曰房方也室內之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四

八

方正也又曰防也防風雨燥濕也又曰室也室在傍者也尚書顧命有東房西房蓋周制也曰廊周書作維曰五宮明堂咸有重廊漢武策曰舜遊岩廊釋者曰堂邊曰岩殿下外屋曰廊蓋自唐虞始也曰庭朝中也列子曰黃帝居大廷之館此庭名之始也曰觀者言可以觀望於其上也黃帝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之上周有兩觀春秋之兩觀災是也宅者人所宅也堯典曰宅嵎夷禹貢曰降丘宅土西征記曰蒲阪城外有舜宅是宅之名所由起也曰樓者史記方士言於漢武帝曰黃帝為五城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四

九

十二樓以候神人帝乃營樓是樓之名所由起也曰閣者黃帝時鳳凰巢于阿閣是閣所由起也曰序者東西牆內曰序所以序別內外也書曰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商學曰序蓋自商始也曰齋者漢宣帝齋居決事是齋所由起也後世呼讀書舍為讀書齋蓋自晉殷仲堪讀書池北舍始也曰邸者宿也漢書言代王馳入代邸史記封禪書言天子朝諸侯于甘泉作諸侯邸是也曰第者有甲乙次第也史記齊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漢高祖詔賜列侯二千石大小



第室是也曰庫甲兵所藏也曰帑金帛所藏也  
府文書所藏也皆三代之制也曰臺榭者觀四方  
之高曰臺有木曰榭黃帝破蚩尤因立臺榭蓋其  
始也曰亭者秦制十里一亭漢西京苑內有望雲  
亭東京有金吾亭是其始也曰城池者漢書言  
神農之教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是其始也曰郭  
者縣造郭以守民是兵始也曰坊者方也言人所  
居之里為坊也又曰方類也方以類聚居者必求  
類也漢洛陽故宮有九字坊則其名亦漢以前有  
之也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十一

三代以上王言有典謨訓誥誓命凡六等總謂之  
書漢初定儀制有四其曰戒勅令勅是也自此帝  
王命令始稱勅唐制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而  
名遂定矣曰詔者教也所以詔教天下之民也三  
代時未有詔文至秦始皇而李斯議命為制今為  
詔漢因之而詔文始盛矣其曰鳳詔後趙石季龍  
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嚙于木馬口中  
而頒之宋朝大禮御樓賜赦亦用其事自石氏始  
也曰誥者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聞知也  
尚書湯黜夏作誥其始也今言告身者謂已身受

其告令也曰制者正也禁也斷也言君上用入式  
命制而行之或禁制而止之也古者有命無制凡  
命皆制也曰黃者制勅施行皆用白紙多為蟲蛀  
唐高宗始令尚書省頒下諸州縣勅並用黃紙故  
稱黃也曰冊命漢儀有四一曰策書策簡也即今  
之冊命也曰檄者激也以辭旨慷慨發動人也蓋  
始于周穆王令蔡公謀父為威讓之辭以責狄人  
也曰宣麻唐開元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專掌內命  
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此宣麻之始也  
曰教者取教敷五教之義漢制王侯及郡國長吏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十一

凡令于所部皆稱教皇后亦稱教旨此教自漢始  
也曰表者白也言以情旨表白于外也唐虞敷奏  
以言即章表之義也漢世有章駁表奏四等是表  
為漢制也曰上書七國時臣子言事于君皆曰上  
書秦改曰奏今亦云上書又通於臣下也曰移者  
始于劉歆移文太常博士孔稚圭因有北山移文  
此移牒之始也曰關者唐制諸司相質問謂關通  
其事也宋神宗行官制亦用之歷代因之者也曰  
露布者後魏每戰攻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  
于漆竿之上名為露布又後漢桓帝時地數震動

李雲乃露布上書晉桓溫北伐喚袁宏作露布謂  
不封其書也曰啓者董卓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  
啓事然後得行此啓事得名之始也曰簡者始於  
詩言畏此簡書簡書者治竹斂青作簡以書後人  
用紙亦名簡以通慶弔問候之禮也

詩之諸體皆本於三百篇但語有多寡句有短長  
非可以一體目之也後人因之而支流多矣四言  
古詩始于漢之常孟五言古詩始于漢之蘇李七  
言古詩始于漢武之栢梁七言律詩始于唐太宗  
之送來濟尚書五言絕句唐人效六朝子夜歌等

芝園外集卷二十四

作而為之六言王摩詰效顧陸而為之七言絕句  
唐人踵六朝而為之長短句唐人踵甯戚南山與  
薤露等歌而為之漢魏及唐歌詠雜興本其命篇  
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  
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蠶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  
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  
怒曰怨要之皆六義之餘也詩餘律詩之衰也律  
詩古詩之衰也古詩三百篇之衰也

芝園外集卷二十四終



稽古緒論叙

劉勰之言曰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一理者也又曰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余嘗味斯言因以締觀文章家其標格名目至夥衆乃若融百慮而出一辭辨析事勢道術之奧以爲權衡則所謂論學者寔蕪綜焉然質諸心與理合辭共心密之旨則率又多漫羨窳靡定于要束難以稱作者將無彌綸群言之本未立其研理者無所折衷歟茲歲壬戌余試士至平涼得見浚谷先生趙公移日始別去已又得公所著稽古緒論讀之雖累日彌旬餘音遺味猶不盡於口耳於戲其理合矣其心密矣夫形器易徵文情難鑿二三子從余游於所謂論學者欲知權衡盍肄業於是以求源本寧毋徒傳會緣飾於枝葉耶世之論公爲文多擊節於異稟而褫魄於奇氣於戲公有言曰不觀諸子之學則無以知聖人之德大而精不究異端之失則無以見聖人之道微而顯是交用者也又曰聰明者耳目之正事知識者耳目之餘

事能不作餘事則心靜而清知識自退藏矣故曰裁者培之知識者已也帝則者禮也故曰克己復禮於戲此公所以彌綸群言而研一理爲作者所不能及是所謂源本而不可以徒傳會緣飾者也二三子肄業之

壬戌秋中淮海孫應鑿書

叙

稽古緒論卷上

子貢欲去告朝之餼羊



名實之不孚君子之所深憂也世之弊於名久矣彼方竊以自大眩以自高而孰與相憂如是則其實不容以不盡廢名徒存而實盡廢天下幾何而不入於大亂乎夫亂之生君子之所深憂也憂之將奈何夫將欲憂大亂則必有大聖人以濟之於大治之域此非君子之力所能強而至者故卒之以無策則憤其名而欲併去之此君子之所以存心非君子之所能為世固不當以聖人之所為病君子君子亦不當以聖人之所為強自任也子貢欲去告朝之

稽古緒論上

餼羊而孔子教之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憤世之名隆而實蔽故欲刻去其名以矯世之病孔子懷名實相頌之道故欲即其名以成其實孔子聖人也聖達權凡事變之出於非常君子之所謂舉不可為者聖人皆有道以濟之此非君子之所預知故曰不可知之謂聖君子量力而行度德而任者也故不敢以自大自高之詞欺世而盜名夫欺世而盜名君子之所深嫉者也甚矣哉世之不知君子也非徒不知乃更矯誣聖人之言以詆君子甚矣其病吾聖人而昧於君子之道也抑嘗求夫所謂名者非言之可命者乎所謂實者非行之可以成功者乎即子貢之名

而考其實孔子嘗目之以達而賜也建破齊存魯之功聞性與天道之妙則達之實固乎也嘗名之以瑚璉之器矣而賜也聞一知二自許於顏子之下綏來動和又測夫神化之機則器之實又乎也由是觀之則孔子之所以教子貢子貢之所以受教於孔子名之不可苟而實之必相稱必不敢以自大自高之辭文致而面謾也固矣宜其問難授受之間必量力度德而後有言者也試考之告朝之禮非三代聖王之所傳而周公之所制乎夫禹湯文武周公固皆聖人也數聖人所傳之禮而一魯文公墮之甚矣禮之難行而易廢名之易建而實之難舉也子貢有憂焉

稽古緒論上

曰魯之不能告朝上方乎王命下逆乎民時前以毀聖制而後以迷來哲甚矣魯之無王非聖之罪當誅也甚矣魯之廢時失事之罪當誅也然而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詰聖如孔子亦未聞以為非焉何哉豈非魯以存羊之虛名誑之乎夫誑天子方伯一人之耳目耳誑聖人則塞萬世之耳目子貢於是乎有深憂故譏之曰與其存虛名之羊以誑人不如併其羊而去之以彰魯之罪且使世之務為虛名而不事實行者無所容其奸而君子得以攻其惡有王者出必將取而誅之以大警於世嗚呼子貢之憂世何其深且切而於名實之辨何其謹且嚴哉雖然此君子守

常之心非聖人達權救弊之理也此其所以直以廢禮之言告聖人而無愧色者也聖人曰魯父母之邦不可誅也名可因而進之以求其實不可退而更損其名也使吾得位而行道則唐虞三代之禮樂復之如反掌耳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奏韶樂魯非春秋之魯而周公伯禽之魯也義和四岳之職璇璣玉衡之秘吾舉而運之掌上彼告朝之禮特餘事耳吾何憂而去其羊哉此內聖外王之業真孔子之能事可以語子貢而非所以責子貢也爲子貢者將柰何得百里之國而治之慎典章謹法制富民尊主守信明義要之名實相孚而上下不二此子貢之行可以底

稽古緒論

三

於成功者也聖門亦不獨子貢如由求之言志宰我之論喪子夏之言學皆各以力之所至實言之不敢爲虛名以苟自高大此其所以卒底於成而非後世好名無實之徒所可企及也故曰聖門之學在務實

周公成文武之德

聖人之道始乎禮終乎樂禮之分嚴嚴以止亂樂之情和和以興治聖人畏天下亂而憂其治也故制禮必嚴其分分定而亂無由興施必和其情情和而後治斯隆矣嘗觀禮樂之道雖聖人之所行而非聖人之所得爲也天也易曰上天下澤復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之所不可辨民志之所不可定亂之所由興也聖人觀於天下澤之象而知夫禮之分不可以不嚴也故以之禁亂焉又曰雷也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上不合於天心下不協於祖德而能致治者鮮矣聖人觀於天

稽古緒論

四

之雷動萬物之象而知樂之情不可以不和也故使其流動充滿於覆載之間以致其和而治自興焉故禮以止亂而樂以致治斯二者非獨聖人之所設蓋原於天矣聖人善原夫天者也善觀夫人者也方殷之衰民之厭亂極矣天之棄商久矣亂甚則治不易舉故以文武周公數聖人相繼至於周公而後大成其勢然也甚矣文武之道難行也禮樂之難成也禮莫大於分樂莫大於和裁君懸頭以下犯上不可謂之分姜里之囚伯邑之廢不可謂之和文武雖欲興禮樂無由也勢也管蔡之誅武庚之誅頑民之善君嗣賊昆仲破斧缺我周公雖欲興禮樂無由也勢

也夫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者天也其所以使之不困而制禮作樂以禁亂興治則天之與勢固亦無如聖人何雖然所謂天與勢者聖人終不廢也故周公之制禮也辨其功德別其親疎遠近而上下之特追王太王王季尊祖配天尊父配地而其他莫敢望焉故天下之人皆曰如是而後父子之分定如是而後君臣之等嚴則臣不得以干君子不得以犯父故曰禮嚴其分而正其始亂乃止矣禮有定分則情不易洽情不易洽則治不可久於是制為天子之樂衿禘之典凡周之先君無間於遠近親疎舉以孝子曾孫之儀而配享焉故天下之人皆曰如是而後親戚

稽古錄論上

五

之恩洽如是而後懼忻之情交故天地無戾氣而人物無怨聲故曰樂和其情而正其終以興治矣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周公聖人也故制禮作樂以隆周道比於唐虞之際後王殘缺不舉孔子傷之故稱曰周公成文武之德然則後王之廢周典使文武之道永墜於地可勝誅哉世儒不識文武之業不達禮樂之本篤於情者近諛而忘禮嚴於分者尚刻而遺樂其說紛紜聚於成訟愚嘗謂天保四章引此說曰聖人常伸公義於天下而私恩以許之緣情而盡周公以公義不可廢故於追王而斷之以法以私情不可泯

故於祭祀而溥之以息仁之至義之書可以破百世之惑矣其後卒以此說紬鳴于世安得復有周公孔子出而與之論禮樂哉

稽古錄論上

六

先王至德要道

聖人能順天下之性故能一天下之情聖人無以異於人也則凡聖人之所為皆衆人所可及矣夫聖人為人所可及則天下皆可至於聖人人皆有至聖之幾而常視聖人太高望聖人太深畏之而不敢為慢之而不必為此聖人之所甚憫而深憂者也以其憫之甚故思援之謀至以其憂之深故求濟之術周雖然聖人固不得不為斯人憫且憂亦不徒為博濟之荒唐手援之艱難憫之甚而力不及憂之深而勢難徧徒有濟天下之志而卒以虛名取敗者也故必反其原而無以異於我者而導之使遂俾人人各

稽古緒論上

七

順其性而不自知人人各順其性隨感而應觸類而發有施而各得其當天雖大而運之猶掌孔子論孝曰先王有至德要道此聖人以身執物而以人治人之義也常觀天下之理其弛也或張之其散也或翁之其敗也或成之其伏也或振之其於決裂破碎之時而卒獲安全順適之效其所以經畫施設而轉移推行之者其自治之必大有才矣是故蹈淵而溺者善泅之人能拯之暴殄而危者善醫之技能治之敵三軍而陷者善戰之士能拔之夫豈有他術哉誠造巧之極而中其要領焉耳聖人者人之至而萬物之要領所在也於天下之弛而能張散而能聚

敗而能成收其壞振其伏使萬物各得其所而無一缺焉此固天下之所以望聖人而亦聖人憂世覺民之志也且天之生斯人也付之性父母之生子也與之身天下未有不由于天而有此性亦未有不由于父母而有此生均由乎天下之性則聖人固與若人同性也均由乎父母之身則聖人固與若人同形也然性雖同而獨能盡之以為仁形雖同有而獨能踐之以為孝此在聖人所獨能而衆人謂之異者是故德均也而或曰克明或曰廣運才均也而或曰神化或曰天錫行均也而或曰允文或曰執競皆有以造天下之極而無餘會天下之善而無遺合天下

稽古緒論上

八

之正而無二使人之言者必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德天下莫尚之德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天下莫尚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才天下莫尚之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仁天下莫尚之行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孝天下莫尚之孝也真有以事父母而無忝也此皆智士之所爭傳而樂聞庸人之所以駭其有而不敢言者是聖人之生雖猶夫入而其卒則有大不然者也嗚呼聖人果有異於人乎則君子未之言也聖人果無異於人乎則君子未之至也惟人於所當為而不為於所可至而不至不肯為者謂之慢



不敢至者謂之畏慢與畏交遍天下而後聖人始大異於人矣是故有滅德也而後異聖人之德至有不才也而後異聖人之才至有失行也而後異聖人之行至有賊仁也而後異聖人之仁至有不孝也而後異聖人之孝至彼其汚下皆愚亂天下之常而喪親之身方瑣瑣然以異窺聖人而不知其本同於人也聖人之同於人者何也性也形也盡性固為事天之仁而亦事親之孝踐形固為事親之孝而亦事天之仁固所以事天而亦即所以事親孝固所以事親而亦即所以事天仁以事親則是視父母猶天也孝以事天則是視天猶父母也以天為父母而以父母

稽古緒論一

九

為天則四海皆兄弟也設有人焉其兄弟陷於罟罟而不救則人將以為賊仁賊孝之甚者今天下皆陷而聖人怒然視之謂之何哉此則聖人之所甚憫而深憂者也或者曰天下至大也而聖人以一身往救且博施濟眾堯舜病焉如之何其可及也吁天下之弛而能張散而能翕敗而能成伏而能振則貴乎聖人也如獨善而棄物烏用聖人為哉况人各有性不待外鑠聖人之救也如探其懷之珠而出之去其鑑之垢而新之耳非能為物作則也聖人知物我固有是性而有盡與不盡之異同有是形而有踐與不踐之殊由是以我之獨得者推以及人始於家焉中於

國焉終於天下焉使之各盡其性以事夫各踐其形以事親改其滅德而歸於德克己不才而歸於才更其失行而善於行不仁者興於為仁不孝者興於為孝厚以率其民而庶人得以保身志以率其士而君子得以保族義以率其大夫而庶官得以保家忠以率其公卿而大臣得以保位和以率其諸侯而群后得以保國易之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書之所謂皇建其有極會極歸極詩之所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春秋之義所謂君正始王道出焉此聖人所以能順天下之性而一天下之情雖若為人而其實無非所以事天而事親者然古聖人之仁孝至此極者亦

稽古緒論二

十

不數焉事親底豫而天下化惟舜可以當之制禮推恩而天下定惟武王周公可以當之剛經書史顯親揚名惟孔子可以當之聖人孝統天地貫萬物此所以為大也可以見子之事親無往而不當用其力也夫孝至於成天下可謂無外矣而聖人之意猶曰至是始足耳則凡未至於此者尚為非孝也是故尊親以天子之父化其家以為國者亦不得與於此以其未聞先王之至德要道區區小節不足多矣然則人之為孝必如大舜武王周公孔子而後可

荷蓀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度其力之所可至而強為之能之而弗為與不能而強為之者皆罪也昔堯授位於許由由知其力弗至也故拒之以全其身避之以廉其節拒之避之誠是也及鯀不度其力而欲專禪又之功故潢潰大敗以僂其身是故由之遜也以啓舜而鯀之誅也以啓禹老聃莊周可以學堯舜而弗學故適長弘實積可以為許由而弗為故誅孔子知其力之可以為堯舜故不敢苟安其身曲完其節而皇皇以行其道顏子觀其時當為許由故不敢貪功以邀其名而瞿瞿然隱其身孔子之勞至於席不暇煖受喪家之誚而顏子之逸至於不出陋巷甘屨貧之樂此一聖一賢者之迹迥異而其應答講議之際及至於皆說而無違吾嘗心私怪之以為聖人之重其身若丘山而其視天下若浮雲今之視其身若浮雲而重天下若丘山者果何歟及觀孔子於荷蓀丈人之流丁寧反覆之意然後喟然嘆曰嗚乎聖人之重其身若是也彼其愛其身以完其節者其尊而道不顯是重其內而不輕其外者也狗夫世而忘其身者其術顯而身為役是重其外而喪其內者也是其力至者內外皆重其力之未至則內外不能以皆重與其求行其道以危其身身危則道無以行孰若

稽古緒論上

二

存其身以存其道其道存而身亦重內重而外亦重故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內重而外斯輕故賢者之學安而有成此皆度其力之所可至者也孔子知其力之已至而知天下之學者不可以鈞也是故許顏子之有是替荷蓀以隱者其與接輿沮溺皆一唱而三嘆之殊不覺其異乎已也而他日於鄉愿則直斥之曰德之賊蓋以鄉愿因已力之未至而尼天下之有力者皆不至於堯舜之域其視鯀之力未至而強為之者罪雖同而情又熾矣故孔子尤惡之譬之里門之懸石類或教庭羸者而徒之其罪不過殺一庭羸者而已苟庭羸者或以力之不勝而謂眾人姑置之是其情不惟媚能者而又有以危其里人也今世之學者乃至訾許由而詆荷蓀其視鄉愿之徒反以為量力而亟許之吁大惑矣

稽古緒論上

三

聖人天地氣象

聖人不以物交物而能以物取物凡物於物者物物相交而與物終焉夫是之謂以物忘人物以物交物者囿於有我而我則有物與物相入而欲物無累吾見其物我對仇而紛紛焉如旗旄之摧旌江漢之浮萍夫唯聖人無我故能無物無我則大成性則神大故能無累神故能變化無累則至聖之德變化則神明之業孰為有物孰為有我孰為有內孰為有外其來也有鄉其去也無方以有鄉之物取無方之物物我兩忘天人合一其聖人之能事乎蓋嘗觀之盈天地之間生生而不息者陰陽相推法象列矣剛柔

金稽古緒論一

三

相乘氣化出矣五氣布四時行則性命不同矣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照臨山川之流峙震為雷烈為風嗇為庶物通為人墮蟬蔚暨委蛇雜揉者吾不知其幾千萬等然則果孰自而生乎孰自而死乎孰自而窮通乎孰自而始終乎是必有非智力之所為物之所可自為者然則安為之天地為之天地安為之天地之天地為之天地生萬物而能自生者也故混而復闢終而復始循環而無窮者天地其神乎夫天地統萬物為一理聖人通天下為一身然則謂物有天平則可謂物皆天平則不可謂天下有聖人乎則可謂天下皆聖人乎則不可謂固有所子然而立超然而

存條焉而能達者人固有盡然而智潔然而仁拘拘焉而為義者惟天地不與萬物爭故物莫能爭聖人不與天下辨故物莫能辨無物能爭者萬物之一物也天下莫能辨者萬人之一人也天地取物以為物聖人取天下以為天下無適而非道無適而不可取天下之物豈一物之可盡哉以一物而應天下之物因時而應機隨處而設智物物而雕之事事而識之則一物之物耳豈超然於物者哉惟取物為物者能超然於物天地之間有生者生於無生有形者形於無形有聲者聲於無聲無生故足以應天下之生無形故足以應天下之形無聲故足以應天下之聲故

稽古緒論上

五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聖人以其無私被天下是故取其寒以為之衣取其饑以為之食取其相生相養以為交接親厚之節取其惡死避害以為宮室城郭甲兵之備取其好善惡惡以為禮義政教之則五行五服取其惡也冕衣章甫取其度也服牛乘馬取其馴也五爵五官取其節也播穀時殖取其時也天下有是理故聖人有是事物有是心故聖人有是制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中庸曰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蓋物莫大於天地聖莫過於堯舜孔子或仁如天或德動天或道貫天地或位為天子或窮為匹夫其迹不同其致一也

負蟻垤者不可以語岱華之歡樂蛙坎者不可以語溟渤之淵夏虫不可以語凝冰越禽不可以伏鵠卵何則所累者然也彼嗾吾聖人者一曰頽類堯也項類臯陶也肩類子產也此以形狀摸聖人之氣象者也嚇吾聖人者曰帶牛脇之華冠枝木之冠此以衣服摸聖人之氣象者也狹吾聖人者曰多能博學繁文飾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此以儀文摸聖人之氣象者也若老子曰守汝真歸汝一惡用仁義為哉此又背乎聖人之氣象者也有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有望之儼即之温聽其言厲者此能語聖人氣象之一端者也若曰江漢以濯之秋陽

稽古緒論上

五

以曝之皜皜乎不可尚者此聖人之氣象含弘光大者也若曰吾戰則克祭則受福誅正卯墮費邱會夾谷脫阮於蒲晉絃歌於陳蔡此聖人之氣象發強剛毅者也乃若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覆載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者其至矣

學至聖人之道

天下之術至不一也君子有以一之其必有所以約於至一者矣甚矣哉天下之多術也而孰能與一之病其難而弗之一則將各持其所有而天下之為術者愈多矣以滋多之術而應夫不一之變愈難愈遠而愈不可勝窮矣道果遠乎哉術果多乎君子於是乎有憂焉而思有以易之故不求道於遠而求諸近不求術於不一之中而約之於至一之域則道其幾乎試嘗論夫天下之術精粗之異致隱顯之異迹高下之異用其分不可以勝同其事不可以勝究其情不可以勝一夫以不可勝同之分而益之以不

稽古緒論上

六

可勝一之情以不可勝一之情而恣之於不可勝窮之事吾見其二之也二則雜雜則亂彼其一心且雜一身且亂而求以盡天下之術齊天下之事不亦難哉且天下之不一亦勢之自然耳能於自然不一之勢而奪之使一是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君子歸之於天惡乎在在於道道惡乎在在於聖人聖人之道遠而用亦多矣苦其術之多而弗一者是自棄而不可與有為矣求其術之多而一之者是自擾而不知所以為一矣棄則不知所謂學擾則不知所謂一噫孰知夫天下雖有不一之術而吾心自有至之理乎抑孰知吾心至一之理而聖人先得之乎抑孰

知聖人之所先得而亦可以學而至之乎學莫先於立志苟有志焉則雖未遽至之而所謂一者吾知其終可至也志之所在者何也聖也聖者何也道也道蓋難名也盈法象之間精者粗者顯者隱者高者下者有非斯道之括囊者乎故曰其分不可以勝同其事不可以勝究其情不可以勝一在聖人則不然凡語道之大者至聖人而止語聖人之大者至一而止昔者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舜大聖人也學之者求其所以大者無有也亦曰精一而已矣緝熙敬止光於四方文王大聖人也學之者求其所以大者無有也亦曰純一而已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

稽古緒論上

十七

襲水土孔子大聖人也學之者求其所以大者無有也亦曰一以貫之而已矣彼顏子者固將學聖人之所學而不遠乎聖人之一者也果何以請事斯語哉非禮之訓至於四謂之一不可也坐忘之請至於三謂之一不可也高堅前後之不可為象謂之一不可也陋巷之樂畏匡之威其情果可得而一乎吁唯有不一之故也而後顏氏之子約之於一者蓋七十子之仁不一於日月之間而顏子之仁三月如一子夏之義擢於見利之時而顏子之義三請如一聖人之教析於博文約禮之際而顏子之卓爾者一困窮利害之變交於前而顏子之不改其樂者如一

異端他岐之術所以病吾道者非一而顏子之所得於聖人以詔天下後世者其道未始不一也孰謂顏子所學者有外孔子一貫之道者乎又孰謂孔子之一非數聖人授受之心法乎老氏之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公得一以為天下貞信乎一之為道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彼曲學者亦假之以藉口而後其術售天下之道果孰有約於一者哉獨慨夫昧者之不知也故當其時由之學求不一者於果也蔽於果而不能一求之學求不一者於藝也拘於藝而不能一師之學求不一者於高卒荒於好高務外愈蔽愈遠而所謂一者愈支離泮渙而不可得矣是二子者非不志於道也所志者非其道而徂於不一之術也徂於不一之術而曰我將以之學道焉則惑也噫此夫子所以憂也此顏子所以喟然也此夫子所以深惜顏子也此未聞好學之言所以深為求道者警也

稽古緒論二

十八

姑待明日便不可

學者不失其可為之幾則天下無難致之道矣甚矣道大之難窮也而况于變之不齊理勢之所不能一者乎而學者欲忽焉卒焉云至之一才一藝而企之望之而不見其高即之而不得其美茫茫然如探海登天而莫得其所適之途而其人亦且倦夫以是故其道愈遠而學益難矣以其愈遠之道不從事于益難之學非惟其力有所難用而且至于不可用夫學者將以致其道也而致道嘗苦于不力今也道苦于不可致而力至于無所用道不可致則倦心滋生力無所用則悔將日熾求之則不可以進舍

稽古緒論上

九

之則不可以退極而至于無可奈何于是諉之曰吾姑待明日而已嗚乎學界可以姑待明日哉喻義之心或忘則喻利之心即至矣憂勤之志少息則怠荒之乘隨起矣天理之流行者有間則戕賊攻鑠之計投間抵隙千緒萬端嗚呼至者來萬弩不可却而三軍莫能勝而前功盡棄矣嗚呼學果可以姑待明日哉吾嘗觀于南山之木矣鬱然而滋者為春條然而榮者為夏碩然而實者為秋蕭然而堅以枯者為冬四者一也其時則木之生理滅矣故春榮之而夏實之則病冬滋之而秋堅之則孽唯其四序之不可侵而一息生生不已之機周流而無窮故其根本感火而

枝葉繁密終其天年而養其天材衆人皆知而傳之曰是木之天也夫人皆知木之天不可一時息而不知人之天尤不可一時息人能于其本然之天察之而不使之雜存之而不使之失侵尋優游以順養之而使之舉無所害故其投之于用也無不中而施之于人也無不可衆人見其所運之大故謂之曰道而君子本其所操之微直指之曰幾幾之際微矣義與利之交戰也敬與怠之相勝也情與偽之相感也疑似之分于毫釐而吉凶之動于朕兆其來也甚易而其應也甚速而曰吾姑待明日則悖甚矣又况于天下之事變至難料而理勢之榛錯者不可期渡于涇

稽古緒論上

三

渭者褰衣而不涉食頃之間巨浸驟至則百夫方舟不能濟火之燎于原也其始一夫撲之耳而或玩其熾烈猛風飛焰俄忽之際百里為燼夫豈力之不濟而時之不足哉夫其可為之幾夫幾之可為倏忽須斯之不可待而欲姑待明日吾見其作之而無成有始而無終舉其所為而無一或可而其心方傍徨棲遲于至道之遠而見其道之難也嗚乎道果難致矣哉古之人有得之者矣其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皆致道之大聖人也而求其所以聖者堯曰兢兢舜曰業業湯以為常若不及而文武尤患望道未見至于周公益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甚者禹之孜孜以焦

體而惜其時日之少則夫是數聖人者豈故唯憂勞之是求而不知安逸之為樂與衆人異情哉數聖人曰一念之不懼或以啓終身之憂一息之或忽或以招無窮之悔一簣之不崇或以隳丘陵之勢是故勞于一時者逸之以終身而憂于毫末者樂之于悠久方其側身勵志于未得之時則天下之人無如聖人之勞且憂及其安土樂天于既得之後則舉天下之所好亦無如聖人之暇且逸夫學者非學為聖人乎其學聖人也非欲其如聖人致道之樂乎夫聖人致道之樂其憂且勞者何如也其所以專精乎其本然之天而順養之者何如也其不搖于天下之事變而必中理勢自然之機會者何如也是寧曾政少萌于心曰吾姑待明日矣乎故欲致聖人之道者必先學聖人之學欲為聖人之學者必不失可為之幾欲不失可為之幾者必先去夫吾姑待明日之心而後可

稽古緒論上

三十一

學者潛心聖人

聖人非常之事業常得之于君子有常之心聖人者天下之人所共尊以為甚異而非所敢企至焉者也望之而不得即之而愈遠求其道則益高以大問其行則益精以密以是而學聖人天下之人豈復有至于聖人者哉夫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術固不若是其迂且難也其行也有漸其進也有等累歲終身求之而不得而不厭其緩俄頃一言之際而得之而不覺其驟其高明者止于是而不得過焉其庸下者又必至于是而後為得苟非有常之君子亦孰能舍其所以甚異望聖人者而就此庸常之規矩乎古

稽古緒論上

三十一

之善學聖人者蓋莫過于顏子曾子孟子吾聞諸顏子矣其始學聖人也步亦步趨亦趨及夫子絕絛奔塵而自以為不及顏子知聖人之道不在于步趨之間也故於是乎潛心焉持之三月不違仁之久然後敢請正于孔子孔子教之止於四勿焉而已矣又嘗聞諸曾子矣其始也孔子以為魯夫魯者樸鈍不敏之謂後之稍知志學者所深諱而曾子居之不疑獨潛心于聖人蓋聖門唯曾子之學最晚成而其用功為最久及後孔子教之止於一貫之言而曾子亦止得之以唯之一詞其視顏子為尤簡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曾子也至於孟子去孔子為尤遠而學者傳其

術為尤多方戰國時天下皆知聖人之為尊而其徒爭為  
非常可喜之事以誇當時孟子知聖人之道不在于是故  
獨於其所當潛心者而潛心焉及其既得故以一言決之  
曰孔子聖之時者也甚矣哉孔子之大聖顧止于時而已  
乎學者唯不知孔子之為時故其學聖人也多方以求之  
汪洋以望之得乎此則失乎彼之乎東則迷乎西朝從而  
暮變今是而昨非而聖人之道日益遠矣由是以聖人遂  
為非常情可及之人蓋有厭其迂苦其難舍之而旁求巧  
謀越之而更適捷徑者矣此無他未嘗求聖人于心而求  
聖人于迹雖或求之于心而未能潛雖一潛心焉而未能

稽古緒論 三

有常夫聖人之道雖多端而其行之也有常體聖人之行  
雖異致而其操之也有常心聖之至者莫如孔子而聖人  
之行為後世所紀錄而宛然如在於畫圖想像之中使學  
者不待于思慮安排而效其衣服飲食動止語默即可以  
飾聖人之形狀者又莫如孔子之論語也今觀其書自步  
履聲咳之微以及於邦國朝廷之大容有異貌言有異詞  
動有異節事為周備而曲加恭謹雖有明智篤誠之君子  
蓋學之終身而不能彷彿焉者也嗚乎是果其所以學聖  
人者哉詩書者聖人之精粕也而又况于形狀之似也聖  
人知天下無異理而天下之人無異心故其教學者務使

得其理于心而泛應之於外期之於永久持之以匪懈優  
而游之使自得之厭而厭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順  
理四海九州之大纖芥微塵之細其理有未殊而其心亦  
無異蓋聖人之道其得之可以俄頃一言之間而求之則  
在于累歲終身之久其用雖至於百為萬變不可紀極而  
其所以運之唯存乎聖人之一心風雨晦明變乎前而天  
地之心未嘗變也榮辱生死變乎前而聖人之心未嘗變  
也夫豈獨聖人之心哉蓋聖人之心猶衆人之心也聖人  
獨能以其有常之心應天下無常之變而衆人以天下無  
常之變役吾有常之心心既役于物馳騫而忘返其變無

稽古緒論 三

定形其趨無定向其視聖人之道愈難而愈遠矣悲夫故  
善學聖人者本諸心吾心之所操存者有常而不可易則  
天下萬物之理有定形而莫能逃是故其道易行而其術  
易知也聖人之所以為聖動容周旋中禮而從心所欲不  
踰距者職此之故也善學聖人者亦潛心于是焉而已矣



五殊二實二本則一

理氣之間本末之所由分析之則一而萬合之則萬而一以類相生而各有理氣存焉是何也道大散入於無窮而人未嘗窺其原卒使道專于一而未嘗萬專于萬而未嘗一殊不知道未嘗一亦未嘗萬亦未嘗無理亦未嘗無氣隨其所生而施各異能理能氣能末能本能萬能一能析能合無能也而無不能也無有也而無不有也唯其理與氣合而能妙衆物者所以為氣之本氣附於理而能成衆物者所以為理之末妙衆物而本之謂施成衆物而形之謂受本之施形而上之道也末之受形而下之器也

稽古緒論上

五

理氣相頌而謂之道故曰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周子所以明無極太極之旨也且夫天下之物無理則無氣無氣則無物物之於氣氣之於理其實一物也而未嘗有物未嘗有物而亦未嘗無物物也物之形者氣也物之存者理也理存於中而氣形於外中外相頌不可離而二也聖賢屢屢言之有曰乾元亨利貞者有曰性道者有曰一貫者皆不敢以相離言理氣也蓋天下無無理之氣無無氣之理氣非理則無所附理非氣則無所乘故言以有無為本者以無無為本者皆就其一偏而不足以為道是故聖人因陰陽以驗天地而有形者生於無形嗚呼天地闢闢萬類

紛糅五氣之精互藏其宅火也水也木也金也土也或質

陽而施陰或體陽而用陰或太陽或少陽或少剛或少剛或太陰或少陰或太柔或少柔火生於無水生於有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綏穡穡五行之情也火之炎水之溺木之質金之堅土之用五行之性也火曰作苦水曰作鹹曲木之類生金之類滋土之類成五行之體也火之類飛水之類走陰而陽木為少陽金為少陰土為少柔五行之理也火氣之炎水運之下木所具之材金體之堅土地之安五行之氣

稽古緒論上

五

也夫以五行火者示者木者金者土者因其質而變亦安得而守其一也然五行之發各異其時而體也化也理也氣也又何嘗不異哉然其性其情其用其體亦理勢之自然功用之施發耳嗟夫理氣之分施而五行之形殊或陰或陽或柔或剛五行無不生焉而其所以為五行陰陽剛柔者索之無窮無之無際無為也而無不為無生也而無不生故曰有大易有大初有大始有大素大易者數之始也大初者氣之始也大始者氣之數也大素者數之氣也然而易也初也始也素也其本可得而探乎可得而窮乎不可得而探不可得而窮而充有可探可窮者蓋天下之

理散而復聚闢而復闔出而復還博而復約分而復合夫其散也終以聚其闢也終以混其出也終以還其博也終以約其分也終以合又安得一而不可探不可窮哉夫以五殊之實者二實之虛也二實之虛者五殊之實也而虛本也實末也而無不虛無不實也曷嘗專于實專于虛也此其所以本之一也雖然虛實之辨非專為吾儒告也所以為異端它技專于虛而無實執夫實而不能虛者發也詩曰陟彼岵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異端之害道有甚於陟岵者而專一之病理又甚於僕馬之病矣此所以為吾道吁也

吟風弄月

存一念自然之天則天下之物皆天乘凡吾與物同出於天而雜於人者自小之于是各物其物而所謂天者始離矣誠能反求乎吾一念之天而以契乎衆物之天則知吾之與物一天而非人也天然之機流動充滿足乎已而無待於人則天下之物皆歸於吾一念之天矣試嘗論夫天人之際君子以為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吾以為形而上為天形而下為人至其所以形而上下者非有天之所為者乎昔者舜大聖人也求其所以為聖者無有也則曰幾希焉而已矣夫幾希者舜之天也舜存幾希之天故以

之耕深山而深山以天以之居木石而木石以天以之被衿衣鼓琴二女果而衿衣鼓琴二女以天以之命九官咨十二牧風動四海而九官十二牧四海以天則凡天下之物有不歸於舜幾希之天者乎後之人有顏淵者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此又希舜之天者也求其所以希舜者無有也則曰不改其樂焉而已矣夫不改其樂者顏淵之天也顏存不改其樂之天故以之簞瓢而簞瓢以天以之居陋巷而陋巷以天以之遊於孔門而以之之齊之曾削迹於宋園於匡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音不絕則顏子之天雖不能如舜使天下之皆天而其所以視天下皆吾

之天者其志未嘗少貶於舜也夫周子者固將學顏子之  
所學而希舜之天者也彼其所以天者固不能如舜之行  
於九官十二牧而風動於四方矣抑孰知其天之所以在哉  
雖然因天下不歸於吾之天而遂自小其天者此窳夫陋  
人之所為而非君子之深得手天者也君子之天存於一  
念之微而原於混闢無極之真視之而弗可見聽之而弗  
可聞君子存之而君子自知之則所謂天者自君子而得  
亦自君子而止矣則亦何以及於天下之物哉吁是大不  
然矣夫天下之物固各物其物而不能以皆天也各物其  
物而不能以皆天則天下之物亦何自而物乎是非有所

稽古錄

五

以物者主之於其中乎夫所以物者亦視之而不可見也  
聽之而不可聞也彼君子者非有異於人也亦全其所以  
物者之天而已矣故凡視天下之物舉皆吾之天而非夫  
人之所能為仰而觀之則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之運皆  
天也俯而察之則凡山川草木萬品糟粕之化皆天也命  
於其兩間則凡飛潛動植含生受氣之禍皆天也變而觀  
之則凡富貴壽夭死生逆順之數皆天也大而至於堯舜  
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皆天也小而至於蠶動食息造次顛  
沛之間皆天也嗚乎孰謂周子吟風弄月之天有異於顏  
子之天者乎有不出於一念自然之天者乎昧者不知故

求吾之天於兼愛蔽于愛而天不存求吾之天於為我蔽  
於我而天不存求吾之天於虛無寂滅刑名術數之場愈  
蔽愈遠而其所以天者愈支離泮渙而不可復存矣夫天  
者泯而人者勝馴至於大壞極敝于是乎有洪水猛獸之  
災有夷狄篡弒之禍推原其故則始於一念之天不存故  
也嗚乎不有君子抑孰推吾一念自然之天而及於天下  
之物哉

稽古錄

五

保身以保民

八君以其身為天下之本則必無以其甘者悅焉斯有以治天下矣夫天下之政猶一身天下之理而清猶身之理而清也身之理而清其不為衆甘之所蠹乎以是知天下之道治必本於人君之一身人君之一身治之所由生也夫天下雲擾而不定者以君之身也君之身昏替而不理且清者衆甘之蠹攻之也然則天下之蠹可除乎則必治其蠹之源蠹之源可除乎則必無使身為衆甘之所攻誠如是也則理亂之源非可即身而喻之又可即此而推之矣真子曰保身以保民幾是乎蓋天下之治且安莫不由

稽古緒論上

三

人主之身清且安天下之擾且亂莫不由人主之身昏且亂是故人主之身治則天下皆漠漠焉人主之身亂則天下皆曾曾焉吾有以識之矣楚人之射一發而洞七札是非其絕腋而貫膈也然其絕腋而貫膈者即七札之手也夫射不素習不可以應敵人君之身不素治不可以責天下何者人主一身天下之所趨也夫天下趨乎人主之一身則人主應天下之術不幾於遠且大乎人固不能以一身盡天下之事亦不能以一身治天下之事人主之所趨天下之所趨也的一與矢期而矢趨海不與水期而水趨林之茂鳥趨之河之廣魚趨之天下之善其人主之身善

乎人主之身善其衆甘之所不攻乎衆甘之所攻者何也

聲音之於耳也采色之於目也珍味之於口也閨房燕昵之好便嬖弄幸之徒足以適其心也是皆人主之所甚甘天下之所受害者也是必使聲音不入於耳采色不入於目珍味不入於口聲音供本皆不得以近其身則人主之身安乎哉天下之治與乎哉夫人非死灰枯槁安能無所甘也古之人不曰無欲而曰寡欲不曰無所好而曰好善明君之好善即昏主之甘欲也昏主之寡德猶明主之寡欲也欲之於人久矣有欲必有甘聖人不能絕之而有以易之公劉也而好貨大王也而好色舜也而好琴子貢也

稽古緒論

三

而好貨武王之幸者十人自古聖人才士性情所好豈能絕之哉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有德義必將有禍故人君順四時廣延才智有道之士以奪耳目支體之欲使其甘於此而不甘於彼是故聲音之甘也而風雅歌咏之聲以奪之采色之甘也而旌節章服之美以奪之珍味之甘也而五味庖膳之正以奪之甘於色也則有窈窕之淑女以正之甘於左右也則有端正才智之士以損益之猶懼其未也故于盤銘于几卿大夫有諫士傳言矇誦警賦工商百執事舉正其過以約束之猶懼其怠也則置之左右之史調之以祖宗之艱

難而告諸天命之不易凡所以約束優游甘之使善者至  
詳馴循消除甘之使宥欲者至備夫人主正於上以率其  
下則卿大夫不敢不矯挈焉勉而趨於善矣卿大夫正於  
上以率其下則士庶人不敢不矯挈焉勉而趨於善矣是  
以四體平六氣適災害不生瘥恙不作詩云千祿百福子  
孫千億又曰既受帝社施於孫子周書三宗之壽考洪範  
五福之吉慶易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春秋聖人在上電不  
為災華祝多壽多男子甚至知母列風淫雨為有聖人故  
不待禪受而舜禹不待呼吸屈伸而喬松人主有此也則  
雖有奇怪珍異之觀娥之歌曼之舞易牙之味和隨之寶

稽古辨論

偃師趙造之巧毛嫱西施之容傾世而絕倫者必不假彼  
以易此故必有所為而後有所不為有所欲而後有所不  
欲昔齊桓易其好色之心以賢賢雄于五霸楚莊絕鐘鼓  
之樂以修政競于中夏漢武多慾及悔輪臺之過關恢祖  
業况羞為數君者乎以是知天下之治在人主人主之治  
天下在心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實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實矣

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

嘗謂言存諸道道存諸人蓋道也者天之所以授人者也  
是故道不可獨行人不能以皆聖惟人有智愚則道有顯  
晦則言有淺深言也者明道之具也道非獨為智者言之  
將為愚者啓焉與愚者言而不以明以示之與不言者同  
是以君子汲汲言之然而聰明特達之士常有而道亟晦  
者無聖神獨見之人以先之也聖神獨見之言或屬而復  
絕者無聰明特達之士以後之也故聰明特達之士必有  
聖神獨見者以微言為之先焉聖神獨見之言必有聰明  
特達者以昌言為之後焉莫為之先則人無所取信弗為

稽古辨論

之後則無以傳諸遠故微言者聖人所以神其用以示人  
而昌言者賢人所以明其說以曉愚昧是以聖入之道常  
明而賢人之言常傳特達者有所持守而愚昧者得以因  
循此因時制宜之方而昌言明道之功也孔子曰愚而好  
自用詩稱言之諄諄聽之藐藐然則愚者固難與言而况  
於示之以道乎然則明道者固將示其說于天下非徒獨  
言而獨守之也昔者大皞氏据地而作畫文王數莢而演  
易唐虞章甫而民不犯孔曾授受惟唯一言道固難言而  
亦奚俟於言哉文獨守而獨言之則可也非以傳之來世  
而曉愚蒙者也二典三謨九丘三墳咨命訓誥之類聖王

之大經至溥八卦十干五德百官六府九歌九德九疇之屬帝王之大法至今固無俟後人咕咕而喋喋也乃獨取乎閭巷歌謠之詩乃敗壞決裂之春秋訕謗譏刺不諱之語並列而為六經聖人之意將以深沈渾厚之文神其用而以誘掖將勸之詞蹈厲奮發之語以鼓動夫蒙昧無知之徒非欲獨言而獨守之也是以道愈降而文愈繁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然則聖人猶托空文以自見况其下者乎故七十子之徒得以各伸其說於天下下逮孟荀屈平之屬皆推明聖人之道闡揚道德仁義之說其理文而不亂復而不厭洋洋乎飫耳而感人使聞之者味其

稽古緒論上

言以求道飫於耳以求諸心信乎聖人之道可尊而賢人之言易行也韓子曰孟軻死不得其傳凡言道言不揚則墨不佛則老火於秦黃老於漢雜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夷道交侵聖道之統不絕如綫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當是時聖人不得見之矣得見昌言者斯可矣然歷數千載之間文愈繁而道愈晦異端之徒並起而聖人之道益尊執筆者爭作聖人之文述不絕之言宗祖二帝三王之道以阮二家之吮而撫其背雖強支吾猶不決裂大敗比之於侏離左社則遠矣然而或華而不實或腐而無用或因事以就功或循末以忘本如南山之草木葱蘢會

稽古緒論 卷上

蔚而可悅如百川之奔波騰湧浩蕩而並下皆景仰朝宗知尊聖人然華靡綺麗千變萬狀爭先奇怪淫聲美色燄目入耳偶於五代聲律於唐萎弱於宋聖人之道德文章非惟佛老其徒亦敝之極矣愚昧者溺其說輕薄之徒又從而尊之父以是詔其子兄以是詔其弟師以是相傳鄉舉里選成均之法以是為高下苟有英才間氣出其疾之宜於佛老尤嚴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誠欲及經常之道挽之於既晦之餘詔愚蒙之徒拯之於陷阱之中使前聖之用神而後賢之說明則其力也百倍用力之多則其言安得不諄諄然而

稽古緒論上

詳豈惛惛然而已乎春秋所作譏變夷聖人之法言偽而辨者誅無赦其於愚者固恕焉直教之而已然則辟異端者必倡道倡道者必倡言倡言者必先諸聖揚子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

為相用人之體

夫當天下之任者貴有以識天下之才天下未定之時成敗安危離合聚散之機固關乎為相之任然必得手豪傑之才助之而後濟使不識之於先而用之於後則天下之勢莫可一定而吾所以為相於天下者亦無以自立矣吾之一身耳而天下之變常無窮天下之豪傑亦無窮以吾一身有限之聰明而應天下無窮之變吾見其難也雖然非吾一身有限之聰明足以應天下無窮之變貴乎以吾一身之聰明而察天下之豪傑有一代之豪傑自足以周一代之用是豪傑乃自吾聰明中得則吾之聰明周乎天下矣如此則蕭相國之識淮陰可謂得為相用人之體矣夫天下之勢敗而後安危而後安離而後合散而後聚夫其既敗也可以成既危也可以安既離也可以合既散也可以聚蓋必其有聰明有以高乎天下而深識圖天下之機者為之乎漢室之興與楚叢鹿走秦野天造草昧群雄角逐高祖奮布衣坦三尺劍而蕭相國以刀筆吏為之佐是時起畎畝而登巨阼王奮屠賈而為將相其與帝角逐並爭而與相國等夷甘吾不知其幾也帝也當赤龍之祥而相國乘風雲之會豈其所以得之者乃天而非人也彼其為帝所屈藁草野之血木石者亦皆一時之英雄不幸

稽古諸論

三

而勢窮力屈故使帝獨得之耳帝何有以高天下之聰明而得蕭相國相國何以有高天下之聰明而得淮陰侯淮陰何以有高天下之聰明而屈天下之英雄後世之君子又何以舍帝與淮陰而獨許蕭相國以得為相用人之體哉嗚乎高帝之術微矣孔子贊堯巍巍蕩蕩而難名帝也術中之堯而相國亦術中之禹臯稷契也帝之術不可測而相國之功始可言矣彼重瞳子力拔山而氣蓋世自以為莫已若而孰知目前執戟之吏足以刳已於烏江哉魏豹章邯之徒亦庸奴之桀驁者耳豈能為帝跌蕩以任意外之士天下之無禹臯稷契久矣世豈沸而民靡擾而孰與濟之幸而天生淮陰侯耳淮陰非濟世之才也以為斯世僅有斯人耳世有斯人僅足以濟而使斯人皇皇然今日囚於楚明日阨於漢又且伏質而就刑矣雖帝之聰明亦未見其超乎衆人聞見之中而用之也相國何以獨有高天下之聰明而用淮陰於稠人廣衆之中哉嗚乎龍化而雲翔虎變而風嘯雨作而礎潤秋至而蟋蟀吟氣相感而類相召夫物固然而况天下豪傑之士乎夫惟天下之豪傑識天下之豪傑其識之也非以其狀貌之魁梧而唇舌之便翻也彼其相與相親之際必有不言而默契不待交深而意自孚者矣方相國之數與淮陰語史不載其詳

稽古諸論

三

七〇八

世莫得之聞其所以識之之術固不得而知也然以相國之尊無故而亟然與一亡卒語是其所以識之不在於既語之時而在于未語之際不在於既信之後而在于未信之先既而帝也深信國士無雙之對排衆議而授之大將而淮陰所畫之謀歷歷合相國之成規固不待乎定三秦取山東梟項羽之首而天下成敗安危離合聚散之機已預定乎二人之膏中矣向也帝有高天下之聰明而用相國於衆人之所不能用相國亦有高天下之聰明而用淮陰於衆人之所不能用繼而淮陰又有高天下之聰明而釋李左車於囚虜之中東向坐而問計以成脅燕滅齊

稽古緒論

卷上

之勢故以天下成於安危離合聚散之大機而定于二三子之手如持左券不責適負矣嗚乎帝之所以得天下與蕭相國之所以相帝果盡出於天之功而非人之力哉彼歛衽屠曹之徒果能計出於此否耶然則為相用人之名其歸之於蕭相國也固宜雖然帝非蕭相國無乃失淮陰而昧天下安危成敗離合聚散之機乎噫此帝之所以聖於術也狡兔死而走狗烹飛鳥盡而良弓藏敵國破而謀臣亡帝固已蓄之用淮陰之前矣帝非有公天下之心也奪軍之舉王齊之舉分地之舉帝有不得已焉耳不得已而與之及其可已而奪之奪之不得則誅戮之耳自我信

任之而自我誅戮之當其罪則天下以我為不知人無其罪則天下以我為勇有功故寧以成敗之名嫁之蕭相國而不辭此帝之所以聖於術也至於堯舜之為君則不然堯以不得舜為已憂未聞其以庸命遜位為憂也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未聞其以錫圭告成為憂也彼堯舜知公於天下耳以為誠有功於天下則寧以天下與之而不吝况區區之土壤又何憂而靳於天下豪傑之士耶堯舜以天下為公故能用禹皋陶稷契之臣帝與蕭相國以天下為己私故雖得一淮陰侯能用之而不能終噫此高帝之所以止於高帝而蕭相國之所以止於蕭相國

稽古緒論

卷上



人主出治之本

人君理天下之事當必於其同然而不可好異天下之人其趨也無定向而成之者乃於其所異者求之而不於其所同則天下之事異者各異其所異而吾之所以持天下者亦無以自立矣何也鶩鳴則無以逼鳴鴉之叱聲狡伏於草莽之際則無以驚狐兔之出沒吾固持天下好尚之異者而又欲以一天下之異則以水投河孰分於淄渑之辨哉知此則知人君之學所以必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為出治之本而不可徒趨於文藝之習也天下之事有實有名人主之學有同有異有為學之名而縱橫於

精神錄

四

天下之異同肩齊驅於紛擾爭長之習則煩者日入於煩動者日入於動擾者日入於擾勞者日入於勞衆者日入於衆而天下之趨卒無所歸天下之志卒無所定是非其應動不能以靜應擾不能以重應煩不能以簡應勞不能以逸應衆不能以寬者之患乎夫其應動也可以靜應擾也可以重應煩也可以簡應勞也可以逸應衆也可以寬而吾乃營營於獨聞獨見之思而不求人所共有之同則吾所謂意者心者身者家者何無以誠以正以修以齊而欲其國之治天下之平難哉又士高選揚廣不足以取文士之首冠而祇足以取智及之弒逆詩酒不輟長城不足

取虜將之來朝而祇足以取匿井之阨辱是其自待者何卑而其所以示人者又何不廣哉大抵放肆於深宮大庭之中而歛束於稠人廣衆之際矯揉於親近君子之時而狎近於暱倖小人之時收拾於大道聖言之粗餘而肆意於言語文字之習則所謂學者固已非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而加以內有妃嬪之寵外有幸臣之嬖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家有不齊而國與天下孰從而治平哉自克明而親族所以昭明時雍者其序未嘗紊也自溫恭允塞而至誠感神所以四方風動者其序未嘗紊也自慎身修思而庶明厲翼所以成治平之功者其序未

精神錄

聖

嘗紊也自咸有一德而受天明命所以有南巢之放者其序未嘗紊也自敬止純一而御于家邦所以既受帝祉者其序未嘗紊也自敬勝怠者吉而遵養時晦所以皇矣間之者其序未嘗紊也夫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成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則天下之異者孰不舉一於吾之同也何也降衷秉彝之天心身良能之理人我之所同也糟粕文辭之腐雕琢章句之陋人我之所異也異其異而不同其異豈長人之道哉經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傳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而仲舒朱子亦以為其君告大抵人君之心攻之者衆人君一身繫之者多以多齷齪之身而應衆欲之攻於觀則荒於遊則怠於利則侈於聲色則蕩於功利則誇於極意則肆於好勝則忌苟能於其荒也則收之於其怠也則強之於其侈也則克之於其蕩也則清之於其誇也則斂之於其肆也則抑之於其忌也則降之使荒可以為慎怠可以為謹蕩可以為閑誇可以為畏肆可以為敬忌可以為寬夫如是而又內加以師傅之嚴外倣以天人之繫卿獻典大夫箴士傳言而庶人有謗商旅於市動則左史言則右史以垂後世之是非侍近有規師工有誦以誠未然之惡

機而又有諍臣七人面折庭爭以正救之使皇建有極足以垂上下之則倣足以立天下之具瞻宮闈有鷄鳴之賢妃足以為內助之治無苞苴之內達足以為後世之法不必堯之復生也而以親九族則亦堯之堯耳不必舜之復生也而克諧蒸乂則亦舜之舜耳不必禹之復生也而惇叙九族則亦禹之禹耳不必文之復生也而御於家邦則亦文之文耳若然則誠意以正心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齊家者自反而至於性自常人而進於至人自後世之不古若而至於古若則吾之所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吾之道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吾之治乃堯舜禹湯文武

之治也則天丁之事煩者動者擾者勞者衆者孰不於範圍之內哉故成天下之事異乎人之所得果無以自立而同一人之所同得者始不謬於所望也嗚呼世之異也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去也遠矣而吾之義理乃吾之固有而同得者人君何苦安於異而不進於同而不以堯舜禹湯文武為吾哉

稽古緒論卷下

項莊拔劍起舞

人臣之事君當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急其所難而後其所易彼其難者誠易則其易者有不難急者誠難則其難者何足急緩急難易之辨乃天下治亂之所由係而英雄成敗之所以分也且自楚漢爭雄之際言之王伯分裂殺

稽古緒論下

之主乎項氏之子力拔山而氣蓋世其於虎步中原而橫吞六合有餘力矣而常汲汲然日夜以一沛公為憂何哉戰必勝攻必取沛公之不及羽明矣合諸侯之兵連四十萬之衆沛公之不及羽明矣貪財好色輕士慢罵比之恭敬慈愛其不及又明矣沛公之不及羽者三而羽也身執天下之柄據天下之侯王而高下封爵之沛公且在羽掌握之中宜其生殺予奪唯其所置何羽之勇而一夫之生死不能決范增之智而樊噲之請讓不能釋項莊之拔劍起舞而不能刺沛公於杯酒之間哉嗚乎勇可以決一人而兆庶之志非匹夫之勇所能奪智足以欺一時而天下之大四海之廣非區區之私智所能勝殺一人於杯酒之間為甚易而疑侯王之心堅仇讐之黨為甚難羽也一時之英雄也豈其念不及此哉斬卿子冠軍於帳中此可一

而已矣今也陳餘棄軍彭越隱盜羽固知天下之棄楚矣屠襄城坑秦卒戮子嬰此可一而已矣今也屠之而守愈堅戮之而敵愈衆羽固又知天下之棄楚矣襲擊義帝於江中此可一而已矣今也五諸侯之兵起而圍彭城連齊梁之郊合而絕糧道羽固又知天下之棄楚必矣羽奚止於不殺沛公也置太公於俎上質呂后於軍中而皆不加害區區腐儒之論皆不知羽之志也且曰羽有君人之度也又曰沛公不念其父也嗚呼是豈所以論羽與沛公者哉凡英雄之爭地圖王苟可以得利不羞其為無信苟可以成事不耻其為不義苟可以利己不恤其貽禍於人凡其所可為而不果為者乃在於負不信之名而不得其利

稽古緒論下

受不義之辱而又償其事未嫁禍乎人而反害乎已此羽之所以趨起於鴻門之劍而不敢為高鼎之烹也不然羽何愛於沛公何畏於沛公既疑而惡之矣而又不遂殺之哉王敦將殺陶侃披甲持矛者三而卒不決或曰陶侃與周訪如左右手安有斷其左手而右手不應者故吾常謂項羽之不殺沛公王敦之不殺陶侃非愛而畏之也畏其殺一人而疑天下之侯王使其并起而仇我也雖然羽既不當殺沛公而沛公卒能擒羽則為羽臣者將束手而坐待沛公之虜乎嗚乎不求無尤諸已而求不見惡於人匹夫婦女知其不能為而謂英雄為之哉為項氏臣者蓋亦

反而思其故乎蓋小求吾君之所當急而難者而責之於吾君乎殺人非羽之所難也屯膏吝賞羽之所難也飾小廉矜小讓非羽之所難也不能容大度之士不能受非常之才此羽之所難也勇與氣決咤叱生風雲而吞吐橫海岳非羽之所難也小之不忍而大謀是亂量之不宏而多才不是累此羽之所難也殺韓成而張良去楚歸漢薄執戟而韓信去楚歸漢破九江而英布去楚歸漢賞金而陳平去楚歸漢已范增疑龍且而周殷去楚歸漢而羽之巢穴傾矣烏江雖渡誰與之共大業哉樹德務除惡務本古人之明戒也使項莊知此義則必消去羽平日剛戾不

稽古緒論下

平之氣公爵賞以來天下之英俊行寬和以悅四海之心拔山之力蓋世之氣泯之於無而以一世之才濟一世之屯吾知沛公且將為羽羽翼之不暇而何至陰陵之敗哉不然豈其八尺之軀百萬之衆命世之才求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况沛公亦素非有仁義以令其衆禮節以馭其臣皆羽之刻薄剛戾歐人而歸之彼良平信布之徒皆至於不得已而後去耳使羽能用如四皓之流沛公尚不可得而致况避紂北海之老乎使沛公遇桓文節制之師尚不可得而勝况順天應人之兵乎故吾嘗謂羽之敗失在於羽而不在於不殺沛公沛公之興皆羽為之公之能賢

同事異形

聖人以天下為公而後世舉天下為私聖人知天下為天下之公有而非一己之私奉故舉天下之英賢以治天下之天民而已不得與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况論利害較得失哉三王沒而五伯興功利倡而仁義微苟可以利己曷恤其害於人苟可以幸得孰恤其後之失是豈復可以聖人之道責之哉由是觀之則陳涉之立六國未足為盡是而漢帝之不立六國亦未足盡非也六國非武王周公封建之故國也是曾惡其害已而削去其典籍者也是曾披天子之封圻而絕神明之顯者也

稽古緒論下

出於天子之宮而刺刃於其君父之頸者也秦以無道破滅其國土而坑戮其人民誠非矣使世有湯武者出則六國之誅豈在於韋顧昆吾奄淮東夷蜚廉之後哉陳涉隸徒之賤人畏死而起事以苟目前之微俸設使涉雖盡立六國後而夥涉之譏莊賈之敗終無救也涉雖不立六國後而齊楚燕趙韓魏之郊盜名字而稱帝王者涉不能止也故欲拯天下之大難以成格天之勳要在盡得天下之英賢使各治其職各子其民雖不立六國後何害其成功乎若是者高帝之所優為而秦楚之所由滅寔於範圍之內者也惜乎帝能用之於前而不恤其後強乎其始而

不克於終雖有解衣推食捐關東散萬金之度而猶不勉於偶語沙中偽遊雲夢之失此帝之所以得聖人之似而實啓後世私天下之端也良平信布之流雖非伊尹周召三千八百之儔而亦楚漢間一時之俊傑也故為帝計者封爵此諸人焉而破楚足矣何必求六國之後牧羊庸豎之輩乎夫帝之知人善任其足以勝之屯膏吝賞立談之間而決耳何俟三數年之久哉必也帝本無公天下之心而其所以自私之意屢見於言意之表穎川見屠秦宮欲留函關設守魏豹死而彭越不封田齊滅而韓信脅請君臣之問以私相欺而以詐相陵信矣帝之不知聖人之用心也

稽古錄下

五

心也帝亦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強楚之兵六國之殘孽非帝之所能勝故迫於利害怵於權勢不得不為築壇之舉不得不捐關東之地不得不封齊梁之君然帝雖勉強矯假以行之而終非帝之本意也故繼之以奪若繼之以偽遊又繼之以蒞醢而重臣梟將薨然凡解四叛帝亦捐身殞命以赴之幸危而後安耳夫帝之初也見天下之難一故頗得聖人之似不吝封爵不私土地人民以來天下之英賢夫合乎聖人之道而天下不一者未之有也此帝之所以終也及其終也似私天下為己有故不復以異者之心為心而屠戮滅之迹相繼而帝亦卒斃於隙徒之

流矢夫背乎聖人之道而天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帝之所以失也荀悅氏乃擬帝於陳涉而論其同異焉則過矣唯張良之說為近之蓋深知帝之不能為武王而度帝之終無以善後故已辭三萬戶之封於其始而又乞從赤松子遊於其末吾聞諸孟氏云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若帝者假之又假而卒以無所歸者也項羽直為惡而帝也假為善故聊以此勝或曰帝固常滅秦廢項以混一天下史稱其寬仁大度而君子亦囿之於不嗜殺人之徒矣不然帝何以度越群雄而一之哉是大不然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稽古錄下

六

烹人於朝而醢人之肉以賜諸侯以湯武之所以數祭紂者矣異而尚謂之寬仁大度尚謂之不嗜殺人乎世之幸而成不幸而敗者多矣運去英雄百死國時來胡虜亦成功此萬世之至論謀利計功之說 於是道

拊髀思頗牧

明主遠有慕古之心則其憂世之志深矣夫不求諸今人之易取而遠慕夫古人之難得此中主之所不為而謂明主肯為之乎苟不得已而至於遠思夫難得之古人必其心有所深憂而欲謀之老成持重之人以發其求材之機此明主之所以工於用術蓋非中主之所及知雖然亦非聖王之所貴也嘗觀戰國之時善用人者莫如趙之孝成王能以弱國而抗強敵者亦莫如趙之孝成王迹孝成王之所以不亡於強秦者則翳頗牧之功為多致使漢之文帝拊髀而興思則帝之遠慕古人不為無道矣雖然帝非

稽古緒論

七

歎於此也矣漢方隆之運何如奄息垂亡之國躬修玄默之主何如獻璧鼓瑟之君細柳射虎之將亦豈遽下於抑秦推胡之帥乎帝誠非不能用人也信一郡守之薦則洛陽年少與聞大政納一公車令之言則折辱儲君且謝教子之不謹伸一將軍之令則專輿緩轡且致馮式之敬帝常用人曷嘗不當而其成就人才曷嘗不切亦美於頗牧而拊髀思之乎噫此帝之術而非馮唐之所及知也明主愛一嘖一笑如帝之思豈易動哉漢興十五有餘載而文帝之治彷彿成康矣帝也憂治之難成而易亂人才之難得而易壞也帝有憂世之心有蓄才以待用之志孝

景七國之變世祖征伐之畧帝已燭於幾先而未得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之術也故謀之老成持重之人以啓其鼓舞豪傑之機而馮唐不深省乃止以一魏尚為對噫帝之意何其廣大而唐之對何其狹且小哉此其所以始起帝之怒中致帝之疑終來帝之問也吾嘗度帝之意蓋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也今也匈奴侵回中火甘泉漢顧屯軍灞上而在庭之臣未嘗一人窺左足而應者豈以炎漢之大無一慷慨豪傑之士乎意者沉溺治安之餘狗馬聲色之好金繒珠玉之娛足以役其心而吾之所以鼓舞成就之者未得其術也凡人情有所不如則恥則憤憤則

稽古緒論

八

激勵奮發而敢於有為聖人可學而至而頗牧亦奚是尚哉舉漢廷之臣而無一人如小國之將致使帝拊髀而興思其為漢臣之耻孰甚焉唐也苟能默識帝意宣布是語於在庭公卿大夫之間安得不有奮袂裂冠而思鳴劍橫行者乎唐不深明此旨而反歸咎於帝汲汲以一魏尚為言則其不能克廣德心甚矣尚何譏帝之云不然則周亞夫緩急可將之戒帝固預制七國之變惜李廣不逢時之嘆帝固深杜虛耗之禍曷乃惜才於異代而靳賞於一魏尚乎必也尚之為人淺中而自喜功立而志滿帝固以可

明主所以用才之術而豈中主所一可企及哉然則聖王亦  
貴術乎曰不貴也夫聖王之成才也有正學其取才也有  
正義其用才也有正道而陰翕陽張揮闔抑揚之術非所  
貴也聖王既降則人主不得以文帝為賢吾於是乎不  
得已而稱之云耳

稽古緒論

九

道之大原出於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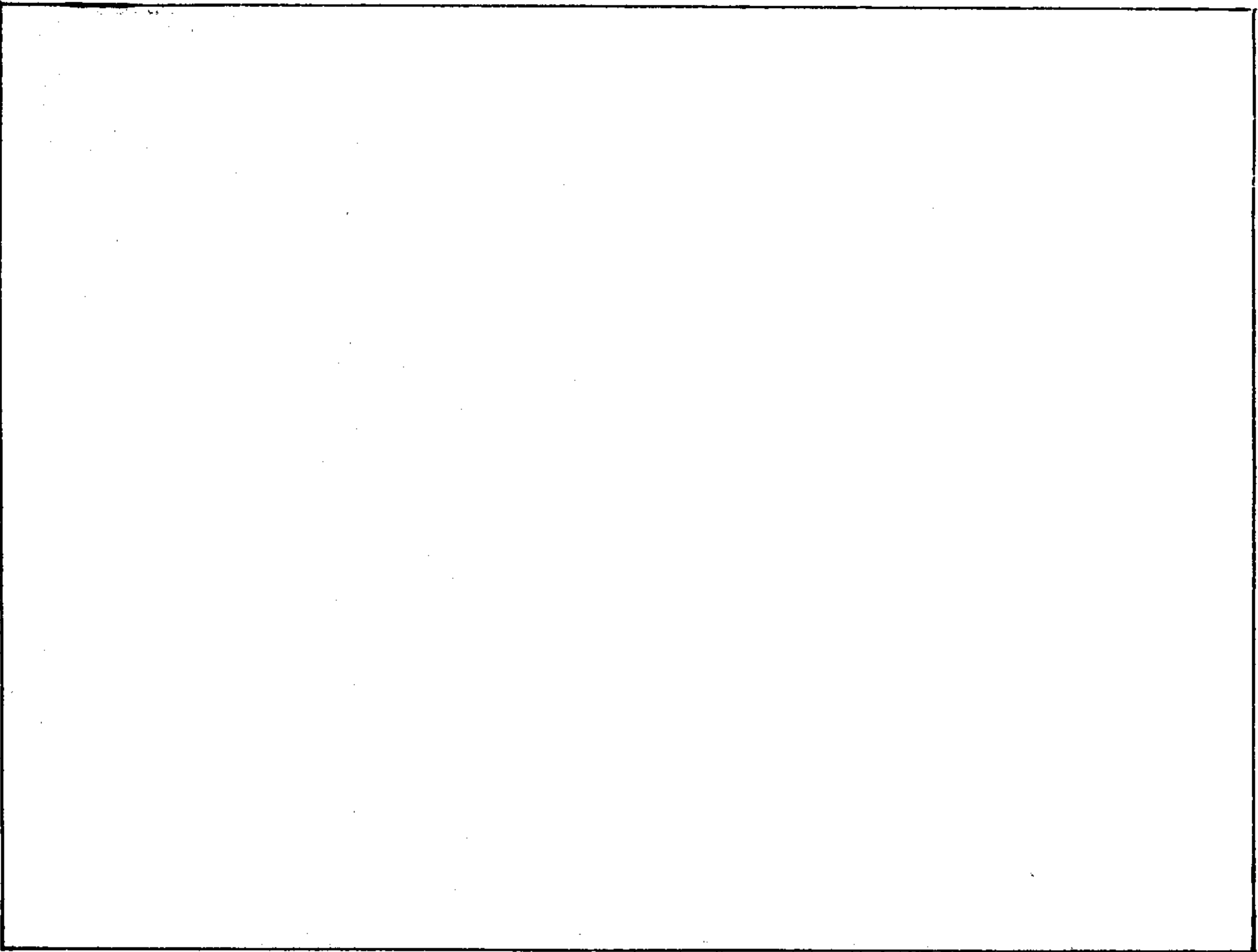
天下之道貞於一而已矣其始也有不容已之妙其終也  
有不可易之時非道之不容已也命於天者也命出於天  
至順而不可禦也至賾而不可遺也至廣而不可限也至  
神而不可測也無所往而非命則亦無所往而非道也雖  
大聖人任之亦有不能易者夫聖人斯道之宗主也而卒  
不能易者聖人固道中之一人耳聖人不能易乎道則道  
在天在人在聖人者固亦貞於一耳以此而始以此而終  
究之莫見其端而要之莫得其際道蓋歷萬世而無弊者  
也彼外天以言道者道其所道而非吾之所謂道矣道豈

稽古緒論

十一

可以易言哉昔董子策於漢武而能原道以歸之天是未  
可以漢儒觀也請申論之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  
而不息合同而化先儒謂記禮者之言莫此為精蓋有以  
深探斯道之本原矣謂道不貞於一乎易之為書開物成  
務冒天下之道者也舉全經之旨不過元亨利貞四德而  
已天下之道豈復有出於四德之外者哉而周之大聖舉  
而歸之於乾乾固所以為天也方其天地之未闢也其清  
浮濁凝負形尚質者固無幾于渾淪莫可得而知也非惟莫  
可得而知苟知之亦莫可得而言也及其天地之方闢也  
草木蓊然麋豕任任然相忘於道而已殆夫群聖人者

原缺



相繼而作道之統宗於是乎有在總之於綱常也於是乎有五典之道焉散之為品節也於是乎有五禮之道焉踐之於形色也於是乎有五事之道焉濟之於財用也於是乎五行之道焉措之於政治也於是乎有五服五刑之道焉凡其食息鑄漏之間而幽隱之地無適而非道也古之善論道者曰率性之謂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曰大和之謂道曰道謂天地之本此皆原天以求道所謂天下之公言也道固貞於一也持剖斗折衡之論者以虛無言道務離形去智之說者以寂滅言道崇玄默退讓之風者以清守言道此皆天以求道所謂天下之私言

稽古緒論

七

也道已岐而二之矣其有近似者又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道之大一何以其出於天也日月星辰天之象也而得一以清有亦道也况乎人之所由身之所履而不請之一本於天乎是故五典天之叙也其為親為義為序為別為信之論也皆道也五禮天之秩也其為尊為卑為敬為貴賤相接之等者皆道也五事天之則也其為恭為從為明為聰為睿之德者皆道也五行天之氣也其為水為火為木為金為土之用者皆道也五服天之命也其為有德之當賞者以道也五刑天之討也其為有罪之當罰者亦道也輕而王於男婚女歸饑食渴飲夏為冬裘之類



皆道之所寓也道弗貞於一乎以言乎仁統此道也以言乎義利此道也以言乎禮節此道也以言乎樂樂此道也董子所謂適治之終皆道也皆出於天也惟其出於天也故純粹以精直方以大循乎其理放之四海而皆準焉順乎其則推之百世而無違焉謂天地未闢之先而有其始吾不得而知也謂天地既闢之後而有其終吾亦不得而知也是何也命出於天不容已也故言天之神者曰合一不測而已其所以合一不測者道之所以存其體也言天之化者曰推行有漸而已其所以推行有漸者道之所以達具用也顯之於仁克周而不可窮藏之於用發微而不

稽古諸論下

三

可見固皆道之所以根抵而一歸於天者也天者道之所以從出也天不變道亦不變故舜不能易堯也禹不能易舜也武周公不能易湯也孔子不能易文武周公也孟子不能易孔子也其間廟堂之經理言論之敷揚或有少異者所以維持乎斯道之小節也是故如堯舜禹之相授受所不必言矣其他忠質文之更尚子丑寅之迭建若為不同而其所謂續舊服由舊政者固然未之易也孔子嘗用四代之禮樂矣自伏羲以迄於堯舜其間制器尚象之事亦嘗取而裁之易大傳矣損益斟酌蓋亦未必其盡同也而其言曰百世可知則斯道之不易者猶夫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至於子學亦然故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者承三聖即所以承列聖也由是觀之道之所以不容已者原於天聖人之所守乎道者固以奉乎天也柰何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而吾之所謂道者荒矣又何言哉况董子之時何時也又重以申韓蘇張之說方興而未艾聖賢六經之訓未遑表章也而其天人三策之詞乃以道原於天為言荀揚諸子所不足並矣然性即天命也而以為生之質帝王受命亦天而已而必曰有端焉遂流於縱陽閉陰之術而不自知其謬則其所見乎道亦未盡矣先儒謂

稽古諸論下

五

三策說得稍親切則愚之與之也固宜謂其終是說不晚漢儒氣象則愚之惜之也亦宜

雋不疑引經斷獄

事有出於變常之中而君子權設濟變之術議者當許其大而畧其小帝王之迹息無全人夫以非全才之人難於衆人所難之中而君子權爲一時之計以濟不虞之變而議者猶囂囂然責於而阻天下於終不可爲之於終不可爲則所以齊天下之變者愈難而愈遠矣此愚於雋不疑引經斷獄之舉是其裁之果而畧其詞之非美其有濟變之權而恕其恃聖人之經也且夫天下之熙熙

稽古緒論

皦皦而莫知所爲者非皇王之民乎垂衣畫裳而端拱無爲者非皇王之治乎末世滋偽趨利忘義挾詐任術故結繩之約變而爲刀鈇之辟讓之風變而爲征誅之慘雖聖人不相沿襲三王所王迹既熄諸侯兵爭秦以暴短漢以霸興高皇取之於馬上文景治之於黃老孝武律之於刑名刑名之弊極而兵革之禍作矣兵革之禍作而骨肉戕賊之慘兆矣以臣則陵其君而爲之君爲之父爲之夫者且將自賊其親

愛之妻子而弗能正焉豈非天下之大變乎帝也舍其大而弗立而畧神器於孩提之立皇大臣宗戚不謀而寄國命於房閨之臣不力疾御殿以歿命而拜受遺詔於牀下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此正奸雄覬覦之時一旦三十年嫡嗣之子乘車而至闕下則其所以駭百官之視聽而聳萬民之心懷者豈直燕工蓋主上官之變哉丞相御史不敢言右將軍勒兵不敢檢兩卿大夫百吏莫敢誰何百姓又從而聚觀之不疑雖位臣列卿然以少年新進之人一旦後至遽叱從吏而收縛臣等文吏始得以窮其詐端而誅戮之於是漢廷嘉不疑之能此大臣服不疑之節彼不學

稽古緒論

無術之霍光又因不疑而益知道誼經術之爲重黃老刑名之徒於是喪氣而聖人之微言復使漢室尊信世之武夫俗吏歛迹而講明經術右派不白虎之會東觀大學之遊成炎漢四百年之祚者未必不因不疑引經斷獄之舉也嗚呼擒妾男子耳非有補夫必日之功拔山蓋世之力不疑何以得聲名於漢廷若是之重而來君子之美哉蓋以遭狼跋者必周公乃有不瑕之音阮陳蔡者唯孔子乃聞絃歌之聲事變之出於非常必得非常之人而後濟而非守常拘迹之人所能及也衛太子之爲太子幾年矣語其齒則高皇帝之嫡長孫也語其位則儲君也語其德則帝

也有守文之稱而百姓已預得其歡心矣一旦為奸臣所  
阮稱兵而死固不能無罪而孝武昏耄信讒之咎非獨百  
姓恨之上天奪之而帝亦未嘗不深悔之矣昔鄭伯有死  
而為厲晉欒盈逐而亂晉彼皆小國之大夫耳猶足階亂  
而况假大漢嫡嗣之名一旦乘車而至闕下其為害豈淺  
淺哉丞相御史百吏之不敢言懷其位也百姓之聚觀思  
其德也右將軍勒兵而不敢擒憚其餘威也不疑雖心知  
其詐使不假經術以斷之其何以厭衆心而服在位之百  
執事哉且太子之稱兵拒父罪狀非不明也縊死湖里天  
下非不知也而人猶以為生而願見之者以其素有寬仁

稽古錄論下

主

之名而基禍之罪在孝武而不在太子也陳勝假扶蘇之  
名起徒戍以亡秦衛太子之德結於民心非直扶蘇也乘  
車闕下非止徒戍也其禍至迫至深矣而不疑識達權應  
變之術假經義以安衆心潛消莫大之變於從容談笑之  
間嗚呼此愚所以深嘉不疑之能權而非老生驚囂者之  
所能及也或以謂不疑之憶詐得矣而引經之失終不可  
違是大不然世人咸知遭變而終不失其常為聖人之事  
今責人以聖人當以作聖之方入聖之階至聖之域語之  
而後責之曰爾不為聖人之事則可矣尚論古人而曰爾  
不能為聖人不亦迂乎嗚呼以聖人處變之道責不疑固

不然夫以常人之處變者觀不疑豈不得為賢者哉

稽古錄論

六

聞雞起舞

欲成天下之大事者不貴其能有勇為之志而貴其能守  
勇為之志成天下之大事而無勇則優柔不斷之中必不  
足以斷天下之大事然而勇為之志或發於激勵之餘者  
終以其激勵而挫始以激勵發之終以激勵挫之是其勇  
蓋出於困迫窮急之際而不本於義理之勇是豈君子之  
所貴哉嗚呼勇之志不出於義者固無足貴又豈可以久  
哉不可久而欲成天下之大事亦難矣此祖逖之徒所以  
雖嘉其有勇而又惜其無以守其勇也夫天下之事敗而  
復成渙而復合否而復泰循環之數固然夫其既敗也可

稽古緒論下

九

以成既否也可以泰既渙也可以合然而卒敗卒渙卒否  
者是無勇之徒坐待天下之變而不能為至此也晉室之  
敗是矣方五湖之初興夏葛猶未盛也晉室猶未覆也而  
當時賢臣方且一唱一詠視夫猶太平之世使民望而效  
之如祖逖劉琨者位不重於朝廷名不顯於眾庶乃能預  
睹於亂機之形鼓舞以起其拯濟之志而世臣如王衍輩  
方且坐嘯清談以待覆墻之及不獨聞雞起舞何哉嗚乎  
習俗之移決非怯懦者之所可立大亂之禍決非庸弱者  
之所可為自非忠奮勇決之士孰足以斷天下之大事哉  
昔者方叔嘗克壯其猷夫古亦嘗以定王國矣張良嘗佐

漢報韓矣孔明嘗思復漢室矣耿弇嘗志於平北矣陶侃  
嘗運甓內外矣而逖與琨也亦有聞雞起舞之忠固列之  
古人而無愧而何以重惜之哉蓋忠義之氣每生於顛踣  
困頓之餘慷慨勇烈者又豈不發於大變極亂之中哉夫  
忠義之志生而復墜慷慨之烈發而復止者豈非高牙大  
纛之榮有以易荆棘草莽之辱鍾鳴鼎食之富有以易蔬  
食水飲之貧康居懷土之安有以易兵革荒涼之危大抵  
激之則奮而事無不成怠之則惰而事無不敗此凡民之  
常情而豪傑所深辱之者也琨雖有志然以并州大鎮自  
覆固無足言矣若逖之散財起兵其以豪傑自處乎使以

稽古緒論下

三

凡庸自處必不敢誓清中原也必不敢擊楫渡江也必不  
敢負才傲物也是既自處以豪傑矣而乃狃於譙鄭之據  
屯軍不進因祖宗墳墓之修遂與石勒通好前日未盛之  
時聞雞起舞以自勵今日既盛之日顧乃與石勒通好以  
自沉其事亦與凡民類其君是以弗信卿戴若思監馬使  
果自以為豪傑則三軍響應之後未聞孔明與魏通好也  
荆蠻來威之後未聞方叔與狄通好也至於大原之後未  
聞吉甫與狄通好也強秦既滅之後未聞張良與項羽通  
好也大破步軍之後未聞耿弇與張步通好也剪杜曾杜  
弢之後未聞陶侃與趙通好也是數子者皆一時之豪

勇士未聞功垂成而遽自阻也而遂乃與讎通好焉謂之  
豪傑可乎則聞雞起舞之勇血氣之剛耳卒不能引三吳  
之江水一洗三秦之腥膻舉江右之長技鯨吞河洛之犬  
羊名位雖逮於古人而其忠義遠不及之者矣勇出於激  
勵之中而不能守如是繼而元帝之召迺至於懟歿是勇  
之無守者卒以致禍孟子之言曰當大事者不動心迺於  
事變之來而易其常節如此謂之不動心可乎不能不動  
心而謂之勇可乎使逃而能守其勇必不至於不成也詩  
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逃之通趙已自召見疑之禍發疽  
而歿何嗟及哉

稽古緒論下

三

至誠治天下

人主之治天下亦惟以心感心而已天下之人受治者至  
衆而治人者以其身役天下之人天下又從而爲之治焉  
夫以一身之眇而應天下之大以天下之大而服役於一  
人之身上之者非伸之將以使之爲吾大焉下之者非屈  
之將以姑即吾安焉任其大而求安之要有術焉存乎其  
間而鼓動之彼心之所求者安吾以吾心之所安者而爲  
之安使彼亦各得其所安而蓋獲吾之安通於斯術者其  
知任大圖治之道乎唐太宗曰吾以至誠治天下信斯言  
也海客有好鷗者浮沉上下與之俱而不亂適有欲取之

稽古緒論下

三

心則皆辟易而去挾射之技夜行而遇伏石疑其乳虎也  
驟發而射之洞鏃沒羽既知而復之則躍而無迹豈一人  
之身而先後之違哉誠心變於內則形神馳於外於鳥獸  
木石技藝猶然而况於治人乎况於爲天下乎然則爲天  
下之術在誠誠之之術在心也者萬事之宗也君也者  
萬民之宗也天下之求安者在君君之所以安天下者在  
心心乎安天下之人之謂誠天下之生久矣有生則有欲  
有欲則有爭有爭而無主則亂矣是故爲之君而聽命焉  
故君也者所以節欲止爭而求其安者也是故爲尊卑上  
下之分以等威之爲耕桑衣食之法以生養之爲養生送

死之具以哀樂之。為百工執事交易販買之法以疏通之。其猶未也。則為刑辟戮辱之罰以威之。為章服車馬之賞以旌之。治民之具。音章其較也。郁郁其文也。洋洋乎其茂以加也。吁。是治天下之法也。非所以鼓動天下之法也。經曰。凡為天下國家所以行之者一。天道不已。文王純一之德亦不已。誠通之源。而五常百行之本也。天道聖人且不已。而况於有治之責求以安民乎。有安民之任。與治之責而不法。天道與聖人而徒曰吾等威之明也。生養之周也。哀樂疏通之備也。導賞罰之各適其宜也。是亦恍乎如繫風捕影。為汗漫一切之具而已。非所以慰天下之心。

稽古緒論下

五

而使之即其安者也。求諸古人有伐國以示信者矣。有申盟以示信者矣。有期獵以示信者矣。有懸金以示信者矣。是皆稂莠害苗。鄭衛亂雅。聲紫色實。滋其詐。是其所以慰天下求安之心。而能任大石。使天下各遂其求安之心者。固非其以貌為誠也。又非直若文治之具而已也。蓋將心安之身體之。詭詭然而居之。斷斷然而施之。使天下之心。即吾所以安天下之心。吾所以安天下之心。為天下求安之心。吾為之等威焉。吾心為焉。吾身體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吾為之生養焉。吾心安焉。吾身體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吾為之哀樂疏通。導賞罰之具焉。吾心安焉。吾身

體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使行不愧於口。口不愧於面。面不愧於心。心不愧於天。如金石之為堅。而寒暑之為時。日月之為明。而天地之為公。故以一身享天下之奉。而不為奢。以天下仰一人之命。而不為尊。使之奔走服役。而不為不均。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詩曰。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昔者唐虞三代之德。如是。傳曰。匹夫一為不信。單底其斃。況國君乎。國君而誠。則卿大夫莫敢欺。卿大夫而誠。則士庶人莫敢欺。苟人主不誠。則卿大夫同聲賢之。卿大夫不誠。則士庶人同聲賢之。是率天下而受欺也。國無不亡矣。故吳以克敵之賞。誑士而士亦以許戰。誑吳。秦以懸衡之智。但天下而天下亦以扶蘇。狙秦俱皆滅亡。為天下笑。夫智不可以欺。豚魚而况天下乎。夫虎豹之暴。而人能訓之者。誠也。而况於治人乎。孔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得天道。則聖得人。道則賢。願治之君。請擇於斯二者。

稽古緒論下

五

雪夜微行 正德庚辰年作

舉動人君之大節可慎也而不可忽也一慎一忽之間一福一禍之機倚伏焉此英主之知所擇而或者不擇之居於忽處於禍豈惡慎而好忽厭福而取禍也誠有所恃而無所擇焉耳有所恃則忽心生恃其非一定之理者必敗無所擇則意外之變生變生則亦敗然則英明之主不一困於此則恃其上天交助之隆而忘夫祈天永命之道驕其撫劍疾視之勇而忘天意外不測之禍豈非藝祖自恃常勝之家而忽于舉動之節哉故史書之曰雪夜微行蓋春秋公至自莒之例危之而幸之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

稽古緒論下

重

動詩曰周王於邁六師及之傳曰君行師從然則古之人君未嘗不動而其動也亦未嘗不慎虎賁從之嚴干戈鉞戚之利此固先王舉動之節之慎世主徒見先王之於此禮以彰等威耳未見其為防患之本也昔者隋煬常踰此禮以比巡矣而始畢之兵突出於雁門之間魏武常踰此禮以規夏矣而夏人之搜幾死於赫連之手嗚乎人徒見微行之大可畏耳孰知非禮之動雖非微行亦有大可畏者哉故吾考之秦皇之東遊矣前導乘後二車而力士之椎得以逞其怒考之漢祖之北征矣左陳平右樊噲而匈奴之騎得以肆其毒何者天下之事變其來也無常而

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而非吾術之所能逆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則必有存於意外之患甚矣權之不可預設也變之不可先圖也天下之事如塞翁之失馬白犢之祝帝禍福之間相倚伏於冥冥默默之中而發於忽然卒然之際則為人主者烏可不慎舉動之節而以禮防之哉嗟夫禮之於人也不畏之中而有大可畏之勢不虞之中而有大可虞之機先王之制禮也所以約人於速迫勞處之中而使之免於杳冥乎忽之禍導人於規矩準繩之內而使之歸於平安久逸之地是則先王制為舉動之節惟粗得先王制禮之意者能知其約我於速迫勞

稽古緒論下

重

處者乃所以免我於禍也導我以規矩準繩者乃所以歸我於福也然自三代而下粗知先王之法者莫如藝祖粗行先王之禮者亦莫如藝祖削平天下亦已幾矣蕩掃群盜亦已幾矣親臨矢石亦已幾矣况彼河東彈丸黑子之地幽燕腥膻犬羊之區養威俟釁一舉平之耳而藝祖方且汲汲然如不能而往謀於趙並是家故吾於此未嘗不為藝祖之危而亦未嘗不為藝祖之幸是何也一人至貴也大謀至公也天下至大也一人之貴大謀之公天下之大所係之責甚重謀之於朝可也謀之於臺省不可也臺省尚不可而况於私家乎嘗處示聞有大事則往可也無

大事而輕行雖從以師旅不可也師旅尚不可而況於微行乎夫以天下之大天子之貴大謀之公一舉而付之輕出况斯時何時也李愬入蔡之時也袁安高卧之時也苟不逞之徒一奮則天下之大自我危之天子之貴自我賤之夫命之責人心之望自我孤之身陷人手內危國家外強敵勢太祖之慮足以及此而不之慮亦恃其所長矜其所能徇其所勝未嘗從事於前世之變故未嘗有厄於事變之艱險嗚乎是故太祖之寡學無術不能遠監然遼主因雪赴獵飲酒被弑太祖之耳濡目染者也尚不以為監乎且方五季之習未改祖宗之化未弘殘忍刻忌之徒苟

稽古緒論下

三

或有不利之謀一匹夫之勇足以抗萬乘之尊太祖將何人以敵之何策以禦之乎然則為太祖計至此而知其有動也雖然太祖固與其失矣然而陷太祖於失者趙普長君之罪也群臣不諫之罪也議者乃屑屑於信任之專呼嫂之非何其舍本而求末也吾固以太祖之微行為危者也以太祖之得返為幸者也此春秋公至自莒之例也

問鼎 正德辛巳年作

聖人之道不恃乎人之不我乘而恃乎我之不可乘蓋事無定變勢無定主人居其百吾守其一伺釁往來者惟一之是乘而乃開關以延之徂於宴樂而忘於儆戒以招天下之敵吾未見其然也吾音聖人不知是疆敵劫寇移山而來聖人不憂顧憂吾之可乘與否耳正爾大分治爾封疆爾糗糧爾將士將天下之人畏之何疆敵之足患哉此蓋聖人正本之意憂天下來世之心也世之說問鼎者曰劫取宗器而已甚者曰蠻夷無道中國陵夷而已吁俘厥寶玉湯寶綏之楚子問橫何汲汲於此哉况禍之來

稽古緒論下

三

也由敵而招之者在我聖人以為意外之變不足惜而腹心之禍為可憂會戎於唐公之強僭也聖人不責戎而責魯侯荆屢伐鄭荆之強僭也聖人不責荆而責諸侯馴至於滅黃滅江為齊桓處父之過猶甚者無罪而不救者見責豈聖人之意哉聖人以微虜俘裔抗陵上國亦吾有以招之是故自反而求縮也自反而不縮遂進楚為楚子使夷能中國者而中國之責於中國之君卿大夫庶幾蠻夷慕義而安分中國見之而自修陵夷之病其或瘳乎中國自反而又不縮蠻夷之利而不知止荀林父以十萬之眾折於邲冢卿獲壯士而鄭繼以滅焉陸渾之戎無



罪而被剪屠周室之鼎惴惴然而莫敢保也况楚之無王也久矣殷武有奮發之伐隨侯有稱王之請次陞有包茅之責其視鼎也懇懇然思欲染指而垂涎焉齊桓伐而再屈之春秋美其功不然則泓之捷穀之戍子玉之剛而無禮問鼎焉亦久矣奚待於莊王哉星星不止至於燎原浸浸不止至於滔天疆寇之心何有廢乎聖人推其禍亂之所由生歸之於夷平之際蓋自下堂見諸侯而君臣之道衰不籍千畝而強本之務廢由是敗績於姜氏之戎申伯內叛西戎外侵天下共主滅於驪山幸而文武之澤未斬小雅之道未廢晉鄭秦人不廢君臣之美首豐鎬

稽古緒論

完

至於洛都延地千里強兵萬乘輔之以晉鄭遼之以山河天下險阻便利之地莫如周向使平王有強忍之資行文武之政何遠西戎之不若哉昔者太王嘗困於昆夷夷文王嘗困於崇矣環百里之地間乎強敵之間唯二王能修其業故雖失之於西隅而終收之於桑榆周地雖狹尚十倍於二王之時而周人匈匈雪耻之心衆於歸岐之士使平王能作忠義之心招周人之豪傑者而與之謀難臣思雪君之耻子思報父之讎舉雍洛晉鄭之兵以討西戎則可以一舉而令於天下矣而乃偷安於洛舉先王之宗國而委之暴秦使秦卒伐周以有天下成周之都日以浸削

大夫暴於私邑伯國剪其外疆自以為戎狄之所不能病而莫宗社於億萬之安也遷都未幾內亂屢作鄭伯以王之卿士叛於其邑楚子以五十里之國稱僭大號問鼎之舉王孫滿設為虛辭以誕楚岌岌乎其不亡也是何也我有可乘之勢則以昇滅之強而卒滅於少康使我無可乘之勢則少康以一旅之衆而卒滅讎敵戎楚之強不踰昇浞而周大於少康有如是之勢而為人所乘非有桀紂之惡而亡其國嗚乎天之所為乎人之所為乎

稽古緒論

三

武帝不冠不見黜

後世議古之人主太過而其詆責賢者尤深及其進說於世主之前則反過譽其所無而掩飾其所有夫所貴於儒者固將援古以匡今使人主鑒古以自淑尤當慕古之所長使人主歎於懷不古若之心而力修其邁古之政然後可以進於古世乃知儒者稽古之效非迂而開來之功為可繼也夫古人往矣雖枚責之徒數之何益於今世乎惟其責備于已往之陳迹過暴其所短而世之人主得以自况其所長弛然以為莫我踰無復自進於古此其所以好譏議古人而終不及古人也歟漢武帝不冠不見黜史記

稽古緒論下

三

之以為帝與黜矣而後之人苛責焉謂帝貌敬而心踈之也夫貌敬而心踈者必其臣之權與勢大有可畏忌是故淮陰之知主畏惡以其曾操三分之機而擅南面之權也非以其參于三傑也霍光之芒刺在背以其專廢置之柄而制三朝之威福非以其詳審有常也黜一故東宮洗馬稍遷次於九卿持文墨議論曾無一于是帝何所憚既踈之矣而復貌敬之乎凡人臣結強藩之援煽朋黨之禍而皆使人主猜忌黜面折孫弘而寢謀淮南矣此又非所以擬黜然則帝何所憚於黜貌敬而心踈之哉詳考之史皆在黜未去右內史之前乃知帝之敬黜其誠不誣也其後

此禮衰而後有積薪之喻妄發之責始免以小法起之淮陽帝于是真不敬黜矣豈可以其用之小而遂疑其禮之偽後之非而并廢其前之是哉嗚乎過廟闕則慢怠者起敬望丘壠則悖逆者慕親遇赤子入非則狠惡者生慈聞聖賢君子則媚妬者思齊子血子所謂四端具是以為人者也不如是則明不足以為人帝之雄才大畧寧無是四端乎故敬黜者誠也其終踈之也直不能擴而克之耳帝之人心誠在也安可苛責而過議之哉高帝之見英布也本群徒草昧之故能其罵趙子弟本恨四方諸侯之兵不至淮陰彭越之宿將不從復使我濫爵賞以豫待有功故發

稽古緒論下

三

憤於趙子弟耳先儒舉以為用術不識罵呂后所迎之醫而賜之金又將為術乎卒然見四皓大驚而起敬與厥孫之敬黜無異後亦不更致敬有薄於黜焉苟非帝之術窮則先儒之論窮矣迹其好議古以術奇本無定見然後以人主好奇而喜文飾者以其前慢而後敬者謂足以待豪傑貌敬而心踈者謂足以誑君子又其下者將以慢為誠以敬為偽則人主之心術殆岌岌乎哉故不可不早

聖人法天而不私 正德庚辰年作

聖人者因天下之勢而利導之者也。天下有當然之理，自然之勢，治之者常拂之，是以上無赫赫之功，下失喁喁之望。夫天下固有可治之理，而為治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以天而不以人，是故聖人不變民宜，亦不守常變，隨其所宜而加節制焉，以防其亂于未然之前，而順其情於已然之際。斯二者皆因人情時勢為之節文者也。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汪洋無際，奔山懷陵，或欲順之，或欲治之，善水者曰：不然，疏之隄之，陂之，離之，而水勢之殺者十二三矣。鑿龍門障東海，而水勢之殺者十過半矣。疏九河，通九川，導九

稽古緒論

五

江而水勢之殺者十無幾矣。聖人者善治天下者也，豈必鈞奇以為高逆人而適已哉？吾意聖人固不如是，亦不如彼。封建之於人久矣，天生烝民，有情必有欲，有欲必有主，是封建也者，果孰為之始也？天實啓之，聖人者承天而時行者也，承天而遠天，吾未見其然也。夫聖人者承天而不遠，能制天下之死命而不拂者也。天下之勢猶人一身心之使身，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指之使節，無不如意，苟斷臂而使指，指將安附？夫指必受命於臂者也，臂必受命於身者也，身必受命於心者也是。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天也，臂之大幾如腰指之大幾如股，身雖欲使之不可得矣，是何

也。身受其病也，聖人之道豈為天下受病哉？聖人不為天下受病，必調和於未發之前，而變理於將萌之際，是故有五爵三土之級焉，有五服受命之差焉，有城池衣服之等焉，有朝會聘享相好之交焉，有方伯連帥征伐之職焉，有巡狩述職上下相交之節焉，有世代襲易受命之誥焉，疆處而相爭，民處而相病也，於是乎使司空以九土之法掌之，又慮其久而浸淫教化之，或弗率也，於是乎司寇以九刑之法掌之，又慮其愚而弄法政命之行弗通也，於是乎司馬以九伐之法掌之，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而天子居其一，夫以一而制八，有耳者皆知其不便也，是何也？九州

稽古緒論

五

之大，吾知其廣於千里之畿也，郡縣之勢，吾知其易於諸侯之建也，乍喜而乍怒，則胤之南海，賜之鳩夷，朝下令而夕已滅矣，其於九伐之法，連率之兵，難易之勢，相去遠矣。聖人蓋曰：天下固非吾事也，而又沒沒焉，擾擾焉，以天下為事而獨擅之乎？天不擅高，故日月星辰各麗其明，地不擅厚，故山川江海各峙其形，然而人不以日月星辰之明奪天之高，不以山川江海奪地之厚，而天之高地之厚，子然於萬古混淪之中，而日月星辰之明，山川江海之形，盈天地之間，舉不足以擬之。聖人法天之道，因地之利，不獨擅天下之尊，而九州五爵如天之象，如地之形，錯落布列

於海宇之內舉不足以奪聖人之尊而巍然垂拱雍雍永  
永然後世之主望之而不可及安在其奪聖人之尊哉以  
是而知成天地之尊者日月星辰山川江海也成聖人  
之尊者九州之大五等之爵也自農工商賈而諸侯之卿  
士大夫自卿士大夫而公侯伯子男自民而上不知其幾  
億萬而聖人以眇眇之身居其上夫積新之勢下則萬枝  
糾結等而上之愈峻愈削其後一木巍然而獨居於眾木  
之上聖人之尊奚異於是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無  
私厚故聖人能與天地長久蓋天下有自然之勢聖人法  
天地之道吾固曰因天下之勢而利導之也

稽古緒論下

三七

聖言

聖人辨乎其為言也其有言也有所憂也故聖人之言也  
不苟然必有所不得已不平於其心而後言世之不能常  
治而不亂而人之不能無小人固矣世變之趨也彼小人  
之志行聖人之憂大矣憂其害君子也故其心有所不平  
君子之害世以不治故其言有所不得已夫所憂乎小人  
非憂于真小人也憂乎似君子而實小人者也舞辭足以  
蔽正論矯行足以惑眾志天下莫覺其為非而聖人之明  
獨先覺之苟非倡言以發其內歷試以顯諸外則小人之  
術售而君子之志荒矣茲豈聖人之不得已者哉世之為言

稽古緒論下

三七

者曰堯有四凶不能去舉舜而後去之陋矣其不知堯也  
誅四凶固舜矣所以去四凶者非堯乎方堯之時滿朝皆  
君子共絲驩堯之徒同列而並躋未有一人察其非是而  
倡言以攻之者堯以君臨其上獨能洞察而默識之故屢  
進而屢拂之而欲試可者猶相繼堯於是顯以靜言庸遠  
方命圯族責之焉然衆心猶未厭服卒至於汨堯五行而  
後已以堯典之書自分官治歷之外大都皆為四凶發也  
堯度無與共功舉舜以自輔而四凶之惡適著於是始決  
去之而後天下咸服使堯不播之於衆而獨內斷之於心  
則四凶可以力去而天下之心卒不可服夫以力服天下

之心非聖人之為也甚矣聖人之不得已於言也其憂小  
人之心也世愈下而小人愈多徂征之師至於蠢動則小  
人衆矣羲和之荒厥也成湯之十一征則小人又衆矣盤  
庚之遷率籲衆感商辛之聚逋逃淵藪則小人愈衆矣武  
王周公之勝商克徐奄淮夷滅國至五十則小人不勝其  
衆蓋非十亂之所能禦至興天兵以殄絕之而其餘孽故  
習尚勃然未衰故訓命誓誥之文連篇累牘愈出而愈奇  
也設使世為三皇之世則聖人固已無用乎言使聖人終  
不言則末世之弊無由以復振故聖人之有言憂小人之  
混君子而亂吾治也甚乎其不得已也孔子得魯政七日

稽古緒論下

卷

而誅魯之聞人少正卯雖智如子貢亦疑焉孔子深喻之  
而衆志乃定孔子始欲不言而其終乃至多言然後知小  
人之易惑而難制也至於晚年道不行丘索墳典之文盡  
以為無用而獨取聖人之所以制小人者始於帝堯之四  
凶終於秦誓之媚嫉以為書其言所以制小人者詳矣嗚  
呼世之不能皆唐虞人之不能盡君子亦安可驅天下之  
人而舉使之無言也哉

三者皆人傑

聖人之知人以道故始難而終易後世之知人以勢故始  
易而終難聖人之視天下無可易之事而進賢常懷如不  
得已之情其視道常若未見而於其所用之人務合于道  
其矣其難也然以道始者以道終何其易也後世人主視  
人為甚易而知人率以氣合至於氣衰勢變則離合禍福  
隨之不能保其有故曰始易而終難吾之稱大聖者莫過  
帝堯而堯以知人為難與堯同德而稱聖者莫如舜一見  
而妻以愛子臣以九男其相知深矣至於天位蓋必歷試  
諸艱既感于烈風雷雨之弗迷又見于言必底績之明效

稽古緒論下

卷

然後授以相位若是其難也舜既得堯柄始去其非類如  
四凶而進其同類十六相天下謂之元凱元者大也善也  
凱者和也養萬物者是時民俗淳美不知夷狄干戈之  
事獨洪水龍蛇猛獸為世大患皆振古以來神怪妖孽浸  
山覆都固非後世勝廣劉項之禍等相為人者比也十六  
子各振其職除而遠之收天成地平六府三事允治之效  
固非後世滅秦感項等類相殺而已也故曰參贊天地而  
時育萬物功若此其難而道若此其大也乃獨苗蠻不服  
禹欲征之顧愛其民弗忍殺增修德教而苗自縛其逆徒  
以獻禹但分別其善惡而各處之天下無一事矣三聖授

受唯恐其道之不明民之弗安知人之不哲而已無他憂  
也是何其始之至難而終之甚易也後世之君如孔子之  
對哀公孟子之答齊宣王其於知人之道固已備矣以秦  
始皇之無道然酷似衛靈公獨能用好殺人之人其遣王  
剪滅楚也剪屢請田以自固而後行其言曰王怛中而不  
信令空國而委我恐其疑我也悲哉君臣之際一至是乎  
至於漢祖之興比秦尤烈秦雖無道以天下私奉一人然  
大郡不過四十守令僅百人其取于民者名重而實簡法  
雖嚴而網甚漏二世酷暴趙高以趙公子虎視于中其死  
不出五年天道也以子嬰之仁苟群盜不起而共戴之文

稽古緒論下

三九

景之治即此而在安得有廣武數年之爭九起之反蕞醜  
之誅血川骸丘之禍哉是漢祖起兵乃自利非為民除害  
者也蕭何最先事之其平日以氣凌縣官造為白蛇以惑  
衆勃然而起真盜賊之徒耳唯其知人則不獨異于群雄  
比之堯舜為尤易一言之間以張良為謀主拔韓信為大  
將卒屈群力一天下帝又自誇曰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所以取天下宋儒永嘉之徒又推尊之列高祖於三王之  
後而次史記于六經之末嗚呼天下之感於勢久矣由勢  
而觀之高祖且賢于堯舜也而何後于三王哉所以不可  
同日而語者其心不同也堯之知人所以難者以其求

民也苟民安則雖舉天下以授之而無德色是必舉合於  
道而後能稱斯舉也故始見其難而終享其易故大聖人  
之作為歷萬年而無敝也大道為公天下為度已無與也  
若夫高祖知三傑足取天下歸劉而已矣歸劉之後善持  
之而已矣乃謂湯武亦逆取順守也韓信南面而王有害  
劉氏則夷滅之蕭何得關中有害劉氏則械繫之已而  
審其有益無害乃赦之張良不忘故主寧忍負我故始終  
重之世儒亦言良有儒者氣象以其始終為韓報仇也嗚  
呼良亦心知有韓有漢而已矣仇秦仇項而已矣豈復念  
天下生民哉自斷蛇以至誅呂氏死人如麻百不存一二

稽古緒論

畢

獨一劉氏而已使堯舜見之當流涕哀慟而不自已也豈  
復念黃屋九五之尊哉故其始甚易而終甚難也皆氣勢  
之私而非以道也若文帝則近道矣報將軍陳武等欲征  
南越朝鮮之疏惻然恤萬民之命示匈奴和親之詔棄細  
過以偕大道有堯舜之心焉惜也其弗學也雖然高祖所  
稱三子目為傑而已矣傑者才出衆之稱固非備大善而  
和養萬民者也幸一時之成一戰之勝以苟富貴而已固  
非為萬世計者也後世因之世道遂降而不復唐虞三代  
矣彼盜賊之雄也愚何尤為儒者乃亦從而尊之人心急  
於功利而風俗衰敗是非毀譽莫之能正者也孟子曰我

欲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予豈好辨哉愚于三傑之流亦云然

稽古論

聖

天下大器

天下有不一之情。而聖王定之以至一之理。情之無定。又矣。其好惡哀樂毀譽。是非。何啻十百千萬之相遠哉。情之所向。彼以為安。情之所背。彼以為危。聖王惡得而定之乎。聖王即其向背之中。而求其安危之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不徇乎一偏之私情。而歸于天下之公。是出乎其心而安。施諸天下後世而順。是以天下後世亦咸以為是。而由之者安。背之者危。由其處之者審也。民生有欲。得其欲則樂且好。故是之譽之也。失其欲則哀且惡。故非之毀之也。自其所愛也。則以為仁。所是也。則以為義。仁義之形

稽古論

聖

于文則為禮。而好樂之極。則為樂。是皆生民之常情。聖王予之定之。而無所拂焉者也。以仁為可常也。而不仁者常害仁。以義為可常也。而不義者常害義。以禮樂為可同也。而干禮亂樂者。每每著見。聖王詢諸衆情。皆以為不可。而彼自是其是。莫肯相下也。無可奈何。而有刑罰之加。小者鞭笞。大者刀鋸。宥大則甲兵。是非仁義禮樂之本也。仁義禮樂之極。而後有之焉。是豈天下之公情也哉。堯之朝舉以丹朱。鯀共工為非。而驩兜之四岳舉之。桀之世人皆賢。湯伊摯而桀囚之。紂之末舉世皆望三仁。膠鬲以扶衰而紂誅放之。是豈天下之公情也哉。周道既熄。秦漢

代伯天下之公是公非又非若是數代也商鞅以虐民致戮秦宜亡矣滅六國而後三項氏繼秦則又甚矣宜趣三矣戰勝七十而後死漢氏遂有天下以衆情之難一也而雜用之約法三章正秦項罪禮義雜用以是為聖王之道矣而慘夷不道之刑閨門枉席之私鄭衛桑間秦庭之儀度音聲各殺其間而天下之情其毀譽是非之正殆不可得知矣以是而謂之安吾不知其安也故其臣賈生見而憤嘆之曰天下大器也置安則安接危則危胡不觀于三代之安乎以其置之仁義禮樂也胡不觀于秦之危乎以其置之刑罰也夫三代之于仁義禮樂非固為之也蓋試

稽古緒論

四

之熟而知其然也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乎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是三代之仁義禮樂皆衆情之一天下之公聖王直其道以定夫民之難一者耳而後濟之刑罰焉刑罰果非安天下之具也以助仁義禮樂之不能而制其危使人皆由仁義禮樂則聖王安所事于刑罰使人皆以仁義禮樂為是則鞅之術秦之法必不旋踵而亡亦安能貽禍于世哉由是言之衆情之不可一亂之階而危之萌也非聖王其何以定之後世欲置天下于安乎欲置之危乎欲置之危則已非天下之公情矣如欲置諸安則非仁義禮樂將安施乎誠如是也天

下常安而不危而王者無易姓矣而每每代興何哉亦曰其情非天下之公而不能定之以至一之理耳天下雖大治未常無悖公滅理之人也以其雖有之而勢顧居下故不能不奉公順理耳天下雖大亂亦未常無奉公順理之賢也以其亦有之而禁不得施故無以遂其定之之道耳由此推之則置天下于安之術必由仁義禮樂而所以定之而使之不敢悖則必在乎君心君心之正非一日必自預教于未為君之日預教之道必使其所見所行亦皆仁義禮樂而無任刑信罰之失則固誼之志而天下後世之所瞻仰也見宰庖而矜憫觀甲兵而畏慄人君之少其情

稽古緒論

四

豈異衆人哉唯夫習久而積悖遂以血氣之私生忿戾之心逞已之欲舉無所忌而天下好惡哀樂之正于斯變矣持之不變唯有至一之理焉故堯舜禹之相傳舉歸于一曰唯一而仁義禮樂無不備矣刑罰安所施哉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君子有所不忍也而後有所不敢夫天下之用人者皆取其能忍而不取其所不忍嘉其敢為而不樂其所不敢為夫人必惻然有所不忍而後能懼然自致其所能為必退然有所不敢為而後能毅然竭力於其所當為蓋其所不忍不敢者乃天性之良而其所能忍能為者皆應世之才也世事有不本於天者子才有不本於性者乎用人者察其天性之本良而後藉其用世之才具是故其不忍者所以為仁而仁必不後親不敢者所以為義而義必不遺君不忍者先乎親而後知其所忍必棄親之徒也不敢者

稽古緒論

謹

急乎君而後知其所敢者必正君之事也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至哉言乎蓋嘗聞古之人有召公者於周公之當國尚疑而不悅若召公者不及周公之美才也其遊於卷阿而告王曰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故能終濟周公而世並稱大賢是周公才美之敢為非孝德者無以濟之不然則王莽矣又有西巴者放麋不殺而其主孟氏留以輔其子霍光過立君門不差八寸而漢武帝以光輔幼君竟安漢室陳平之智而漢高以為不及懸陵厚勅李勣之功而唐太宗始黜而終用之入輔之以剛正之緒遂良大抵忠信篤厚之士以之為世 軼蕩超群可悅之舉必有所

不忍而純朴方直之人使之為色厲內荏之行必有所不敢是其所不忍不敢者根於天性習與性成少而學之長而安焉故非一日之積也其來也漸矣上不知則恭為子職祇事其親艱苦安焉貧儉習焉忠信立焉不知世之有富貴也不知君之用與否也不知其用之而有榮辱貴賤升沉也亦曰是應世之具倘來之物也一既用之則曰親天也君亦天也等出於天而無可逃也昔之養親不忍不敢者在於吾親也今之事君不忍不敢者在吾君矣而敢乎而忍乎夫持不忍不敢之心推其事親者以事君則誠得矣卒然有意外之患不測之機禍變興於立談生死

稽古緒論

謹

決於俄頃抑終不忍乎不敢乎曰禍變莫大於三仁周公方其不顧行遜而逃死弗恤流言而東征者皆不忍不敢之發也惟其不忍於薄也而後敢於仁惟其不忍於詐也而後敢於信惟其不忍於怠也而後敢於勤惟其不忍於奢也而後敢於儉唯其敢於五者之行也而後忍於反是五者之小人而加誅罰焉彼小人者無所不敢者也無所不忍者也君之富貴忍而取之彼之敵疑不忍棄也君之權柄敢於竊之彼之父兄尚弗恤也君用孝則割股殺妻以偽孝君用直則證父攘羊以為直君用愛則奉妾遺婢以求愛君用勤則吮癰舐痔以効勞君好美則諛佞容悅

以自媚故曰無所不忍也無所不敢也故用人者唯取其  
不忍不敢而其所忍所敢者斯備矣若先見其所忍所敢  
斯吳起韓信裴矩陳宜中之徒所以接迹以立名于世而  
世道不復皇王也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信矣或曰王  
祥非孝者乎何以移魏祚於晉也曰祥偽孝者也其以不  
慈之名歸母以一魚之費危先人之遺體何忍也掃除子  
弟職也牛下安足言乎守果必湏子弟涕泣亦何苦乎瑯  
琊冰不堅數錢可以得魚臥而墜淵何其誰也晉之王氏  
貴顯極矣誤國家污青史至王敦叛逆猶存其功著其雄  
曹馬姦詐得國行若鬼域而祥覽之流魍魎之雄者也其  
詐為孝文矣孝者必忠始乎帝舜以此槩之則古今人倫  
之鑒不誣矣幸處之論深有取焉故備而論之

稽古緒論

望

王猛捫虱

嘗患高世之士每懷輕世之心非士之過也乃世自有以  
取輕于士耳夫世之所貴者必王公大人而王公大人之  
所可貴者非以其勢與利乃所以責之濟斯民而躋諸治  
平之域所高于士者非以其敢輕王公大人亦以其雖未  
至於王公大人而身具濟世之才足以當濟世之責苟三  
公大人就而問焉必有以度量彼已而後可以效世濟世  
之具不如是非獨不足以自見而反見輕于世矣管寧與  
華歆同蓐揮金寧視苗而歆視金故寧終身為漢士而歆  
卒辱為魏相諸葛亮與龐統俱稱龍鳳亮三顧乃就昭烈

稽古緒論

吳

而統屈身百里且沉酣不治故亮有成而統無終蓋人有  
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凡論人者非其敢為之為難而  
慎其所為之為難非其有才之足高而善用其才之為高  
也方西晉喪亂五胡雲擾天下正統偏安江東而桓溫以  
梟雄之資輔之破蜀平淮取洛度關是溫不可謂無一天  
下之志矣王猛嘗畚布衣溫親造而訪焉與昭烈之顧隆  
中蓋無以異猛奚輕於溫至捫虱而談弗與為之禮哉是  
時名士莫如殷浩謝安浩乃為溫所輕而安已屈從溫辟  
為司馬猛尚未得志而輕溫已甚不幾于玩人而招禍乎  
及觀溫之所以問猛猛之所以應溫者蓋立談之間行師



ZW 2110100019002

2121.5  
156(1123)

進退之際温已露其張威圖篡之志而無混一天下之誠其勢不足以容天下大度之士而所蓄不過如却超華歆等耳昔韓信棄楚歸漢也漢庭不知而蕭何獨奇之以嘗數相語其語史不記世莫能知也然後世卓識之士尚得而推夫考何養民致賢收巴蜀以定三秦天可圖之論與信為將而席卷三秦東破關外釋李左車於俘囚而師事之卒定天下于漢則信與何之數相語者非是物而何哉何有定天下之志之識而信有定天下之才之力故相與而即契温懷篡竊備安之志而猛有雄斷中原之謀捫風而言目中無温可知矣温不自省方自誇曰吾奉詞伐罪

稽古錄

七

而三秦豪傑未至何也猛知大言無實徐誥之曰公大軍遠討而咫尺瀾水不渡民未知公心是以不至嗚乎猛知温之心何心哉欲雄跨六合而勺水弗渡徘徊顧望畏氏羗之鋒內懾晉室之變徒欲揚威開洛退據江東以速成篡事耳固知慕容垂符堅非温之所能辦也劉裕命世英雄一舉而定齊秦關中父老咸謂其紹漢高之業矣而裕急於篡晉棄之而去况温不及裕萬萬哉且既輕身以訪一布衣致其捫虱相待若不以為怒亦必以此為奇矣乃弗以三秦豪傑許之辟為軍謀祭酒弗就而棄之如焉茲温之所以重見輕於猛也捫虱而言猛蓋深知温

而温莫測猛也雖然殺人有禮而盜亦有道亦君子之所許也使猛遇曹操則必校刺而墻排矣温之是舉尚有君子之度焉其終為亂賊而付桓冲以忠晉室有以哉然猛是役也亦欲就温謀諸共師猛知温之篡不可成而晉之天命未絕也其師以温與猛勢不俱立止之猛之雄才卓犖固可喜也而其師亦高於猛矣方道茲亂世莫得而名其又超世之傑也哉茲非吾所謂有所不為而善用其才者歟嗚乎真超世之傑也哉